

清代史料筆記

廣東新語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廣東新語 上

〔清〕屈大均撰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廣東新語

下

〔清〕屈大均撰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廣 東 新 語

（全 二 册）

〔清〕屈大均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4\frac{5}{8}$印張·441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7001－13000 册　　定價：32.00 元

ISBN 7—101—00426—1/K·189

出版說明

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是一本較有價值的清代筆記。全書二十八卷，每卷述事物一類，如天、地、山、水、蟲魚等，凡廣東之天文地理、經濟物產、人物風俗，無所不包。其所以名「廣東新語」者，據自序說：「吾于《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可見本書之作，在于補《廣東通志》之不足；而其所補者，又不僅「考方輿，披志乘」，且「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覩」，故「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而辨」。但「新是詳」「新十七」，是新的外表，而不是新的實質。蓋大均處明清交替之際，痛百姓流離失所，所以《新語》一書于論述之中，尤着重于經濟效果與民生關係，隨在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剥削和束縛生產力的種種苛政，與一般地方志有所不同。故屈氏自序又說：「此書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這是他寫《新語》的主旨所在。且本書在如實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揭露矛盾，以及所記物產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比較豐富翔實，作爲明清之際的經濟史、思想史讀，也無不可。

屈大均生于明崇禎三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三〇——一六九六)，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號菜圃，廣東番禺人，明諸生。清軍破廣州，遁入空門，行遊南北，交結遺民，不久又棄禪歸儒。其在會稽，與魏耕善；在陝，交顧炎武、李因篤。魏耕通消息于鄭成功，大均與謀；吳三桂反，又一度從其軍于湖南，旋以不合謝歸。三藩既平，隱居著書，述作甚富，其詩尤負盛名。

本書成于屈氏晚年，作者處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時以反清復明爲念，書中頗有借古諷今，指物喻志者。及其去世七八十年以後，清代文字獄再起，兩廣總督李侍堯于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羅織檢舉，奉旨以屈大均「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取，其書豈可復存！」所有著述書版一概焚毀。還要發棺戮尸，因沒有找到墳墓而作罷；竟將收藏其書的兩個不識字的孫子「從寬」處斬。然而，有價值的著作，決不是暴力可以禁絕的，所以今天仍能看到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木天閣原刻本和另一種乾隆年間的翻刻本，惟後者錯字較多，「木天閣」亦刻成「水天閣」。

我們于六十年代初，即倩人作了斷句，又請趙元方同志詳爲校閲，對一些人名謚號作了簡注，當時已排校成型。由於十多年的動亂，未能印行，一直到今天才和讀者見面。至於書中有些內容，存在明顯的大漢族主義和大國主義等錯誤思想，只要聯系到作者的時代，上述問題自

不足怪。本書點校不當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

潘序

古來詩人。罕能著書。詩本性情。書根義理。作詩尙才華。著書貴學識。故前代曹、劉、顏、謝及四傑、十子之徒。絕不聞有書傳世。而劉勰、崔鴻、顏師古、劉知幾輩亦不聞以詩名。其有能兼工並美者。一代蓋無幾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詩名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斂衽歎服。比于有唐名家。然人知其詩而已。余游嶺南。見其廣東新語諸書。又知其善著書也。粤東爲天南奧區。人文自宋而開。至明乃大盛。名公鉅卿。詞人才士。肩背相望。翁山既已掇其精英。爲廣東文選矣。又以山川之秀異。物產之瑰奇。風俗之推遷。氣候之參錯。與中州絕異。未至其地者不聞。至其地者不盡見。不可無書以敍述之。於是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覩。久而成新語一書。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而辨。其陳辭也婉而多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時見于言表。遊覽者可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故實。摛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陽國志、嶺南異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記諸書。不啻兼有其美。善哉。可以傳矣。翁山之詩。祖靈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類托諷。大都妙于用虛。此書則博覈精詳。又善于摭實。才士固不可測。亦以見先生中年斂華就實。留心

世故。練達多通。有用世才。非詞人墨客大言無當者比。惜乎生不遇時。終於不用也。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其四書補注兼考與何東濱共成者。殊有功於經傳。雖經鏤板。未行於中州。其成仁錄表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僅有稿本藏于家。將就泯滅矣。獨此書流行。余得交先生。在其暮年。今來墳草宿矣。從其子索觀遺集。有贈余詩四章。不勝感愴。因爲敍是書。聊以當山陽懷舊之賦云爾。

康熙庚辰仲春吳江潘耒撰

自序

廣東新語一書。何爲而作也。屈子曰。予嘗遊於四方。閎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爲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然而何以新爲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爲春秋外傳。世說爲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爲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尙異之失。予之過也。

番禺屈大均翁山譔

廣東新語總目

出版說明……一

潘序……一

自序……一

卷一　天語……一

卷二　地語……二九

卷三　山語……六五

卷四　水語……一一七

卷五　石語……一七五

卷六　神語……二〇〇

卷七　人語……二三〇

卷八　女語……二五六

卷九　事語……二七五

卷十　學語……三〇六

卷十一　文語……三一六

卷十二　詩語……三四五

卷十三　藝語……三六四

卷十四　食語……三七一

卷十五　貨語……四〇二

卷十六　器語……四三四

卷十七　宮語……四六〇

卷十八　舟語……四七六

卷十九　墳語……四九一

卷二十　禽語……五〇九
卷二十一　獸語……五三一
卷二十二　鱗語……五四五
卷二十三　介語……五七〇
卷二十四　蟲語……五八七
卷二十五　木語……六〇九
卷二十六　香語……六六九
卷二十七　草語……六八三
卷二十八　怪語……七二九

廣東新語分目

卷一　天語……〔上册〕……一

1 日……一
2 戴日……三
3 日南……四
4 月……四
5 星……五
6 老人星……七
7 南越之星……七
8 星聚……八
9 風……八
10 舊風……一一
11 風候……一三
12 雷風……一五
13 冬雷……一六
14 舊雷……一六
15 陰雷……一七
16 雷耕……一七
17 雲……一八
18 雨……一九
19 冰……二〇
20 霜露……二一
21 甘露……二一
22 霧……二二

23 瘴……二三
24 半虹……二六
25 河漢……二六
26 雹……二七
27 變風……二七
28 風火……二八

卷二　地語……二九

29 地……二九
30 南交……三〇
31 越裳……三〇
32 越……三一
33 三關……三二
34 海門……三三
35 虎頭門……三四
36 厓門……三五
37 甲子門……三五
38 澳門……三六
39 南澳……三八
40 銅柱界……三九
41 河南……四二
42 安瀾門地……四三
43 西場……四三
44 陳村……四四
45 茭塘……四四
46 沙貝……四五
47 梅村……四六
48 梅菉……四六
49 洸口……四六
50 虛……四七

51 四市……四八
52 新興村落……四八
53 珠璣巷……四九
54 石涌……四九
55 盧村……五〇
56 雷州海岸……五〇
57 沙田……五一
58 買官田……五四
59 義田……五四
60 議建府縣治……五四
61 開拓黎地……五六
62 禁鑿石礪……五六
63 遷海……五七
64 大小箍圍……五八
65 珠璣巷名……五九
66 茶園……五九
67 永安縣……五九
68 永安三都……六一
69 火帶……六三
70 秋鄉……六四
卷三　山語……六五
71 梅嶺……六五
72 臘嶺……六七
73 五嶺……六八
74 三峽……六九
75 二禺……七三
76 連峽……七四
77 諸峽……七六
78 兩三峽……七七

79 三山……七八
80 白雲山……八〇
81 靈洲山……八一
82 羅浮……八二
83 西樵……九七
84 霍山……九九
85 斧柯山……一〇〇
86 頂湖山……一〇〇
87 東安諸山……一〇一
88 錦石山……一〇三
89 丹霞山……一〇四
90 官富山……一〇五
91 翁山……一〇五
92 春山……一〇六
93 五指山……一〇七
94 北甘山……一〇七
95 三白水山……一〇八
96 白鶴峯……一〇八
97 圭峯……一〇九
98 春岡……一一〇
99 七星岡……一一〇
100 茶托岡……一一一
101 七星巖……一一一
102 玲瓏巖……一一三
103 揚歷巖……一一四
104 三洲巖……一一五
105 白面巖……一一五
106 穿鏡巖……一一五
107 陽春巖洞……一一六
108 碧落洞……一一九

109 穗石洞……一一九
110 甘泉洞……一二〇
111 紫霞洞……一二〇
112 泐溪石室……一二一
113 山火……一二一
114 山影……一二三
115 南嶺……一二三
116 端州山水……一二四
117 韶陽諸峰……一二四
118 東嶠……一二五
119 石礪山……一二五

卷四　水語……一二七

120 西江……一二七
121 南江……一二八
122 三水……一二九
123 漲海……一二九
124 海水……一三〇
125 潮……一三三
126 廣州潮……一三五
127 瓊潮……一三五
128 惠州西湖……一三六
129 樵湖……一三七
130 二湖……一三八
131 陷湖……一三九
132 照鏡湖……一三九
133 夫溪……一四〇
134 月溪……一四〇
135 銀溪……一四〇
136 陸溪……一四一

137 香溪……一四一
138 沉香浦……一四一
139 昌樂瀧……一四三
140 白鵝潭……一四四
141 賭婦潭……一四四
142 十龍潭……一四四
143 溫川……一四五
144 思鄉水……一四六
145 黃塘……一四六
146 黃泥灣……一四六
147 迷坑……一四七
148 潮水泉……一四七
149 貪泉……一四八
150 豐湖二泉……一四八
151 醴泉……一四九
152 壽泉……一四九
153 三泉……一四九
154 甕泉……一五〇
155 十三疊瀑泉……一五〇
156 海中淡泉……一五一
157 朋泉……一五一
158 溫泉……一五二
159 毒泉……一五五
160 風井……一五五
161 九眼井……一五六
162 綠珠井……一五七
163 何仙姑井……一五八
164 亞姑井……一五八
165 龍井……一五九
166 海月巖井……一五九

167 官井……一五九
168 肇慶七井……一六〇
169 流杯曲水……一六一
170 湳……一六一
171 漈……一六二
172 七夕水……一六三
173 水之異……一六三
174 廣州城濠……一六四
175 塞新河……一六五
176 開河……一六五
177 潭漝河……一六六
178 潮泉……一六七
179 三井……一六八
180 羅漢井……一六八
181 永安五江……一六八
182 西樵三十二泉……一七一
183 日月二泉……一七二
184 潮候……一七二
185 移肇慶水竇……一七三
186 開濬河頭小河……一七三
187 第十六條坑水……一七四
188 南江水口……一七四
189 貴穀坑……一七四

卷五　石語

卷五　石語……一七五
190 韶石……一七五
191 大英石……一七六
192 小英石……一七七
193 蠟石……一七八
194 三石……一七八

195 五羊石……一八〇
196 相石……一八一
197 望夫石……一八一
198 南臺石……一八二
199 九曜石……一八二
200 羅經石……一八三
201 雨之石……一八三
202 犀象二石……一八四
203 海石……一八四
204 石糞……一八五
205 西樵石……一八六
206 端石……一八六
207 錦石……一九三
208 石笠……一九三
209 四石鏡……一九三
210 石船……一九四
211 石的……一九四
212 石床……一九四
213 端溪硯石……一九五
214 洗頭盤……一九九
卷六　神語……二〇〇
215 雷神……二〇〇
216 颶風神……二〇一
217 羅浮山神……二〇二
218 海神……二〇三
219 南海神……二〇五
220 南海之帝……二〇七
221 眞武……二〇八
222 五帝……二〇八

223 五穀神……二〇九
224 禾穀夫人……二一〇
225 伏波神……二一〇
226 飛來神……二一一
227 天妃……二一二
228 龍母……二一二
229 斗姥……二一三
230 西王母……二一四
231 花王父母……二一四
232 金華夫人……二一五
233 東莞城隍……二一五
234 祭厲……二一六
235 祿郎……二一七
236 二司……二一八

卷七　人語……二二〇

237 高固……二二〇
238 梅鋗……二二〇
239 士燮……二二二
240 韓瑗……二二三
241 崔清獻……二二四
242 何眞……二二五
243 海忠介……二二五
244 楊文懿……二二六
245 黃宗大……二二六
246 報仇三孝子……二二七
247 廣州二孝子……二二八
248 梁孝子……二二九
249 一味孝子……二三〇

250 長壽人……二三〇
251 吾祖多壽人……二三一
252 眞粵人……二三二
253 馬人……二三二
254 黑人……二三三
255 傜人……二三五
256 黎人……二三九
257 蜑人……二四三
258 瘋人……二四四
259 盜……二四六
260 蛋家賊……二五〇
261 黃盜……二五〇
262 永安諸盜……二五一
263 永安黃氏三孝子……二五三

卷八　女語……二五六

264 五女將……二五六
265 南海女子……二五八
266 盧眉娘……二六〇
267 劉三妹……二六一
268 陳烈母……二六一
269 屈美人……二六二
270 冼母……二六二
271 歐陽桂……二六二
272 東莞三貞女……二六三
373 聶娘……二六四
274 二妃……二六四
275 某氏婦……二六五
276 林氏李氏……二六六

277 天濠街婦……二六六
278 四孝烈……二六六
279 李氏……二六七
280 麥氏……二六八
281 順德六貞女……二六八
282 謝氏……二六八
283 莫烈婦……二六九
284 二烈婦……二六九
285 順德某氏女……二七〇
286 長樂興寧婦女……二七〇
287 黎母……二七一
288 羅浮女道人……二七一
289 椽者……二七一
290 割股婦……二七三
291 墜樓婦……二七三
292 錦桂女……二七三
卷九 事語……二七五
293 南越初起……二七五
294 四路下南越……二七六
295 兩伏波樓船……二七六
296 白沙逸事……二七七
297 悟主……二七八
298 孝感……二七九
299 終養……二八〇
300 狀元……二八一
301 五里四會元……二八二
302 解元……二八二
303 文敏父子……二八三
304 鄉試命題……二八四

305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二八四
306 海外衣冠勝事……二八四
307 瓊人無仕元者……二八五
308 五大司成……二八五
309 賢督學……二八六
310 司教……二八六
311 教官不拜……二八七
312 辭署縣……二八八
313 鄉約……二八八
314 唐氏鄉約……二八九
315 禮議……二九〇
316 嫡子不釋喪服……二九一
317 作七……二九二
318 爲師服……二九二
319 教儉……二九二
320 師弟六皓……二九三
321 九老雅集……二九四
322 稱壽……二九四
323 合食……二九四
324 養士……二九四
325 請遷寺……二九五
326 過洋樂……二九六
327 獄中拜節……二九六
328 白血……二九六
329 麥公雨……二九七
330 孝子粟……二九七
331 沉原壤……二九八
332 廣州時序……二九八
333 放鶴……三〇〇
334 拾燈……三〇〇

335 打仔……三〇一
336 吹角賣物……三〇一
337 賭蔗鬬柑……三〇二
338 采青……三〇二
339 永安崇巫……三〇二
340 祝竈……三〇三
341 吹田了……三〇三
342 貪吏……三〇三
卷十 學語……三〇六
343 白沙之學……三〇六
344 甘泉之學……三〇七
345 弼唐之學……三〇九
346 事師……三一〇
347 白沙弟子……三一二
348 羅公爲師……三一三
349 翟先生善教……三一三
350 拜五經……三一四
351 齋居拜先師……三一四
352 白沙從祀……三一五
卷十一 文語……三一六
353 廣東文集……三一六
354 尉佗書……三二〇
355 粤人著述源流……三二〇
356 郭從事碑……三二一
357 趙進士文……三二三
358 劉御史集……三二三
359 鍾左丞文……三二五
360 易史……三二五

361 日本遺書……三二六
362 二禮……三二六
363 補樂經……三二六
364 樂典……三二七
365 古小學……三二八
366 大學衍義補……三二八
367 三字經……三二九
368 朱子學的……三二九
369 晦翁學驗……三二九
370 壼教……三三〇
371 疑耀……三三〇
372 同文編……三三一
373 外志……三三二
374 極衍……三三二
375 二鐵塔銘……三三三
376 秋痕……三三四
377 赤雅……三三四
378 張孟奇所著……三三五
379 讖……三三五
380 土言……三三六
381 講學……三四二
382 皇明通紀之謬……三四二

卷十二　詩語……〔下册〕……三四五

383 詩始楊孚……三四五
384 曲江詩……三四五
385 陳琴軒詩……三四六
386 羅勉夫詩……三四六
387 神童詩……三四七
388 白沙詩……三四七

389 區海目詩……三四八
390 黎美周詩……三四九
391 鄺湛若詩……三五〇
392 僧祖心詩……三五一
393 零丁山人詩……三五二
394 張璩子詩……三五三
395 屈氏詩譜……三五四
396 屈道人歌……三五四
397 詩社……三五五
398 賓安詩錄……三五八
399 粵歌……三五八
400 采詩歌……三六三
卷十三　藝語……三六四
401 白沙書……三六四
402 諸家畫品……三六五
403 鼓琴……三六七
404 黃仲亨刓玉……三六九
405 刻印……三六九
406 製硯……三七〇
407 陳孟長瓦器……三七〇
卷十四　食語……三七一
408 穀……三七一
409 黍稷……三七七
410 麥……三七七
411 豆……三七八
412 倉穀……三七九
413 諸飯……三八〇
414 茶素……三八一

415 鹽……三八一
416 茶……三八四
417 酒……三八五
418 油……三八八
419 糖……三八九
420 糖梅……三八九
421 茶蘼露……三九〇
422 燕窩菜……三九一
423 石鍾乳……三九一
424 雲母……三九二
425 石耳……三九三
426 菹……三九四
427 鮺膾……三九四
428 鱠……三九四
429 舟楫為食……三九五
430 穀……三九六
431 御米……三九七
432 稷……三九七
433 火酒……三九八
434 葷物……三九九
435 食鹽……三九九
436 汰鹽商……四〇〇
卷十五　貨語……四〇二
437 金……四〇二
438 銀……四〇三
439 銅……四〇七
440 古錢……四〇七
441 鐵……四〇八
442 連……四一〇

443 珠……四一一
444 玉……四一六
445 水晶……四一六
446 珊瑚……四一六
447 琥珀……四一七
448 貝……四一八
449 玻璃……四一九
450 騏驎竭……四一九
451 龍腦香……四二〇
452 勾漏砂……四二〇
453 辟珠……四二〇
454 綿布……四二一
455 葛布……四二三
456 蕉布……四二六
457 烏服……四二七
458 紗緞……四二七
459 紙……四二七
460 諸番貢物……四二八
461 贖貨……四三三

卷十六　器語……四三四

462 鐘……四三四
463 鼓……四三四
464 鐵鼓……四三五
465 銅鼓……四三五
466 寶劍……四三九
467 彭中丞劍……四三九
468 刀……四三九
469 鳥鎗……四四一
470 大銃……四四三

471 機銃……四四四
472 佛山大爆……四四四
473 弩……四四五
474 木槍……四四七
475 戰車……四四七
476 水車……四四八
477 香碓……四四九
478 木牛……四四九
479 羅浮古器……四五〇
480 大甑……四五〇
481 冠巾……四五〇
482 瓔冠……四五一
483 缾……四五一
484 茅筆……四五二
485 金魚鋼……四五二
486 古瓦盤……四五二
487 屐……四五三
488 蒲葵扇……四五三
489 席……四五四
490 酒器……四五六
491 椰器……四五七
492 檳榔合……四五七
493 錫鐵器……四五八
494 銅鼓器……四五八
495 溫坑瓦甕……四五八
496 石涌甕……四五九
497 缾製……四五九
卷十七　宮語……四六〇
498 楚庭……四六〇

499 四臺……四六一
500 三閭大夫祠……四六二
501 大忠祠……四六三
502 祖祠……四六四
503 明誠書院……四六五
504 白雲書院……四六五
505 西樵三書院……四六六
506 萬卷堂……四六六
507 合道山房……四六六
508 三樓……四六七
509 六樓……四六八
510 碧玉樓……四六九
511 高樓……四六九
512 名園……四七〇
513 祖香園……四七二
514 猳家屋……四七二
515 慈元殿……四七二
516 呂相祠……四七三
517 南海廟……四七三
518 文選樓……四七四
519 濠畔朱樓……四七五
卷十八 舟語……四七六
520 操舟……四七六
521 戰船……四七八
522 洋船……四八一
523 藤埠船……四八三
524 洋船桅……四八四
525 船帆……四八四
526 瀧船……四八四

527 蛋家艇……四八五
528 大洲龍船……四八七
529 龍船……四八七
530 諸舫……四八九
531 夢香船……四九〇

卷十九　墳語……四九一

532 鼻天子冢……四九一
533 趙佗墓……四九三
534 任囂墓……四九四
535 楚冢……四九四
536 劉龑墓……四九五
537 劉鋹墓……四九六
538 永福陵……四九六
539 楊太后陵……四九七
540 香頭墳……四九七
541 李子長墓……四九八
542 彭烈女墓……四九九
543 雙燕窩冢……四九九
544 丁公二子墳……五〇〇
545 山場……五〇〇
546 塔……五〇〇
547 六祖髮塔……五〇一
548 四塔……五〇一
549 榴花塔……五〇二
550 將軍墓……五〇三
551 孝子墓……五〇三
552 忠僮陳添桂墓……五〇四
553 二烈婦墓……五〇四
554 厲布衣所相墳地……五〇四

555 王將軍墓……五〇五
556 孝女墓……五〇六
557 戴節婦墓……五〇七
558 素馨斜……五〇七

卷二十　禽語……五〇九

559 鳳……五〇九
560 鶴……五一一
561 孔雀……五一一
562 白鷳……五一三
563 鷓鴣……五一四
564 五色雀……五一五
565 鵪鶉……五一六
566 山鵲畫眉……五一七
567 翡翠……五一八
568 紅翠……五一九
569 鸀鳿……五一九
570 比翼鳥……五二〇
571 花燕……五二〇
572 石燕……五二〇
573 青雛……五二一
574 四雀……五二一
575 諸鷄……五二三
576 鸏鶅……五二四
577 鴨……五二四
578 賓鴨……五二五
579 野鴨……五二五
580 松梟……五二五
581 靈鷲……五二六
582 淘鵞……五二六

583 鴉……五二六
584 鵪鶉……五二六
585 鴿……五二七
586 焙鴨……五二九
587 白頭公……五二九
588 江鷗……五三〇
卷二十一　獸語……五三一
589 虎……五三一
590 犀……五三二
591 鹿……五三二
592 牛……五三三
593 果下馬……五三四
594 馬會……五三五
595 熊……五三五
596 猿……五三七
597 猴……五三七
598 狨……五三八
599 兔……五三八
600 麂……五三九
601 麏……五三九
602 獴獱……五四〇
603 狗……五四〇
604 番狗……五四〇
605 乳羊……五四一
606 獺……五四一
607 箭豬……五四二
608 香貍……五四二
609 碩鼠……五四三
610 竹䶉……五四三

611 義象……五四三
612 凶年虎……五四四
卷二十二 鱗語……五四五
613 龍……五四五
614 石龍……五四六
615 金龍……五四七
616 土龍……五四七
617 蜃氣……五四七
618 海鰍……五四九
619 怪魚……五四九
620 暨魚……五五〇
621 潛龍鯊……五五一
622 黃雀魚……五五一
623 鼠鮎烏賊……五五二

624 魚……五五二
625 魚花……五五六
626 魚生……五五八
627 漁具……五六〇
628 鱔……五六三
629 養魚種……五六四
630 魚牌……五六五
631 龍蝦……五六五
632 鯊虎……五六六
633 魚飼……五六六
634 插箔……五六七
635 飛魚……五六八
636 似嘉魚……五六八
637 鰣魚……五六八

卷二十三　介語……五七〇

638 鱟……五七〇
639 珠鼈……五七一
640 玳瑁……五七二
641 龜……五七二
642 蟹……五七三
643 石蟹……五七五
644 蟛蜞……五七五
645 蠔……五七六
646 蝠……五七七
647 白蜆……五七八
648 蛤……五七九
649 璅蛣……五八〇
650 蠃……五八〇
651 蚌……五八二
652 鱟子……五八三
653 白蜆……五八三
654 殺鱷魚……五八三
655 瑇瑁……五八四
656 弔……五八五
657 白鼊……五八五
658 仙蟹……五八五
659 鯪鯉……五八五

卷二十四　蟲語……五八七

660 八蠶……五八七
661 天蠶……五八八
662 蟬……五八八
663 大胡蝶……五八九

664 蝙蝠……五九一
665 蠬蠭……五九二
666 蠭蜜……五九二
667 蝦……五九三
668 天蝦……五九四
669 水母……五九四
670 禾蟲……五九五
671 螢……五九五
672 金花蟲……五九五
673 荔枝龍眼二蟲……五九六
674 蚊……五九七
675 海珠……五九七
676 蜈蚣……五九八
677 蜞……五九八
678 雨師雲師……五九九
679 蠱……五九九
680 水蠱……六〇〇
681 木蠹……六〇一
682 蟋蟀……六〇一
683 大蟻……六〇二
684 白蟻……六〇二
685 蚺蛇……六〇三
686 諸蛇……六〇四
687 蛤蚧……六〇五
688 白蠟蟲……六〇五
689 禾蟲……六〇六
690 蠅異……六〇七
691 蝶異……六〇七
692 蚱蜢異……六〇七
693 斷草烏……六〇八

694 蝦母……六〇八

卷二十五　木語……六〇九

695 松……六〇九
696 水松……六一〇
697 柏……六一一
698 漆……六一一
699 杉……六一三
700 梅……六一三
701 桂……六一四
702 楓……六一四
703 木棉……六一五
704 榕……六一六
705 梡……六一九
706 菩提……六一九
707 荔枝……六二〇
708 龍眼……六二五
709 梨……六二七
710 橄欖……六二七
711 檳榔……六二八
712 桄榔……六三〇
713 椰……六三一
714 橘柚……六三二
715 波羅樹……六三四
716 訶子……六三六
717 羊桃……六三六
718 山桃……六三七
719 蒲桃……六三七
720 夾竹桃……六三七
721 蜜望……六三八

722 宜母……六三八
723 人面……六三九
724 諸山果……六四〇
725 苦楝……六四一
726 牡丹……六四二
727 木芙蓉……六四二
728 夜合……六四三
729 木樨……六四三
730 月貴……六四四
731 茉莉……六四四
732 貝多羅……六四五
733 杜鵑花……六四五
734 丁香……六四五
735 女青……六四六
736 山丹……六四六

737 佛桑……六四七
738 瑞香……六四八
739 合歡……六四八
740 指甲花……六四九
741 南燭……六四九
742 四種花……六五〇
743 櫟……六五〇
744 九里香……六五〇
745 山礬……六五一
746 鰸樹……六五一
747 藥樹……六五一
748 花不應候……六五二
749 花木曆……六五三
750 海南文木……六五四
751 山木……六五六

752 移榕……六五八
753 柊葉……六五八
754 山大丹……六五九
755 步驚……六五九
756 槌子……六六〇
757 紅豆……六六〇
758 果日……六六一
759 粵東荔支早熟……六六一
760 大荔細荔……六六二
761 御摘荔支……六六二
762 龍眼……六六三
763 泡木……六六三
764 海苔樹……六六三
765 油葵……六六四
766 海棗……六六四
767 鹽醋子……六六四
768 刺桐……六六四
769 香桃花……六六五
770 散沫花……六六五
771 朱槿……六六五
772 瓊南花木……六六六
773 添色芙蓉……六六七
774 孔雀花……六六七
775 椰葉……六六七
776 刺桐葉……六六八
777 椶末……六六八
卷二十六　香語……六六九
778 沉香……六六九
779 伽𰰨……六七三

780 莞香……六七四
781 鶴頂香……六七八
782 蘭香……六七八
783 諸香……六七九
784 檀香……六八〇
785 煎香……六八一
786 心字香……六八一
787 南方花皆可合香……六八二
788 種排草香……六八二

卷二十七　草語……六八三

789 竹……六八三
790 芭蕉……六八七
791 朱蕉……六八八
792 蔗……六八九
793 蘭……六九〇
794 賽蘭……六九三
795 菊……六九三
796 薏苡……六九四
797 仙茅……六九四
798 素馨……六九五
799 蕢……六九七
800 西洋蓮……六九八
801 秋海棠……六九八
802 鳳尾花……六九九
803 鳳仙花……六九九
804 露頭花……七〇〇
805 水仙……七〇〇
806 換錦……七〇〇
807 胡蝶花……七〇一

808 夜落金錢……七〇二
809 鴈來紅……七〇二
810 蕹……七〇二
811 藤菜……七〇三
812 蕁……七〇三
813 蔥……七〇四
814 茄……七〇四
815 蓮蔆……七〇四
816 瓜瓠……七〇五
817 苦瓜……七〇六
818 薑……七〇六
819 黃薑……七〇七
820 高良薑……七〇七
821 猴薑……七〇八
822 三藾……七〇八
823 鮮草果……七〇八
824 香花菜……七〇九
825 縮砂蔤……七〇九
826 益智子……七〇九
827 葳蕤……七一〇
828 椒……七一〇
829 芝……七一〇
830 藷……七一一
831 芋……七一二
832 地腎……七一二
833 茯苓……七一三
834 木耳……七一三
835 菌……七一四
836 落花生……七一五
837 藊豆……七一五

838 留求子……七一六
839 桃金孃……七一六
840 二蘭菜……七一六
841 百合……七一七
842 麻藍……七一七
843 葛花菜……七一七
844 蕨……七一八
845 藜……七一八
846 薯莨……七一九
847 莓苔……七一九
848 睡菜睡蓮……七一九
849 海菜……七二〇
850 落樹……七二〇
851 仙人掌……七二一
852 愼火……七二一

853 諸異草……七二三
854 毒草……七二四
855 藤……七二五
856 人薓……七二七
857 同心蘭……七二七
858 燭竹……七二八
859 油草……七二八
860 蕨粉……七二八
861 水蠟燭……七二八
卷二十八　怪語……七二九
862 黃野人……七二九
863 幻女……七三〇
864 三烈魂……七三一
865 盧瓊仙……七三三

866 王小姑……七三三
867 黃賓臣……七三三
868 北門邪……七三四
869 孝陳……七三四

廣東新語卷一　天語

1 日

羅浮稱朱明之天。日之初出。山上輒先見之。有見日臺焉。俯臨三千餘仞。所處高。故所見早。人見之於旦於晝。予則嘗見之於中夜。求之於未出之前。得之於將出之際。爲之恭敬導引。寤寐不遑。而取火氣之精。光明盛實。以麗其德焉。蓋夜中見日。自昔皆言羅浮之異。嘗有客宿于山巔。夜分見第三重峰有塊火。大如車輪。光怪迴翔。與他火異。怪之。一客曰。此爲天燈。久之當有鷄鳴。所謂天鷄也。梵書云。日宮一樹而有鷄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鷄皆鳴。天鷄者。日中之鷄也。已而空中果聞鷄鳴。聲亮而長。則日出于蒼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劉夢得云。咿喔天鷄鳴。扶桑色昕昕。子瞻云。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鷄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山故有二石樓。其南樓。則觀日之所也。然扶胥之口地以卑。而見日若凌倒景。比羅浮所見乃益奇。郁溪①云。日自地

①郁文初號郁溪。湖廣蘄州人。順治時官肇慶知府。有周易郁溪記十四卷。

出而行于水之外。水自天來而行于日之中。故觀日尤宜于水。扶胥者。廣東諸水之匯也。南海之神廟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巋然出于林杪。是曰章丘。俯瞰牂牁之洋。大小虎門之浸。驚濤怒颶。倏忽陰晴。洲島縈迴。遠山滅沒。萬里無際。極于尾閭。誠炎溟之巨觀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嘗中夜而起。四顧寥寂。潮鷄始聲。月影未息。俄而獅子海東。光如電激。由紅而黃。波濤蕩滌。半暈始飛。鴻濛已闢。火雲一燒。天海皆赤。潮頭高以數丈。日體大可百尺。因詠子瞻坐看暘谷浮金暈。與白沙①赤騰空洞昨宵日之句。心蕩神搖。欲擬之而茫然未得也。蓋日之初出。其體甚大。故泰山記云。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而吾嘗舟出零丁。四更月上。忽見大洋東畔。湧出一山甚大。色深紅。其形如覆半月。舟人呼曰。日出矣。已而漸升。盡出水。約之尚可三五十丈。比泰山所見乃益大。又日中有青色四道。一直而三横。其左一横最長。欲出輪外。右二横微短。皆以爲樹也。予謂不然。蓋日以離爲體。而震爲用。離始乎震。日中之青。則震之象也。震爲天地玄黃之始。玄出爲青。青出爲紅。紅轉爲黃。青則火之始。紅則火之中。黃則火之終。郁溪云。凡月以玄爲體而生光則白。金之生水也。日以黃爲體而生明則紅。木之生火也。黃者離之元。玄者坎之元也。混沌之初。天欲開而一眞之洩於坎爲玄。地欲闢而一眞之洩於離爲黃。日也者。一眞之洩於離是也。如曰日中有樹者。日以震生。震爲木。而扶桑者。震木之大。在於海東。故鄭

漁仲②云。日在木中曰東。木。若木也。日所升焉者也。日中有樹。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又日生于木。木者日之本。本在于日體之中。無象而有象者也。日體之大。則南方距日不遠。故見日大。南溟距暘谷不遠。故見日大。又見其外體。故大也。外體者明也。內體者光也。初出時先見其外體。明而未光。陰而未陽。爲山林川澤之氣所映蓋。故大而且滄涼也。亭曰浴日者。淮南子云。日浴於咸池。咸池者。暘谷也。凡日出之處。皆曰暘谷。南海陽明之谷。谷之大者也。書云：宅嵎夷。嵎。海隅也。章丘在海隅。亦嵎也。嵎夷、暘谷。一也。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觀日者必於谷。上有羅浮。下有章丘。於高見日之小。於卑見日之大。而皆在於夜中。然西樵亦有見日臺。在大科峰頂。冬時日行南。無羅浮之蔽。則見日尤早。蓋月姤於午之半。故晝中生月。日復於子之半。故夜中生日。而夜中生日。天下惟泰山與羅浮見之。以邊大海也。西樵亦然。見日臺猶之乎日觀也哉。

2 戴日

爾雅言。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蓋南人最事日。以日爲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

①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從吳與弼講學。其學以靜爲主。是廣東理學的一個學派。弟子甚衆。學者稱白沙先生。

②鄭漁仲即宋鄭樵。著通志。

凡處山者。登羅浮以賓日。處海者。臨扶胥以浴日。所謂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曰戴。其地亦曰日下。日下者。爾雅疏云。去中國以南。北戶以北。值日之下。其處名丹穴是也。

3 日南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重。日南郡北向視日也。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吾以爲日南者。非在日之南。乃日在於南也。日南者。又天之南也。不曰天南。以其地在南方。積陽之極。人多文明。物多瑰麗。皆日之精華所發。故曰日南也。南方爲離。離爲日。以日名南。以其得日之多也。日出於南。是南爲日之所有。月出於坎。是北爲月之所有。日有其南。而月不得有。故曰日南也。又易稱。日月得天而久照。日得天之南。而天遂以南歸之。若天不有其南然者。故曰日南也。

4 月

南海水鹹。月出時。光照波濤。有如白日。蓋光生於鹹。鹹爲火氣。月得鹹而益光。非

月光也。鹹之光也。故曰。山之月光如水。海之月光如火。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非不勝也。爲火之光所亂也。然吾意月之在南海也。得水之精十之四。得火之氣十之六。何也。月無光。以日而爲光。日無光。以火而爲光。日以火而爲光。則月亦以火而爲光也。又火無體。因物而爲體。人心亦然。心體於物。而日體於火。月又體於日。則日者火之精。得之於晝者也。月者火之氣。得之於夜者也。故謂南海之水火水也。南海之月火月皆可也。

星

秦二世二年。五星會東井。倍于南斗。說者曰。東井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與未相背。秦失王氣。則越得霸氣。故尉佗應之而興也。按星經。河戍六星夾東井。當南北兩河各三星。南曰南戍。主越門。北曰北戍。主胡門。則觀南越之星者觀南戍。觀南戍者觀南斗。故漢元鼎六年春。熒惑守南斗。而建德以亡。梁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東南指。長一丈餘。而李賁稱帝交州。隋大業九年。夏五月丁亥。熒惑入南斗。其八月。賊帥陳瑱陷高要。九月賊帥梁慧尙陷蒼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見於南斗。而豫章劉士弘自稱楚帝。地及番禺。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斗。而廣源蠻儂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復圍康州破之。直攻廣州。十月丙子。太白復犯南斗。而智

高敗死。廣南平。紹定元年。秋七月。熒惑犯南斗。咸淳五年。夏五月。有星孛于斗牛。其後南恩州、肇慶、新封等州俱降于元。祥興元年。秋八月庚申。月貫南斗。乙巳。星隕于海如雨。其明年。夏五月。師潰厓山。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元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時嶺南義兵數起。發江西等兵擊破之。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熒惑犯南斗。時賀州賊焚掠封川。大德七年。秋九月。熒惑犯南斗。明年。徭賊李宗寇新州。元統三年。冬十月甲寅。熒惑犯南斗。其後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明洪武八年。冬十月。有星孛于南斗。永樂十三年夏。有星孛于南斗。其後德慶徭鳳廣山、瀧水徭趙普旺作亂。僭稱將軍。高要民吳大甑聚黨應之。又其後南海盜黃蕭養起。僭稱東陽王。攻犯廣州。天啓三年。六月望。熒惑入南斗。自下而上。守斗中十有四日。自西轉東。其冬。流賊自新會焚掠高明、四會。南斗之於越。古今皆有占驗如此。南斗固越之司命也。然後漢書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宋書云。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韓愈云。百粵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於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彊(埸)〔場〕無事。民得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而僞南漢時。月食牛、女間。劉晟歎曰。吾當之矣。是秋而卒。則牛、女之間。皆可以占南越也。司馬遷云。凡瀕海澤國。當繫南斗。粵之平陸上遊。則繫牛、女。然以度數考之。得牛、女爲多。以災祥考之。則獨繫於南斗。然晉義熙六年。春三月乙巳。月

掩斗衡。而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月。盧循寇湘中。陷沒巴陵。率衆逼畿輔。衡者北斗之第五星。實殷南斗者也。而廣州與廉相去僅千餘里。而廉屬翼、軫。與江楚同度。故宋熙寧八年十月。彗星入軫。未幾交趾蠻陷欽州靈山。則斗衡與翼、軫。亦可以占南越也。

6 老人星

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見其位。星書云。老人星常於秋分見丙丁之位。是也。老人星亦曰南極老人星。以在南極之上。近於南極。故曰南極老人。亦猶之乎北斗之非北極也。

7 南越之星

南越之星。多於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南極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皆古所未名。元微之云。交間南極漸高。北極漸低。規極外星辰至多。星經所不能載。有詩云。規外布星辰。方愚者①云。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臼諸星。于南極甚近。漢書載海中星占一卷。或卽此等星。均按。瓊州於芒種日以星候秧枷。犂尾星出則秧死。猪尾星出則

①方以智字密之。又號浮山愚者。桐城人。曾從永曆抗淸。後爲僧。號藥地和尙。著有物理小識、通雅等書。

秧黃。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

8 星聚

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故斗牛與中星明。則其地儒道大興。中星在正南。又吾粵之所宜候者。洪武、永樂間。五星兩聚牛斗。占者謂。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後成化丙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而甘泉①以是歲生。自此粵士大夫多以理學興起。肩摩驪接。彬彬乎有鄒魯之風。祭酒倫右溪②常築二堂於越山。一曰中星。一曰聚星。與名儒十有一人講學。以應其祥。王青蘿③云。五緯惟三星合者有之。四星合則鮮矣。五則又鮮。四星合曰昌。五星合曰祥。故五星聚東井。餘氣及於越門。而南武霸業以立。五星聚牛斗。光芒射於南海。而江門道學以興。天象誠不虛垂示也。羅公洪先④云。甘泉考終之夕。有一星從東南來。其大如斗。光景燭天。至貢院之中而隕。聲若雷震。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其沒也。應中星之隕。噫嘻。豈非一代之哲人者哉。

9 風

南粤之風。當寒時天明無雨。從西北暴至。爲頹爲猋。其名曰飆。亦曰颶。當暑時天昏有雨。從東北暴至。其氣純青。是曰青東。青東之起。氣甚寒。亦曰青凍。天昏無雨。從西北暴至。如雨雹聲。又如亂石搏擊。是曰石尤。其氣赤。亦曰赤游。赤。火氣也。游謂火之游氣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無雨而作。如龍氣往來不常。是曰狂龍。餘則夏秋之交多颶。冬則多攪霜。以紅霞暮起爲兆。或臘月而大南驟作曰送年南。大北驟作曰暴北。又曰鹹頭。曰泥浪。此皆風之變者也。平常則多南風。然南風煖。利於物而不利人。蓋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以日在南。故風自南來者恆煖。噓噏太陽之氣與火俱舒。又多起於赤天之暑門。故恆煖。煖風所至。百騰蠕蠕。鐵力木出水。地蒸液。墻壁溼潤生鹹。衣裳白醭。書冊霉黓。而粤人踈理。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卽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淫。大抵嶺南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反是則雨。故凡疾病多起於風。故觀卦。風行地上。而君子必以觀我生觀其生爲

①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從陳獻章遊。立甘泉書院。弟子甚衆。稱甘泉先生。其學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與王守仁有不同處。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簡。

②倫以訓字彥士。南海人。官南京國子祭酒。有白山集。

③王漸逵字用儀。一字伯鴻。番禺人。學者稱青蘿先生。從湛若水學。官刑部郎中。有青蘿文集。

④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狀元。官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泰。有念庵文集。

務。蓋風主蟲。人爲倮蟲之長。以風生。亦以風死。風之不正。莫甚於廣南。故多瘋疾。瘋字從風。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內經云。卑下之地。春氣長存。故東南之民。感風症多。陸胤傳云。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孝陵敕使臣云。炎方多熱少寒。其氣柔弱。最易冒風。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壽。並不得而壽斯民。聖言哉。

諺曰。南風尾。北風頭。蓋地勢北高而南下。南風從下而起故爲尾。又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卽大。其大在頭故也。粵處南方。當歲寒時。每三二日南風則有霧。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風則有雪。凡霧從地起。南風之尾爲之。是曰南風霧。其散必以北風。以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來。北風之頭爲之。是曰北風雪。其晴必以南風。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諺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風過夜必端陽。然瓊周歲皆東風。夏秋必颶。瓊苦颶風。崖則南風亦苦。盛夏時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云。

風之起。潮輒乘之。諺曰。潮長風起。潮平風止。風與潮生。潮與風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小。蓋風者水之母。水生於風者謂之

陰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於雷者謂之陽水。雨是也。雨起於山。潮起於海。海爲陰。故潮亦陰。潮以陰故鹹。風乘鹹潮而起。謂之鹹頭。

凡海中。以子時末陰與陽合而潮生。爲陽水。午時末陽與陰合而汐生。爲陰水。水乘氣而生。風亦因之。氣爲水之本。風爲水之末。氣自北來而水長。風自南來而水消。長者自北而南。爲南海之潮。消者自南而北。爲北海之汐。

10 舊風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落西。亦曰蕩西。又曰迴南。凡二晝夜乃息。亦曰風癡。若不落西。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也。打節者。或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爲正風舊。東風爲左風舊。風舊以鐵颶爲大。無堅不摧。故曰鐵。迴南時勢尤猛烈。粵在南方。故其風起於南者爲順。起於北者爲逆。順者爲正風。天地之仁氣也。逆者爲

颶風。始於北而終於南。從不仁以歸於仁也。仁。陽也。不仁。陰也。颶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與午。陰長陽消之始也。颶得陰氣之先。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未純乎陰也。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陰氣爲陽所奪也。起於朝者三日。於暮者七日。暮而陰氣益盛。故颶發之久也。然七日而無雷。則颶亦止。七者數之盡。陰與陽皆以七日而復也。又颶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柔陰之極也。奮雷者陽畜之極。故不終日。颶者陰畜之極。故多日。不終日之雷。其雷多吉。終日之風。其風多凶。颶。終日之甚者也。凶之氣也。天地之道。雷欲其有初而無終。雷而有終。斯爲振恆之凶。風欲其無初而有終。風而無終。斯爲終風之暴。

說文有䫻而無颶。或以爲䫻卽颶也。予謂颶起於日南。日之風也。日者火之本。颶者風之本。䫻與日交。風隨火發。故爲最烈之氣。則謂颶曰䫻亦可也。昌黎詩。雷霆逼颶䫻。颶、䫻二字相連。則颶、䫻一也。䫻從日者。律書。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始大。陽氣長養也。颶風大者皆以夏月發。日氣過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唐官制有䫻海道。不曰颶海者。以瓊海爲日南之地。颶多從瓊海而起。故海曰䫻海也。

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凡颶以東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東而中　而皆以南而終。蓋南方之風。以南爲正。始於不正終於正。故颶必迴南乃止。歸於其本方也。南人以颶爲懼。颶又懼也。懼於始。復懼於終。懼其再作。終而又始也。故曰。

颶者懼也。當懼之時。人不望颶風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颶止矣。然雷亦必以颶迴南而後作。颶不終。則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奪。以爲天地之用者也。颶莫甚於瓊。雷、廉次之。廣又次之。至韶南而力末矣。故瓊人最懼颶風。其發也。先期數日。有聲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緩。謂之練風。於是炎雲鬱結。雷聲殷殷。有虹欲斷欲連。下飲海水。海翻聲吼怒。波浪沸騰。礮石搏觸。有濁氣凝結成破布。或若爛苫。遍流而北。水鳥驚飛。木葉南側。於是颶風作矣。益之以暴雨以驚潮。則其勢彌暴。屋飛於山。舟徙於陸。顛仆馬牛。摧拔樹木。海水湧高數丈。洋田浸沒。鹵鹹所留。稼穡不育。是之謂鐵颶。

11 風候

廣州風候。大抵三冬多煖。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煖。煖者嶺南之常。寒乃其變。所以者陽氣常舒。南風常盛。火不結於地下而無冰。水不凝於空中而無雪。無冰無雪故煖。

凡水之氣欲其升。故傳曰。水無沉氣。火之氣欲其降。故傳曰。火無災燀。廣中火之房。氣嘗不降。故多燠。又傳曰。天無伏陰。地無散陽。廣中之陽多散。故四時常燠。大抵陽貴聚而不貴散。陰貴散而不貴聚。故易之離。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貴乎陽之聚也。

凡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比年嶺表甚寒。雖無雪霜。而凜烈慘悽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卧火炕者。蓋地氣隨人而轉。北人今多在南。故嶺表因之生寒也。予詩。邊人帶得冷南來。今歲梅花春始開。頭白老人不識雪。驚看白滿越王臺。又云。一自邊人至。南中得雪看。炎天無舊煖。漲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

嶺南之地。其屬韶陽者。秋冬宜寒而反熱。春夏宜熱而反寒。青草、黃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熱而秋熱。似與嶺北氣候較遲。而風鳶之戲。嶺北以八九月。嶺南以二三月。則地氣升降。不惟稍遲。亦似相反。則亦楚之風候也。舊以隸屬桂陽。蓋亦有說。

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疏。汗常浹背。當夏時多飲凉冽。至秋冬必發痎瘧。蓋由寒氣入脾。脾屬土。主信。故

發恆不爽期也。陰蒸。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壓溼。間發流毒。則頭面四肢。倏然瘇癢。醫以流氣藥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馬胎。以燈火迴環爆之。或男左女右。於手尺澤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亂、痁瘧。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鹽沃清水飲之。或於足下股上。尋其紫色筋脈。以鋑刺血出之。謂之刮沙。皆可愈。諺曰。緩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馬之胎。火爆如雷。

12 雷風

東粤之地。陰陽二氣恆不得其和。而雷、瓊二州尤甚。雷州在海北多陰。雷生於陰之極。故雷州多雷。瓊州在海南多陽。風生於陽之極。故瓊州多風。凡風生於火者陽風。生於水者陰風。雷出於山者陽雷。出於澤者陰雷。瓊州在水中。其風多陰。雷州在山中。其雷多陽。而二州雷風。往往相應。雷州雷則瓊州風。瓊州風則雷州雷。瓊州風甚。則雷州雷亦甚。雷州雷甚。則瓊州風亦甚。其氣常相摩盪也。雷人事雷。瓊人事風。皆甚謹。風以颶爲大。凡南海之颶皆起於瓊。瓊之颶又起於崖。崖爲海之極南。其地最虛。去州東百有餘里。有一巨穴。颶風恆出其中。呼於山則爲迅雷。吸於澤則爲淫雨。常與之終始。蓋地氣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禱是山。颶風輒息。名曰息風之山。瓊有息風。雷有擊雷。二山洞竅皆相潛通者也。

擊雷爲雷州鎮山。或謂雷州以擊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擊是州。雷多從之而出。故名擊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瀕於海。其陂塘隄岸不能自固。鯤鵬之所變化。瘴母之所憑陵。民日夜以懷襄爲懼。疆域雖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數數然也。所恃擊雷之山。以爲砥柱。所關不小。風水之災。皇皇焉拜跪不寧。噫嘻。雷州則誠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極矣。北極出地僅二十度有奇。瓊又少一度。自雷至瓊。浮海百餘里耳。度數已別。則地勢之卑。視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謂地形欹。信矣。地以卑故。陽力微薄。不能厚畜其震驚之性。而雷動往往非時。州名曰雷。言多雷之變也。

18 冬雷

嶺南以冬雷爲常。蓋瀕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陽氣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濱三百里。爲卑下之極。故多雷。語云。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熱。以其與日近也。與日近故與雷近。無日不熱。故無日不雷。陽氣太盛。常奮擊而爲聲耳。然冬雷終屬災異。

14 蓄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爲舊雷。交春爲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其占爲明年大稔。有詠者云。臘底雷鳴是舊雷。新雷聲向歲朝開。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可以並舉。

15 陰雷

雷州之雷。其無聲者曰陰雷。陽雷以生。陰雷以殺。天之所以爲道也。其陰雷何也。有受害者訴于神。其仇讐忽震以死。人皆弗聞也者。頂有一孔。氣出若硫磺。背篆書數行莫可辯。雷州人以爲陰雷也。蓋陽雷在天。陰雷在人。陰雷之出無時。人實爲之。故君子畏陰雷也。

16 雷耕

相傳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有開墾跡。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時雷始發聲。農則舉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開墾之跡也。又雷州無日不雷。故農人無日不耕。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種而十月熟者。有十一月種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歷兩時。或三時。或四時。其稻無日不種。亦無日不穫也。雷人之耕。蓋

有異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17 雲

粵地每多赤雲。蓋粵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則麗而爲丹山。在水則澄而爲碧海。在天則光怪而爲赤雲。是皆離明之所發也。而廣州北山多白雲。或以爲珠海之氣所化。海。大澤也。大澤者。吐噏兌之精華。其氣多白。氣成形爲雲。雲之諸色。則昏旦之日與水氣相映而成者也。山臨珠海。每當晴霽。如積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龍文。或魚鱗。微帶金彩。語有云。越雲如龍。殆謂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見一縷煙從海出。漸次繚繞上天。化作稠雲。頃之海中復有千萬烟縷上出。天乃大雨。蓋雨者雲之所爲。而雲從山中出者多晴。從海中出者多雨。易曰。雲上于天。需。雲者雨之所需也。氣始爲煙。中爲雲。終爲雨也。

山之淫氣。蒸而爲雲。澤之燥氣。動而爲風。風生於燥。雲生於淫。故山氣淸則月明。澤氣淸則日麗。廣州治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盪。往往有雄霸之氣。城北五里馬鞍岡。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占者以爲天子氣。始皇遣人衣繡衣。鑿破是岡。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故粵謠云。一片紫雲南海起。秦皇頻鑿馬鞍山。而新會當宋皇

祐間。龍山下有黃雲鬱起。水色變爲紫者旬日。人以爲文明之瑞。明興。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學宮書云。聖人門青天白日。新會學紫水黃雲。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雲色駁。蓋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雖化而其氣未化。氣雜於海雲之中。故雲色駁也。大抵海之雲生於水氣者十之七。生於蛟蜃氣者十之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眞雲也。

18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疏。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間爲多。其勢苦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爲水雨而滂沱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菴①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卽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撞。或日色微黃。且日且雨。是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溽而蒸。是生螟螣。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予詩。炎天白雨早禾宜。更爲園林熟荔支。今歲無多黃雨下。農夫相慶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廣州夏雨恆多。

①楊愼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狀元。官翰林學士。有升菴全集。

宜早禾。高、雷秋雨恆多。宜晚禾。其或東望濃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蠱。蠱者蟲也。其生於雨者曰雨蠱。生於風者曰風蠱。

瓊於廣州。風氣絕殊。瓊冬至宜雨。諺曰。冬乾年溼。禾米莫粒。而廣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溼年。禾黍滿田。瓊元日宜晴。諺曰。冬溼年乾。倉廩團圓。而廣元日宜微雨。諺曰。年溼冬乾。農夫加餐。瓊三月三日雨。天蠶損秧。四月八日無雨。蟲盛禾苗壞。而廣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穀多。瓊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則下田傷。不雨則高田傷。而廣五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瓊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雨。廣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颶。果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爲甘。秋雨爲苦。甘則生物。苦則殺物。

19 冰

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冰、東風解凍之說。歲有微霜。則百物蕃盛。諺曰。勤下糞。不如早犂田。言打霜也。冰生於霜。粵無冰。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又曰。

天蠻不落雪。卽或有微冰。輒以爲雪。或有微雪。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大抵陽火之氣下積陰水之氣上凝則爲冰。嶺之南。陽生多而陰殺少。火畜于地而水不斂于天。天之水嘗融。地之火嘗結。故隆冬之候。澤腹不堅。間有薄冰。亦不崇朝而釋。故其人輒不識冰也。冰者霜之終。霜者冰之始。凡九月而陽未盡。則霜不嚴。十二月而陰未純。則冰不厚。嶺南地煖。陰道不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霜終。或以霜始。而不以冰終。坤道之剛。至於塞極而戰。未盡與大易準也。或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爲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20 霜露

廣州有霜而無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見。秋深以木葉微紅。知其爲霜耳。霜者。白露凝戾而成。廣州地煖。白露出於土者雖晞。故霜在有無之間。所以然者。露者純金之氣也。嶺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猶熱。金氣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結爲霜而殺草也。然亞歲後霜亦微降。貧者無絮以禦冬。手足微有皸瘃。亦非疾痛害事。蓋以霜不嚴故也。

21 甘露

方文襄①嘗與王靑蘿、鄧敬所、何古林②講學西樵。甘露連降三日。靑蘿詩云。同德之磋。如氣之和。同心之涵。如露之甘。

22 霧

嶺南之地。火氣多而常鬱積。火極則水生。生之時未成水而先成霧。霧者瘴之本。以霧始必以瘴終。每當日出。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森彌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太陽而升。爲瘴之所從出。而與風相因者。蓋瘴者風之屬。氣通則爲風。塞則爲瘴。易曰。山下有風。蠱。風止於山故成蠱。瘴者。蠱之所蘊釀者也。故凡濁陰勝。則爲冷風冷瘴。濁陽勝。則爲熱風熱瘴。其源因於霧。亦因於風。蓋霧之爲瘴十而七。風之爲瘴十而三。嶺南多霧瘴。滇、黔多風瘴。是皆氣候之最惡者也。嶺南之霧。近山州郡爲多。自仲春至于秋季。無時無之。暖極而霧。是謂南霧。言南風之霧也。寒極而霧。是謂北霧。言北風之霧也。南霧三日。必有大雨或大風。北霧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霧猶不分。暑雨衝激。其氣毒淫。瘴之所結。蓊勃如雲。而香花瘴尤甚。當木樨開時。山嵐氣隨之而發。行者聞有異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氳不散。則香花瘴之所爲也。瘴以香誘人。愛其香而以鼻呼吸。則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藥矣。近海州郡。地氣稍舒。風潮之所蕩滌。清淑之所扶輿。雖一日之

間。晝多燠而夜多寒。晴甚燠而陰甚寒。寒或多積霧。燠或多淫霖。而偏沴之氣。方生卽散。故爲諸瘴絕少。天以陽施。地以溼感。寒暑相搏。但爲瘧疾而已。無甚疫癘之害也。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黃羸。足重而偏枯。癖疥不一。霧之中人也。體倦而脚酸。上嘔下瀉。療治之法。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熱毒。必診視所中何如。然後鍼藥從之。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霧者雨之徵也。十月爲水生之始。水將生。先之以霧。霧爲雨始。雨爲霧終。

23 瘴

嶺南之地。愆陽所積。暑溼所居。蟲蟲之氣。每苦蘊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溼。海氣升而爲陽。山氣降而爲陰。陰嘗溢而陽嘗宣。以故一歲之中。風雨燠寒。罕應其候。其蒸變而爲瘴也。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又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草萊沴氣所鬱結。恆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故入粵者。飲食

---

①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官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襄。嘗在西樵講學。又稱西樵。

②何維柏字喬仲。號古林。南海人。官御史。以劾嚴嵩受廷杖。歸家講學。名其居爲天山草堂。後復官南京禮部尚書。諡端恪。

起居之際。不可以不慎。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爲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爲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淸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蓋風主蟲。蟲爲瘴之本。風不阻隔于山林。雷不屈抑于川澤。則百蟲無所孳其族。而蠱毒日以消矣。在易之蠱。剛上而柔下。則不交。故巽而止。止而蠱。父之蠱。父之氣止也。母之蠱。母之脈止也。天氣止。則爲父之蠱。地脈止。則爲母之蠱。幹之者。靜則爲陰。以通水之脈。動則爲陽。以通火之氣。吾之中和致。則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幹。今之嶺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獨人心之蠱未除耳。犀、象、珠璣、金玉。心之蠱也。沉、速、多羅絨、雨緞。心之蠱也。客游於斯者。其亦以淸廉之藥治之。毋徒自蠱以蠱其子孫可乎。

瘴之名不一。當八九月時。黃茅際天。暑氣鬱勃。有若釜鬵。人行其間。苦爲炎毒所焮。昏眩煩渴。輕則寒熱往來。是謂冷瘴。重則蘊火沉沉。晝夜若在爐炭。是謂熱瘴。稍遲一二日。則血凝而不可救矣。最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謂啞瘴。冷瘴者。與痎瘧相似。秋來多患之。天涼及嚴寒少有。若回頭瘴。則因不能其水土。冷熱相忤。陰陽相搏。遂成是疾。攝養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日中而馳。蓋日中酷暑。驟雨初消。陰陽之氣交剝。草木蒸變。行人最忌。宜少駐駕以避之。而又毋輕解衣。衣解卽服。

涼勿踰時。斯爲勿藥之喜。又嘗有溫中固下升降陰陽之法以相濟。使其天和不傷。眞氣不耗。則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氣之始甚微。蟲而爲風。濁而爲煙霧爲瘴。而天地之眞氣隱矣。惟人亦然。神明蕩則其眞氣亦隱。於是而陰陽俱濁。爲煙爲霧爲瘴。以自昏蒙。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後氣存。氣存於一念之中。而心周於天地之外。斯能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而無瘴癘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氣。青草、黃梅。爲瘴於春夏。新禾、黃茅。爲瘴於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草、黃茅尤毒。青則爲草。黃則爲茅。一盛一衰。而瘴氣因之。蓋青草時。惡蛇因久蟄土中。乘春而出。其毒與陽氣俱吐。吐時有氣一道上衝。少焉散漫而下如黃霧。或初在空中如彈丸。漸大則如車輪四擲。中之者或爲痞悶。爲瘋瘂。爲汗死。若伏地從其自擲。閉塞口鼻。不使吹噓。俟其氣過方起。則無恙。蓋炎方土脈疎。地氣易泄。百蟲之氣易舒。而人膚理亦疎。二疎相感。汗液相誘。而草木之冷氣通焉。其名中草子。吐與下之皆不可。宜於中脘、氣海、三里灸之。或於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鍼刺額及上脣。以楮葉擦舌出血。徐以藥解之。內熱除則愈。此鄺露①之言也。

①鄺露字湛若。初名瑞露。字湛斯。後改今名。號海雪。南海人。永曆時官中書舍人。有赤雅、嶠雅。

24 半虹

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長數十丈。初圜而黑。漸乃廣闊如破帆。其名風篷。亦曰颶母。又曰𤸷母。𤸷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𤸷。𤸷爲氣。颶爲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颶母。颶母先成形而爲半虹。胎風其中。經四五日而後颶發。積之久者發之暴。其候不爽。故蘇過①云。斷霓飲海而北指。斷霓一作斷虹。卽半虹也。廣州四時虹見。半虹則以將颶而後見。半虹飲水。水氣腥。又吐爲犂頭雲。是曰颶雲。先爲虹而後爲雲。虹斷而雲作犂頭狀。夾日以翔于南。其色純赤。此火之氣也。火以生風。故爲颶之母。又颶將作。先期一二日。有雲片漫空疾飛。海人稱爲颶潮。風本雲也。而以爲風。見雲而知其爲風也。雲得氣之先者也。此陰雲也。陽之雲爲雷之始。陰之雲爲風之始也。

25 河漢

宓山②謂。河漢以十月隱。二月見。天下皆然。而嶺南臘月晴暖之夜。河漢仍見不隱。予謂河漢亦海之散氣也。南海水大而氣溫。水暖則天亦暖。故河漢至冬不隱。凡水之精華。以春而上浮于天。則河漢見。以冬而下沉于地。則河漢隱。南海之水。其精英常浮。以陽氣

太盛。其地又疎理。閉藏不堅。故多有雷。有河漢。予詩。炎天河漢異。南海大星多。

26 雹

吾粵無雹。蓋雹者冰之所爲。冰以盛陰而堅。盛陰脅乎盛陽。則雨冰而爲雹。吾粵盛陽之地。陰氣不凝。當寒時不結而爲冰。則當暑時不散而爲雹。左氏云。雹者。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所致。吾粵冬而愆陽多有之。夏而伏陰則少。白首老人。不識冰之爲冰與雹之爲雹也。故或見霰而以爲雪。見霜而以爲冰。見白雨而以爲雹。以爲珍珠雹也。不知其爲白雨也。粵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則爲雹。雹在南則爲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諺曰。六月六。白雨足。

27 變風

風之始發。恆以月七八之日。及早暮二時。過此即甚暴烈。多不終朝。諺曰。七風八到。九日無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風無過日。然近海多風。亦不盡如所云。三伏時

①蘇過字叔黨。宋眉山人。
②方以智別號宓山氏。見第七頁注。

有颶母起。數日間卽有巨風起東北。必囘南轉西而後解。或未轉西而解。則數日必復暴發。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輒起輒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蟾蜍脚。瞬息卽至。船行宜早避之。

瓊州有知風草。每能變化。乃蟲所變。葉面背歲或一拆。或二三拆。或無之。每歲葉葉相同。無間彼此。土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王佐詩。颶母崩騰山嶽移。方當海未練風時。瓊南瓊北無消息。獨有知風小草知。瓊州最多颶風。颶風有祠。歲五月五日。郡守而下視祭。他郡則否。

28 風火

火生於雷。亦生於風。丁巳八月二十夜。順德縣有大風起。暴雨隨之。拔木發屋。破壞民居無數。凡三日夜乃止。風觸物輒有火光。木摧朽處皆焦爛。此乃天之陰火也。陰火生於風。陽火生於雷。陰火多生於海。陽火多生於山。

廣東新語卷二　地語

29 地

地至廣南而盡。盡者。盡之於海也。然瓊在海中三千餘里。號稱大洲。又曰南溟奇甸。他若廣之大奚。爲急水、佛堂一門之障。周迴有三十嶼。廣二百里。其西南之老萬山又過之。潮之南澳。中分爲四。與肇慶之海陵。皆廣三百餘里。廉之龍門島。高之硇洲。雷之潿洲、蛇洋洲。皆廣百里。開闢之可以爲一縣。皆廣南之餘地在海中者也。則地亦不盡於海矣。地不盡於海。凡海中之山。若大若小。其根蔕或與地連或否。是皆地矣。雖天氣自北而南。於此而終。然地氣自南而北。於此而始。始於南。復始於極南。愈窮而愈發育。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則必爲天下之文明。蓋其位在離。離中虛。故廣南之地多虛。極南之地在海中尤虛。虛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學得聖人之精華。辭有聖人之典則。以無忝乎海濱鄒魯。蓋自秦、漢以前爲蠻裔。自唐、宋以後爲神州。雖一撮之多。非洲非島。在煙水渺瀰蛟鼉出沒之間。亦往往有衣冠禮樂存焉。地之盡於海者。與諸夏而俱窮。其不盡於海者。不與諸夏而俱

窮。南而又南。吾不知其所底矣。

30 南交

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舉南交而可以概粤矣。然史稱周武王巡狩。陳詩南海。又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舉南海又可以概粤矣。漢稱粤爲交州。蓋本於唐。秦分粤地爲南海郡。蓋本於周。然揚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聖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則舉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舉交州亦可以概粤矣。其稱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粤趾於中原。而交趾趾於粤也。交趾自高陽時已砥屬。而堯名爲南交。故論地名以南交爲古。論事以宅南交爲古。

31 越裳

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諸上郡爲衣。而諸下郡爲裳也。南極入地。至南海而益下。故稱交州爲天下之趾。而象林界外爲越之裳也。諺曰。裙田裙沙。言乎爲邊之幅也。裳之說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爲荒服。漢文帝賜尉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史記。領南沙北。劉安云。其入中國。必下領水。漢書嶺亦作領。領者衣領也。五嶺之於荒服。

猶衣之領。故曰嶺。其邊海之地。則曰裳也。越故剪髮文身。非中華冠帶之室。漢高帝嘗遺尉佗蒲桃宮錦。而文帝賜上、中、下褚衣。其欲以衣裳襲彼鱗介也。春秋重衣裳之會。蓋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而皆有其衣裳。而天下治矣。衣裳取諸乾坤。無衣裳。斯無乾坤矣。越西有甌駱。其衆半羸。南面稱王。越裳之地而有衣裳。是猶知夫禮義。非同裸國之民也。古者衣與裳相連。猶乾與坤不相離也。越裳而欲通於中國。蓋欲以其裳連乎中國之衣也。

32 越

元命苞云。牽牛流爲揚分爲越。國故越號揚越。謂揚州之末土。揚之越也。爾雅曰。越。揚也。註謂發揚也。又其性輕揚也。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紀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越又曰蠻揚。風俗通云。蠻。慢也。其人性慢。故又曰蠻越也。其曰百越者。以周顯王時。楚子熊商大敗越。越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也。曰勾越者。淮南子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也。勾。夷俗之發聲也。顏師古云。吳與越音聲多同。太伯自號曰勾吳。故越亦曰勾越也。大均按。春秋書於越。於亦勾也。勾踐名踐。勾亦語發聲也。曰大越者。勾踐自稱其國也。曰於越者。始夏少康時。曰揚越者。

始周武王時。曰荆越者。以在蠻荆之南。與長沙接壤。又當周惠王時歸附於楚也。若蠻揚則始於湯也。曰南越者。吳王夫差滅越築南越宮。故佗因其舊名。稱番禺爲南越也。佗自稱南越武王。已而又稱武帝。生而自謚爲武。此蠻夷大長之陋。蓋始於秦政也。當是時。梅鋗與無諸搖。皆起兵從楚滅秦。又從漢滅楚。有大功勞。不愧爲勾踐之子孫。顧佗倔强一隅。乘機僭竊。甘與冒頓分南勁北强以苦漢。斯誠勾踐子孫之所深惡痛疾者也。蓋勾踐之霸。少康之餘烈也。鋗與無諸搖之勳。勾踐之餘烈也。佗非其種族。故宜其棄冠帶。反天性。甘與嬴國之王爭雄長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爲中邦。漸被聖化。至漢興七十有餘載。始入版圖。佗誠越之罪人也。

33 三關

湟溪、陽山、洭口皆有秦關。名曰三關。清遠、匯口亦有之。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二十里。卽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卽使南安有守。而精騎間道從郴、桂直趨。可以徑薄韶陽。橫斷南北。此佗設險之意也。或曰。樂昌古城。任囂之所築。其在隔河二里

之城。乃佗所築。以夾武溪之水者。蓋自宜章而下。三瀧水最湍急。舟可兩日至韶。二城夾扼瀧口。則西北之要害據矣。自韶至英德。水路一日。故佗又築萬人城於湞水也。伏波出桂陽。下匯水爲奇兵。卽此道也。樓船出豫章。下橫浦爲正兵。其道直。無瀧水之險。故先至。攻陷尋陜。伏波從衡嶽而下。道遠。亦以二城夾扼。費攻堅之力。故後期也。武帝平南粵。以曲江、湞陽、浛洭三縣屬桂陽郡。隸荆州。所以抉粵之門戶。爲犬牙參錯。意深哉。

34 海門

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雞踏。曰雞蹄。曰三門。曰東洲。此中路之海門也。從東莞而出者曰南亭。從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曰中門。曰鯉魚。曰雙筯。曰南佛堂。曰北佛堂。從新寧而出者。曰大金。曰小金。曰寨門。曰官門。從惠來而出者曰甲子。從潮陽而出者曰河渡。從澄海而出者曰水吼。此東路之海門也。從新會而出者曰厓門。曰松柏。從順德而出者曰黃楊。從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馬騮。曰黃礐。從吳川而出者曰限門。從海康而出者曰白鴿。此西路之海門也。凡三路。東起潮州。西盡廉。南盡瓊、崖。皆有水寨以守。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曰碣石。在廣曰南頭。在高、肇慶曰恩陽。在雷曰白鴿。在瓊曰白沙。凡六寨。六寨之信地。其港深

者。在南頭有屯門、佛堂。在柘林有東山、下河渡。在恩陽有神電、馬騮。在白鴿有北隘頭。可泊大船。餘則港淺。洋中皆有暗沙。大船不利。在白沙有清瀾。可泊大船。若白沙與萬州。其港亦淺。鬼叫門亦有暗沙。在碣石有白沙湖。可泊大船。餘港多外淺內深。難於出入。碣石衞則海石嵯峨。船易衝磕。甲子門其港亦淺。蓋海防甚難。一遇颶風。船無灣泊之所。每多覆溺。船少又難以戰守。故必量各寨廣狹置船。多爲之備。

35 虎頭門

廣州山有三路。分三門。而以大庾爲大門。海亦有三路。分三門。而以虎頭爲大門。虎頭者。天地之陽氣所從入。劉安所謂陽門也。地體陽而用陰。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於虎頭門之陰。門在廣州南。大小虎兩山相束。一石峰當中。下有一長石爲門限。潮汐之所出入。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爲咽喉焉。出虎頭咫尺。則萬里天險。與諸番共之。諸番非表而吾非裏也。大唐之地止乎此。然止而不止。天下山川之氣亦止乎此。然止而不止。止者地之勢。而不止者天之行也。自虎頭而入爲濫口。次曰大濫。又次曰二濫。至濫尾則爲波羅之江。予家在其上。終歲間南風多而不大熱。以海水盛也。北風多而不大寒。以山火盛也。蓋得安居之樂焉。

36 厓門

厓門。在新會南。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故曰厓門。自廣州視之。厓門西而虎門東。西爲西江之所出。東爲東北二江之所出。蓋天所以分三江之勢。而爲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陸丞相、張太傅。以爲天險可據。奉幼帝居之。連黃鵠、白鷂諸艦萬餘。而沉鐵碇于江。時窮勢盡。卒致君臣同溺。從之者十餘萬人。波濤之下。有神華在焉。山北有一奇石。書鎭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惡之。命劗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字。白沙先生謂當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瑁不能從。光祿郭棐謂。如白沙者。則君臣忠節胥備。其有關於世教更大。而予則欲書大宋君臣正命於此。凡八字。未知有當於書法否。

37 甲子門

甲子門。距海豐二百五十里。爲甲子港口。有石六十。應甲子之數。又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宋承奉郎范良臣。常刻登瀛二字於石。取十八學士之義。景炎元年。端宗航海而至。良臣給軍食三日。留帝像登瀛石上。今石中像端然臨者。帝也。跪而進食者。良臣也。予銘其上云。天留一石。以作天家。君臣遺影。苔蝕如霞。蕪蔞之飯。化作瓊沙。銜珠靑鳥。以

瘞重華。

38 澳門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爲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爲澳。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衆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蠔鏡獨爲舶藪。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踰嶺而南。至澳門則爲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顚墜崖下。既踰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巔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澳南而寨北。設此以禦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鬱。桄榔檳榔之中爲樓榭。差有異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臺、北臺。臺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居率爲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爲嫌。山頂有一臺。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蘇爲

天主居之。僧號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卽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鉤鉤四體。血流狠藉。以爲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革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嘘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有玻瓈千人鏡。懸之。物物在鏡中。有多寶鏡。遠照一人作千百人。見寺中金仙。若眞千百億化身然者。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橫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紙渣浮出。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紙隔華燈。紙穿而燈透漏然。有顯微鏡。見花鬚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見蟣虱毛黑色。長至寸許若可數。又有自鳴鐘、海洋全圖、璇璣諸器。花則貝多羅、丁香。禽則紅白鸚鵡、么鳳、倒挂。獸則獴獖、短狗以爲娛。人以黑氈爲帽。相見脫之以爲禮。錦毲裹身。無襟袖縫綻之製。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劃石作聲。其髮垂至肩。紺綠螺蜷。鬚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與唐人稍異。其侍立者。通體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略似人耳。所衣皆紅多羅絨、辟支緞。是曰鬼奴。語皆侏𠌯不可辨。每晨食必擊銅鐘。以玻瓈器盛物。薦以白氎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坐者悉寘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氎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所積著西洋貨物。

多以婦人貿易。美者寶鬘華鬘。五色相錯。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得一唐人爲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卷而黃。遂爲真番人矣。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吏治之。諸舶輸珍異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載白金鉅萬。閩人爲之攬頭者分領之。散于百工。作爲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饒益。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爲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

39 南澳

南澳。在饒平東南二百里。蓋海中之山。而潮之邊幅。全粵之東蔽也。地周三百餘里。中分四澳。東折爲青澳。風濤險惡。泊舟者患之。西折爲深澳。環以黃、赤二嶼。一口裁通。可容千艘。而隆澳其門戶也。其曰錢澳。則宋帝所嘗駐蹕。是爲四澳。錢澳有洲曰辭郎。景炎元年。帝舟遷于甲子門。邑人張達。率義徒扈從。其妻陳璧娘送之至此。故曰辭郎。其名甚悲。夫婦之義。蓋與此洲而長存焉。洲之青徑口。有陸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趙氏太夫人墓、少子九郎墓。周弘綸詩。身死厓山勳少帝。魂歸南澳戀慈闈。是也。其曰沙園者。有學士館

遺基。蓮花石磉高丈許。海涯有太子樓。壘石爲之。旁有行宮。及指揮司甬道。區區尺土。在波濤浩渺之中。爲閩越閏餘地。天偶忘之。故思難君臣得以相保須臾耳。噫。

40 銅柱界

欽州之西三百里。有分茅嶺。嶺半有銅柱。大二尺許。水經注稱。馬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金標者。銅柱也。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之。僅露五六尺許。銅柱不一。考唐、晉皆立銅柱。馬援所立。在林邑南大浦。其銅柱五。唐開元時。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銅柱。其後安南都護張舟。立銅柱。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又立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子孫。立二銅柱于溪州。銅柱故不一。馬援所立在林邑。則分茅嶺銅柱。必馬總之遺也。今人但知爲馬援銅柱。豈以後人所立。亦即前人之所立乎。然柱之以銅何也。吾粵不多產銅。而伏波所爲銅物。處處多有。吾意古時蠻里多以銅爲兵。伏波既平交趾。或盡收其兵銷鎔。既鑄銅柱五以表漢疆。又爲銅船五。銅鼓數百枚。徧藏於山川瘴險之間。以爲鎭蠻大器。於欽州北。又鑄銅魚爲寶。今有銅魚之山焉。而伏波善別名馬。又嘗以銅鑄馬

式上於朝。而合浦之北銅船湖。復有一大銅牛。時浮出水。横州烏蠻灘。亦有銅船。每風雨晦冥。有銅篙、銅槳衝波而出。聲若震雷。舟人往往見之。是皆銅之物也。伏波故有神靈。爲徼外蠻酋所畏。自漢至今。恪遵約束。歲時膢臘。或祭銅柱于西屠。或祠銅船于合浦。其涉烏蠻之灘。渡朱厓、儋耳之海者。亦必精心祈禱。乃得安流。今雖山川移易。銅柱湮沉。而蠢爾跣夷。猶惴惴然以遺讖爲憂。不敢埋没故迹。蓋震懾將軍之威靈若此。吾觀交趾之山。其脈發自貴州。貴州爲川之餘。其山自巴蜀而來。大率過龍。如波濤萬疊。奔騰不止。直至交趾而後結成國土。雲南爲其後門。廣西爲其前户。東界則廣東欽州也。其地城郭不完。兵止徒卒。器止交鎗。絕無中國長技。向者乘我艱危。阻絕天使。某將軍以數百騎突之。夷椎數萬。踉蹌潰走。所乘象。聞叢雷大砲。亦輒崩奔。其脆弱可見矣。漢棄朱厓。今朱厓爲文物奥區。名公卿比肩而出。明棄交趾。使銅柱蕃封。日淪異域。極目關河。非復元封、建武之盛。使有伏波其人者出。安知不可蕩平。復爲衣裳禮樂之地耶。霍尙守①云。永樂中討平陳氏。收復交南。千載之奇勛也。倘於斯時。地瀕廣東者。割二三郡隸之。瀕廣西者。亦割二三郡隸之。各置大帥。屯重兵。以分其勢。命張英公世鎮。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豈不若泰山而四維之哉。馬騏貪暴。而釀禍於先。王通棄地。而委弱於後。柄國者復執賈捐之之説。於是封疆竟歸黎利矣。嘉靖中。黎、莫變生。廷議征討。文敏公②欲遣大司馬按兵境上。

詔諭交人。以郡歸者授之郡。以州歸者授之州。使人自爲守。若廣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簡權論亦如此。人咸惜其議不行云。且夫交趾其爲郡十七。爲州四十有七。爲縣一百五十有七。歲入司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舉閩、廣、滇、黔之賦。猶不足以當之。乃宣德初。當國者棄若弁髦。且旋師倉卒。曾不少待。使中國官吏工商。淪陷異類。無慮數十萬。計亦左矣。豪傑之士。惡得不以此爲痛恨哉。

考伏波銅柱。一在欽州東界。一在憑祥州南界。三在林邑北爲海界。五在林邑南爲山界。林邑者。秦之林邑縣。地屬象郡。漢之象林縣。屬日南郡者也。自伏波削平其地。至後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號爲王。連死。外孫范逸代立。逸死。奴范文纂位。攻并旁國。及日南郡據之。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晉九眞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追至林邑。今橫州東三十里有地曰平佛。疑即灌邃戰勝處。其後隋文帝平陳。乃遣行軍總管劉方擊之。其王范志。率蠻徒乘象而戰。大敗走。方入其都。護廟主十有八枚。皆鑄金爲之。蓋有國十八葉矣。此亦一小南越也。尉佗王後。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而林邑自桓、靈之季至隋。乃得十有八傳。蠻酋之力。其亦強盛也哉。赤雅云。林邑王范文。本牧羊奴。於澗中得二鱧魚。欲私食。

①霍尙守字益方。南海人。著有粵東名臣志。
②霍韜字渭先。南海人。官禮部尙書。謚文敏。學者稱渭崖先生。

郎知撿求之。文曰。非魚。礪石也。郎至。魚化爲石。其質如鐵。文異之。就冶作刀。刀成。舉之向石祝曰。文當有國。石即中開。石破。遂王林邑。子孫寶之。以魚刀比之斬蛇劍云。林邑即越裳。今曰占城。在厓州之南。風順一二日可至。丘文莊①言。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以聖化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數千年以來。三方皆未嘗越之而有加。惟南則日闢日遠。崖州在當時遠在荒服之外。今既開拓爲提封。則占城他日安知不復爲吾郡縣之地耶。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每南風順。聞占城雞聲如洪鐘。自海外悠揚而至。其近若斯。瓊、崖屏障廣東。占城亦可以屏障瓊、崖者也。

41　河南

廣州南岸有大洲。周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爲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嶺南天暖無雪。而孚之松柏獨有雪。氣之所召。無間遠邇。雪其爲松柏來耶。爲孚來耶。予詩云。能將北雪爲南雪。爲有蒼蒼自雒來。松柏至今雖已盡。花田嘗見雪花開。花田者。河南有三十二

村。舊多素馨。花時彌望如雪。故云。

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頭村。越本無雪。至是乃降於孚所種雒陽五鬣松上。可謂異矣。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有張瓊者。嘗掘地種蘘。得一磚云。楊孝元宅。瓊異之。因號南雪。

42 安瀾門地

會城南。有安瀾門。其地自僞南漢時。從百寶水浮來。上有田。禾苗方茂。其主以爲天賜。甚喜。識者謂地宜靜定不宜動。一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於字惟潘。禾者五穀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來獲斯土乎。未幾。宋太祖遣潘美平粵。符其兆焉。

43 西場

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濟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場。一曰西候津亭。出城凡度石長橋一、短橋二。乃至。予之生實在其地。所居前對龜峰。後枕花田。白鵝潭吞吐其西。白雲山盤迴其東。泉甘林茂。有荔支灣、花塢、藕塘之饒。蓋賈之所

①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著有大學衍義補。

嘗經營者也。其湯沐在錦石之山。其魂魄或嘗游此。予嘗欲以宅地作賈祠。私俎豆之。

44 陳村

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迴四十餘里。涌水通潮。縱橫曲折。無有一園林不到。夾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榦低垂。時有綠烟鬱勃而出。橋梁長短不一。處處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爲是也。而已隔花林數重矣。居人多以種龍眼爲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支、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支、龍眼爲貨。以致末富。又嘗擔負諸種花木分販之。近者數十里。遠者二三百里。他處欲種花木。及荔支、龍眼、橄欖之屬。率就陳村買秧。又必使其人手種搏接。其樹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廣州場師。以陳村人爲最。又其水雖通海潮。而味淡有力。紹興人以爲似鑑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頭豆酒。歲售可數萬甕。他處酤家亦率來取水。以舟載之而歸。予嘗號其水曰釀溪。有口號云。龍眼離支十萬株。淸溪幾道繞菰蒲。浙東釀酒人爭至。此水皆言似鑑湖。又云。漁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種樹家。風土更饒南北估。荔支龍眼致豪華。

45 茭塘

茭塘之地瀕海。凡朝虛夕市。販夫販婦。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甿家之所有。則以錢易之。蛋人之所有。則以米易。予家近市亭。頗得厭飫。嘗爲漁者歌云。船公上檣望魚。船姥下水牽網。滿籃白飯黃花。皆魚名。換酒洲邊相餉。又云。鱰多烏耳。蟹盡黃膏。香粳換取。下爾春醪。

46 沙貝

增城者。五嶺山水之叢。蓋大庾西來。由韶、英德、番禺至增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增城而止。北江自南雄北來。由韶、英德趨虎門而入海。東江自惠東來。由龍門、博羅趨虎門而入海。甘泉湛公。世增城之沙貝。前對虎門。爲山水匯會之區。語曰。山川孕靈。不其徵歟。大抵中原之山。至嶺而窮。至虎門而益窮。其水亦然。然而窮之所在。大通以之。予嘗欲移居沙貝。以翕受地靈。且所產多荔支異種。與香柚、甘蕉之美。實野人樂志之勝區也。況予沙亭鄉去沙貝僅五十里。扁舟乘潮。半日可至。沙貝在扶胥之北。沙亭在南。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從祠外東行三十里卽至。有湛子釣臺。在于江曲。五湖煙水一亭。在于林間。前賢之流風。悠然其未遠也。昔白沙以江門釣臺授甘泉。而甘泉以蒲葵笠與弼唐①

①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居弼唐鄉。學者稱弼唐先生。早遊王守仁門。復從湛若水遊。得其宗旨。官南京刑部員外郎。著有太極解、圖書解、弼唐遺言。

以爲傳道之契。予亦垂竿人也。先哲神明。其必有以默相予哉。

47 **梅村**

梅村。在翁源縣北三十里。自梅鋗至越。而嶺有梅嶺。嶺之上有紅梅驛、紅梅村。翁源則有梅村。是皆鋗之湯沐地也。梅村有一巖。上隙通明。爲宋進士梅鼎臣讀書之所。乾道乙酉。梅氏舉族避寇巖中。寇以火煙薰之。僅一孕婦以口伏地得不死。產子名繼祖。實嗣梅氏。宣城、麻城。是其分支。蓋梅鋗之後裔云。鋗以兵從漢破秦。有大功德。子孫蕃衍。有由哉。

48 **梅滝**

自乳源泝北行。出風門。度梯上、梯下諸嶺。磴道嶮巇。尺寸斗絕。民懸居崖壑之間。有出水巖、雙橋、梅花、瀧水四處尤險。其險皆在石。石之氣。使人多力而善鬬。跳盪而前。無不以一當十。以石爲盾。火爲兵。雖傜蠻亦畏憚之。勿敢與爭。予生八九齡。卽以鳥鎗、鹿钂教之。發必命中。予詩。人人持鹿钂。處處見熊伸。

49 **洸口**

自英德南山寺。沿城西北行。一路清溪細流。隨人縈折。路皆青石甃砌。泉水浸之。人家各依小阜以居。茅屋周圍。有石筍千百叢。與古木長松相亂。草柔沙細。水影如空。薪女露趺。亂流爭涉。行者莫不躑躅其際。行數十里至洸口。山漸平豁。湛文簡嘗欲於此立石。刻衡嶽東門。以識重遊之路。有詩云。洸口尋常路口。豈知衡嶽東門。洸口為南楚咽喉。湟川、桂水之所會。宋設浛洸縣於此。米芾嘗為尉。有寶藏二大字刻石在焉。自洸口而上。皆高灘曲峽。直至連州。山水之最勝處也。

50 虛

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時少。虛時多。故曰虛也。虛卽墟也。周禮注云。廛。市中空地也。卽虛也。地之虛處為廛。天之虛處為辰。辰亦曰躔。其義一也。葉石洞①云。昔者聖人日中為市。聚則盈。散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從散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於少府。或封君湯沐邑。自開阡陌。豈惟爰田。市亦非縣官矣。豪殖之徒。役財兼并。以武斷于鄉曲。恣睢園奪。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義。後爭奪。上敎化。下貨賄。公利于人而惡其私于己。莫善于東莞之章村。章村有虛。為肆若干。或肆有常

①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官惠安知縣。歸隱羅浮。居石洞書院。有絅齋集。

人。或肆有常人無常居。十日爲三會。坐肆之租有常。負戴提挈貿于涂者無常。薄取之。歲入若干緡。會民讀法。春秋賽祠。問高年。賓髦士。凶荒祈望。一歲經費皆取給焉。粵之墟。立法惟章村善。

51 四市

東粵有四市。一曰藥市。在羅浮沖虛觀左。亦曰洞天藥市。有擣藥禽。其聲玎璫如鐵杵臼相擊。一名紅翠。山中人視其飛集之所。知有靈藥。羅浮故多靈藥。而以紅翠爲導。故亦稱藥師。一曰香市。在東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廣州七門。所賣止素馨。無別花。亦猶雒陽但稱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盛平時。蚌殼堆積。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餉客。雜薑齏食之。味甚甘美。其細珠若粱粟者。亦多實於腹中矣。語曰。生長海隅。食珠衣珠。粵東所在。頗多難得之貨。士大夫踰大庾而南。罕有不貪焚喪其所守。濠畔之肆。佛山、澳門之肆。其爲靈臺之蟊賊者不可數計。噫。

52 新興村落

新興村落。多以雲爲名。東有雲斖。西南有雲稠。正西有雲秋、雲蕉。西北有雲洞。正

北有雲座、雲吟、雲山、雲硬。東北有雲敏、雲河、雲禮、雲羅、雲端、雲右。山則有雲斛。在縣北一十五里。高百餘仞。巖谷幽深。歲旱禱之。石中泉出卽雨。有雲秀。在縣東南四十里。常有五色雲見。有曰雲榦。在縣西。高二百餘仞。直如木榦。上聳雲霄。下有桄榔古寺。蓋新興在萬山中。其地多雲。居人所見無非雲。雲之靜者爲山。山之動者爲雲。雲與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雲名。從其動而能變者也。

53 珠璣巷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

54 石涌

石涌。在順德西南二十里。呂嘉敗時。與其王建德亡入海。伏波將軍路博德追至石涌。得嘉。今有橋在順德南門外。名伏波橋。有呂姓者。家其傍及石涌。云嘉之後。南越之亡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蠻爲華亦以嘉。

55 盧村

新興盧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髮稀禿。此地之不幸也。

56 雷州海岸

雷郭外。洋田萬頃。是曰萬頃洋。其土深而潤。用力少而所入多。歲登則粒米狼戾。公私充足。否則一郡告饑。然洋田中窪而海勢高。其豐歉每視海岸之修否。歲颶風作。濤激岸崩。鹹潮汎濫無際。鹹潮既消。則鹵氣復發。往往田苗傷敗。至于三四年然後可耕。以故洋田價賤。耕者稀少。故修築海岸。最爲雷陽先務。修之之法。分頃計方。每田一方。大約種稻百石。一石出夫一人。夫至百人。則領以岸長。秋成後。官督岸長。岸長督夫。以修所分得之岸。修之不已。約十年。積成丘阜。斯風潮之患永絕矣。雷地偏。民無生業。多半託命于田。而虞乾虞溢。莫東洋爲甚。東洋田延袤數十里。大都資灌溉于羅湖、特侶二渠。藉捍禦于長堤、烏岸。修則穰。弛則荒。固往事之驗也。雷人馮彬①有此說。其詩曰。長堤隔斷鹹潮水。曲堰縈迴特侶泉。羅湖者。西山諸流所匯。自宋時何、戴二太守築堤成湖。而開東西二閘。引水西流以溉白沙田。引水南流以溉東洋田。民大獲利。歲久湮塞。治雷者能以

此爲先務。則雷民其不饑矣。又潮稱海郡。海水鹹鹵。不宜於田。凡三農皆藉溪潭以收灌輸之功。水少則引之溉田。水多則泄之歸海。於是乎歲無澇旱。而田亦無荒廢。潮民之以水訟者比比矣。有司者當詢其利病以斷之。

57 沙田

廣州邊海諸縣。皆有沙田。順德、新會、香山尤多。農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結墩。墩各有墻柵二重以爲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蒔。至五月而畢。名曰田了。始相率還家。其傭自二月至五月謂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穀償其值。七八月時耕者復往沙田塞水。或塞籪箔。腊其魚、蝦、蟮、蛤、螺、蜆之屬以歸。蓋有不可勝食者矣。其田皆一熟。或種秋分。或白露。或霜降。必兼種之。使自八月至十月。月月有收。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秋分、白露、霜降等種是也。以十月熟者曰大禾。赤秥是也。沙田鹹鹵之地。多種赤秥。粒大而色紅黑。味不大美。亦名大秥。皆交趾種也。其黃秥、花秥。惟內地膏腴者多種。禾既穫。或貯墩中。或卽舟載以返。盛平時。海無寇患。耕者不須結墩。皆以大船載人牛。合數農家居之。喪亂後。大船爲官府所奪。乃始結墩以居。自癸巳遷海以來。沙田半荒。主者賤其值以

①馮彬字用先。雷州衛人。官松江知府。有桐岡集。

與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復荒之。而別佃他田以耕。蓋以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長。佃人刈草以售。每一日之功。可充十日之食。又有魚、蝦、蟮、蛤、螺、蜆之屬。生育其中。潮長輒塞篊箔取之。其利甚饒。草之未盡刈者。則燔以糞田。田得火氣益長苗。而田荒之至三年。又復肥沃。故佃人每耕之三年。必荒之三年。不肯爲田主長耕。如數納穀。此有沙田者之苦也。沙田既多荒棄。於是賠賦虛糧。爲累未已。而陰以其田賤賃於沙頭。有司捕問。則里長以沙頭告。沙頭乃上限狀於有司。請先輸糧而後穫。沙頭者何。總佃也。蓋從田主攬出沙田。而分賃與諸佃者也。其以沙田爲奇貨。五分攬出。則取十分於諸佃。不俟力耕。而已收其利數倍矣。此非海濱巨猾不能勝任。當盛平時。邊海人以沙田而富。故買沙田者爭取沙裙。以沙裙易生浮沙。有以百畝而生至數百畝者。今則以沙田爲累。半委之於莫可如何者矣。

粤之田。其瀕海者。或數年或數十年。輒有浮生。勢豪家名爲承餉。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爲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謂占沙。秋稼將登。則統率打手。駕大船。列刃張旗以往。多所傷殺。是謂搶割。斯二者。大爲民害。順德、香山爲甚。殷野先生①嘗請著爲令。凡浮生沙潬。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種。以其租爲賑饑餉軍之需。如有能清察報聞者。與墾田同功。此則既絕爭端。又資國用。誠爲長利之策。或曰。古時五嶺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後漸

爲洲島。民亦蕃焉。東莞、順德、香山又爲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氣俱積。流塊所淤。往往沙潬漸高。植蘆積土。數千百畮膏腴。可趼而待。而農民又輒於田邊築壩。以致對岸之田崩沒。而流其泥沙至壩。以爲浮生。以故爭訟日甚。有司者每不能平。使能於沙田已報稅者。按籍給之。無籍者。即沒於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斯則絕訟之術也。

香山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間稍低潤者。墾而種之。遇潦水流沙衝壓。則歲用荒歉。二曰旱田。高硬之區。潮水不及。雨則耕。旱乾則棄。謂之望天田。三曰洋田。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爲上。四曰鹹田。西南薄海之所。鹹潮傷稼。則築隄障之。俟山谿水至而耕。然隄圮。苗則槁矣。五曰潮田。潮漫汐乾。汐乾而禾苗乃見。每西潦東注。流塊下積。則沙坦漸高。以蓑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後報稅。其利頗多。然豪右寄莊者。巧立名色。指東謂西。母子相連。則横截而奪之。往往搆訟。至于殺人。其或子田新生者。田主不知多寡。則佃人私以爲己有。有田而無稅。利之倖而得者也。故凡買潮田者。視其不至崩陷。而大勢又可浮生。雖重價亦所不辭矣。香山人但以田之納穀多少爲度。不以畝爲度。問其田若干。則曰納穀若干。不曰畝若干也。以故田主寄命於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

---

①陳邦彥字會斌。又作會份。順德人。仕永曆朝官給事中。廣州爲清所破。起義攻之。被擒死節。謚忠愍。學者稱巖野先生。有雪聲堂集。

惟田客是問。禮貌稍疎。其患有不可言者。田客者何。佃人也。

58 買官田

東莞袁伯益①令南安。欲捐贖鍰買官田。田在某鄉。則以某鄉爲倉。立倉長以司出入。春夏青黃不接。米價高。則開倉發糶。其銀隨以買田。如官能於贖鍰外設法多買。上臺量行獎勵。以示將來。官任其勞。上稽其力。十年之外。可使田穀如京。民無不足之患。

59 義田

湛文簡常設義田。族人冠、婚、喪葬者。讀書者。給穀有差。龐弼唐請分爲三等。以田七十畝爲上。五十畝爲中。一二十畝爲下。上者勿給。中者量給。下者全給。若田至三五頃以上。須每年量出租穀入于家廟。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積厚而施無窮。

60 議建府縣治

清遠向稱寇盜淵藪。龐惠敏公②有疏。謂清遠當蕭梁時。嘗建爲郡。乃全省西北之要衝。而韶、廣二州之襟喉也。據其形勢。宜於此增設一府。而割廣之連州、陽山、連山。肇慶

之四會、廣寧。梧之懷集隸之。又移連山一縣於洸口。以扼上游。而堵截傜賊渡水之路。則南雄、韶可以無虞。如懷集有言。則以肇慶之開建易之。蓋開建與賀切鄰。去梧甚近。且田糧戶口相當。宜無不可。夫惟設一府治。控山帶江。與廣、韶相望。勢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門戶。下足樹東南之屏蔽。斯亦久安長治之計也。又肇慶當兩粵衝。大司馬節鎮之所。環郡阻山。獨陽江一面瀕海。西枕高涼。引四郡。通交南。孤懸海上。錯列於神、電、廣、海之間。去郡五六百里。議者亦欲別立郡治。又嘉桂嶺去會城之北二百餘里。當番禺、南海、三水適中。連接從化、淸遠山峒。爲盜賊往來衝要。隆慶間。何端恪、王靑蘿。同遊中洞、玉蕊諸山。見嘉桂雙峰獨秀。其地在萬山之中。盤據五邑之界。雲巒環抱。土田衍平。風氣聚而海潮通。可以建城立縣。控制要害。安戢峒蠻。爲保障一方之利。昔人謂治廣以狹。誠上策也。訂議多年。以浮論而止。爲劇寇巢穴。直至於今。又新會多盜。有議者欲因倉步舊城。益以新會之古博、平康。新興之雙橋。置縣。招集流亡。復里甲。又有議者。欲復高涼舊縣于電白麼甚。以控諸寨。衛府城。又謂博白縣介高、廉二州之間。自石城至合浦。陸程五百餘里。往來不易。欲以肇慶之開建易博白。在梧、肇慶不爲損。在廉則甚利。此皆經畧之上策。

---

①袁崇友字伯益。東莞人。官南安知縣。

②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官左都御史。謚惠敏。

61 開拓黎地

瓊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勢且浸淫四肢。而爲一身之患。黎之爲害何以異。自昔以來。叛服無常。始之萌芽不折。終則斧斤尋之。明興百餘年。以大征見者凡三。其間近者十數年。遠者四五十年。輒復蠢動。黎情亦大畧可知矣。海忠介①言。黎峒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誠能以兵三五萬縱橫其中。勢同壓卵。蕩平之後。伐山開道。立州縣以治之。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以守之。不過數年。可使盡入版籍。化爲編民。斯亦王者無外之舉也。

62 禁鑿石礪

廣州東有石礪山。在滘洲之下。虎門之上。高數十丈。廣袤數百頃。其勢自大庾而來。一路崇岡疊嶂以千數。如子母瓜瓞。累累相連。人村大者千家。小者數百。自廣州治至茭塘。大嶺凡百餘里。皆在瓜蔓之中。互相鉤帶。或遠或近。或合或離。血脈一一相貫。以受地靈蜿蜒磅礴之氣。山至虎門。則聳爲大獸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關。有一浮蓮塔。上矗雲霄。與赤岡、滘洲二塔。東西相望。爲牂牁大洋之捍門。南越封疆之華表。蓋一郡風水之所繫焉

者也。比者奸徒盜石。羣千數人於其中。日夜錘鑿不息。下至三泉。中劄千穴。地脈爲之中絕。山氣爲之不流。一峰之肌膚已剝。一洞之骨髓復窮。土衰火死。水泉漸焦。無以興雲吐雨、滋潤萬物而發育人民。此愚公之徒太行而山神震懼。秦皇之穿馬鞍而山鬼號哭者也。崇禎間。嘗勤有司之禁。所以爲天南培植形勢。其意良厚。今宜復行封禁。毋使山崩川竭。禍生災沴。是吾桑梓之大幸也。

63 遷海

粵東瀕海。其民多居水鄉。十里許。輒有萬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來。田廬丘墓。子孫世守之勿替。魚鹽蜃蛤之利。藉爲生命。歲壬寅二月。忽有遷民之令。滿洲科爾坤、介山二大人者。親行邊徼。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棄貲攜累。倉卒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明年癸卯。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其八月。伊、呂二大人復來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來巡界。遑遑然以海防爲事。民未盡空爲慮。皆以臺灣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爲不久卽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

(1) 海瑞字汝賢。一字國開。瓊山人。官南京右都御史。以直諫鉏強爲天下所仰。諡忠介。自號剛峯。

攤。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爲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爲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臺。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里。以爲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墻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戊申三月。有當事某某者。始上展界之議。有曰。東粵背山而海。疆土褊小。今概於海瀕之鄉。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歲棄三千餘之賦。且地遷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築墩樓。樹樁柵。歲必修葺。所費不貲。錢糧工力。悉出閭閻。其遷者已苦仳離。未遷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尙能有十之三四乎。請卽弛禁。招民復業。一以補國用。一以蘇民生。誠爲兩便。於是孑遺者稍稍來歸。相慶再造。邊海封疆。又爲一大開闢焉。

64 大小箍圍

下番禺諸村。皆在海島之中。大村曰大箍圍。小曰小箍圍。言四環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煙雨中望之乍斷乍連。與潮下上。予詩。洲島逐

潮來。

65 珠璣巷名

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其始祖轍。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興珠璣條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諡。因改所居爲珠璣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諱禹勣。初從珠璣巷而至。族譜云。南屈珠璣實始遷。

66 茶園

嶺南香國。以茶園爲大。茶園者。東莞之會。其地若石涌、牛眠石、馬蹄岡、金釵腦、金桔嶺諸鄉。人多以種香爲業。富者千樹。貧者亦數百樹。香之子。香之萌蘖。高曾所貽。數世益享其利。石龍亦邑之一會。其地千樹荔。千畝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動連千頃。隨其土宜以爲貨。多致末富。故曰。嶺南之俗。食香衣果。

67 永安縣

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轎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涉溪四

五。夕宿寬淸溪砦。次日歷員墩、白溪。上嶺者六七。涉溪十有二三。嶺路逼仄。皆蛇盤。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右。穿竹披茅。霧露沾溼。至午嵐氣不開。鬱熯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間。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餘、二十餘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圍。或曰樓。或在山絕巔。或在隘口。一徑微通。一夫可守。皆絕險。自白溪以東。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結成芝菌。大者如盤。色瑩白。松或被斫伐橫臥。鱗甲四散。磴道多爲所礙。至林田。漸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隨山勢開墾。徂夷相半。多狹長細畛。無有方廣至數十畝者。十里間兩涉秋鄉江。至鐵潭渡抵縣。縣所處稍卑。丹嶂宮之。嶂者何。蓋於諸山傑出。最高大。如屛障橫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雞冠。以形名。白葉、簾紫、烏禽。以五色名。雞公、鹿母、黃麞、鹿䴥。以鳥獸名。柏樹、柏興、漆木、黃草、黃花。以草木名。餘如天字、寶峒、描眉、上瀨、寶山、企壁、吹螺、茅灘等。凡分三紀。其名一一皆美。狀亦奇秀。而雞冠嶂當予所居紫金書院前。大小爲峰者八九。色丹紫多變。煙翠欲流。尤可愛。羊角嶂南當學宮。其旁一峰。與縣庭相直。名文筆。銳而不高。縣中士夫倘能人以一畚一甃實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數丈。勢益峭拔矣。縣境多水。水從諸嶂而出。大小皆數百折。大者爲江。江有五。以爲之經。小者爲溪爲坑澗。凡百餘道。爲之緯。四面爭流。或分或合。而秋鄉江最長。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皆號秋鄉江。納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

以入東江。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濬之。排其閼沙。燔其礧石。使灘瀧三百六十。一無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則穀賈四方輻輳而穀貴。穀貴則種畬①者多。益盡地力。田雖稀少而畬多。無農不畬。則無山不爲村落。縣之富庶。可計日而俟也。

68 永安三都

永安者。惠州府巖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藍能賊長驅府之東郊。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遺。自是兩江羣盜並興。彌滿歸善、長樂、海豐之間。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凡數十百羣。執官吏。攻鄉保。齮齕墳墓。係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藪澤。假息城郭。不能盡去。高壘相守。往往陷沒。從衡六七百里。攻刼恣行。或至郊坰。乃遣一卒道歸。且行且刼。猥去爰處。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百姓嗸嗸無所控訴。自萬曆初年。五軍合剿。賊乃蕩平。府以歸善秋鄉、鳳凰岡、磜頭等。遼縣五日。海豐鵞埠嶺。遼歸、海兩縣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倏忽出沒。最要害。度地創縣控制便。兩贛督府下其議。竟寢。葉春及謂。昔人論廣。以狹治之。廣中一縣。常五六百里。緩則不馴。急則嘯聚。未可歸之山川與有司綏撫失策也。賊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賊敢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

①畬字。見元史世祖本紀。讀如斜。

永安縣。民乃免於鋒鏑。咽而固有。食可廢哉。永安既縣。違惠州府城二百餘里。重齎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異時未縣。罪人犂來者鮮。龍蛇易生。盜賊蝟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矣。縣有古名、寬得、琴江三都。幅員幾七百里。連嵏複嶂盡其地。徯隧谽谺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室廬。然地肥美。饒五穀。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名都。自欖溪入。祚行二百里至火帶。自火帶以下皆秋鄉江。旁溪注之甚衆。水道紆曲。舟行半日。從陸以趨。尚不及數里云。兩山蹙沓。江流如線。樹木蔚薈。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地腴多穀。秋冬間。銜接漕歸。水湍石徑。灘三百六十。乃至瀧頭。上益淺。不可漕。載不過十石。邑令常議疏濬之。排其塡闕而鑿横江之石。亦銳矣。春夏水漲。沙隨之行。石磊磊京積。恐不能卒就也。閘子囚、李郊、苦竹、車崗間。皆有傜。依憑崖谷。伐山而畬。爇草而播。患吾擾彼不爲患。一曰寬得都。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凹縮轂其口。龍川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盤錯兩江間。被山排崎。豐草茂樹。散爲夷陸。原隰衍沃。自昔以爲上田。瀝口其望姓也。藍能作難。則柏埔不能安枕。桃子園阨塞。弄兵之民負焉。上下窖鐵冶。昔嘗鼓鑄。下鳳凰岡。隃梁化。因材於山。以入幕府佐饟。後賊大起。因之是懼。不敢言鼓鑄事矣。一曰琴江都。石馬西馳。突起雞公嶂。過芙蓉逕入都。白葉、黛紫、官山諸嶂。忧臭南走。隃貉獠坪至南嶺

山漏裏。海豐、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爲邑之脊旅。水東西分流。若兩脅然。西皆入秋鄉江。東會琴口入橫流渡。民務稼穡。饒積聚。有餘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鎮、中鎮。其會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豐、長樂之間。逃軍坑亘其下方。異時兩處礦開。奸民趨之。如水赴壑。則南嶺、赤溪以至上鎮。當其要道。日夜行輈輈不絕。東與海、揭、程鄉地比。三縣盜起。不得安枕而臥矣。故昔壘寨。是都爲獨多云。宋末文信國提兵至循。屯南嶺。南嶺信險固。不義之民。往往負之。乃設文武將吏。屯戍其地。今空壘矣。狡然思逞其兇。何日蔑有。其可忽諸。

69 火帶

火帶。在永安縣古名。距城四十里。一逕如帶。丹崖翠壁夾之。日射霜林。艷豔如火。故名火帶。永安景有火帶長林。火帶名亦佳。有詠者云。逼側雙崖道。長林一帶紅。嶂從丹竹見。南有丹竹岡相對。路向鷓鴣通。徑由鷓鴣墳入。鳥語泉聲裏。人行樹影中。沿溪看不盡。恍與赤城同。又有詠者曰。石路紆回古木深。染霜楓葉滿高岑。知誰昔日燒丹竈。一帶長林艷至今。

70 秋鄉

秋鄉。在永安縣西南。川流自鐵潭渡匯合衆水。奔瀉而西。距城二百餘里爲縣水口。合于大江。凡艘艇皆泊于此。怪石嶙峋。驚濤湍急。村燈漁火。隱映垂楊深竹之間。此地又多楓林。秋時葉丹。如火髗髗。一望燒空無際。絕與秋色相宜。故名秋鄉。予詩。人家秋色在秋鄉。

廣東新語卷三　山語

71 梅嶺

梅嶺者。南嶽之一支。星經曰。南戒門戶。漢書曰。臺山。輿地志曰。臺嶺。其名不一。其曰秦關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適治獄吏不直者所築也。南康記云。南野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呂嘉叛。殺漢將軍韓千秋。函封使者節置塞上。卽此。故又曰。漢塞也。曰東嶠者。以居五嶺東偏也。曰臺者。以高而平。曰嶠者。以高而峭銳。臺。專言梅嶺。嶠則兼言五嶺也。五嶺。一嶺也。其在東則爲梅嶺也。然自昔皆以梅嶺爲五嶺之第一嶺也。五嶺皆越門。若臺關則秦所築。故亦曰秦南門也。漢之北塞至塞門。南塞至暑門。臺關又暑門之大者也。以其山曰臺山。故關亦曰臺關。又曰橫浦關。而梅嶺之名。則以梅鋗始也。鋗本越句踐子孫。與其君長避楚。走丹陽皋鄉。更姓梅。因名皋鄉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遺梁王。謂珍於白璧也。當秦幷六國。越復稱王。自皋鄉踰零陵至於南海。鋗從之。築城湞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於臺嶺家焉。越人重鋗之賢。因稱是嶺曰梅嶺。其曰

大庾嶺者。漢元鼎五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南越。裨將庾勝。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東四十里勝弟所守。名小庾。是則嶺名梅以鋗。嶺名庾以勝兄弟。秦之時嶺名梅。漢之時嶺名庾也。然漢時亦稱梅嶺。史記云。漢破番禺。東越兵不至。楊僕請從便擊之。上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三校尉。上乃遣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擊之是也。然此或豫章梅嶺也。史記索隱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要之梅嶺皆以鋗名。非以梅。蓋鋗奉其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臺山、亦名臺山曰梅嶺。其姓爲梅。復從梅里至。以臺山爲梅嶺。猶之乎以皋鄉爲梅里也。然鋗之王亦姓梅。則梅嶺又非以鋗名。蓋以鋗之王名也。今俗稱梅嶺爲越王山。人皆以爲趙佗。不知乃鋗之王故治。故予詩云。禺峽本因黃帝子。梅關亦以越王孫。而世乃謂陸凱折梅寄友。嶺遂名梅。因築折梅亭其上。謬矣。嶺有紅梅驛。驛有城。當嶺路之半。累石爲門。南北以此爲中。相傳鋗所家在焉。自驛至嶺頭六十里爲梅關。從大庾縣而南者。望關門兩峯相夾。一口哆懸。行者屈曲穿空。如出天井。從保昌而北者。一路岡阜綿亙。巖磴傾斜。梅與松石相亞澗林間。或蔽或見。偃松大皆合抱。或數百或千年物。有張文獻①手澤存焉。關路乃文獻所闢。行者歌之。以關出入甚易。號爲人關。以與西粵北流鬼關相對。鬼。鬼方也。在西爲陰。故曰鬼方。東陽。故曰人。故梅關一名陽門。

臘嶺

五嶺之第二嶺。在郴州南境曰騎田。騎田之支曰臘嶺。在乳源西境。壁立峭拔。高四百餘仞。周三十里。蓋天所以分騎田之險者。大嶺爲騎田。而臘嶺其小者也。曰臘嶺者。以乳源在萬山中。風氣高涼。於粤地暑濕不類。是嶺尤寒。盛夏凜冽如臘也。一曰摺嶺。以嶺高不可徑度。從嶺邊折疊而行。如往如復。故曰摺也。又西北境有關春嶺。嶺之左爲梅花峒。山谷陰寒。夏多積雪。梅花繁盛亞梅關。一名小梅嶺。一曰梅花路。亦曰小嶺。蓋又以梅嶺爲大嶺也。初梅嶺未闢。小嶺爲西京孔道。韓昌黎赴潮時。以昌樂瀧險惡。舍舟從陸道出乳源藍關。藍關。或卽此小嶺也。梅嶺自張文獻開鑿。山川之氣乃疏通。與中州淸淑相接。蕩然坦途。北上者皆由之矣。予嘗謂昔稱五嶺。以人迹所絶。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故尉佗絶新道。拒三關。而盜兵卽不得至。今梅嶺之旁。連峯叠嶂間。小徑紛紜。束馬懸車。縱横可度。雖使千夫扞關。萬人乘塞。而潛襲之師已至雄州城下。又況郴之臘嶺。與連之星子、朱岡。皆可以聯鑣徑入乎。雄州居五嶺之首。爲二廣衝。韶石聳其南。大庾峙其北。豫章、吳、楚、閩、越皆以此一關爲限。誠東南天地一大樞鍵。非僅爲嶺表第一門也。或謂任囂稱番

①張九齡字子壽。唐曲江人。諡文獻。

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蓋秦時以負北一帶爲番禺。其南皆爲南海。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乃備粤之北門。漢五將軍或出桂陽下匯水。或出豫章下橫浦。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或發夜郎兵下牂牁江。而咸會番禺。此則粤之門戶俱入矣。其東則隔於東越。此東越王餘善所爲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也。橫浦之道爲直。故楊僕先陷尋陜、石門。桂陽由衡嶽下稍紆淺。故道遠後期。觀於此。則所以爲越守者不難矣。予曰。雖然。夫以南越竊據爲雄。已歷世五王。歷年九十有三矣。天將以土地歸神華。爲衣冠文物之區。所以愛斯民也甚厚。使建德、呂嘉善守。終亦覆亡。故劉鋹時。廣人見羣星北流。知爲舉國歸中原之兆。天之所廢。雖阻險無所用之。故曰。固國以德。

73 五嶺

唐李侗以衡陽爲五嶺門。以五嶺之中。皆南嶽之奧室也。南嶽。君也。羅浮。其東諸侯也。羅浮分南嶽之司以治五嶺。而朱明洞與南嶽之朱陵洞相通。則羅浮者。南嶽之神氣所聚者也。南嶽之都在南嶽。而離宮別館在羅浮。故亦稱羅浮爲南嶽。

北之太行。西嶽之臂也。南之五嶺。南嶽之臂也。然五嶺以大庾爲首。則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又大庾之臂也。故予詩。五嶺南拖衡嶽臂。迢遙直與海天長。

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眞。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去陽山城北二里。一名黃岑。卽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西五里有臘嶺。爲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

五嶺之稱。始史記張耳傳曰。秦南有五嶺之戍。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五者。裴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眞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輿地記。一曰臺嶺。一曰塞上。卽大庾也。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方以智謂九眞太遠。當以裴說爲是。王伯厚①曰。騎田卽郴州臘嶺。都龐卽道州永明嶺。甿渚卽道州白芒嶺。則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74 三峽

自英德至淸遠有三峽。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湞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陿。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漢楊僕先陷尋陝。姚氏云。尋陝在始興三百里。地近連口。卽此。然其險

①王伯厚卽宋王應麟。著困學紀聞、玉海。

蓋與蜀異。蜀三峽其險在灘。粵三峽其險在峽。自皋石山而下。危巒峻巘。爲鐵步障。爲玉屏。凡數百里不斷。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峯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峯峯相抱。一水縈迴而出。水如環肉。北禺爲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東。至廣州爲白雲諸峯。又東至海上爲羅浮。其憩者。聳而爲峯。兩兩壁合。鑱銳絕特。望之若攢玉插天。其下蒼磴屈盤。篔叢茂密。臨危飛石與古木互相撐拒。往往有崩陷之患。蓋粵山之第一險。南禺路陡絕。挽舟者率從北禺。衣鉤箐罥。乍卻乍前。至湞陽。路益緊束。彼此繩索相牽。騰藉而上。踝血沾溉利石。往往至劇。陳巖野先生詩云。雙峯若人立。舉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愷崇勢均敵。磴道雖新鑿。猿猱苦絕壁。往年嵩牽夫。山鬼至今嗅。其險如此。大廟峽。一曰香爐。當虞夫人廟右。有一峯狀若香爐。故名。其前有二小峯。曰獅子、眠羊。橫當灣環之間。舟人畏之。歌曰。朝見眠羊。估客燒香。暮見獅子。梢公化紙。自此至清溪、濛裏二驛。一路多虎。又歌曰。清溪濛裏。早眠晏起。而中宿峽往時嘗有潮至。經宿乃返。予則歌曰。潮上飛來。一宿即迴。飛來潮上。二禺皆響。峽中又有望夫臺。予歌曰。望夫臺。儂今化爲石。郎且不須迴。望夫臺。一名望夫山。又歌曰。望夫山。儂雖化爲石。猶自待郎還。自南禺以下有七灣。則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儂淚去。暮流郎淚還。又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郎淚去。暮流儂淚還。蓋皆言行旅之苦也。凡自韶陽而下先湞陽。自廣州

而上先中宿。予歌曰。滇陽頭。中宿尾。中央一峽香爐是。又歌曰。頭中宿。尾滇陽。香爐一峽是中央。峽中復多怪石。或有兩兩相抄。狀如牛鬬者。曰牯牛灘。則歌曰。過得牯牛。舟子白頭。有名龍頭硬者。鰲背者。歌曰。舟上龍頭。一沉一浮。舟上鰲背。一進一退。有曰獅子角者。歌曰。水銜石口。獅子哮吼。水石爭飛。舟船却走。有時灘水甚濁不見石。石激水成花乃敢行。歌曰。船行莫行。看石花生。有名銀瓶釣絲灘者。則歌曰。大銀瓶。小銀瓶。酒香魚味美。沉醉臥沙汀。又歌曰。天晴釣絲短。天雨釣絲長。但求灘水滿。不用鯉魚嘗。有曰磨刀灘者。歌曰。石爲刀。舟爲礪。朝磨暮磨。人與之敝。又歌曰。舟石相磨。舟柰石何。有曰彈子磯者。遠望之一峯銳竦。欹壁千仞。絕似太華南峯之背。上有穴。亦與蜆髓穴相似。云黃巢彈子所穿。是中空洞。一聲入之。如震雷盤旋石腹。四山傳響。壁上花木。與石色青白紅紫相間。若錦屏。其南有數十峯。亦皆絕壁。石乳下滴。半空沾濡。時時墜一巨石。與驚湍日夜舂擊。過此又有數峯相連。一壁横出。高廣不及彈子磯。而迤邐若層城。蓋皆與彈子磯本一圓峯。而削其半以爲壁者。此巨靈斧鑿之迹也。山翠空濛。陰者如烟雨。晴者如雲霞。爲日光所奪。不能自主。日午色多綠。薄暮多青。青而岸嶨千百乃可數。越十餘里。又一峯若彈子磯。上有洞曰碧落。僧嵌壁爲樓。俯臨潭水。勢甚危。

75 二禺

二禺在中宿峽。相傳軒轅二庶子。長太禺。次仲陽。降居南海。與其臣曰初曰武者隱此。太禺居峽南。仲陽居峽北。故山名曰二禺。在南者曰南禺。北曰北禺。七十有二峯相對。一一奇峭。而北禺以飛來寺尤稱勝。由十九福地坊而上。有嘉會亭。迤而西。一崖曰蒼雪。異石矗立。如疊古瓊。老榕橫架其上。輪囷盤攫。風嘗颼颼不絕。踰澗。有軒轅二帝子別業。祠二禺君。二禺君者。太禺、仲陽也。右爲山暉堂。祠二禺臣。則初與武也。其下復有二帝子讀書臺。皆邑人朱叔子所建。臺旁爲飛來新寺。折而西。地稍夷曠。有叔子清音樓。泉自上行。鏘鏘有聲。乃子瞻所謂仰看泉落珮。俯聽石轉轂者。四壁多青脂石乳。及海棠紅躑躅之屬。有泉滲出。縈紆伏流凡九曲。可以泛觴。左折沿澗而上。東望有一瀑布。其下爲淙碧軒。子瞻以溪水太峻。當少留之。敎寺僧於軒北作小閘。瀦爲澄潭。使水嘗雷轟雪濺。又夏秋水暴。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言。寺當少裕云。歷磴二百餘級。至一洞。鐫仙源二字。瀑布發源處也。下有橋曰流香。是爲第三橋。沿澗西行。竹林中有阮兪逕。昔二帝子善音。采阮兪之竹吹之。鳳凰來集。至今月明。猶彷彿聞其遺響焉。兩厓靡崖皆作翠褐色。古木蒼藤。垂陰水際。烟波隱映中。時有漁舠往來。篙落一聲。巖壑四應。是爲石洞最幽之處。其

巓最高峯。林木益深。希見天日。有一巖廣數百步。多鍾乳。地下有石棋子。大者徑二寸。凡百餘枚。下爲和光洞。安昌期丹竈在焉。常產五色榴花。折而西。爲歸猿洞。孫恪妻留玉環之處也。又一巖有古瓷器。函黃金蜆一具。壁上刻秦時五百人避難於此九字。上卽古飛來寺。梁普通年。二帝子自舒州移至此。一角遺於梅關。今爲雲封寺。粵故有客山二。一曰浮。一曰逃石。有客寺二。一曰飛來。一曰雲封。飛來寺頗多題詠。區海目①云。客帆山寺兩依依。聞道飛來便欲飛。若使客帆同此寺。不煩一宿也能歸。予和云。潮至胥江力漸微。峽門開處野猿歸。空王亦愛禺陽好。飛寺而今更不飛。寺後絕壁有雲隱二字。羅隱所篆。上嘗生異雲。禱之輒雨。稱雲臺峯。距古寺數里。又有一巖。內分三洞。甚高廣。唐時望氣者言。南海有靈山產神草。遣使求之。果於此得金芝數十莖。鏘然作金錢聲。因名金芝巖。巖中床、几、瓶、罏悉具。一丹井與海眼通。石盂中有乳英滿注。巖上又有天池二。一大一小。其水散爲北禺諸泉。南禺巓爲縹幡嶺。與北禺之巓並高。下有鐘樓岡。一巨鐘舊懸其上。俄飛入水。每寺中伐鼓。水底鐘隱隱相應。今漁者歌有云。山上鐘聲水底聞。南禺飛落北禺雲。謂此也。由岡西折有一洞。又數百級有巖二。塢三。平臺一。皆產金粟花。泉分數道而下。流爲花溪。自一灣至于五灣。灣盡爲百花洲。第五灣上有奇石三疊。高五十尺。平衍而白。名

①區大相字用儒。號海目。高明人。官中允。善詩。有太史詩集。

瑤臺。下有花阡。叔子瘗落花之所也。二禺皆多水。凡山罅輒有流泉迸出。而南禺尤多泉。所衝嚙厓崩塹斷。每爲橋以便牽挽。宋時有杙閣七十餘間。今易以石。磴路如絲。繚繞峯麓。舟上者百纜糾纏。鈎藤罥石。乍斷乍連。呼號多悽慘聲。如哭如相殺。一散爲百。百散爲千。遠近相應。自二禺至湞陽。凡三日皆然。湞陽峽小而長。其西壁益巉巖。可蛇行者僅尺許。故於東壁鑿梯爲平路。湞陽有連州水口出賊。大廟峽逕路四通。花山、鐵山諸寇。率從此乘龍艇出。每艇二十餘槳。首尾如一。上下互爲首尾。輕捷如飛。多用砂砲利器。遙見黑烟一點。卽已中人。又數從廟東殺雞坑而出。坑口下。又有滃江、大燕兩水口。及黎峒坑。皆賊要衝。戍兵往往與通。咫尺間輒不赴救。哨船塘鋪。皆在大廟對岸。不當隘口。名爲禦寇。實避之。

76 連峽

自湟口西北行。有數埏石橫江。狀若橋。云神人之所設。灘勢澎怒。篙者胸腫痛。鈎者手酸。十人之力嘗不給。上一峽不知其名。連峽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峽。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葉芙蓉。半包半解。解者爲峯巒。包者爲石。絕與西華相似。峯峯有樹。樹樹有峯。瀑布橫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紛披四注。如雨雪。密葉叢箐中。有影無聲。每與猿鳥幽咽。

此連峽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餘里。上一峽。絕壁頗寬廣。上有石窟數口。前後相穿。綆藤梯棘。從峯罅而上。人方營治飛巢。爲避亂之所。自此水益灣環。灘益高。石益廉利。魚陂高低。水車砅擊。舟行益艱苦。既至陽山縣。縣西二里有石刻。曰韓文公釣磯。磯左爲祠。一石刻文公像。爲南海陳昂所寫。城絕卑小。郭外屋高於城。茅茨數十間。火烟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箐。小吏十餘家。鳥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峽。夾壁欹疊。狀若頹城。無數古木支拄。石色蒼綠。皆作雲水紋。松、杉、茶子諸樹羃之。怪藤千尺。多有黃猿嘯牽而下。或戲丸墮之。空中猶能翻接柔枝。已入晾紗峽。水叩石牝。嗚咽有聲。水石相吞。久之始答。有數複巖噴水。從風飄滴。峽盡猶沾濡不已。又入一峽名同冠。壁之石。皆爲白笋芽。叢乳葳甤。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綺分。樹影森沉。瀑光明滅。駐舟其下。久之。峽轉峯旋。舟層層如入螺尾。乍出陰崖。乍入陽竇。凄神寒魄。一日不知幾變。一潭曰龍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爲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無數。自上生下。復自下生上。望之有如堂廈。又有小瀑布五六道。與峯上諸水相連爲大水簾。其前有灘。灘上爲羊跳峽。言峽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塞峽。沿石角欹側過之。一巖張其口。若吸舟狀。數里得楞伽峽。峽勢欲墮。兩崖相磓。石皆雕鏤通透。如破蓮蓬。內外有懸乳千萬枝。長者踰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物。石脈所出者色多白。石膚所出者多黑。

有一大瀑布作數折。大風一激。騰躍三四峯乃散。一石人傳爲丁蘭所化。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參差與數折者對。土人謂之雙龍灌水。水在峽中又絕異。日光所蕩。含草色則綠。含石色則青。亦多金沙丹礫。粼粼可拾。自此至銅鼓、龍涎二峽皆然。龍涎峽去連州南五里。其水發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隱不見。乃自峽之腰吐一小乳。噴薄而出。因曰龍涎。予以爲此眞龍乳。易名龍乳峽。刻石其上。蓋自湟口至此。峽凡十餘。皆絕奇。奇在兩壁。奇在多瀑布。奇在水。而峽止矣。而上灘猶甚峻也。

77 諸峽

嶠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東北。皆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淸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泠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湟溪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辣、烏蠻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柳子厚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石者。未化之雷。雷者。已化之石。嶠南多石。故亦多雷。隆冬而雷未收聲。新雷與故雷常相接也。易。艮爲石。反艮則震。震始於十一月。故冬有雷。雷者石之反也。雷之斧與霹靂碪。皆石之所爲化

而未盡化者也。其化也多在峽中。峽中爲石之藪。故亦爲雷之藪。

78 兩三峽

湞陽、香爐、中宿。爲北三峽。大湘、小湘、羚羊。爲西三峽。從西而下者先大湘。從東而上者先小湘。小湘下二十餘里。有小峽曰香爐。香爐峽盡爲高要。城東二十里則羚羊峽至矣。羚羊比大、小湘較長。漁者歌云。長者羚羊。短者二湘。香爐一峽。亦在中央。蓋中宿、湞陽以香爐峽爲中。此亦如之。或謂香爐卽小湘。然小湘與大湘本一峽。長僅十里。其首名大湘。其尾故名小湘耳。予詩。大湘未盡小湘來。兩岸叢峯束不開。直到羚羊江始放。西江倒捲北江迴。西江旣出羚羊。勢乃沛然。與北江合爲一大川。每當夏漲。水如萬馬奔騰。巖壑盡崩。舟與驚濤相爲勍敵。其性旣湍悍。又苦峽門隘小。稍失勢。則帆檣倒下千尺。予詩。六月湞黔水大來。端州城門不敢開。左右雙江爭一口。白波倒捲失崧臺。咽喉最苦羚羊小。水花四飛如白鳥。洪濤鼓舞不因風。一出峽門成浩淼。又云。水如奔箭穿霞壁。舟與浪花相拒敵。千巖萬壑勢將崩。一石中流猶盪擊。又云。北江勢比西江緩。水性西江尤勁悍。時時一口似龍門。萬里飛流東欲斷。峽口之西有亭。曰東江。其上爲靈山寺。登之俯視建瓴。水頭十丈。排山而下。眞滔天之勢也。

79 三山

會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東南一里者曰番山。迤邐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粵秀。昔人嘗以堯山及番禺爲三山。與五嶺並稱。今堯山莫知其處。疑卽粵秀也。三山之脈。自白雲蜿蜒而來。爲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爲粵秀。落爲禺。又落爲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自劉龑鑿二山以爲宮闕。而番禺遂平。今郡學有小丘高僅數丈。則番山之餘也。禺山自譙樓、雙闕。連西竺至玄覽臺一帶皆是。登高望之。猶見其盤旋不斷、迴抱三城之勢。蓋司馬遷所謂。番禺一都會。劉安所謂。一軍處番禺之都。任囂所謂。番禺負山險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番禺之名最古。山海經云。黃帝生禺陽、禺號。禺號處南海。生徭梁。徭梁生番禺。番禺者賁隅也。禺陽、禺號者。黃帝之庶子也。番禺。黃帝之曾孫也。則番禺之名。以黃帝之曾孫也。若中宿之山曰二禺。亦曰禺陽。則以二庶子也。然番禺之山甚大。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番隅東。隅。禺也。又曰。南禺之山。鵷雛是出。而羅浮記云。羅山之頂有桂。所謂賁隅之桂。賁。番也。則又以羅山爲番禺也。或曰。羅浮之西麓爲白雲。番禺者。白雲之南麓也。則白雲、羅浮皆可名番禺也。山海經注曰。丹穴之東。是曰南禺之山。其廣四千七百三十里。有鳳凰、鵷雛。或曰南禺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則禺

山甚廣大。處處皆可名禺山也。今會城之禺山雖沒。而自清遠至博羅。謂皆禺山之所磅礴焉可也。番禺之山甚大。故秦漢時。以廣州之地總稱番禺。不然者。城中之番、禺二小山。特培塿耳。昔人合之以名廣州。其義何居。地理家衆山皆尊。小者爲主。夫豈其然耶。番與賁同音潘。禺與嵎通作隅。史記。宅隅夷。列子。隅谷亦作禺。禺之名。惟廣州有之。而說者謂番禺舊讀鱗容。故諺有云。北人不識番禺。南人不識盩厔①。然不知又何以讀番禺也。西竺山名。在今城隍祠後。然亦平矣。而南海縣治西南。有坡山高五六丈。俯臨大市。亦皆三山之支云。粵秀聳拔三十餘丈。舊有番、禺二山前導。今巍然三峯獨峙。爲南武之鎮。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門。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峯之正脈。落於越王故宮。故都使司署是也。山上有朝臺故址。相傳臺象北斗爲之。圓基千步。平頂三畝。複道飛軒。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漢。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之處也。南越志云。熙安縣東南有固岡。高數十丈。岡西面爲羊腸道。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宗。故曰朝漢臺。臺從西歷番、禺二山以上。石路紆迴。廣州記以爲直峭百丈。螺道登進是也。臺西有歌舞岡。乃佗三月三日修禊之處。劉龔疊石爲道。名曰呼鑾。夾栽甘菊、芙蓉其間。與羣臣遊宴。又名此岡曰遊臺。臺久廢。今但曰臺岡。此三山之大概也。

①盩厔。音周至。陝西省有盩厔縣。

80 白雲山

白雲者。南越主山。在廣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來。既至三城。從之者有三十餘峯。皆知名。每當秋霽。有白雲蓊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雲。其巔爲摩星嶺。嶺半有寺。亦曰白雲。左一溪曰歸龍。其上飛流百仞。盤舞噴薄。陳宗伯①瀦以爲湖。湖東北爲樓館十數所。環植荔支梅竹之屬。名雲淙別業。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徑水石皆絕異。黎太僕②譬之仙女見人。散髮垂腰。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烟火之氣。亦一說也。月溪下有九龍泉。流爲大小水簾。志所稱重重挂玉簾處。其北爲鶴舒臺。安期昔上昇。有白鶴舒翅以迎。故曰鶴舒。又北一里有峯曰賓象。上有動石。遊人叱之輒動。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五里有太霞洞。泰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簡玉虹飲澗亭、小隱軒。及孫典籍白雲山房。今皆廢。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龍岡。折而西。有宋高宗御書閣。又七里爲蒲澗水。安期舊居此。始皇遣人訪之。太白詩所云。秦帝如我求。蒼蒼向烟霧是也。記稱。安期將李少君南之羅浮。至此澗。采菖蒲一寸十二節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靈泉。以祈霞舉。而宋時郡守。嘗醵士大夫往遊。謂之鰲頭會云。澗旁有寺曰蒲澗。前爲丹井。水甘溫。微有金石氣。其陽有滴水巖。水瀸微不斷。無風則滴。有風則不

滴。上有一石狀懸鐘。人至輒鏗然有聲。其下又有水簾。濺灑如霧。時大時小。下注爲流杯池。沿澗而南爲文溪。爲上、下二塘。至粵秀山麓。則分流爲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會東溪之水至此山下。爲甘溪。冰馳雪驟。喧豗震山。是曰韸韸水。吳刺史陸胤、唐節度使盧均。常疏濬以通舟。胤傳云。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築堤百餘丈。瀦水給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諸木。花敷殷豔。十里相望如火。僞南漢引以流觴。與宮人荒宴。稱甘泉苑。是山之勝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於月溪者爲溪一。曰雙溪。溪本一而名曰雙。以其上爲月溪。而下復爲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陳宗伯嘗築邀瀑亭焉。其源於泰泉者爲澗一。曰蒲澗。澗流爲溪者二而湖一。

81 靈洲山

靈洲山。在廣州西北七十里鬱水之中。西北二江之來。至廣州。先以靈洲爲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謂鰲案也。而靈洲尤高大。山根如鼎足。其西

---

①陳子壯字集升。號秋濤。南海沙貝人。福王時官禮部尚書。永曆授大學士。在廣州起兵攻清。被執死節。謚文忠。有雲淙集。

②黎宏業字孟擴。別號行侯。順德人。崇禎時官和州知州。贈太僕少卿。

曰象嶺。曰三台。南曰鹿馬。曰鉢盂。北爲讀書岡。上有寶陀院。超然、妙高二臺。蘇學士遺跡存焉。倫公以訓云。嶺南英氣。鍾於會城。而秀發於靈洲。其溢而出者爲海珠。奇觀相望。郭璞占之曰。南海盛衣冠之氣。蓋後千古而言益徵云。靈洲以北一帶。古謂肅連山。其勢若斷若續。春夏水溢。與靈洲同一浮沉。嘗欲遠於江岸然者。蓋炎方在大海濱。地薄而多浮。山之浮者有浮山。而浮丘爲之門戶。石之浮者有海珠。而靈洲爲之肺腑也。而韶州城北二十里舊有浮嶽山。其地蹈一處則百步內皆動。後沒於五溪水。然則浮者亦終必沉歟。

82 羅浮

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浮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爲一。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漢志云。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傅之。故名羅浮。博。傅也。傅轉爲博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故袁宏、竺法眞作登山疏。皆言羅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羅爲浮主。而羅浮之東麓。有博羅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雲山焉。與之鼎立。人亦以爲三島。則羅浮又爲白水、白雲之主矣。其峯四百三十有二。羅與浮半之。遊者自西而入。則羅多而浮少。

自東而入。則浮多而羅少。羅之巓曰飛雲。其西有三峯亦峭絕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極巓。每當雨霽。白雲洶湧四出。大風蕩漾。乍往乍迴。若尙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嘗欲遠於羅山然者。或曰首陽、太華。一山而分。羅與浮二山而合。實有巨靈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黃河。合之者所以鎭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巓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嶼也。水分於西則爲羅。分於東則爲浮。浮之水與羅相吐吞。羅之山與浮相補綴。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觀其合。而得山之情狀焉。觀其分。而得水之情狀焉。當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柢柱峙其兩端而色蒼黝。是曰鐵橋。非橋也。一石飛空。梟梟數十百丈。上橫絕巘。下跨懸厓。以接二山之脈。故曰橋也。蓋浮山善浮。下有浮碇岡以定之。上又有鐵橋以貫之。而後與羅長合而不離也。山故有二鐵橋。皆天生石梁。而此爲上鐵橋。其在大石樓南者曰下鐵橋。大石樓在上鐵橋西。相去五里許。有小石樓。三石對峙。上下俱方。峻削嶄空。岌岌欲墮。登之則重簷四柱。窗戶相通。烟霞開闔。常若有人往來。度其高。僅得山頂十分之四。然俯視滄溟。夜半見日。亦不減飛雲之上焉。二石樓兩峯相際。其脊乃鐵橋。故凡登飛雲者。自二樓而上。必度此橋。率以此爲鐵橋矣。不知乃下鐵橋也。蓋石樓二。以大小分。鐵橋二。以上下分也。下鐵橋西有一大瀑布。所謂分水嶼泉源。爲二山之界者。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爲長溪者七十有二。豬爲潭七。爲神湖一。爲淵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

者。最高爲分水嶼之泉源。從二頂而下約三千丈。大則蝴蝶洞之水簾。次高則明福觀之小水簾。黃龍洞之二瀑布。夜樂洞之瀑布。流杯池之兩瀑布。龍王坑之瀑布。東麓之白水。皆以數百仞計。其在神湖者。上一瀑布輸之。下衆瀑布派之。轉相高下。傾瀉如注霤。尤奇。其他淵潭之水。一一皆然。大約水斜則爲簾。直則爲布。石壁平則合懸而爲布。不平則分落而爲簾也。羅浮石壁多平。故水之爲懸布多。而爲垂簾者少也。水簾凡二。有大小之名。自梅花村西行二十餘里。及大水簾。冬時水勢小。從旁披灑。不及石上三之一。春夏之交。水盡冒出石上。內澎湃而外霏微。乃極穿雲絡雨之致。或曰。凡水以山爲屏。山以水爲障。大水簾在羅山。所以蔽二石樓。小水簾在浮山。所以蔽蓬萊、夜樂二洞。是山蓋有璇臺、瑤室七十二所。多隱於瀑布之中。而朱明洞者。嘗有人縋下至五丈許。下視無底。日月星辰無不備。初有白雲。須與散漫五色。茅君傳謂。其北與句曲洞天相通。中皆大道。可達林屋、岱宗。甘泉云。朱明在冲虛觀後。左倚蝦蟆、玉女。右挹麻姑、石樓。流水濊濊。從巖口而出。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是也。泰泉①云。羅浮之洞。周迴五百里。蓋舉其全。猶人之一身也。以朱明洞爲在冲虛後者。猶人之有腧穴也。而葉絅齋謂山兩肘下。右砠卓起。曰麻姑峯。蒲伏而東。左蜿蜒乘之。綰轂其口。環中皆朱明。

秦置博羅縣。言博羅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於羅。其事荒誕。而始皇信

之。至以名縣。亦可謂好怪者矣。考浮來之說。本封禪書。謂三神山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浮山乃蓬萊一股。是必此山無根。隨風來往。故方士可望不可卽。其與羅山合也。浮而遂定。故其東麓、北麓有二小山。皆名浮定。謂昔浮而今定也。始皇嘗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峯漸來。傅於羅山。因以博羅名縣。蓋亦甘心之所至也。羅浮之名。自陸賈始言之。而後司馬遷稱之爲南嶽佐命。賈者。開闢羅浮之祖也。

大庾東馳至海而盡。廣州宅南之陝。自爲堪輿。而羅浮離立天外爲之鎭。有浮而羅山益其博厚。縣曰博羅。博者博厚之謂也。其博也。環博羅之山皆羅浮也。有曰象頭山者。在博羅東北二十里。其高大幾與羅浮埒。南有白水山。雲蘿杳冥。號爲仙窟。其佛跡巖。則梯山首路也。羅浮之東麓迄白水。而西麓迄番禺之白雲。博羅之四履皆羅浮。則白雲亦羅浮也。其專以四百三十二峯爲羅浮。猶華山周迴千萬峯皆華山。而獨以落雁、明星玉女、蓮華三峯當之也。則番禺亦羅浮之主也。

羅浮之狀。雨則二山相合。晴則二山相離。嘗有白雲如水。汪洋數十百里。諸峯漂散。

---

①黄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官少詹事。諡文裕。學以程朱爲主。以博約爲宗旨。與王守仁之論不合。著有詩文集、樂典、廣東通志等書。

如有海在於山中然者。鐵橋者。天之所以拘繫二山。使之不隨白雲流浪者也。鐵橋一石也。其形如鞍。橫亙倒垂。從二石樓間登之。高五十餘步。兩端有石柱二。色如鐵。名曰鐵柱。鐵橋以羈鎖二山。鐵柱以鎮鐵橋。巨靈之用心苦矣。

羅浮乍合乍離。變態不定。予有羅浮曲云。可憐羅浮山。離合亦有時。天雨羅浮合。天晴羅浮離。蓋其合也。以鐵橋而合。其離也。以鐵橋而離。鐵橋者。羅浮之司命也。予又有鐵橋曲云。浮山不復浮。與羅合爲一。若非一鐵橋。安得如膠漆。又云。羅浮若夫婦。一合不復離。祇恐鐵橋斷。大川來間之。又云。飛橋天半接羅浮。鐵柱雙標在兩頭。鎖住蓬萊東一股。浮山不逐海潮流。

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羅西者曰浮定岡。在增城東者曰焦石嶺。亦曰浮定岡。高可三百餘丈。盤踞二十里。相傳浮山初來。以此二山爲碇。蓋天地之象。天在水外。地在水中。地以山爲碇。而山以石爲碇。勢誠如是。宋人詩云。乃知雲浮山更浮。二山長與三山流。二山謂羅與浮也。蓋羅以碇而後長有浮。浮以碇而後長不浮。一卷之多。浮恃之。羅亦恃之。

向稱羅浮在海之中。不知海乃在羅浮之中。自朝至暮。白雲如波濤。浩浩無際。予身渺然。乃一葉之舟。嘗言登羅浮有如浮海。賦詩云。覓覓太古髮。至今未開闢。山氣日洶湧。隨風灑精液。觸石生洪波。微茫在咫尺。登山若浮海。舟航即輕策。浮山復浮去。與羅萬里

隔。僅餘玉女案。娟娟在肘腋。

羅浮向在海中。今離海甚遠。豈歲久陵谷變遷耶。羅山以在海中。故浮山自海浮來傅之。自遠望之。浮小而羅大。浮卑而羅高。羅之大之高本以浮。浮既以其大其高與羅。而以小以卑自處。可謂有謙德者矣。羅善取而浮善與。其體合。其神氣亦復不分。二山之得其友如此。

自惠陽東下。兩山夾江。忽一峯橫出中流。形如蒲盧。謂之蒲盧嶺。博羅縣城環之。以爲主山。遙望羅浮。如崑崙巨舶。此山在其東三十里爲碇。若羅浮之大小二石樓。則帆檣也。故是山名浮碇岡。風濤作時。岡勢隱隱欲動。故名浮碇。浮山爲蓬萊之一股。是岡亦浮山之一拇指耶。

山遠視之。一雲也。大約陰則雲在上。晴則雲在下。半陰半晴。則雲在中以爲常。頂曰飛雲。言常在雲中不可見也。又羅山在西多陰。故雲常在其上。浮山在東多陽。故雲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見。而羅山次之。以雲在其下故也。

天曉時。雲如萬箭從崖石隙飛出。遇風則彼此相射。如戰鬭狀。山大。故氣盛。盛而其勢怒發不可禦。爲石所壓。故縷縷觸之而出。大抵雲出於石不於土。石剛。故雲必觸之乃出。出時四山搖蕩。惟聞風雨馳驟聲。巖岫漂流。乍遠乍近。亂峰浮者如泡沫。沉者如墜雲。日光隱隱如五采綺羅。日東則雨西。日西則雨東。日下則風雨上。風雨下則日上。是皆雲之所

變怪。非亭午雲在山腰來往。不復上繞。羅浮二頂不可得而見。山志云。山高絕處。匪惟人迹不到。即日月亦不曜。烟霧霏霏。四時若雨。故頂以飛雲名。

羅浮之洞凡十餘。最勝者曰黃龍。葛洪西菴之故基也。南漢主劉鋹。嘗夢神人指羅浮之西。有兩峯相疊。一水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斯洞。又夢黃龍起宮所。因名洞曰黃龍。兩峯相疊者。大小石樓也。一水對流者。洞左右交飛瀑也。瀑水落厓下成潭。潭上有歌舞石。可坐千人。而麻姑、玉女諸峯隱見林際。若窺人微笑然者。玉女峯在小石樓旁。小石樓狀似老人傴僂。一名老人峯。予詩。笑他玉女峯娟妙。長伴雲邊一老人。

杜少陵詩。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山中有老人峯。一石老人向北箕踞而坐。俯視石樓。相傳老人星降精爲之。結託老人星者。結託老人之峯也。

從黃龍洞後以上。路皆壁向。有一峯絕銳。童石戴之。側有微磴。陟者頂踵相接。磴盡爲玉女峯。當羅浮肩脊之交。險勢稍平。上有地數丈。上戴羅浮兩頂。若冠若髻。下則諸峯纍纍。如腰腫之附於身。而肢體脈絡無弗相貫然者。從玉女旁以上。至錦繡峯。有一巖可達絕頂。身屈折如穿九曲之珠。下視大小石樓。皆培塿也。玉女在羣峯中。秀麗而小。絕與太華玉女峯相似。太華玉女峯在東峯右腋間。婉孌懷抱。狀若有情。予嘗有東峯襟玉女之句。

朱明洞爲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臍。精神所穴。日月歸宿其中。故曰洞天。臨沓有

天齊。當天中。斯洞其亦天齊乎。曰朱明者。言純陽無陰也。蓋天好陰。地好陽。洞中而有天。乃陰含陽。太極未分之象也。朱明洞羣峯如環。中虛以成奧室。於卦爲離。離爲日。故曰朱明之洞。日爲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數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虛。惟虛。故多其竅穴以爲洞府。眞曰朱明耀眞者。言南粤爲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從出。朱明耀眞。乃天下之火府也。水府實而火府虛。故與五嶽相通。而玉笥之山有八竅。南竅爲羅浮。而勾漏句曲洞天。亦南通羅浮。皆大道。又羅浮在東。西樵在西。彼此相望。日生於東。故羅浮爲朱明耀眞之天。其曰第七洞天者。七爲火之成數。日復於七。羅浮爲日之奧府。故爲第七洞天也。

凡地中之虛。皆天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者天也。天以地而載。神氣出於地中。實出於天中也。仙家所稱洞天。皆在地中。仙人出入於洞天之中。蓋出入於神氣之中也。羅浮者洞天之大者也。其小者凡山之虛處皆然。以其洞。故有天之名。洞者虛也。山卽地也。易言天在山中。蓋天不在天中。而在地中也。大畜者。大畜其神氣以爲風霆。爲風霆以流庶物之形者也。

三者。洞天之象也。上之一爲山。下之一一爲洞。而天在其中矣。第七洞天者。羅浮在南。南之數爲七。少陽之數也。少陽爲日。故曰朱明之天。朱明之天者。又爾雅所謂距齊州

以南。戴日爲丹穴也。日之光華所映射。故丹。此炎方之色也。謂日者。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不可以一色名者。非也。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羅浮有大小二石樓。仙人嘗見其上。又有瑤石臺一。石色如玉。直聳六百餘丈。廣七十丈。天之莖臺也。臺有銅柱。謂之莖。瑤石臺。臺之柱。其上無蓋。張衡所謂通天渺以竦峙者也。鐵橋之兩端。皆有鐵柱。高亦數百丈。是亦莖臺之類。又崑崙縣圃。有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羅浮多天成樓臺。瑤石而外。有見日、鳳凰二臺、各爲一石。盤踞飛雲頂上。旁無依附。色如鍇鐵。然內則玉白瑩然。亦一瑤石臺也。其下大小麻姑臺、華首臺。皆與十二樓彷彿。而二石樓相去僅五里。各有門俯視滄海。夜半見日。雲霞中常若有人開闔。則仙人之大府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爲歸。大小積疊無根柢。有曰挂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數尋。砥者可坐人百許。尤傑出。自石罅行百餘武。夾壁一懸泉。僅三十尺。影蔽楓林而下。猿猴飲者出沒水花中。見人弗畏。此洞之最幽處也。

幽居洞後有巖水。從上滴下。既滴又弗卽滴。意其上爲風所遏。故滴而斷續不常。滴間不宜久立。往往寒凜襲人。

石樓之南。有一青石鑑。朝陽倒射。光景照耀林壑。名麻姑粧鏡。其旁有麻姑臺。嘗有

登者。見一麗女子。散髮踞坐。旁有童女十餘。綵衣丫髻。手持樂器。其人趨而避之。童娥皆鼓掌以笑。倏然不見。惟餘歌管聲。隱隱空中者久之。意麻姑狡獪之所爲也。石鑑下有棋局。黑白棋子各一十有六。執之不起。仙弈也。稍上至飛雲頂。南有磨石。甚圓大。兩兩相疊。中有一小石支之。登山者暮輒隱其下。又南有峯亦平圓。號曰石鼓。上有二石。叩之逢逢。與潮相應。予詩。石鼓聲聲應海潮。又書堂坑南有石臼三。藥槽一。乃葛稚川煉藥之遺。石臼似華山洗頭盆。槽亦天成。生在一處。水注自臼至槽。槽下爲一瀑布。以石障槽口。則瀦爲潭也。旁多紅翠。一名擣藥禽。予詩。玎璫禽擣藥。飛向藥槽邊。

羅山上有神湖。周迴五里。陸賈所謂羅浮山頂有湖。環以嘉植者也。賈兩至南越。於諸山川皆無稱。稱止此湖。非以其所處至高。與海潮相應耶。凡高山上皆有天池玉淵。以自滋潤。其洞穴與大澤通。故一開而潮升。一闔而汐降。湖本非神。其神皆山澤之氣所使耳。飛雲頂上。又有瑤池、阿耨池。深二四丈。廣數尺。亦與潮應。分爲諸峯瀑布。山中人以爲羅浮二目云。

山中有羅陽溪。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吾嘗恨南漢劉鋹於增江水口穿渠達羅浮。其事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庾嶺之脈凡二支。其一南行。自南雄至廣州。其末幹直走潮州。於潮州又分二支。其一

西下惠州至羅浮。而水亦因之。或以爲無水不流東。此水乃自龍川縣夾城十里西流。道書最貴逆水。此羅浮所以爲仙源云。

羅浮二山接處。一道飛泉界之。東流於博羅。西流於增城。縈迴百折。爲諸溪澗之源。道書所謂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仙人華子期治之者也。二山欲合。而泉故離之。使人得見二山離合之迹者。此泉也。大抵山水之情。合必有分。分必有合。合而不分。無以爲形。分而不合。無以爲氣。有時水合之而山分之者。山之爲主者也。有時山合之而水分之者。水之爲主者也。水之爲主。故福地號曰泉源。蓋山水之情。山多則主水無分一勺。水多則主山無分一卷。語山水者。所宜知之者也。羅浮山之奇在合。水之奇在分。予嘗至分水嶼縱觀。因憶蘇子瞻詩。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此言其奇在山也。又云。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此言其奇在水也。子期專治此水。以其爲羅浮之主也。予詩。羅浮主客一泉分。泉影天邊似白雲。湯沐東西雙瀑布。仙人誰似子期君。

飛雲頂之南。有夜樂池。每夜池底有樂聲。人以爲怪。予疑池底空虛。石多孔竅。風水相激。故成種種音聲。有如奏樂耳。以夜始聞者。蓋又夜靜響沉。龍魚吐噏。助成天籟也。

寶積寺有卓錫泉。子瞻以爲過於清遠峽水。實嶺外諸泉之冠。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

殆不虛出云。泉久湮塞。山中人莫知其處。崇禎間。有僧湛若者。嘗於昧爽。見白氣從匡石下縷縷而上。疑有異物燔石。發之得一井。深二尺許。有碑云。古卓錫泉。飲之味甘以冽。始知爲子瞻所稱之泉。其石乃震雷所墜也。予爲銘曰。天生靈泉。以石封之。甘而不食。淵默自持。素華夕上。白氣朝滋。寒含水玉。暖吐金芝。養蒙既久。時出如斯。於其始達。貴即充之。放乎四海。有本宜師。又七星壇北。有九眼井。晉王叔之所鑿。味亦甘。與卓錫泉相似。飲之除病。黃才伯云。凡水出羅浮者。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清冷甘美。可以蠲邪而起痼。雖人力所鑿者皆美。蓋謂此也。然此穴本一泉眼也。

沖虛觀後。有葛稚川丹竈。夜輒有光。見於龍虎峯上。或以爲霞光。非也。取竈中土。以藥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於水中。輒有白氣數縷。沖射四旁。生泡不已。哈哈有聲。頃之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然後融化。服之可療腹疾。道士號爲丹渣。嘗以餉客。竈高五尺。周六丈。旁有八卦石一方。蓋昔時鑪爐之用者。黃泰泉云。四山皆有稚川壇址。而丹竈當羅山中脈。可謂神解道之妙徼者。有爲銘者云。堅如石。赤如日。竈雖存。火已息。民鮮知。爭餌食。豈泥丸。生羽翼。各自有。不愛惜。至哉仙公。萬古無極。

梅花村在山口。前對麻姑、玉女二峯。深竹寒溪。一往幽折。人多以藝梅爲生。牛羊之所踐踏。皆梅也。冬春之際。以落梅醅酒。於村南麻姑酒田賣之。一茅茨有碑曰。師雄夢處。

子因書高季迪①句於楹云。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而自號曰花田酒田之農。酒田一曰賣酒田。屬之麻姑者。以麻姑峯在其前也。羅浮故多田。唐有尙書常袞。捐貲開墾千餘畝。以供遊者。是曰嵐田。自中閣之南。盡梅花村西。皆稻區。畬蠻之所耕種。田上膏。所產白粳歲兩熟。山志稱。浮山有平田七畝。水旱不及。禾稼異常。今二山皆腴田嘉穀。雖高頂可以耕耘。估客多往彼中糴取。信樂土也。

安期生常與李少君南之羅浮。羅浮之有遊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羅浮。而後桂父至焉。秦代羅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羅浮開山之祖也。其後朱靈芝繼至。治朱明耀眞洞天。華子期繼至。治泉源福地。爲漢代羅浮仙之宗。皆師乎安期者也。安期報始皇書云。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而少君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羅浮者。蓬萊之一股也。菖蒲之澗。九節綠玉、三花紫茸。安期之所服餌而得仙者。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見始皇也。與之語三日三夜。可謂合矣。千歲之期。始皇豈有千歲者耶。當時何不使徐市、盧生等。往求之於羅浮之間耶。要之安期、徐福之流。皆以始皇爲戲。方朔之於漢武亦然。所謂神仙多狡獪非耶。安期在秦漢間名最著。故欒大以能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而漢武卽心豔之。妻以公主。然當時方朔在前。何不以安期事跡一問之耶。

南海冼少汾②有書臺在青霞洞。王青蘿訪之。賦詩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猶作讀書

聲。是時湛甘泉、方西樵皆在羅浮。甘泉治朱明。西樵治金牛。其後黃泰泉治泰霞。龐弼唐治黃龍。葉絅齋治石洞。於時講學之盛。海內莫有過於羅浮者。羅浮遂爲道學之山。佛老之宮皆廢。此誠四百三十二君之幸也。考羅浮始遊者安期生。始稱之者陸賈、司馬遷。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賦之者謝靈運。然皆不如豫章先生者。以聖人之徒。來此講學。闢二氏之烟雲。而懸仲尼之日月者也。白沙雖未至。然嘗夢長鬚翁。遺以羅浮。盡四百三十二峯。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則未知羅浮在白沙之中耶。抑白沙在羅浮之中耶。章楓山⑧嘗寄詩云。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安得辭世紛。雲山隨杖舄。噫。必如白沙者。德爲聖儒。始可稱羅浮之仙也已。白沙詩。長鬚遺我一囊山。鐵橋流水非人間。我今決策山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可想見高逸之致。或曰。長鬚翁。先生所自謂也。

四賢祠。在黃龍洞。羅浮最勝處也。祀者爲濂溪④、豫章⑤、延平⑥、白沙。以四先生皆於

---

①高啓字季迪。號靑丘。明蘇州人。工詩。有高太史集。
②冼桂奇字奕倩。號少汾。一號秋白。南海人。湛若水弟子。官工部主事。
③章懋字德懋。江西人。官禮部尙書。有楓山集。
④濂溪爲宋周敦頤。
⑤豫章爲羅從彥。
⑥延平爲李侗。

羅浮遊息。故合祀之。洞在山之南。凡東自浮山。西自羅山入者。皆以之爲中。劉鋹嘗作天華宮。其際有黃龍出見。故名。弼唐嘗講學此洞。謂龍當乾之九二。乃黃龍也。龍而正中者也。此爻既動。則乾變爲離。有天下文明之象。故講學者當以此洞爲歸。以利見四先生之大人云。葉化甫云。弼唐先生醇儒。結髮學孔子之道術。而一稟於六經。士抱一藝而來。如水赴壑。先生爲度堂都授其中。黃龍爲湯沐邑。施於無窮。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予不佞。逃於石洞。石洞帥四百三十二君。爲先生保黃龍。

羅浮凡有約必不成遊。昔梁公實①嘗與黎瑤石②約遊羅浮。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寒疾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使公實不卽旋歸。於黃龍冲虛之間葬骨。羅浮有一詩人冢焉。以與葛洪衣冠冢爲鄰。豈非羅浮之幸事乎哉。羅浮固靈山也。得遊與不得遊。良有命焉。觀公實可以知之矣。

葉化甫有逃菴在石洞。其銘云。葉子遷賓州守。倦遊。至竟上書乞骸骨歸。廣西巡撫郭應聘劾守春及逃。兩廣提督殷正茂③劾如郭。奉詔削爲士伍。臣春及頓首。世之塵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陰陽縛我。臣安逃哉。逃於羅浮之間。無所往矣。四百三十二君聞之。邀於石洞。築逃菴以居。遂不復出。萬曆丁丑云云。洞左有石如砥。方廣丈餘。南海朱完者隸

書鑱之。字大六寸許。至今猶存。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爲南嶽。予謂羅浮可以當南嶽。故常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而賦詩云。羅浮亦南嶽。又云。南嶽臨南海。祝融之所都。夫北嶽在渾源。爲天下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爲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以與北嶽對。予所居。書曰南嶽草堂。不知者以爲身在羅浮而有懷南嶽也。豈知身在南嶽而不見其爲羅浮也。故以羅浮爲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

83 西樵

廣州有三樵。曰東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東樵羅浮之佐也。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挹雲霄而上之。望若青蓮之華。而四面方立。立皆內向。諸峯大小相聯屬。皆隱於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開然者。山之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大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飛泉散出於諸峯間。

①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黃佐弟子。善古文辭。官刑部主事。告歸築拙清樓以居。有蘭汀集。
②黎民表字維敬。自號瑤石山人。從化人。黃佐弟子。善詩。官戶部員外郎。有瑤石山人稿。
③殷正茂字養實。歙縣人。隆慶時提督兩廣軍務。

乍合乍分。合者爲臥泉。分者爲立泉。狀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羣峯迴合。勢若層城。有白沙書院。瀑布左右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峯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口者。凡作三級。透迤而下。冰轟雪吼。倒射青冥。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是曰水簾。爲九曲溪下流。披灑壁間。霏微若珠絡。又一在雲端村。其曰瀉錢泉者。從空細下。傾擊有聲。石薄巖虛。琮琤相應。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匡而出。橫直恆無定勢。餘氣爲烟爲霧者。冥濛竟數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爲最奇。予嘗冒雨從飛玉臺至泉頂觀之。絕愛友人陳中洲①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之句。書於石上。以與山中人共賞。是山故多泉。諸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仄或涌。爲乳爲湯。大澗小淪。無不極其變怪之態。盤舞噴薄。響振一山。蓋西樵一泉山也。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爲湖。或築壆爲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鷄犬鳴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歷亂。遊者往往迷路。

84 霍山

霍山在龍川縣北。周旋七十餘里。爲峯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跡。秦始皇時。有霍龍字靈陽者居之。因名霍山。其巔有二巖。東向者曰望月。無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廣倍之。高二丈餘。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兩峯夾之。是爲霍山洞天。其東有橫巖在半壁。巖中有一石。出地數尺。人偶撼之輒動。及力撼之反不動。亦一異也。巖上峯名酒甕石。崛起平地百餘仞。上銳中博下頓如甕然。泉涓涓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甕泉。所注成潭。大畝許。清深不測。旁多萬年松、風蘭、仙人掌、金星草、黃精、白朮之屬。遠近隨風。處處芬馥。如入羅浮之百花逕矣。大佛跡峯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跡十四所。跡有黃牛漿。甚澄澈。鄰峯曰石樓。亦有巨人履跡。下有一石。可坐數十人。爲仙樂石。又有搗藥石。常聞杵聲而不可見。尋之。多在志公樓峯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數尺。水隨汲隨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時盈。其上一峯曰船頭。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島中。雲氣往來。山如鼓枻搖動。亦一異也。酒甕石。予嘗欲終老其間。有詩云。酒甕峯頭石。涓涓出醴泉。願同鯨吸者。長傍白雲眠。

①陳子升字喬生。南海人。子壯弟。善詩文篆刻。有中洲草堂集。

85 斧柯山

斧柯山海內有四。其在端州者。宋時凡采石斧柯。祭以中牢。不爾則雷電晦冥。失石所在。爛柯處在山高頂。王質事。有無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稱質子孫者。成化間。東溪嚴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裹未及果腹。啓視秔香無恙。土人至今駭言之。山乃桂源第二峯。有仙奕枰。枰中棋子隱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跡。石如屛如几者七八聚。旁有樹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稱之曰仙樹。又有樹生附石。非椒非榕。冬月作白花頗香。蓋茲源之桂云。山石巉巖。游人項背相抵。行於劍脊者。馬欒者。蝸穴者。皆不能有所攀援。得猿梯鳥棧。以爲康莊矣。如此者。凡歷三十六峯乃達。東望山窩數十峯。有青灣傜。西出谷口。有灘湖傜。其外有磵田與西岸十三村。皆腴沃而汙萊半之。大抵桂源山爲峯百數十計。皆黑墳肥饒。巓亦滋潤。蓋土膏泉脈透靈結液所致。是宜畬禾。及桐油、茶、笋、豆、芋之屬。而傜稀力薄。棄爲灌莽。極望無一茂陰。可嘆也。舊有爛柯寺。今無。

86 頂湖山

頂湖者。端州鎭山。去郡四十里。從羚羊峽望之。紫翠滴瀝。若在帆際。舍舟後。瀝水

從大蕉園取道人。有白雲寺。當山之正麓。寺右溪向產嘉禾。每粒雙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澗而東。里許。有鋤雲精舍。又十里爲上龍湫。所謂上飛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勢。轉下三四折爲大龍湫。垂綆測之。百餘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達七星巖水洞。每大風雨。有青白氣一縷從中起。其黝黑過於上湫。又東有數疊泉。經小豬潭二。一大瀑布長可三十餘丈。是謂大飛水潭。自西菴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謂頂湖也。廣中之山。其頂多有積水。而是山爲湫爲潭者八九。絕與西樵相似。

87 東安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餘里至石夾。自石夾以上。峯皆純石。其中一一空洞。水聲入之。鞺鞳四應。瀑泉大者豬成潭。小者成澗。諸小石亦各自爲巖穴。鼻口相呀。有驚泉噴薄其中。有一谷兩壁峪岈甚險。仄身以入。漸寬豁。可藏數百家室。山高林黑。陰風颯颯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許至東安山。尤詭怪。城北有天柱峯。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環引清泉。灌溉花竹叢中。與猿鳥相爲主客。城南有天馬山。亂石騰飛。勢若風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爲奔馬也。其東爲錦鯉峯。上盤危磴百級。四壁皆穿石。中有圓竅六七。窺其下。百千孔穴相連如藕心錢。泉水噴射。作數道而下。注於陂塘。其在城西

者。有翠屏山。方正如削。在城東北者九星峯。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數峯。黛橫紫擁與爭勝。西南一峯稍平。圓峯半吐。一舌爲宮觀。有欄楯飛接。下有巖曰九星。軒明爽塏。滴水不漏。石氣暖乾。絕去蝙蝠松鼠之跡。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聲。其西。又有一巖與衆峯連。兩水潛出其下。澎湃爭流。石梁茅宇。參差映帶。有數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勝概也。其在西北十五里爲大紺山。山高絕。雲霞常罩其半。樵采者每見有池館數所。碧桃垂實。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蓋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羅定。從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並運。凡百餘里。經溪澗者四五。皆在積葉之中。谷中時有白雲塡塞。一望渺瀰。間漏出蒼厓碧樹不可計。自白石墟度橋。橋長者數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魚梁。水峻急。乃反多魚。居人持以爲鮓。其在西南五十餘里者曰雲霧山。在楊柳都者曰聖山。並高千仞。聖山有神祠。歲旱拆去數瓦。以竹引泉過祠下。霖雨立至。其曰書山厓牢鐵嶺雲扶諸山。皆絕高大。則遠城之山大概也。

88 錦石山

山在德慶州西。高百餘丈。一石狀天柱。削成而圓。旁有數大石。若箕踞而坐然。蓋自崧臺而西。舟行三日。夾岸皆土山綿亙。惟此石拔起。若蓮莖上矗。旁無附麗。漢大夫陸賈

使南越。從桂嶺取道至此。施錦步障以登。嘗禱山靈。若佗降。當以錦爲報。其後佗去帝號。受南越王封。與賈泛舟珠江。遡牂牁而上。賈因以錦包山石。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巖谷間。望若霞絢。因名錦石山。至今異花甚衆。終歲如春。採擷者多不識其名。山之西五十里陸溪。水口舊有大中祠祀賈。祠今毀。予謂賈功名以南越終始。其魂魄當不忘此。宜建祠錦石之下。爲賈湯沐。一以報賈安南越之功。一以昭是山效靈於漢之德。此亦炎方之盛事也。又是山當羅旁水口。萬曆初。瀧水諸傜爲賊。常從水口出掠。以此石狀若兜鍪。因妄稱石天將軍。私禱其下。其後傜賊平。分其地爲羅定、東安、西寧三州縣。石雖隔大江二十里。而羅旁之口。藉以屏蔽。使九十九灣之水。不至直瀉。有補於西寧形勢不小。制府凌雲翼①。常屬黎舍人民表。大書華表石三字刻其上。以比伏波銅柱。故今行者謳云。上不見華表是封川。下不見華表是德慶。此誠西江之望。而羅旁之鎭也。始有功於漢。繼有功於明。又爲南越之楨榦。不可以不銘。銘曰。緊惟天柱。實砥牂牁。萬里南瀆。至此無波。效靈漢室。臣服王佗。蠻椎大長。罔敢稱戈。大夫奉使。來指山河。梅關擁節。桂嶺鳴珂。肅心致禱。步障婆娑。旣刑白馬。遂表青螺。蒲桃宮錦。覆步巖阿。植花代繡。五采陂陀。木棉烽火。石乳酥酡。斑騅容與。蠻女謳歌。存神過化。精爽相摩。金裝寶劍。留與烟蘿。頻消越霸。永去秦

①凌雲翼。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提督兩廣軍務。

苛。一峯鼓舞。五嶺包羅。金標共峙。銅界誰過。舟乘青雀。潭浮白鵝。來斯秩禮。牲醴孔多。山神獻異。奇畜紛葩。果騮雙脊。魚翠千窠。一羣馬鹿。三尺雞駝。收香作室。吐綬爭柯。綠毛倒挂。清響相和。麵呈玉面。蝶弄修蛾。癉消青草。烟墮紅荷。芙蓉九疊。爲爾峩峩。西南作鎭。奠此江沱。由漢迄明。巖巖瞻爾。神廟初年。傜蠻蠢起。助賊兇威。妄遭譏毀。大藤旣誅。永清瀧水。建縣東西。開疆千里。維爾之功。盤瓠披靡。花角洞酋。白衣山子。刀稅咸輸。黃龍永矢。藤弦響絕。銅鼓聲死。水口羅旁。險隘無比。汝作塞門。咽喉扼彼。萬障盤迴。千峯網紀。聳翠如濡。雲霞有喜。錫名華表。大書山史。字渥丹砂。擘窠誰似。玉表巖巖。翠屏几几。削成四方。茫無首尾。崧臺爲終。都嶠爲始。羅定之宗。所宜禋祀。並爲漢臣。築宮其址。重貺山靈。千葩萬蘂。以薦大夫。以惠女士。

89 丹霞山

丹霞山。從別傳寺右折爲錦石巖。巖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黃白紅綠不一。倒生石腹。朶朶可以攀摘。蓋鍾乳之所爲。左折至海螺巖絕壁下。其懸厓相倚。下如層城。上如列屏。須飛梯垂繘乃可上。上至蘭若。其地蜿蜒伸縮。開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花瓣相附麗。其下臨大江。明砂繡發。清瀾鏡瑩。外則遠近峯巒。爭

奇競峭。多上豐而下削。狀若倒生苞笋。蓋山水之絕怪處也。有松數百株。瀑水交飛其際。壁半一巨石南向曰紫玉臺。隱者郁彬如①先生嘗居之。其曰半砦尤險。

90 官富山

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門東。佛堂門西。宋景炎中。御舟駐其下。建有行宮。其前爲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跡罕至。多宋忠臣義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宮。其西爲大虎頭門。張太尉奉帝保秀山卽此。秀山之東。有山在赤灣之前。爲零丁山。其內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詩所云。零丁洋裏嘆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烏一白。對峙中流。高可百餘仞。當時以爲行朝雙闕。今漁人稱曰雙筯。其海門則曰雙筯門。此皆亡國遺迹也。嗟夫。大命已去。卽一洲一島之微。天亦不肯以與殘華。使之暫爲根本。浩浩滄波。必盡委君臣於魚腹之中而後已。天之所以厚其慘毒於宋。抑何甚也。白沙嘗作哀歌亭於厓門。其詩曰。義盡君臣俱死節。感之深矣。

91 翁山

①郁彬如。韶陽人。善易後天象數之學。

翁源縣東百里有翁山。相傳周王以翁山封庶子。子孫因以山爲氏。故曰翁山。山高千餘仞。四面有崇山宮之。襟羅江而帶雷溪。延袤三百餘里。上有八泉。會合於靈池中。張文獻廟碑所謂。八泉會而爲池是也。八泉曰甘。曰香。曰乳。曰涌。曰溫。曰龍。曰珍。曰玉。分爲飛流而下。入於湞江。古時有二仙翁臨流洗藥。居人飲其水。往往眉壽。故號其水曰翁水。而縣名翁源。論者謂山以水而使人壽。飲其流當思其源。以翁源名縣者。欲人不忘其源也。予嘗夢登其峯。有一白玉臺。高可百尺。一人散髮箕踞。手執卷書。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謂翁山者也。覺而異之。因以翁山爲字。天下之知有翁山者。實自茲始。然人徒知翁山而不知翁水。吾將以翁水字吾妻。若生八子女。則以八泉分字之。其亦於翁山不負矣乎。

92 舂山

予所居沙亭宅後。有山曰覆船。其名不美。予以山上多古松。其聲與風濤相舂。響震四壁。因名之曰舂山。扁曰舂山草堂。舂音與翁相近。予字翁山。使人或誤稱爲舂山。無不可者。考穆王傳云。舂山天下之至高。而淮南子云。日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石。是謂下舂。名山藏云。傳說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漢書。梁鴻爲人賃舂。予也少而遭亂。思以耕稼終其身。杵臼之間。其敢自以爲苦乎。高舂而作。下舂而息。與日而無窮

焉。其志足矣。

93 五指山

五指山在瓊海中。亭亭直立。上參霄漢。若端人正笏峩冠之象。以故瓊州諸邑。多出瓊瑋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餘崚嶒巉嶪。若瓊山、白石諸嶺。皆其支派也。迤邐而來。至丘文莊、王尙書弘誨①所居之左。有馬鞍岡。與文筆、金鷄二山。錯立掩映。文筆從平地特起。高數百仞。天色晴霽。輒有蒼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門華表。歲多科第。則吐光如炬。王尙書詩云。不知浩渺中。地脈潛何寄。突然五指伸。復此擎一臂。由文筆渡淸溪而西。爲金鷄嶺。嘗有金鷄飛鳴其上。故名。蘇子瞻詩。人間文筆無雙士。天上金鷄第一星。至今文士舉者。多以酉科。

94 北甘山

陽江東北二十里有山。名曰北甘。甘非甘苦之謂。土人以穴爲甘。以穿爲婪。故高要東七十里有古婪水。春州記云。巖泉有甘婪之奇。北甘者。言其山多穿而在北也。山壁立千仞。

①王弘誨字紹傳。定安人。官禮部尙書。有南溟奇甸集。

有泉飛流。相傳鳳巢其上。大風雨嘗墜其雛。蓋鶚雀之類。予春州歌。生憎雛鳳無情性。飛向南甘又北甘。

95 三白水山

陽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餘丈。其周四百餘里。上有天池龍井。注爲飛泉。一派十三疊。一疊一狀。或橫或直。在壁中則直。在壁外則橫。各隨石壁之勢。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餘。上寬平。狀若仰盂。可田百畝。有飛泉長百餘丈。直至山足。繚繞丹丘而東。水車所激。無高不至。灌田數千百畝。兩崖怪石夾束。如砥柱懸橋者。不可勝數。其旁多雲母石。是曰白水丹丘。博羅東北三十里許有白水山。北連象頭山。爲羅浮東趾。有懸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墜石四五丈不能窮。蘇軾詩。擘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驚鳥投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罋。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旁有巨人跡數十。下有湯泉。是爲東粵三白水山之勝。

96 白鶴峯

歸善有白鶴峯。下臨東江。與豐湖諸山對聳。蘇學士故宅在焉。學士上梁文所謂。鵝城

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是也。中有思無邪齋。其銘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予愛其語。書之於座間。齋前又有德有鄰堂。其左爲硃池。右爲墨沼。木棉榕梲之屬。古色蒼森。學士之所手植也。

97 圭峯

圭峯在新會城北二里許。秀拔玉立。其頂四方。名玉臺。上有兩瀑布。從肘腋間飛出。下注百仞。白沙詩。弄罷飛泉下玉臺。謂此。莊定山①云。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靜而無欲。深知所謂潛之道者。沈石田②因作玉臺圖。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綠護屏。登之可望厓門。鄺湛若詩。綠護天荒南渡迹。玉臺鐘鑿建和年。屏半神臯奧衍。瀦爲天田。田方百畝。有界水三分。與白虹亙天而下。中紐滙處。是曰聖池。池中龍吹息成雲。儵欻萬狀。白沙嘗與周鎬爲雲潭之游。有雲潭記。莊定山見之。謂即濂溪太極圖云。

①莊杲字孔暘。官南京禮部郎中。有定山集。
②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善畫。

98 春岡

春岡。在增城城中。一名鳳岡。其東麓有唐時何仙姑宅。羅浮經云。其陰雲母峯。峯之西北曰鳳凰岡。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五色雲起。麻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太一識其爲仙姑也。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暈上其事。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仙姑故善詩。孫典籍嘗記其羅浮口占寄家三絕。留研屏一絕。又昔有人見其題黍珠菴東壁一絕。字比晉人差清婉少骨。壁時半毀。惟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也。越女以能詩知名者自綠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歲女子。若仙姑。尤其清麗者也。予詩云。綠珠豔曲先南越。爭似仙靈更有才。

99 七星岡

龍門縣有崇岡環之。岡從平地特起。大小相聯若七星。其頂皆圓。名曰七星岡。岡之外。自高明、鐵岡以迄天嶺、聖礤諸峯。由北而西。西而復北。而東而南。爲山千萬。皆如樓臺屏

障。森列無際。而七星岡其堂奧几席也。譬之大樹。千萬山爲枝爲幹。七星岡則果實也。果實爲精華所鍾。其發也必有人文之異。其地在崇山峻巘中。寒冽易生。四時間。清溫多而炎燥少。風候與廣州諸縣稍殊。則又靈氣之聚也。

100 茶托岡

茶托岡。在陽江西二十里。岡上有父母二字。大二丈餘。深至尺。岡周遭多有青竹。獨字畫中歲久不生。亦一異也。

101 七星巖

七星巖。在瀝湖中。去肇慶城北六里。一曰岡臺山。一曰員屋。七峯兩兩離立。不相連屬。二十餘里間。若貫珠引繩。璇璣迴轉。蓋帝車之精所成。而瀝湖則雲漢之餘液也。玉屏居七峯之東。是象玉衡。或以七峯純作金形。上應西方白虎七宿。予謂易稱效法謂坤。天有七星以爲象。則地有七峯以爲法。象者精氣之所爲。峯無精氣。以星爲精氣。其含雲吐雨。居禽獸而生草木。皆星之所爲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寶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孫也。其或巖間積濕生光。熒熒若星。則鹹之所作。鹹始於潤下。終於炎上。潤下爲火之

陰。炎上爲火之陽。亦皆星之變化也。七峯皆中空。各爲一巖。巖皆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巖北向。南向者陽明之洞。道書所謂。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滅。不由孔穴。則陽明之所爲也。大巖當諸巖中央。有南北二門。前後相通。是爲崧臺正室。其頂穹窿如蓋。高數百丈。上開天井。雲氣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戶益敞。有龍床。坐人百餘。其平如砥。又有龍磨角石。有大小龍井三四。與潮汐上下。巖中復多石乳。始滴爲乳。終滴則凝爲石。長者玉柱。短者瑤簪。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互相撐抵。如此者以千萬計。其爲人物諸瑰異。五色間錯。亦皆石之餘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則氣蒸於內而爲乳。山實則氣蒸於外而爲雲。雲煖故散。乳寒故凝。雲與乳同類。故皆詭怪萬狀。變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雲者山之華也。巖外之石色多白。瓊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間。乳乾者膏膩。嚼之淅淅有聲。其薄而成片者。聲皆清越。中匈竅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聲。杖擊則作鐘聲。其一在厓間者小如碗。吹之嗚嗚若海螺。又以石擊巖餘地亦作鼓聲。謂之地鼓。曰河鼓巖者。亦兩門。然皆南出。中有水。圓積如疊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淺處清見數丈。諸巖皆水環石。此獨石環水。澄注淵深。故以水勝。曰辟支巖者。距後瀝水二里許。舍舟循平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櫳戶牖咸具。有水自巖端下注。溉田數百畝。土人於此祀禾花仙女以祈歲。當西水漲時。諸巖皆可舟遊。宛似武夷九曲。古時肇慶稱兩水夾州。蓋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

峽。一從七星巖前出後瀝水。今此水淤塞。半爲田。半爲瀝湖。瀝湖者。言西江之餘瀝所成也。兩水夾州。則西江勢分。無泛濫之患。形勢更宜。非常之人。當復有疏鑿之者。

東峯名玉屏者。以磴道勝。初折而上。一石半嵌山腰。大丈餘。甚平。爲扶疏臺。又折而上。峻石夾立如堵墻。中通小逕百餘步。一石橫臥厓上。若門楣然。長丈。大可五尺。質蒼黑。作斧劈皴。與諸巖石不類。疑飛來客石也。兩端僅及厓際。離厓寸許。若不著厓然者。欹斜若醉。左右二石扶掖之。是名醉石。自醉石而上。有一罅。兩厓相夾。容一二人。上有一石圓而小。半當唇齒之間。舊名含珠逕。予以其狀若華山千尺幢。因刻云。小千尺幢。

七星巖歲久石長。磨厓篆刻皆淺。多所漫滅。李北海書景福二大字在巖口。微有畫痕。其深不能指許矣。厓門張弘範所刻字形如梯。亦因石長所致。山以石爲骨。其生氣盛則骨長。所在皆然。

102 玲瓏巖

去始興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崟岑對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巖穴。大者曰玲瓏巖。巖中有巖。以大小相間。燠室凉房靡不備。類巧者之所爲。其最勝者凡八巖。初自南壁上爲二小巖。形如半月相環。外隔而中通。數十步一巖差大。上至山半。一巖甚大。可容人數百。

日月盛實其中。名天光巖。路左一巖差小。石乳垂蓮。有紅綠蒼翠色。稍上又一巖。兩柱屹立如樓閣。一竅當東。日初出則陽光先貫。朝霞滿壁。內有洼。注水可飲。是謂下巖。自天光前縄屈而上數十級。有一巖穹然。其石乳懸者爲杵。陷者爲臼。云葛洪煉藥之所。又級而上有一巖。石龍勢欲昂舉。泉自頷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草生其上。可療風疾。曰風藥。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數十步。一竅圓明上通。是謂上巖。自半月至此。凡八巖。而山中人但稱爲上三巖、下三巖云。巖之外。奇石叢羅。谺豀谽閜。詭瑰萬狀。凡繞玲瓏巖者數匝。一一中虛。蓋石之上拔者下必有根。根爲雲之所畜。故中虛。石山多巖洞。土山則否。雲生於石。不生於土也。

103 揚歷巖

揚歷巖。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漢將軍楊僕經其下。故名。絕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爲寺之屏。遊者以爲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巖高深各數十丈。廣三之。可置室十餘間。而瀑布之横懸。正足蔽之。從外望之。但見瀑布不見寺。並不見有巖。巖下又有一巖。如巨口吸水。水噴薄至雨花臺乃成溪。潭旁有大小蒲團石甚怪。

104 **三洲巖**

三洲巖。在德慶州東七十里。哮豁靚深。如堂如房者半。兩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從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數十武卽洞。如飛礎盈尺。行者前後不相顧。從穴中屈首穿而出。乃至頂。有一亭。古木叢蔭。丹竈硯池。仙羊窩、石柱皆在焉。古有皎叟修眞於此。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祖無擇銘之。其石皆蒼綠色。摩挲如玉。可愛也。其南又有亭。瀧江繚繞足底。下視烟波。茫然無際矣。

105 **白面巖**

白面巖。在翁源縣東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寬敞可容千人。黑暗處炬之。約深數里。不能窮也。春夏時。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飲。擊其石。片片音響各別。又謂玉磬巖。常有神飛至。居巖一二年輒去。去之日。有大風雨。拔木發屋。人以爲異。

106 **穿鏡巖**

穿鏡巖。在靈山縣西二里。峯中一孔相通。有如穿鏡。望之以爲前後二鏡也。旁有三海

巖。皆高廣。石乳森森四垂。肖諸物象。又有呂君洞。出入上下。如環無端。絪與穿鏡相彷彿。宋州守陶弼登此。見有螺蚌之異。疑古滄海之變。其玲瓏穴漏。或泡沫所成。賦詩紀之。

107 陽春巖洞

陽春縣夾江奇石。自雲霖鋪至下馬水。峰峰峭削。巖巖勾漏。凡百餘里不窮。最著者有空同巖。從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矗石五六。中方橫不甚銳拔者。空同巖峰也。巖口前後斜出。深廣數十丈。上下層疊如巨廈。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龍床。雲氣嘗濕。其鐘鼓石。左扣左應。右扣右應。左右扣則一巖皆應。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蓋艮象一實二虛。二虛其洞穴也。山以虛。故能通澤之氣。山無氣。氣皆從澤而出。氣凝則爲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歲久乃堅爲石。石者氣之渣滓也。巖中又有膌竇。炬行十餘丈。昔有金膏銀液之異。出巖。從高流河口行十餘里。有三峰出水。東曰潭西石。道書所謂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廣百餘笏。古溜所積。多爲雲霞鳥獸形鍾乳。隨手折之。輕鬆瑩透。疑卽玉髓。四壁作龍鱗。有草斐亹下垂若龍髯。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從潭西亂流數里爲高岡巖。未至巖。一峰庳小爲角石。一峰張其口爲馬口石。二峰相屬爲蓮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勢甚噴薄。冬月捕魚人始能行洞底。里許無所觸礙。西二里

爲南巖寺。有元至正碑。東炬稍北爲銀輝洞。循厓行。螺旋蜿屈。可數十穴。極其幽窅。石瑩膩。得火發光。鍾乳懸冰。層砢交拄。傳有銀甕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厓行至西巖。得天然洞闕。稍加追琢爲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數丈。其奥有一古龍蛻。土人療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龍蛻巖。又前有童貝人騎赤豹處。曰赤豹洞。廣敞得龍蛻之半。入里許。上通日光洞。前爲合水口。從水口而東。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峯四五。一洞下廣上銳。兩扉仄暗。捫其壁。高下隱起有鳥跡書。爲苔蘚所蝕。罅光射處。時見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巖。從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陽洞在水次。其旁小峯曰小那虹石。北有數峯不相屬。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陽洞。洞上有三峯。曰大瑯、小瑯、瑯背。從水口而北五六里。經鳳羅口。其西岸有峯四五。南戶之巖一。北戶之巖一。東戶之巖一。北戶在山麓。不甚廣邃。東戶去地二百尺。鐵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則皆東石也。凡三十餘峯。或相屬。或不相屬。謂之石城。其南巓則多甃壘。北壁直瞰江堧。又有二十餘峯曰合窠石。作四連。北四峯爲焦青石。又北三峯爲中部石。又北八峯相屬爲中青石。四峯不相屬爲亂坑石。又北六峯相屬又不相屬爲兵營石。四峯相屬爲那青石。東北五峯不相屬爲那烏石。那烏水所自注也。其東三峯爲鯨石。又東三峯爲荔石。又東二十餘峯爲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餘峯。屈蟠十餘里。隱隱皆有洞穴。厓岫多蘸水皴。潭葛北有石角洞。其懸溜高下相濺。其凝

乳潔晶相積。其蘚花若剪玉而成。其嵐烟時吐五色。土人云。寶玉氣也。又北三四峯相屬。半出陂陀。半入湖浸。爲浮曜洞。亦曰小銅石巖。人家在巖口。蕉竹連陰。甚有致。去巖里許。東北有四峯。平坡帶岨曰隔岡石。又北六七峯曰銅石。其東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數曲至下巖。又百餘級至中巖。巖。劉仙蛻所也。炬探之。亂花瑤芝。倒垂四壁。壁光瑩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床屏盂筐。宛若鬼作。又數十級。壁有周敦頤、祖無擇題刻爲玄鶴巖。下坂則黃泥灣矣。自灣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峯相屬曰黃泥灣石。北五里許有八九峯不相屬曰梧桐石。又十數峯橫倚平嶂曰石盎。往往洞戶出翠微。或隱林際。或覆重厓下。凡五六見。非鉤梯飛絙不可至。又三四里在羣峯相矗間曰雲霖砦。負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夾路數峯。高四五丈許。尺尺皴皺。絡藤垂篠。青翠涓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時羣至就火。撫弄不去。湖外有雲霖洞。歷數十磴乃至。瀺灂之聲與風葉相答。洞中急溜。又若汎瑤瑟然。里許。循仄徑行。高下不知其幾。四旁委洞。時仄身蹲膝窺之。不能悉達也。數百步出後洞門。有白水飛瀑十三疊。嵐烟擁蔽其半。與礬石、大巖、石窟三竈皆奇絕。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陽春西南。去縣遠。其在城北。有峯隆然起如寶幢者。涼繖岡也。左右則雲林、射木、磁木之山。烟翠隱見。皆面江互相映帶。江由黃泥灣七十里至縣。與左瀧水合。又南五十里與輪水合。入漠陽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無名。或石也而以峯名。或峯也而以石名。無

不峻削奇詭。玲瓏穿穴。不可得而窮也。

108 碧落洞

英德之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廣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從洞右仄行。未及半石斷。有飛梯出於壁外。閣道空懸。兩翼爲楯檻承之。仄行復至一洞。兩壁牙交容一人。既束復舒。爲虛樓一疊。一石吐出。上平下銳。可坐而臨水。從洞左仄行。又有虛樓一。其石皆如花草雲霞。所垂乳變態千萬。將雨則乳枝濕潤生雲。僧常熾火以辟雲。一水窪深二尺許。乳之涓滴所成也。有魚長數寸。見人弗畏。上有石棺。古仙人蟬蛻於此。蓋靈窟也。僞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唐人周賀爲到難篇云。湞陽之石室。兩崖捲束。勢合如屋。孱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仙躅。羽容霓色。霏遶瑤局。又謂。忽驚呀豁。危赴騰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浹。是此洞也。洞外峯巒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樹色。掩映虛無。境絕幽麗。

109 穗石洞

穗石洞。在會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稱坡山古渡頭。山本不高大。爲劉龑所鑿。

今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騎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爲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拇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餘皆客石。

110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東洲西嶺下。湛文簡之母陳。因禱是洞。生文簡。故文簡以爲號。而建甘泉書院其上。其後文簡所至。輒爲樓。名曰見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王文成①嘗至甘泉洞中。有題甘泉居詩云。渴飲甘泉泉。饑餐菊坡菊。又云。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洞去羅浮甚近。文成嘗與文簡相約。未及往遊。亦羅浮一憾事也。

111 紫霞洞

瓊州治南二里蒼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題曰。遠七里。近七里。不遠不近七里。壁間復有盤龍屈曲自何起伏八篆書。郡人產子者。多鐫名石上。以硃塗之。謂可得長命云。

112 洳溪石室

洳溪石室。在樂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洳溪嶺。洳溪在嶺下。嶺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許。廣倍之。左右各有斜竇甚深。漸入若螺螄尾。一飛來碑。刻眞武贊八句。字如岣嶁碑。不能盡識。云飛自武當。有陸羽題名及樞室二楷書。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長二丈。平整可臥。其東四里。又有巖。縱橫十字。平廣若大衢。名十字巖。橫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洳溪石室。似有陰暉主夜。陽精主晝。形如日月。飛在玄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內。其光明與外無別者。

113 山火

粵之山每夜多有火光。酈道元所謂熒臺。若羅浮之珠燈是也。珠燈之出。大或丈許。小或六七尺。鐵橋、瑤石間。吞吐無常。每子夜日出。珠燈與相照耀。巖壑皆光。此皆山火之所爲。俗以爲火山。非也。然此乃陰火也。蓋山之陽火不可見。可見者陰火。以陰火故見於

①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諡文成。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

夜而有燈名。廬杭之野燈。常至萬炬。杖擊之。其光煠然。噫。吾直以流螢視之矣。

114 山影

龍川之霍山。當大旱時。有影出於天際。大小峯巒。與霍山一一相似。移時方沒。鄉人咸曰。霍山影見。不出三日雨矣。凡山影在地不在天。在天之影。惟霍山爲然。他處雲也。非山影也。霍山之影似雲而非雲。蓋霖雨之兆。其神氣有以異乎羣山也。予詩。山影在天知有雨。雲光如水似非晴。又云。山因欲雨偏生影。影滿天邊不是雲。

115 南嶺

南嶺。在永安貉老坪東。去縣東南八十里。其高四百餘丈。周百餘里。四崇中衍。一路微通。險阻可據。舊有城。有守備官。有撫民通判公署。萬曆二年。分守嶺東道參議趙可懷議。歸善、海豐、永安、河源、長樂。皆嚴邑也。賊今幸平。補牢是急。新田。海豐屏翰。南嶺。永安藩籬。宜城之。移惠參將於新田。兼制海豐、歸善。移惠潮守備於南嶺。兼制永安、長樂。蓋新田、南嶺在萬山中。昔爲巨賊某某窟穴。諸巢環布。膏壤沃野。誠吭背之區。而扃鐍不可緩也。其形勢。新田宜城壘左。二水交流。南嶺城宜壘右。據高臨下。亦東西兩溪環之。

但南嶺當永安、長樂之中。新田險海豐而東。歸善懸隔西江。壘寨攢聚。何止百餘。此皆新撫之民。跛不忘起。而明溪之地。內可以控歸善。外可以接海豐。城之。與新田更戍便。當事者以衆建力詘。第城新田。令參將督捕通判戍之。城南嶺。戍以守備及撫民通判。奏可。萬曆四年。南嶺城及公署成。南嶺者。嶺東諸山最險要。宋文丞相天祥。常以景炎二年。兵敗於永豐空坑。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三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浦。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賊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元張弘範兵水陸並進。又入南嶺。柵險自固。鄒渢、劉子俊以民兵至自江西。弘範步騎尙隔海港。懿道弘範濟潮陽。使弟弘正輕兵直指帳下。二十日。丞相方飯五坡嶺被執。渢自刭不殊。扶入南嶺。踰十日死。葉春及云。永安有南嶺。南嶺有文信國、鄒處置之迹。邑若增而重焉。信國祠在南嶺城中。大均議以鄒渢配享。渢死國在丞相之先。精靈與文公當長在此。文公爲永安重。鄒處置詎不足以重永安乎哉。南嶺當丙寅歲。有李唐宗者。起兵據之。既敗。有司夷其城及公署。惟文公祠獨存。與五坡嶺表忠祠。巋然相望云。又南嶺之西有簾紫嶂營者。在琴江了髻峰東二十里。文公亦常與鄒樞密渢駐兵于巔。聞黃鸝鳴。徙南嶺。故嶂又名黃鸝嶂。亦曰聞鸎。上有階石尙存。此皆忠臣之遺蹟也。

116 端州山水

何礐云。自廣州過三水縣而西。山石奇險。峽江屈曲。高嶺之上。小峰萬疊。聞斧聲丁丁。仰而矚之。乃辨樵子之與尺樹。儼在雲嵐開合間。長縴泝流。人百其力。舟行遲遲。看山良足也。過峽三十里至爛羅山。山半有東江亭。此爲高峽口。牂牁西來。東以入峽故名。泉甘石潤最可玩。至端州北門。望有茂林飛閣爲寶月臺。老樹參霄。日景微漏。北窗正對七星巖。南臨牂牁。江光明滅。蓋爲郡城煙火所蔽。臺下百頃洿池。時雨平堤。芰荷數里。坐久涼生。非復炎境。二里爲七星巖。端州之山。近而易登者無若七星巖。平地自起小巒。白石如雪。一名玉屏。雨之所淋。黑若點漆。樹自石壁挺出。根無所著。而冬夏深翠自固。雖名七星。然大小不齊約八九巒。高者百仞。北海李邕鐫記石壁。風雨剝落。猶可辨識。有洞有泉。却暑避喧。允爲佳勝。

117 韶陽諸峯

自韶陽而下。多奇峰林立。狀如叢笋。插天爭出。橫斜離合不一。或有詩云。應是攀龍爭化石。靈根一一長兒孫。予詩。削出枝枝是攀龍。無人道是一峰峰。山靈作意爲韶石。欲

使巉巖似次宗。次宗。華山也。

118 東嶠

粵有五嶺。大庾在最東。故稱東嶠。孫氏云。東嶠在大庾縣南。岝崿橫雲。斗上斗下。初陟。彌望荒岡。登降。田疇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連峰側立。隔樹見行人纍纍從峰上度。將至嶺。削壁橫亙半空。鑿石開徑。然後可度。有卓錫泉涓涓出鑿中。分嶺兩注。漱石長鳴。嶺西下。深谿廣肆。砂樹平連。一一小岡起谿中。與怪石出沒。長松被阪三十里。松聲隨流。波濤四起。一嶺南北。頓殊凉燠矣。故又稱凉熱山。

119 石礪山

石礪山。在番禺茭塘都。四周裹海。磅礴中流。外卽牂牁大洋。中有石壁。蹲踞狀如獅子。獅腹中空。可坐六七人。飛泉百丈。爲虎門捍山。一巖名錦廊。石如迴廊。可百餘步。形家以山爲南海捍門。控制內外。險若金湯。故築城置堠。以爲禦寇重地。予嘗有公揭云。粵省靈秀。全注於牂牁巨溟。所恃獅石、虎門、南岡頭諸山。屹然橫峙。以峻外防。而留旺氣。所謂水口之重關。海門之金鎖非耶。乃有亡命奸徒。蜂屯蟻聚。鑿石網利。歲致金以十萬計。

潛導番夷。陰藏劇盜。且運艘出沒。譏關難察。鑄錢賭博。多匿其間。爲鄉村蟊賊。種種可憂。況山脈穿海浮沉。肺腑首郡。上則鴨墩、獨洲諸阜。下則五獸雄岡。靈氣洩藏。兆官民之災沴。下關崩陷。致形勢之不完。近者牛口一屯。噴流黃血。浮蓮一塔。迸出黑煙。厓傾石墜。歲歲壓死多人。鬼哭連村。山靈哮怒。沿茭塘一帶。五里成淵。十里成谷。閭井窪窞。墳墓傾沉。長此不止。勢必丘陵大小盡平。高者旣下。下者豈能復高。風水旣傷。淵藪未已。其爲全粤禍患。曷可勝言。萬曆、崇禎間。屢行封禁。今復公然盜鑿。羣豪虎視。莫可誰何。痛心疾首。其誰同此隱憂也哉。噫。

廣東新語卷四　水語

120 西江

西有三江。其一爲灕。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而匯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而匯灕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唐志稱。南海名山靈洲。大川鬱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而岣嶁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則祠牂牁於廣州以爲南瀆也亦宜。牂牁者。江中兩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崖門之口爲終。牂牁其亦西江之岷山也。

牂牁江卽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爲大。由滇阿迷、羅雄。徑廣南泗城、田州乃至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而唐蒙以爲一奇。欲從夜郎浮船制南越。計亦疎矣。光武時。牂牁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自番禺江奉貢。蓋陸至廣南乃由水道耳。用兵貴取奇道。然深入人國。其勢在分。武帝攻南越。兵分五路。其命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

洞。特以爲奇耳。正兵以下橫浦爲先。下橫浦至番禺。水道平而徑。故樓船先至尋陿。

西江發自夜郎。盡納滇、黔、交、桂諸水而東。長幾萬里。然趨海之道。苦爲羊峽所束。咽喉隘小。廣不數武。霪雨時至。則狂波猒立。往往淹沒田廬人畜。民居城上。南門且築三版。故老言。伏波平定側、貳。築堤於其國。使交水不爲粵患。自是交人恒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爲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湹。如灘。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云。

121 南江

南江。古瀧水。一名昏康水。其源出西寧大水雲卓之山。會雲河松抱坎底上烏之水至大灣。又會東水至德慶南岸入于西江。予詩。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北謂湞水。南謂昏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長。北江次之。東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於西江。西江歲五六月必暴漲。瘴氣隨之而東而南。飲者腹脹。惟北江絕清。潮之力僅至中宿。故禺峽之水。甘冽不減中泠。流至羚羊峽外。每厓門潮至。則截西江之水使逆流。或半入於北江。而

北江之水濁矣。江間見泡沫色黑。則知天將寒。風雨且至。白則否。西江亦然。

122 三水

三水者。自肇慶而來者曰牂牁江。爲一水。自清遠而來者曰湞江。爲一水。自廣寧而來者曰綏江。爲一水。皆會於三水縣東南之崑都山下。是爲三水。志以牂牁、湞二江達于廣州入海者爲一水。非也。綏江至四會。會龍江顯水。東南出南津口以入湞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減湞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爲一水與二水參。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爲上流。入北江以爲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稱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疎也。

123 漲海

萬州城東外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蓋天地所設。以隄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漲海。後漢書云。交趾七郡獻貢。皆從漲海出入。漲者嘘吸先天之氣以爲升降。氣升則長。長則潮下虛。下虛十丈。則潮上贏十丈。氣降則消。消則潮下實。下實一尺。則潮上縮一尺。皆氣之所爲。故曰漲。凡水能實而不能虛。惟漲海虛時多而實時少。氣之最盛故漲。若

夫颶風發而鹹流逆起。大傷禾稼。則氣鬱抑而不得其平。亦漲之說也。漲海故多颶風。故其潮信無定。雷州調黎之東。一日兩潮而兩汐。西則一。調黎之潮。東消而西長。那黃則西消而東長。其風不定。其潮汐因之。風者氣之所鼓者也。平常則舊潮未去。新潮復來。常羨溢而不平。故曰漲海也。或曰漲海多瘴。飲其水者腹易脹。故入漲海者必愼其所養。亦一說也。

124 海水

炎洲之水。其邊大洋以北者。清而紺。邊大洋以南者。碧而黑。西漲暴下則黃濁。黃濁故淤泥壅積以成田。碧而黑。則性勁味鹹。水鹵所生。火膏所發。鬻之可成鹽末。故凡海水。秋冬鹹而春夏淡。鹹則益清見底。諺云。鹹水清。淡水濁。鹹水滿洋。不如淡水一掬。言淡者雖濁而可食也。虎門外之水重。鹹也。虎門內之水輕。淡也。舟入虎門。則低五寸。出虎門。則高五寸。水鹹故有力也。凡下海之船日以輕者。水鹹且勁。入木而木質堅。故輕也。上江之船日以重者。水淡且柔。入木而木質鬆。故重也。入夜則海水純丹。火光萬里。波浪乘風。如千萬火山衝擊。物觸之輒生火花。鹹故生火也。然海中生火。亦嘗不必以鹹。凡水中必有火也。天地間水不足則火不生。海者水之至足者也。火之體虛。必麗於物而明。水亦其所麗之物也。水貴乎行。火貴乎畜。畜於山亦畜於水也。故海色之碧與味之鹹苦。皆火之

所爲也。董子謂火至陽而有凉燄。此凉燄也。木華謂陰火潛然。此陰火也。邵子謂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寒火也。大抵火生于山與生于水皆半。山之光。火之所爲。水之光亦然。火在山則陽。在水則陰。在山則熱。在水則寒。而南海獨稱炎海者。旣接暘谷。復邇扶桑。其精氣與日相摩而生火。故曰炎海也。

出澳門。其水純黑。至瓊海則藍。其分界處水。一藍一黑不相雜。舟人謂之海畛。蓋水積厚則純黑如漆。以鹹故兼碧色。淡則黃白。其鹹淡同流。當中必有一直路。兩色判然。然掬之在手。黑者亦淸。黑者水之眞色。又海大天色沉冥。日月爲之不曜。兌之一陰與天同玄。故水黑。

凡潮水兩邊落至三尺。中間潮心乃高。潮心者俗謂之畛水。畛者界也。潮心行乎江中。其白如雪。明明可辨。故曰界。以其在江中流。故曰潮心。心從中而行。獨高出於左右之流。蓋坎中一陽之象。坎之心亨以此。

水非火之力不流。水之流。地二之火所使也。天一能生水而不能流。須地二生火以流之。地二之火陽火也。無形之火也。有形則海中之陰火也。故夫求陽水於火中者必於山。求陰火於水中者必於澤。新安海中之火。每成塊。大如車輪。隨風入城。人驚以爲天降火也。風止卽旋消滅。以陰火故著物不焦。得濕而愈炎。以水折之。則光燄至天。物窮乃止。蓋陰火喜

濕。陽火喜燥。陽火可以水滅。陰火可以火滅。以濕伏陽火。以燥伏陰火。其理一也。

凡江陽而海陰。陰故海水重而沉。陽故江水輕而浮。新安竈丁煮鹽。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飯粒試焉。飯粒之所止。乃可分其鹹淡。鹹則留之。淡則去之。蓋海水陰。有力而能任重。故飯粒止而不沉。能勝飯粒。則可以爲鹽也。鹽與火同類。鹹故生火。火故生鹽。火者鹽之本也。陽也。鹽者火之末也。陰也。凡人食淡則血紅。淡陽也。陽純故紅。食鹹則血黑。鹹陰也。陰純故黑。水者天地之血也。

祝融之汪。南海也。停水曰汪。楚曰汪。閩廣曰洋。從廣州虎門而出。水皆曰洋。在東爲東洋。西爲西洋。五月南風大盛。舟始開洋。亦曰飄洋。從洋皮覷水。近低遠高。如千重雲山。上接霄漢。與在江湖觀水。近高而遠低者不同。每望黃氣。知有人烟國土。白氣知有山峯。黑氣則水。是謂望洋。洋中空曠。風起卽知。落帆下矴亦無恙。惟經山島防旋風。若漏發。載重難尋則沉溺矣。然舟不能輕。輕須以土石實之。風浪既大。非重載不能鎭壓也。

萬州一港。四圍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見。港頗寬廣。海艫爭避風其中。稍不虞。則港口忽生一沙橫塞之。須祭禱乃滅。蓋海中沙磧。時有時無。皆有鬼神於其間。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予有伏波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

瓊州以海水占年。凡海水熱則荒。諺曰。海水莫熱。禾穀將結。海水其凉。禾穀登場。

125 潮

廣人以潮汐爲水節。或曰一潮而一汐。或曰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駕以終風。前後相蹙。海水爲之沸溢。是曰沓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于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則應二月。日直其月。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月生明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會。月與日對。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常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爲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爲節者。在在有變也。余靖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繫於月不繫於日是也。

張潮①謂潮者氣之所爲。故謂潮應月可也。謂水往從月。潮繫於月則不可。臨安志云。潮汐往來。天地之至信。氣升而地沉。則水盈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水縮而爲汐。然謂水

①張潮字允信。號春岡。增城人。湛若水弟子。有游藝集。

隨氣而往來可也。謂水因地而盈縮則不可。嘗有候二海之潮者。謂平於東者嘗先。平於南者嘗後。每差三時。又有謂北水南來則潮長。南水北來則潮落。夫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蓋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匯也。氣之關也。天地之喘息。一翕一張。而潮之長落因之。氣之張於地也。則水自北奔南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若夫小大早晚之異。臨安志又云。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日。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蓋時有交變。氣有盛衰。其氣機一與月應。故謂海潮應月。理亦昭然。若夫踏殘之水。則天地餘氣。吸將盡而復出也。春夏晝有踏殘。晝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殘。夜之永也。永故餘氣復出也。若夜短則汐水無踏殘。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蓋皆乘氣而往來也。袁昌祚①云。有人於北海往來。見正北一望。海皆平水無潮。返東北隅。始漸見潮有消長。蓋正北方位。先天爲坤。後天爲坎。皆天一始氣。潮從此生而常平。漸乃通諸四海。若循環然。大率應晝夜子午二氣爲消長之候。有不盡由於月者。雖月常一月而一周天。潮亦常一日而一周地。然皆以先天之氣。流行于後天之方位。世儒烏所據而云月配先潮配後也。

126 廣州潮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爲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爲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漁者歌云。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沓潮者潮之盛也。一名合沓水。水之新舊者。去來相逆。故曰沓。沓。重沓也。當重沓時。舊潮之勢微劣。不能進退。魚去而復來。故多。魚大者始能乘潮。故大。沓潮者漁人所喜。又粤人以爲期約之節。予有沓潮曲云。與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歡如早潮上。儂似暮潮下。又云。兩潮相合時。不知早與暮。與郎今往來。但以潮爲度。

127 瓊潮

瓊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勢獨大。夏至大于晝。冬

①袁昌祚字茂文。東莞人。與郭棐同修廣東通志。有莞沙文集。

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長。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後漸殺。十一二又長。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後又漸殺。大抵視月之盈虛爲候。以爲隨長短星者。妄也。以爲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亦非也。蓋地形西北高。東南下。瓊、雷兩岸相夾。見水長而上。則以爲西流。見水消而下。則以爲東流耳。然陳讓①云。天下潮汐消長皆同。惟瓊海兩岸。東西異流。每南岸水流東而長。則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東而長。則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兩岸異流。彼逆此順。然東流日僅廿四刻。西流則計時有九。又或數日不流。蓋伏流也。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西合流處所。所謂中洋合巢浪也。過此可勿戒心。如風大則半日可渡。又歲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風。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須臾可渡。是日廣東邊海地。亦皆有風雨。

128 惠州西湖

羅浮介廣、惠之間。爲二州所瞻。今行者歌云。下不見羅浮是廣州。上不見羅浮是惠州。其厚阯盤迴數百里。支走通衢將並海。復奮起爲揭嶺。其勢逆趨而上。蜿蜒不斷。至惠則潛巒疊巘。如扆如屏。爲一城之擁蔽。其靈秀皆瀦於西湖。而惠環城皆水。龍川、淡水會爲江。而縈于左。槎溪、濂泉匯爲湖。而漾于右。右則密邇羅浮。爲朱明之水所歸。於是湖遂爲羅浮

之有。而曰羅浮西湖。羅浮上有神湖、瑤池與海通。下有西湖與江通。以其在惠州西。故曰西湖。又以惠有豐山。自疆西迤邐而止于湖。而湖中之利弗禁。魚、鱉、菱、荷、蓴菜之屬。施於民者普。故曰豐湖。湖迴環二十餘里。分裏外湖。爲三堤間之。水頗高。注江如建瓴。恃三堤以爲蓄洩。故堤歲必修築。三堤各長里許。有橋六。曲曲相通。中有瀲玉灘、點翠洲、明月灣及大小島嶼。每當煙雨之際。乍有乍無。遠近望之。有海上神山之勢。吾粵故有三西湖。一在潮。一在雷。而以惠西湖爲勝。子瞻以爲不讓錢唐明聖湖云。

129 樵湖

西樵下有湖。環山東南。隨水勢曲折而成。長亙六十餘里。湛甘泉嘗標爲二十八曲。與弟子棹歌其中。予追和三章。其一曰。二十三泉一半飛。飛爲大小水簾肥。湖中盡是飛泉水。曲曲隨舟上翠微。山上有二十三泉。皆瀑布也。其尤大者水簾。其二曰。東北湖頭接白雲。東南湖尾大江分。諸峯不在烟波外。七十芙蓉總與君。山四圍皆江水。環有七十二峯。若芙蓉注其趺。故云。其三曰。芙蓉一朵一飛泉。流作湖波蕩碧天。廿八花灣行不盡。江風吹上瀑花邊。山上又有天湖。方文襄嘗畜三瀑布爲之。亦稱三瀑布湖。三瀑布者。其一出大科峯

①陳議。陽春主簿。

北麓爲雙泉。流至雲表村爲西竺泉。注于寶鴨池乃爲瀑布而下。其一出小科峯北麓。合碧雲二泉注觀翠巖。又合紫雲溪。逕白山村、伏虎臺乃爲瀑布而下。其一出諸度坑。歷銀瓶、盤龍石而下。又有二小泉。一出盤龍石側。繞石泉書院門而東。一出後岡浮石。並會東澗之水而入天湖。天湖凡受大水三。小水二。烟波浩淼。望若無際。流至山下復爲湖。下湖之水。卽上湖之水也。每當雨過。輒有飛魚挂林杪。獵人截湖口而取之。湖口有方子釣臺。予嘗垂竿其中。

130 二湖

會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甕城西。僞南漢劉龑之所鑿也。其水北接文溪。東連沙澳。與藥洲爲一　長百餘丈。歲久淤塞。宋經略陳峴疏濬之。聾龑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蓮。因易名白蓮池而湖亡。其東偏。今有仙湖里遺焉。其一曰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廣州志。蘭湖在雙井街。其水常瀦。今亦亡。其地亦猶曰蘭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粵洲。在玄覽臺西。爲白雲之水所注。一曰藥洲。在越王臺西南一里。卽龑所鑿仙湖。與之爲一者也。二水旣廣。復與番禺二山青蒼映帶。每當春秋佳日。登臨者不出三城之外。其觀已足。今也三城連而爲一。三山亦失其二。番與禺僅存培塿。而洲與湖之烟

波浩淼皆不可問矣。王于一①有言。世之變也。志風雅者。嘗紀亡而不紀存。嗚呼。吾粵之所亡者。今豈惟二湖二洲之勝概而已哉。

131 陷湖

遂溪有陷湖。湖故託、甯二村也。相傳隋開皇時。有一白牛過之。村人殺之以食。風雷暴作。二村遂陷爲湖。至今淵深不測。有龍居焉。旱則有司殺一白牛沉於湖以禱。霖雨立至。蓋激龍之怒云。其水痕晴則日增。雨則日減。或曰。此爲海眼。潛通于海。凡雨皆自海生。雨則水氣上于天。此泉下趨。故日減。晴則水氣復瀾於海。此泉不瀉。故日增。

132 照鏡湖

番禺治東北五十里。有小湖。每旦。湖中有一輪。光明如月。大四五尺。朝日射之。搖蕩照耀。土人以爲古鏡。因名湖曰照鏡。有歌曰。湖中有鏡長如月。然淘之亦無所有。自掘斷後山龍脉。鏡光遂隱。

---

①王猷定字于一。南昌人。明末嘗入史可法幕。入清不仕。有四照堂集。

133 **夫溪**

夫溪。在仁化東北百里。昔有婦送其征夫至此。故名。予有夫溪曲云。夫溪溪水水分流。流向東西似御溝。恨絕當年征戍婦。潮痕長與淚痕留。又德慶東五十里。有夫號水。其十里。有思夫水。昔有征夫不歸。其妻思之哭以死。比夫歸。未及家十里。聞妻死。亦號泣死之。鄉人因名其村及水曰夫號。水有二派。東派出西源。西派出富豪。合流入于西江。卽思夫水也。水旁有思夫村。其歌云。思夫之水。流聲嗚咽。夫號之水。與之同絕。

134 **月溪**

月溪。在廣州白雲山之陽。羣峯掩映。若雲間之月。故曰月溪。宋時有月窟菴。予詩。月溪如月在雲間。

135 **銀溪**

銀溪。在大埔西七十里。所產魚不腥。以其水澣衣。不用粉漿。自然皓白。故曰銀溪。詠者云。水有銀光是月華。

136 陸溪

陸溪。在德慶西四十里。其源出佛子嶺。東流四十里入于江。自陸賈至此。溪名陸。山名錦石。江名錦水。亦曰錦江。以賈所嘗濯錦。又名濯錦川。人知蜀有錦水錦江。不知東粵亦有之。舊有大中大夫祠。在錦江上。有詠者云。陸廟春晴候。花飛錦水香。又云陸賈祠前錦水香。仁化亦有錦水。其源一出崇義仙人嶺。一出太平山。會於長江水口過龍石。水中石五色如錦。亦曰錦江。

137 香溪

有人自石龍得一小水。沿洄於斷峽深林之間。三日而至羅浮。舍舟八里。則冲虛觀在焉。蓋此水郎羅陽溪。爲羅浮七十二長溪之一。然自來遊羅浮者。而東莞。而增城。而博羅。皆由陸路以入。未有蕩槳溯流。竟可達朱明之洞者也。此水無名。予以山中販香屑者。時時駕筏往來。因名之曰香溪。以爲入山奇道。爲詩云。不用仙人綠玉笻。朱明門戶水重重。因君識得香溪路。舟入羅浮四百峯。又云。三日仙源路不窮。冲虛觀口繫孤篷。自來漁父無尋處。曲曲千巖萬壑中。

138 沉香浦

沉香浦。在南海治南十里。昔無名。自吳隱之投沉香其中。浦遂名。浦亦幸矣。沉香在隱之。不如其在浦。浦存則沉香長存。士大夫有欲得沉香者。其問諸水濱可矣。自晉至今。南海無沉香也。有則惟浦中沉香而已矣。

沉香浦又一。在臨高城南。昔有縣令。投沉香其中。沉香時隱時見。後一縣令。使人沒水取之。沉香長丈許。大三四尺。出水時波濤洶湧。聲若驚雷。久之復自沉沒。蓋亦有神云。

沉香浦凡二。而墨研沙一。沙本無沙。以墨研而成沙。浦亦無浦。以沉香而成浦。然浦猶有其二。而沙僅一。然則投沉香者。猶易於投墨研者耶。浦與貪泉。皆以隱之得名。能飲貪泉者。能投沉香。今之不能投沉香者。皆其不能飲貪泉者也。吾將浚貪泉之源。而決其流。放乎三江。盈於五嶺。使士大夫飲者。多爲沉香而作浦。

139 **昌樂瀧**

昌樂瀧。在樂昌縣西北六十里。自瀧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瀧。乃酈生所稱。崖壁峻阻。巖嶺千空。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者。瀧中之山名監豪。兩峽相抵觸。欲崩欲陷。楓、柟、豫章諸大木撐之。天從石罅中出。僅尋丈許。隨峽勢以爲大小。屈曲縈迴。百餘里至瀧口。乃稍開豁。峽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陽王禽山。入臨武。經鸕鶿石南流。合瀘水洽

君之水。激爲大瀧。灘流最怒。驚湍飛注。凡有六處最險。其曰寒瀧者。濤風沫雪。凜冽如深冬。舟出沒者。衣盡濕。如裸而泅。凍不可忍。上有廟。祀漢桂陽太守周昕。報始疏鑿之功也。廟左祀昌黎韓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瀧吏詩云。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故亦稱韓瀧。一曰金瀧。其崖昔爲雷擊。傾裂數百丈。頽波所入。衆壑砯衝。鼓若山騰。轉如電掣。嘗有金銀光怪。一曰白茫瀧。一曰垂瀧。懸洪百餘仞。匯爲巨潭。洶遂騰沸。望之茫洋。一曰梅瀧。上多梅樹。有獸白毛而長臂。旦夕吟嘯。人以爲猿公。一曰腰瀧。言在瀧之腰也。亦曰穿腰瀧。舟人率以兩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勢如劈箭。直入九淵。離巨石嘗一髮許。路或窮。折而入巖竇。則山液滴瀝。陰濕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瀧至此皆絕險。舟上者與石爭。下與水爭。與石爭者勢在篙。與水爭者勢在船。其可爲力者。人半之。不可爲力者。天亦半之。出峽至瀧口。有鵝公石。在水中險若滟澦。過此乃敢泊舟。嶺南謂水之湍浚者曰瀧。諸州皆有瀧。英德有瀧頭水。羅定有瀧喉。而以此六瀧爲大。六瀧又以穿腰爲大。予有瀧中號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瀧船笑上瀧船。上瀧爭似下瀧險。一片風帆亂石邊。又云。舟隨瀑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却立。白鷗欲下復驚飛。瀧口東岸。有趙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築此以扼楚塞。蓋以秦新道惟此瀧中最險。彼北從湞水、西從灘水以入者。險皆不及瀧口。有

望瀧樓。去縣西北三十里。縣西門曰西瀧。其東曰東川。南曰武水。武水至縣南有龜峯。橫當水口。水爲縈紆倒流。上有一亭。予書曰武溪亭。有記。

140 白鵝潭

珠江上流二里。有白鵝潭。水大而深。每大風雨。有白鵝浮出。則舟楫壞。丙申五月朔。二白鵝狀如小艇。隨波下上。時無風雨。舟經此者皆見。以小銃逐之。飛數百步沒于水。相傳黃齋養作亂。船經此潭。白鵝爲之先導。亦妖物云。

141 賭婦潭

賭婦潭。在龍門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邊。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卽爲夫婦。至下流觀之。竹果相合如生。遂成夫婦。故名潭曰賭婦。潭上竹林名媒竹。予有謠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又博羅有合竹洲。其事亦相類。

142 十龍潭

十龍潭。在東莞縣東南三十里。其山曰深溪。與彭峒、大嶺、青嶂相連。甚幽邃。山有一大瀑布。注處輒爲一潭。凡十注。遂成十潭。初潭在谷口。春水初生。潭上之石輒掩其直瀉。水皆横飛以入潭。狀甚詭激。右折爲第二潭。水稍平。石齒歷歷可數。其上蒼壁平削。飛溜濺空。白晝轟雷砰磕。破頂門而出。毛骨爲之寒豎。其下瀦水相環。如雙輪迴轉。爲第三第四兩潭。又上峰益巉峻。水益湍駛。溪中多有美玉。色如紺青。樵人以礪斤斧。異花芬郁。雲霧晦冥。白沙朱草之間。虎跡嘗暖。此山之最深處也。是爲第五潭。上百步爲第六潭。左右多怪石。突怒偃蹇。横抵飛湍。勢若熊羆决鬬。以與潭水衝擊。常有火光熊熊。隨風四射。然火光非生於石也。凡海水寒則生陰火。潭水熱則生陽火。此陽火也。潭水寒而與石衝擊之。過則熱。熱故生陽火也。如是者。凡在第七、第八、第九潭皆然。磴道峭危。往往中絕。涉澗蛇蝮行。乃得至大瀑布下。大瀑布高千尺餘。排峰直注。水花成片如雲。既墜復起。從空旋舞。備極瓌詭之觀。其下爲第十潭。水甚黝黑。是爲激龍之淵。天旱。人輒怒其龍而投以熱鐵。則大雨。故曰激龍。石上有古刻飛泉及紫虛洞天六大字。筆法用顏魯公。

143 瀧川

瀧川。在高明城南。區太史海目之所居也。嘗有汎瀧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詩。又有

潿川花樹歌云。正月二月春風微。潿東潿西花亂飛。著水纔銜青雀舫。因風復上白鷗磯。

144 思鄉水

思鄉水。源出廉州之廢石康縣思峒山。至武利江復還本縣界內。入晏江。以其去而復還。故名思鄉水。予有謠曰。水亦思鄉向故山。人流不似水流還。人流若似思鄉水。那有離愁在世間。

145 黃塘

端州七星巖西有仙掌峯。峯下有湖曰黃塘。相連數塘爲一。廣百餘頃。野生荷花菱芡之屬甚衆。以水深。蓮莖長至二丈。予棹歌有云。一丈蓮莖二丈花。枝枝高過釣魚槎。又云。蓮花二丈穿蓮葉。蓮葉雖長不及花。

146 黃泥灣

舟自黃泥灣乘流至陽春縣。一路重巒複嶂。與羅旁諸山相接。百餘里不斷。平疇中往往削出奇石。每一石高百餘尺。皆有古木槎椏其上。藤蘿下垂如瀑布。苔積如雲。蒼翠陰寒。停午失景。如此者數十百石。人家在巖洞中。與蝙蝠分其芝房。與胡孫爭其果蓏。偃臥者乳

床。漱飲者窪尊。多有巢居穴處之遺焉。覓日倚篷玩賞。恨舟流太駛。不能細加領略耳。嶺南多佳山水。此乃羊腸小路。行旅罕經。故無有言及黃泥灣者。

147 迷坑

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橫亙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采筍者一一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寧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

148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鷄鳴。次午次酉。消則涓滴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湛文簡云。此泉或如龍蟄。或如雷聲。倏忽無時。天下之靈。予詩云。一泉天半有神靈。吸得江潮上翠屏。千里潮來清遠峽。不教一宿返南溟。連州南亦有潮泉。仲春至孟秋。每日從丑湧流至申。仲秋至孟春。每日從申湧流至丑。其下流又有斟泉。一日斟溪。或經年無水。或一日十溢十醮。始興城東百里。有朔源泉。長於朔。消於晦。新興北廠村有井。水泉溢出。高於他水尺餘。平時澄澈可鑑。至辰未則泉渾濁。流出木屑灰塵諸物。良久

如常。是皆與潮通者也。

149 **貪泉**

石門有泉。飲之輒使人貪。名曰貪泉。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由來久矣。然泉獨不能得之於隱之。隱之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則是泉之力。亦有時而窮也。嗟夫。粤處萬里。禁網故號疎闊。異時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念無以謝粤民。則委罪於石門之泉。曰。是飲焉而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而東莞之南。黄嶺有廉泉焉。長令者亦未聞有飲之而廉者也。何均之泉。而廉者不能使人廉。貪者乃獨使人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貪泉一在連州之五溪水。與在石門者爲二。二貪泉爲吾粤大患。飲者自陸大夫始。數千金之裝。捆載而西。千載下士大夫莫不豔之。珠璣、犀、瑇瑁、果、布之奏。視者猶外府也。至輒甘心焉。曰泉實然。泉之見罪。非有吳刺史不能釋。泉乎泉乎。蓋望吳刺史也如望歲哉。

150 **豐湖二泉**

惠州豐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豐湖南姚坑。泉口僅如盂。日汲數十石不竭。

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峰西麓。迸出石隙。甚芳冽。清醒則甘。然冬盡春初。古榕泉味復與清醒埒。清醒不變而古榕獨變。亦異甚。

151 醴泉

醴泉。在開建縣一里。從石中流出。味甘如醴。一名酒井。人聲一呼。輒有白沙滾起。泉隨沙上。涓涓不息。予詩。泉應人聲出。潺湲滾白沙。

152 壽泉

壽泉井。在興寧東二十里。每大雨。諸坑塹濁水交流丁井。井水獨清。土人名其地爲井子唇。濁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濁。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飲之多壽。是曰壽泉。

153 三泉

瓊州有三泉。其在府城東北者曰雙泉。相去咫尺。一甘一鹹異味。蘇子瞻名曰洞酌。有詩云。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缾之中。有澠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銀沙星。有粟葉長青。時時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爲粟泉。或曰泉非眞浮

粟可食者也。泉脈上湧細白沙。纍纍若浮粟耳。凡佳泉多兌之所出。乃天地血脈之水。最養人。山中石泉。則天地精髓之水。坎之所出。味寒冽。不甚養人。此泉與大澤相通。又含粟米之氣。是眞可以久服者。

154 **甕泉**

甕泉。在龍門南四十里。有石甕七。大者徑二丈。小者一丈。其深莫測。上有泉。自石間湧出入于甕。濤聲春天。如雷闐闐。予詩。石甕東西七星列。天泉日夜一雷春。

155 **十三疊瀑泉**

春州十三疊瀑布。爲天下飛泉之冠。廬山三疊泉方之。尠如也。予詩云。匡廬三疊挂虹梁。復有黃山九疊長。爭似春州十三疊。交飛白水一天涼。又云。陽春白水十三疊。勢比增城白水長。更有崆峒巗洞好。龍床偃臥絕淸涼。又云。一疊冰霜一疊雲。峰峰霑濕女蘿裙。白猿不敢潭間飲。鎭日雷轟隔嶺聞。予平生絕愛瀑泉。嘗亭於三疊泉之下。爲三疊泉操以落之。茲於十三疊泉。益用流連忘返。斯三詩亦將寫之於琴。而名其琴曰十三疊泉。銘之曰。春州十三。匡廬三疊。於此琴中。流聲相接。

156 海中淡泉

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鰲泉。在五都蚊洲者。曰蚊洲泉。在陽江西北六十里。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邁東海港中者。曰那陀泉。在文昌七洲洋山大海中者。曰淡泉。在陵水東大洋雙女嶼者。曰淡水井。皆不以海而鹹者也。蓋天一之水。上出而果行。故淡。此源泉之混混者也。海水者。衆流之委。以潤下故鹹。鹹故不能生物。古人祭川先河。重其有源。又淡而能生物也。物生於淡。淡者一陽之眞味。出於坎之心。浮於兌之面。而不少變。陽實於中故也。

157 朋泉

陳文忠以抗疏罷歸。於城北白雲山築館。曰雲淙別墅。中有鏡機堂、寶象林、無畏巖、海曙樓、邀瀑亭、餘簫閣、淸冷菴諸勝。嘗榜少陵句於門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公以雲淙噴薄。爲瀑布下流。其水湍激悍怒。不可瀹茗。一日摩挲巖石。忽有兩乳泉從指間觱沸而出。甘冽淸寒。具中冷之味。公大喜。謂斯泉有偶。如賢哲之不孤生。因名之曰朋泉。自公殉節。雲淙淪於烟草。予覩斯泉。猶公之碧血。而不能飮。

158 溫泉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冷水池。池中有溫泉噴出。縷縷如貫珠。至溪則怒流澎湃。觸石生烟。熱乃愈甚。一二里猶炎蒸。鬱鬱不散。其餘山谷。亦有溫泉四湧。遙見火雲蓬勃。丹氣熒煴。行者莫不汗流浹體。泉微作硫黃氣。其熱可以湯雞瀹卵。而寅、午、酉三時尤灼。他時則稍殺。蓋丙火生於寅。丁火生於酉。有帝旺於午故也。斯乃神人所煖。主療人疾。痿、瘵、痱、疴。浸之則痊。故張平子云。覽中域之珍怪。無斯水之神靈。蓋火德所鍾。非同井之冽寒者也。粵本炎徼。得陽明之精氣居多。故其地皆產五金八石。五金之水寒。八石之水熱。有五金之所。即有八石。有八石之所。即有五金。而溫泉則多爲硫之華、丹砂之英之所融液。嶺南純火之地。生八石之所十之六。生五金之所十之四。故溫泉之旁。皆有涼水以和其湯。處處皆然。博羅之白水山。有二湧泉。相去僅步武。而東泉熱西泉寒。遊人以西泉解東泉。然後調適可浴。唐子西以爲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一口。不知西泉之寒。五金之水也。東泉之熱。八石之水也。五金八石。相比而生。故咫尺間一寒一熱各異也。又惠州城北有三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一熱。而英德湘陂村有圓水。廣二百步。一邊煖。一邊冷。冷處清綠甚深。煖處白而渾。玄素既殊。涼燠亦異。是名除泉。亦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此皆五金八石之水所分也。

英德又有熱水湖四。一在潭頭。三在太平菴溪左。皆涌沸如湯。乳源縣西二十里。有鞋田溫泉。出于石長盆中。溜涌如沸。名天湯。人多以蘼蕪香茅雜投其中浴之。其西二十五里。有小湯盆。又西三十里。有西田溫泉。西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大坪溫泉。而海岱溫泉有四。與椰木橋水尤熱。曲江東南五十里有溫泉。每霜雪時。益沸涌。炎氣雲浮。以熱生物。與炊者等候。然時有細赤魚遊其中。弗爲灼也。化州有溫泉。在州北。爲羅水之源。遂溪有溫泉。在瀏洲。其泥黑。以浣衣可白如雪。新安有湯井。在玉勒村。秋冬嘗有烟氣。新會有湯湖。在城西南一百十里。迤邐長溪。中流一帶。其熱如湯。上下之流皆冷。東安有熱泉。在城西南之西山。從化有溫泉。在縣東山麓。陽山有溫泉。在龍阪灘側。翁源有溫泉。在縣北桂竹峒。與韶城通。常有芝蔴浮出。龍門有溫泉二。一在縣西十里。一在縣南六十里。清遠有溫泉二。一在邑東滙江陽塘村。一在邑西善化鄉。樂昌有溫泉三。一出冷君山下。一出縣北之周山。一出九峰湯塘。始興有溫泉。出靈水源上。當隆冬時。蒸氣數丈。凡二井。上浴而下烹。又有四溫泉。一出凉源。一出躍溪。一出葫蘆洞。一出清化。興寧有溫泉三。一出吉湖傍。旣泛湖湑。復潛行地中。自竇湧出。居人燖盥以爲常。一出南墩。其一出北墩尤熱。一出縣南泥沙中。廣可百尺。如蟹眼者百餘。河源有溫泉六。一在和溪。一在黃沙。一在熱水。一在立溪。一在黃田。一在康和。和平有溫泉三。一在湯坊水。一在馬塘江。其一在㴴頭者尤

熱。長樂有溫泉六。曰鷄子嶂。在縣東南三十里。曰橫陂。在縣東南五十里。曰下埠。在縣東南六十里。曰排嶺。在縣東南七十里。曰大渡。在縣東百里。曰嵩口。在縣西二十里。海豐有溫泉。在縣西北鵝埔嶺下。潮陽有溫泉二。一在新田山後。深廣四五尺。一在縣西坤柄山。地曰湯坑。饒平有溫泉。在東十里湯溪。流爲別溪者三。入于海。惠來有溫泉。在西坑。冬時益熱。平遠有溫泉潭。在城東南五十里鐵鑛山側。瓊山有溫泉。在縣南西黎都上十三峯下。文昌有湯泉。在縣南五十里多尋都。周百餘步。冬夏常溫。樂會有溫泉二。一在縣西上北偏鄉。一在城南十五里。嘉濂小河之側。名溫泉河。萬州有溫泉。在西四十里普禮村。凡五六所。而西田埇者尤熱。陵水有溫泉。在西北五十里。崖州有溫泉。在篋簩嶺下。又有熱水塘。在州北三里。感恩有溫冷池。在城東十里許。池周三丈。中分兩脈。一溫一冷。又有溫湯泉。在城北七十里。昌化有水曲泉。在縣南黎都。四時恆溫。澄邁有溫泉三。一曰南滾泉。在縣西封平都田中。夏冷冬溫。一曰滿豔溫泉。在縣西青嶺東。一曰水曲泉。在縣南黎都。四時常溫。臨高有冷熱泉。在縣西南百里。其源自討倫嶺。中分冷熱。羅定有溫泉二。一在平寶白龍堡柏水坪。一在雲際山麓。廣二尺。一名雲沙。信宜有溫泉二。一在譚峨鄉。一在縣城南半里許。春夏溫。秋冬大熱。陽江有溫泉二。一出北慣官路南。秋冬尤熱。氣蒸蒸嘗若烟霧。一出南河蚺蛇岡東。陽春有溫泉二。一在城東之南鄉。方廣四丈。深二尺。香

潔無硫黃氣。一在城西北丹竹村。廣可三丈。長四尺。深半之。恩平有溫泉三。一在那吉峒。一在雲立山。一在仕峒之馬蹄岡。石城有溫泉。在縣東北八十里。石洞山之北。冬夏如沸。龍門有熱水潭。在鷓鴣石上。隆冬水煖可浴。靈山有旺泉。冬溫而夏涼。蓋嶺南十郡。無地不有溫泉。而泉又善變。忽寒忽熱。蓋五金與八石相爲制化故也。其多夏涼。則以夏時火在天上也。多冬熱。則以冬時火歸地中也。溫泉者。火之水也。稟純陽之烈氣。爲養生者所取資。故古之丹客。率來嶺嶠。借此正陽津液。以變其純陰金骨。以水中之火補其陽。以火中之水還其陰。溫泉之爲功也。蓋莫大焉。

159 毒泉

長樂有兩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傳宋鄒太尉引兵征鐵板僧。去毒泉二尺許。以劍剸地。泉即隨劍入地不爲害。一在黃竇嶺。有軍士誤飲而死。文文山移營其上。禱而止之。曲江濛瀼驛對岸。亦有毒泉。沾足潰爛。泉所注田數十頃。食其田穀者。一二年輒死。號蠱毒田。斯乃地之孽氣所注也。安得有鄒、文二公者。以至誠消其患害乎。

160 風井

風井。在陽江西北五十里南河都山巔。廣丈餘。深不可測。天將大風。井中先鳴三日。

鳴止則大風起。蓋地至虛之所也。凡雷生於地之實。風生於地之虛。以實故雷出地而後鳴。以虛故風在穴中而已鳴。惟虛故生聲也。順德西南三十五里之美山。旁一石孔。有聲則風且雨。感恩城東二十五里。有一峒。春夏之間。竅中常發南風。猛烈如颶。晨起暮息。或至數日不息。亦皆以虛之故。然此皆陰風也。凡陰風出於地之虛。陽風出於天之虛。出於天之虛者其風生物。出於地之虛者其風殺物。

161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岡之陽。相傳尉佗所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稱佗飲斯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又嘗投杯于井。從石門浮出。舟人得之以爲神。名越王井。通典謂南海有天井門。天井者越王井。門者石門也。井又名越臺井。以在越王臺之下也。廣州諸井此最古。南漢主亦嘗飲之。號玉龍泉。其廣丈餘。有九孔。文石爲蓋。汲者欲得井華。分綆而下。瓶罌各滿。毋相抵觸。人甚便之。自漢至今。以爲尉佗之遺澤云。廣州故多佳泉。其知名者有十。正德間。學士黃諫①譔廣州水記。謂城中井水九眼殊勝。城外則鷄爬井甘冽。因名學士泉。次則九龍泰泉。次蒲澗簾泉。次越井。次雙井、甜水巷井。次鵞井。次洗白井。次居士泉。次藩司郡廨二井。學士泉去九眼井五里。石泉也。今烹廟後井

者皆用之。九眼井又一。在龍川治西趙佗故城。名趙佗井。味亦甘冽。

162 綠珠井

博白縣本高涼白州。東粵之地。其西雙角山下。有梁氏綠珠故宅。宅旁一井七孔。水極清。名綠珠井。山下人生女。多汲此水洗之。名其村曰綠蘿。以比苧蘿村焉。綠珠能詩。以才藻爲石季倫所重。不僅顏色之美。所製懊儂曲甚可誦。東粵女子能詩者。自綠珠始。今雙角山下及梧州。皆有綠珠祠。婦女多陳俎豆。其女巫亦輒歌喬知之綠珠篇。以樂神聽。綠珠又善吹篴。傳其弟子宋褘。篴譜舊存祠中。鄺湛若常手錄以歸。有蒼梧訪太眞、綠珠遺跡詩云。雲里玉環妃子井。綠蘿金谷懊儂村。霓裳獻散華清舞。玉篴難招博白魂。妃子井在容州雲凌里。水最冷冽。飲之美姿容。旁多香草。容州又有綠珠江。予有容州詠綠珠遺事詩云。綠珠江水綠。人向鏡中留。金谷知誰似。翔風見亦愁。月中教横笛。花裏墜飛樓。自作懊儂曲。風華不可求。又云。自舞明妃罷。何曾秘玉顏。裁縫絲布澁。遊戲犢車閑。笛響處無外。樓高煙雨間。容州誰不羨。雙角美人山。湛若云。綠珠玉篴有尸滲。土花斑駁如繡。昔宋褘持入宋明帝宮。褘死以此篴爲殉。巢賊發宋諸陵得之。後入交趾。清夜聞歌。每能自叫。槃

①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博學多藝。好品泉水。官翰林學士。謫廣州通判。

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其井汲飲者。生女必麗。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絕麗者。亦損一竅。予嘗說其父老使除之。大均曰。綠珠之死。粵人千載豔之。愛其人並及其井。使西子當時能殉夫差。則浣紗溪與此井。豈非同爲天下之至淸者哉。予詩云。懊儂曾照井泉淸。一代紅顏水底明。又云。一自綠珠留此井。風流不道浣紗溪。

163 何仙姑井

井在增城會仙觀。其深不測。水比他水重四兩。味淸甘。人多汲之。何仙姑去時。脫履其上。故井上有亭曰存仙。吾疑井脈通羅浮。仙姑當時從井中潛出。見於羅浮麻姑之峰。令人取其遺履井上。蓋以水府爲解也。浮丘爲朱明門戶。有珊瑚井。井者朱明門戶地。地道四通。以一竅爲往來之所自。此井如之。人見以爲井。不知其爲洞天也。

164 亞姑井

羅定界石村。有曰東西二井。萬曆間。村中有婦善淫。人或犯其小姑。小姑沉東井而死。婦慙悔。亦沉于西井。今東井水至淸。居人汲飲。稱曰亞姑井。西井則甚混濁。予爲銘曰。水不能淸。以姑而淸。姑之淸兮。水之榮兮。水不能濁。以嫂而濁。嫂之濁兮。水之辱兮。

惟婦與女。水其因汝。人不知之。水則知汝。吁嗟婦兮。畏此水之知兮。吁嗟女兮。畏此水之因兮。

165 龍井

西寧治東五里。山半有龍井。大僅尺許。深五寸。滲出沙中。不盈不竭。飲之味冽以甘。予詩云。瀧西一龍井。涓滴是眞泉。有本雲根裏。無聲瀑布邊。

166 海月巖井

東莞海月巖側有石井。深六七尺。窺之輒見風帆來往。或有詩云。井底風帆人盡見。非關倒影海中來。

167 官井

樂昌治東南百步。石上有湧泉數穴。味甘冽。名曰官井。亦曰玉井。井水流入小溪。潺潺有聲。上有古榕數株。垂陰茂密。人家列居其旁。不用繘井。而水無不至滿而溢焉。則溪分兩道以流之。溪之水爲其所奪。濁而使淸。輕而使重。溪蓋有厚幸焉。凡井水從地脈遠來

者爲上。近爲江湖所滲出者次之。玉井伏流山谷間。至此趵突而出。乃天然美泉。非井也。古之爲井者。底以黑鉛。鎮以丹砂。使長得純陽之氣。飲而無疾。凡以補泉之不足也。泉而天然。則金膏玉髓之所凝。所謂神仙美祿。名曰官井。以在官道之傍。人不得私。亦並受其福之意也。

168 肇慶七井

包孝肅爲端州守。嘗穿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門外者。曰龍鼎岡井。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爲七井之最。此郡城來脈。山川之秀所發也。大凡幽谿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巽風疏潔。乃爲萬竈所需。食之無疾。孝肅此舉。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爲政。能養斯民於千載。用之不窮。不過一井之爲功。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言鑿井之不可緩也。江城婦女。冒風雨出汲。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稱鵝城。乃飛鵝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鵝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鹹。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云。

169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張老巖。石版斜鋪十餘丈。一水從石罅中流。縈紆百折。遊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勢。乃兩兩夾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聽浮游所至。取而飲之。然有不得飲者。有一再飲者。有杯流至前。忽復流而之他者。有順流而下。忽復旋迴而上者。於是譁然爭飲。相歡以笑。其一在從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巔飛下。分爲兩帶。上下凡二級。曰百丈帶。其深處匯爲淵潭。不可測。淺者流離四出。引之可以浮觴。又龍門有聖磜嶺。流水九曲。注爲飛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暑。

170 湳

瓊山縣西北二里下田村。有第一水橋。名湳一。又一里有第二水橋。名湳二。又三里。水橋名湳茂。其南十六里有湳渭溪。西南六十里有湳天橋。澄邁有湳滾泉。有湳渚上都、湳濛陂、湳坑陂、湳鹽溫泉。定安有湳白江。儋州有湳灘港、湳灘市。萬州有湳陵山、湳陵水。崖州有湳漏嶺、湳西嶺。湳之稱。惟瓊獨有。他處無之。豈以瓊在天下之南。名水多以湳者。其猶曰南之水耶。

171 **漈**

龍門縣其溪灘之極險者。名之曰漈。有曰濠雙十二漈。有曰白水漈。漈與瀧。皆天下絕景。六瀧可比閩之九龍。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舟子歌云。寧上十九龍。莫上一六瀧。

172 **七夕水**

廣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鷄初鳴。汲江水或井水貯之。是夕水重於他夕數斤。經年味不變。益甘。以療熱病。謂之聖水。亦曰天孫水。若鷄二唱。則水不然矣。廣州竹枝歌云。七夕江中爭汲水。三秋田上競燒鹽。

173 **水之異**

白水山在陽春西南。上有飛泉一道。注於潭中。天霽。潭有聲則雨。雨有聲則霽。九牛瀧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龍罩水。下有深潭。雨久。響則晴。晴久。響則雨。臨高之東南邁龍村。江中有灘。久旱。灘響則雨。久雨。灘響則晴。瓊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橫亙曰銅銚石。下有六大巖。水注其中有聲。旱聞之則雨。雨聞之則晴。澄邁縣南王家都有東巽泉。流

瀉可三丈餘。朝響則雨。暮響則晴。稱聖井。仁化有龍王坑。一泉湧出。溉田千餘畝。霪則小流。旱則大流。天久無雨。雲自其泉騰至山巔則雨。澄海縣南有鳴洋。在南灣海中。聲起若雷。自東則風。西則雨。廣寧之西三十里有石澗。山泉自竇出。旱則聲聞數里。雨則否。南海縣治之北有日泉井。東有月泉井。日出則日泉井中先見日。與月泉井相望。月出則月泉井中先見月。與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銀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許。烏利丹井也。注赤水於銀井。赤水不白。注白水於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觀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眞人昔煉丹於仙坡。其烟通於金井烟則黃。通於玉井烟則白。茂名上宮灣之水。與府治後龍井相通。名曰龍眼。下宮灣之水。與寶光寺虎井相通。名曰虎眼。信宜東有龍山。其南有石孔曰風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兩潮。雄長則雌消。雌長則雄消。始興有朔水。朔長而晦消。博羅有白水泉。東熱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與燕子同其來去。鎭平有長潭。與綠水湖相通。湖清則潭清。濁則潭濁。清遠有米貴水。在金釵灣上。中有二水。有謠云。米貴水流朱溪岸。米賤水流綠林塘。甘竹灘在順德之南四十里。凡灘水皆一流。而甘竹灘兩流。潮長則水滿而下灘。潮消則水乾而上灘。諺曰。水消水上灘。水長水下灘。是兩流也。蓋潮自灘入。汐自灘出也。舟行者。每紆道象山之陰以避之。名偷洋滘①。文昌有

①滘係廣東土字。音叫。二水相通處曰滘。亦作墘。又作漖。

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東。朝潮至浮山而東。暮潮至浮山而西。謂之分洲洋。瓊海分東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東海鳴則風。西海鳴則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瓊海半月潮長則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則東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雷之州東有調黎之水。日兩潮兩汐。西有那黃之水。日一潮一汐。予有雷陽曲云。郎心好似調黎水。不起風波春復秋。日日兩潮還兩汐。令儂消卻別離愁。又云。花下歡聞白馬嘶。郎來日日在南溪。莫如瓊海潮相似。半月東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兩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興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與湞水合。五里間。黑白判然。萬州樟樹嶺石上有人馬跡。或沙水上。跡隱則歲豐。見則歲歉。合浦南有瀏洲。去海壖可二百里。天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賢則石人出。否則隱。

174 廣州城濠

廣州城北無外濠。以其地純石。又以山從南嶽而來。其首大庾。其足粵秀。粵秀爲廣州主山。地脈一斷。則數千里神氣不相貫。故秦始皇鑿馬鞍岡而血流數日。岡在粵秀肘腋之間。靈異所結。乃東廣人文所恃賴者。然此方近山。又不可不爲豫防之計。議者欲於城外築虛心墩臺。臺悉從城頭而出。以將軍大砲護之。又於城頭一帶。多築橫墻。自相隱覆。使敵人登

高覘我。不能知城上虛實。亦一策也。

175 塞新河

郭光祿①謂。會城妄將西翼龍沙從中鑿斷。以爲新河。此幾於蒙恬之絕地脈。蓋會城沙水氣脈。起伏周環。有情有勢。眞天地造設之奇。惟右臂中斷。爲害不小。今宜塡新鑿之河。以培其舊。塞大觀之口。以折其流。使水徐至蜆子步乃出海。以順其勢。且也水循故道。性順而易行。力濬舊河。功省而易集。又宜開通彩虹橋、荔支灣、半塘上流。以引隨龍之水。使之迤南而會太平濠。東抱城郭。源旣長而風氣固。則地富庶而人文大出云。

176 開河

陶三廣公②嘗從高州開一河。直達肇慶。功垂成。爲人所沮。今因前緒而繼之。費不大而成永利。蓋雷、廉、高、欽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販也。開此河。則四郡皆爲沃

---

①郭棐字篤周。番禺人。湛若水弟子。官光祿卿。著有粵大記、夢菊全集。

②陶魯字自强。鬱林人。官湖廣右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壞。寇盜不治自弭。而雷、廉積滯之粟。由河至廣州。廣州因以資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開河三道。一從那龍渡東一里許鑿之。以通恩平縣南階山之水。以達蜆岡。一從綿陽涌鑿之。使西流以達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廢。一從南津港沿海而西。以達豐頭港。今淤。然那龍之水達於階山。不過十里。南津之水達於豐頭。不過三里。今取他道另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恩平諸父老嘗以爲言。守土大臣欲興水利。其以此地爲先。

南海治西四十里。有兩山對峙。呂嘉嘗積石其下。名曰石門。蓋百粵山川之會也。史稱楊僕先破石門。得越船粟。即此。水今乾淺。三江之水。一由大路峽逕九江以入熊海。一由黃雀岡逕分水以趨珠江。其分流西南潭者。夏月四之一。餘月十之一。以故舟楫不由石門。郭光祿云。西南潭二支之派。一繞廣州。一護順德、東莞。舊勢然也。今則沙淤水涸。不趨石門。會城無朝宗之水。無以貫通元脈。不得不勤君子經緯之慮。然則疏濬之功。不可闕矣。

177 潭漝河

潭漝河。在新寧縣境。新寧最邊海。明初設衛廣海。以爲備倭阨塞。其前五十里地曰銅鼓角。山勢崒嵂。橫截海湄。怪石張牙。參錯沙際。風水衝激。嘈吰成聲。舟舶每經。聾聵震悚。稍不戒。船輒傾覆。蓋洋海之盡瀕也。地去廣州三百餘里。一望汪洋無際。不可駐汛。

猝有外寇。幷力以渡。過險則揚帆直入。而新會、香山、順德、番禺等縣。邊鄙皆震。聞我治兵。輒先出險。徜徉角外。我師至險。方與風水爲敵。艅艎不支。懼其犄我也。往往水犀遄旋。阻險而止。寇雖遯而不能追。兩廣總制吳公①巡海至此。念新寧百峰山下有潭漝鄉。河形隱隱。湮塞已數百年。浚之徑海。可以去患而就安。趨便而奪險。一日制勝。十世之利也。於是下令浚河。河成。逶迤三十里。下通上川、下川以至廣州。上通廣海大洋以出角背。口子設砲臺若干。戍以水軍。寇至既不得入。又不敢越我而過險。設或昧於一來。我潛師從潭漝出。表裏夾攻。必將片帆不返矣。不寧惟是。潭漝所處。逼近百峰、蕉石諸山。層巒疊嶂。其民獷悍。往往阻窠跳梁。不就戎索。自潭漝開爲坦途。兵民絡繹。至是奸宄失據。咸俯首而遵約束。此一舉誠衆善皆得云。薛炎洲②記。

178 潮泉

潮泉。在連州者有三。沈水洞、紅瓾坪、楞伽峽。在陽山者有五。潮水鋪、滑石坑、潮下坑、桃江水口、蓮塘村。皆潮泉也。在蓮塘村者卽斟水。其穴若井。或彌年而竭。或一日而十

①吳興祚字伯成。號留村。紹興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時官兩廣總督。

②薛起蛟字伞山。號炎州。又號餘萬。順德人。有木末山房稿。

盈十竭。每大雨三日則竭。其出也。率以潮爲信。自春至秋。丑出而申入。爲陽之潮。乘天地之朝氣者也。自秋至春。申出而丑入。爲陰之潮。乘天地之暮氣者也。廣南泉水。大抵應潮居多。而斟水尤不爽其候。豈山澤通氣。獨於斯有準耶。

179 **三井**

廣州有三井。一曰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肅外①繡衣坊。始鑿見星于井。一曰月井。在廣州城內西南。古月華樓下。今鹽倉街舊月泉菴址。舊志。月出則照映井底。光熒澄徹。又有日井與月井相望。在舊靑紫坊千佛寺側。今惟月井存。餘皆堙。

180 **羅漢井**

羅漢井。在廣州城內光孝寺西廊。卽古乾明井地。古圖經云。寺有訶子。取此水和甘草煎。乳白而甘。又謂之訶子泉。

181 **永安五江**

永安縣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雞公嶂至小黃花佛子凹。岡脊之地。其水四馳。

南爲秋鄉江。其流最長。西則神江諸水。東則琴江。北則藍口水源、秋鄉江、神江、義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衆。大者爲經。小者爲緯。源流見矣。五江。一曰秋鄉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寶峒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過火帶社。西納車峒水。東納石坑、鍾坑水。折而西。田子逕水南注之。至縣。轎尾水東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猪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東納牙溪水。至馬頭山西納下瀨水。又西納官坑水。又東納黃沙水。又東納雙螺濁水。又西納逆坑水。東南納軍糧水。至鳳凰岡北納清溪水。又東納南山水。又西納龜坑水、吉田水。至曲泒納下義水。入于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一出縣東。一出縣北。衆山環繞。萬壑交流。百餘折而經馴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嶺。入于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納羅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鄉江。曰黃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鳥禽嶂。至蔡頭合流。北過上下湯梅子泒。西入秋鄉江。曰軍糧水者。出梅坑逕。北過唐田西北入秋鄉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寶山嶂者爲上下窖水。出狗頭山者爲員墩水。合流。納瓦屋頭水。過沙子逕、神宮前半逕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爲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鳳凰岡入秋鄉江。曰南山水者。出豻壁山北。過南山至石屯。其在歸善境者。一出黃草嶂。一出石塘。至滥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

①光緒五年廣州府志作古金鼎門外。

鄉江。曰下義水者。出磡石逕北爲捲蓬水。出犂壁嶂。西爲犂壁水。過上義高岡合流。納梅子垻水。過下義至曲泒。入秋鄉江。二曰神江。在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埇北。東出小黄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埇南。東出佛子凹。西出雞冠山。合流至龍潭逕。北受辣菜坑水。至黄竹逕。又北受曹坑水。至黄塘。南受白溪水。至横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鹹口。北受陳田水。至魚潭逕。又北受楊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龍頭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企山下。南受大棃水。至鄧村。又南受禾坑水。入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雞冠嶂。周迴百折。衆水注之。經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于東江。三曰義容江。在縣西七十里。發源蔣嵩尾。至飛鵝嶺合月角嶺水。過義容屯至烏鵲潭。其出大魯嶂、貓兒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園水。至烏鵲潭。入義容水。至黄垷塘。受湯坑。入于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大魯山。折而至寬仁司之前。復折而入于東江。四曰東琴江。在縣東四十里。自雞公嶂發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鎮。東受象鼻逕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練坊。西受童坑水。至官屋埇。東受甘坑水。至楊梅埇。西受馮坑水。至寺坑。東受黄小塘水。至羊羔。西受黎坑龜湖水。過長樂米潭至琴口。會南琴江。入于横流渡。黎坑水出逃軍嶂。龜湖水出寶嵩嶂。廣東輿圖云。北琴江自簾紫嶂發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長樂界琴口。按東琴江。初志稱曰北琴江。故廣東輿圖本之。然此江在縣之東。當名東琴江。稱

北琴江誤。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逕過賀岡。一出解沙逕過袁田。至塔凹合流。入東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東南六十里。其源自西來者。一出嶂下。一出橫排嶺。合流至龍窩。納吉崗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裏。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洞。納松坑水至柘口。自南來者。一出礤頭。一出黃坑。合流至小鰲。合豨老坪水。過細女灘。納掩桑水至柘口。會西水。過長樂、大梧。至琴口。會東琴江。廣東輿圖云。自羊角山發源。沿流由南嶺後曲折三十里。入長樂界琴口。與東琴江之水會合。入橫流渡。其曰黃花水者。東出芙蓉逕。西出陳塘上。不①至鯉魚頭合流。北至散灘逕。納白溪水出康禾。

182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于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東流兩崖之下。瀉于雲谷者爲左天泉。南自福老峰。流于天峰之南。瀉于雲谷者爲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雙流過仰眠峰。飛瀉于噴玉巖下。出于大坑。又南則四峰之泉注洗研池。出于厓子坑。流于九龍洞。出于西坑口。至于大坑。會噴玉泉而東。入于江。西則煙霞洞泉。伏流洞口。會于錦巖泉。又會于鐵泉。又會于龍泉。流于石子田。瀉于樂堯莊。爲左垂虹泉。其雲端井泉二溢。流于

①郝玉麟廣東通志(以下簡稱郝志)。截木作墊曰不。音敦上聲。廣東俗字。

龜頭社。瀉于樂堯莊。爲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于羅漢巖。達于黃岡。而西入于江。北則大科村泉。流于西竺。會于寶鴨池。西出會于飲馬泉。南下爲瀉錢泉。歸于天湖。其碧雲三泉。一出流淸館。一出山坳。一出村邊。盈積五六池。瀉于觀翠巖。北會于階梯泉。與貴峰大槽之泉。歸于天湖。流出于猪坑。注無底井。又注于官山下。而北入于江。南則雲路二泉。流于村南。出于大髻山下帽峰。達于江村而南入于江。噫。一山之巔。九十六峰之間。飛泉四出。其多若此。或有詩云。誰信匡廬千嶂瀑。移來一半在西樵。

183 日月二泉

廣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輒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輒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處。惟月泉在金華夫人廟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予詩。月泉西出日泉東。日月光生二井中。南海波潮從口上。朱明門戶與心通。朝含眞氣知天一。夕有淸光似碧空。汲取寒華供茗飲。仙人美祿此無窮。

184 潮候

晝潮夜汐。天地呼吸之氣。廣州裏海。視大海每遲數刻。徑迅紆迴之別也。俗傳初一十

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歸欄。蓋潮候左券。瓊海潮晝夜惟一汛。半月潮長則西流。半月潮消則東流。予詩。半月西流半月東。乘潮不必更乘風。又臨高、儋州接壤間。水性迴別。儋州東流。則臨高西流。儋州西流。則臨高東流。予詩。瓊潮繫星不繫月。東流半月西半月。晝夜從無兩汛時。臨高儋耳東西絕。王佐云。瓊潮東西流之說非也。海水只有消長。無東西流。蓋因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瓊、雷南北兩岸相夾處。見水長上則以爲西流。消下則以爲東流耳。有分水漾在瓊海中流。漾南屬瓊。北屬雷州。予詩。一漾分流大海中。南潮北汐不相同。

185 移肇慶水竇

肇慶江干多石磯。苦無泊舟之所。或謂東門外三里許有躍龍橋。其下水竇兩重。爲崧臺石室一帶山水之所從出。如從此竇。深入三四里許。瀦水成灣。可泊大小船數百。免風濤不測之患。且於本城下關甚利。竇旁居人稀少。田疇不多。官買之築隄。費約數千金而已。此似可行。

186 開濬河頭小河

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鑿。使水南行三十里許。直接陽春黃泥灣。以通高、

雷、廉三郡舟楫。免車牛輓運之苦。穀米各貨往來旣便。則東粵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

187 **第十六條坑水**

羚羊峽內第十六條坑。其水絕佳。不讓靈山寺之水。予詩。羚羊高峽內。第十六淸溪。水比靈山好。流當斷岸低。

188 **南江水口**

南江水口。有浮沉石在江中。舟人諺曰。要知風雨至。但視石沉浮。

189 **貴穀坑**

增城之正果有貴穀坑。茂林修竹之間。有細泉涓涓流出。鄉人云。歲穀賤則泉流而下。穀貴則泉流而上。因名之曰貴穀坑。予爲易曰賤穀泉。銘之曰。泉乎泉乎。毋以穀貴而害我農夫。

廣東新語卷五　石語

190 韶石

粤東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爲山。皆石也。居人所見無非石。故皆不以爲山而以爲石。蓋自梅嶺以南。湟關以東南。千餘里間。天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天。地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地。巖巖削出。望之不窮。其高而大者以千數。小者紛若亂雲。亦無一不極其變。石多中空。或一峯爲一洞。或數峯相連爲一洞。此出彼入。四際穿漏。外視之皆無所有。色青藍。間以白理。雨後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錦屏。是皆絕奇石也。然尤以韶石爲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雙峯對峙若天闕。相去里許。粤人常表爲北門。旁有三十六石環之。一一瓌譎無端。互背物象。各爲本末。不相屬聯。有記其狀者云。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墻。圓若廩囷。半削如臨瓜。首尾翹翹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約畧盡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爲最。若雙闕又韶石之最。他處石亦多詭。特以所處幽邃。故罕知名。然大抵形如火燄。森立崖谷間。以千萬計。光芒四射。與日精爭烈。蓋吾粤處天

下正南。其位丙午。火之奧府在焉。故火之山居十之六。水之山居十之四。火之山純乎石者也。故多中虛而成巖洞。離之象也。韶石皆空心。竅穴相通。風入其中。大小聲一時響應。簫韶遺音。猶可彷彿其一二也。東北一里有逃石。高三十餘丈。廣圓五百丈有奇。相傳從武城逃來。臨江壁立。與韶石相麗。語曰。蓬萊一山。合于羅山。東武一石。附于韶石。蓋謂此。大抵粵之山。羅浮最名。粵之石。韶石最名。浮傅於羅。逃依於韶。是皆能得其所主者也。

191 大英石

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峯也。英德之峯。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蓋地至英德。有石而無土。土不生於英德。石獨生焉。其爲狀多直而少橫。每一直石起。輒至數千百仞。各自爲根。不相緣引。一石一峯或數峯。峯無餘石。石無餘峯。卑者不相附。高者不相摩。卑者或側出而多歧。高者必矗豎而特幹。蓋自英德至陽山。數百里相望不絕。皆直石之爲怪。而英德之峯奇而野。陽山則奇而秀。英德之峯少樹。陽山之峯多樹。樹少故其石盡見。見而數百里間似但有石而無山然者。又一似造物者以此地爲無用而盡以委之石然者。盡以委之石。於是此地之山皆爲石之所掩矣。噫。亦大異甚。

小英石

英州爲奇石之藪。其有根者叢起而爲峯。無根者散布而爲石。石者峯之餘也。峯者山之骨而石其齒牙也。凡以皺、瘦、透、秀四者備具爲良。其出土者曰陽石。受雨雪多。質堅而蒼潤。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陰石。則反是。石生山谷間。大小相疊。一一嵌空鬭竦。具峯巒巖洞之狀。卽一卷許。亦輒芙蓉亂削。乳竇交通。巉巗勾漏。小心視之。須五日始盡其一峯。十日始盡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其大者土人嘗載至五羊。以輕重取値。使工硻壘爲山。連皴接筍。參差相配。臥者爲嵩。立者爲華。坐者衡而行者岱。千巖萬壑。磴道周迴。錯植花木其際。宛若天成。眞園林之瑋觀也。英石外有曰蠟石。以黃潤如玉而有巖穴峯巒者爲貴。又有鑿取巖中玉乳。長至丈餘或數丈。置水木間。標空峭竪。潔白硄然。是曰山芽。每與英石假山間列。而以蠟石平鋪其下。爲陂陀起伏之形。遠視之。高者爲羣玉之山。卑者爲黃金之谷。翠屏丹嶂。掩映如霞。雖炎洲多奇山水。而恆以此爲絕勝。外有羅浮石亦貴。昔牛僧孺嗜石。東第西墅列致之。以太湖爲甲。羅浮、天竺爲乙。李德裕亦嘗使日南太守致羅浮石。而張祐知南海。不持瑰貨惟載羅浮石以歸。宋張愈亦嘗升羅浮買石。今客於東粵者。珠香犀象之外。未聞有此清賞也。毋乃泉使人貪。而石使人廉耶。

193 **蠟石**

嶺南產蠟石。從化、清遠、永安、恩平諸溪澗多有之。予嘗溯增江而上。直至龍門。一路水清沙白。乍淺乍深。所生蠟石。大小方圓。磥砢多在水底。色大黃嫩者如琥珀。其玲瓏穿穴者。小菖蒲喜結根其中。以其色黃屬土。而肌體脂膩多生氣。比英石瘦削嶄巖多殺氣者有間也。予嘗得大小數枚爲几席之玩。銘之曰。一卷蒸栗。黃潤多姿。老人所化。孺子其師。

194 **三石**

會城有三石。東曰海印。西曰浮丘。中曰海珠。皆地之肺也。海珠在越王臺南。廣袤數十丈。東西二江水環之。雖巨浸稽天不能沒。語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謂此也。相傳有賈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飛入水。夜輒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則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餘株。四邊蟠結。遊人往往息舟其陰。端陽、七夕作水嬉。多有龍郞蛋女。鱠魚酤酒。零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屬。隨潮來往。遙望是寺。魚沫吹門。蠔光穴壁。朝晴暮雨。含影虛無。恍忽若鮫宮貝闕而不可卽也。海印。潛石也。在下方之東。半出波際。其上有京觀樓。周以雉堞。視海珠、浮丘。隱隱若三台象。浮丘去城西一

里。爲浮丘丈人之所遊。古時浮丘在海中。與海印、海珠若離若合。宋初有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兒時見浮丘山足。舟船數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丘距水四里餘矣。丘下有井。葛稚川嘗飲之。有海神獻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蒂蕢草。三月上巳。遊人多往采擷。前有館曰朱明。館中有軒曰挹袖。堂曰白雲。宋經畧蔣之奇所建。蓋以浮丘在羅浮之西。爲朱明門戶。羅浮東有浮碇。西有浮丘。皆朱明之所從出入者。浮山之來。以羅山而定。浮碇以始之。浮丘以終之。斯朱明之首尾也。故觀曰朱明。郭弘農詩。左挹浮丘袖。故軒曰挹袖。予詩云。浮丘舞袖長千尺。東拂羅浮西白雲是也。白雲者山也。亦羅浮之西麓。而浮丘又白雲之西麓也。羅浮之路。自浮丘而始。至白雲而中。地道潛通。無間遠近。故堂曰白雲。浮丘又白雲之門戶也。萬曆間。學士趙志皋①以謫官至。闢浮丘大社。與粵中士大夫賦詩。而範浮丘、稚川二仙像祀之。以浮丘公與王子晉吹笙得仙。又爲亭曰吹笙。而堂曰大雅。樓曰紫烟。軒曰晚沐。於此地一大開闢。旣去。人爲亭以留其舄。至今百有餘年矣。荔支梅竹之植。手澤猶存。予每徘徊而不能去。詠區海目詩云。林裏時藏蓬島路。城頭半出羽人家。又云。羽人家在朱明口。卻闢此丘爲戶牖。又云。此丘往時在海中。三山烟霧晴濛濛。今日丘林帶城郭。惟餘海月一片挂長松。不禁浩然而興嘆也。丘前有撒金巷。予家嘗近焉。兒時數

①趙志皋字汝邁。蘭溪人。官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懿。

就珊瑚井旁嬉戲。爲謠曰。浮丘叔、浮丘丈人同一目。撒豆成金人不知。肩上珊瑚擔一束。相傳有二仙。一老一少。兩人一目。彼此扶挈而行。居人遺以麥豆。撒之成金。視所荷之薪。則紅白珊瑚枝也。老者浮丘丈人。少者浮丘叔也。考列仙傳。浮丘伯姓李氏。不言浮丘叔。意丈人其卽伯歟。然浮丘伯。班固以爲荀卿門人。服虔以爲秦時儒生。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交嘗受詩於浮丘伯。又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當時浮丘伯或與安期生爲友。安期生至粵。而浮丘伯亦相從而至耶。

195
五羊石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穀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願此闤闠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爲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彎勢若抵觸者。大小相交。毛質斑駁。觀者一一摩挲。手迹瑩然。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氣自竅穴中出。若石津潤而生雲也。予詩云。神靈所窟宅。厥惟祝融鄉。浮丘與安期。來往亦不常。何者五仙人。各騎一色羊。手持五穀穗。芃芃三尺强。黍稷居兩旁。粳稻居中央。羊亦銜果蓏。以種遺炎方。豐年再三祝。倏滅餘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嘗。

報賽若先農。水旱仍遑遑。作觀楚庭西。五仙列成行。少者反當中。老者左右方。膝前各一石。或蹲或翱翔。或立或偃臥。大小相低昂。抵觸勢有餘。角形彎以長。言是羊所變。毛質皆青蒼。一卷自周時。摩挲歷帝王。斑駁見手澤。表裏含光芒。番夷多膜拜。薰用蘇合香。餘竅出烟氣。一縷何飛颺。恍若白雲核。氤氳所含藏。尺寸天所留。所關乃雨暘。

196 相石

文信國嘗於潮陽與元將李恆戰。兵敗。馬蹶不能起。忽有巨石轟然。墜於道旁。追兵驚仆。公得脫。居人異之。因名其石曰相石。今有相石亭焉。嗟夫。天能脫公於潮陽之一日。而不能脫公於燕市之三年。天之所以死公者。蓋將以爲元也。葛氏云。公在小樓三年。其意在趙氏之孤。蓋宋絕於柴市之殺文山。非絕於厓海之溺秀夫。

197 望夫石

清遠縣有貞女峽。西岸一石狀女子。是曰貞女。相傳秦世有女數人。采螺於此。風雨晝昏。一女化爲此石。卽今望夫石也。羚羊峽南亦有望夫石。陽江西一百六十里。有望夫山。旁有丫髻石。四會西百里。有新婦石。皆與廣西之留人石相反者也。留人石在南寧江之北岸。

狀如女子。諺曰。廣西有一留人石。廣東有一望夫山。謂此。蓋廣東之賈。多贅於廣西而不返。其怨婦皆以此石留人。西望而詛祝之。予嘗代爲之辭。其詛云。留人石。莫留人。風吹石。化爲塵。其祝云。留人石。旣爲塵。望夫石。復爲人。

198 南臺石

南臺石。在平遠城西南八十里。高至四百八十丈。周四里餘。四面壁立。中一徑蛇盤而上。巓甚平。可居萬家。此天下之奇石也。以其奇。故不以山爲名而掩其石。以其平。故名曰臺。名爲臺。而石之爲用大矣。

199 九曜石

九曜石。在藥洲旁。南漢主劉龑使罪人移自太湖、靈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餘。嵌嵒嵂兀。翠潤玲瓏。望之若崩雲。旣墮復屹。上多宋人銘刻。一石上有掌跡。長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詩。一石白色中空。一圓石爲頂。若牛頭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頂。四旁有十餘竇相穿。有刻云。花藥氤氳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時來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獨大。合三石爲之。下有數萌。長三尺許。瑳如雪。

父老云。向未經見。此客石也。久而生筍。豈地之靈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200 **羅經石**

羅旁水口有平石。約二畝許。在大江中。上多紋。縱橫若羅經。名羅經石。一名錦被石。西水漲時。望之隨波下上。與三水之龜紋石。香山之浮虛山。歸善之浮碧山。皆南海浮石之一也。石名錦被。故其江名錦江。錦被石乍浮乍沉。常如浣濯之狀。又名濯錦石。

201 **雨之石**

雨之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錦錢山。石上有巨人跡。歲旱以水濯之則雨。名聖石。蓋五行金生水。金爲氣母。金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動搖爲風雨之候。石津溼爲雨水之符。石者氣之形。星者氣之精。以水灌沐。使之精形相合。而水生致雨。理亦固然。以爲神人跡之所爲。妄也。蓋石上雲而星降雨。務其形以出其精。凡石皆可爲之。其一在揭陽黃岐山。山有一窪池。容水數斛。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許。歲旱積水池中。以戞灑峙石。石滋潤即雲蒸而雨。有銘者云。元氣之核。風雨之胎。我疑爾腹。定有潛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潛雷。豈亦以巨人足跡耶。又高要西南五十里。有白猪石。旱以白泥塗之輒雨。澄邁縣西有奇石如龜。

名石龜崙。石潤則晴。乾則雨。是皆雨之石也。

202 犀象二石

有犀、象二石。在始興玲瓏巖。其色獅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盤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輒能相就。離之復合。蓋獅之青。陽也。象之白。陰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陰陽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有鷄啼石。在從化縣東二十里。高丈許。方廣稱之。相傳自他所飛來。以鷄啼而止。有二魚王石。其一在陽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蒼藤絡其上。歲旱禱之。投藤藥以毒潭水。有巨魚紛紛浮出即雨。其一在陽江東南沸村。歲有鷄尾魚來朝之。有鴛鴦石在肇慶七星巖口。石凡二。各長丈許。大四五尺。一俯一仰。號曰鴛鴦石。乙卯歲。巖上一巨石墜。擊傷俯者。明年春兵亂。婦女多被擄掠。人以爲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鴛鴦石。在德慶雲蕗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禎間。大石先墜。去平田數里而止。後一日小石復墜。與大石同止一處。又號公婆石。是皆石之爲怪者也。

203 海石

海石有二。其一曰海花石。蓋瓊海鹹沫所凝。有似假山者。花樹者。人與鳥獸形者。初

甚鮮翠。久乃枯槁。其狀若盤者名茘支盤。質如茘支之殼。皺而紅紫。以畜養金鯽魚甚善。其一曰羊肚石。出陽江。大如拳許。浮游水上。左思所云。雲雨所儲。浮石若桴者也。以之濯磨汚垢亦善。此二石皆水之質水之渣滓所成。若山之石。則火質火之精華所成也。火之精華者。以紫石英爲最。紫石英出東莞爆山。大如指頭。小者如石榴子。色純紫。光明鮮豔。若漳浦茅晶。而多五稜。廣人多以飾佩帶器物。婦人絕孕十年無子者可療。以爲服食亦善。或有詩云。增城雲母粉。東官紫石英。仙人所服餌。往往得長生。雲母亦火之精華也。有雲核者。多産羅浮山中。其黃者出黃雲。白者出白雲。各以其色。蓋亦雲之母也。屑之調爲漿。久飲之。口能呑吐五色雲。

204 **石糞**

從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糞田。名曰石糞。蓋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氣。田得其煖而陽氣乃生。火生於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補之。亦一道也。英德、陽山諸縣。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純用石糞。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穀。予有畬田詩云。畬客石爲田。田肥宜石糞。英州石太多。燔石無人問。又云。火燒土膏煖。陽氣發畬田。盡斬陰陽木。斜禾種絕巔。

205 西樵石

西樵諸峯所產石。各各不同。獅腦之石其色白。性剛而麤理。松岡之石其色紫。禾倉之石多青。其用皆可爲柱爲磚爲器。急水之石色紅。性最柔。可斬削爲爐或墁地。龍泉之石性堅而理細。色兼紫黑。可爲碑及硯。其黃則雜于諸色中。夫以一山而備此諸石。異矣哉。由西樵延亙至王借岡。其下多白石。可甃垣屋。然久而浥爛。一種花膏青。麄而稍堅。經雨則白點星星然出。可爲柱及礎。性頗耐久。然旦旦鑿之。未免損傷地脈。曩御史屠應坤有疏。謂廣州背嶺面海。左羅浮。右西樵、王借。南服一撮聚也。五嶺西起衡陽。東盡汀漳。朱熹所云第三重案山也。今亦神京之案山也。羅浮、西樵。又五嶺之門戶也。蓋山嶽氣完。則人才生而天下治。古者以山崩川竭爲不祥。況於自傷殘可乎。且鄉民外名鑿石。內實開鑛。聚衆多人爲地方之患。不可不禁。

206 端石

羚羊峽口之東有一溪。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許。乃水巖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爲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爲西坑。坑門

最小。從其旁入爲中坑。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爲東坑。東坑外卽大江矣。坑中水淵停不竭。以罌甀傳水。注槽筧中。水稍竭。乃可下鑿。石有三層。上層者稍麄。中層多鸜鵒眼。下層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鑿。凡西、中、東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葉白、火捺。而東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蟣虱脚者爲上。麄點成片者次之。蓋石細極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華也。外則有若黃龍文者。朱砂點者。麻鵲斑者。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圓文如水花珠湧有層數者。拖綠纖長如玉帶者。黃若絲縷名金綫者。斑蝕如蟲嚙名蟲蛀者。兩旁色赭名爲鱸魚之邊者。凡十餘種。其火捺以紫氣奔而迴礴。又如血暈散開。有若雲霧之氣。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黃龍文以黃氣散布。鴻鴻濛濛者。麻鵲斑以點黃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紅綠分明者爲上。眼大者如五銖錢。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淚非死者爲上。眼又貴碧不貴黃。貴圓不貴長。貴陽不貴陰。黃明爲陽。綠暗爲陰。貴多暈。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然與黃龍金綫等紋。皆石之病。火捺、蕉葉白亦乃石皮。而青花麄者。又巖底最下一層。不足貴。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層爲天花板。麄燥。最下爲沙板。過細又不精。惟中層者。純深秀嫩。一片眞氣。如新泉欲流。又如雲霞氤氳。溫柔長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可以盡廢諸巖石矣。予嘗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質。水質爲上。此水之質也。水之精華所結。虛而爲雲。實而爲石。人見以爲石。

吾見以爲水。故以水肪稱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銘曰水爲石命。火爲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聖。其質尙柔。溫然可敬。

唐宋古硯。大率老坑、新坑等十餘種。落墨而不發墨。雖有墨痕繡蝕。古色可愛。然不費水不費筆墨。未有如水巖之美者。他若黃坑、錦雲、梅花坑、屛風背、宣德巖、朝天巖諸石。率燥澀。渴筆飮墨。久用輒成鏡面。惟水巖石停墨不乾。墨著筆端卽起。積痕細薄。拔之盡脫。以臺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復堅細浮潤如故。墨如雲氣蒸湧。少研輒滿。其體重而輕。質剛而柔。摩之寂寂無纖響。按之若小兒肌膚溫軟。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蓋筆陣圖所謂浮津耀墨。無價之奇者也。水巖在老坑之內。宋治平中於此采硯。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綆汲深。篝火下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初從頭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許。魚貫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軒有竇。或盤或援乃得至。以猪脂漬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東。初至者爲西洞。其石無眼。又入爲下巖。宋所開坑。名曰康子巖者也。此巖最寒。能傷人。又入爲東洞。康子之前爲南洞。多蕉葉白。其後爲北洞。石彌純粹水彌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數柱。虞其頹圮。今名爲東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皆有韲石。韲石內連臕。剖臕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堅處。血之所凝。故其色紅紫或黑。蕉葉白者。石之嫩處。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純潔無斑纇。眞紫碧靑。

微有青花。如秋雲綿密。或如水波微塵。視之不見。浸於水中乃見。必須心如毫髮。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窮淵。水之所凝。雲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爲其氣。雲爲其神。其石之質欲化。而冰之體已堅。此眞端溪之精英。其價過於瑤瓊者也。凡香有結。石亦然。香木之結者爲香。端石之結者爲硯。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硯之大而佳者最難得。通水巖中。石之結者無幾。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峯。第一條坑爲水巖。第三條爲文殊坑。當中一條爲虎坑。水巖之上爲屏風背。爲朝天巖。爲新坑。爲巖仔。爲宣德巖。宣德巖久已無石。西洞今亦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復鑿。卽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東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鑿之。此巖自宋治平四年重開。有內官魏封勒名其上。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被巖裂壓死洞中。今巖口有魏太監墳。葬其客魂而已。石匠常爲怪。叫呼擲礫以嚇人。入洞者毛髮凜然。憂鬼魅之爲害。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於人間也。他若亞婆坑在峽北。從第一條坑而入。黃坑在峽南。從龍華寺後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質麤。梅花坑在峽口東。從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暈重。不甚分明。質青亦麤。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當宋時。水巖未開。皆於七星巖北將軍嶺之下。名爲將軍坑者取石。其石色黑無眼。質亦麤。至今黃岡硯估尚取之。然諸坑石皆易取。惟水巖積水淵渟。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於冬始。於春終。

天寒江落。峽水淺。乃可列炬而入。杓泉而出。金錢之費雖不貲。然得佳石無幾。蓋天地之精華有盡。一卷之多。與蛟螭爭於水府。崖壁一坼。性命齊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命焉。不可以人力强求。予少頗畜硯。以熊制府所開石爲最。次則某藩王所開石。今時石皆不如昔。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嘗從友人得一硯。名之曰大璞。有乞硯行。頗能形容其美。辭云。羚羊峽東惟端溪。水巖之口臨江低。石師匍匐下絕磴。中穿四洞先東西。使君最嗜紫雲片。脚踏青天割爲硯。青花細細似微塵。蕉葉白中時隱見。空濛雨氣成黃龍。欲散不散浮水面。猪肝淡紫方新鮮。帶血千年色未變。中間火捺暈如錢。半壁陰沉望似烟。翡翠朱砂非一種。斑斑麻鵲點多圓。斯是水巖石中髓。水之精華結淵底。就中純粹含乾德。紛紛脂玉慚肌理。入手溫然煖若春。浮動心花兼意蕊。姑射冰凝總在神。昭儀膏滑那濡水。玉骨雖剛按似柔。生氣周身無不靡。鸜鵒何須活眼多。雲霞亦是空天滓。使君命匠細磨礱。中有三方最高美。其餘浸潤水盤中。水碧金膏盡糠粃。分我東洞一大璺。似方非方非石子。縱橫六寸甚端厚。蕉葉青花相間起。前者兩片琢未成。贈我已與瓊瑤似。使君割愛本非常。不貪爲寶吾難已。而大璞銘云。水巖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涌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氳。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殷勤浣濯。

磨硯。先以水巖口之前亞婆井礱石磨之。次以靈山寺前細沙和礱石磨之。次以蚺蛇坑之石細磨之。又以飛鼠巖之石。細細磨之。然後上蠟。使顏色增潤。或僞爲佳眼其上。蠟以沃之。亦可觀。予詩云。石工欺汝只纖毫。翡翠朱砂總未高。鸜鵒眼多堪抵鵲。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氣蒸蒸者爲上。眼非所貴。水巖率無眼。眼者石之筋絡。亦石纇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傳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扣之清越。研之無聲。著墨不熱無泡。良久微浸。若油豔發。此至慶曆間已少。中巖在山半。名半邊巖。其卵石紫嫩肝色。細潤有眼。小如綠豆。有條紋或白或綠。扣之及研皆無聲。外有黃臕包絡。久用鋒芒不退。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有暈。其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有微聲。久用鋒芒退乏。此不及下巖遠甚。上巖舊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礱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無聲。有松板紋。久用光如鏡面。比中巖又遠不及。總之。水巖石佳者有窮。自宋至今。英華日消日削。金鑛、銀坑、砂窟且已告盡。而況於九淵神髓。美踰瓊瑤者乎。比年斧斤不輟。山靈告哀。有力者負之而趨。無以自保。予嘗爲文以弔水巖。又有歌云。水巖之石水精子。帶血羊肝純作紫。火捺金錢朵朵圓。白凝蕉葉爲肌理。年來巖底采無餘。鬼斧神工多得髓。紛紛散入富豪家。什襲文綾與絳紗。未雨那知泉有本。長乾爭見墨生花。綠塵半與圖書積。安得松烟飽朝

夕。眞氣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雲霞迹。琉璃作匣杠稱珍。終日隨身詎有人。風雅紛葩思賦客。春秋羽翼憶經神。君今欲采珪璋質。尺寸微瑕皆勿失。天留淳樸與遺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黃岡。居民五百餘家。以石爲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錦石者半。紫石以製硯。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几、案、盤、盂諸物。歲售天下踰萬金。性多狡黠。善以贋坑石惑人。每得重價。白石卽西洋諸番亦來買取。蓋黃岡衣食於石。自宋至今。享山巖之利數百年矣。予有黃岡詩云。村小當高峽。家家擁石林。琢磨兒女力。渾灑聖賢心。又云。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雲。雙鎌天際至。一片水坑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則以龍鬚蒲席爲生。

宋熙寧中。杜諮知端州。禁民毋得采石。而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葉石洞云。宋貢硯。惟賜史官。故端硯重於天下。杜諮遂以蒙詬。夫有尤物。皆足厲民。正統後。采硯之使不至。人直礪視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辭玉也。曰。懼喪吾寶。嗟嗟。吾寶無喪多矣。而奚人之寶爲。傳稱唐有韋承慶左遷高要尉。有餽紫硯者。置案上。歲餘起辰州刺史。復以還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有一硯投於羚羊峽口。馬晞驥判肇慶府。有濳以奇硯獻

者。晞驥曰。此亦長物也。謝之。噫。若三公者。可謂無喪其寶者哉。

207 錦石

錦石。出高要峽。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諸象。以爲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但質微脆耳。其純白者產七星巖。名白端。爲柱爲礎及几、案、盤、盂。皓然如雪。皆可愛。蓋七星巖內外純是白石。亦有白質青文。然望之蒼黑如積鐵。以歲久風雨剝蝕也。最白者婦女以之傅面。名爲乾粉。與惠州畫眉石、始興石墨。皆閨閣所需。

208 石笠

西樵有一巨石。形如笠。文敏公鐫曰。霍子笠。予補之以銘曰。吾之笠。石所成。吾戴之。雲之輕。又有一石狀冠。予鐫曰。屈子冠。銘之曰。白雲爲衣。瀑布爲帶。復此石冠。徜徉天外。

209 四石鏡

四石鏡。一在東莞青紫峯。朝霞則青。暮霞則紫。一在和平仙徑。山色明則雨。暗則晴。

一在澄邁白石嶺。色白則晴。黑則雨。一在羅定八片嶺。體芒圓大可數尺。其下一水橫流。水映日。日映石鏡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爲光。

210 **石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坊。兩端微起若荷華片。長八尺有半。廣四尺。又有石篙一。在雲爐洞。長二丈許。相傳潘茂名眞人遺物。予有石船銘云。至人餐石。以剛爲柔。至人乘石。以沉爲浮。風將氣御。水以神遊。芙蕖一瓣。汎汎如舟。虛無之滓。爲爾長留。

211 **石的**

會稽射的山。絕壁上有的。蓋石的也。訛石爲射也。英德彈子磯上有一孔。亦石的。的有重暈。然不能時玄時白。

212 **石床**

電白湯泉之上有石床。長二丈餘。廣七尺。鐫浴沂石三字。行者浴湯泉畢。多臥其上。萬曆初。泉忽凉。今越八十餘年。有客過之。以爲陽鬱爲陰、熱鬱爲寒也。因濬導之、三日

後復溫。

213 端溪硯石

侯官高兆固齋云。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珷玞。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閟也。未至峽十里爲大蕘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于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眞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燄。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屛風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

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墜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鎚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鸜鵒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黶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繻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芊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圜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鸜鵒眼。

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蒨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掌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亙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于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坼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于眞宰也。陳恭尹①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卽不然。

①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邦彥子。隱居不仕淸。自稱羅浮布衣。有獨漉堂稿。

玉肌膩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齋所考。剖析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眞。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巖。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說者。大均跋曰。予嘗譔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辯晳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麤。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眞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剖裂無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眚。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嘗爲文弔水巖。有曰。嗚呼水巖。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煥月寒。晝夜摩盪。似剛似柔。面粹背尨。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大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雖美。於寶無當。作

者之聖。不以爲佝。述者之明。不以相晛。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臟。負之而趨。巖巖大剣。有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災。敢云无妄。曷不崩穨。淪於沆瀁。捲彼牂江。以自深廣。

214 洗頭盤

永安苦竹泒梅花巖畔。有一石坎。名仙女洗頭盤。相傳女子就盤沐髮。能使髮鬒美而長。大均嘗鐫其下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盤。

廣東新語卷六　神語

215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髻者捧圓物色堊。爲神之所始。蓋鳥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鉷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鉷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鉷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爲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爲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由氣化。鳦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爲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爲天地始陽所孕。理誠有之。況雷與龍同體。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雷者龍之聲也。電者

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不從天降而從地出。又所謂雷出地奮也。又雷與風牝牡也。雷風相薄。雷之精入於風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氣。故爲雷子。其生於雷州。則以雷州乃炎方盡地。瘴烟所結。陰火所燻。舊風薄之而不散。溟海蕩之而不開。其駭氣奔激。多鼓動而爲雷。崩轟砰嗑。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於雷州。以鎭斯土而辟除災害也。廟名靈震。創於陳。禋祀於僞南漢。賜王爵於宋。明初改稱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孫世守之。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守至廟爲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爲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驚癇。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碪。則以辟嬰兒驚以催產。霹靂碪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於地。中則起於水。過中則起於石。起於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于石。不終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介也。夏閒雷雨驟發。多在午後。而皆不終日。是其驗云。又邵子云。石爲雷。而龍常生石中。龍之生卽雷之生也。雷以石爲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故爲雷公之石也。

216 颶風神

粤在離方。颶者。離風之鬱而不得出。火氣暴發而爲災患者也。粤歲有颶。多從瓊、雷

而起。離之極方也。故瓊、雷皆有颶風祠。其神颶母。有司以端午日祭。行通獻禮。誠畏之也。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爲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爲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之風。可以爲一大風。故曰母也。又巽爲風。乾之長女主之。雷以復萬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風以復萬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風爲母。而微風則曰少男少女也。起於澤爲少女風。起於山爲少男風。而皆以颶爲之母。又巽爲風主。巽者月與水之本。月與水皆生於風。故曰母。或曰。颶母卽孟婆。春夏間有暈如半虹是也。此蓋以虹爲颶母也。然婆卽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風。雷、風者所以生日月者也。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風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神在雷州。風之神在瓊州。以二州南之極也。南之極其地最下。雷生於地之最下而風從之。故雷與風之神在焉。

217 **羅浮山神**

羅浮巍然高大。蓋昌黎所謂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者也。考羅浮自安期生始遊。而青精先生繼之。故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洞名朱明耀眞之天。青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巖上有朱子庵。蓋青精之所嘗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

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角里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嶴。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麻姑峯下。單道開居石室。蘇玄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君。蓋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虛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爲令。歲十月下元。長吏醮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起於祠所。五色輪囷。繪圖以奏。謂爲太平之應。而先朝永樂中。遣官設醮。瘞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以羅浮之神絕靈。爲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云。羅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難。若有道者登之。則山神援助。其藥必成。故今入山者或是賢哲。山神輒遣五色鳥相迎。或有異雲鬱起如旛旗華蓋以覆導之。而神亦嘗乘啞虎巡山。不使怪物爲害。予二十年間數數往來。蓋未嘗佩五嶽之圖。服雄黃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218 海神

冥海吞吐百粵。崩波鼓舞百十丈。狀若雪山。嘗有海神臨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復高。不爲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聞濤聲哮吼。大地震動。則知三四日內有

大風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則攖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晴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駕雙螭。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不應。是鬼船也。火長亟被髮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號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靈。嘉靖間有渡瓊海者。見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麗。衆驚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過。有光景經久不滅。次日有三舟復見。大譟拒之。風波大作。舟盡覆。語云。上海人。下海神。蓋言以海神爲命也。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餘。瓊居海中。號特壤。每當盛夏。海飆颶作。西北風挾雨大至。海水溢溢十餘丈。漂沒人畜屋廬。莫可勝計。蓋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餉蛟魚。蛟魚食之而弗饜。又爲之噓噏鹹雨。放爲鹹潮。使水鹵積於洋田。逆流萬頃。禾苗朽爛。數年而不可復耕。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長於雷、瓊。其不幸若是。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爲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開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門。東溯湯谷。朝暾初出。輒見樓殿浮浮。如貝闕鮫宮。隨潮下上。每當天地晦冥。鯨呿鼇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皆願少緩

須臾之死以請於祝融。其聲未乾。忽已天日晴朗。飄行萬里。如過袵席。而天妃神靈尤異。凡渡海卒遇怪風。哀號天妃。輒有一大鳥來止帆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濟。又必候驗船燈。燈紅則神降。青則否。其祠在新安赤灣。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數峰。壁立爲案。海上一大觀也。凡濟者必禱。謂之辭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將軍者。專主瓊海。其祠在徐聞。爲渡海之指南。蘇子瞻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帶耳。艤舟得濟。股栗魂喪。相慶再生。咸以伏波爲恩我。李伯紀常禱於二將軍。北得生還。乃書子瞻所作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爲新息。別祠爲邳離。

219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冊尊爲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眞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艓、緖韍、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韈。內出花釵九株、袿、襴、簪、鏁。署曰賜明順夫

人。明順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奉錦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林靄所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蟆周匝。及宋眞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於官庫。齋至神前。祭畢復歸藏焉。其禮器。柷一。籩四。豆四。簠二。簋二。爵三。鉶如爵之數。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鉶。帛一篚。黍稷二簠。稻粱二簠。棗、栗、鹽、藁魚四籩。韭、菹、醓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羅璧、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穀。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於廟。羅璧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爲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者。祠南嶽。亦庶民之禮也。非僭也。予嘗爲文以祭曰。洪惟靈德。重潤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裔滋沃。金氣冲融。洋洋發育。天一之功。三門以外。浩淼如空。天墟瀛北。日母浮東。君王百谷。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廟巃嵸。高陽苗裔。

俎豆其恭。此方士女。所恃離宮。天吳海怪。飲食咸豐。鹹波不溢。禾稼芃芃。分龍有雨。
怒颶無風。清和春仲。遠近來同。波羅望拜。相應雄鐘。虔申禮薦。以達玄聰。

220 南海之帝

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蓋以家語云。水、火、木、金、土。是爲五帝。又莊生云。南海之帝爲儵故也。南海之帝實祝融。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後火生于外。火非水無以爲命。水非火無以爲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爲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嶽。故南嶽主峯名祝融。其離宮在扶胥。故昌黎云。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離宮在北。故曰陰墟也。體陰而用陽天之道。故以陰爲宅也。四海以南爲尊。以天之陽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義云。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赤熛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蓋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歲之冬日。必爲火清之醮以答神庥。龍車鼉服。極其珍麗爲之。

所在皆然。

221 眞武

吾粵多眞武宮。以南海佛山鎭之祠爲大。稱曰祖廟。其像被髮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蓋天官書所稱。北宮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卽漢高之所始祠者也。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極。北極爲源而南溟爲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粵固水國也。民生於鹹潮。長於淡汐。所不與黿鼉蛟蜃同變化。人知爲赤帝之功。不知爲黑帝之德。家尸而戶祝之。禮雖不合。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或曰眞武亦稱上帝。昔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爲太乙鋒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卽上帝也。漢武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222 五帝

漢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嘗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菑祥者。所在皆然。諸小鬼之神者。無貴賤趨之。況於

五方之帝及五嶽神。不更謟事乎哉。吳廷舉①知順德。嘗禁淫祀。其言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山龍江。見五嶽廟。中冉五帝。冕而執圭。夫五嶽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鄉。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譏之。況庶人乎。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爲巫史。四十保大抵盡叢祠矣。歲時伏臘。醵錢禱賽。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男女雜沓。忽祖禰爲出門之祭。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至攻剽嚚訟之徒。資以決筊。是奸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知縣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罪則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毀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壇。有餘輸縣營繕。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於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已。於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睚眦報。愧淫鬼矣。

223 五穀神

晉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梁上圖畫以爲瑞。號廣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觀。春秋粤人祈穀。以此方穀爲五仙所

①吳廷舉。梧州人。官順德知縣。毀淫祠二百五十所。忤劉瑾戍雁門。後爲廣東右布政使。

遺。一仙遺一穀。穀有五。故爲五仙。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故皆稱爲五穀之神。州廳之繪以重穀也。城名曰五仙。亦重穀也。

224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爲后稷之母姜嫄云。予謂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穀神也。祈年報賽。以二神爲歸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無度。非禮莫甚焉。姜嫄之祠在武功。天下無之。無已則改祠田祖乎。田祖者先農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然古時田祖之祀。與社稷皆壇而不屋。社稷之壇有常。田祖之壇無常。有常以爲主。無常以爲客。然則社稷而外。民有侯禳禬禜之事。亦可以無之他所矣。

225 伏波神

伏波神。爲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爲西南湍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挂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

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櫓聲喧豗。人不敢開篷竊覗。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側豎其掌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壁壘。大小石分曹角鬬。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惟謹。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簳珠爲薦。簳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廣東、西處處有之。而新息侯尤威靈。其廟在交趾者。制狹小。周遭茅茨失火。廟恆不及。交趾絕神之。交趾人每懼漢人訴其過惡於侯而得疫病。於是設官二人守廟。不使漢人得入。而其君臣入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誅殛爲憂。侯之神長在交趾。凡以爲兩廣封疆也。

226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曆間。廟乘風雨飛越數里。至玉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之。號其神曰飛來神。廟曰飛來廟。其鐘與香爐未飛去者。數移入廟而數

去。噫。異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謂漢武帝云。越人尙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佗固東甌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歷中原七八主。享國數十年。壽至百有餘歲。意者亦嘗敬鬼耶。而其相呂嘉與佗同起。死時亦百有餘歲。皆異人也。佗死而廟食至今。民畏其神。復示之以怪異。其以越人禨故耶。

227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爲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或曰非也。昜。兌爲澤。澤通于天。故曰天澤。以海爲大。故曰天池。而兌爲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爲地公侯。故兌之女爲天妃。然今南粤人皆以天妃爲林姓云。

228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縈浪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淸。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羣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

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媼之訛也。夫人故稱蒲媼。又稱媼龍。唐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然媼非生龍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龍子出焉。養之以飲食物。龍得長大。蓋古之豢龍氏也。始皇以爲神。遣使迎媼。以嘗聞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意媼其同類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風輒引而去。豈亦龍之所爲耶。

229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爲菩薩即玄女。蚩尤爲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爲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爲宮殿極其壯麗以荅之。論者謂。文燦當時以此十餘萬金錢募召壯士。爲朝廷辦賊。必有功業可觀。當勦賊時。菩薩何不再見。豈所謂禍無重至者耶。

230 西王母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爲人注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爲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後。考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冢周書、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來。有天地卽有西王母。而道家以爲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爲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爲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爲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231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詩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摽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

華山上有石養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義也。

232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爲女巫不嫁。善能調娼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卽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爲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朶。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爲女巫。不爲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爲賽。垂髾盛色。纏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綴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艷。蓋自以身爲娟。乃爲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爲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233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幞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

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鉢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敕書今藏廟中。而鉢盂山土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

234 祭厲

葉石洞爲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充社夫。遇水旱癘疫。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或不儺則十二月大儺。儺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黃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又編茅葦爲長鞭。黃冠一人執之。擇童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幘執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鳴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黃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殈。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此乃古禮。雖孔子所不敢違也。後世此禮廢絕。每逢災疾。乃至禳星告斗。作諸無益。其傷民財甚矣。予至東莞。每夜鬨逐鬼者。合吹牛角。嗚嗚達旦作鬼聲。師巫咒水書符。刻無暇晷。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問覡者。婦女奔走。以錢米交錯於道。所在皆然。而諸縣尋常有病。

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抛撒。或作紙船紙人燔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異愚夫婦之所爲也。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嫗左持雄鷄。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皋曰某歸。則一嫗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鷄招。人知越有鷄卜。不知復有鷄招。亦曰叫鷄米云。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安魂靈。投金錢于江。買水以浴。而七七日百日皆爲佛事。破家以從。無貧富皆然。善乎石洞之能導民以禮也。始下車。卽召作佛事者云。知縣到任二十日。禮教未敷。致百姓居喪而作佛事。罪在知縣。卽取幡幢鬼蝠鈴鐸等焚毀。孝子偕衆。聽講小學一章。有何選卿者。居喪不作佛事。石洞以爲賢於峩冠博帶誦法孔子者。特具羊酒。遣父老親禮其廬。以示旌異。

235 綠郎

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以師巫茅山法治之。多不效。蓋由嫁失其時。情欲所感。致爲鬼神侵侮。睽之象。兌女澤動而下。則見有豕負塗。離女火動而上。則見有鬼一車。此其徵也。綠郎者。車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張之弧。已得夫而說之弧。夫者雨也。遇雨則吉矣。又廣州男子未娶。亦多有犯紅娘以死。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皆謂命帶綠

郎紅娘者可治。出門而與綠郎紅娘遇者不可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一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所致。綠郎一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

236

二司

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鬬法。于是二司神各發馬腳。馬腳者神所附之人也。以鎗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火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禱愿。病者率衆與二司神。跣行烈焰。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者。人有爭鬬。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巳。有許愿者不還。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禱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禱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採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

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爲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民未知義。以淫祠爲之依歸。可悲也。

廣東新語卷七　人語

237 高固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爲威王相。時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由固進之。以故文敎日興。先是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爲將。黃池之會。夫差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南海介荆、揚裔土。周初始通中國。王會以翟貢稱蠻揚焉。尙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庸。有文事。則固之爲功云。黃佐云。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彊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穀之祥。歐大任①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傒之族。

238 梅鋗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鋗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鋗爲將。

鋗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鋗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鋗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鋗言。終爲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鋗既行。遇沛公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破之。秦既滅。項羽封鋗爲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後沛公以鋗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鋗廣德十萬戶。廣德卽今祁門縣也。夫以鋗之才爲百粵人所歸。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勇豈遂出囂、佗之下耶。且是時。鋗之王在湞水上。固勾踐之本支也。鋗卽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鋗以爲秦者。周之寇讎。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讎也。越人首畔秦。吾當帥之。以爲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一方爲天下所指名爲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爲功首。能以大義鼓唱諸侯。鋗與何眞是也。鋗可以爲趙佗。眞可以爲劉巖。而皆不爲。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唐。皆可謂能知天命者也。臺嶺故鋗湯沐地。今無鋗祠。吾嘗歎爲曠典。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於玉山。況鋗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鋗祠與鄱

①歐大任字楨伯。別號崙山。順德人。學於黃佐。萬曆時官國子助教。終南京工部郎中。有思元、旅燕等集。

陽番君祠相望。今臺嶺亦卽建之以爲銷主祠可也。

239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爲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闓等東附。權益嘉之。遷衞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燮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燮兄弟乃助權爲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燮卒。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爲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丞相。諸郡應之。此眞漢之義士也。燮視之寧無愧於心乎哉。葉春及云。一統志。蒼梧縣卽漢廣信。蒼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爲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燮

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燮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己審勢耶。然燮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爲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爲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爲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安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使人諭巨。巨納騭而後圖之。騭如巨。以詐斬巨首以徇。遂治船兵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騭之來非漢命也。乃興兵逆騭於高要峽口。與戰三日。既潰敗。毅與衆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嗟夫。碭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漢書內傳。豈曰非宜。

240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爲宰相。諫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李義府因誣瑗不軌。貶海南卒。廣人爲宰相自瑗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誼。張九齡繼之。卓識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實開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瑗。曲江縣當有唐時。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忠

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爲治亂所關。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夫豈適然而已哉。

241 崔清獻

崔清獻公八辭參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酉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然皆奇拔於支郡。堯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運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爲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于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辭相位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① 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爲兼有張九齡之忠蓋。崔與之之風概。若文襄方公。年甫四十。即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泰泉云。吾廣帶海陸爲郡。山奧川谿。古稱珍饒。於卷握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

恬仕進。噫嘻。豈淸獻之流風所被歟。

242 何眞

東莞伯何眞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覇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言。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②、方孝孺③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

243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遶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其肯遯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

---

①梁儲字叔厚。號鬱州。順德人。正德間官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康。

②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有宋學士全集。

③方孝孺字希直。台州人。學者稱正學先生。有遜志齋集。

之學以剛爲主。其在朝。氣象巖巖。端方特立。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立談。顧黃中貴何人。乃獨知其爲忠。曲爲拯救。非至誠之極。而能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甘草。處世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明年五月。威廟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亡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244 **楊文懿**①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塋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爲歸。曰。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斂手足端坐而逝。公爲學直窺性宗。而踐履眞至。故死生之際脫然。

245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

其讀邵子皇極。嘆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不亦玄乎。心溥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五玄書及易說。蓋粵人書之精奧者。以先生爲最。

246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歸就昆弟假貸。帥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髭鬚。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里市。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僞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留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値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僮陰出啓扃。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踉蹌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

①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歸善人。師羅近溪。官吏部右侍郞。謚文懿。

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途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死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即死。又何刑爲。問有同謀夥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己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己養母。有司許之。尋遇赦乃免。一曰李秉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秉貴尋於黃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灑血二十里。走端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秉貴固辭不可。一曰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爲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間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詩云。雄刀三載衕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247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

主。沉于江而死。一曰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以死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請代死。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248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晳。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爲孝。率本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刲股。稍爲人之所難。然而刲股非古也。或以爲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爲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背癰。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由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宜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

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癰亦旋愈。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死。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封也。癰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爲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爲之罷舂。未朞而卒。

249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爲恨。遂絕意功名。每日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250 長壽人

崇禎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峯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岣嶁。年九十六。一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翁在異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深仁厚澤之所培養而

致者。予嘗與岣嶁翁遊。聽翁談說隆、萬年間太平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爲翁稱壽。翁賦詩見答。可傳也。

251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爲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由天成。縝純溫潤鍛鍊精。考槃在澗王侯輕。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渶。年八十餘。有嬰兒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禎壬午。年八十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虛日。時著高齒散屐。遊行田間。有所得。卽篝燈作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予鄉大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于始祖。予曾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輒釂。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人間有酒龍。爲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252 **眞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南方越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戍臺山之塞。而任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長子孫。故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氣。其眞鄺髮文身越人。則今之傜、僮、平鬃、狼、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結箕倨。爲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之王爲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茲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253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壽泠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

蕁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墪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鼙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卽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留銅柱水銅船。新息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又云。朔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夷。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鄺露詩。銅船亙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峝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靑州人。初從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爲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禤純旺。亦馬援戰士。永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凜、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254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卽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尙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絕無綏肩鏤

頰、耳穿緇爲飾之狀。獨暹羅、滿剌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儋耳俗同。予詩。南海多玄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卽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卽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犹者。出暹羅之崛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愨不知金帛。夷獠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鰛鮍。飲以漓酒。卽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犹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爲奴囝。富豪畜奴囝至數百口。粵商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粵語。又紅毛船至。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皆如玉雪。獨髮紺耳。見人輒能脫帽跪拜。語甚細。咿嚶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種。

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255 傜人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傜。傜每出刼人。挾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爲筏。所向輕疾。號爲五花賊。其砦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傜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聲。傜亦以爲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虜。吹石角。我兵齊宰剁。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兜鍪。高百仞。傜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刼無患。不應則否。將軍陳璘①以此石爲賊嚮哨妖甚。燒夷石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傜故多妖術。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險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勒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十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欖、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蹻捷。上下如猱玃。帶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燋銅鍇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鳴小鑼。舉衆蠭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傜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傜、狼以語音相別。

①陳璘字朝爵。翁源人。肇慶遊擊將軍。

傜主而猱客。猱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猱兵爲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傜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爲始祖。盤瓠爲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爲眞傜。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入傜爲雄長。客籍之民多文巧。利出傜爲囹奪。茲固長難之媒也。則備諸傜當自齊民始。

羅旁傜。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僮則以紅絨刺繡。傜貞而僮淫。傜之婦女不可犯。僮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傜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以歸。度己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傜亦然。鄺露謂傜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裾而舞。謂之蹋傜。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傜俗也。又謂僮人當娶日。其女卽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旣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爲婦。婦曰丁婦。男則曰僮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尙。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草花枝結爲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嘯兵相鏖。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卽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

歸。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舞。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傜貺持籃迎之。脫婦中袒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傜貺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粤。宿僮人高欄之中。頗知僮習俗。其人名曰僮牯老。與傜不同。東粤有傜而無僮。吾故詳言傜而略言僮。

曲江傜。惟盤姓八十餘戶為眞傜。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傜。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下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板者曰板傜。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皮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粱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為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傜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者曰民傜。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耳環。婦則屛之。

連山有八排傜。性最獷悍。其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傜公。而呼連人為百姓。自稱傜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傜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傜至廟為會闐。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傜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既就男坐。媒

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纏其上。斜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傜。未字則戴一箭竿。髮分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織麥稈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傜。其領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靑或紅。堆花疊草。名傜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囊盛槃瓠之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言。赤髀橫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傜姎徒①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鬬。一成童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袴。爲山魈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傜之渠帥也。自洸口至連州四百餘里。岈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爲盜。而傜官歲入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亡命者。又爲之通行囊槖。或爲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薄中。不可縱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衞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遯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勒五省之兵征之。有謂其將者曰。傜每匿跡。不與吾戰。乘暮乃出尾吾。宜麾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狠兵於後。散伏險要。乘傜掩我。反出其後

以掩之。歸師夾攻。必可殲盡。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矣。

德慶有⿱林田②傜山、⿱林田翁山。皆熟傜所居。傜曰⿱林田傜。傜之長曰⿱林田翁也。又曰⿱林田馬山。傜馬之所生。故曰⿱林田馬。又傜人多以其人爲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羨之而以爲名。其曰狑人者。傜之別種。狑猶詩所謂盧令令也。猛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猛山。其人如猿。故云猛。詩。遭我乎猛之間。註謂猛山名。非也。猛犬類也。猛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也。與狑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猩狒。散居林莽。饑拾橡栗。故莊生有賦芧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也。

256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以檳榔木竿懸之。二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短衣

①後漢書南蠻傳呼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姎徒。

②⿱林田又作⿲木田木。音潭。林間田。見星餘筆記。

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爲鬼物也。當額作髻。髻有金銀鈀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横插者熟黎。以此爲別。婦女率著黎桶。以布全幅。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絨花刺其上。裙衩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靑丹涅之。有花卉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爲黎女以繡面爲絕色。又以多繡爲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爲之。藤生成如弓。兩端有弰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丫爲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繫箭筸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卽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藥散。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擔竿狀。椶竹爲弦。筋竹爲箭幹。而不甚直。鐵鏃鋒銳有雙鉤。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遇猛獸。一發卽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

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卽以牛皮爲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嘗也。如或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要於險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嘗出盜㓦。男婦盡室以行。蹻捷如飛。官兵不能追逐。惟婦女以黎補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謂俚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眞蠻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者爲乾脚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岐疆圉。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山勢盤旋若鸁然。黎舉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數十村。土沃煙稠。與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深。水毒山嵐。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敎有塾。則民黎熙熙。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爲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又熟黎之蟊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之里長。其役黎人如

賊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長當官。亦呼黎人爲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宜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卽瞋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草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直豎一雄雞尾。横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之香火爲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欲立長。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黎長不以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爲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爲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死無子。則合村共豢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擕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斂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爲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涉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卽咒其已亡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爲皈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喃喃其詞。祭畢。

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歘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贋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幹。誓而祭之。遣人齎此矢告讎。辭曰。某日某時相報。幸利刃鍛矛以待。讎者謀于同里。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也。其直者妻卽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鬬。亦卽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卽焚其茅葦曰。是懼我也。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257 **畬人**

澄海山中有畬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畬官者領其族。畬。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傜。傜所止曰峝。曰峒。亦曰畬。海豐之地。有曰羅畬。曰葫蘆畬。曰大溪畬。興寧有大信畬。歸善有窰畬。其人耕無犂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畬蠻

之類。志所稱伐山而畬。爇草而播。依山谷採獵。不冠不屨者是也。潮州有山畬。其種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傜族。有莫傜。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傜。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傜。多居九峰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傜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眞傜。相率破犯條要。恣行攻刼。爲地方之害。卽善傜亦且畏之。傜或作猺。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多傜而無僮。僮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僮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僮。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僮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灑掃官衙。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258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爲祖瘡弗之怪。當壚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爲同年。與之諧

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頳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卽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由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頹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刼質。盜得人。則窒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贖者至。亦復窒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駡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爲爪牙。盜賊以瘋人爲細作。其爲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爲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駡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給。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至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

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爲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259 盜

粵中多盜。其爲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爲徒衆所悅服。故曰都。每一營立。遠近無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爲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劫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範銅爲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爲神總。朝夕虔祝。且咒詛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濃茶爲獻。視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盌中。其氣散爲波紋。凝爲物象。有兵至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鹵獲衆多無患。則茶氣爲刀鎗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筊杯卜進止。凡盜渠死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惟謹。每分贓。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濦深。緜絡犖峒。俚獠蠻蜑之屬。皆與之扭紅盟詛。行劫時。傳籌爲號。名曰趕馬。須臾姎徒四集。蟻聚蜂屯。鈀筅如林。不可止遏。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亡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

言人。亦以馬有威武也。每十人爲一錢。百人爲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聞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佯爲商旅牙儈。乘機竊發者。曰牽白線。爲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斫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爲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爲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卽攻劫。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爲先。勒金取贖。打票爲約期。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圈馬闌。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爲妾婢。婦爲乾溼奶婆。或以鬻諸澳門。或以貿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厚利。然其爲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大猾爲資。大猾又以貪官爲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爲囊橐。又善陰行鴆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金蠶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汚衊無以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爲姦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羣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卽其黨。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卽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嗛

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保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糜以招撫。彼則陽爲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狎習。表裏爲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旣撫也。益畏憚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爲所陷害。身死家傾。反不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至有邊海之豪。僞爲强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知。輒以詢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爲眞。一得招撫。奉委爲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里黨。父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爲羽翼。揚揚志滿。反以眞賊爲榮。僞賊爲辱矣。嗚呼。民之不軌。喪失其心至此。所由者。內無賢父兄之敎誡。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爲寇。以寇爲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乎哉。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新寧盜爲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鬬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爲表裏。不可以盡殲。如得一盜卽殺一。得十卽殺十。得百卽殺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爲兵爲總。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羣盜。爲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集其父

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暗或明。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立斃三木。未有不甘爲共盡者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宜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卽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騎巡行諸險。勸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平居互相譏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圍。俾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爲練長。募其强武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歃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爲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囚停智長。爲患有不可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爲之不善。是以奇謀詭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門、以囹圄而爲巢穴者。其以囹圄爲巢穴也。尤爲深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扳良善。蓋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圾以報厚恩。是雖身在幽囚。猶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踰時。

260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多。則蛋家其一類也。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艟小艑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爲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踪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計必兵恆有餘於盜。毋使盜恆有餘於兵。又設爲嚴法。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官償。劫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立功。晝夜巡行。惟盜是索。而蛋人則編以甲冊。假以水利。每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晝川使守。略倣洪武初以蛋人爲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爲之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横江二船。專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賊用烏槽。裏海制賊用横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艭①夜艭諸艭長。皆爲哨長。而勿征其餉。如此。則上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261 **黄盜**

黄盜名蕭養。初爲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爲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

數百艘。直犯廣州。於五羊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僞官百餘人。珠江之南。有僞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死。其衆盡降。於是廣州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過蕭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皆力攻廣州弗克。蓋當盛世則然。

262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複嶂。昔固盜藪。礤頭山與烏禽、天字、清溪等嶂。員墩、黃沙等山。聯絡歸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等縣。綿亙險阻。而礤頭山故有鐵冶。賊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屢撲不能絶。賊窮輒還礤頭。結寨自固。已復盤據五縣。山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半爲賊黨故也。乘其未穫。以大兵臨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黃沙賊常伏烏禽嶂。出掠柘園。執求盜通判。藍能賊復襲郡城外東平。欲席卷去。未至十里而曙覺。遂破涌口營鹿游岡。擄掠子女。責贖捆載而歸。當是時。烟火達於譙樓。不能以一矢加遺。東西兩江羣盜遂熾。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軍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礦開。則豪民往往擅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剗戟而起。奸

①艘係廣東土字。作度船解。

民澤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陽之盜。又須洞其間。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凡數十百羣。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執官吏。賀墳墓。擄人民。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蕉。卽欲假息城郭。豈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凡賊有大總、二總至於五總。亦曰滿總、尾總。分哨爲哨總。禽總。演禽者也。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幹。衆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羣有都總。凡大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云。其祭旗用人。使目於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髮爲旄頭焉。其長技者有大布旗。旗端繫以鐵鉤。有長竹鎗。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刼。卜於神以決勝負。以誘爲知。以覆爲奇。以望屋爲糧。以闌出爲用。以刼質爲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朒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刼。送者固在。自是良民禦賊。反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曆之末。至隆慶之初。歷十三四年。分巢諸鄉。犛勢相倚。出入無時。靡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鹵人民財幣牛馬。不可勝算。

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圍也。一圍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僅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即據之。其後五軍分道大勦。慮各巢幷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爲質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蓋賊皆草竊烏合之衆。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峙飛輓。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則山寇爲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戾夫爲之涕下。揆厥所由。上下相遯。無異穆宗詔云。封疆以講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參劾。聖明哉。

263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魯。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金贖之。未幾。賊棄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使從者懷歸。子啓愚、啓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友無所得。啓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歸讓。讓間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棄

千以讓久不至。乃以繩貫啓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與弟。于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①。謂歸善之古名。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餱糧。平板幹。稱畚築。四閱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魯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年。破蓀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于賊。誘出賊黨。官兵遂乘間而入。啓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魯身被數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黛紫嶂、施坑、南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在報發冢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常事。何孝之足云。至

于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縣禮奬。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死。至萬曆十九年。邑人乃請于縣。爲啓魯建祠。讓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詔旌其閭。樹坊于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善書。

①吳桂芳號自湖。又號濮石。新建人。嘉靖時官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

廣東新語卷八　女語

264 五女將

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雒一作駱。交趾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二女初起。自稱麊泠王。據九眞、日南、合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子僭號爲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趙嫗。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鬭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洗氏及虞夫人、寧國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洗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涼。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洗氏爲首。洗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洗氏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鄰郡賴之。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云。又洗氏者。亦高涼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戶。洗氏幼而賢明。曉兵略。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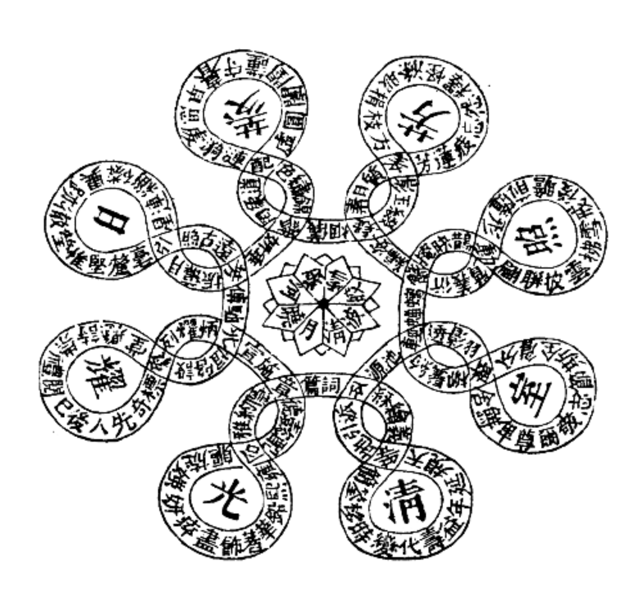
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既而遷仕果反。冼氏自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賦。至柵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冼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爲亂。僕遣使歸告。冼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冊冼氏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繡幰鹵簿如刺史儀。陳亡。嶺南未有所附。共奉冼氏爲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獻陳主扶南犀杖遺之。並遣陳主遺冼氏書。冼氏見犀杖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嶺南遂定。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於廣州。冼氏攻破仲宣。領轂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冼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衂。每戰輒錦繖寶幰。敵望見以爲神。諸蠻皆稱錦繖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爲寨將。與賊酣戰而死。虞躬擐甲冑。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死焉。其後兵儂爲亂。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來。賊輒驚潰。嘉定間敕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歿能制峒蠻之寇。封爲正順夫人。立祠香鑪峽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間。聲教不暨。以强凌弱。李氏勇敢有謀。衆皆信服。遂推以爲主帥。僞南漢既平。餘黨剽掠。皆爲李氏兵

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夫人。祠於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詹氏代領其衆。攻復瀧東西州縣。以功得參將。未幾病卒。自二洗氏至詹。粤人以爲五女將云。

265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製有鞶鑑圖。名曰轉輪八花鉤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字成句。其構思精巧。寓詞箴規。似有得乎風人之旨。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迴文詩並傳。舊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鉤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迴。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詩十興。不遺衞姜。江篇擬古。無隔班媛。蓋以超俊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敍。太原王勃撰。復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撿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譔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幷序。愛玩久之。翼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曆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

磐鑑圖



考唐武后時。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詩送其兄。卽應聲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此女子不知姓氏。豈卽爲璧鑑圖銘者歟。此圖曾附子安集以行。復爲令狐文公所賞。吁。亦異矣哉。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

266 **盧眉娘**

唐時南海多奇女子。爲璧鑑圖女子而外。有七歲女及何仙姑。能爲詩。有劉三妹者善歌。稱爲歌仙。若盧眉娘者。巧於刺繡。皆古今絕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綠細長。人以眉娘呼之。唐順宗初。南海貢奇女卽眉娘。時年十四。能於尺絹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能以五彩絲一縷分爲三縷。於掌中結飛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有執幢捧節之童。不啻千數。其蓋廣一丈。重三四銖。自煎靈香膏傅之。順宗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宮中。日惟飯胡麻二合。元和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樂宮掖。遂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尸解後。棺中僅一藕屨云。

267 **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爲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訓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峒間。諸蠻種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卽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爲式。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傜、僮諸種人圍而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爲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巖。巖高三十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巖口有石磴。苔花繡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几。可容卧一人。黑潤有光。三妹之遺跡也。月夕輒聞笙鶴之音。歲豐熟。則彷彿有人登巖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歌者。毋論齊民與狼、傜、僮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268 **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厓山。母命其子李佳應詔。旣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死。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臺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

聞者傷之。東莞陳璉①爲辭。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厓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此恨同精衛。一墮滄溟不復還。

269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擢爲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謹。上恩寵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宴賚有加。復遣官送歸。予譔洪武宮辭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270 冼母

南海冼主事桂奇母陳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聞魏督學校②毀諸淫祠。亟取先人舊所崇奉佛像。投諸水火。妯娌中有怵以禍者。陳氏曰。有禍吾自當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學稱。蓋得其母之訓云。

271 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人以爲異。予家有孀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色。皆壽徵也。

272 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陳生元耀。生死。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能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旣入門。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欲泣。遂易衰絰。執夫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祔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衡③曰。夫禮也殤不爲後。女不爲陳也婦。則陳之不得爲殤也後明矣。女爲陳也婦。陳不欲爲女也後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壻死。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夫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爲張家婦。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爲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强爲而起。而卽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

---

①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舉人。官南京禮部侍郎。有琴軒集。
②魏校字子材。崑山人。正德末爲廣東提學副使。學者稱莊渠先生。諡恭簡。
③尹守衡字用屏。號冲玄。東莞人。官新昌縣知縣。有懶庵集。

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其一曰萊湖陳氏女。許字於葉氏子。無何葉卒。女聞曰。生則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不死也。殆有賢於死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273 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醜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①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眞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274 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袒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

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既薨。其妃某氏。色美。應傑若欲犯之。裸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爲繩。經死。予爲之歌云。夫爲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爲包裹。天留一縷絲。以爲絕命資。徒勞強暴守。蟬蛻不曾知。

275 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紿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卽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

---

①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官兵部主事。督兵守贛州。淸兵破城死節。工詩。有蓮鬚閣集。曾爲僧。名函美字于斯。

靂之操曰。一聲儵兮雷霹。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276 **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①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②弔之。有曰。黄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③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爲張參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鄺湛若弔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烟夢。被髮猶存石鼓歌。鴈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277 **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于樹。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子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黄口兒。一去無根蒂。

278 **四孝烈**

歲甲午④。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維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死。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充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剄。兵乃殺之。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殺之。是爲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冰雪顏如荼。再拜乞充君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尙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殳。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顱。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

279 **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洽洸。賊至。拘其

---

①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清李成棟破廣州。

②羅賓王字季作。番禺人。官南昌司馬。爲僧名函駱。字思唐。有散木堂集。

③順治七年庚寅(一六五〇)十二月。淸尙可喜耿仲明二破廣州。居人死者甚衆。

④順治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明李定國破高州廉州。圍新會城二月。城中乏食。

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爲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280 **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弔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髐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281 **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粤東大亂。有强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爲植女青其上。予弔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枝。即女青也。

282 **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紿之歸寧。車至門。女卽自刎。家人亟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粱。庚寅城破。某氏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含殮訖。卽取所佩刀自割。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敷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此二事相類。予爲雙刃操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兮紛紛。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閽。

283 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被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以首觸墻。血流被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舉。嘆曰。阿姨禮義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起。予弔曰。螓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巾帨死猶防。又曰。一絲孀婦命。九鼎美人頭。

284 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

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鄰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嬈之。婦碎瓦罌自割死。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並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無禮。妾死不從。乞明府卽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子。爲吾衙役所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恚恨。卽觸階石而死。是爲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汚辱死者。不可勝數。噫。予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285
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予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挂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鷩兮魂恐失。

286
長樂興寧婦女

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鬬。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卽力於農

乎。然女作乃登於男。厥夫菑。厥婦播而穫之。農之隙。晝則薪烝。夜則紡績。竭筋力以窮其歲年。盎有餘粟。則其夫輒求之酤家矣。故論女功者以是爲首。增城綏福都亦然。婦不耕鋤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爲婦。婦之事夫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爲風俗之善云。

287 **黎母**

瓊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廟。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采香。因與婚。子孫衆多。是爲黎母。亦曰黎姥。蓋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鳥獸之民。其種性自卵而來。固與人殊。自古至今。宜王化所不能及也。

288 **羅浮女道人**

羅浮女道人素月。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雅能詩。有云。玉女峯頭人冷笑。杜蘭香去嫁人間。

289 **椓者**

劉鋹時。宦者有爲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不啻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

之名。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椓人多矣。悉令斬之。蓋宦者自椓。亦椓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爲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錙者。廷錙今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錙一人。其椓也或因小過。未可知。詩云。夭夭是椓。夭者草之柔長。椓而斷之。譬人方少好。榮如桃李。而人作禍以椓之。民之無祿。至於如此也。

290 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鄠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鬬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

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尙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封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澒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還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絕無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291 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鄰村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絕矣。負其弟于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爲之銘曰。婦一墜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于飛。賢姊有翅。免孤毀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292 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

守節。鄰婦勸之。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答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而守志者。禮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禮。昔王文肅①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爲之縞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爲。曰。隆慶皇帝賓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爲夫服。則亦可爲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節卦。爲女之仁者而言。有恆卦。爲婦之仁者而言。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①王錫爵太倉人。萬曆時大學士。諡文肅。

廣東新語卷九　事語

293 南越初起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囂始爲南海尉。佗爲令。僅治龍川。秦之報佗也薄矣。然五嶺以南。廣運萬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疎矣。

秦略定揚越。以讁徒民與越雜處。揚越蓋自古遷讁之鄉也。他日任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中國人。卽讁徒民也。佗之王。秦實資之。讁徒民得依佗以長子孫。與三千童男侲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於中原之鋒鏑。秦之德也。爲秦留其遺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計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遙於菖蒲之澗也。

秦以侲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然則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當是時。秦人

皆以諸侯兵爲盜。謂諸侯之客亦曰盜。史遷據而書之。始皇至博浪沙。爲張良所擊。而遷書之曰。爲盜所擊。微行至蘭池見窘。復書之曰逢盜。此盜不知何人。視良與荆軻、漸離似勝之。惜遷失其名氏。嗟夫。能爲始皇之盜者。豪傑也。書盜亦榮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自王。乃眞始皇之盜耳。

294

四路下南越

漢當時四路下南越。樓船以偏師先至。其道徑也。先陷尋陜。破石門。則南越之險奪矣。復居前。得以自擇便處。居東南面。則越之下流據矣。乘暮而疾攻。縱火燒城。計莫善焉。有樓船之鋒銳。戰如雷霆。而後伏波得以遣使招降。故破越者。楊僕也。然越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嘗及僕。則以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務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以楊僕爲酷吏。觀其反驅越人入伏波營中。亦可見其慘暴之一端也哉。

295

兩伏波樓船

漢孝武討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其後光武征交趾。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蓋以越人素畏伏波、樓船之威。故仍其號。使聞之而知震懼也。然兩伏波

至今俎豆。而兩樓船無聞。當時實以德濟之。不純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

296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又云。拄地撑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簪蘭花間木犀花。又嘗披蓑笠垂釣。有詩云。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蓴暮釣船迴。風吹不盡寒簑月。影過松梢十丈來。其風流瀟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窺者。所謂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蘿云。白沙之學。從孔顏之樂而得。然樂有虛實。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白沙其得顏子之實者耶。

白沙初應聘至廣。車由城南至藩臺。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市井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其感人若是。爲人身長八尺。面方而玉潤。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耳長貼垂。兩目炯然如星。望而知爲非常人。甘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異。龐振卿有贈甘泉遺像詩云。精華日月在顱首。兩耳之旁南北斗。洪覺山云。先生生相甚異。顙中雙顱隆然若輔弼。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異於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①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題碑碣。必書翰林院簡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就職。非爲高也。以終養故也。當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臨終朝服北拜曰。吾辭吾君也。則忠愛之終也。

鄧制府②之於白沙。常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白沙辭之曰。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野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章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章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焉。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爲買園池。亦辭之。其介如此。

297 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廟。當秦王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江彬爲援。公獨當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縱誕。不利社稷。王受地。毋倜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謀不軌。上覽之。大駭曰。不意可虞若是。其勿與。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劍睨曰。不草齒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請死。

不敢奉詔。上不能强。擲劍嘆息而起。予嘗爲樂府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卽誅爾。免冠伏殿前。淚流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

298 孝感

鍾寶潭先生景星⑧。東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嘗輯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論學精言。爲宋明道學四書。又註釋甘泉心性圖說。學者多傳習之。以宋李竹隱、明林南川④與先生爲東莞三理學。性至孝。父歿。欲繪遺容。默禱之。父見夢畫工。一筆而肖。其後楊復所先生欲葬其父肖齋公⑤。未得吉兆。堪輿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龜何知。吾將卜之吾父。是夕夢肖齋盤膝斗嶺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復指坐席下曰。茲實祥也。吾其歸乎。先生遂以

①吳與弼字子傳。臨川人。天順初以薦徵拜左春坊。辭不就。有康齋集。
②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間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③鍾景星字叔輝。東莞寶潭人。湛若水弟子。不應舉。有宋明道學四書。
④林光字緝熙。別號南川。陳獻章弟子。官嚴州府教授。有南川集。白沙弟子首南川。次甘泉云。
⑤楊傳芳字肖齋。歸善人。

斗嶺定議。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聞道。安能通於神明若此。

299 終養

東莞林公烈①。以戶部郎督賦江西。奉其父大橋公以行。或曰。故事。宦者不隨家。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哉。已而大橋公卒于行署。公得親飯含。人始嘆服。香山黃公佐。督學廣西。聞母疾。即日疏乞致仕。方校士懷集。棄官竟歸。南海倫公以訓。年十五舉鄉試第七人。年十九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予告畢姻。遂侍母者七年。會兄御史公以諒②告歸養。公乃出而供職。後官南京祭酒。迎養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歸志。即上疏奉板輿歸。弟以詵③。年十八舉進士。官至武選郎中。例請歸養。亦遂不復出。或諷之。則曰。隱居以求其志。吾蓋遵孔子法也。海陽林公大欽④。廷試第一。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東莞陳公建⑤。爲教諭數年。擢陽信知縣。以母老告歸。東莞劉公存業⑥。舉進士一甲第二。授編修。簡充經筵官。未四載。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六年不得請。孝宗以其至孝。特詔許之。後以母命趨朝。踰年復上疏乞歸。孝宗循覽其疏改容。復許之。踰七年。武宗登極。趨赴闕。復充經筵官。纂修孝廟實錄。公不獲已。垂涕行。遂卒於官。之數公者。皆嶺嶠偉人。其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養親爲念。脫屣軒冕。是眞可以爲世之貪位而忘親者之鍼

砣也哉。

300 狀元

吾廣於輿圖爲極南。值離位丙午之間。離者。文明之氣也。自禹八年入午會。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川之運適合。故自漢晉以來。扶輿淸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張公鎭孫。在明有倫公文敍⑦、林公大欽。然莫公記傳無聞。張公遭國危亡。不幸遇變。林公以早喪。弗克建立。獨倫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傳臚時。當宁見其儀表。深喜狀元得人。故龐公嵩詩云。南方間氣旋貞會。北闕英標動聖顏。

---

①林烈字孔承。別號艾陵。東莞人。官戶部郎中。有靑山紀聞、臥雲洞詩文。

②倫以諒字彥周。官通政司參議。

③倫以詵字彥彝。別號穗石。官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

④林大欽字敬夫。海陽人。嘉靖狀元及第。卽告歸。

⑤陳建字廷肇。號淸瀾。官侯官敎諭。有皇明通紀、學蔀通辨。以破王守仁之說。

⑤劉存業字少大。東莞人。官編修。

⑦倫文敍字伯疇。別號迂岡。南海人。弘治狀元。官翰林院侍講。子以諒、以訓、以詵。

301 **五里四會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頭、黎涌、石碏。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以訓是其地也。黎涌則倫公文敍、子以訓。石碏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韜。而文敍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詵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①云。弘、嘉之際。倫氏一門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臚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洋。賈、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沖挹自如。無幾微見於顏色。例二甲爲郎。公以次應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間獲事親從兄。愛敬篤至。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興邦非耶。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卽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旣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敍、霍公韜。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爲諸生。是尤可異。

302 **解元**

正統辛酉。番禺陳公政②者。以詩經發解。二場後。瓊山丘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潮③者。提學廣東。謂霍公韜

必發解。及考潮州還。亟召霍公語曰。今科解元當是蕭與成④。汝次之。然汝當連魁天下。勳名大出蕭上。後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學廣東。謂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欽必魁天下。是科解元胡一化。而大欽壬辰狀元。皆潮州人也。楊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學羅某首拔之。語人曰。鄉冠其惠出乎。予聞有人矣。明歲果領解元。前輩識鑒。一一不爽如此。

303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謁座主不修門生禮。其後主南宮試。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許稱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敢用爲私臣。我豈敢曰士由我進。而以之爲我家桃李乎。里居。於臺使者若監司郡縣書帖。皆不稱治字。曰。士旣通籍。朝廷治之。尊無二上也。其子勉齋⑤知慈溪。稱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關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簡。某鹽院檄營相府。先生不答。因被劾歸。父子皆以古道自處。不肯同於流俗者也。

①陳紹儒字師孔。號洛南。南海人。官南京工部尙書。
②陳政字宣之。番禺人。官雲南按察司副使。
③江潮字宗之。貴溪人。官廣東提學副使。
④蕭與成字宗樂。號鐵峯。潮陽人。官翰林院檢討告歸。
⑤霍與瑕字勉叓。南海人。嘉靖時官廣西僉事。有勉齋集。

304 鄉試命題

廣東鄉試。不以大學命題。其來舊矣。或以大學命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305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經題中式者。僅有二人。其一爲福建顏茂猷。顏中甲子鄉試。時監察御史止謄錄其本經。至甲戌會試。顏仍全作五經題。知貢舉者左宗伯林某疏聞。奉旨。念其該博。准與謄錄。主司不知上屬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塲後。宗伯陳公子壯。具揭代請。上准與廷試。取其墨卷進覽。命會試錄另爲一項。列於正榜之前。廷試二甲第二。此異數也。其一爲廣東王鳴雷①。乙酉鄉試。以全作五經題。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猶乙榜之首歟。

306 海外衣冠勝事

廣於天下爲遠藩。仕籍華秩已少。況瓊於廣又邊郡乎。成化二年秋。進薛公遠②戶部尚

書。邢公宥③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學士。皆在一月。雖天下望郡亦希覯。洵海外衣冠勝事也。瓊本海中一大洲。去中國絕遠。自孝陵稱爲奇甸。人文因以奮興。若海公瑞淸剛正直。又爲瓊之特出者。惟奇甸故產奇人。天語所符。知異時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307 瓊人無仕元者

宋末。瓊州人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執不屈以死。於是終元之世。郡中無登進士者。明興。才賢大起。文莊、忠介④。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報忠義也。忠義之鍾於人。於海外一洲一島。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孫而報之。報之於其地。天之窮也。

308 五大司成

明興。嶺海人職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軒陳先生璉。若瓊山丘先生濬。若甘泉湛先生若

---

①王鳴雷字震生。號東村。番禺人。乙酉舉人。淸康熙初。與修廣東通志。有空雪樓詩集。

②薛遠字季遠。海南前所人。天順時官戶部侍郎。

③邢宥字克寬。文昌人。天順時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有湄丘集。

④丘濬。謚文莊。海瑞。謚忠介。

水。若白山倫先生以訓。若泰泉黃先生佐。允若人師哉。湛先生有雍語、南雍志。尤有功於太學。

309 **賢督學**

吾粵督學使者。在嘉靖時有魏公校者。以德行簡士。甫至任。不事考較文藝。輒行黜陟。嘗使陳激衷、林克忠二人教諸生靜坐。務見仁體。每晨入見。稽所得而開導之。大毀寺觀淫祠。以爲書院社學。使諸童生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禁止火葬。令僧尼還俗。巫覡勿祠鬼。男子皆編爲渡夫。一時風俗丕變。其崇正闢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學之官。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復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陳公政。提督北直隸學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者。得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專行其教。將見十五國風移俗易。先王之道大興矣。

310 **司教**

吾粵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諭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規鄉愿忠信廉潔之。以孔子剛者之辯。孟子不見諸侯之守。日與諸生講明。相見拜揖外。不許將一物爲贄。一曰

楊公守道。其教諭金鄉也。諸生執贄見者受之。隨以食諸生之貧而有志者。又以所餘俸。置學田三百五十畝。以贍諸生。一曰翟公宗魯①。其教諭宣平也。以典試四川所得聘金。建文明書院。並置田以贍學者。一曰朱公仕夔。其教授南寧也。申蘇湖科條以飭之。又作心學時惕圖。圖凡十二格。一格象閏。日凡八圈。上一大圈象卯。以考存養。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經書應酬。因時塡圈。妨於事則硃之。協於義則白之。蹈於過則黑之。學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時與人。士勤而行之。一曰林公光。其教諭平湖也。以道爲任。常上敦風化養廉恥一疏。言甚懇切。勉學者窮源探本。反身修行。一時士習丕變。而陳公思賢者。教授漳州。每直指使者至漳。參謁畢。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靖難詔至。公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與其徒六人。堅不迎詔。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被逮至京。與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責者。平居則以海、楊、翟、朱、林五公爲法。臨大節。則以陳公爲師。其亦庶乎無忝於宮牆也哉。

311 教官不拜

海忠介爲教官。御史詣學。公不拜。曰。若至臺院。當以屬官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

①翟宗魯字一東。博羅人。嘉靖時官宣平教諭。遷融縣知縣。

地。體不應絀。兩訓導夾公長跪。公立當中，時謂筆牀學士。蓋教官者。能尊其身而後能尊先聖。不能尊其身。則何以代先聖而行其教。其辱先聖莫大焉。御史如賢。當以忠介之言請于朝。定爲儀注。

312 **辭署縣**

葉公春及爲福清教諭。臺使者委署連江縣。辭曰。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學官。則學官教諸生外不當與矣。齊景公以旌招虞人。殺之不往。守道卽守官也。學之於縣。豈特旌與皮冠哉。職實欲附於虞人之義。

313 **鄉約**

御史季公本。諭簿揭陽。以化民爲事。約爲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數約復爲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輪二人至縣。傳訓誨語。行之二年。風俗移革。境內以寧。順德何公淡①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愼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

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之稀。順德黃公著②知安溪。俗喜搆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經。俗爲之變。東莞林公培知新化。倣古斂散法。置義倉一十五所。均口賦。以糧爲差。建社學。率二十一里一區。選行誼爲師。與諸生言。朔望父老言。約法皆首明倫。使還相告教。作四誡詩。令童子誦之。修古鄉射禮於學宮。南海劉公煥知程鄉。創小學四齋。聚童蒙肄業。月試分五等。率三十貫給之。又捐千緡市田爲小學租。使學掾主之。寧都丁公積③知新會。申明洪武禮制。參以朱文公四禮儀節。爲禮式一書。每鄉擇三老主之。月朔進於庭。禮其能者。其不肖者榜門示恥。良家子遊惰者聚廡下。使口誦小學。親爲講解。順德黃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懲惡二牌于要地。善惡直書其名。人服其公。之數君子者。皆以教養爲務。所謂學道愛人者也。是皆可以爲州縣之法。

314 唐氏鄉約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爲樂澹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

①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嘉靖時官貴州左參政。
②黃著字誠。順德人。正德時官戶部郎中。
③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時官新會知縣。師事陳獻章。

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爲父宜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親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賓散胙。必待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爲禮之大者。

315 禮議

廣州風俗尚禮。南海洗桂奇嘗建同母異父昆弟服議。曰。昔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三月。洗子曰。禮爲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異父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齊衰三月。則已輕矣。亡於禮者之禮。貴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爲嫂服議曰。人情於無服之親則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而持情合危者也。今有聞嫂之喪而不戚然哀者乎。哀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夫既無服矣。而又爲位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不相爲服者。禮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禮本諸人情而已矣。其爲長子爲人後議曰。昔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爲嗣。後世無詞焉。故

宗子死。以嫡爲後。禮也。若以庶繼嫡。是謂奪宗。非禮也。禮曰長子不得爲人後者。爲支子後言之也。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立嫡。正所以後大宗也。若所後非小宗大宗之嫡。而輒以長子後之。是謂誣禮。新會湯敬升曰。晉張湛曰。後大宗者。所以承正統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無後。然後爲之置後。支子不得置後。不繼祖與禰也。今之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舍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二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然則支子之無後者。不無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不斷祭也。如之何爲厲也。羅虞臣①曰。禮曰。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既曰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況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則不爲之立後矣。故立後出繼之禮。古所無也。自此說行。使人子舍其親而事他人之親。天理人情必不安。嗟乎。古今之以此陷于不孝不仁者。可勝道哉。湯氏族譜之不與爲後者。有以也。

316 嫡子不釋喪服

西寧之連灘。凡冢子有父母之喪未葬。終身不釋喪服。庶子則否。雖市井鄙人。亦如是。禮。喪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蓋死者以歸土爲安。喪事既葬始畢。故記曰。

①羅虞臣字熙載。順德人。嘉靖中吏部主事。有司勳文集。

兄弟之喪內除。親戚外除。外除者。由外飭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親當及時也。禮失而求諸野。連灘其亦可稱也夫。

317 **作七**

吾粤喪禮。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之盡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318 **爲師服**

白沙先生之沒。甘泉翁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爲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告詞有曰。成吾之身。孰與盡吾之性。教育之恩。何異生養之勞。在禮經則師無無服之文。在義起則例有緣情之制。昔者孔子沒。門人有三年之喪。大抵禮緣情行。例以義起。亦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云。

319 **敎儉**

湛文簡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市中毋得叢飲。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蓋導民以儉之一端也。

320 師弟六皓

甘泉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三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甘泉弗受也。延翁忠愛堂上南向坐。已東向坐以賓之。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師而事之。時甘泉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以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遑。致禮布衣一老。誠爲有道者之風云。時有黎養眞瑞鸞者。年八十二。黃愼齋民準①年八十一。吳藤川純年八十。皆游甘泉門下。甘泉稱爲三皓。有歌云。養眞愼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而袁敎授鄴者。年七十餘。與愼齋同注甘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皆龐眉鶴髮。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爲圖。稱曰師弟六皓。其後甘泉年九十五。復開龍潭書院。時東莞有鍾景星叔輝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張春岡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開講。每展書發揮所得。聲響不減少年。皆異人也。

---

①黃民準字邦直。別號愼齋。順德人。官平樂訓導。師事湛若水。有心性解。

321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維柏家居時。有餽佳味者。卽白其父。延里中九老讌集。九老者。達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鄧憲副八十六。荔灣周太守八十三。獅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議公七十七。豫齋曾僉憲與虛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與惠齋張貳府皆七十一。端恪詩。五仙舊在三城裏。九老今同一里間。春日蔬盤頻率會。風流長得似香山。時嘉靖甲寅歲也。

322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嶺南及江西寧都。則以十之一爲數。魏禧①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于禮爲宜。

323 **合食**

博羅周謙山。常倣花樹韋家禮。同祖兄弟合食于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于每月朔望。費咸己出。罄俸餘置穀百餘石。與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給者。

324 **養士**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餘以給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田。相從士二千九百有餘。於沙貝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會城。則有天關、小禺、白雲、上塘、蒲澗館穀。於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曲江則有帽峰。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館穀。揚州則有城外行邁、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武夷則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南岳則有紫雲館穀。平生以興學養賢爲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便來學。故所造就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爲樂。如先生者。可謂得其所樂也已。吾人爲孔孟之徒。貴而有位。當以先生爲法。

325 請遷寺

翟一東先生宗魯。初爲諸生。以博羅延慶寺逼近泮宮。上書督學魏公校曰。鳳鴟不並樹而棲。蘭棘不同林而植。今泮宮實壓招提。庠聲囂於梵音。青衿雜於左衽。非所以息邪反經、崇儒貞教也。徙寺他所。以其地廣學宮便。魏公從之。謂此議可行於天下。

①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學者稱勺庭先生。寧都人。隱居不仕清。工古文。有魏叔子文集。

326 過洋樂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樂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327 獄中拜節

陳文忠在刑部獄。值履端及萬壽聖節。圜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謂囚服不宜拜節。有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

328 白血

保昌有丘必明者。宋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熊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若此。

329 麥公雨

麥公貞菴。名秀岐。番禺人。萬曆間。以舉人知萬年縣。縣民棄女者載道。公於家鄉取乳母十餘人。拾而養之廨中。兒稍長。乃還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問之。則曰。萬年百姓不仁。生女輒棄。天故以大旱罰之。民自今若不棄女。皆上要約於縣。縣乃爲之祈雨。上官諾之。公於是出教與民約。民皆樂從。願勿復棄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禱。大雨如注。民以爲麥公雨云。

330 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卽無讀書亦可矣。家貧。躬耕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致之。孝至。禱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爲孝子粟。覺浪丈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王祥臥氷時。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爲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云。

331 **沉原壤**

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忠愍曜① 並錄進庠。既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舉賢書者。先生謂忠愍曰。是豈原壤爲祟耶。乃以芻爲原壤像。爲文祭之。沉于江。是年忠愍得舉。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事。以拜官日舉于鄉。冠帶就鹿鳴宴。人以爲榮。已而與忠愍同死國事。以忠節著。其未經禳除者。卒無一人通顯。噫。亦信有兆歟。

332 **廣州時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五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竈。以肥六畜。元日拜年。燒爆竹。啖煎堆白餅沙壅。飲柏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筒。嬉遊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閒爲樂。城內外舞獅象龍鸞之屬者百隊。飾童男女爲故事者百隊。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鐙於其上。晝則踢毽② 五仙觀。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貴子。歌伯鬬歌。皆著鴨舌巾。駝毧服。

行立欖上。東唱西和。西嘲東解。語必雙關。詞兼雅俗。大約取晉人讀曲十之三。東粵摸魚歌十之四。其三分則唐人竹枝調也。觀者不遠百里。持瑰異物爲慶頭。其燈師又爲謎語。懸賞中衢。曰燈信。二月始東作。社日祈年。師巫徧至人家除禳。望日以農器耕牛相市。曰犂耙會。清明有事先塋。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剗清。新塋必以清明日祭。曰應清。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妃會。建醮扮擡飾童男女如元夕。寶馬綵棚亦百隊。佛山則以上巳爲眞武會。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采麫莊椰。擣百花葉爲餅。是日江上陳龍舟。曰出水龍。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繫黍。卷以柊葉。以象陰陽包裹。浴女蘭湯。飲菖蒲雄黃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觀競渡海珠。買花果于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禦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穫。大暑則大穫。隨穫隨蒔。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爲篷。遊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厲爲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曰結圓。潮州則曰結星。二十五爲安期上昇日。往蒲澗采蒲。濯絳[illegible]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則是歲多珠。爲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四種。以黃者爲貴。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禳彗。十月下元會。天乃寒。

①彭曬字著卿。順德人。永曆時官戶科給事中。往諭唐王聿鐭被殺。

②毽係廣東土字。即現在的踢毽。

人始釋其荎葛。農再登稼。餅菜以餉牛。爲寮榨蔗作糖霜。冬至曰亞歲。食鱠。爲家宴團冬。墓祭曰掛冬。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次日爲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于道射祟。以蘇木染雞子食之。以火照路。曰賣冷。

333 **放鴿**

南海之佛山。歲九月十日爲放鴿會。先期主者懸式于鴿場。鴿皆以白楚紙爲之。凡兩翼。一竿一弓。翼廣一尺。以平爲上。竿長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片或銅片。以薄爲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立一竿於地。長二丈。人十人爲耦。離竿二丈。約之曰。毋過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復出小竿。如是者賞。約已。依次而度。鴿出於竿末。則以線之直上者爲上。線已直上。則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線之直出於三丈之末者爲上。線既直出於三丈之末。又以鴿之聲淸和中節。而其態迴翔合度者爲上。

334 **拾燈**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干放水燈。競拾之。得白者喜爲男兆。得紅者謂爲女兆。或有詩云。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繁星滿竹籃。廣州燈夕。士女多

向東行祈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祈燈取采頭。凡三籌皆勝者爲神許。許則持燈而返。踰歲酬燈。生子者盛爲酒饌慶社廟。謂之燈頭。羣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柚火。踏歌於道曰。灑樂仔。灑樂兒。無咋糜。塔累碎瓦爲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柚燈以色勝。

335 **打仔**

下番禺諸鄉。歲正月初旬。兒童先集山野間。以拳棒相角。謂之打仔。已而壯者蜂擁至助之。以勝負卜其鄉一歲之興衰。陽江縣西有廝打岡。歲五月五日。鄉人無老少咸集奮鬬。謂勝則一方吉利。此亦吳俗鬬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然非禮讓之風也。宜禁。

336 **吹角賣物**

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予詩。吹角賣魚人。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滘、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

337 賭蔗鬬柑

廣州兒童。有賭蔗、鬬柑之戲。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爲勝。柑以核多爲勝。有詠者云。賭蔗鬬柑獨擅場。

338 采青

瓊州風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內。竊蔬者。行淫奔者。不問。名曰采青。此宜嚴禁。

339 永安崇巫

永安俗尚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媄花歌。媄花者。凡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綵團結羣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媄花。巫自刲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牒黃

詀。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爲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憑藉以爲禍福。未可知。縣令嘗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340 **祝竈**

永安歲除夕。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祝竈。男子則置水釜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

341 **吹田了**

東莞厤涌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穫也。予詩。蘆管吹田了。中含祝歲辭。初秋幾望日。早稼始收時。

342 **貪吏**

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爲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懽欣過望。長安

戚友。舉手相慶。以爲十郡羶境。可以屬饜脂膏。於是爭以母錢貸之。以五當十。而厚責其贏利。其人至官。未及視事。卽以攫金爲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則廣布爪牙。四張囊橐。與胥吏表裏爲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邊徼荒遠見欺。淫刑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嘗見一二婪吏矣。凡搆訟者。兩造皆勒其長夫。父告其子。則勒其父長夫。兄告其弟。則勒其兄長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勒長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喬木。亦必勒其長夫。一長夫折金十四餘兩。胥役攜之入署。此婪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錙銖之取也。吾則無以應上官之誅求也。嗟夫。吾粵之爲官者。計其誅求之狀。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吞而已矣。上官眈眈乎中。中復眈眈乎下。下則無所眈眈也。亦惟於匹夫匹婦之微。窮其巧力而已矣。所由者。官者戾蟲。民者甘餌。京師者。餓虎之山。權貴者。擇肉之主。其不足以爲水者。東粵之膏脂。不足以爲薪者。東粵之筋骨。其以珠貝爲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錢爲糞土者。取之匹婦而已有餘也。嗟夫。吾粵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自漢唐以來。無人而不豔之。計天下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之也。故今之官於東粵者。無分大小。率務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貲。則使其親串與民爲市。而百十奸民從而羽翼之。爲之龍斷而罔利。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以其奇筴。絕流而漁。其利嘗獲數倍。民之賈雖極其勤苦。而不能與爭。於是民之賈日窮。

而官之賈日富。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徧於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民賈於官。官復賈於民。官與賈固無別也。賈與官亦復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於是而民之死於官之賈者十之三。死於賈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民日窮而盜賊日熾。其禍不知所底。非有聖君賢相。端本澄源。以節儉爲之倡率。禁難得之貨。明貪墨之刑。則東粤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婦之性命也哉。噫。

廣東新語卷十　學語

343 白沙之學

吾鄉理學。自唐趙德先生始。昌黎稱其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亟排異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則梁先生觀國。有歸正一書。謂蘇氏父子所爲文。出入禪譎。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稱之。明興。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學爲宗。於是東粵理學大昌。說者謂孔門以孟氏爲見知。周先生則聞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見知。白沙則周之聞而知之者。孔孟之學在濂溪。而濂溪之學在白沙。非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學于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於靜。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

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344 甘泉之學

甘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卽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爲然。是則白沙亦未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紫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甘泉則謂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敎。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愼恐懼愼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爲甘泉、陽明創大同書院于武夷。以見二家大同之意。甘泉聞之甚喜。謂己與陽明。勠力振興絕學。一以濂、雒爲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吾之言格

物。與陽明之言致知。無二旨也。顧端文①云。陽明之知。卽甘泉之物。甘泉之格物。卽陽明之致知。大均謂知在於物。物外無知。物在於知。知外無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說。善會之無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學之道盡之矣。

甘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來學者。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陽明云。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靑蘿云。陽明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專信明道。尤爲獨得之見。先是甘泉在京師。與陽明講求正學。天下靡然從之。號陽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廣宗。而陽明早世。甘泉獨以高壽作人。學者慕風而至。得以及門爲慶幸。噫嘻。可謂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余其歸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饑矣。因取道江浙。泛錢唐。遊憩于武夷久之。常爲九曲櫂歌。令諸生歌以相樂。有一篙一篙至無終。篙篙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羅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峰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遊南嶽。道過古州。鄒文莊②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徵其學

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遊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爲門人諄諄說易。昔人云。人不學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眞自强不息之力也哉。

345 弼唐之學

明興。白沙氏起。其學以自然爲宗。無欲爲至。蓋天之學也。天無欲而四時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變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無欲焉耳。白沙得其微。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爲求友于南。得龐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爲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③在北。龐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

①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時官吏部郎中。於東林書院講學。諡端文。有涇臯藏稿。

②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狀元。官祭酒。諡文莊。

③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狀元。官南京禮部侍郎。諡文簡。有涇野集。

自甘泉沒。弼唐與陳唐山①、林艾陵、劉素予②、黃萊軒、岑蒲谷③、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爲天山講易之會。四仲月。則大集天關。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卽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卽陽明之所以致知。與甘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無二旨。當是時。甘泉、陽明二家弟子。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爲之會通。而浙、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於時鄉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則講學訶林。薛中離④則於金山。黃泰泉於白雲。鍾叔輝於寶潭。楊肖齋、葉允中⑤於歸善。葉絅齋於羅浮。王青蘿於粵秀。而其在廣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關。就正於弼唐。絅齋云。先生聖儒。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則尤精微純粹。要而不煩。可謂篤論者也。弼唐名嵩。字振卿。南海人。

346 事師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一言。其後賀黃門欽⑥於白沙亦然。既別爲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⑦於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而丁知縣積者。初至新會未視篆。卽上謁白沙。事以師禮。凡有所聞。行之惟恐不及。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則曰。吾閱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

者。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魚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繼也一歲。又繼則居二歲矣。當是時。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追逐雲月。賦詩飲酒以爲歡。至於何物而爲道。何物而爲學。其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嘗言曰。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及者。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此白沙深於愛世卿者也。湛文簡初至白沙。齋戒三日而後敢求教。舉於鄉。即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所至輒爲書院以奉之。又以白沙愛慕羅浮。向未能至。乃於黃龍洞爲祠。以濂溪、豫章、延平與白沙並祀。又於衡山爲嶽麓精舍。專祀白沙。其後文簡沒。門人因以配享。論者謂文簡此舉。以高明廣大之地。處其師而即以之自處。

①陳其具字才甫。號唐山。番禺人。官武寧教諭。有思誠日錄。
②劉模字叔憲。號素子。南海人。官蘭溪教諭。
③岑萬字體一。順德人。初名薇。嘉靖時官河南布政使致仕。有蒲谷集。
④薛侃字尚謙。揭陽人。師事王守仁。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學。嘉靖時官行人。以直諫貶爲民。
⑤葉時字允中。歸善人。著陽敎書、陰禮書。
⑥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祖籍定海。成化時官給事中。有醫閭先生集。
⑦周孟中字時可。廬陵人。弘治中官廣東左布政使。

蓋眞善於爲學者也。而龐弼唐者。於甘泉沒。場居天關者三年。守天關講席廿餘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鍾景星、郭肇乾、陳謨①三公。則皆棄舍舉業。從文簡燕京。服勤數載而後歸。冼進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卽上疏求南。以從文簡於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位陽明上。因論學。遂事以爲師。黃夢星者。承其父命。數千里往浙從陽明。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去二三月復來。如是者屢屢。陽明甚嘉歎之。楊復所之於近溪。無須臾離。亦圖小像事之。歲時與同志祭奠。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侍陽明於虔。陽明之沒。爲位興隆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東。暇卽王氏家經理其事。遂自越反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還京。卽疏請陸象山、陳白沙入祀廟庭。制從象山。罷歸。又白當道立祠宗山。以祀陽明。之數公者。皆可謂善事其師。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今天下異端盛行。釋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卽欲爲儒。而無賢師可事。南北分家。意見各別。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陽明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學。以開聾聵。予亦得周旋執御於其間也哉。

347 白沙弟子

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弟子一百餘六人。以伍雲爲首。雲字光宇。新會人。與李子長②並知名。然白沙之門。見道淸徹。尤以林先生光爲最。光字緝熙。東莞人。所上白沙書。得

力過於甘泉。可直接白沙學脈。弟子傳當首緝熙。白沙嘗語人云。從吾遊而能見此道踐履者。惟緝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雒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緝熙也。

348 羅公爲師

東莞羅公亨信③。以給事中丁艱歸。設塾授徒。凡宗人朋舊子弟皆就學。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復還朝。孟子謂人之患好爲人師。如羅公者。吾患其不好爲人師耳。

349 翟先生善教

博羅翟先生宗魯。字一東。砥礪節行。居處必恭。行必古禮之循。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蕝三。一收放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

①陳謨字公實。號艮齋。順德人。師事湛若水。
②李孔修字子長。自號抱眞子。順德人。師事陳獻章。善書畫。山水翎毛亦精絕。
③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進士。景泰時官至左副都御史。有覺非集。

350 拜五經

南海人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歸善楊先生傳芳。居嘗讀易。謂恐死去不見姬文、周、孔。每雞鳴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見象數之奧。新會人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靜坐百日。遂能一覽無遺。然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爲善學。

351 齋居拜先師

南海陳先生激衷①。號堯山。齋居設先師孔子位。朝夕禮焉。恆計勤惰以自罰。或立或跪。託先師讓之曰。激衷。爾有過盍改諸。深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不設枕席者二年。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嘗苦强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于敬。嘗言學者立志貴剛。觀之乾爲金。金百鍊斯純。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敵百欲之攻。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乾乾。顧諟警惕。惡能立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惟尊則不屈於欲。然後無以尙。學以充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聖人之教。小卽大。

淺卽深。故曰。下學而上達。夫子食不語。寢不言。此正是參贊天地所在。文王與太姒相對時。卽對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與有。理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生之謂易也。

352 白沙從祀

薛文清②從祀議。當隆慶時。朝臣以陳獻章、王守仁並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萬曆十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並祀。四子學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陳、王宗大程子。而陳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聖學。

---

①陳激衷字元誠。號堯山。南海人。官建寧教諭。棄官歸。

②薛瑄號敬軒。河津人。謚文清。有薛文清全集。

廣東新語卷十一　文語

353 廣東文集

予嘗撰廣東文集。其序云。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蓋其地當日月之所交會。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則月在北。月在南則日在北。上下相望以爲交。生其地者。其人類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華所吐噏而成者。漢曰日南。擧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陽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時爲夏。辰爲午。位爲丙午。於卦爲火在天上之象。火麗爲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當之。而以文章爲富有之業。以大車載而享于天子。此文獻金鑑之錄、文莊衍義之補、文簡格物之通、文襄皇極之疇之所以與皋謨伊訓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爲年三百。文之盛極矣。極而無以會之。使與漢唐以來諸書。其遠而爲王範、黃恭之所紀述。近而爲泰泉、夢菊之所編摩者。悉淪於草莽。文獻無稽。斯非後死者之所大懼乎。嗟夫。廣東雖一國乎。求文於人。人或不足於文。求人於文。文則有餘於人矣。博取而約之。撰爲一書。名之曰廣東文

集。使天下人得見嶺海之盛於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與廣東通志相表裏。豈非一國人文之大觀乎哉。嗟夫。一國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於一國。知一國於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則必如文獻。處則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後學無師。吾安得不爲斯文之緒有深慮乎。又云。先是時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吾嘗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蓋因文而求其獻耳。非因獻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選之體乎。以言乎文獻。則非矣。且嶺南之稱亦未當。考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嶺南。則未知其爲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爲嶺南東西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則爲海北道。瓊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而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之。今言嶺則遺海矣。言海則遺嶺矣。或舍嶺與海而不言。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揚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與本朝命名之實。其亦何以爲徵。凡爲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此著述之體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國史。其道端在乎是。且廣東之文始尉佗。然佗眞定人。或中國人相輔者爲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卽高固爲相。嘗以鐸氏微進楚王。亦未聞有文可稱。吾嘗謂廣東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謂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武事知名則始梅鋗。鋗亦無文。

然則文其以漢之陳元爲始乎。其請立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卽其南裔異物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爲廣東文之權輿。今徒以曲江冠簡端。抑疏矣。嗟夫。廣東自漢至明千有餘年。名卿鉅公之輩出。醇儒逸士之蟬連。操觚染翰。多有存書。其或入告之嘉謨。或談道之粹論。或高文典冊。紀載功勳。或短章數行。昭彰懿行。其義皆繫于人倫。其事多裨乎國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質。豈可掛一漏十。令其泯沒無傳。將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瑇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楠諸珍怪。猶能盡見於世。是豈有志好古斂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嘗臆度之。大約大家數十。名家數百。近而穗城。遠而瓊甸。及此兵火之餘。蒐羅殘缺。出於壁中。求之枕上。猶可十而得五。一以慰孝子慈孫之心。一以開後生晚學之聞見。苟以卷帙浩繁爲憚。務存簡略。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雖有至文。不能溢乎數篇之外。如此卽欲天下人盡徵其文。已不可得。況於獻乎。然欲多載乎文以資觀者之厭飫。而其文分體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實。又以文選之實而冒夫文獻之名。名文獻實則文選。斯則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專以識夫獻焉。將如吾學編、列卿記、名臣言行錄、獻徵獻實二錄、人物考之類。以獻爲主。文爲客。斯則史記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聞所未能也。無已。則以張天如①所撰漢魏百名家爲例可乎。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諸體。體不必兼。卽一體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則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擇。咸

使雅馴。一篇一字。亦必以內聖外王爲歸。痛絕釋老之言。陰寓春秋之法。書成。總計三百餘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書後。集末則以本傳、行狀、墓誌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盡見。易以考求。統名曰廣東文集。分名則曰某人集。有謚稱謚不稱官。以朝廷之易名爲尊也。無謚乃稱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制。不可亂也。官又以所贈之官。榮君卹也。無官則稱處士。重高節也。非處士則或稱生員、貢、監生。以其嘗欲求仕也。或稱舉人、進士。以其將出而仕者也。某某子與別號不稱。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集外諸家著書。非文體者。約有百餘種。若丘文莊之大學衍義補。湛文簡之格物通、周易測、二禮經傳測、非老、非楊。黃宗大之皇極經世傳。黃文裕之樂典。王光祿之正學觀水記諸書。雖爲體博大。爲理精微。可以羽翼聖經賢傳。概不編入。將別彙爲廣東叢書一部。俾與廣東文集並懸日月。垂之無窮焉。斯二書也。叢書無所去取。貴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寧寬毋嚴。蓋以一省之書。非海涵嶽負。無物不具。不足以稱厥地靈。昭山海之精華。成人文之淵藪。卽或瑕瑜不掩。彌見大家。譬之羅浮瑤石中有礨礫焉。不足以損其瑰麗也。暘谷扶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輪囷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一桑梓且猶恭敬。況於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顯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於吾鄉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見之。以爲尙友之資。以爲畜德之本。

①張溥字天如。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豈非吾之所以爲學者乎。其不能一一鏤版以傳。則以貧也。有所待於有力者也。然予將終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衞之塡東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輟也。知者鑒諸。

354 尉佗書

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所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其中國人代爲之耶。抑出於南越人之手也。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也。佗亦曰。老夫故粵吏也。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也。蓋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佗亦有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如響與聲。信一時之盛事也。論者以文帝賜佗書。純作家人父子語。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謂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於幾先。故能變逆爲順。以相安於無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譔廣東文選以佗始。佗孫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355 粤人著述源流

漢議郎陳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後有士燮者。生封川。與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陳國袁徽嘗稱其簡練精微有師說。燮後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詩、三傳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範。蒐羅典故。爲交廣春秋。史稱其事贍詞密。謂交廣之有紀載自範始。有黃恭亦

南海人。以王氏交廣春秋多所遺漏。乃爲王氏交廣春秋補遺。其論尹牙、丁茂、朱厓令女。皆以左氏春秋爲斷。後復廣爲十三州記。世以其書與楊孚南裔異物志、臨海水土記並傳。其族子竪。博洽工文詞。有集十卷。此吾廣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欽。得黎陽賈護之傳。直接虞卿、荀況、張蒼、賈誼、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尹咸、翟方進、胡常之一脈。源遠流長。嘗撰爲陳氏春秋以自別。而通志謂陳元有左氏訓詁及集若干卷。不言陳欽。豈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業耶。嗟夫。春秋者。聖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奧指。通之者自丘明、公、穀而外。鮮有其人。粤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即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後進。若王範、黄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爲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請立左氏學宮與請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詔與范升辯難書十餘道。其子堅卿。亦有文章名。能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爲儒林之英也哉。

356 郭從事碑

東漢郭從事蒼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學能文舉茂才。爲荆州從事。靈帝熹平三年。桂陽

太守周某。開導昌樂瀧。治崳爲夷。以便舟楫。郡民頌之。從事爲譔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記銘。曲江長區祉勒石瀧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廟。在樂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波將軍馬援南征時。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廣臨武。唐時名昌樂瀧。瀧有六。今名六瀧。其曰韓瀧者。以昌黎韓愈嘗至其上作瀧吏詩。故名。府君祠在韓瀧上。祠旁祀愈及任囂。以瀧口有城。囂所治也。碑舊在府君廟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修。歐陽文忠集古目錄跋云。此君簡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亡。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然碑文原云。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蔣之奇則謂府君名煜。其續武溪深詞有云。飛湍瀑流瀉雲岑。砰激百兩雷車音。吾聞神漢之初始開斸。使君姓周其名煜。嗟乎。府君之功。以從事之文而傳。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憬。或云昕。憬或作暻。則皆以訛傳訛而已。從事碑文甚奇古。六瀧山水之勝。形容殆盡。其才亦揚雄之亞云。

357 趙進士文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間。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王庭者。歲有其人。蘇軾云。始潮之人未知

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是也。愈嘗以平生所爲文授德。德饑餐渴飲其中。沛然滿足。因爲文錄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益高其風操。作詩相別。有云。我遷於揭陽。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自愈入粵。所與交遊賢士。德與區冊、區弘三人而外。邈無聞焉。而弘尤與周旋久。愈遷法曹時。送至荊門。其後入爲博士。弘隨愈至丹陽而別。於是愈有送弘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弘。而德乃獨徜徉洲嶼。以道自娛。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羨。其相知也深矣。論者謂弘卽冊也。其從愈修業擒文。粹然一出於正。比於樂王侯葩。皆可謂能自得師。而德崛起海隅。節概文章。卓有植立。爲潮學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爲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傳。

358 劉御史集

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遊。而因以知名於世者。在海陽則有趙德。在南海則有區册、區弘。於時昌黎於德有牒。又有詩以別之。於册有序。於弘亦有詩送之。至今粵人以爲

榮。若曲江劉君軻者。其在匡廬。夢書生遺二雞子事甚奇。昌黎過韶時。嘗欲爲文以傳之不果。君故能文。當時與韓、柳齊名。學士大夫之稱韓、柳者。未嘗不言及君。上京時。白樂天以書薦之於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稱君爲人慕孟軻。爲文慕揚雄、司馬遷。所著若翼孟。若豢龍子。若雜文。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皆往往而得。於是君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之後。嶺南復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問學多得力於朋友。爲僧時。師月華寺惠朗禪師。卽大小朗也。居羅浮。師壽春楊生。講授春秋。在東林。則與隱者茅君遊。又與扶風馬植交善。植嘗稱其文爲韓愈之流。疏薦於朝。君由此官至御史者也。先是時。君事黃老求輕舉。繼又參學浮圖。習南山疏鈔、百法論諸書。得其指歸。已而盡吐棄之。專心儒術。直求三代聖王之道於春秋。得春秋之精微於三傳。蓋其睿智過人。非昌黎所謂魁奇而迷溺者可比也。昌黎嘗以郴之爲州。其忠信材德之民。不可多見。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間。於異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師雖或與遊而不以告。而昌黎已深知之。其亦可以無憾於衡嶽之精靈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賈郴、桂。因生君曲江。君弱齡好學。博洽羣書。遂以玉磬如樂詩舉進士。曲江之舉進士。蓋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閩之建州。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漢之時。吾粵文始於西。爲陳欽、陳元父子。唐之時。吾粵文始於北。爲張文獻與君。文獻與君。其又爲粵北之終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

書。若三傳指要。若漢書古史。若黃中通理。若隋鑑。若三禪五革及翼孟、豢龍子。皆亡。僅存者文十餘篇。予錄之爲劉御史集。

359 鍾左丞文

鍾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漢主劉晟喜其才思敏捷。誥敕碑記。多命爲之。遊碧落洞。有雲華御室記。遊羅浮。有蓬萊上界詩。皆見褒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聲名藉甚。其後劉鋹於羅浮黃龍洞建天華宮。亦使爲記。今不傳。傳其雲華御室一記而已。南漢五十餘年無文章。惟左丞微見華藻。其藏於劉龑墓所謂康陵碑者。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盧應敕所撰。殊不工。然吾考鋹時曲江有劉賓王者。撰南漢國史十二卷。亦曰劉氏興亡錄。此書必有文采可觀。惜乎不傳。想歐陽五代史亦頗採用其說也。

360 易史

黎美周讀易。每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謂不煩太卜立筮、詹尹拂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張天如謂孔子憂時之作。挹損褒諱。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後人以春秋言治亂。不若以易言治亂之尤長。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未有成書。予嘗欲踵爲之。

361 **日本遺書**

日本之學始徐福。歐陽公詩云。徐福去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歸善葉春及常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此議甚高。

362 **二禮**

甘泉先生嘗謂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子思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其曲禮乎。禮儀其儀禮乎。乃於讀禮之後。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者。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編既成。名曰二禮經傳測。而吳文正之三禮。與二戴之全篇章句。補儀禮之缺者。則皆在所不取焉。

363 **補樂經**

甘泉謂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二禮之缺。予既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年四十

而致意焉。間取諸家律呂之說。而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又謂樂經之散亡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弟子及秦漢間諸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故予以樂記爲樂傳。不以爲經。蓋古謂傳爲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

364 樂典

香山黃文裕公。嘗謂樂本於太極。函三爲一。五聲協五行。即河圖也。八音合八卦。即雒書也。乃綜覈羣籍。以周禮大司樂爲主。證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參諸詩書。無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禮卑。西漢以前。知音者類能道之。於是立樂均。述樂義。詳載名物度數。而闡明其理。合大司樂、樂記、詩樂共三十六卷。名爲樂典。多擴前哲之所未發者。張文襄謂樂典一書。簫韶可以復聞。而公嘗示門人以所製琴、瑟、鐘、磬、管、篴、笙、簫。皆分宮商以倡和。一日奏樂。有兩雉自天而下。和鳴飛去。蓋文明之瑞應云。吾粵先輩多明於禮樂之原。公樂典而外。若湛甘泉有補樂經。梁東溪①有樂書。各若干卷。樂書今散佚矣。

①梁文重號東溪。東莞人。有樂書。

樂典、補樂經猶存。聖君賢相欲興起古樂。其必有取於是夫。

365 古小學

甘泉謂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小學乃童子事。大學乃大人事。大學書雜於戴記中。程子既表章之。小學書今已殘闕。散見於禮記諸篇。尚未有人簡出復爲一書。於是取禮記諸篇有小學事者。分爲蒙養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輔養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衆子之事。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也。書成。名曰古小學云。是書未成。予亦將繼公之志。

366 大學衍義補

郭光祿夢菊。謂我粵士人釋褐讀中秘書。昔罕其儔。爾雅浩濡若丘仲深。藻澤璀璨如黃才伯。咸蔚爲時宗工。然衍義補一書。尤足徵經世宏抱。則才伯遜席焉。才伯謂文莊公績學修辭。直宗子朱子。而仰視聖祖睿制以爲則。盎然而春陽和。炳然而象緯明。繩然如山河兩戒相終始。眞治世之文也。惜入輔已晚。平生德業之蘊。惟大學衍義補一編而已。蓋惜之也。

公進大學衍義補時。憲廟甚喜。謂有功於大學不小。以一部敕公建樓藏之。噫嘻。亦榮矣哉。

367 三字經

歸善楊肖齋傳芳。有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爲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①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或問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俯仰耶。

368 朱子學的

丘文莊有朱子學的一書。分九篇以擬論語。其言曰。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369 晦翁學驗

東莞林南川先生。嘗取朱子大全讀之。見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學。其所以悔者。

---

①區適子字正叔。南海人。鄉人稱爲登洲先生。父興。仕宋爲德慶參軍。宋亡。適子不仕。爲粥以食貧民。今訓蒙三字經。卽適子所撰。

乃其所以進。暮年體認。蓋有人不及知而己獨覺者矣。因取其警切要會錄之。名曰晦翁學驗。是書不存。予亦欲補爲之。

370 壼教

壼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眞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書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醮辭于篋。令習之。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葅醢必親。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迭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于夫婦。蓋以身行其壼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姆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採入焉。皆淑正風化之要典也。

371 疑耀

疑耀者。博羅張萱①所撰。坊刻以爲李贄②。非也。中有稱予鄉海忠介語。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辭多闢佛。謂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聖人。西方聖人。即詩之西方美人。蓋周文王也。

此非贊之言。明甚。

372 同文編

南海龐公嵩。爲曲靖太守。以雲南滇池迤東、迤西。伯夷、玀、緬之俗。人各異音。書各殊字。致倫斁行穢。娶婚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妻。習以爲常。行之者自諉蠻夷。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蠻夷待之。此非聖人有教無類之至意也。嘗欲爲同文編。首刻三字經以訓夷童。次刻聖諭及大明律中關係人倫者。以訓夷黎庶。因地審音。別爲三類。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夷字於下。一敎曲靖、尋甸、武定、玀玀。一敎迤東八百、老過、車里、孟良。一敎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緬甸、干崖、南甸、隴川、孟定。使之幼習壯觀。語由短以入長。文因淺以入奧。咸知聖字之可學。王道之易從。又以夷人無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黑、阿遮等爲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別。欲奏請賜姓一千餘字。多造紅牌。刋刻賜姓于上。但無姓而原係一祖相同者。給以一牌。祖宗多異者。給以各牌。俾之定以爲姓。永遠勿易。有遷徙者。察明乃許寄居。仍禁不得同姓爲婚。有犯者杖斷離異。此亦正蠻風之一助云。予謂推其說以

①張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曆時官戶部主事。海內稱西園公。有西園聞見錄等。

②李贄字卓吾。晉江人。

教吾粵之傜、僮、黎、歧。亦無不可。

373 **外志**

葉石洞作肇慶志。其外志論云。無不覆幬。天道也。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傜也。僮也。皆外也。仙、釋、傜、僮之爲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傜、僮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敎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固將內之也。外而曰內之何。易稱顯比。書曰並生。春秋大一統。歸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立而王道備矣。

374 **極衍**

周傑。南海人。唐開成中進士。精曆算。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下之數。占嶺南可以避地。棄官而歸。劉龔問國祚修短。傑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宋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云。

375 二鐵塔銘

廣州光孝寺。有二鐵塔。其在東者。南漢主劉鋹所造。最下一層銘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淸平。八表永承於交泰。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塔南面之左銘云。內殿大僧錄敎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尙書。曉眞大師沙門監造。南面之右銘云。敎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尙書。寶法大師沙門監造。北面之左銘云。敎中大法師內供奉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尙書□□大法師沙門監造。西面之前銘闕。北面之右銘云。敎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尙書□□沙門監造。東面之左銘云。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伯食邑十萬戶□□監造。塔之在西者有銘云。玉淸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東塔雕刻盤龍。西者惟寶蓮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①有書光孝寺鐵塔記跋云。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

①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淸秀水人。有曝書亭集。

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鍛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

376 **秋瘦**

陳文忠在禮部時。所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瘦。中有可補國史者。其後在刑部獄。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劇心不果。

377 **赤雅**

鄺湛若上元跨馬。值南海黃令行䗶。下騎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琅爲請罪弗釋。湛若微吟曰。騎驢適値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棄家走粵西。登陟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盤四姓土司。爲傜女執兵符者雲嚲娘之客。嘗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爲赤雅一書。奇怪若山海經、齊諧。華藻若西京雜記。其述征諸詩。多與赤雅相表裏。好事者競傳於世。吾覽之。知諸岑爲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爲粵西君長。雄據蠻中。婦女亦稱酋帥。歲時祭祀。以芻爲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

皆史書所未及載。亦一異也。

378 張孟奇所著

博羅張萱孟奇所著。有彙經、彙史、史餘、彙雅、聞見錄、古韻心口語諸書。凡千餘卷。語人曰。世人貴遠而賤近。吾且藏之羅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爾。吾當還之於造化。孟奇諸書。兵火後散佚殆盡。惟西園彙集、疑耀二書猶存。噫。豈其還之於造化耶。

379 讖

羅浮舊志云。後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口耳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以獻南漢主劉龑。國人莫之辨。及宋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宮也。於文口耳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又劉龑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値牛。兎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値牛者。龑建漢國歲在丑也。兎絲者。晟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又劉鋹時。多火災。令民家貯水。號防火大桶。時有童謡曰。羊頭二四日。

天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鋹國亡。又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分。天雨猶天水也。又王師如雨之義也。又儂智高爲狄宣撫所敗。先有童謠云。農家種。糴家收。

380

土言

廣州謂平人曰佬。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爲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爲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稱小娘。衆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身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弱年崽子。是也。謂雲孫曰銜。玄孫曰塞。息訛爲塞也。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王①。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嬭。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卽母也。亦曰乸②。凡雌物皆曰乸。謂西北風亦曰乸。蓋颸與癉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乸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

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妗。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末生者多名曰㨃③。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屘④。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無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趯子。又多以屎爲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覡之夫曰覡公。瓊女賣檳榔者曰山子。傜之巷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横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鋃。鋃。劉鋃。澄。龔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蠻果。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爲舟司命。故公之。卽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

①按南史作始興王。
②妑。粵音拿上聲。見郝志。
③㨃。音賴平聲。見郝志。
④屘。音尾。見郝志。

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篙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戶之首爲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顚者曰廢。鯁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轆力。言其力如車之轆也。角勝曰鬭。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爲則也。謂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毒。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釐。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詩趯趯阜螽之義。攻治金鐵之器曰打。爲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攞。罵人曰鬧。挈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効。遊戲曰瞭。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蓬蓬。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託人曰訣。一作呋。謂猥獕者曰魁擂。出賈誼哀時命篇。卽詩之虺隤也。縫衣曰紩。書曰。紩乃甲冑。凡細者曰縫。粗曰紩。著裏曰縫。著邊曰紩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効。美好曰灑。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肸。禮記曰。腥肆爓腍祭。註曰。腍。熟也。爓或爲膶也。廣州謂烹物曰膶。亦曰𤆵也。謂港曰涌。涌。衝也。音沖。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蠕塘、菱角塘是也。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

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澪。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閂。謂帆曰𢃇。繂索曰繽。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芟草曰薅草。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樹椮水中以掛罾曰罾戙。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猪曰猪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鵝春。曰雞春、鴨春。數食籌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嘗敕施僧智顗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為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線縷一綹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鬬。雌雞伏卵曰哺鬬。石湖云。雌雄曰一鬬。十雞併種。當得六鬬。是也。瓊州數尙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觔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爲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爲一佰。曰東錢。築牆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間。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構茅以棲。名曰艼①。雷州有艼村。有蒲艼。有新艼島。吳川有芷艼鎮。瓊有芒艼港。儋有郎艼墟。定安有坡艼市。萬有黎艼都。樂會有薄艼瀨陂。會同有李艼塘。文昌有罟艼墩。黎峒有岑艼、黑

---

①艼。音寮。見粵東筆記。

芋、居芋、陳婆芋。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峩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湳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漢者多曰妚某。妚音不。香山中秋夕。劇飲月下曰餖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踴路歌以娛尸。曰踏鷓鴣。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醫曰莊。鼻曰鄙。耳曰繫。鬚曰秋。鴨曰啞。牛曰悟之類。其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冒。我曰礙。溪曰階。嶺曰諒。其蛋人則謂飯曰邁。筋曰梯。碗曰愛瓦。盆曰把浪。拿網曰今網。猺人謂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謂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娶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閤。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擔曰閑。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閑肺榕。頭曰圖。有歌曰。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僮謂花瓣曰花脈。花朵曰花桃。傜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㟅人謂火曰桃花溜溜。謂飯曰拐爙。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士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累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撵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啼。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趨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

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平爲去。謂莞曰官。以上爲平。香山謂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竇。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嬭。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乜斜。乜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剌。音批。細切物曰剁。音速。削去物曰㔟。音撇。食飽曰餧。音救。以鼻審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夠。少曰不夠。音遘。謂無尾曰屈。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屈。謂腿曰𡲭。音彼。髀也。以手挼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拳加物曰搋。音叙。以手覆物曰揞。庵上聲。以指爬物曰搲。烏寡切。般運曰摙。連上聲。積腐穢曰攋搔。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謂人愚曰殨殈。怒目視人曰睐。音利。謂田多少曰幾畛。肉動曰胍。音徹。瘡腫起曰𦢊。興去聲。以足移物曰蹬。裸體曰𩨧𩪖。音赤歷。不謹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齆。音甕。露大齒曰齙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檯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帨、履。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謂雲脚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壻曰郎家。女巫曰鬼𩲸。

381 **講學**

甘泉翁嘗謂陽明。昔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有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翁平生好遊。所至輒與士大夫講學。年八十九十時。兩至衡嶽。輿櫬相隨。不爲首丘之計。轍經道旁。觀者如堵牆。稱爲聖人復出。爭拜門下。先生繼往開來之心。爲日不足。九十有五。猶懸桶于門以求規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滿足乎哉。

382 **皇明通紀之謬**

東莞陳清瀾所輯皇明通紀。謂李空同①宦江西時。與宸濠交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焉。夫旣與濠交歡矣。又借其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繫。其曰繫獄禁錮皆無之。陳蓋得之傳聞之誤耳。考霍文敏爲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嘗與諸公議於朝堂曰。宋儒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者。非今之韓愈乎。使之終老林下。得毋後世誚議吾輩耶。諸公然之。文敏因疏薦。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

文敏誠空同之知己矣。

①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有空同集。

廣東新語卷十二　詩語

383 詩始楊孚

漢和帝時。南海楊孚字孝先。其爲南裔異物贊。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而孝惠時。南海人張買侍遊苑池。鼓櫂爲越謳。時切諷諫。晉時。高州馮融汲引文華士與爲詩歌。梁曲江侯安都爲五言詩。聲情淸靡。數招聚文士。如陰鏗、張正見之流。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此皆開吾粵風雅之先者。至張子壽而詩乃沛然矣。

384 曲江詩

東粵詩盛於張曲江公。公爲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一時。玄宗嘗稱爲文場元帥。謂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云。而公爲人虛公樂善。亦往往推重詩人。爲荊州時。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而王摩詰有終身思舊恩之句。浩然則有陪公遊宴諸篇。三子者。皆唐詩人第一流。

他人鮮知羅致。獨公與之相得。使玄宗終行公之道。不爲小人讒間。則公之推誠薦引。以爲國家經綸之用者。又豈惟詩人而已哉。劍閣蒙塵。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蓋謂公也。丘文莊言。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煒煒有光氣。信哉。

385 陳琴軒詩

東莞陳琴軒先生璉。當永樂初。鋪張國家威德。爲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頌。及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獻。上大嘉悅。卽以滁州守超擢西蜀憲使。文人之遇。視漢相如有過焉。

386 羅勉夫詩

順德有羅彪者。字勉夫。永樂時。常遊京師。有一王府命工人圖松。當成。彪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重其絹無以復。遂論彪汚圖狀于王。王目彪詩。奇其才。令給筆札復試之。彪受令頃刻奏。王悅。置酒飲彪。留爲上客。彪頓首謝曰。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爲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骸歸。王厚賜遣之。蓋亦儻蕩奇節士云。

387 神童詩

明初。惠來有蘇福者。八歲能屬文。舉童子科赴京。以年小令還里中。有司給廩米。未幾病卒。年十四。所著有詠月三十首。其初一夜月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渾是先天太極圖。弇州①謂末二句。卽湛甘泉亦說不到。論者謂維嶽降神。以惠來地方百里。襟海扆山。其鍾靈孕秀。亦非偶然。但其發洩太早。故享年亦促。譬之朝華之草。夕而零落。理固然耳。中庸云。苟不固聰明睿知。乃知聖人未嘗不神。然惟其固。所以聖也。猥謂海濱氣薄不能容。豈定論哉。福入惠來鄉賢祠。年十四而俎豆宮牆。亦天下之所希者。

388 白沙詩

白沙先生善會萬物爲己。其詩往往漏泄道機。所謂吾無隱爾。蓋知道者。見道而不見物。不知道者。見物而不見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於物。物外無道。學者能於先生詩深心玩味。卽見聞之所及者。可以知見聞之所不及者。物無愛於道。先生無愛於言。不可以不察

①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有弇州山人四部稿。

也。先生嘗謂人。讀其詩止是讀詩。求之甚淺。苟能諷詠千周。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處。龐弼唐云。白沙先生詩。心精之蘊。于是乎洩矣。然江門詩景。春來便多。除却東風花柳之句。則於洪鈞若無可答者何耶。蓋涵之天衷。觸之天和。鳴之天籟。油油然與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然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其來也無意。其去也無迹。必一一記其影響。則亦瑣而滯矣。此先生之所以有詩也。

粵人以詩爲詩。自曲江始。以道爲詩。自白沙始。白沙之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此白沙詩之教也。甘泉嘗撰白沙詩教以惠學者。然學白沙者難爲功。學曲江者易爲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詩至於天。嗚呼至矣。

389 區海目詩

嶺南詩。自張曲江倡正始之音。而區海目繼之。明三百年。嶺南詩之美者。海目爲最。在秦泉、蘭汀、崙山之上。其集有前使、後使二編。及海目詩選行世。而虞山錢氏①不獲見之。此列朝詩集之憾事也。陳雲淙云。海目太史之爲詩也。濬南園五先生之源而匯梁、黎諸

公之流。蓋雅道莫尙已。其謁張文獻祠云。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曝日陳金鑑。蒙塵想劍門。更吟羽扇賦。搖奪不堪論。卽此一篇已工絕。海目有二子啓圖②、叔永。皆能嗣其音響。予嘗與爲雅約社。並序其詩。俾世之言詩者知吾粵。言粵詩者知區氏焉。

390 黎美周詩

美周詩。五古最佳。有古俠士磨劍歌云。十年磨一劍。繡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難堪醉時視。結客少年塲云。生兒未齊戶。結客少年塲。借問結交人。不數秦舞陽。泣者高漸離。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張子房。感恩思報仇。相送大道傍。其困守虔州臨危時。擊劍扣弦。高吟絕命。有云。壯士血如漆。氣熱吞九邊。大地吹黃沙。白骨爲塵煙。鬼伯舐復厭。心苦肉不甜。一時將士聞之。皆爲之袒裼爭先。淋漓飲血。壯氣騰湧。視死如歸。以視李都尉兵盡矢窮。委身降敵。韋韝椎結。對子卿泣下沾襟。相去何啻天壤哉。美周又有花下口號云。生平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敎之歌舞及管絃。逍遙行樂

①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有初學集、有學集、列朝詩集等。
②區懷瑞字啓圖。大相子。高明人。崇禎時官平山知縣。有趨庭稿、遊燕草。

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九邊。大雪國恥銘燕然。老夫鬢眉圖凌煙。結屋花國臨酒泉。名儒俠客列四筵。等閒詩賦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此篇予亦愛之。是皆不失英雄本色。他體彷彿西崑。則傷於綺靡矣。

黎美周嘗客揚州。於鄭氏影園。與詞人卽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牧齋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罍賚之。其後美周過吳下。人皆稱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是時鄺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其句有云。舞愛玉環低絳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閬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煙。一時人士傳誦。有黎牡丹、鄺鸚鵡之稱。

391 鄺湛若詩

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諸體書。督學使者以恭寬信敏惠題校士。湛若五比爲文。以眞、行、篆、隸、八分五體書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棄去。縱遊吳楚燕趙之間。賦詩數百章。才名大起。歲戊子。以薦得擢中書舍人。庚寅。奉使還廣州。會敵兵至。與諸將戮心死守。凡十閱月城陷。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

還所居海雪堂。環列古奇器圖書於左右。嘯歌以待騎入。竟爲所害。爲人好恢諧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牢騷不平之志。或時清談綏態。效東晉人風旨。所至輒傾一座。至爲詩。則憂天憫人。主文譎諫。若七哀述征之篇。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其當事君行云。不啞吞炭漆爲厲。殿屎入梁。匍匐入廁。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斷腸。妻不與知。百年意氣生命促。不斬君衣。何能瞑目。主讎未報白日逋。亮爲國士。安得完膚。身無完膚讎未報。斬衣流血徒草草。褫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巳窮。蓋可以見其志矣。子鴻。字劇孟。亦負不羈之才。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時丙戌之變。率北山義旅千餘。戰敵於廣州東郊死之。得贈錦衣千戶。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爲風流曠達詩人也。噫。

392 僧祖心詩

祖心①博羅人。宗伯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傅律殊死既得減。充戍瀋陽。痛定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

①韓宗騋。博羅人。禮部尚書日纘子。爲僧名函少字祖心。有千山詩集、賸人詩。

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君父之愛油然以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淟涊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驎、騋、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騋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即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嗚呼。亦可以見其志也矣。

393 零丁山人詩

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兵難。山人乃髡首。名今日僧。遯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上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鬌髮。

卽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尚重圍。又曰。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又曰。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有聲。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旣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其亦幸矣哉。

394 張璩子詩

東莞張璩子家珍。年十六。從其兄文烈公①起兵。常得良馬絕愛之。摧鋒陷堅陣。數有奇功。馬死。璩子哭之慟。葬於龍門山中。旣十年所。忽夜夢馳驅如昔。悲鳴戀戀。覺而爲詩弔之。其辭云。久失飛黃馬。空餘血戰衣。可憐橫草後。不得裹屍歸。力盡猶追敵。功高幾潰圍。年來生髀肉。夢爾淚頻揮。

①張家玉。東莞人。諡文烈。

395 屈氏詩譜

洪武初。予八世從祖諱仲舒者。以元帥府總護。出鎭紫荆。有詩云。塞上風霜舊。軍中號令新。枕弓頭印月。臥甲臂生鱗。慷慨酬明主。忠勞致此身。猳居封有日。歸賀太平春。十二世祖滄洲處士諱漢。著有草蟲鳴砌集。十五世伯祖博翁處士諱翚策。有來薰書院集。翁耆年碩學。高曠絕倫。白沙嘗過其家。書背處從他冷笑。眼前任我清狂二語贈之。甘泉想慕其風。自京師寄酒一尊。翁答詩云。野老何堪太史情。醇醪分注玉壺清。天生我有江湖興。獨自推篷對月傾。其子青野翁諱某。嘗與諸從結社龍山。著有交翠軒集。龍山在番禺水門鄉。林泉幽邃。於沙亭相近。南臨獅海。東接虎門。天氣晴明。羅浮隱隱可見。翁甚樂之。有琴曰一天秋日。撫弄以自娛。白沙題句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396 屈道人歌

南海陳喬生。常作屈道人歌見贈。有曰。雲中龍變化。隱隱見其鱗。支公與林師。髣髴云一人。方袍白足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方是時。予雖棄沙門服。猶稱屈道人。不欲以高僧終而欲以高士始。故喬生言之若此。

廣州南園詩社。始自國初五先生①。越山詩社。始自王光祿漸逵、倫祭酒以訓。浮丘詩社。始自郭光祿棐、王光祿學曾②。訶林淨社。始自陳宗伯子壯。而宗伯復修南園舊社③。與廣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藥石洞云。東廣好辭。縉紳先生解組歸。不問家人生產。惟賦詩修歲時之會。粵人故多高致乃爾。粵詩自五先生振起。至黃文裕而復興。陳雲淙云。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粵於詩則有然矣。我國家以淮甸爲豐鎬。則粵應江漢之紀。風之所爲首二南也。五先生以勝國遺佚。與吳四傑、閩十才子並起。皆南音。風雅之功。於今爲烈。歐楨伯云。明興。天造草昧。五嶺以南。孫蕡、黃哲、王佐、趙介、李德五先生起。軼視吳中四傑遠甚。百餘年來。經術貴而聲詩絀。一振於弘治、正德。大都三河東西秦之產。淮南江左稍稍嚮應。當世宗皇帝時。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令魏晉六朝。而指揮開元大曆。變

---

①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洪武三年進士。以爲藍玉題畫被殺。有西菴集。與王佐等結南園詩社。號廣州五先生。王佐字彥章。南海人。洪武六年官給事中。有聽雨軒集。黃哲字庸之。番禺人。洪武中官山東通判。有雪篷集。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中官廣西知縣。有易庵集。趙介字伯貞。番禺人。老于布衣。有臨清集。

②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時官光祿丞。有壬癸存草、乙雲等集。

③南園舊社。陳子壯、陳子升、歐主遇、歐必元、區懷瑞、區懷年、黎遂球、黎邦瑊、黃聖年、黃季恆、徐棻、僧通岸。十二人。

椎結爲章甫。闢荒薙穢於炎徼。功不在陸賈、終軍下也。楨伯與梁蘭汀、李青霞、黎瑤石皆泰泉門人。其詩正大典麗。澤於風雅。蓋得其師所指授。楨伯、蘭汀常以詩盛稱京師。于鱗①、元美輩欲連爲八才子。旋以八才子中。粤居其二。心嫉之。且楨伯又非甲科。乃舍楨伯。王敬美云。嶺南故多嫺於文辭。而歐先生爲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調爲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卽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遷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乎。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爲少而貴之。其學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直溯建安大曆而上之。而元美則謂瑤石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陳。靡所不出入。和平麗爾。七言歌行。有盧、楊、沈、宋之韻。近體渢渢。全盛遺響。誠徵其辭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鏗然而中宮商。蓋十得八九矣。知言哉。瑤石後有區海目者。直追初唐。置大曆以下不復道。論者謂明興。前後七子稱詩。號翰林爲館閣體。海目始力祛浮靡。還之風雅。其前使、後使二集。雖使燕、許復生。亦不能有所加損。其論詩有云。弘正間。力驅宋元還之古。始合者什一。近世求多於古。自用我法。未免恣睢於情之中。而決裂於格之外。按之而不合節。歌之而不成聲。其子啓圖亦云。國朝之文章。自北地②以還。歷下③繼之。盛於嘉隆而卽衰於嘉隆。其病在夸大而不本之性情。率意獨創而不師古。

遂使唐、宋、昭代。畛分爲三。聲氣之元。江河不返。此皆篤論也。啓圖能承家學。與李煙客④、羅季作、歐子建⑤、鄺湛若四五公者唱和。其雄才絕力。皆可以開闢成一家。而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隕越。所著悉溫厚和平。光明麗則。絕不爲新聲野體。淫邪佻蕩之音。以與天下俱變。是皆嶺南之哲匠也。慨自申、酉變亂以來。士多哀怨。有鬱難宣。旣皆以逃遯爲懷。不復從事於擧業。於是祖述風騷。流連八代。有所感觸。一一見諸詩歌。故予嘗與同里諸子爲西園詩社。以追先達。然時時討論。亦自各持一端。有擧湛若之言者曰。詩貴聲律。如聞中宵之笛。不辨其詞。而遶雲流月。自是出塵之音。王說作⑥則謂。君等少年。如新華乍開。光豔動人。然不久當落耳。必斂華就實。如果熟霜紅。甘美在中。悅目不足。而適口有餘。乃可貴也。湛若之言尙華。說作之言務實。合而一之。斯爲有體有用之作。噫嘻。吾其勉之而已。

①李攀龍字于鱗。濟南人。有滄溟集。
②北地指李夢陽。
③歷下指李攀龍。
④李雲龍字煙客。番禺諸生。後爲僧。字二嚴。有嘯樓集。
⑤歐必元字子建。順德人。大任從孫。有歐子建集。
⑥王邦畿字說作。又字誠齋。爲僧名今吼。番禺人。有耳鳴集。

398 寶安詩錄

明興。東莞有鳳臺、南園二詩社。其詩頗得源流之正。琴軒陳公璉。嘗爲寶安詩錄。自宋元以至國初。其後祁方伯順。增損爲前集。自琴軒至方伯時得數十人。爲後集。外郡士大夫有爲寶安作者。亦因其舊增附焉。吾粵諸邑。惟東莞詩有合集。區啓圖嘗梓同鄉先輩選詩曰嶠雅。凡五百餘家。其書未成。予撰嶺南詩選前後集。前集自唐開元至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人各有傳。倣列朝詩集之體。積二十年亦未有成書。可嘆也。

399 粵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

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卽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鬅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鬅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旣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

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梘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脊箕。脊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笋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綃髻。有謠曰。清河綃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滘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為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為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綆為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貿食婦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

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檠子爲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淸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畲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摙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卽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東西兩粵皆尙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鄺露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蹋歌赴之。相得則唱詶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①云。傜俗最尙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傜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卽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于林木矣。其歌每寫于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爲之。又以五采斲作方段。斲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傜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傜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刃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脊。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剜其背之腹以納緯。而慾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于刀上。間以五彩

花卉。明漆沐之。以贈所歡。僮歌與狼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于巾以贈男。或書歌于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爲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鴛晥晛。竹枝歌就燕呢喃。

400 采詩歌

古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吾越婦女。雅好爲歌。謠詩多有發情止禮義、可以傳於後世者。蓋敎婦人女子。莫善於詩。誠得老婦采之以獻。如古之制。使閨門之內。無上下貴賤。皆用其風之正者。被諸管絃。一歌一詠。以陶淑性情。斯亦王化之一助也。考風之正者始關雎。而爲文王妾媵之所作。文王善用其情。而宮中之人知之。未得淑女。則寤寐展轉以思。已得則琴瑟以友。鐘鼓以樂。非文王不能有此敦篤。非宮中之人。不能形容其風流。古之婦人女子能詩見錄於聖人者。以此爲首矣。然則詩歌者。婦人女子之事。所貴乎貞。貞斯可傳而已矣。

①乾隆中李調元彙集民歌爲粵風。刻在函海叢書中。其中傜歌。滌水趙龍文輯。粵歌。睢陽修和輯。

廣東新語卷十三　藝語

401 白沙書

白沙先生善書。其書說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甘泉云。先生初年墨跡。已得晉人筆意。而超然不拘拘形似。如天馬行空。步驟不測。晚年造詣益自然。自謂吾書熙熙穆穆。有詩云。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夫書而至於熙熙穆穆。豈非超聖入神。而手與筆皆喪者乎。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非神會者不能得之。學者因先生之書以得夫自然之學。毋徒役耳目於翰墨之間。斯爲可貴焉耳。甘泉亦善書。常與鄭氏詩云。孔新愛我字。字者心之畫。心苟有神妙。不畫亦自得。由畫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氳初沐時。太和未鳥跡。吾欲斬茅根。同子坐端默。

白沙晚年用茅筆。奇氣千萬丈。峭削槎枒。自成一家。其縛禿管作擘窠大書尤奇。諸石

刻皆親視工爲之。故慈元廟、浴日亭、莊節婦諸碑。粵人以爲寶。甘泉亦能大書。南京燕子磯有天空海闊四字。刻絕壁上。旁一詩有云。新秋窈窕題詩還。其梅關、五仙觀、浴日亭三碑。人爭搨之。吾粵先輩多善書。有趙東臺者。於訶林書梁唐嘉樹四大字。而黎瑤石於錦石山。書華表石三大字。大徑丈餘。人皆以爲神筆。瑤石眞、草、篆、隸皆善。文徵明①嘗語人云。書法嗣吾後者。惟敬也。卒後。有購其一紙。輒出數金。高麗使至。必求其筆跡以歸。鄺湛若八分絕得漢法。楷書倣顏氏家廟碑。自書所撰詩集。使工刻之。卷首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八字。東莞周一士。以二王楷書書五老園稿。字若指頭大。遒媚可愛。得之者珍猶美璧也。

402 諸家畫品

白沙字。李子長畫貓。梁市南、陳全人②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③山水。黎叔寶印章。黃仲亨印紐。皆粵東之所貴也。尹伯陽花鳥。能曲盡其情狀。稍惜筆重耳。凡寫生必須博物。

①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有甫田集。
②陳學佺字全人。爲僧名函全。癸酉解元。
③袁登道字道生。

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賤形而貴神。以意到筆不到爲妙。粵東以翎毛名者頗衆。若呂紀、林良、張穆之① 皆神氣生動。不甚著意。設色如生。故可貴。林良祖黃筌、邊景韶。而枯榮之態。飛動之勢似過之。章皇帝嘗召良爲待詔。一時畫苑稱雄。若馬遠以山水。劉鑑、陳瑞以松。鍾雪舫以春草。皆自以爲不及。白沙有題林良林塘春曉圖云。烟飛水宿自成羣。物性何嘗不似人。得意乾坤隨上下。東風醉殺野塘春。亦貴之也。有官能者。香山千戶所小旗。生有巧思。欲與林良抗衡。所畫鱗鬣亦精絕。又有張千戶善畫松。白沙有歌云。張侯畫松人不識。松不畫橫惟畫直。上干青霄下盤石。倒卷蒼龍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變化虛空了無迹。不然恐遭雷斧闢。左手執弓右持戟。取勝無過萬人敵。侯莫畫松費筆力。張千戶松不多有。觀此歌亦可想見其妙矣。穆之尤善畫馬。嘗畜名馬曰銅龍。曰雞冠赤。與之久習。得其飲食喜怒之精神。與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筆如生。嘗言韓幹畫馬。骨節皆不眞。惟趙孟頫得馬之情。且設色精妙。又謂駿馬肥須見骨。瘦須見肉。於其骨節長短。尺寸不失。乃爲精工。又謂馬相在骨。其腹前有兩蘭筋。嘗微動者則良。前蹄後有竈。謂之寸金。馬奔馳時。後蹄能擊到寸金。謂之跨竈。跨高一寸者爲駿。低者次之。寸金處常破損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爲跨竈之驗。凡馬皆行一邊。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相交而馳。善騎者於鞍上已知其起落之處。若駿馬則起落不測。瞬息百里。雖欲細察之。恆不能矣。故

凡駿馬之馳。僅以蹄尖寸許至地。若不沾塵然。畫者往往不能酷肖。穆之畫鷹及蘭竹亦善。他若寫山水者彭伯時、賴白水②、英白石。花卉者趙裕子③。蘭者楊憲卿。竹者梁森琅、梁文震④。皆一時高手。伯時名滋。性高簡。不輕爲人作畫。嘗有豪貴奪其田。曰。爲我畫。卽歸汝陽。伯時唾之不爲畫。卒棄其田。

403 鼓琴

唐末。連州陳用拙善鼓琴。著有琴籍十卷。載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以古調無徵音。乃補新徵音。謂商卽徵音云。宋英德石汝礪。亦善琴。所言樂律。一以琴爲準。著碧落子琴斷一卷。鄭樵最稱之。二書惜皆不傳。明南海陳元誠。製六虛琴。準古協度。以雷張自況。白沙先生雅好琴。嘗夢撫石琴。其音泠泠。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難諧。今子諧若是。異日其得道乎。先生因自稱石齋。有詩云。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予爲作石琴歌云。端州白石天下稀。聲含宮商人不知。斲就瑤琴長四尺。輕如一片番流離。石音最

①張穆字穆之。號鐵橋。善畫馬。又善劍。
②賴鏡字孟容。號白水。
③趙焞夫字裕子。
④梁啓運字文震。

是難調者。碧玉老人能大雅。由來太古本無絃。不是希聲知者寡。無絃吾欲並無琴。琴向高山流水尋。人籟豈如天籟好。空中寫出太初心。石琴今在江門。碧玉老人。先生所自號也。

鄺湛若有琴曰南風。宋理宗物也。又有綠綺臺。先朝武宗皇帝御琴。而唐武德年所製者也。其遊輒與二琴俱。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詩。他所詠亦多言琴。平生喜畜古器玩好。貧則以質子錢家。俗謂質曰當。當主例付票以爲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時出入質家。有詩云。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尙典琴。庚寅城破。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眞蹟等。環置左右而死。意若殉焉。越人莫不傷之。有爲抱琴歌以弔者曰。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湛若旣殉難。綠綺臺爲馬兵所得。以鬻於市。惠陽葉錦衣①見而嘆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贖歸。暇日泛舟豐湖。出以相示。予撫之流涕。因爲長歌。有云。中書乃自劉家得。似捧烏號淚沾臆。珍重君王手澤餘。大絃小絃日拂拭。時飛纖指理南風。髣髴重華見顏色。又云。城陷中書義不辱。抱琴西向蒼梧哭。嵇康旣絕太平引。伯喈亦斷淸溪曲。一縷腸縈寡女絲。三年血變鍾山玉。可憐此琴遂流落。龍唇鳳咮歸沙漠。蔡女胡笳相慘淒。王昭琵琶共蕭索。嘆君高義賸茲琴。黃金如山難比心。我友忠魂今有託。先朝法物不同沉。

南海陳拾遺善琴。有一古琴。不知其斲自唐代也。有客爲言。向於某家見此琴。刻有大

曆四年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蓋舊漆剝去。字無存矣。於是拾遺欣然知琴之歲。爲詩云。端居珍所尙。三嘆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稱大曆琴。

404 黃仲亨刓玉

東莞黃貞仲亨。性絕巧。所製金石竹木諸弄物。及雕刻印紐。爲天人、山鬼、螭虎、白澤、飛狐、蟲、鳥。各依石玉之色。點黃綴白。一一天成。卽瓦礫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刓玉歌云。寶安山人黃仲亨。離奇坎坷尤多能。文心賦手老莫展。乃與怪石爭崚嶒。有時得錢但沽酒。蛟螭盤拏入雙手。不知切玉與切泥。但見魚龜颯飛走。南海有朱未央者。所摹秦漢印章亦古雅。於晶玉上作蠅頭眞草字體。遒媚如二王。迅疾若風。

405 刻印

陳喬生善篆刻。常爲四面石章賦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則妨持。兩則罕變。酌於行藏。四始盡善。若夫青田舊凍。美石勝玉。淨比菜心。潤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隨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橫通。或混沌不竅。貫組何傷。待

①葉龍文。夢熊子。襲錦衣衛指揮。夢熊注見四四三頁。

銘亦妙。小匠旣治。名公始制。邈訪甘寅東氏。何雪漁氏。邇推陳元水氏。魏石巖氏。祖述秦漢。旁搜書契。龍信蠖屈。鳳儀虎勢。或蟲籀以間斯冰。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或道號而隆私記。油硃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游藝。故足貴也。彼夫刻意龜駞。殫精縮紐。不解六書。徒作矯揉。玩物喪志。亦孔之醜。吾無取焉。

406 裂硯

陳中洲有小端硯。其賦有云。水巖紫雲。硯惟此珍。誰其琢之。專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旣鑿而未鑿。底欲刳而不刳。邊務擴而卽擴。四語盡硯式之妙。

407 陳孟長瓦器

新會陳孟長。居厓門。稱高逸士。美周謂其人性巧嗜奇。每拾溝中零瓦。因其方圓。磨礲湊合。爲盆盎瓶盂諸器。精雅絕倫。湛若謂孟長削竹爲筯。琢瓦作釜。飾以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忘其麤。尙其象而升其質。莫不以爲異寶。其人深湛好書。工吟咏。尤善集古。能不自運。託古人以運。矢口成聲。隨觸生變。胎其新容。奪其故相。如出一口一時之語。以彼之才。託之於詩與物如此。天固以無用奇孟長。而孟長亦欲以無用自奇耶。

廣東新語卷十四　食語

408
穀

東粵少穀。恆仰資于西粵。西粵之貴縣尤多穀。然其地僻在山谿。稻田亦少。其穀多半出于東粵靈山。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是名雄田。其禾能風旱而早實。今靈山亦交趾地也。土廣而人稀。美田彌望。無分高下。皆有水澤沮洳之潤。民務耕耘。尙畜牧。以牛之孳息爲富。穀多不可勝食。則以大車載至橫州之平佛。而賈人買之。順烏蠻灘水而下。以輸廣州。蓋西粵之穀。亦卽東粵之穀也。東粵自來多穀。志稱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故交州有三田。又語曰。交人有三熟之禾。南海有九熟之禾。而其地邊於海洋者。田無淳鹵。潮汐之膏。魚蛤之肥。打秧而不薅草。大禾尤易生育。東粵固多穀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資於西粵。則以田未盡墾。野多汙萊。而游食者衆也。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

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農者以拙業力苦利微。輒棄耒耜而從之。惟下番禺諸鄉。其俗微重樸勤。能盡地力。早禾田兩穫之。餘則蒔菜爲油。種三藍以染紺。或樹黃薑、麰麥。或蔓菁、番藷。大禾田既穫。則以海水淋稈燒鹽。其平阜高岡。亦多有荻、蔗、吉貝、麻、豆、排草、零香、果蓏之植。民皆纖嗇筋力。以本業爲孳孳。亦可謂地無廢壤。人無游手者矣。然其穀亦不加多。往者海道通行。虎門無阻。閩中白艚、黑艚盜載穀米者。歲以千餘艘計。甚爲廣人大患。今也邊禁既嚴。艚船稀至。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輻輳。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搶。若倡優游媚。增至數千百萬。咸皆以東粵爲魚肉。恣其噬吞。如螻蟻之附羶。蠶之食葉。斯亦已耳。穀之所由以空乏。不其然歟。地雖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柰之何而穀不仰資於西粵也。然今西粵頻年苦兵革。有司者罕以勸農爲務。小民不以地著而安。服疇無人。死徙載道。而穀亦漸稀少矣。雖靈山産穀之地。其土沃。其水肥仁。亦且荒蕪彌望。有司者苟能給發官錢。爲之治草廬。具牛種農器。使得各盡地利。則民之良者。猶不致玩巧而事末。而暴者亦可不務兼并。或去而椎剽爲盜也。不則盡遷廣州招撫之盜以實之。使之屯墾荒田。以分其勢。無復仍居故土。寓盜於農。以爲鄉閭患害。則亦足食一良策也。

東粵之稻多種。有曰香秔。粒小而性柔甚香。其紅者曰香紅蓮。有曰珍珠稻。粒圓而白。

最早者曰六十日。種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蟬鳴稻。又有西風早、光早、烏早。最遲者曰芮稻。二月種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種至四月熟。界在兩年。亦曰三時稻。其出於徐聞、陽春、澄邁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與吉貝、茶、豆、胡麻、雜植丘阜間。名曰種斜。粒白而長亦絕香。而從化有赤黏、白黏、黃黏、花黏、薯粱黏、鷓鴣黏、深水蓮。糯則有黃、白、紅、麻四種。秔有餘秔、赤秔。宜作糍餌。皆穀品之良者。其生畬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秈。藉火之養。雨露之滋。粒大而甘滑。所謂雲子。亦曰山米也。當四五月時。天氣晴霽。有白衣山子者。於斜崖陡壁之際。劖殺陽木。自上而下悉燔燒。無遺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轉積灰。以種禾及吉貝綿。不加灌溉。自然秀實。連歲三四收。地瘠乃棄。更擇新者。所謂畬田也。而羅浮山上。神皋奧沃。瀑水流離四注。悉成天田。雖千仞之巔皆可稼。焚石本之。蒔而不耘。歲且兩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潬者曰大禾。三四月間。乘水節種之。潮而潤至。汐而膏留。蒔得其強。則毛蟛蜞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頭。粒大而飯多。其田在海瀕。彌望斥鹵。自一沙至于八沙。外沙歲有贏壤。三歲種草。四歲種禾。子田之利。常浮於其母。有肥毋磽。秋糧亦薄。此則水田之美者。凡粵之田。近海者虞潦。則有基圍。近山者虞旱。則有水車。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歲一收。早禾田歲種早黏、早糯。則二收。晚收於九十月。米得金氣。多性涼益人。早收於五六月。米得火氣。多性熱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

爲貴。黏米似粳而尖小長身。其種因閩人得於占城。故名占。亦曰秈。秈音仙。先熟而鮮明。故謂之秈。氣味清芬。性溫無毒。最可以和脾養胃。郁溪云。百穀之早熟者應之火變。遲收者應之金成。故遲收者爲嘉穀。梁氏謂穀之成而色黃者。得金之氣正也。粟爲西米。西金也。金爲秋。秋之義取禾與火。禾爲衆卉之首。火有成金之功。成金所以成木。故粟以秋收者爲貴。或謂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漬之有味益人。以其赤有火氣也。白者涼。食之生痰。南韶諸處。以白者蒸曬爲炒米。和油茶食至極飽。體加和暢。此亦既濟之道也。

廣州之稻。每十月穫終。卽起土犂曬。根荄霜凝。則田可以不糞。立春後十日浸種。至小暑前五日盡熟。五月中卽有新米。謂之吊犂早。稍遲者曰百日早。曰夏至白。此穀既升。又復插蒔。曰蒔翻利。亦曰翻藁。翻者晚穀也。晚穀每畝所收。少於早稻三之一。是爲兩熟。其一熟者爲潮田。秋分而穫。寒露而穫。至霜降而畢穫。諺云。好禾不過降也。每畝豐者四石。芒長粒大。炊之多飯。勝早稻。早稻子粒小。炊之少飯不耐飽。耕者必兼二田種之。自夏至秋。無時不穫。無穀不備。是爲上農。瓊南臘月而秧。四月而穫。曰小熟。謂之春耕。五月而秧。九月而穫。曰大熟。謂之秋耕。蓋以穗粒之厚薄分大小熟。故有春秋之名。若勤于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矣。崖州左右曰東西里。西里如瓊。東里則臘月種。二月收。四月種。七八月收。三冬皆可雜藝。相距十里。而氣候迥不同焉。占城在崖之南。其穀益早而

美。以天暖更多也。故吾粤最重占米。萬州歲凶。則以諸蕷、桄榔麵、南椰粉、鴨腳、狗尾等粟充饑。耕者頗少。然瓊山人亦皆從事貿易。不甚力耕。禾雖三熟。而秔稌往往不給。多取盈于果蓏。家有檳榔之園。椰子之林。斯則膏腴之產矣。蓬荻中又多薏苡。玉粒絳珠。與葛藟相糾。可以爲藥爲糧。而甜藷尤多。子瞻云。海南以藷米爲糧。幾米之十六。是也。

上番禺之糞以牛骨。下番禺以茶子麩、麻麩。他山糞以石。石以火之熱去水之寒。其禾苗乃長。又能醃死蠹蛤以爲肥。然其穀未免稀少。潮田則不然。愈低則愈肥。新生之沙則更肥。以海上淤泥。隨潮而積。人居所流之惡歸焉。流至田裙。舊沙母之。新沙則其子也。子嘗肥於母。以污垢多而新也。其壤黑。其漸腥。故其稼壯大。少弟而多兒。其稃長。務出水上。故氣力重而宜人。早熟於秋分。遲亦不過霜降。金氣之精華在焉。故爲養人之嘉實。是謂大禾。禾以潮田爲大。故積穀者尚之。謂能久而不敝。

北方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卽可入藥。南方熱。粳性多溫。必十月收者乃可入藥。以是時火衰而金王。金之氣盛。故粳入肺而解熱。粳者更也。去火故而取金新。故曰更。更。革也。金革其火也。早粳得土氣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嶺南之粳性熱。惟土人宜之。而赤粳、新粳尤熱。白粳、陳粳凉。晚白粳寒。新者乍食動風氣。陳者下氣易消。

嶺南之穀多黏。有靑黏、黃黏、花黏、銀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拋犂、麻包、錦黃、

魚串之目。而交趾黏爲多。糯則有安南糯、斑魚糯、白糯、黃糯、蕉糯、油糯、翻生糯、荔支糯、金包銀糯十餘種。而其性多變。蘇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嶺南以黏爲飯。以糯爲酒。糯貴而黏賤。其價倍之。蓋以其性善變。罕得佳實云。

嶺北多火耕。嶺南多水耨。水耨者。地苦舄鹵水鹹。大禾難育。故必天雨水淡。乃多稼而米粒甘。山田兩熟者以水淡。潮田一熟者以水鹹。鹹生於潮。潮者陰火之氣也。苗以陽火之氣而肥。此燒畬所以美稻粱也。大抵田無高下皆宜火。火者稻稈之灰也。以其灰還糞其禾。氣同而性合。故禾苗易長。農者稻食而稈薪。以灰爲寶。灰以糞禾及吉貝、蔗、蘿蔔、芋藷之屬。價少而力多。自然之利也。

黎人性蠢。所居憑深阻峭。無平原曠野。伐樹火之。散布穀種於灰中。即旱澇皆有收穫。踰年灰盡。土磽瘠不可復種。又更伐一山。歲歲如之。蓋天所以制其力也。或有詩云。火粒收畬客。凡畬田所生曰火粒。石田所生曰石粒。石灰鹹。其粒頗苦。木灰淡。其粒絕甘。故瓊人最重黎米。他處則重偨豆。偨豆絕大而甘。亦火粒也。蓋瓊田濱海洋者。苦風濤變爲斥鹵。附黎人者。患剽掠漸致汙萊。惟居中一帶稍膏沃。然春秋之間。黎水橫溢。又往往以淡傷爲苦。故歲中畝無半收。田皆下下。即上田每畝不過五斗。三農率貪天功。所謂上次者不

可得也。女婦不知布帛。惟以經營爲計。不如畬人者舉家力作。猶可給其穀豆也。

409 黍稷

嶺南少黍稷。然其黍見稱於古。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也。爾雅曰。粢稷。孫炎曰。稷者粟也。嶺南人不知稷之爲粟。但有赤粱、白粱、青粱、黃粱之名。粱。粟也。黃者味甘性平最益人。青者比他穀稍大。能解小麥之毒。皆謂稷米。或謂不黏者爲稷。黏者爲黍。黍有赤黍、玉膏黍可以作酒。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嶺南少以爲食。故見黍稷。往往不辨。

410 麥

麥屬陰而粟屬陽。嶺南陽地。故多粟而少麥。多小麥而少大麥。晚禾既穫。即開畦以種小麥。正月而收。然作麪常有微毒。以霜雪少。麥花夜吐。又種於冬收於春。以春爲秋。故其性罕良。惟雷州小麥。九月種至二月收者爲良。然食必以北麥爲上。次則楚南、粵西所產。又次增城。又次則長樂。長樂麥以產青樹下者爲上。

廣人以麪性熱。不以爲飯。燕客時。乃以擘麪索麪爲羹湯。市中或賣溫淘或冷淘。切成

薄片爲蛺蝶雙翻之狀。傅玄所謂。麪遊水而清引。進飛羽之薄衍者也。是謂水麪。水麪外。若乾餅、簑衣油餅、餢飳、水晶包、卷蒸之屬。束晳所謂。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蘇軾所謂。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者。一一有之。而廣人亦不多食。不知新麥性熱。陳麥則性平和。大麥味鹹。性最凉。爲五穀之長。不動風氣。可以常食而無病也。嶺南麪自古所重。蘇軾常於博羅溪水。日轉兩輪。舉四杵。以作白麪。有詩云。要令水力供臼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麪。隱隱疊鼓聞舂糠。軾又以麪、米、水三物。爲眞一法酒。其色如玉。有自然香味。有酒經云。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麪麴之精者也。始釀以四兩之糯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麪。麴餅烈而麪和。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又有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仙漿。其嗜嶺南麪若此。

411 豆

雷州有四收豆。新安有三收豆。其地煖。故物皆早成。每不及三月而熟。月令一書。固不爲嶺南而設也。又有小如米者。可以代米。名米豆。出雷州思靈島。一年種。三四年收。淮南子以爲豆之至美者。海豐有雪豆。熟於大小雪時。名寒豆。

龍門知縣王許之。常立義倉。計一邑之通以爲約。凡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約。約擇民有齒德者主之。副之贊之以協約事。以知約中貧民良否。應周多寡之實。倉置于約之當社。以貯義輸公罰之粟。擇社中廉幹者爲長。以董斂散出入之數。社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義諸倉隸焉。郊郭則附於公庾。遠近相聯。大小相比。公私相攝。於是知義之民。輸穀若干。益以隱稅之罰若干。以分入諸倉。歲春艱食。則聽約中等差而散給之。秋成如數董斂。附以二分之息。凡領必同十人。互相恤而相察也。冒者侵者有罰。需例者有罰。於是穀母常存。而息歲增。雖捐息亦且足給。論者謂斯政也。義以動民。民忘其積。大化也。艱以食民。民忘其死。大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

東莞林公培①。知新化縣。歲饑。令每鄉各立義倉。上戶出穀三斗。中戶半之。下戶七升。以倉長倉書總其事。而官爲之提衡。秋成斂之。青黃不接時散之。越明年則薄息收之。斂則多上戶。散則多下戶。蓋無處不倉。無人不倉也。識者謂此卽井田遺意。蓋井田行則人人有田。義倉立則人人有穀。行之十年。粒米必且狠戾。雖有饑饉。而民不流移矣。

①林培字培之。烈子。萬曆舉人。新化知縣。

順德胡先生杭。嘗謂今天下富者田數十百頃。請令田自五頃以上。分其一頃。百頃者。分其二十頃。以爲義田。半收租入以助邊。半以備賑。隱欺詭寄者籍沒。徙其家於邊。又今富貴人絕嗣。則羣族起而爭繼。粵俗爲甚。誠令邑立祠宇。凡富人老而無子。欲立繼者。告諸官。以財產半輸爲義田。其盡輸不立繼者聽之。歿爲納主於祠。春秋有司謹祀之。其田租半以助餉。半貯當社。以賑其里族。擇耆碩主之。凶年則先發而後報縣。縣以時覈盈縮焉。又凡犯輕罪官。半以所贖實倉。重大沒其產。或鬻之以實倉。有司無所利焉。又倣耿壽昌貴糴賤糶之法。如是而民可免餒瘠之患。此策誠善。

413 諸飯

西寧之俗。歲三月。以青楓、烏桕嫩葉。浸之信宿。以其膠液和糯蒸爲飯。色黑而香。楓一名烏飯木。故用之以相餉。南雄以寒食前後。婦女相約上丘壠。以烏糯飯置牲口祭墓。又以蠟樹葉搗和米粉爲粔籹。色青而香。長樂人以香秔皮葉蒸飯。食之亦香。東莞以香粳雜魚肉諸味。包荷葉蒸之。表裏香透。名曰荷包飯。瓊州以南椰粉爲飯曰椰霜飯。南椰與椰子樹不同。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溫熱補中。本草以爲莎木麪也。子詩。樹有天然粉。溫香最飽人。出萬州之南萬嶺。

414 茶素

廣州之俗。歲終以烈火爆開糯穀。名曰炮穀。以爲煎堆心餡。煎堆者。以糯粉爲大小圓。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餽親友者也。又以糯飯盤結諸花。入油煮之。名曰米花。以糯粉雜白糖沙。入猪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雜炒成粉。置方圓印中敲擊之。使堅如鐵石。名爲白餅。殘臘時。家家打餅聲與擣衣相似。甚可聽。又有黃餅、鷄春餅、酥蜜餅之屬。富者以餅多爲尙。至寒食清明。猶出以餉客。尋常婦女相餽問。則以油糤、膏環、薄脆。油糤、膏環以麪。薄脆以粉。皆所謂茶素也。端午爲粽。以柊葉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蘇木條其中爲紅心。以竹葉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數月。剝而煎食甚香。重陽爲糕。冬至爲米糍曰冬丸。平常則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飯其中。乃舂爲粉。以猪脂潤之。鮮明而薄以爲外。荼蘼露、竹胎、肉粒、鵝膏滿其中以爲內。則與茶素相雜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爲餈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藷爲粉者。皆謂之餢食。

415 鹽

鹽有鹽田。鹽之爲田也。於沙坦背風之港。夾築一堤。堤中爲竇。使潮水可以出入也。

天雨水淡。晴水鹹。潮消則放淡水使出。潮長則放鹹水使入也。凡鹽田五畝。以其半分爲四區。布之以細沙。周之以溝水。是曰沙田。日以鱟魚之殼戽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鱟魚殼者。以其堅而耐鹹。不易壞也。澆溉三日。沙與鹽相雜。乃耙鬆而乾之置于漏也。漏在溝之旁。長七八尺。兩旁有牆。崇二尺。中廣二尺。橫以木。覆以草之葥蕵也。漏旁復有溝。置鹽沙於葥蕵上。以溝中水再淋之。沙沉于底。鹽鹵乃流也。鹵者鹽之精。爾雅曰。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也。鹵既流至三四丈。爲一槽載之。以火照鹵。鹵氣衝火火滅。則良鹵也。投以鷄子或飯。或截小魚爲兩以試之。咸皆浮矣。或杓鹵而置蓮子數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者則淳也。於是煮之則爲熟鹽。曬之則爲生鹽也。生鹽浮游于面。不雜泥沙。其白如雪。則爲鹽花也。語曰。無雲而雨。有日而雪。言戽水淋沙。如無雲之雨也。日色烈而鹽花始白也。白生於炎日。金以火成也。白者金之正色也。煮鹽之釜以竹。周以蜃灰。塗以泥。橫可八尺。深半之。置于竈背曰牢盆。受鹵二十餘石。晝夜三四煮之。其竹不焦。蓋鹽與火同類也。鹽。水中之火也。鹽成則得十有六石也。其煙燄之所結。雨不得施。望之有如海市也。曬鹽則以池。池底以石。廣丈。深三寸。天晴瀉鹵於池。不及半寸。夏秋日盛。池一日成鹽二石許。冬春日微。池一日成鹽一石許。每一漏歲四十收。則得鹽二百石也。斯上田也。鹽田以高者爲上。高則潮消先乾。其沙易白也。計五畝之中。有溝。有漏。有槽。有池。其空處則曰沙田

也。堤與竇。衆之所同。槽與池。己所獨也。鹹水之來。從港以入堤。從堤以入竇。從竇以入溝。從溝以入漏。從漏以入槽。從槽以入池。而後乃成鹽也。煮則不以池也。凡民之勞者農。苦者鹽丁。竭彼一丁之力。所治鹽田二三畝。春則先修基圍。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滷。次作草寮。以覆竈。次採薪蒸。踰月而後返。次朋合五六家。同爲籌盤。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則朝而揚水暴沙。暮則以人牛耙沙。晴則陽氣升而鹽厚。八九日一收淋滷。雨則陽氣降。沙淡而鹽散。半月之功盡棄矣。而築田築竈。工本繁多。往往仰資外人。利之所入。倍而出之。其出鹽難。行鹽之路又遠。不得不賤售於商人。蓋困弊未有極也。

生鹽成於陽火。熟鹽成於陰火。陰火以人。其成鹽也難。故熟鹽貴。陽火以天。其成鹽也易。故生鹽賤。陽火者日也。日爲火之精華。火爲日之渣滓。而鹽者又火之渣滓也。海之水鹹。爲火之渣滓所積。鹽煮之成熟。暴之成生。亦因其自然而已矣。

凡水出于山下者爲陽水。至海則爲陰火而味鹹。鹹故成鹽。蓋陽水輕清而淡。不能成鹽。必變爲陰火。重濁而鹹。然後成鹽。鹽者陰火之子。陰火者鹽之母也。海中無處非陰火。故無處非鹽。子母相生。以人力成之。南海陰火太盛。其味益鹹。故廣鹽爲吳、楚所重。南贛人爲醯醬者。必以廣鹽。謂氣力重於淮鹽一倍云。

416 茶

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謂之河南。粵志所謂。河南之洲。狀若方壺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業藝茶。春深時。大婦提籯。少婦持筐。於陽崖陰林之間。凌露細摘。綠芽紫筍。薰以珠蘭。其芬馨絕勝松蘿之莢。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於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買茶生自製。葉初摘者曰茶生。猶界山之草子也。而西樵號稱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顧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種茶。間以苦薟。薟樹森森。望之若刺桐叢桂。每茶一畝苦薟二株。歲可給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婦女。予詩。春山三二月。紅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禮法。有問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簡、方文襄二公講學山中。其流風遺化有存者。文簡嘗治雲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餘畝。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於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則味稍減。或謂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勝。三日一摘。餘則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當餘月一年云。端州白雲山。其上有湖。僧於巖際種茶。歲收石許。烹之作素馨花氣。味甘淡而滑。稱頂湖茶。然不能恆得。而羅浮幽居洞北有茶菴。每歲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菴。其茶以受日陰陽。分味之高下。試以景泰泉水。芳香勃發。是曰羅浮茶。景泰泉者。羅浮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遙子爲茶菴詩。活水仍將活火煎。茶經妙處莫虛傳。陸顧所在閒題品。未試羅浮第一泉。

黎美周云。泉以茶爲友。以火爲師。火活斯泉眞味不失。蓋謂此云。曹溪茶氣味清甜。歲凡四采。采於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瀹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瀹。氣味不減。飲者無不驚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樂昌有毛茶。茶葉微有白毛。其味清凉。潮陽有鳳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黃茶。蒆以產新安、河源者爲良。其味最苦。而粵人烹河南茶者。必以點蒆少許爲可口。南越志稱龍川縣出皋盧葉。葉大而澁。南海謂之過羅。今稱爲苦艼。艼一作蒆。長樂有石茗。瓊州有靈茶。卽江南黃連茶也。有烏藥茶。以烏藥嫩葉爲之。能補中益氣。一名山葉。或以金鵝蕊搗去苦汁。合兒茶、毛茶爲之。東莞以芝麻、藷油雜茶葉爲汁煮之。名研茶。謂能去風溼。解除食積。可以療饑云。

417
酒

唐國史補。酒則有嶺南之靈谿、博羅。靈谿在樂昌東北。源出泠君之山。以其水釀。曰靈谿酒。博羅蠻村有桂。以其花釀。曰桂酒。蘇長公有桂酒頌。並與釀法刻於羅浮鐵橋下。謂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羅浮春。長公以寄山中道士鄧守安。有詩云。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又有海醞及萬戶酒。長公詩。嶺南萬戶皆春色。又有雪醸。長公詩。雪花浮動

萬家春。蓋宋時酒皆官釀。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戶酒。唐子西以萬戶酒之和者。名養生主。勁者名齊物論。梅堯臣云。越林多蔽天。黄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地遠無禁律。粵地故多靈泉甘液。終年花果鮮美芬芳。而當時人民饒裕。戶戶爲酒。爭以奇異相高。故名賢遷謫至此。多好嗜之。而粵又有酒泉焉。一在陽江之南。泉甘而香。以爲釀。曰陽江香。一在龍川霍山之青華觀。泉甘如飴。曰醴泉。昔時出酒極清異。日滿數斗。今泉孔滴水。猶含酒味。有酒峽焉。東莞之龍潭峽是也。以其水釀。曰龍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爲餅。雜藥物釀之。有酒井。在開建似龍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樹。曰嚴樹。產于瓊州。擣皮葉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葉釀醞數日卽成酒。曰嚴樹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經旬而成。其曰荔支酒。則土人齎持釀具。就樹下以荔支煸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爲之。倒捻子如棠梨而小。外紫內赤。有紅漿甜美。食必倒捻。故曰倒捻子。其花如紅海棠。花生於春。而實成於秋。醞釀日深。陽精純固。以之爲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爲釀。曰甜娘酒。有酒藤。以葉之辛香者。和米粉釀。有曰酒香。則以角、沉、黄、熟等爲釀。所謂七香酒也。大抵粵中花木。多稟陽明之德。色多大紅。氣多香。紅以補血。香以和中。故無不可以爲酒者。龍眼之霧。橘之凍。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紅。桂之月月黃。荔支之燒春。皆酒中之賢聖也。荔支燒唐時最珍。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鷄冠色。燒

酒初開琥珀春。然以陳者爲貴。志稱廣有十八仙。韶有換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廣州所常用者惟龍江燒。細餅而陳者。以諸鮮花投其中。封缸兩月。加沉香四兩。以發羣芳之氣。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漢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云。百草華之末。曰蘭生者。漢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賜魏徵詩。醽淥稱蘭生是也。蓋以百華乾之爲末入之。若廣中則以鮮花爲用。或專以松黃。以荔支花。以蒲桃殼。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龍眼花尤勝。予有贈單翁詩云。陳村果木多龍眼。一一花頭飽露華。翁欲酒香還有法。春時兼與荔支花。

嵇含草木狀。南海多美酒。不用麴糵。但杵米粉。雜以三五草藥。蓋若今山桔、辣蓼、馬蓼之屬。和豆與米飯而成者也。一名草麴。新會、香山則用板杏。然味太甘有毒。惟專以麳爲麴者始無毒。餘則劇。飲之既醒。猶頭涔涔然。至於市酤逐旦夕之利者。色黃而苦多灰。飲之則泄。惟白酒號竹葉青者。比諸品稍良。又一種大餅燒。以錫甑炊蒸糟粕。瀝其汁液而成。性熱尤甚。嗜之者傷脾焦腎。往往有酒痰墜腳之患。致喪其軀。是不可以不禁。黃泰泉嘗以爲言。按燒酒之法自元始。有暹羅人。以燒酒復燒入異香。至三二年。人飲數醆即醉。謂之阿剌吉酒。元蓋得法於番夷云。

韶、連、始興之間。多茶子樹。以茶子爲油。客至輒以油煎諸物爲獻。燕、吳人購之爲澤膏髮。謂非是油則玫瑰、桂、蘭諸香不入。梁簡文云。南油俱滿。西漆爭然。南油必茶子也。晉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是也。瓊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

418 油

廣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蔘涌。狀如菖蒲。其葉脊邊有刺。葉落根露。以火煏之。則成枝幹而多花。花生叢葉中。其瓣大小亦如葉。而色瑩白。柔滑無刺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塗兒女肌膚止汗粟。以其花結方勝戴之。或摺疊衣笥。經久猶香。其生於他土者。蕊落結子大如瓜。曰路頭。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時。露花始熟。以花覆盆盎曬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氣馥烈。是曰露花油。蔘涌及增城人善爲之。洋船爭買以歸。遲開者曰寒花。陽氣微斂。香益清徹。然不可爲油。其生東安山中者。叢卑葉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爲油。東莞有蜜香油。以棧香子榨之。然燈明亮。蠅蛾百蟲不敢近。觸之輒折翼脫足而死。性大熱。誤入飮食令人吐。外有欖仁油、菜油、吉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爲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烏欒子色紅如珠者榨之。火麻產端州江岸間。黑色炒焦。以爲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爲良。

419 糖

廣中市肆賣者有繭糖。窠絲糖也。其煉成條子而玲瓏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實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鑄成番塔人物鳥獸形者。曰饗糖。吉凶之禮多用之。祀竈則以糖磚。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烏糖等。以爲雜食。葱糖稱潮陽。極白無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稱東莞。糖通稱廣州。烏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鴨卵清攪之。使渣滓上浮。精英下結。其法本唐太宗時貢使所傳。大抵廣人飲饌多用糖。糖戸家家曬糖。以漏滴去水。倉囤貯之。春以糖本分與種蔗之農。冬而收其糖利。舊糖未消。新糖復積。開糖房者多以是致富。

420 糖梅

自大庾以往。谿谷村墟之間。在在有梅。而羅浮所產梅花。肥大尤香。予詩。羅浮山下梅花村。花開大者如玉盤。他處花小。然結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漬之可食。段公路①云。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鹽曝之。其色可愛。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鏤爲瓶

①段公路。唐人。官萬年縣尉。有北戸錄三卷。多記嶺南風土物產。

罐結帶之類。漬以棹汁。味甚甘脆。東粵故嗜梅。嫁女者無論貧富。必以糖梅爲舅姑之贄。多者至數十百罌。廣召親串。爲糖梅宴會。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爲貴。諺曰。糖梅甜。新婦甜。糖梅生子味還甜。糖梅酸。新婦酸。糖梅生子味還酸。糖欖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欖。欖貴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實也。凡女既入門。諸賸妗相與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詞美新婦。解糖欖者詞美新郎。

421 **茶蘼露**

露本秋金凝液之氣。味甘性凉。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潤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顏。取之造酒。名秋露白。絕香。而茶蘼露尤美。廣人多種茶蘼。動以畝計。其花喜烈日。當午澆灌則大茂。有細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細心者。疎莖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爲粉果心餡。名茶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猶以大西洋所出者爲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茶蘼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郁若甘露。諸花木則否。暹羅、滿剌伽人購以銀錢。貯以玻璃瓶。攜至占城。占城婦女以香蠟調之膏髮。客至。則以髮拂拭盃盤之屬以爲敬。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潛灑人衣。外有薔薇水。暹羅、爪哇、滿剌加三國。屢以進貢。其薔薇乃三佛齊所種。與中國薔薇不同。廣人多以土薔薇浸水效之。試以琉璃瓶翻搖數四。

泡周上下則屓也。

422 燕窩菜

崖州海中石島。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烏。啖魚輒吐涎沫。以備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撲人。年老力弱。或致墜崖而死。故有多獲者。有空手而還者。是爲燕窩之菜。或謂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爲窩。纍纍巖壁之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之。海粉性寒。而爲燕所吞吐則暖。海粉味鹹。而爲燕所吞吐則甘。其形質盡化。故可以淸痰開胃云。凡有烏、白二色。紅者難得。蓋燕屬火。紅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香有龍涎。菜有燕窩。是皆補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檢肉產於北。燕窩產於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採取。過期則成石矣。

423 石鍾乳

乳源縣西有乳巖。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葳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鍾乳之最良者。他巖洞及陰潤之所。雲氣嘘噏。亦卽生鍾乳。蓋石之精華。隨寒煖而爲融結。昌黎所謂泄乳交巖脈也。然惟石有脈有津氣

者。方出乳。頑石則否。石之腴者。乳益湩流。瘠而透漏者則否。乳源多良乳。故縣以名。其乳巖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間。亦皆鍾乳之純英所注。飲之甘香。或謂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溫。重而有力。煎之似鹽花。噴起皎潔如霜。是眞所謂石髓。久服肥健。以釀酒尤宜。功過鍾乳。鍾乳性澁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明初。乳源歲貢二十觔。其後乳戶雜以砂石。撫臣以乳石不堪上用奏罷。然今鍾乳亦竭矣。水土所生。神氣所感。嘗不足以供人力之所求。即如連山金穴、陽山銀坑。昔有其名。今亦告盡。蓋土日耗則金石日消。陽德之炳耀無所。昔之鍾於物而爲丹砂石英者。今且盡鍾於人乎。

石鍾乳生於巖穴陰處。以靈液滲漉而成。靈液者。山之精氣。散之則爲雲霞。凝之則爲鍾乳。歲久滴溜則爲石。蓋純陽之英也。長者六七寸。以輕淸如蟬翼者爲上。爪甲者次之。鵝翎管者爲下。光明而薄。色白而微紅。入水不沉。若此則可服矣。此物與雲母相類。雲母以雲爲母。雲之渣滓所成也。鍾乳以石爲母。石之津潤。生於陰而成於陽。故性寒。雲母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性熱。可爲大藥。故古仙人多服雲母。少服鍾乳。

424　雲母

羅江之上多雲母。日照之寶光煒燿。昔有羅辯者。服之得仙。騎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

牛潭。有石碓五六礫。是其煉雲母之所遺云。增城有大溪。出雲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羅浮記云。是溪有雲母石。名雲母溪。何姑嘗煉其石如紅玉。有句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雪芽。蓋雲母者。太陽之英華。五色備具。淮南子所謂。煉火生雲。煉雲生水。王昌齡所謂。雲英化爲水。光采與我同。皆此物也。其煉如紅玉。所以爲餡。融之成水。所以爲漿。乃神仙之上餌也。鳳臺何姑所居。每朝旭初臨。臺色晃耀如霞。一名紅玉洞。予少時常就洞煉取。近聞有石腦流出如茯苓。有僧取以爲餌。可以辟穀云。

425 石耳

韶陽諸洞多石耳。其生必於青石。當大雪後石滋潤。微見日色。則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蘚。色碧綠。望之如煙。蓋石之精英以寒而發。其花爲雪蕈。其葉爲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皺。每當昧爽擷取則肥厚。見日漸薄。或且消化爲水。或以爲苔蘚之變。北方有榆肉。此則苔蘚之肉云。或曰。凡青石以烈日輒出汗。汗凝結則成石耳。青爲木氣。故生石耳。白石則否。或曰此亦蕈之類。厚者曰蕈。薄則爲耳。或曰。凡乳床必因石脈而出。不自頑石出也。其在陰洞者爲乳床。在陽崖者爲石耳。石耳之美。見稱於伊尹。其言曰。漢上石耳。蓋上古已珍之矣。

426 葅

廣中隆冬時。常得鮮蔬十餘種。故人家絕少鹹葅。諺曰。冬不藏菜。賓客至。以葅薦之。謂之不敬。諸果亦然。率以鮮者不以乾。荔支之脯。橄欖之豉。羊桃之蜜煎者。人面之醋漬者。皆不登於器。嫁女則以乾溼諸果爲女贄。多至數千百罌。而糖梅爲長。無糖梅。雖多遠方珍果。充溢筐筥。未爲成禮也。故召賓之辭。皆曰梅酌。賓亦以糖梅展轉相餽。務使人人口嘗而後已。故曰。男贄茶麻女贄梅。梅七而欖三謂之敬。梅三而欖七謂之不敬。

427 鮺膾

粵西善爲魚鮺。粵東善爲魚膾。有宴會。必以切魚生爲敬。食必以天曉時空心爲度。每飛霜鍔。泡蜜醪。下薑蔞。無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膾也皆以男子。鮺則以婦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數十黃罌與之。能善爲鮺。使甘酸而香可飫口。是爲好婦。粵東羅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魚。俗亦尙鮺。廉州則以珠柱肉爲鮺。連州以筍蟲膾之。色白如雪。甚甘脆。

428 鹼

廣人以山蕉豆枝或黃花莓。燒而沃之。而熬其灰以爲鹼。熬深則成沙。曰鹼沙。熬淺則成水。曰鹼水。以鹼沙爲角黍。光瑩而香。以鹼水澣衣。去油膩色轉鮮好。

429 舟楫爲食

廣爲水國。人多以舟楫爲食。益都孫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陸兩登。貧者浮家江海。歲入估人舟算緡。中婦賣魚。蕩槳至客舟前。儵忽以十數。弱齡男女嵬。身手便利。卽張羅竿首。畫釣泥中。鼈、蟹、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又舟人婦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魚。槖中兒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負瓜瓠。扳罾搖櫓。批竹縱繩。兒女苦繈褓。索乳哭啼。恆不遑哺。地氣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濤不履韈。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褲一襦。婦人量三歲益一布裙。如是則女恆餘布。地惟秔稻。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升。加以魚、蚌、烏萎、蕉、橘、藷、芋。減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則男有餘粟。故古稱饒富居甲焉。按吾廣多雜食物。而水居尤易爲生。顧禾蟲之埠。蟠蜆之塘。皆爲强有力者所奪。以漁課爲名。而分晝東西江以據之。貧者不得沾丐餘潤焉。蛋人之蜆篣蝦籃。雖毫末皆有所主。海利雖饒。取於人不能取於天也。

廣州凡食物所聚。皆命曰欄。販者從欄中買取。乃以鬻諸城內外。欄之稱惟兩粵有之。

粵東之欄以居物。粵西之欄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欄爲上。果蓏之實。四時間百品芬甘。少乾多溼。可愛也。

430 穀

永安縣境方七百里中。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無所用糞。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都乃有稸藏。古名、寬得二都。多富人之產。秋冬間漕歸。舟尾銜接。田家所有。僅二三而已。地多溪澗。以竹石障壅成陂圳。旛轉過天車。水從下至高以溉。常有萬夫之力。其不可陂圳者。皆有泉水。田在山罅。率津潤成膏。不苦旱。旱田而瘠。則種大冬一穀。歲一收。餘皆種早、翻二穀。歲二收。其烏禽、天字二嶂及下黃沙、羅坑一帶。乃多畬輋。所種山旱及薯、芋、菽、苴、麻薑、油茶諸物。與白衣山子同風。其初或是傜人採實獵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爲齊民矣。

永安有三時穀。一早穀。一翻穀。田沃而有水者種之。歲凡兩熟。一大冬穀。田瘠而無水者種之。歲一熟。早穀種於二月。收於五六月。翻穀種於六月。收於十月。大冬穀種於四月。收於九月。皆有黏有秔有粳。寬得都之穀。其種山者曰輋禾。琴江都之穀。多糯而藏之以炊。其米圓實以造麯。市於四方。

431 御米

崖門內有郘曰三家郘。澗中有自生禾。粒長而白。有一紅腰。傳爲御米。宋帝昺之所食。又有泉曰甜水。亦嘗進御。

432 穫

秋分後三日外。沙田所種早黏已熟。納諸場。以二牛躪之。不以連耞。計一畝播種十升。穀成可得三石。芒長而粒大。其色花白。稈以爲薪。灰以爲糞。稻孫以爲鹽。遺穀在田者以飼鴨。此農人之利也。歲西江水大。鹹潮不生。大禾尤易滋育。以牛犂其菼。以人犂其汙。其蒔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然蟛蜞出則吾苗半去其穉。颶風作則吾苗半去其壯。蓋自夏徂秋。無日不以此芃芃者爲憂也。早黏一名秋分黏。秋分之黏。於諸黏爲早。故曰早黏。田肥而汚。下多黑壤。乃能種之。其粒長大薄皮。勝於寒露、霜降二黏。穫既登場。以三牛旋轉其上。凡五反覆。穀乃盡脫其稈。餘乃以連耞施之。田苦太肥。稈壯盛而穀稀不實者。常十而三四。白粃盈穧。不能一一粒米也。餘稈多根株於田。乘北風大作。海水益鹹。焚之。以其灰濾而成鹽。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彌望波潮之際。有烟四起。濛如也。

433 火酒

廣人謂燒酒新出甑者。曰酒頭。以水參之。曰和酒。和酒貧者之飲。市上所酤。以細餅爲良。大餅次之。號曰細餅燒、大餅燒。其佳者曰龍江燒。陳至三四年者可口。然多飲。皆有酒痰墜脚之患。蓋痰生於火。酒以火蒸。火之汗液所成。得火則燄起燃燎。其性最熱。此元人之遺毒也。暹羅酒。以燒酒復兩燒之。以檀香燒煙。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蠟封埋土三年。絕去火氣。乃出而飲。此燒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飲一二杯。可愈積病殺蟲。然廣中燒酒。皆火酒也。亦曰氣酒。其味過辛。其麴皆以良薑、山桔、辣蓼之屬。和豆與米飯而成。新會、香山則用板杏。是曰草麴。皆有毒。番禺多糖燒、番藷燒。尤爲酒之賤品。南方草木狀。南海多美酒。不用麴蘗。但料米粉雜以衆草葉。謂此等酒也。海南酒。多以小黍爲之。亦有以樹皮草子爲釀者。糯米秫麴。絕不經見。燒酒則臨高有之。有鷲掌穀者。以釀酒最佳。或人詩。嶺南生異穀。冬月尙含胎。細細舂成米。先持作舊醅。又有以花爲釀而雜以諸果者。花則以檳榔花爲最。果則以倒捻子爲最。倒捻子一名黏子。花於暮春。實於盛夏。諺曰。六月六。黏子熟。熟以爲酒。色紅味甘。人與猿猴爭食之。所在皆然。亦海外之異味也。五指深山中。猴采百花釀酒。土人得之石穴中。或五六升。或斗許。味最香辣。土人云。老猴率

小猴羣坐。以脚濡飲之。山有洞曰猴門。人不敢入。其酒益多。此亦一奇酒云。

434 㭴物

永安羅坑一帶多㭴物。其茶尤善。茶又以洪㭴所種爲善。往時貴寶峒㭴。積五六十年而變。今最貴洪㭴茶云。

435 食鹽

粵有生鹽、熟鹽。熟鹽產歸德等場。成於火煎。性柔易融化。味鹹而甘。便於調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鹽產淡水等場。成於日曬。性剛能耐久。其味倍鹹。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貧者以得鹽難。可以省用。尤利之。舊制。生熟鹽惟商所運。從無銷生滯熟之虞。自藩下奸商覇奪熟場。欲其多售增價。熟引較生引課輕。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輕餉漏課。乃不論土俗之宜否。徑於廣、肇、惠、羅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强行。究之民俗之喜生者七。引之熟亦照全生。民俗之喜熟者三。引之生亦照全熟。廠官創爲兌盤之陋規。竟置生熟于不問。此非商之好作其奸。乃法令之不便於民也。計粵東之埠六十。生引二萬餘道。熟引四千餘道。與其强民之所不好。以致二引難銷。何如從民之所好。喜食生者與以生。喜食熟者與以熟。

喜生熟相兼者。與以生熟相兼。既便於民。又惟商之所運。而以熟引照生引、以生引照熟引之弊。不禁而自絕矣。此鹽政之首務也。

436 汰鹽商

凡邑近鹽場者。其鹽引之餉。宜均派之糧丁。聽民自便買食場鹽。其邑引多者。按之錢糧不過十五而加一。引少者。不過三十而加一。民易辦。縣亦易徵。責成本縣解餉。而領引埠商。可以汰去矣。今歸善、龍川無埠商。而民無擾。東莞埠商猶存。以致額外復有加派。以爲商之費用。商仍冒稱拆引行鹽。高取數倍之價。專勒漁船。仍設仔埠幫餉。商收其利。民受其害。故商不可以不汰。商既汰。則賣私鹽可以無禁。夫所謂禁賣私鹽者。爲其有妨于商而賺國餉也。若餉派之糧丁。而上無缺餉。聽民自行買賣。而下無私鹽矣。善乎李雯①之言曰。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顧炎武⑧曰。丘仲深言復海運。引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爲徵。予於鹽法。亦引子美詩曰。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劉晏曰。鹽宜任其所之。歐陽修曰。水之行於地中也。遇坎則止。盈科則進。鹽之行亦猶是

也。宜何必限之。然且勢之所不能限也。旨哉。

①李雯字舒章。華亭人。

②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有亭林詩文集、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

廣東新語卷十五　貨語

437 金

或謂黃本日精。白本月華。故近赤道之地多金。吾粤陽明之國。天地盛德。寄旺於火。火之英。丹砂之精。黃澒父之。黃土母之。以故往往產金。金生於丹砂穴者爲上。其屑多在黑沙及逆流漩澓之所。沒水取之。或掘地丈餘。見有磊砢粉子石。石褐色。一端黑焦。是爲伴金之石。必有馬蹄塊金。蓋丹砂之旁有水晶床。金之旁有粉子石。物不孤生。天地之道則爾。其粉子石所在。土色如血。或如熟杏。燒作脂蘇氣香。其沙甚重而苦。鵝鴨啖其沙者。從膍胵內淘之。亦有金屑。開建有金莊水焉。其源出金鷄涌。二百里間爲大瀧小瀧者二。皆有瓜子金、麩金。越一山有金縷水。流聲淸激。亦產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麩金分許。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龜。則其地數日無金矣。崖州黎田。其水瀠洄淸徹。浮光躍金。有商人以百金貿而淘之。陽江木蓢白石山澗中。及廣寧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逕溪東西田腳亦有金。河源之藍田瀨。蒸煮其沙。日得生

銀錢許。若得三四錢。則三日不能復得。高明礦脈亦微。萬曆間。中使募民認稅開采。尋以無利而寢。大抵晉康以掘鐵爲生。開建、河源以淘金銀爲業。一鐵爐可養千人。一金潭銀瀨可活數百室。皆天之所以惠貧民也。許渾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若上官開采。則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未有不因而生亂者也。蓋嶺南雖有金而無金。其金皆自吳門買歸。□□者以銀易之。以便致遠。故賈人以金爲貨。利常數倍。民謠有云。黃金自吳來。精者十三倒。□□爭買時。白銀不言好。

438 銀

粵之山舊有銀穴銀沙。始興記云。小首山崩。崩處有光耀。悉是銀礫。鑄之得銀。而英德、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輒有白氣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熱時有銀汗。白而味辛。其礦或紅如亂絲。或白如草根。或銜黑石。或有脈。謂之龍口。循龍口挖之。淺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竈土然。斯礦苗也。又挖則礦見矣。由微而盛。盛而復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則漸絕。絕復尋焦。焦復見礦。若焦已絕。則又盤荒也。凡礦以有銀星大點而柔者爲上。小點而堅者次之。謂之明礦。次則夾石礦。以色綠者爲上。紅黑黃白者次之。又次則砂土礦。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爲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盤荒時。

見有人騎白馬望空而去。此銀氣也。氣去則其銀亦去。故往往不得銀云。東莞東南百餘里有寶山。其穴有銀磚數百片。相傳郭將軍所鍊。取之輒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嘗祭以白鷄。入水鑿之。其剛者石也。柔則爲鉛。鉛一石或得銀數兩。然每爲神笞擊。鑄不及成。電白東有紗帽山。山有石大小數萬。非石。皆銀塊也。取之亦輒昏瞀。曳以巨藤。藤盡斷。有爲齋醮以禱者。費三百金。第如其數以償。餘不能動。潮州西豐水有一穴。中有銀餅數千枚。亦不可取。始興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銀數十甕。以青石蓋之。可開觀而不可取。羅浮一洞。有大銀版無數。有取其二者。夜夢山神訶責。復納還之。雷卽震擊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復識。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爲盜。盜於人然且不可。況盜於天乎。大凡山谷之所藏。精靈之所秘。神物有歸。必非貪者所得而覬覦也。然惟人愛之。天乃吝惜而不與。人苟不愛。天亦以之同於砂礫矣。然而銀者多藏亦必厚亡。歲庚子。廣州有白鏹數萬錠。飛於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爲之賦飛鏹行者。且銀積久。蟲蟻亦食之。或化而爲水。或從土中徙他所。其開礦者。利贏則商。縮則寇。終於不得其死。噫嘻。銀之爲祟。亦何所益於人也哉。

夫用銀何始乎。顧炎武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志言。秦幣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

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通典。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嶺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於今日。上下通行用銀。皆忘其所以然矣。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三四百年耳。故今之言賦者。猶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嗟夫。用銀之爲害始於金。今有國者。不以唐宋以前爲法。上下通行之貨悉以錢。而獨仍金人之弊。其欲財用之充足也。不其難乎哉。夫二廣歲輸緡以銀。以其地不產銅耳。如天下皆不用銀。則二廣亦不能獨用。二廣不能獨用。

而二廣之民於是乎而不窮矣。嗟夫。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三代之賦。粟也。非錢也。漢唐之賦。粟也。錢也。帛也。非銀也。用銀始於閩、粵。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然今二者皆不如昔。使能與天下十五省直悉廢銀不用。皆以錢以糧以布帛及諸土物易之。上之人以節儉倡率。禁瑰貨。絕淫巧。賤買而貴農。將使黃金與土同價。復見今日。斯言必非荒謬也。

閩、粵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爲服食器物償其值。承平時。商賈所得銀。皆以易貨。度梅嶺者。不以銀捆載而北也。故東粵之銀。出梅嶺十而三四。今也關稅繁多。諸貨之至吳、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資本。商賈多運銀而出。所留於東粵者。銀無幾也。故諺曰。物賤銀貴。無錢可替。大抵小民貿易喜用錢。上之人苟能以錢易銀。盡棄銀而勿用之。而銀於是乎同於瓦礫矣。

粵東銀。其在野者。多用大口鍋。形如盌圓而高邊。及雙吹。在城者。多用砒傾硬錠、漳州錠、方槽。日趨於僞。其紋者若潮州餅、井欄酥與二洋之大小銀錢。有九五六色。最高者交趾銀條、銀舌。若山銀。則丹房所謂銀筍。色至足矣。市井小人。爭以巧僞爲事。或盪錫於邊。或鑽鍬於腹。或灑鐵沙於面。或釣銅於四角。或以白銅。藥煮之爲猺銀。最易惑人。故

便民莫善於錢。

439 銅

考唐建中初。趙贊判度支。采連州白銅。鑄大錢一以當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場采銅。曰岑水銅場。謂場水能浸生鐵成銅。今不然矣。而連州亦絕無白銅。大抵廣東無銅礦。惟廣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時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然廣東亦有赤銅。密山云。凡赤銅一石。可取白銀四兩。從雲、貴來者有光。蓋未取煉者也。其價貴。從洋舶來者無光。其價稍賤。以取煉者也。赤銅鑄錢。須以倭鉛、盧甘石入之則黃。官誠能平價采買於洋舶。而取英德、仁化礦鉛以鑄制錢。錢既行。漸廢銀而不用。將見富者難以爲富。貧者易以爲貧。此亦便民之道也。說者謂地不產銅。而開局鑄錢則銅價頓高。勢不得不殽雜以充課額。錢既殽雜。質脆而色黯。遂啓僞錢之端。此說亦未必然。

440 古錢

自河頭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錢。廉州則用開元錢。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爲貴。相傳開元鑄錢。貴妃指甲誤觸其模。治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卽貴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豐

錢。以平頭元爲上。尖頭元次之。平頭元者。元字上一畫平也。尖者作一點。行書也。前世錢文未有行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名御書錢。其用萬曆錢 則以跂曆者爲上。跂者。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錢。以六十錢爲一勺。瓊用錢以六孔爲一錢。六十爲一兩。六百爲一貫。數皆以六。

441 鐵

鐵莫良於廣鐵。廣中產鐵之山。凡有黃水滲流。則知有鐵。掘之得大鐵礦一枚。其狀若牛。是鐵牛也。循其脈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鐵矣。然產鐵之山。有林木方可開爐。山苟童然。雖多鐵亦無所用。此鐵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鐵礦一枚。層層剖之。皆有木葉紋。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則鐵礦中有某葉紋。深掘之至數十丈。莫不皆然。嶺南當隆寒時。木不落葉。惟產鐵之山落葉。蓋鐵之精英所攝。金尅木之道也。鐵礦有神。爐主必謹身以祭。乃敢開爐。爐之狀如瓶。其口上出。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鹽醋築之。巨藤束之。鐵力、紫荆木支之。又憑山厓以爲固。爐後有口。口外爲一土牆。牆有門二扇。高五六尺。廣四尺。以四人持門。一闔一開。以作風勢。其二口皆鑲水石。水石產東安大絳山。其質不堅。不堅故不受火。不受火則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開爐始于秋。

終于春。以天氣寒涼。鐵乃多水。金爲水之源。水盛于冬。故鐵水以寒而生也。下鐵礦時。與堅炭相雜。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其焰燭天。黑濁之氣。數十里不散。鐵礦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鐵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攪爐。鐵水注傾。復成一版。凡十二時。一時須出一版。重可十鈞。一時而出二版。是曰雙鈎。則爐太王。爐將傷。須以白犬血灌爐。乃得無事。鐵於五金屬水。名曰黑金。乃太陰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傳有林氏婦。以其夫逋欠官鐵。於是投身爐中。以出多鐵。今開爐者必祠祀。稱爲湧鐵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礦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計一鐵場之費。不止萬金。日得鐵二十餘版則利贏。八九版則縮。是有命焉。然諸冶惟羅定大塘基爐鐵最良。悉是鍇鐵。光潤而柔。可拔之爲線。鑄鑊亦堅好。價貴於諸爐一等。諸爐之鐵冶既成。皆輸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鑄。其爲鑊。大者曰糖圍、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爲一連曰五口。三爲一連曰三口。無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兼鑄之必訟。鑄成時。以黃泥豕油塗之。以輕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質堅。故其聲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鑊貴。堅也。石灣之鑊賤。脆也。鬻於江楚間。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湅既精。工法又熟也。諸所鑄器。率以佛山爲良。陶則以石灣。其炒鐵。則以生鐵團之入爐。火燒透紅。乃出而置

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餘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爲鑠也。計炒鐵之肆有數十。人有數千。一肆數十砧。一砧有十餘人。是爲小爐。爐有大小。以鐵有生有熟也。故夫冶生鐵者。大爐之事也。冶熟鐵者。小爐之事也。其鋼之健貴乎淬。未淬則柔性猶存也。淬者。鋼已爐錘。方出火卽入乎水。大火以柔之。必淸水以健之。乃成純鋼。此煉鋼之事也。甘泉云。觀洪爐之鑄金。則知天地之終始矣。在爐而溶。生之也。出爐而結。成之也。溶也者。水始之事也。結也者。土終之事也。其溶也人以爲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結也人以爲信。而不知成之終也。屈孰大焉。始終相乘。屈信相感。而金未嘗變。道之象也。

442 連

鉛一曰連。徐廣云。連。鉛之未煉者。昔王莽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孟康云。連。錫之別名也。李奇云。鉛。錫之璞。名曰連。應劭云。連似銅。許愼云。鏈。銅屬也。連州有鉛錫冶。故以名州。然今廣東錫多從廣西賀縣而至。賀縣出錫。故名賀。賀。錫也。語云。羊脂耎銅。牡羊角縮賀。然廣東長樂、興寧、河源、永安皆產錫。堅白甲於洋錫。有馬蹄、蜆蚣、門限之名。貧民采者賴以生。天啓末年以來甚盛。又韶州產錫。余靖云。韶處嶺阨。雜

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牒訴紛挐。常倍他郡。皆以爭錫穴之故。則宋時韶實多錫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猪沙。而白龍池尤大。其底皆與海通。海水鹹而珠池淡。淡乃生珠。蓋月之精華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邊者色黃。以海水震蕩。鹹氣侵之。故黃也。珠者蚌類也。蚌之陰精。圓澤爲珠。故郭璞曰。蠙蚌晞曜以瑩珠。或以爲石決明產。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蓋蚌聞雷則瘢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與月盈朒。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呂氏春秋云。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擊。淮南子云。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蠃蚌膲。語曰。瀰蜯之精。孕爲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隨月圓缺。予詩云。中秋月滿珠同滿。吐納清光一一開。明月本爲珠作命。明珠元以月爲胎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此老蚌曬珠之候。蚌故自愛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曬之所以爲潤澤也。凡蚌無陰陽牝牡。須雀雉變化而成。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曰珠牡者。言其蚌大無陰也。或以九孔蠃爲珠牡。非也。曰珠母者。言其無陽也。蚌以月爲食。與蟾蜍相爲性命。呼吸太陰之精。無大小皆有珠。皆

牝類也。稱海曰珠母宜也。又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也。予詩云。珠池千里水茫茫。蚌蛤秋來食月光。取水月中珠有孕。精華一片與天長是也。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爲始。珠戶人招集嬴夫。割五大牲以禱。稍不虔潔。則大風飄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于白龍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邊海也。予詩云。暮春爭賽白龍池。挂席乘潮采不遲。千尺嬴篚垂海底。飄波不使巨魚知是也。采之之法。以黃藤絲棕及人髮紐合爲纜。大徑三四寸。以鐵爲耙。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纜繫船兩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帆張。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數珠者。有絕無珠者。有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蓋有數焉。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爲精珠。半明半暗者爲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藥珠。大而稍扁者曰璫珠。所謂南海之明璫也。其曰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稅珠、葱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盡辨。但以精珠龍睛粉白。重一分者銀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顆而成一兩者曰八百子。則十倒。合千顆而成一兩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爲珍。八分者爲寶。故曰七珍八寶。其價則莫可定云。凡珠歲有豐耗。多得者謂之珠熟。少曰珠荒。然古時珠賤今珠貴。古時合浦人以珠易米。珠多而人不重。今天下人無貴賤皆尙珠。數萬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奸人或

以珠池爲逋逃藪。與官吏交通。盜珠之人一。而買珠之人千百。產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國極於東西南朔。富者以多珠爲榮。貧者以無珠爲恥。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語。此風俗之所以日偷也。聖明在上。不寶珠玉。以樸儉身先。是所望於今日矣。往總制林富①有疏。請罷採珠。謂珠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而始老。故禁私採。禁數採。所以生長之。今經數採。卽以人命易珠。有不能多得者。言甚剴切。珠本神物善徙。太守廉則珠復還。予嘗至合浦。止于城西賣魚橋。故珠市也。聞珠母肉作秋海棠或杏華色。甚甘鮮而性太寒。草木記云。採珠人以珠柱作鮓。今不可得。土人餉我珠肉。臘以爲珍。持以下酒。謂珠比年皆他徙。卽雷州之對樂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舊多產珠。今亦無之。又元時。東莞之大步海媚珠池。產鴉贏珍珠。又縣之後海、龍岐、青贏角、荔支莊一十三處。亦產珠母贏及珠贏樹。今皆無之。元時張惟寅上狀言。珠蚌生在數十丈水中。取之必以繩引而縋人而下。氣欲絕。則掣動其繩。舟中人疾引而出。稍遲則七竅流血而死。或爲惡魚所噬。蚌逾百十。得珠僅能一二。乞申罷之。其言與林富相表裏。留心民命者。可不知之。

產合浦之地者。多稱珠人。予嘗有珠人曲云。一脣有數珠。大小相連綴。採珠乘月圓。揚帆入龍穴。又云。珠母當秋孕。精華得月全。明珠無大小。都在口脣邊。又云。水淡珠多

①林富字守仁。福建莆田人。正德時巡撫廣東。

白。水鹹珠多黃。月光化爲水。來養明月璫。又云。生長珠池旁。食珠如食米。日夕剖神胎。珠肉薦芳醴。又云。兒女抱珠筐。細珠棄不取。珠母肉微紅。色似海棠乳。蓋蚌蛤食月之光以成珠。珠者月之光所凝。故色白。其肉亦白而有微紅。則月中之一陽也。白又以水之淡。其水取之於月中。故淡也。水者月之光所化。雖在鹹海之中。而精華不混。蚌蛤實月之光於腹而成珠於唇。珠在唇。故嘗吐之以自媚也。大抵蚌蛤以月爲命。月者水之精。珠則月之精。其生不易。故得之亦不易。

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東洋者曰東珠。東珠豆青白色。其光潤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間六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汙泥爲下。然皆美於洋珠。宓山云。洋珠大如豆者。覓似夜光。但易碎又輕。一名玻璃珠。其中空故輕。凡珠有生珠。有養珠。生珠者以蚌曬之日中。其口自開。則珠光瑩。謂之生珠。若剖蚌出珠。則黯黯矣。是謂死珠。養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質車作圓珠。俟大蚌口開而投之。頻易淸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華。數月卽成眞珠。是謂養珠。養成與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於人也。蚌之精神。蓋月之精神也。

吾粵所貴者珠。在古時凡生男子多命曰珠兒。生女多曰珠娘。珠娘之可知者。交趾王之女曰媚珠。雙角山之女曰綠珠是也。大抵珠者粵之精華。月之所生。日之所養。以爲士女之

光耀。故凡還珠之郡。娟川之都。沉珠之浦。禺珠之鄉。珠崖之國。生其地者。人多秀麗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故夫月無光。以日而爲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珠無光以月而爲光。故珠有內景。皆月之景。月生於日。珠生於月。而人物又生於珠。珠以月爲母。以日爲父。粤人之寶珠。蓋所以寶日月也。粤故多珠。蚌、蛤、蠃生珠。鮫人慷慨以泣珠。鯨鯇目即明月珠。朱鱉吐珠。蠔亦有珠。復有驪龍之珠。驪龍珠產歸善之筆架山。歲大比。輒有大光如斗。上下峯間。一出應舉者一人。十出應十人。故其爲士者祝云。今歲舉賢書十人吐十珠。而河源桂山、茶山。龍川白額。亦有驪龍珠光見。粤又有龍珠。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又有蛇珠。諺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者。龍蚌之珠也。又海中有珠子樹。其狀如柳。蚌生于樹。樹生于石。蛋人嘗玄身沒海。鑿石而得樹。樹上得蚌。蚌中得珠。予詩云。家家養得採珠兒。兼採珊瑚石上枝。珠母多生珠子樹。海中攀折少人知。

凡夜光之珠皆龍珠也。交廣昔時人少而物多。故南齊地理志稱。民戶不多。俚獠猥雜。捲握之資。富兼十世。捲握之資。必龍珠之類也。合浦人向有得一龍珠者。不知其爲寶也。以之易粟。其人納之口中誤吞之。腹遂脹滿不能食。數數入水。未幾遍體龍鱗。遂化爲龍。所居室陷成深淵。故今謂之龍村。嗟夫。夜光之珠可寶也。然吞之則變爲鱗介。失其性並失其身。人可以不愼乎哉。然今者嶺南俗雜五方。人多而物不給。捲握之中。亦無甚難得之貨。

蚌珠且盡。況於龍頷之珠乎。昔危祐爲廉州守。吏進一聚珠扇。嘆曰。身爲廉州。而執此扇以對吏民。獨不愧於州名乎。卻之。嗟乎。如祐者可謂無失其性者哉。

444 玉

粤不產玉。而廣志云。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又曲江縣東。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潤。相傳爲昔人采玉處。又瓊山石。白潤如玉。故名瓊山。高州海中有文魮。其鳴似磬而生玉。山海經云。文魮狀如覆銚。是生珠玉。然則粤亦有玉矣。語曰。瀰蚌之胎有玫瑰。文魮之腹有美玉。或有賦云。魚孕玉而長鳴。鼈弄珠而延佇。

445 水晶

瓊州五指山。多水晶。光瑩照人。望如雪霽。取以爲假山。高至丈餘。價甚翔。其銀晶及黃紫者。多從閩漳而來。或謂色紅者火晶。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輒有火光云。

446 瑪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歲乃黃。海人以鐵網先沈水底。俟珊瑚貫出其中。絞網得之。或以鐵貓兒墜海中得之。在水直而耎。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燁燁欲然。南越王以爲烽火樹是也。狀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謂此物貴賤。並隨真珠。大抵以樹身高大。枝柯叢多。紋細縱而色殷紅。如銀硃而有光澤者爲貴。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變。可以占災祥。圓之爲珠。帶腕上。或以爲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高明區懷瑞賦云。眂炎洲之寶樹兮。實擢秀於重泉。抱巽德之曲直兮。分離象於洶淵。瓊苞森其矗仄兮。丹柯宛以樛連。於是犀象之渠。貝蛤之長。命贏舟。蕩鳧檠。繚金維。舉鐿網。以加于千仞之下。而出於湍厓之上。外有琅玕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青者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有海松。亦似珊瑚而多鍼眼。

447 琥珀

琥珀。來自雲南者多血珀。來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蠟、水珀。廣人雕琢爲器物特工。餘則以作丸藥之用。琥珀者。龍陽而虎陰。龍爲魂而虎爲魄。蓋得松液之陰精。因已土而結者也。梁氏云。凡松老則其中所附之金精甚堅。堅則重而下注。潛伏於根節之中。夏月時太陽氣盛。

松以金水之精。受大火之蒸炙。於是通體融液。膚理有疎。皆滲洩而遺漏。而是時火在天上。地下之氣寒而斂。以地下寒斂之氣。而受松熱液之精。二者相抱。遂凝而爲琥珀。久在土中。愈堅而愈明瑩。其內之光亮者精也。如金色者血也。故服琥珀。則寧心魄而利小遺。血經之藥陰也。服茯苓。則安神魂而補脾胃。氣經之藥陽也。物以類各相從也。廣中抱龍丸爲天下所貴。以其琥珀之眞也。其以油煮蜜蠟爲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448 貝

徐聞之西。每天霽。海水清澈見底。渾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欄杆、海菜、鐵樹、雲根、石菌、靈栖、土芝等物。砂中復有蠃、蛾、蜃、蝌、蠔、蚶、蝤蛑之屬。凡古之威斗、大鍾、刑鼎、瓊弁、敦牟、巵匜。以及罍、缶、甗、釜豆、區、棬、筥之狀。無不畢具。磨盪既久。肌理滑瑩。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嘗摭拾之。凡得貝類三百餘。蠃類五百餘。蛤類二百餘。石類一百餘。樹類五十餘。其最精麗纖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蟹、石燕、琿栗、瑇瑁等有六十餘種。一一不同。是皆所謂貝也。凡寶有天產自然者。有人工雕鏤者。如貓睛、鹵子、紺母琭、映青、映紅、黃鑽、白鑽皆寶也。貝海貝也。又有客嘗至吳川。見海浪至。輒如萬條白練。諸蠃殼隨浪去來。淘汰日久。光采陸離。可以鑑照眉須。不減水碧金膏也。海旁多細白沙。積

如丘阜。潮落時。沙痕如波紋素縠。黑夜海中生火。嬴蝸之屬。一一負火以行。蓋離爲蚌爲嬴。文爲蛤爲蠃。皆火德也。姚寬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予謂潮水鹹。鹹屬火。暈生於潮。亦生於火也。陰火生於海中。爲鱗介之文。陽火生於山中。爲鳥獸之文。

449 玻璃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爲眼鏡。兒生十歲。卽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以玻璃爲方圓鏡。爲屏風。昔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者此也。南州異物志云。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鋸爲大小物。或以鑲嵌牕障。潘尼所謂灼爚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喩其清者。廣人或鑄石爲之。然殊不及。

450 騏驎竭

騏驎竭。紫鈋樹之脂也。以嚼之不爛如蠟者。拍之可透指甲者。燒之有赤汗出。而灰不變色者爲上。此物與龍腦頗同。龍腦屬金。故白。血竭屬火。故赤。腦其樹之膏。竭其樹之血也。廣州及南番諸國皆有之。

451 **龍腦香**

龍腦香。出佛打泥者良。來自番舶。粤人以樟腦亂之。樟腦本樟樹脂。色白如雪。故謂之腦。其出韶州者曰韶腦。樟腦以人力。龍腦以天生者也。凡腦皆陽氣所聚。陽香而陰臭。而龍者純陽之精尤香。其腦與涎。皆香品之最貴者。

452 **勾漏砂**

嘉靖初。鬱林苦採砂之役。有州同顧起綸者。謂葛洪南來。鮑靚留居羅浮。實未嘗得砂於此。今日之役。恐徒靡敝吾民。不如市之辰州便。臺府不從。役三萬工於葇山西嶺。穿三池。得砂一斤。於綠珠涌濼深井。得巨砂二十餘兩。乃知勾漏亦無砂云。鬱林古勾漏地。昔之所有。今之所無。亦天地氣運使然。連州往亦產砂。至宋時已絕。又安知辰州、貴陽他日不如勾漏邪。

453 **辟珠**

辟珠。質理堅重如貝。其生也常以椰子、檳榔、果穀諸實爲胎。謂之聖鐵。大者如菩提子。

可辟銅鐵。銅鐵不能損。小者如黍粟。可辟竹木。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則損矣。然大者或可辟竹木。小者或可辟銅鐵。島夷能辨之。以爲奇寶。

454 綿布

東粤之綿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記。榻布者白疊。或作荅。是也。其布細膩精密。皚如雪。輕如繭紙。幅廣至四五尺。吉(終)〔絡〕爲之。其織爲巾者。兩頭組結方勝、葳蕤及諸物象。織者每拋一梭。則念一佛。故廣州人殮死者以爲面衣。是曰西洋布。以來自番舶者爲眞。其出於瓊者。或以吳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鵝毳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白者爲幛。雜色者爲被。曰黎單。四幅相連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絲者爲上。又有花被假被。漢書。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卽今之黎單也。亦有織爲巾帨與裙者。裙曰黎桶。橫幅合縫如井欄。皆素花假錦百褶而成。所謂迦盤之衣也。黃文裕賦云。布帛則攀枝吉貝。機杼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疎稀蕭暑。密斜弭風。蓋謂瓊布也。斜謂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勝。文皆側理故曰斜。廣州有麻經絲經兼絲布或綿緯絲。有雙紝布甚厚實。有榜被。絮絁所織。其緯粗如小指。或謂卽氈被。亦名氈罽。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綿線爲之。亦有紅者紫者。崖州多織綿。儋州多織生絲。崖

州組織綿綫如布帛狀。繡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綿草本。亦越也。其曰織貝者。織爲貝文。詩所謂貝錦也。貝或吉貝也。志稱高昌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纑。名白氎子。織之爲布。白疊卽吉貝也。島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織貝。臨川吳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是也。綿與絲一也。綿又有木棉之綿。卽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紅。朶大於杯。花落則絮蘊焉。春暮時漫空而飛。采之。其觕者可以爲褥。嶺外以爲吉貝卽木棉。非也。吉貝草綿。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廣洋詩。翠苞半拆漸吐綿。雪花塡滿行人道。又云。搓就瓊簪膩如蜜。絲成水縷細如烟。謂斑枝也。又有樹綿。一曰樹頭綿。以吉貝枝接烏桕。俟生時截去烏桕。樹長可八九尺。四季開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數十年不壞。絮同木綿。德慶以上多種之。

455 葛布

粵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恆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絨。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祇得數兩。絲縷以鍼不以手。細

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縐。水浸則蹙縮。其微弱不可恆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錢一尺。細滑而堅。顏色若象血牙。名錦囊葛者。裁以爲袍直裰。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碙洲。而織於雷。爲絺者綌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沽功異焉。粵故多葛。而雷葛爲正葛。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依依宜織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謂此。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爲緯。亦名黃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者。輕而細。名美人葛。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凡此皆絟葛也。絟葛外有新會細苧。蓋左思所謂筩中黃潤。又曰黃潤比筒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爲端。四丈爲疋。此其別也。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爲布。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產于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郎苧祁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后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粵地多果布之湊。韋昭曰。布。葛布也。顏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黃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絟。粗者爲苧。苧一作紵。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紵也。疏曰。細紵。布也。漢志所謂蘭干細布也。蘭

干者𧍧言紵也。翁源以爲苧霜布。是也。其曰花練。曰穀纑。曰細都。曰弱折。皆其類。許慎云。南方箒布之屬皆爲荃。荃。絟也。蕉竹之屬皆絟也。蕉布黃白相間。以蕉絲爲之。出四會者良。唐時端、潮貢蕉布。韶貢竹布。竹布產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練。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是也。志稱蠻布織蕉竹、苧痲、都落等。痲有青、黃、白、絡、火五種。黃白曰苧。亦曰白緒。青絡曰痲。火曰火痲。都落卽絡也。馬援在交趾。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痲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凉爽無油汗氣。湅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禦冬。新興縣最盛。估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痲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𧁎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澣則黃。此布愈澣則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績絲爲之。能除熱汗。又有罾布。出新安南頭。罾本苧痲所治。漁婦以其破敝者翦之爲條。縷之爲緯。以綿紗線經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舊染薯莨之色。使瑩然雪白。布成。分爲雙單。雙者表裏有大小絮頭。單者一面有之。絮頭以長者爲貴。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𦋺起𣀮。更或染以薯莨。則其絲勁爽。可爲夏服。不染則柔以禦寒。粤人甚貴之。亦奇布也。諺曰。以罾爲布。漁家所作。著以取魚。不憂風颶。小兒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粤布自禹貢始言。遷、固復言。官其地者往往以爲貨賂。昔孫牵

調朱厓廣幅布。蠻不堪役。遂作亂殺牟。而士燮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粵人苦之。宋恭帝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蠹害女紅。卻之。詔嶺南禁作此布。誠慮小民淫巧。風尚侈靡。使貪吏得以爲暴也。

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爲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予詩云。雷女工絺綌。家家買葛絲。又云。蠻娘細葛勝羅襦。采葛朝朝向海隅。又云。雷女采葛。緝作黃絲。東家爲綌。西家爲絺。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鹹絲之。乾撚成縷。不以水績。恐其有痕迹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爲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蠶絲緯之者。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產綏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爲貴。若纏繞樹間。則葛多枝葉。不中爲絲。采者日得數觔。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爲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絹精而葛眞云。凡葛以接之有響。濡之明亮者爲眞。浣以梅葉之汁。和以清泉。摺幅爲方而勿揉以手。則理不皺。其盎以瓦毋以木。則色不淄。潄之經宿。出而拍拍陰乾于簷端。毋以烈日則不脆。然純葛者可浣。兼絲者浣之則縮。純葛曰絟。言全乎葛也。

蕉類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純灰水。漂澼令乾。乃績爲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爲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

廣利等村者尤美。每當墟日。土人多負蕉身賣之。長樂亦多蕉布。所畜蠶。惟取其絲以緯蕉及葛。不爲綢也。綢則以天蠶食烏桕葉者織之。史稱粤多果布之湊。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屬耳。多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梭布。咸寧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與綿花皆爲正貨。粤地所種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與黃麻布爲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予有蕉布行云。芭蕉有絲猶可績。績成似葛分絺綌。女手纖纖良苦殊。餘紅更作龍鬚席。蠻方婦女多勤劬。手爪可憐天下無。花練白越細無比。終歲一疋衣其夫。竹與芙蓉亦爲布。蟬翼霏霏若煙霧。入筒一端重數銖。拔釵先買芭蕉樹。花鍼挑出似游絲。八熟珍蠶織每遲。增城女葛人皆重。廣利娘蕉獨不知。

456 繭布

程鄉繭綢。爲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爲某繭綢。其繭布則羅浮大胡蝶繭所成。有詠者云。仙遺衣化羅浮蝶。蝶化山蠶復作衣。大胡蝶者。葛稚川之遺衣也。衣化爲蝶。蝶化復爲衣。其異若此。文昌繭。其蠶惟食山栗葉。故吐絲堅韌。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繭亦然。若南海官窰繭、順德龍江繭。則劣矣。

457 **鳥服**

朔漠多獸服。南方多鳥衣。鳥衣者。諸種鳥布所成。一曰天鵝絨。夷人剪天鵝細管。雜以機絲爲之。其製巧麗。以色大紅者爲上。有冬夏二種。雨灑不溼。謂之雨紗、雨緞。粵人得其法。以土鵝管或以𦑊物。品旣下。價亦因之。一曰瑣袱。出哈烈國。亦鳥毳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貴。然服之身重不便。粵人倣爲之。似素紡絹而自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績爲線縷。以繡譜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於番舶。毛曰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價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曰屏。

458 **紗緞**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爲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予廣州竹枝詞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459 **紙**

東莞出蜜香紙。以蜜香木皮爲之。色微褐。有點如魚子。其細者光滑而韌。水漬不敗。

以襯書。可辟白魚。南浙書榖。皆用栗色竹紙。易生粉蠹。至粤中必以蜜香紙易之。始不蠹。最堅厚者曰純皮。過於桑料。細者曰紗紙。染以紅黃。以帷燈。恍若空榖。以有細點如沙。亦曰沙紙。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嶺表錄異。廣州多棧香。以作紙名爲香皮。是此紙也。長樂有榖紙。厚者八重爲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壞。甚煖。能辟露水。榖紙自昔見重。唐蕭倣爲嶺南節度使。敕諸子以榖紙繕補殘書。子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將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之嫌乎。倣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榖紙之故事也。從化有流溪紙。紙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紙䉶、下流紙䉶。二䉶專以運紙故名。其竹名曰紙竹。與他竹異。男女終歲營營。取給篁箐。絕無外務。其法先斬竹投地窖中。漬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練。漬久則紙潔而細。速則粗而滲。粗者一名後紙。

460 諸番貢物

諸番之直廣東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眞臘。曰爪哇。曰暹羅。曰滿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羅希。曰層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齊。曰急蘭丹。曰頓遜。曰州湄。曰浡泥。曰闍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騫。曰天方。曰錫蘭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蘇門荅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

小島夷。見於明祖訓、會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鳖、羅蘭、頓田、離其、門毒、右笪、羅越、佛逝、訶陵、箇羅、哥谷羅、婆露、獅子、摩逸、佛朗機諸國。則未嘗入貢懋遷有無者也。安南本漢交阯地。洪武初執貢，其物有金銀器皿、熏衣香、降眞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荅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龍腦、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藤香、烏木、蘇木、花梨木、蕪蔓、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暹羅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毗牙。遣使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綿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眞臘本扶南屬國。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蘇木、胡椒、黃蠟、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爪哇本古闍婆國。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

八的占必等次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黄蠟、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黄熟香、安息香、烏香、蓽撥、茄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銅鼓、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雞、鸚鵡、瑇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滿剌加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厮、犀角、象牙、珠母殼、瑇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黄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珶、胡椒、血竭、烏爹泥、肉豆蔻、沒石子、阿魏、窠鉛、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白獺、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布、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浡泥本闍婆屬國。洪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絲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蠟、瑇瑁、龜筒、蠃殼、鶴、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鳥、五色鸚鵡、黑小厮。錫蘭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

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蘇門荅剌。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寶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大泥稱隸暹羅助貢國。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蓽撥、烏爹泥、土檀、黃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貪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㲄、寶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張席、灰筒。急蘭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國。皆嘗來往廣東者。舊例貢船三艘至粵。使者捧金葉表。入京朝貢。其船市物還國。次年三船復至迎敕。又市物還國。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船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爲津市。黃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其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次則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助國供軍既有賴。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議者或病外番闖境之爲虞。夫暹羅、眞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浡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簒。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間。未有敢爲寇盜者。邇者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船之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章章明矣。霍文敏云。東南番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爲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

機則賊人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機並拒諸番。非策也。爲今之計。在諸番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之。示之必誅。

461 黷貨

東粵之貨。其出於九郡者。曰廣貨。出於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出於西南諸番者。曰洋貨。在昔州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其大籠江。望之如蜃樓屭贔。殊蠻窮島之珍異。浪運風督。以湊鬱江之步者。歲不下十餘舶。豪商大賈。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貪者豔之。晉書稱。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地多瘴癘。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吏。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吳隱之爲廣州刺史。隱之至郡。清操異常。每食惟乾魚菜。帷帳器服。皆附外庫。其後有王琨者。刺史廣州。人言南中沃實。官此者常致鉅富。世云。廣州刺史。一經城門。卽得三四十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有王僧孺者。爲南海太守。嘆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吾子孫。不在越裝。有張田者。知廣州。嘗謂人曰。南海饒諸珍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以此自污。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師事之。有周穜者。知廣州。故事。番舶抵郡。犀象香珠之屬。悉選以獻。曰呈樣。穜一無所受。終任不至舶務。

有余靖者。知廣州。奏罷番舶之稅。以來遠人。又戒在任官吏。不得私市南藥。及受給由豔息二錢。比自罷歸。囊中無南海一物。有孔戣者。爲嶺南節度使。始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八百餘兩。番舶初來。有下碇稅。有閱貨宴。所餉犀象香珠。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之。戣以海道遠。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之。有盧鈞者。爲嶺南節度使。番舶之來。舊帥皆作法興利以致富。鈞奏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不干預。有韋正貫者。爲嶺南節度使。舊日番舶始至。大帥必取其上珍。而售以下直。番人厭苦之。正貫至。一無所取。之數公者。皆清廉自愛之君子。求其取所當取者不可得。況於身爲大賈。斡山海之貨。役利細民。與市井子孫爭爲奸利者乎。比年以來。嶺海亦大空虛矣。所喜者大庾縮轂其口。百里間磴道巉巖。十郡之大阻恃焉。天欲留不盡之貨財於南越。故以此臺關一綫爲咽喉。俾玩巧事末之民。與夫呰窳偷生者。得仰機利而食。不然者。地之所產者有盡。而貪人之捆載者無窮。嶺海雖爲天下饒。所存以爲生且養者。亦無幾矣。嗟夫。國之富藏之於民。復藏之於其地之民。夫使其地之民各享其利。而無眈眈者虎視其間。而其國治矣。

廣東新語卷十六　器語

462 鐘

五仙觀有大禁鐘。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鑄。然不敢擊。歲乙酉。有司命擊之。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於是嬰兒女皆著絳衣。繫小銀鐘以厭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擊。鐘有雌雄。其雌者向飛入白鵝潭。往往與城中鐘相應。予詩。雌雄海底應鐘聲。鐘故能飛。宋政和中。合浦靈覺寺鐘。一夕飛去。既明。懸於空中。其半猶溼。居人言。江灣每夜有鐘吼聲。是必與龍鬬也。察之果然。乃去鐘頂上龍角。遂不復飛。而名其地曰鐘灣。每灣中風起。有一物大如車輪。藍色。騰躍波中。必嘗與鐘鬬者也。鐘。金也。龍。木也。金木相鬬。其必有不得其平者歟。

463 鼓

漢順帝時。周敞爲交趾刺史。嘗至龍川。聞山木響異。因伐取爲鼓。以下分鼓給桂林郡。

上分鼓給交趾郡。每擊一鼓。則二鼓皆鳴。俚獠聳動。謂有龍潛而相應。莫不畏之。因名其山曰龍山。萬曆間。剿滅大藤峽賊。以大藤爲三鼓樑。樑圍一丈。長三四尺。黑潤若角沉然。一置廣州都司堂。一置肇慶府門上。一置梧州總兵府。其聲逢逢。數百里亦時相應。皆靈器也。二者相類。皆木與藤之爲怪。

464 鐵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鐵鼓。一面微損。擊之有聲。先時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爲所害。公以鐵爲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來往五羊。得蛟斬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蓋以鐵物治蛟。乃金尅木之道。龍性畏鐵。蛟亦然。是皆屬木。故以金制之。伏波鑄鐵船沉於合浦。其亦以鎮壓毒龍而已。

465 銅鼓

南海廟有二銅鼓。大小各一。大者徑五尺。小者殺五之一。高各稱廣。大者因唐時高州太守林靄。得之於蠻酋大冢。以獻節度使鄭絪。絪以獻於廟中者。其製中空無底。鈎垂四懸。腰束而臍隱起。旁有兩耳。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縠紋。色微青如鋪翠。半斷起如辰砂。銅質

盡化。金精獨存。有光瑩然可鑑。蓋千餘年物也。邊際舊有竈六。今不存。其小者或謂出潯州銅鼓灘。先是灘水湍急。舂石底作銅鼓聲。入夜輒有光怪。一日水涸銅鼓見。太守取之。懸於四穿樓。其四角有金蝦蟆五。爲番人所竊。聲遂稍石。乃歸於南海廟中。色純綠作鷓鴣斑。斜文織麗。隱隱若八卦象。歲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粵人擊之以樂神。其聲闛鞳鏗鍧。若行雷隱隱。聞於扶胥江岸二十餘里。近則聲小。遠乃聲大。神器也。嘉靖間。海寇曾一本①謀移去。鐵索忽斷不可舉。有老父云。此銅鼓昔浮海至。其鳴應潮。自爲大盜所移。靈竈殘缺。遂不復自鳴。又云。銅鼓之大者。舊雌雄各一。今廟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風雷。飛入獅子海中。今雄鳴。則其雌輒相應云。粵故多銅鼓。或謂雷、廉至交趾瀕海饒溼。革鼓多痺緩不鳴。伏波始製銅爲之。狀亦類鼓。而稍埤。縮腹下殺。周以繁紋。面上八角。皆綴以坐竈。名爲駱越之鼓。或曰。晉書云。諸獠並鑄銅鼓。以高大爲貴。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因遺主人。名納鼓釵。攻殺時則擊其鼓。至者如雲。其所鑄鼓。惟豪強稱最。號爲都老鼓。廟中銅鼓。蓋諸峒獠所遺也。或曰。周禮司徒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事。司馬大閱。則羣吏致其鼓鐸鐲鉦。以聽坐作。故範銅爲鼓。皆屬軍樂。意漢時其制尚存。故伏波鑄之。留西南夷中甚衆。其形皆如腰鼓。而面臍在上方。出廟中所藏。其內有鐫云。漢伏波將軍所鑄。乃是陽識。凡三代銅器用陰識。其字凹。秦漢用陽識。其字

凸。陽識易成。陰識難鑄。此必漢物無疑。大抵粵處處有銅鼓。多從掘地而得。其狀齐異。皆伏波所瘞以鎮蠻者。每遇風雨輒有聲。諸蠻於深溪邃峒之間。循其聲之所自。往往求得銅鼓。蓋物之神靈者。歲久輒思自見。故永樂中。萬州土官黃惠。於多輝溪中得一銅鼓。長三尺。面闊五尺。凸二寸許。沿邊皆科斗。各銜線縷抵臍。束腰奓尾。若今之杖鼓然者。擊之聲如鵝鸛。聞數十里。萬曆間。茂名高田。溪水暴漲。湧出銅鼓。徑三尺。高二尺有奇。面列蟾蜍六。遍體作細篆文。有朱砂積翠。蝸蝕之孔十餘。其聲鏜鏜。或以革掩底。或積水甕中蓋而擊之。聲聞十餘里外。叩蟾蜍則其聲益遠。而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靈山有銅鼓嶺。陰雨則嶺上作銅鼓聲。文昌萬州亦有銅鼓嶺。皆以掘得銅鼓而名。又博白縣北有銅鼓潭。向有二銅鼓沒其中。弘治己未。得其一以獻兩廣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獻縣。羅定城隍廟有銅鼓。高二尺五寸。徑二尺。州人爭訟不平及被誣欲昭白者擊之。則禍有歸。無事而擊。則禍擊者。又雷州英靈岡雷廟。有銅鼓二。其式如鏞。圍徑五尺許。高亦如之。在左者面邊蟆六。右者蟆五。其旁皆有兩耳。每耳又分而二之。耳下有一獸首。反俯下足。尾入于郛。左者土花剝蝕。聲短而無光澤。右者質理瑩然如碧玉。其面稍廉三分。簷覆下六分。中心微拱而平。其暈有十三圈。暈各一聲。暈中夾平綈如波紋。兩圈作連錢紋。旁紋人

①曾一本隆慶二年起事。破澄海。攻廣州。又以舟師攻福建。三年。敗於萊蕪澳。死。

字如莞簟。其緣作雷紋、斜方斗紋。色翠綠徹骨。有一綫丹。午後乘陰氣蒼潤欲滴。午前象褐色稍淡。蝕處如蝸篆。又有一銅鼓在廡下。狀亦如之。皆聲聞十餘里。雷人輒擊之以享雷神。亦號之爲雷鼓云。雷。天鼓也。霹靂以劈歷萬物者也。以鼓象其聲。以金發其氣。故以銅鼓爲雷鼓也。吾視其碑。蓋從天寧寺及英山掘而得者。昔伏波征交趾。歐陽頠守廣州。皆以銅鼓進御。而伏波善別名馬。得駱越銅鼓。皆鑄爲馬式表上之。之數銅鼓。或皆鑄馬式之所餘。未可知也。粤之俗。凡遇嘉禮。必用銅鼓以節樂。擊時先雄而後雌。宮呼商應。二響循環。音絕可聽。其小者曰鐺。大僅五六寸。凡擊銅鼓必先擊鐺。以鐺始亦以鐺終。鐺者銅鼓之子。以子音引其母音也。然今銅鼓制皆小。最大者二尺餘。圓臍突起。隆面而淺唇。不作蝦蟆花繡紋。大小頗如鉦式。不及二廟所藏者遠甚。惟雌雄之別則同。凡爲銅鼓以紅銅爲上。黃銅次之。其聲在臍。雌雄之臍亦無別。但先鍊者爲雄。後鍊則爲雌耳。然諸工不善取音。每銅鼓成。必置酒延銅鼓師。師至。微以藥物淬臍及鼓四旁。稍揮冷錘攻之。用力鬆輕。不過十餘錘。而雄聲宏而亮。雌聲清以長。一呼一應。和諧有情。餘音含風。若龍吟而嘯鳳也。廣州鍊銅鼓師不過十餘人。其法絕秘。傳於子而不傳女云。

瓊州有黎金。似銅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臍。黎人擊之以爲號。此卽鐺也。古時蠻部多以銅爲兵。以銅爲器。富者鳴銅鼓。貧者鳴鐺。以爲聚會之樂。故謂銅鼓爲大器。鐺爲小器。

466 **寶劍**

尉佗嘗瘞寶劍以鎮名山。今兩廣山中。往往有劍氣中夜燭天。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二十字。識者以爲己亥年聖君出也。其後宋太祖應之而興。是豈佗之所瘞者歟。

467 **彭中丞劍**

東莞彭中丞誼①。身旣歿。其子孫以憲廟所賜劍。懸於祠堂。劍有神靈。每一動錚錚有聲。則其宗人之不肖者輒自剄而死。以劍瘞香爐下。其鳴亦然。或者謂以公之靈。使以其所受賜劍用之於國。無徒用之於家。則奸賊之臣。何難盡誅以謝天下。然此劍銷爲門牛。人亦有取之鑄爲一龍文匕首者矣。

468 **刀**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貧王鬼子。始生。卽以鑌鐵百觔。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爲度。長者五六尺爲上庫刀。中者腰刀。短小

①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成化時巡撫遼東。

者解腕刀。初冶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冶。以毒藥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値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爲貴。刀盤有用紫銅者。鏤鐫金銀者。燒黑金者。皆作梵書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謂之刀奴。其水土旣良。鍾煅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發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横行疾鬬。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兵莫禦。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趯越。蹲以爲步。退以爲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眞島中之絕技也。其爽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上有龍虎細紋。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攀之以金絲攀則見。所謂繞指鬱刀也。古有魚腸劍。屈曲如環。此亦其類。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又有兩刃如劍。隱出層紋。可沾積毒藥。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紅毛西洋諸刀。鏤鑿亦異。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瓷器片鑲之。率奇瑰奪目。輕薄如紙。可割裁。尤文房佳器。有交蠻長刀。有槽無脊。輕利頗如日本。而精瑩剛銳遜之。有苗刀。其紋以九鐮爲上。輕便斷牛。有交趾刀甚長。亦有槽無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尋常戰鬬之用。惟以惠陽刀爲良耳。凡刀有相。張穆云。凡刀凜凜有霜威。持之增人意氣者吉。引之精利。

嘗使人愁慘不樂、刀鋒按之正及心坎者凶。無論長短廣狹。以草自刀根至尾約之。草與刀長相若。已乃斷草如刀根大。盡其草作數十寸。湊如口字。又重累之成且字。視其尾方。則刀無禍患。加一爲虎尾有威。加二爲蝦鬚則凶。君子服刀必以吉祥者爲貴。大均云。君子大抵以心劍爲用。心劍者天下之利器也。甘泉云。磨劍劍氣利。磨心心劍神。劍利一人敵。心神敵萬人。吾以爲得用劍之本焉。

469 鳥鎗

粤人善鳥鎗。山縣民兒生十歲。卽授鳥鎗一具。敎之擊鳥。久之精巧命中。置於肘上。背物而擊之。百步外錢孔可貫。鳥鎗以新會所造爲精。鎗成置於掌上。擊物而鎗不動。掌亦無損。然後架之於肘用之。其人在前。則轉身而横擊之。無不妙中。鎗旣錘鍊精熟。夜必懸於墻。否則曲而不直。引藥又宜長帶在身。使人氣温煖。方易著火。炭則以糯穀爲之。蓋沙砲貴長。鳥鎗貴輕。而藥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鎗者。有置於刀槍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鎗者。其曰爪哇銃者。形如强弩。以繩懸絡肩上。遇敵萬銃齊發。貫甲數重。其曰沙砲者。以百鍊精鐵爲之。長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發可斃人於三箭地外。其爲製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於身。使彈子易於噴撒。彈子多至升許。一發斃數十百人。雜以快鈀藤盾。

長短相救。每戰輒無敵矣。予嘗有軍行曲云。沙砲都須丈六長。藤牌一一輔花鎗。縱橫只用鴛鴦陣。馬戰何如步戰良。又云。挑戰時時踰白溝。刀牌好手夾蛇矛。鏢鎗先擲身隨入。出沒如風敵盡愁。

470 大銃

往塞上大將軍銃。薊鎮歲聲一次。以勢大人不敢發也。其重也斤以一百五十計。以千斤銅母裝放如佛朗機。少保葉公夢熊①。益爲斤二百五十。長三倍之。得六尺許。以滾車發之。可及八九百弓。不以銅母。中以鉛彈七斤者爲公。三斤者爲子。一斤者爲孫。三錢、二錢者二百許爲羣孫。名曰公領孫。彈以鐵磁片。雜斑貓毒藥煮就者佐之。凡重三十斤。發時勢如霹靂。可斃人馬數百計。沿邊以千萬架處處安置。俾將士習熟。人人能發。又以滾車轉運之。雖重大可以登高涉遠。夷險皆宜。斯火器之最神者矣。其曰西洋大銅銃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至二丈許。藥受數石。一發則天地晦冥。百川騰沸。蟄雷震爆。崩石摧山。十里之內。草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紅毛夷擅此大器。載以巨舶。嘗欲竊香山澳門。脅奪市利。澳夷乃倣爲之。其製比紅毛益精。安置南北兩臺。以守要害。發時以銃尺量之。測遠鏡度之。無不奇中。紅夷乃不敢犯。用於中土。則誠攻守重器也。顧夷人不惜重貲峻法。講習演試。

中土反之。以故不得其效。蓋銅質欲醇。銅汁欲淸。鑄候欲齊。土範欲澤。引綫欲後。方可免迸裂之患。五者備矣。藥又欲精欲燥。發火之人欲練。乘火之人欲整欲敏。而懸重賞以待之。然後守無夾砦。攻無金城。如徒曰重器而已。安知不反以資敵乎。

龍塘葉公。嘗以甘肅無墻。僅有一夾把邊。夾把者。夾草與沙而爲把者也。公以大神砲爲墻。一發可及六里。謂以兩門更番而放。則六里無患。計東起金城。西至嘉峪。一千六百餘里。北起鎭番。南至西寧。一千七百餘里。以大神砲一千門。分布其中。又以滅寇、三眼、百子、佛朗機、湧珠等砲。及火箭、火甎、火雷佐之。則三千餘里無患。其砲洞也。有墻者穿墻爲之。無墻者則安置土墩院中。每一門立砲長一人。加糧三斗。率領砲軍五人。日夜練習。有急則聚而爲陣。戰則以大神砲殲敵於五六里之外。俟其將近。乃以滅寇、三眼等器雜施之。其步下兵。每人執一挨牌。牌中藏一窩蜂火箭九枝。夾以長槍一。長斧一。計挨牌一千。則得火箭九千。長槍、長斧二千矣。當齊發時。如天火下焚。鐵石莫禦。鎗斧先鋒而摧堅。馬兵兩翼而衝突。而又有貴州土夷。如羅鬼、仲家、黑苗之類。恒以一二千人而敵十萬。諸蠻能騎野馬。不用鞍轡。步下放弩。馬上標鎗。跣足踏冰。有進無止。所食者又皆血腥生物。不用烟火。寇人往往望而怖畏。以故所向無敵。

---

①葉夢熊字男兆。號龍潭。歸善人。嘉靖進士。萬曆時總督陝甘。卒贈少保。

471 機銃

澳門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圖、定時鐘、指掌櫃。亦有神民事。其風琴、水樂之類。則淫巧詭僻而已。至如機銃者。名覗面笑。弢藏於衣衱之中。而突發於咫尺之際。殺機不測。良可寒心。其製也。小石如豆。韜度函外。鐵牙摩戛。火透函中。蓋皆精鐵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邈不相屬。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納紐篆而入蝸戶。栝轉相制。機轉相發。外以五六鐵柸柸之。大四寸。圍長六七寸。以帶繫置腰間。帶有銅圈。可插機銃二十枚。鉛彈亦懷於身。用時乃入。彈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多則壞銃。危急時。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區懷瑞有銘云。有械咫尺。出自島舶。具銃之型。餤烟小弱。支緒瑣陳。煉鋼而作。輻輳委蛇。洞空橐籥。節短勢長。旋螺屈蠖。魚乙畛分。犬牙繡錯。關鍵相須。石金噴薄。渾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殘。等於戲虐。迅擊尋丈。不爽錙銖。蛻胎重器。巧捷于茲。觸光毫末。鋒鏑為威。變生衽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聖鐵是衣。君子警斯。毋中于微。

472 佛山大爆

佛山有眞武廟。歲三月上巳。舉鎮數十萬人。競為醮會。又多為大爆以享神。其紙爆。

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以錦綺多羅洋絨爲飾。又以金縷珠珀堆花疊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倭衣倭帽牽之。藥引長二丈餘。人立高架。遙以廟中神火擲之。聲如叢雷。震驚遠邇。其椰爆。大者徑二尺。內以磁罌。外以篾以松脂瀝青。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鸞飾之。載以香車。亦使綵童推挽。藥引長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爆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歲復以一大爆醻神。計一大爆。紙者費百金。椰者半之。大紙爆多至數十枚。椰爆數百。其眞武行殿。則以小爆構結龍樓鳳閣。一戶一窗。皆有寶鐙一具。又以小爆層累爲武當山及紫霄金闕。四圍悉點百子鐙。其大小鐙、燈裙、燈帶、華蓋、瓔珞、宮扇、御爐諸物。亦皆以小爆貫串而成。又以錦繡爲飛橋複道。兩旁欄楯。排列珍異花卉莫可算。觀者駢闐塞路。或行或坐。目亂煙花。鼻厭沉水。簪珥礙足。簫鼓喧耳。爲淫蕩心志之娛。凡三四晝夜而後已。此誠南蠻之陋俗。爲有識之所笑者也。喪亂之餘。瘡傷未復。小民蠢蠢無知。動破中人之產。奇技淫巧。自致其戎。良有司者。苟能出令禁止。教以節儉。率以樸純。使皆省無益之費。以爲有用之資。不惟加惠斯民。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

473

弩

古越人能爲連弩。南越志稱。交趾之地最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地曰雄田。

一曰駱田。食其田者曰駱侯。諸縣則曰駱將。銅印青綬。如今之令尹然。蜀王嘗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爲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竊據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乃卻壘息卒。還戍武寧。遣次子始爲質通好。王之女媚珠。見始丰姿閑美。遂私焉。始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潛毀其機。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如初放弩。弩敗。師徒崩散。遂破之。佗遣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眞。卽甌駱也。相傳安陽王弩。有神人臯通教爲之。其製不可考。使佗子孫能彷彿其大槪。爲弩以守。則伏波、樓船必不能攻陷石門、尋陿如是之易。嗟乎。幅員雖廣。幾敵中國之半。而漢偏師一入。國卽破滅。綿力薄材。乃一至於是乎。自古用兵。以弩爲尙。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謂。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鼂錯謂。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漢制。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唐書。擇宿衞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宋有弓弩院。造牀子弩、虎翼弩、馬黃弩。自古有國未有不尙弩者也。至於歷代以弩取勝。又多可稽。乃今日北方官軍。並未見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西南夷獠專用之。夫弦木削竹。費廉而工省。製造易而爲用神。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以之輔戰車。射堅及遠。爭險守隘門。怒聲勁勢。遏衝制突。非弩其何以勝。其奇製越人或有知之。誠下令有能獻强弩法式者。奏予一官。知必有以神臂弓爲獻如李宏。以克敵弓爲獻如韓世忠者矣。此二弓者。皆弩也。多造戰車。悉置强弩火器

於車箱上。以禦馳突。雖有强敵。未必不以萬弩齊發爲懼也。

474 木槍

龍門健兒。多以棉木爲槍。長三丈餘。三人持之。一進一退。以四尺爲率。從地上挑起人馬。敵不能近。謂之八步長槍。予有龍門健兒行云。龍門健兒身手强。棉木爲槍三丈長。三人持一棉木槍。風旋電轉誰能當。進四尺。退四尺。挑起人馬半空擲。朔騎千羣喪精魄。前鋒夾以竹篙錐。三丈不足二丈餘。藤牌絮被滾如毬。三眼鳥鎗洞鐵甲。繞指鬱刀隨卷舒。燋銅鋒鏑塗毒藥。猛虎中之僅三躍。用短尤能精用長。縱橫擊刺千軍卻。

475 戰車

歸善葉少保公。常以車戰立功。其車用雙輪甚輕。平地二人推之。險阨四人挽之。上列鎗刀。中施火器。又以斫馬刀與長短兵。相夾前衝。然後鐵騎從之。每車一輛。車正一人。挨牌六人。長槍二人。鈎鐮二人。佛朗機手二人。百子銃手二人。兼以火箭三層。推車夫二人。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騾一頭。馱滅寇砲一。百子銃十。共計步兵十七人。馬兵八人。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部。十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

勢小則分擊。大則合擊。又熟練而選其鋒。其車戰録一書。奇奇正正。靡不備極。古今兵法。一覽而犁然在目。諺曰。輕車便道。無往不利。葉公有焉。論者謂戚南塘①在薊時。所造戰車。多做偏廂之制。環以爲營。稍合古法。但其車太重。非馬數匹卒十餘人挽之莫動。蓋宜於易而不宜於險。宜於守而不宜於戰者。公所制。獨有取於輕車。往來便捷。又翼之以拒馬挨牌。藏之以巨銃神槍。止而爲營。則有連城之固。進而衝鋒。則有排山之力。神砲並發。則勢如崩雷。精騎隨驅。則功同拉朽。可險可易。可戰可守。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用兵者能準是輕車之式。於步騎外皆置車戰一軍。選將簡徒。預教而熟練之。敵至則誘之以步兵。試之以游騎。使之薄吾車營。而後千乘並馳。萬砲齊響。數百步之內。有不全軍崩潰者哉。

476 水車

從化之北有流溪。自上五指山至黃龍硋。驚灘草逕。凡百餘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爲水翻車。子瞻詩。水上有車車自翻。水翻車一名大輣。車輪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高田可以盡溉。西寧亦然。每水車一輛。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楓、鷄藤諸香舂末。以作線香。謂之香水車。

477 香碓

香碓。羅浮爲多。羅浮衆香之藪。其樹木多芳辛酷烈。凡枯柯折幹。外皮雖朽。內心甚香。山人每采樹之鱗甲名蕙陸羅香者。及楓、桂、鷄藤、水松之屬。以輻車車水。水激處。百杵齊舉。而黃屑成焉。乃以浮瀨載之。沿羅陽溪而下。售於廣、惠二州。凡爲香條香餅者皆取給。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費筋力。又有溪流以輸運。眞棲隱之幸也。予嘗以此溪爲香客所往來。易名曰香溪。以與山中之藥市對。有詩云。采香秋自香溪入。采藥春從藥市還。又云。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隨流水出羅陽。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卽稻粱。又云。羅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閒。一棹香溪販香去。香如塵土滿人間。

478 木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兩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轆轤一具。轆轤中繫以長繩六丈。以一鐵環安繩中。以貫犂之曳鉤。用時一人扶犂。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犂來。彼轉則犂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與鄉農爲之。

---

①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登州人。原籍定遠。有紀效新書、練兵紀實、止止堂集等。

479 羅浮古器

羅浮沖虛觀。當宋時有道士。於朝斗壇下。得銅龍六。銅魚一。細玩之。非金非石非銅鐵。其龍皆具四足而微鱗。魚則空洞其中。無孔。堅若窰瓷。輕如木葉。蓋神物也。蘇長公嘗以爲異。均按。道書稱眞人傳授。齎金龍玉魚。盟誓天地。或卽此物。嘉靖間。文移取去。今不可得矣。觀又有樂器四十餘種。爲眞人白玉蟾遺製。名雲璈之樂。靜夜月明。羽人一再奏之。猿鳥皆鳴。四山響應。今樂器亦零落殆盡。惜哉。

480 大甑

廣州光孝寺有大甑。六祖時。飯僧之用者也。大徑丈。深五六尺。韶州南華寺亦有之。大與相若。當飯僧時。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或有詩云。萬戶飯香諸佛下。

481 冠巾

白沙有玉臺巾。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形爲之。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裹影。至今猶戴玉臺巾。文簡有自然裳。其謁石翁墓詩云。夫君有嘉惠。贈我雲錦裳。中繡自然字。服之永不忘。

又有心性冠。其銘云。嘻。爲之上圓。以象乎天。分之八方。以象八卦。麗之十雲。以象十干。垂之二帶。總之一紐。以象始終主敬。周之重簷。以象大圜。是爲甘泉翁心性之冠。葉絅齋有平定巾。其贊云。流爲水。凝爲冰。冰液乃返其形。死爲鬼。生爲人。人死乃歸其根。今爲官。昔爲民。官罷乃還其眞。葛衣大帶。平定之巾。樂堯舜之道。又何必遊堯舜之庭耶。平定巾一名民巾。絅齋遷賓州守。至境卽棄官。歸著民巾往役。其之官福清也。使者請衣朱蒞任。先生曰。辟如鳥。有白有黑。安能一切。夫非化工。覓不朱。元旦。里長請爲易綬。不許。迎春東郊。限于綱覓不花矣。其高致若此。此三公者。予取以爲衣冠師焉。

482 **瘿冠**

廣多木瘿。以荔支瘿爲上。多作旋螺紋。大小數十。微細如絲。友人陳恫吧得其一以作假月冠。大僅寸許。有九螺。銘之曰。文全於曲。道成於木。予亦得其一。以作瓢而有曲柄。字之曰簞友。爲詩云。拳曲千年成一節。半生半死沉香結。又云。霜皮未盡尙磨礱。螭蟠半食心已空。螺紋如絲旋細細。左紐右纏文不同。

483 **笄**

香山之俗。女笄用中秋。是夕召親戚爲丸餈。食而笄之。初加擊髻。既嫁變塌髻。形頗

不雅。冬至。家以丸糞祀神。或以笄女。他時率不以笄也。東莞娶婦。入門廟見後。終身不復戴笄。南海、番禺婦人。平居不笄。有事則笄。女子出閣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蓮花珠笄。乳媪笴殼尖笄。長樂、興寧扁笄。大小如其首。以金爲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無奇。雖田家婦子。笄靡不華。靡不朝夕在首。

484 茅筆

白沙喜用茅筆。所居圭峯。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爲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爲茅君。有詩云。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又云。長揖謝茅君。安靜以待終。又嘗稱爲茅龍。其詩云。茅龍飛出右軍窩。今新會書家倣之。多用茅筆。

485 金魚鋼

南海之石灣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其爲金魚大鋼者。兩兩相合。出火則俯者爲陽。仰者爲陰。陰所盛則水濁。陽所盛則水清。試之盡然。

486 古瓦盤

陽春東有馬鞍山。山巔一古瓦盤。圍八尺許。中有清泉。登者掬飲將半。詰朝復滿。雖積雨不益。盤乍隱乍顯。若有心求之。不可必得。

487 屐

莊子云。以跂蹻爲服。跂者屐也。蹻者屩也。木曰屐。麻曰屩。古人皆著屐。異苑云。晉文公哀介子推。拊木視其屐曰。悲乎足下。孔叢子云。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晉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嫁女。布裳木屐。吳時粵有趙嫗。常著金蹋踶。或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鬭戰。今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製拖皮爲雅。或以抱木爲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韌。可作屐。曰抱香屐。潮人刳之爲屧。輕薄而耎。是曰潮屐。或以黃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溼。尤宜屐。其良賤至異其製以別之。新會尚朱漆屐。東莞尚花繡屐。以輕爲貴。史稱。邯鄲女子。跕屣躧利屣。利者輕也。廣州男子輕薄者。多長裙散屐。人賤之。呼爲裙屐少年。

488 蒲葵扇

蒲葵樹身幹似桄榔。花亦如之。一穗有數百千朶。下垂子如橄欖。肉雖薄可食。新會之

西沙頭、西涌、黎樂、新開滘諸鄉多種之。名曰葵田。周迴二十餘里。爲畝者六千有餘。歲之租。每畝十四五兩。中人之產。得葵田十畝。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最宜爲扇。扇大者三四尺。可以蔽日。其葉末作簑笠篷席坐團。亦以編屋。凡新會若男與女所以資生者。半出於蒲葵焉。子初種時。沃以肥膩。俟苗生至尺乃再蒔。五年始割下葉。八年乃割上葉。歲凡三割。既割已。暴之兼旬。乃水濯之。火烘之。使皆玉瑩冰柔。而隨其葉之圓長。製而爲扇。緣之以天蠶之絲。嵌之以白鱗之片。柄之以青瑯玕之牌。纏之以龍鬚藤之綫。銅釘漆塗。繪畫爲絢。然後粗者以貨於近。精者以貨於遠。考此扇興於晉時。自謝太傅執之。王丞相捉之。其價頓貴。其製雅。而出風和好不致傷人。故大江以南尤尙。瓊州亦有蒲葵。男女以爲帽。竹胎而金銀紙襯之。雖士人亦戴。不以巾幘爲重也。或作麥草帽。則以白綢機頭爲綏。又以草之精粗。分人貴賤。其風俗如此。蒲葵風最美。勝於他扇。患熱中暑者。以蒲葵扇燒灰。調水飮之立解。

489 **席**

粤之席。以西洋荽文者爲上。其草隨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織。然皆複而不單。單者作細方勝斜紋。惟西洋國人能織。次則龍鬚席。龍鬚出廣寧、高明二縣。其莖多倒垂。似莞而

細。土人春取其萌於石穴。種之成田。名曰龍鬚田。諺曰。山種龍目。水種龍鬚。龍鬚至芒種而肥。肥則勿壅。壅之生蟲退色。至秋分而熟。熟乃與燈心草同收。而使金渡村人織之。長樂龍鬚磜亦產此草。而織手不及。有通草席。出高要白土村及新會。有莞席出東莞縣。莞叢生水中。其中莖圓美。爾雅曰。莞。苻蘺。其上蒚。蒚中莖也。莞故與蒲相連。蒲下而莞上。故周禮司几筵。有蒲筵莞筵。蒲粗而莞細也。詩。下莞上簟。簟涼而莞煖也。禮曰。莞簟之安。言其細精可以安人也。漢文帝以莞蒲爲席。顏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爲席。亦尙質也。鹽鐵論曰。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富者。闒坐平莞。拾遺記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黃莞薦。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莞音完。又音官。蓋其爲用最古。東莞人多以作莞席爲業。縣因以名。縣在廣州之東。故曰東莞。亦曰東官。盧中丞祥①。有莞草詩云。菀彼莞草。其色芃芃。厥土之宜。南海之東。菀彼莞草。芃芃其色。不蔓不枝。宜之爲席。菀彼莞草。寒暑攸宜。長舒不卷。君子安之。他若瓊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葉席、檳榔席。皆席之美者。檳榔。山檳榔也。葉如蘭。大三指許。長可數尺。淡白中微帶紅紫。績爲布似葛而輕。亦可作席。人知粵多奇布。不知有檳榔布與檳榔席也。又澄邁染茜草爲飾。久而愈滑。曰黃村席。又瓊有紅竹籧篨。潮有流

①盧祥字仲和。東莞人。正統進士。天順時官右副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黃席。

490 酒器

粵酒器有鶵鵰杯。鶵鵰者越王鳥也。其喙黃白黑色長尺許。光瑩如漆。以爲杯。可受二升。有鶴頂杯。鶴者海鶴也。其大者修項五尺。類淘河而咮銳。頂色丹。堅潤如金玉。以爲杯。可受一升。有鸚鵡杯。本海贏殼也。出瓊州三亞港青欄海中。前屈而朱。如鸚鵡嘴然。尾旋尖處作數層。一穴相貫。甚詰曲。可以藏酒。其色紅白青紫相間。生取者鮮明。異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贏如甌。其體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爲樂。有紅蝦杯。紅蝦大者鬚數尺。以金鑲口爲杯。可受酒升許。有鸕鷀杯。磨海贏殼爲之。有海膽杯。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粟珠上有長刺。纍纍相連。以漆灰厚襯之爲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帶十也。有火雞卵杯。受一升。有纓櫻杯、椰杯。凡椰出于瓊者。處處相似。獨文昌鋪前所產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爲貴。尋常用則以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圓剜成。狀千百出。以金銀鑲之。粵人頗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贏杯。近海多用香杯。而東西洋之金銀器不與焉。

491
椰器

椰殼有兩眼謂之蔤。有斑纈點文甚堅。橫破成椀。縱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輒沸起。或至爆裂。征蠻將士率持之。故唐李衞公有椰杯一。嘗佩於玉帶環中。椰杯以小爲貴。一種石椰。生子絕纖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貴。是曰白椰。粤人器用多以椰。其殼爲瓢以瀽溉。皮爲帚以掃除。又爲盎以植挂蘭挂竹。葉爲席以坐卧。爲物甚賤。而趙合德以椰葉席獻飛燕也。

492
檳榔合

廣人喜食檳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爲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麗。中分二隔。上貯灰臍、蔞鬚、檳榔。下貯蔞葉。食時先取檳榔。次蔞鬚。次蔞葉。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蔞鬚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爲主。有灰而檳榔蔞葉乃回甘。灰之於檳榔蔞葉。猶甘草之於百藥也。灰有石灰、蜆灰。以烏爹泥製之作汁益紅。灰臍狀如臍有蓋。以小爲貴。在合與在包。爲二物之司命。包以龍鬚草織成。大小相函。廣三寸許。四物悉貯其中。隨身不離。是曰檳榔包。以富川所織者爲貴。金渡村織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合用於居。包用於行。

493
錫鑞器

錫器以廣州所造爲良。諺曰。蘇州樣。廣州匠。鐵冶亦然。廣州之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灣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諺曰。石灣缸瓦。勝於天下。

494
銅鼓器

宋陸游云。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巧麗。叩之鼕鼕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銅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取也。

495
溫坑瓦甕

永安溫坑所作瓦甕。內外純黃。火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變。又有康禾白磁諸器亦堅好。

496 石涌甕

越人謂石甕曰石涌。故地名石涌。今大甕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涌甕。家家有之。蓋取甕城之象。

497 髻製

永安婦人。蠶棉大苧。衣多青黑。髮左右盤。無鬟髻。皆戴塌髻。髻廣五六寸。與頭相等。以羊皮金紙。剪擘爲條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縷子。以傅其上。髻亦以紙爲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釵簪。自朝至夕。無或有婦不髻者。其未髻者有髻子。髻則無之。故常不去其髻。雖至貧。髻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至夫家乃還。貧者率務勤苦。其俗如此。

廣東新語卷十七　宮語

498 楚庭

越宮室始於楚庭。初。周惠王賜楚子熊惲胙。命之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焉。越本揚越。至是又爲荆越。本蠻揚。至是又爲蠻荆矣。地爲楚有。故築庭以朝楚。尉佗倣之。亦爲臺以朝漢。而城則以南武爲始云。初赧王時。越人公師隅爲越相。度南海。時越王無疆爲楚所敗。其子孫遯處江南海上。相爭爲王。隅以無疆初避楚居東武。有怪石浮來鎭壓其地。名東武山。因於南海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而越王不果遷。其時三晉。魏最强。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象珠璣以修獻。隅久在嶠外。得諸珍異。並吳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乃起師送越王至荆。棲之沅湘。於是南武疆上爲越貢奉邑。或曰。吳地志稱。吳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闔閭所築。以禦見伐之師。或曰。初吳王子孫。避越嶺外。亦築南武城。及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爲楚所滅。越王子孫自臯鄉入始興。有鼻天子城。令公師隅修吳故南武城。既不果往。而趙佗遂都之。故佗自稱南武王。而宮亦號南武宮。或

曰。闔閭所築南武城。在丹陽臯鄉。吳旣滅。其子孫南徙。遂移南武之名於嶺外。亦猶越徙瑯琊。初築東武。旣歸會稽。亦名其地曰東武也。吳王子孫不能有其南武。而越王子孫有之。越王子孫復不能有之。而佗實有之。遂以南武名其國。與漢爭大。此勁越之所由稱也。嗟乎。佗本邯鄲冑族。以自王之故。裂冠毀冕。甘自委於諸蠻。與西甌半贏之王爲伍。其心豈誠欲自絕於中國耶。誠自知非漢之敵。故詭示鄙陋以相紿。而息高帝兼幷之心耳。其後自言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於天王。其詞遜而屈。可謂滑稽之雄。蓋猶是僞爲魋結之意也。考楚之先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皆爲王。論者謂其王三子也。姑順蠻夷之俗。不自爲王。猶存寅畏之心。其後十世熊通。求周室加位。不得。始自尊爲武王。武者生謚也。佗都南武。亦自稱之曰武。蓋師此意。佗宮故在粵秀山下。卽楚庭舊址。粵秀一名王山。以佗也。其曰玉山者誤也。宮之東爲僞漢劉龑南宮。

499 四臺

趙佗有四臺。其在廣州粵秀山上者。曰越王臺。今名歌舞岡。其在廣州北門外固岡上者。曰朝漢臺。岡形方正峻立。削土所成。其勢孤。旁無丘阜。蓋莖臺也。與越王臺相去咫尺。其在長樂縣五華山下者。曰長樂臺。佗受漢封時所築。長樂本龍川地。佗之舊治。故築臺。又

新興縣南十五里有白鹿臺。佗獵得白鹿。因築臺以志其瑞。是爲四臺。自古諸侯王築臺以朝天子。始自佗。戰國之築帝宮。奉冠帶以事强秦者。無斯恭順。佗亦賢也哉。

500 三閭大夫祠

予之鄉名曰沙亭。有煙管岡焉。其高大甲於茭塘諸峯。勢與華山獅嶺東趨海門。蓋番禺之一鎭也。岡之麓。予欲建三閭大夫祠。以宋玉、景差二大夫爲配。而題饗堂曰忠過。儀門曰日月爭光。寢室曰詞賦之祖。又刻司馬遷所作列傳以爲廟碑。歲時禴祀。率子姓灌獻椒漿。絃歌離騷二十五篇。以樂神聽。斯亦吾宗之盛事也。吾宗本荆楚人。文雅之士。固宜以離騷爲家學。學其忠復學其文。以無愧大夫之宗族。無負離騷之一書。吾嘗謂詩亡而後離騷作。學離騷所以學三百篇。善學三百篇者。當自離騷始。祠旣成。將使吾宗操觚之士。皆以祠爲歸。凡有所作。合之爲三閭家言。附於楚辭之後。豈非大夫之所樂得於其苗裔者哉。嗟乎。吾宗自喪亂以來。二三士大夫。亦頗能蟬蛻垢氛。含忠履正。三閭之遺風。其猶未泯也。聞江南雷港有忠潔王祠。相傳宋太宗平江南時。以此號封三閭大夫。則予之鄉今亦名之爲忠潔。使人因名求實。以爲繼述之美。又大夫故居。在歸州屈沱之上。楚人謂江之別流爲沱。屈姓之所居。故曰屈沱。而大夫所耕之田。淚滴而生玉米。名曰屈田。吾之鄉其前有潮溪數曲。

今亦命曰屈沱。有田數百畝。高者兩三熟。低者一收。以供粢盛。今亦命曰屈田。蓋追慕大夫之忠。一一襲其故迹。使吾宗有所觀感。亦誠無所不可也。祠之後復祀女嬃。則名其堂曰嬋媛。女嬃者。大夫之姊也。楚人謂姝爲嬃。故曰女嬃。自昔屈氏女子。能辭令者自女嬃始。其申申以詈。欲大夫之愚如甯武。不欲其伉直如史魚以速死也。大夫之忠。忠而過。大夫之過。過於忠。世儒能言之。不知大夫之姊早已言之矣。噫。嬃誠賢女。大夫傳其名於離騷。有以也哉。

501 **大忠祠**

廣州城南有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祠本南園舊址。洪武初。有五先生者。結社其中。開有明嶺南風雅之先。其後當事者卽其地建祠。以祀三大忠。以與厓門大忠祠並峙。其左有堂曰臣範。右有軒曰抗風。抗風者。典籍孫先生之所命也。典籍詩。昔在越江曲。南園抗風軒。今以俎豆五先生。是爲南園五先生祠。予嘗謁祠。有詩云。祠客舊多亡國恨。騷人今有禮魂篇。其在厓門大忠祠。白沙先生嘗作哀歌亭其側。時釃酒以吊三公。有辭云。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

502 **祖祠**

嶺南之著姓右族。於廣州爲盛。廣之世。於鄉爲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鄉一姓。或一鄉二三姓。自唐宋以來。蟬連而居。安其土。樂其謠俗。鮮有遷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禰皆有祠。代爲堂構。以壯麗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廟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廟。追遠也。收族也。追遠。孝也。收族。仁也。匪譖也。匪諂也。歲冬至。舉宗行禮。主鬯者必推宗子。或支子祭告。則其祝文必云。裔孫某。謹因宗子某。敢昭告于某祖某考。不敢專也。其族長以朔望讀祖訓於祠。養老尊賢。賞善罰惡之典。一出於祠。祭田之入有羨。則以均分。其子姓貴富。則又爲祖禰增置祭田。名曰蒸嘗。世世相守。惟士無田不祭。未盡然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復。大率有族而無宗。宗廢故宜重族。族亂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爲歸。一家以爲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吾粵其庶幾近古者也。

龐弼唐嘗有小宗祠之制。旁爲夾室二。以藏祧主。正堂爲龕三。每龕又分爲三。上重爲始祖。次重爲繼始之宗有功德而不遷者。又次重爲宗子之祭者同祀。其四代之主。親盡則祧。左一龕爲崇德。凡支子隱而有德。能周給族人。表正鄉里。解訟息爭者。秀才學行醇正。出

而仕。有德澤於民者。得入祀不祧。右一龕爲報功。凡支子能大修祠堂。振興廢墜。或廣祭田義田者。得入祀不祧。不在此者。設主於長子之室。歲時輪祭。歲正旦。各迎已祧、未祧之主。序設於祠。隨舉所有時羞。合而祭之。祭畢。少拜尊者及同列。然後以胺餘而會食。此誠簡而易。淡而可久者也。吾族將舉行之。

503 明誠書院

明誠書院。在增城縣城中。湛文簡所建。堂上有心性圖及文簡所書心性圖說。右隅有王文成所書五言古詩。今陽明集中。書泉翁壁詩是也。行書字大如拳。漫滅不可盡識。堂後石刻文簡像。幞頭執簡。上有隸書心性圖說。甘泉書院遍天下。此其發祥之地。故尤重云。

504 白雲書院

白雲之山有三寺。中曰白雲。左月溪。右景泰。蓋山中之三勝也。嘉靖間。三寺既毀。於是泰泉黃公。以景泰爲泰泉書院。鐵橋黃公。以月溪爲鐵橋精舍。甘泉湛公。以白雲爲甘泉書院。自作白雲記。謂仙變釋。釋變儒。王青蘿讀而嘉之曰。其變之終於正矣乎。遂書白雲三變匾而揭焉。

505 **西樵三書院**

西樵之西。有山從端州來。至南海黃岡。渡江而東。有石跡。爲石頭村。又南而北。綿延數十里。丘垤連累者百數。乃崛起而爲西樵。中有書院三。其曰石泉書院者。方文襄所營。在紫雲峯。曰大科書院者。湛文簡所營。在大科峯。曰四峯書院者。霍文敏所營。在雞冠、紫姑、龍爪、聚仙四峯之間。當時三書院鼎足而立。三公講學其中者歷十年。世宗御極。相與應召而起。方爲內閣輔臣。霍爲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入弼東宮。湛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同時尊顯。世之所難也。論者謂山有神靈使然。父老云。昔年茲山。嵐霧溟濛覆其半。昏旦莫辨。近三十年。明淨秀露。無復嵐霧掩焉。亦山之遭遇。非偶然也。

506 **萬卷堂**

東莞陳琴軒先生璉。致仕後。開萬卷堂。書多秘館所無。四方學者至。必館榖之。而丘文莊於瓊州學宮爲石室。藏書以惠學者。皆盛德事也。

507 **合道山房**

吾鄉有煙管山。巃嵷特出。其脈逶迤而下。爲丘陵者三四。復崛起爲一大山。其冢高而長。形如船覆。因名之曰覆船。其大與煙管相若。而勢稍平。四圍岡阜宮之。扆者、尖者、鐘者遠近連屬。凡數十百計。皆以二山爲宗。形家者謂煙管上應太陽。覆船上應太陰。從太陽而落爲太陰。一南一北。如日月相配。有妙道之象焉。予草堂在二山間。背覆船而右煙管。將以陰爲體而陽爲用。以師夫二山。於是題其堂曰合道。而爲銘曰。煙管在北。覆船在南。吾居其中。與之相參。覆船在南。煙管在北。吾居其中。與之相翼。以身爲宮。廣如虛空。能與地塞。能與天通。以心爲佩。光無外內。能與日明。能與月晦。

508 三樓

三樓。一曰越華樓。故在廣州城西戙船澳。南越王佗。以陸大夫有威儀文采。爲越之華。故作斯樓以居之。或曰。越華樓一名越華館。佗作此以送陸賈。因邇朝臺稱朝亭。唐改曰津亭云。自古文人至越者。始陸賈。繼終軍。皆有光於越。而軍與韓千秋節烈尤偉。予嘗欲重建此樓以祀之。一曰越望樓。在藩司堂後。枕玉山而面珠海。山川千里。極目無際。亦南天傑構。今不存。一曰玉山樓。在粵秀山上。洪武初。都指揮花英所建。以祀越先賢高固、楊孚、董正、羅威、唐頌、疎源、陳臨、王範、黃恭九人。玉山爲五嶺山川之望。九賢爲十郡人文之

望。玉山有此樓。樓有此九賢。可以不朽。

509 六樓

廣州有崇樓四。在南者曰拱北。故唐之清海樓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劉龑鑿平之。疊石建雙闕其上。宋經略某改雙闕爲雙門。民居其下。今號曰雙門底云。北曰鎭海。在粵秀山之左。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以壓紫雲黃氣之異者也。廣州背山面海。形勢雄大。有偏霸之象。是樓巍然五重。下視朝臺。高臨鴈翅。實可以壯三城之觀瞻。而奠五嶺之堂奧者也。西曰觀海。在大觀橋上。今廢。中曰嶺南第一樓。在坡山五仙觀中。洪武初。行省參知政事汪廣洋所建。四穿無壁。棟柱皆出石墻上。以懸禁鐘而已。四樓惟鎭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氣。白雲含吐。若有若無。晴則爲玉山（卽粵秀。）之冠。雨則爲崑崙（番大舶也。）之舵。橫波濤而不流。出青冥以獨立。其瑋麗雄特。雖黃鶴、岳陽莫能過之。外則有端州閱江樓。江。西江也。其水自梁、益二州。經流數千里。會五十餘州之水而下。其大者爲鬱、黔、桂、繡、臨、賀之水。分爲二江。復合而爲一。洪波漭瀁。無支流以疏播之。至端州。而羚羊之峽縮轂其口。不能遽洩。每當夏月。崩騰怒涌。截於高地。爲暴漲以魚鱉吾民。樓之建。所以砥狂瀾而鎖鑰西彊者也。其基在石頭岡之上。岡臨江崛起。巨石層纍。府治第一重捍門

也。樓勢崢嶸。望如山嶽。前後樓二。各三重。左右樓二。各二重。左右耳樓四。各二重。凡大小八樓。合而爲一。外此則惠州有合江樓。東、西二江滙其東。豐、鱷二湖瀦其西。而象嶺、羅浮前後屏擁。其水大而山雄。境淸而氣秀。又爲嶺以東之最勝。是爲東粤六樓也。

510 碧玉樓

碧玉樓在白沙先生宅。小廬山西。碧玉長六寸許。寬半之。上銳下豐。旁有兩耳。耳有孔可以組穿約。蓋古命圭之屬。記曰。命圭自九寸以下。又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是也。白沙以總督朱英之薦。於是憲廟以此圭聘先生。先生建樓藏之。名碧玉樓。又嘗自稱碧玉老人。郡人黃泰泉詩。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鄺湛若詩。碧玉樓前千仞雪。肯容狂簡禮簪裾。

511 高樓

廣州諸大縣。其村落多築高樓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樓。或於水中央爲之。樓多則爲名鄉。遙望木棉榕樹之間。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勢如山嶽之峙。皆高樓也。樓基以堅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墻以磚或牡蠣殻。其崇五六丈。樓或單或複。複者前後兩樓。盤迴相

接。雨水從蕊井四注。名回字樓。罩以鐵網銅罳。隱隱通天。樓內分爲三重。每重開三四小牖以瞭望。頂爲戰棚。積兵器砲石其上。以爲禦敵之具。寇至則一鄉婦女。相率登樓。男子從樓下力鬭。鬭或不勝。則寇以鍬钁架巨木撞樓。或聲大銃擊之。或以烟火焚薰。樓中人不能自固。爭從樓窗自墮。以求緩須臾之死。慘不可言。是樓雖壯觀瞻。亦寇盜之招。此鄉落之莫可如何者也。

512 **名園**

廣州舊多名園。其在城東者。曰東皋別業。陳大令①之所營也。初從山口關之東而入有一湖曰蔬葉。嘗有蔬葉自羅浮流至。湖中有樓。環以芙蓉、楊柳。三白石峯矗其前。高可數丈。湖上榕堤竹塢。步步縈迴。小汊穿橋。若連若斷。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巖洞之類。與花林相錯。其花不雜植。各爲曹族。以五色區分。林中亭榭則以其花爲名。器皿几案窗櫺。各肖其花形象爲之。花有專司。灌溉不攝。司梅者則處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輸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臺。珠海前環。白雲後抱。蒲澗文溪諸水。曲曲交流。悉貫玉帶橋而出。有綵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漁長。曰浮家。客至隨所欲乘。主人弗問。夾岸桃樹有一坊。書曰桃花源裏人家。越一曲爲錦袍灣。二曲爲

九龍井。委折而西。與鳧鷗相逐。日不知其幾十里也。湖盡。萬松謖謖。直接赤岡山徑而止。桂叢藤蔓。繚繞不窮。行者輒迴環迷路。文忠公與大令。兄弟也。有詩云。山水經營始寧墅。畫圖二十孟城坳。此城東名園之故事也。其在城西者。曰西疇。爲吳光祿所築。梅花最盛。又五里有荔枝灣。僞南漢昌華故苑。顯德園在焉。又五里三角市中爲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鋹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鋹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有詠者云。花田近在城西社。素馨花氣薰遊冶。美人墓上多牛羊。當日人前面空赭。其在半塘者。有花塢。有華林園。皆僞南漢故迹。踰龍津橋而西。烟水二十餘里。人家多種菱、荷、茨菰、蕹芹之屬。其地總名西園矣。城南有望春園。有芳華苑。亦僞南漢故迹。其南園。則國初五先生倡和之地。里許爲斐園。文忠公所營。有閣曰桐君。公嘗自稱桐君。故以名。北則有芳春園。桃花夾水二三里。東接簕簕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橋曰流花。鋹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蟾姬、李妃、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爲紅雲宴於此。雨後往往拾得遺釵珠貝。知爲亡國之遺物也。大抵鋹時。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囿。又南北東西環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爲棲止者無多地也。其爲無道若此。

①陳大令名子履。南海人。子壯兄。

513 **祖香園**

祖香園在沙亭鄉。吾以園中草木。皆有先祖三閭大夫之遺香。故以名園。園之中有騷聖堂。其木主書曰。楚左徒三閭大夫先公屈子靈均之位。旁二主書曰。楚大夫宋玉先生之位。楚大夫景差先生之位。二先生皆高弟子。故以配享。而三閭大夫畫像。則以漁父、詹尹參之。以嘗相與問答。見諸楚辭者也。或謂漁父者。三閭大夫寓言。滄浪一歌。亦離騷之短篇。離騷之長。滄浪之短。是皆楚風之正。亦一說也。

514 **狼家屋**

自橫州平佛水口渡江。三十里至白鴿墟。是靈山縣境。墟中狼家一瓦屋。其屋脊東爲廣東界。脊西爲廣西界。狼目司之。予嘗信宿其中。

515 **慈元殿**

慈元殿在新會厓山上。成化中。方伯劉公大夏始建。以祀宋楊太后。上賜名全節廟。進士張公詡①有贊云。朝閩夕廣。提二弱孤。依臣張陸。爲宗社圖。曹娥死孝。貞義死信。惟

后死之。仁至義盡。太后有陵在厓山海濱。張太傅營葬。今莫辨其地云。

516 呂相祠

順德桂洲堡有呂相祠。神甚赫。相傳爲宋呂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屍遡流至。鄉民祠之。咸平間。封忠愍武靈侯。考通鑑。文煥以襄陽降元。爲參知政事。每導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入見太后。尙出怨言。乃宋叛臣。無戰甲子門事。況咸平乃眞宗年號。先文煥二百餘年。則所傳者訛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呂嘉故鄉也。當漢兵南下。嘉于其鄉築石涌、金斗二城以爲守。敗後伏波追奔至此。編橋度兵。既獲嘉。橋遂以伏波名。桂洲與石涌一水相連。溯流而至必嘉也。爲南越相故稱相。此乃嘉之子孫。居於石涌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佗之能用越人如此。秦將屠睢不能用桀駿以敗。番君吳芮能用梅鋗以興。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

517 南海廟

何儵云。廣州東去百里。有南海廟。祀南海之神。退之爲南海廟碑。乃其地也。廟植波

①張詡字廷實。番禺人。成化進士。官戶部主事。少從陳獻章講學。有東所集。

羅樹。種自海外來。樹不著花。土人刀斫其榦。液出而成實。醜若鬼面。剖之有房。熟而食之。如栗而香。若或不經刀砍。則液流于地。實成地中。香達于外。土爲之裂。良亦怪矣。廟有此樹。故亦號曰波羅廟。左爲浴日亭。登以望海。淼茫無際。然東去百里。乃有虎門。兩山夾峙。虎門之外。羣島伏立。猶非大洋也。廟在扶胥江北岸。其南岸有最高峯曰煙管岡。正與廟對。岡左右亂峰環疊。海樹如城。翁山有書屋在其下。倚南面北。扶桑曉赤。羅浮晚青。山海之勝。甲于百粵。北海東海之濱。未易有此。村民千戶。耕漁爲業。皆屈大夫之流裔。田肥美而水苦鹹。屋後小峰。甘泉涓涓。一村飲足焉。翁山之廬。倚煙管岡爲屏。臨南海爲溪。想其扶桑日生。中夏猶夜。獨登山閣。以受曉華。眞神仙境界。豈人世王侯所能夢見。予爲之作海閣日華圖。題其上曰。天以布衣存日月。海濱山閣著藏書。閣旁多木棉。其種自海外來。樹高數十尺。喜溫惡寒。莫能過嶺以北。花類玉蘭。色正赤而無香。結實如酒杯。老而飄絮。著土自生。盛于荒灘閒址。集其絮可席以坐。柔而少溫。若蘆花然。翁山謂廣民種木。多擇實之易售者。若荔支、龍眼之屬。非是則不貴。以故木棉爲棄種。而任其自生。若收之園林。當亦佳觀也云。

廣州外城之南。有珠江義學。其西一樓。予居之。以撰廣東文選。里人因名之曰文選樓。爲詩有曰。自今南與北。文選有雙樓。

519 濠畔朱樓

廣州濠水。自東西水關而入。逶迤城南。逕歸德門外。背城舊有平康十里。南臨濠水。朱樓畫榭。連屬不斷。皆優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鱗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樓。隔岸有百貨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賈聚焉。屋後多有飛橋跨水。可達曲中。讌客者皆以此爲奢麗地。有爲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爭一門。朝爭花出暮花入。背城何處不朱樓。渡水幾家無畫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龍舟鳳舸飛相及。素馨銀串手中燈。孔雀金鋪頭上笠。風吹一任翠裙開。雨至不愁油壁溼。是地名濠畔街。當盛平時。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今皆不可問矣。噫嘻。

廣東新語卷十八　舟語

520 操舟

越人善用舟。劉安云。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云。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於江湖。又云。九疑之南。陸事少而水事衆。九疑之南。蓋越也。又云。越地幽昧而多水險。其人皆習水鬭。而左思云。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禺。番禺也。山海經云。番禺始爲舟。番禺者。黃帝之曾孫也。其名番禺。而處於南海。故今廣州有番禺之山。其始爲舟。故越人習舟。古時吳楚之舟。皆使越人操之。劉向云。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上。有越人擁楫而歌。而越王句踐。嘗發習流二千伐吳。又作大翼、中翼、小翼以攻吳。戰艦之製。至句踐而漸備矣。越既滅。其子孫散處海嶠。然當秦之時。始皇嘗使尉佗、屠睢將樓船士卒平越。其後漢武帝亦遣五將軍。率樓船十萬師平越。何當時越人不能以水鬭長技與之爭耶。楊僕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遂至番禺。漢將軍凡分五路。皆以水軍。南越之平。實以水軍之力。故知將在勇。勇則神速。能使敵人長技不及施。策之上者也。

粵人善操舟。故有鐵船紙人。紙船鐵人之語。蓋下海風濤多險。其船厚重。多以鐵力木爲之。船底從一木以爲梁。而艙艎橫數木以爲擔。有梁擔則骨幹堅强。食水可深。風濤不能掀簸。任載重大。故曰鐵船。船既厚重。則惟風濤所運。人力不費。小船一人一槳。大船兩三人一櫓。揚篷而行。雖孱弱亦可利涉。故曰紙人。篷者船之司命。其巨艦篷。每當逆風挂之。一横一直而馳。名曰扣篷。諺所謂。廣州大艨艟。使得兩頭風。輪一篷。贏一篷也。横行曰輪。直行曰贏。篷。贏也。以蒲席爲之。亦曰雙也。或以木葉爲之。曰帆葉也。每艦有二篷。風正曰八字。八字風在後則正。在前則橫。故又有後八字風。揚篷當中。前八字風。勾篷西東之語。其或舟子撮唇爲吹竹葉聲。及鳴金鼓以召風。風至。二篷參差如飛鳥展翅。左右相當。其形亦如八字。是皆鐵船乃勝任。上江自淩、湞、湟、武諸水以下至淸遠。一路灘高峽峭。水多亂石。其船食水淺。率以樟木爲之。底薄而平。無橫木以爲骨。放之順流。遇破礁大石。一折而過。勢如矢激。故曰紙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觸崖觝礐。隨石迴旋。撐者、鈎者數人。牽者數人。牽者在隈岸或怪石間。爲深林密箐所蔽。前後不相顧。舟子慮其或過或不及。銜陷石稜。則終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殺聲。一一悽酸鬱怒。或于石告哀。或與石拒敵。其船乍前乍卻。前者如暴虎。後者如搏熊。一檣失勢。舟破碎漂沒。入于渦盤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勝。故曰鐵人。其上樂昌瀧者。率以雙檣穿舟。腰之而上。舟子謠曰。

朝穿腰。暮穿腰。艣如鐵一條。又曰。上灘艣在手。上瀧艣在腰。其上樂昌灘者。舟人爲篠圈于舟旁。艣在圈中。二人肩艣以行。名曰肩舟。舟行以肩。亦曰舟輿。其上烏蠻大灘者。每一落艣。男女則偃身船旁。以助其勢。曰眠艣。行者笑之。有謠云。婦人撐右。丈夫撐左。估客笑人。眠艣不可。是皆非鐵人不能任。其駕諸鄉艛船者。雖隆寒袒裸。血汗沾濡。搖櫓之聲。如雷霆如戰鬪。常使驚波披靡。舟過而水痕不能合。雖逆水逆風。日猶百里。亦皆號爲鐵人云。廣州故多艛船。而日艛夫尤壯。日艛多勤。夜艛多惰。勤者之力。恆使風潮無功。風潮不能厄其勢。海寇不敢爭其强。是皆所謂鐵人也。

東莞艛船趨水。常以一人執杵在船頭。以杵左右舂船。爲搖櫓疾徐之節。左舂則足左躍。右舂則足右躍。諸櫓人以之作勢。以之齊聲。又口唱山歌。使諸櫓人屬和以蘇其苦。於是筋力盡忘。舟行迅速。須臾至彼步頭矣。此古舂堂之遺俗也。寰宇記云。新州俗。豪渠之家。喪祭則鳴銅鼓。召衆則鳴舂堂。按舂堂狀如小船。長丈餘。兩三人交擊。一云。刳木爲槽。旁約十杵。男女間立舂穀。槽聲若鼓聞數里。蓋本舂器。因用召衆也。一曰。椎塘。志云。羅浮山中人。鑿方木爲舂曰椎塘。昧爽聲震而虎潛。韶臺詩。椎塘聲合虎猿歸。卽舂堂也。

廣之蒙衝戰艦勝於閩艚。其巨者曰橫江大哨。自六櫓至十六櫓。皆有二桅。桅上有大小望斗雲棚。望斗者。古所謂爵室也。居中候望。若鳥雀之警示也。雲棚者。古所謂飛廬也。望斗深廣各數尺。中容三四人。網以藤。包以牛革。衣以絳色布帛。旁開一門出入。每戰則班首立其中。班首者。一舟之性命所繫。能倒上船桅。於望斗中以鏢箭四面擊射。勢便。或銜刀挾盾。飛越敵艦。斬其帆檣。或同蛋人沒水鑿船。而乘間騰躍上船殺敵。或抱敵人入水淹溺之。其便捷多此類。艦旁有芘籬。夾以松板。徧以藤。蒙以犀兕綿被。左右架佛朗機砲、磁砲、九龍信砲、蒺藜錫砲、霹子砲、神砲數重。及火磚、灰礶、烟毬之屬。尾梢作叉竿連棒。又有篣竹樓櫓以隱蔽。又或周身皆砲。旋轉迴環。首尾相爲運用。其捷莫當。此戈船之最精者也。其小者曰飄風子。曰大小撥槳。大撥槳。每船一艘槳百餘。小者亦五六十。人坐船內撥之。其行若飛。人各有所隱蔽。箭砲莫能中。槳之利勝櫓。櫓立槳坐。立則人在艙外易受敵。坐則人在艙中。每一槳有一鳥鎗或三眼神鎗輔之。槳動則羣鎗齊發。其飄洋者曰白艚、烏艚。合鐵力大木爲之。形如槽然。故曰艚。首尾又狀海鰍。白者有兩黑眼。烏者有兩白眼。海鰍遠見。以爲同類不吞噬。其載人與貨物者曰艔。製亦如闘艦。上施兵器及砲火、飛石、灰罌。旁布漁罛。小者曰橫水艔。捕魚者曰香舠。亦曰鄉舠。曰大澇罾、小澇罾。其四櫓六櫓者曰小舠。八櫓者曰大舠。曰綵罛船。曰沉罾。其曰朋罛者。以船十數艘爲一朋。同力以取

大魚。故曰朋罟。亦曰擺簾網船。其上灘瀨者。曰匾水船。卽艑艖也。亦曰扒竿船。又二木於船首。以張帆席。故曰扒竿。竿卽檣也。蛋人所居曰艇。孔鮒云。小船謂之艇。釋名云。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盜舟曰龍艇。長四五丈。裸無篷蓋。數十人以橈撥之。奮迅如龍。最利攻刦。吾粵水道多歧。山海相通。盜賊易爲出沒。龍艇之爲害。無處無之。其曰大龍艇者。長九丈七尺。寬一丈一尺六寸。兩旁有槳四十四。櫓十二。入洋則純用槳。出洋則純用櫓及風篷。每櫓八人。槳一人。更番出力。凡有三百餘人。爲兩班。船上有木櫃。其形方。長六七尺。可避波濤。兩旁爲銃眼及强弩架。弩亦四十有四。又有竹欄。以支牛皮、絮被、罾罟。爲禦矢石銃砲之具。其船輕而疾。受水淺。倏忽可數百里。白艚、烏艚最畏之。以其無風可行。不能追逐故也。其名生船。以烏、白艚無風則死也。其櫃以水椰之木。帆以布。布以粗麻爲之。染以薯莨。浸以礬水及鹽。其底以鐵力木或紅盧桂木。性柔耐水可長久。更佐以香舺之船。左右相夾。往往無敵。香舺長短與相等。寬亦如之。周以竹籬而頭方。上亦有櫃稍圓。惟不用槳而純用櫓耳。櫓十四或十六。桅則三之。或於船兩旁作代風輪二或四。以激水。水力卽風力也。或止作空底一層。於最近水處。穩便愈甚。不然止在船兩旁順置長空匣。疾亦如之。

洋舶之大者。曰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三百斤。番語也。次牛頭舶。於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於牛頭得三之二。次料河舶。於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鐵力木厚三四尺者爲之。錮以瀝青、石腦油、泥油。塡以礌石。矴以獨鹿木。紮以藤。縫以椰索。其碇以鐵力、水杪。釘以桄榔、篾簩。淬釘以蛇皮內膏。蓋海水鹹。爛鐵妨磁石。故皆不用鐵物云。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風而植。桅長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橫一杆。上有望斗。容四十餘人。又以木爲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繩之間。前木照後柁。以黑鬼善沒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圍皆密。腹中僅留一孔。自上而下。飄洋時。梢公縛身桅下。餘悉在舶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餘。中者數百。皆有舵師、曆師。然必以羅經指南。尸羅經者。爲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羅經三。一置神樓。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間。必三鍼相對不爽。乃敢行海。大魚至。以銅銃擊而退之。大魚去而波浪爲怪。以長劍斬之。其人爲西南諸番將卒工商之屬。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輸其珠賚奇物。以輻輳五羊。嘗有賀蘭國舶至閩。有客往觀之。謂其舶崇如山嶽。有樓櫓百十重。上懸五色幡幟。環飛廬皆置木偶以疑遠。內則含伏大佛朗機百位。外則包裹牛革數重。月以丹漆塗塈一周以爲固。梯以藤結而上下。客登。

則番人從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綠。髮黃而面黧。以手相援。見之驚猶魑魅。登未及半。則施放火器。黃霧蔽人。咫尺渺不相見。聲如叢雷。轟闐足底。譯人云。此吾國所以敬客。願毋恐。其人無事皆細羢大笠。著紅罽長襦。金紐連綿至地。或持骨朵。或負手閒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纜交結如網羅。或皆在其上坐臥。帆以布。凡七張之。纜以棕細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艙以辟支緞鋪之。凡十數重。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寶玉椀。高傾以瀉注成貫珠爲禮。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筆管以木爲之。如冠簪而細小。有一卷長二丈餘。繪畫山川。有番字識其下。考之皆五虎門內水深淺處。其心故不可測也。賀蘭舶亦嘗至廣州。予得登焉。舶腹凡數重。縋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櫃水垢濁。以沙礬濾之復清。懸釜而炊。張錦綳白氍而臥。名曰耎床。人各以柔韋韜手。食則脫之。食皆以蘇合油煎烙。曼頭牛臑。皆度色如金黃乃食。其刀可屈信如蛟蛇。左右盤挐。類古之魚腸劍。然時鼓弄銅琴銅絃。拍手蹕肩。對舞以娛客。似有禮者。吾廣承平時。西南諸番嘗至者有十五國。其安南、占城、暹羅、眞臘、斛、鎖里五國。歲一朝貢。餘則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爲彼舌人通事。時或椎髮環耳。侏儒入羣。爲之鄉導。誘之以婦女妖淫。告之以官司重輕。示之以地形虛實。爲我腹心禍患。正德間。佛朗機紿稱入貢。自西海突犯莞城。大肆殺掠。此其明徵矣。賀蘭從古未至。而紅毛鬼者。長身赤髮。深目藍睛。勢尤猙獰可畏。比年數至廣州。其頭目號曰白丹。每多閩漳人

僞爲之。其驕恣多不可制。紅毛鬼所居大島在交趾南。蓋倭奴之別種也。常入洋中爲盜。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利迴旋。舵工分班使風。晝夜兼行。惟視羅經所向。時登桅視千里鏡。見遠舟如豆子大。則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許。卽接長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竅。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兩舷作木城。搖櫓於中。且行且戰。若大砲多、風順。亦可逸去。倘衆寡不敵爲所擒。則盡屠矣。紅毛鬼之爲惡若此。嗟夫。吾粤三面阻海。而南嶼爲左敵。涸洲爲右翼。虎門爲前屏。此皆險要。倭與紅毛。若乘汛擧連天之艄而前。則南嶼必先受敵。虎門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則內戶不鍵也。諸舶旣往來飄忽。而山寇陰行勾引。其爲禍可勝道哉。

523 藤埠船

瓊船之小者。不油灰。不釘鍣。槪以藤扎板縫。周身如之。海水自罅漏而入。漬漬有聲。以大斗日夜戽之。斯無沉溺之患。其船頭尖尾大。形如鴨母。遇颶風隨浪浮沉。以船有巨木爲脊。底圓而堅。故能出沒波濤也。蘇軾云。番人舟不用鐵釘。止以桄榔鬚縛之。以橄欖糖泥之。泥乾甚堅。入水如漆。蓋自古而然矣。

524 **洋船桅**

洋船桅。其巨者一桅費千餘金。每洋中風狂。船將覆沒。以刀順風勢斬桅。桅大者合兩人抱。皆立斷。如鴻毛飄空。船人以桅爲命。桅旣斷。則船隨風所至。得至岸者無幾矣。

525 **船帆**

廣州船帆。多以通草席縫之。名之曰㠣①。其方者曰平頭㠣。順風使之。其有斜角如摺疊扇形者。逆風可使。以爲勾篷。勾篷必用雙㠣。前後相疊。一左一右。如鳥張翼。以受後八字之風。謂之鴛鴦㠣。舟人有口號云。鴛鴦雙篷。使風西東。

526 **瀧船**

舟自宜章下平石者。曰單船。自平石下六瀧至樂昌者。曰雙船。單。小艑也。雙。大艖也。六瀧古名武溪。或以爲卽馬援門生所歌武溪深者。水最湍怒。舟上下硃石。單船小水易漂沒。故必用雙船。其力能與石鬭。船勝石則生之機。石勝船則死之機。固嶠南之絕險處也。雙船兼二獨木爲之。形若浮槎。單者止刳一木。每船三人。上水者篙人在水中。下者槳人在

舟中。二人分左右打槳。一人在後。一手持舵。一手打槳。舵亦以長槳爲之。故諺曰。上篙下槳。予嘗有上瀧謠曰。篙直如箭。船石不見。篙曲如弓。船石相舂。又歌曰。上瀧下瀧舟不同。雙船與石相爭雄。雙船一曰瀧船。昌黎詩。仍將衰病入瀧船。瀧船又卽下瀨船。方愚者云。東越傳下瀨將軍。南越傳下厲將軍。厲卽瀨也。海水深故用樓船。灘水淺故用下瀨。下瀨之船小者也。戈船者。戈音划。撐小舟曰划。音華。廣陵以小舟爲划子是也。舟進篙謂之划篙。一曰拏莊子。方將杖拏而引其船。

527 **蛋家艇**

諸蛋以艇爲家。是曰蛋家。其有男未聘。則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則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時以蠻歌相迎。男歌勝則奪女過舟。其女大者曰魚姊。小曰蜆妹。魚大而蜆小。故姊曰魚而妹曰蜆云。蛋人善沒水。每持刀槊水中與巨魚鬭。見大魚在巖穴中。或與之嬉戲。撫摩鱗鬣。俟大魚口張。以長繩繫鈎。鈎兩腮。牽之而出。或數十人張罛。則數人下水。誘引大魚入罛。罛舉。人隨之而上。亦嘗有被大魚吞啖者。或大魚還穴。橫塞穴口。己在穴中不能出而死者。海鰌長者亙百里。背常負子。蛋人輒以長繩繫鎗飛刺之。俟海鰌子斃。拽出

①⿰巾里。廣東土字。帆也。

沙潭。取其脂。貨至萬錢。蛋婦女皆嗜生魚能泅汙。昔時稱爲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蛟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獺家。女爲獺而男爲龍。以其皆非人類也。然今廣州河泊所。額設蛋戶。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門、竹箔、篗箔、攤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風箔、方網、輳網、旋網、竹笁、布笁、魚籃、蟹籃、大罟、竹篗等戶一十九色。每歲計戶稽船。徵其魚課。亦皆以民視之矣。諸蛋亦漸知書。有居陸成村者。廣城西。周墩、林墩是也。然良家不與通姻。以其性兇善盜。多爲水鄉禍患。曩有徐、鄭、石、馬四姓者。常擁戰船數百艘。流刦東西二江。殺戮慘甚。招撫後。復有紅旗白旗等賊。皆蛋之梟黠。其婦女亦能跳盪力鬬。把舵司㸑。追奔逐利。人言傜居峯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盡然也。粤故多盜。而海洋聚刦。多起蛋家。其船雜出江上。多寡無定。或十餘艇爲一䑸。或一二罛至十餘罛爲一朋。每朋則有數鄉舠隨之醃魚。勢便輒行攻刦。爲商旅害。秋成時。或即搶割田禾。農人有穫稻者。各以錢米與之。乃得出沙。其爲暴若此。議者謂誠以十船爲一甲。立一甲長。三甲爲一保。立一保長。無論地僻船稀。零星獨釣。有無罟朋及大小舠船。皆使編成甲保。互結報名。自相覺察。按以一犯九坐之條。則奸舸難匿。而盜藪可淸。然淸舠船及澳艇。尤爲先務。

528 大洲龍船

番禺大洲。有宣和龍舟遺製。是曰大洲龍船。洲有神曰梁太保公。蓋以將作大匠。從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公將營宮殿於大洲。未成而沒。村民感其忠。祠祀之。每歲旦請舉龍舟。覆珓得全陰。則神許矣。許則舉。輒有巨木十數丈浮出江中。舟之長短準之。號曰龍骨。自崇禎丁丑以來。請輒不許。辛丑之歲。有泣訴於神者。吾老矣。神今垂許。猶可傳之後人。否則此法遂絕矣。神乃許之。船長十餘丈。廣僅八尺。龍首尾刻畫奮迅如生。盪槳兒列坐兩旁。皆錫盔朱甲。中施錦幔。上建五丈檣五。檣上有臺閣二重。中有五輪閣一重。下有平臺一重。每重有雜劇五十餘種。童子凡八十餘人。所扮者菩薩、天仙、大將軍、文人、女伎之屬。所服者冠裳、介冑、羽衣、衲帔、巾幗、襤褸之屬。所執者刀槊、麾蓋、旌旗、書策、佩帨之屬。凡格鬬、挑招、奔奏、坐立、偃仰之狀。與夫揚袂、蹙裳、喜、懼、悲、恚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聲有色。盡態極妍。觀者疑爲樂部長積歲月練習。不知錦幔之中。操機之士之所爲也。每一舉費金錢千許。神之許以十年二十年之久。蓋以惜民力也。龍之口。鐵鏁鏁之。問之神。曰。不爾則雨。

529 龍船

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鬭龍船。鬭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灣環者爲龍船場。

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爲界。船從竿左右鬬。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敵。兩龍船爲一偶。大小長短相若。黃頭郎相若也。主者書於冊。又以兩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酌巵酒與之。兩船既鬬。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冊曰某船勝某船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其負者又與他船鬬。或勝。則亦得一勝標。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爲初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鬬。三勝者連得二勝。則得一五勝之標。是爲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鬬。其一得全勝者。是爲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挂紅。爲四六莊語送之還埠。凡出龍船之所曰埠。鬬得全勝還埠。則廣召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云。

東莞有彭峽。兩山夾蹲。芊綿起伏。怪石礧砢。若岡若阜者數十里。堪輿家稱南行三紫龍。此其一云。峽西多居人。荔枝林鬱蓊蔽日。有高樓二十餘座。與黑葉丹苞相映。舟販酥醪花果之屬者。交錯水上。稱水市焉。峽中一小山。山下爲龍母祠。有老榕垂鬚百尺。與飛藤糾結。拂水葳蕤。遊人爭繫舟其下。南望羅浮諸峯。隱隱可數。予詩云。漸近羅浮紫翠分。紛紛瀑布下層雲。謂此也。峽東皆沮澤。五月時。洪流滂濞。放于百里。鄉人爲龍舟之會。觀者晝船雲合。首尾相銜。士女如山。乘潮下上。日已暮而未散。龍舟長十餘丈。高七八尺。龍鬚去水二尺。額與項坐六七人。中有錦亭坐倍之。旗者、蓋者、鉦鼓者、揮橈擊楫者。不下

七八十人。競渡則驚濤湧起。雷雨交馳。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遊觀之至侈者。廣中龍船。惟東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鄉鄉有之。如彭峽者可紀也。

吾沙亭鄉當海岸。有地曰石頭。一巨石作鯉魚形。名曰鯉魚石。吾宗人歲於此裝造龍船與諸村競渡。未嘗不得勝奪標。有風雨。龍船益疾。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龍船者。有請其神侯王像至彼船。冀得騰空疾渡者。吾宗人不之許也。沙亭龍船。比他所長大倍之。然出輒飛渡不可勝。鬬罷汗血滿船。油衣盡赤。可詫也。

瓊人重龍船。四月八日。雕木爲龍置于廟。唱龍歌迎之。而投白雞水中以洗龍。五月之朔至四日。乃以次迎龍。主人先爲龍歌。包以繡帕置龍前。其歌辭不可見。止歌末一字可見。諸客度韻湊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得酬物多。其諺曰。未鬬龍船。先鬬龍歌。欲求錢帛。中字須多。

530 諸舫

新會伍處士雲。爲光風艇。月夕乘艇而歌。其師白沙先生扣舷和之。飄飄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南海陳秋濤宗伯。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幾度玉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義。東莞鄧參政雲霄①。有舫名天坐軒。取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義。東莞尹沖玄先生。

①鄧雲霄字玄度。東莞人。萬曆進士。官四川參議。有百花洲等集。

年九十餘。讀書不輟。常於竹杪爲亭。翼以扶闌。盛夏竹葉陰濃。日光不漏。風一起。盪漾如舟。名曰蕩雲航。藏所著皇明史竊其中。客至與梯而上觀之。張西園有舫曰五石瓠。嘗載所著書。從羅陽水入羅浮。

531 夢香船

從肇慶新橋而上。人煙寥落。山路多歧。乃三縣交界之區。盜賊之所出沒。行者以艇船儎資貴甚。因附小船以行。舟人及此險地。卽然夢香。客皆酣臥惛迷。遂被啓鐍。易資財以礫塊。封識宛然。若枕閒置水一盂。則迷魂之藥渙散矣。又以藥名破布葉者煎湯服之立解。行者歌云。身無破布葉。莫上夢香船。廣州艇船多有趲艙之患。黠者或以骰子寶字盒誘人賭博。盡局財物而去。又或佯相鬬毆。乘利便因而搶掠。或先伏盜躪於艙中。中道拔刀而起。斬舵工以應外賊。其害不可枚舉。

廣東新語卷十九　墳語

532 鼻天子冢

始興縣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冢。或以爲象。然象之稱天子何也。史記云。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象當時豈以天子之弟亦載天子旌旗爲禹賓客。隱然有天子之望歟。其或堯爲摯之弟。代爲天子。象當時亦嘗爲禹所讓。幾幾有代位之事。有鼻之人屬望。因亦稱之爲天子歟。山海經稱丹朱曰帝。則亦可稱象天子歟。其葬始興也。或當舜南巡狩。象嘗朝見於南嶽。因從舜以至曲江、始興之間。象薨。卽葬於其地歟。零陵縣今有有鼻墟。而道州亦稱有痺地。有痺者何。有鼻也。豈有鼻之地甚廣。自零陵至始興皆象之封內歟。然舜嘗於曲江奏簫韶。曲江在始興下流。舜崩葬九疑。而商均窆其陰。大荒南經稱。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舜崩而子弟陪葬。禮也。始興密邇九疑。何當時臣庶不以象陪葬。抑象薨在舜陟方之先歟。括地志稱。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相傳舜葬九疑。象嘗至此。後人因立祠名鼻亭神。則象薨

於舜陟方之後可知矣。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爲兄守祀祭田歟。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有鼻以爲其寢陵主。豈舜故有神靈。先知其將崩於蒼梧歟。象既篤友愛之情。自宜遺命陪葬梧野。今二冢相望數百里而遙。豈舜神明之所安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能從。或謂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郡。地去蒼梧不遠。何當時二妃亦皆不得祔葬歟。吾聞象有神靈。宋時有掘鼻天子冢者。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呼噪。懼弗敢入。豈象時已有銅人殉葬之事歟。然零陵嘗得白玉琯。乃西王母所獻。而舜以殉葬者。則象冢中亦宜有異寶歟。舜之親愛。天下莫不聞知。當烝烝乂時。象既爲舜所化。必有功德於其國。國人之不敢犯斯冢也。自有虞時至宋。亦云久矣。舜崩。四海喪之如考妣。愛象者所以愛舜也。舜放驩兜崇山以變南蠻。考書疏。崇山在衡嶺之間。與有鼻不遠。南蠻風俗於變爲中華。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爲之建祠廟、守丘墓。必不偶然。予嘗欲至其冢。立一豐碑書之曰。古帝舜之弟有鼻國君之冢。以示後人。或曰。按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越爲楚所滅。越王子孫自丹陽臯鄉入始興。有臯天子城。其曰鼻天子墓者。或越王子孫死葬始興。因稱墓曰臯天子不可知。鼻者臯字之譌也。曰天子者。句踐大霸稱王。其子孫因僭稱天子也。則亦一說也。

南越武王趙佗。相傳葬廣州禺山。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山接嶺。皆稱佗墓。交廣春秋云。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異神密之墓是也。孫權嘗遣交州從事吳瑜訪之。莫知所在。獨得明王嬰齊墓。掘之。玉匣珠襦。黃金爲飾。有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處。佗墓後有大岡。秦時占者言有天子氣。始皇遣使者鑿破此岡。深至二十餘丈。流血數日。今鑿處形似馬鞍。名馬鞍岡。其脈從南嶽至于大庾。從大庾至于白雲。千餘里間。爲危峯大嶂者數百計。來龍既遠。形勢雄大。固宜偏霸之氣所鍾也。岡南至禺山十二里。禺山南至番山五里。二山相屬如長城。南控溟海。木棉松柏刺桐之屬。一望蔥青。實爲靈穴之所結。故佗墓營焉。自南漢劉龑鏟平二山。積石於番爲朝元洞。積沉香於禺爲清虛臺。而地脈中斷。然霸氣亦時時鬱勃。元至正間。廣州人林桂芳兵起。稱羅平國。南海人歐南喜兵起稱王。又至元間。增城人朱光卿兵起。稱大金國。他如邵宗愚、王成輩。爭戰紛紜。么麼草竊。是皆以東粵天險。絕五嶺。通二洋。可以纂趙、劉之業而抗中原也。獨東莞何眞。灼知天命有歸。不敢妄爲一州之主以禍生民。誠爲識時俊傑也者。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粵。於越秀山巔建望樓。高二十餘丈。以壓其氣。歷二百餘年。清平無事。黃

蕭養僭稱齊帝。卽位五羊驛館。踰月而亡。蓋其驗焉。嶺南形勢。蓋與曩時大異。風氣旣開。嶠路四達。梅關橫隘。車馬周行。瀧水灘川。舟航交下。雖有強兵勁馬。戍守不給。一夫奪險。勢若山崩矣。

534 任囂墓

任囂墓。在南海縣西北二里。墓上舊有廟。今無。今鎭海樓左。但有三君祠一區。祀囂及趙佗、陸賈耳。當始皇時。南海尉屠睢。以苛法鉗制粵人。粵人不服。乘秦人疲憊。潛出奇兵攻之。遂破五軍。囂至。撫綏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復加荒裔。於是民夷稍稍安輯。當是時。秦北有蒙恬。威讋漢庭。南有任囂。恩洽揚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其後項、劉並起。豪傑紛爭。莫知所向。而甘公乃教張耳曰。漢王之入關也。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自甘公此說一倡。而天下皆歸心漢矣。囂亦善識天文。能知五星餘氣及越門爲南方偏霸之象。卒教尉佗成其業。故張耳之歸漢也以甘公。而富貴數世。尉佗之自立也以任囂。而享國五傳。是皆以天文決之。

535 楚冢

光孝寺後有楚冢。宋時有發之得寶玉劍佩之類。予疑楚冢即任囂冢。蓋囂墓相傳在南海縣治西北二里。光孝寺正其地也。

536 **劉龑墓**

劉龑墓。在番禺東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圍繞。中不過十餘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華苑地也。崇禎九年秋。洲間有雷出。奮而成穴。一田父見之。投以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夜盡聞雞鳴。於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簾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備列。有金人十二。舉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與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學士十八。以白銀爲之。地皆金蠶珠貝所築。旁有便房。當窗一寶鏡。大徑三尺。光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一玉魚能遊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他珍異物甚衆。不可指識。田父先持鏡歸。光動隣舍。亟撲碎之。有一珠入夜輒作怪狀。懼而棄之。於是隣人覺而爭往。遂白邑令。令亟臨其地視搜發。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歸。玉枕作臥虎形。長可尺許。大小珠見風悉化灰土。口含之而出。乃得完好。承棺有黃金磚四。棺既斧碎。有懷其髮齒以出者。一碑當穴門中立。辭稱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紫金袋臣盧應敕譔並書。其所爲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爲

大有十五年。葬以光天元年。陵曰康陵。蓋劉龑墓也。龑者。淸海軍節度使劉隱之弟。僞梁常封隱南海王。隱卒龑嗣。貞明三年。僭稱帝于廣州。改元乾亨。國號大越。又明年而更號漢。其九年白龍見。改元白龍。龑初名儼。至是復改名龑。以應白龍之祥。又二年。楚師來侵。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復以大有稱元。十有五年而龑卒。子玢立。改元光天。龑即俗所稱劉巖是也。巖乃儼之亥文也。考奇名編。無劉儼名。彼初實名巖。後改龑。其字爲儼。故遂譌爲儼耳。龑字爲巖特製。取飛龍在天之義。蓋效武后之作曌字也。龑在位。專以慘毒爲事。所誅殺粵人。若刈菅草。死後數百年。粵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謂天道好還非耶。尉佗有功德於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處。仁與不仁之報。蓋若是哉。

537 劉鋹墓

劉鋹墓。在韶州治北六里白虎山。宋太祖嘗封鋹爲南越王。故亦曰越王山。降王而得返葬故國如鋹者。在昔無幾。宋太祖之仁也。

538 永福陵

宋端宗崩於硇洲時。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沙衢馬南寶家。佯爲梓宮出葬。其實

永福陵在厓山也。今新會壽星塘山中。有陵迹五處。以遺民隱諱。故得免于會稽之禍。予嘗訪其迹弔之曰。一路松林接海天。荒陵不見見寒烟。年年寒食無尋處。空向春山拜杜鵑。又曰。萬古遺民此恨長。中華無地作邊墻。可憐一代君臣骨。不在黃沙卽白洋。又曰。北狩南巡總寂寥。空留抔土是前朝。憑君莫種冬青樹。恐有人來此射鵰。

539 楊太后陵

楊太后陵。在厓山海濱。番禺張詡銘云。朝閩夕廣。提二弱孤。依臣張陸。爲宗社圖。所奔波者。趙氏塊肉。今則亡矣。伊疇之屬。茫茫大海。履之若無。止見仁義。不見其軀。曹娥死孝。貞義死信。惟后死之。仁至義盡。山陵峨峨。尺土孔多。六鰲擎負。毋使隨波。布政使劉大夏。嘗過慈元陵。泫然曰。后死國而弗祀。義弗稱。謀立廟厓門之上。人感其意。不日而就。是爲全節廟。

540 香頭墳

香頭墳。在新寧縣境。宋末帝舟次厓門。新寧有伍隆起者。以三世受國厚恩。非死不報。於是貢米七千石。率其鄉人捍衞。時賊臣張弘範已入廣州。隆起奮身與戰。累日不沮。潛爲

其下謝子文所殺。以首投降。丞相陸秀夫使人收葬。以香爲首。其墳因曰香頭墳。予銘之曰。天生沉檀。以爲君首。血肉非香。烏鳶所有。斵以良工。其大如斗。玉粹金純。黄泉不朽。

541 李子長墓

李子長墓。在西樵雲路村。其碑曰。明抱眞先生李子子長之墓。霍文敏公所書也。子長順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試。以搜簡過嚴。嘆曰。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擲硯而去。今貢院右。有擲硯亭存焉。常從白沙先生問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匜之屬以貯米。才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遇空輒畫貓兒賣之。毛骨如生。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絕。人爭寶重。然皆不肯多畫。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閉戶靜默。人希見其顏面。間出。則市人環觀以爲異物。舉止雍容。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雨瀧凍透衣矣。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至今廣人言迂拙者。猶曰子長子長云。嘗詣縣輸糧。令見其容止有異。問姓名弗答。第拱手。令叱之。則再拱手。令怒以爲不遜。笞之五。竟無一言而出。白沙戲之曰。如何叉兩手。剛被長官笞。傳者以爲美談。晚於道深造。年九十餘。無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稱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謝祐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

陳庸①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矣。佑字天錫。南海人。亦早棄諸生從白沙遊。安貧味道。人稱爲二高。子長無子。今西樵人以祭于社。爲社師。

512 **彭烈女墓**

彭烈女墓。在廣州大北門外百餘武。烈女往爲某家婢。色情婉美。其主已許字傔某矣。一夕欲嬈之。堅拒不可。主乃逐傔以絕其意。傔臨行有言弗遜。主怒撻之數百。肩背流血。烈女遂自縊。死前謂儕曰。某傔受大杖。凡以我也。我食主與母十餘年矣。顧義有所不可。言短而深。主懊悔無極。葬之郭外。番禺令馮蘘表其墓。銘曰。夫爲人奴。儂乃婢子。歸主不能。儂則當死。

543 **雙燕窩冢**

從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員朝輅女也。年十六。許嫁鍾氏子。鍾氏子死。訃聞。女默然。徐更衣自經。兩家合葬之。稱其冢曰雙燕窩。子爲之賦。有云。雙燕復雙燕。生時不相見。相見在黃泉。雌雄何婉孌。

---

①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師事陳獻章。有東峰集。

544 丁公二子墳

丁公積知新會縣。多惠政。有二幼子殤。葬黃雲山。公既沒。民爲二子置祀田。其墓至今不廢。黃孚①詩。黃雲山下多黃雲。雲裏鷓鴣啼小墳。謂此。

545 山場

廣之著姓右族。其在村落者。人多襟岡帶阜以居。廬井在前。墳墓在後。其瀕海者。亦必多置山場。以爲蒸嘗之業。子姓以昭穆序。祔葬先塋。貧者乘凶血葬。毋有積久而不葬。或以無地而葬以水火者。而吾鄉沙亭。其地半當山海間。山場凡有數所。自宋以來。奉宗千有餘人。環祖宗之精爽以居。人與鬼數十世毋相離也。朝見祠而生敬。而求神聚於陽。暮見墓而生哀。而求氣散於陰。人不出鄉。鬼無爲客。仁孝之風。庶幾去古不遠者也。吾祖父阡在涌口之山。山形如平沙落鴈。兩三峯正當草堂。松楸之聲。不絕於耳。烟嵐之色。不絕於目。吾不廬墓而墓咫尺吾廬。雖謂之廬墓可也。

546 塔

塔本浮屠氏所製。以藏諸佛舍利者。即中國之墳也。華人今多建之以壯形勢。非禮也。吾嶺南在在有塔。其藏佛舍利者。惟廣州城中花塔。是佛之大冢也。予推原浮屠氏之意。其塔非爲形勢而設。故以附于墳語。

547 **六祖髮塔**

六祖髮塔。在廣州光孝寺佛殿後。六祖初剃度時。其徒爲藏髮於此。蓋髮冢也。佛以膚髮爲垢濁。委而去之。顧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見而瞻禮。是猶有我相在也。失其旨矣。

548 **四塔**

廣州有四塔。其在城中者。一曰花塔。在六榕寺。梁大同間刺史蕭譽所建。其形八方。凡九級。高二百七十尺。上有銅柱。柱上一金寶珠。以銅周迴爲圍。一級一圍。皆有銅鍊以護之。塔下有魯般像。一手遮目仰視塔。所視處常爲雷震去。凡數十暮之皆然。一曰光塔。在懷聖寺。唐時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圓。輪囷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無楯欄無層級。頂上舊有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頂呼號。以祈風信。

①黃孚。新會人。官德化教諭。有性理眞詮、白沙遺事。

洪武間。金雞爲風所墮。乃易以風磨銅蒲盧。上有榕一株。白鶴棲之。二塔爲一城之標。形家者常謂會城狀如大船。二塔其檣。五層樓其舵樓云。其在城東五里者曰赤岡塔。蓋會城東郊之山。左臂微伏。兩厓林樾。與人居相錯。纍纍若釜鐘然。形家者以爲中原氣力至嶺南而薄。嶺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盡之處。其東水口空虛。靈氣不屬。法宜以人力補之。補之莫如塔。於是以赤岡爲巽方而塔其上。觚稜峻起。凡九級。特立江干。以爲人文之英鍔。其東二十五里有潖洲。當二水中。勢逆亦面巽。有二山連綴。穹然若魁父之丘。其內一山。石冢高平。於是又塔其上。以其水常有金鼇浮出。光如白日。因名曰海鼇之塔。二塔既成。屹然與白雲之山並秀。爲越東門。而引海印、海珠爲三關。而全粵扶輿之氣乃完且固。蓋吾粵諸郡。以會城爲冠冕。會城壯。則全粵皆壯。乃今二塔在東。三浮石在西。西以鎭西北二江之上流。東以鎭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門之內。又有浮蓮塔以東海口。使山水迴顧有情。勢力逾重。是爲江上之第三道塔云。

榴花塔

榴花塔。在莞之桐嶺。其鄉曰榴花。因名塔曰榴花塔。鄉爲宋義士熊飛起兵之地。嘗大戰殲元兵於此。陰雨中。時聞金鼓之聲。塔下爲花溪銀塘。有巨石。飛自刻花溪銀塘四大字。

亂之復整。

550 將軍墓

將軍墓。在永安古名都下陳田。將軍姓字不詳。自建縣未有祀者。常有光氣燭天。相傳爲古將軍墓。下有銅鼓石一片。不嘗作響。有閩人翁文珪者省墓。築室于旁。其石輒響。大響則翁氏有大慶。小響則有小慶。世世衣冠。人謂卽將軍後裔云。

551 孝子墓

孝子墓凡二。皆在永安。其在縣北牛塘大山頭之下者。孝子黃讓所葬。在縣西林田張八嶺者。讓子啓愚、啓魯所葬。父子三孝。故皆稱孝子墓。讓墓無碑碣。然永安人無不知爲黃孝子墓者。大均嘗過之。書於石曰。父孝子。子孝子。牛塘與林田。兩墳隔十里。牛塘不封樹。行人罔不指。啓愚、啓魯墓。有石書曰。大明孝子黃啓愚、啓魯之墓。石廣二尺。長三尺五寸。左右白堊刻二鶴二兔。壇砌方磚五。花石方圓大小不一。父子事載永安志。墓則予所補書云。

552 **忠僮陳添桂墓**

陳添桂者。海陽人。諸生莊蒞之家僮也。蒞家海陽龍溪東溝砦。家頗富饒。隆慶二年。巨寇林道乾率衆攻砦。砦陷。蒞與家人盡匿複垣之內。寇執添桂。詰知爲蒞家僮也。窮其主所在。以先避郡城爲解。寇怒。懼以危言。其對如初。已而斷左手。不言。復斷右手。亦不言。寇乃更斷其首領以去。當是時。蒞家人之在複垣者。並聞其語及受苦楚聲甚悉。然不知爲支解也。比出。見遇害狀異常。相與慟哭。添桂時年十有八。未娶。蒞殯之如家人子禮。葬在畸溝田。每伏臘。享祭以報。

553 **二烈婦墓**

新會吳村里。有烈婦莊氏墓。象山有蕭烈女墓。無主。丁公積爲知縣。割廢廟田六十餘畝。命邑人守之主其祭。白沙有莊節婦碑。

554 **厲布衣所相墳地**

宋有厲布衣者。善相墳地。今廣州故家大族。其始祖二世三世墳。多厲布衣所定穴。予

宗有其二焉。諺曰。族有布衣墳。繁昌必有關。

555 王將軍墓

王將軍墓。在廣州珠江南岸三山之陽。其碣曰。皇明虎賁將軍縣伯電煇王公偕同節元配張氏一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吾粵人所立也。天下罕此墓碣。烈矣哉。予嘗爲王將軍作傳。而陳子恭尹爲之歌曰。炎方有義士。姓王名曰興。十三學殺人。十五手搏猨。三十建義旗。姓名驚一方。天子頒虎符。作鎭鼉江陽。翠華日以遠。地絕軍彌張。百戰環岡州。冒死拔殘疆。海濱富斥鹵。重林與連岡。高者掩雲日。遠者浮蒼茫。煮波致財貨。鑄冶成刀鎗。富室何所居。天家侯與王。槖粟何所饋。從駕子與孃。心膽何所贈。海內豪與英。敵兵四面來。衆士各逞强。將軍躍上馬。命客持一觴。獨出揮長戈。兩目流電光。直取首來將。生挾歸戎行。顧飲所持酒。昔熱猶未涼。相持及三月。彍騎皆奔亡。來時三萬人。半還仍重傷。奏功自間道。涉瘴徂昆明。黃金三千鎰。玉帛各有篚。天騶方驅馳。下臣效芻蕘。臣興昧死上。帝曰興卿良。賚爵列五等。高獸盤銀章。其文曰虎賁。將軍盪南荒。敵人聞之懼。虓虎盈千旗。來者左右賢。其君督責之。不得此彈丸。若輩何生爲。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薦饑。將軍察天命。命匠搜良材。斲以爲巨棺。綵翣懸葳蕤。約日出合戰。敵怯不敢來。堅壁十里

外。迆邐興長圍。濠壘內外防。突援無所施。始從戊戌夏。兩及中秋期。戰士飯草土。抱骨還登陴。所憂負將軍。糜爛死猶歸。將軍曰嗚呼。共盡終何裨。我乃報國恩。汝當全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辭。卜吉結歡會。敵將不致疑。是夜一更終。將軍訣所知。夫人翠鳳冠。有母頭如絲。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隨。肅肅何雝雝。俱集園東陲。上有古梅樹。樛結垂高枝。白石爲几席。皎月明蒼苔。將軍命夫人。拜別而慈闈。拜畢與將軍。四拜中間居。十五妾羅拜。娉娟無參差。夫人命尊酒。有脯形如圭。酌罷提羣妾。先掛臨中闈。阿母大驚呼。將軍言勿悲。著我錦繡袍。麒麟當心開。戴我七梁冠。簪纓鬱崔嵬。玉帶與璽書。次第皆抱懷。置敕中堂上。燈燭熒且煇。望闕遙謝恩。臣死有赧顏。報君一身少。妻孥同摧殘。房中何所有。火藥堆如山。將軍未即死。先解夫人繯。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藥端。出戶著朝衣。捧敕仍來還。飛身乃入火。烈焰貫高天。雞鳴部曲入。白骨空巑岏。舉哀建素旐。合斂歸巨棺。敵人亦流涕。況在同肺肝。卜葬三山陽。隱約題墓門。歲時俎豆陳。宿草來攀援。

556 **孝女墓**

孝女畢氏。番禺畢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剿賊。掠得之。殺其父母。繫女以行。女中

夜抽刀殺兵。割截肢體棄池中。天明。衆從女索兵。女給以上山射生未返。一日見斷屍浮出。問之。女曰。是兵殺吾父母。吾故殺之以報讎。死今無憾。其帥欲釋之。諸將不可。乃射一矢以死。隨殮之葬於山麓。予銘其墓曰。古有龐娥。亦有緱玉。手刃親讎。白茅無辱。女不共天。以讎爲肉。大卻大窾。批導惟欲。割之折之。遊刃於族。散棄大瓠。髓於溝瀆。父母有神。謋然而速。動刀甚微。躊躇志足。一矢見射。以報鞠育。有歸哀丘。花山之麓。上啼母烏。下鳴麑鹿。中有嬋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557 **戴節婦墓**

南海人戴綺之妻鄒。方娠而寡。哀毀踰禮。旣生遺腹子晟。父母憫其少。勸之他適。鄒截髮自誓。守節三十七年而卒。巡按御史姚虞銘其墓曰。綺也吾夫。晟也吾子。吾不夫綺。吾則有死。吾不子晟。疇奉綺祀。吾祀吾綺。吾心已矣。於戲。晟母綺妻。戴婦鄒女。女不二夫。臣不二主。我勒茲碑。臣道之矩。

558 **素馨斜**

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

馨於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他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儒詩。千年豔骨掩塵沙。尚有餘香入野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予詩。花田舊是內人斜。南漢風流此一家。千載香銷珠海上。春魂猶作素馨花。近崇禎間。有名姬張喬死。人各種花一本於其冢。凡得數百本。五色爛然。與花田相望。亦曰花冢。予詩。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終古芳魂在。依依爲漢家。冢在白雲山梅坳。

廣東新語卷二十　禽語

559 **鳳**

羅浮不見山海經。而南山經言。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海。有鳥五采。狀如鷄而文。是曰鳳凰。今鐵橋瑤池之水。南注溟渤。穴土皆赤。而其洞曰朱明。則亦丹穴之義也。山有鳳凰峯、鳳浴潭。有異鳥五采而頭大。名大頭鳳。飛則羽聲震山谷。他若青鸞、碧鷄、五色雀、山喜鵲、鵁鶄、紅裙、白練之屬。人皆以爲鳳雛也。豈卽所謂丹穴之山耶。凡鳥赤多者鳳。南海鳥多赤。皆鳳之族。而師曠禽經言。赤鳳謂之鶉。南方取象鶉火。鶉。鳳也。赤故云火也。星經言。南方七宿朱鳥。朱鳥。鳳也。南方爲朱雀之分。鳳之所產。故諸鳥之有文采者。皆爲鳳之子姓。記稱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庶鳥皆生於鸞鳥。故謂之鵷雛。山海經又言。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雛。南禺者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莊子云。鵷雛發南海。飛于北海。是也。

有山鳳凰者。大如鷲鴈。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山桃膠封其雌于巢。而留一竅。雄飛求

食以飼之。子成雙封。否則窒竅殺之。蓋鳳之不仁者也。而大頭鳳者卵於石。積柴封之。雛則抉石而起。鄺露云。博白涤含之山多鳳。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則雙飛而出。衆鳥隨之。又有大如鷲者。尾甚長。羽聲甍甍。響若輪轉。諸鳥見之。斂翼俛首。伏不敢鳴。名大頭鳳。徭僮間射得之。肉備衆美。獞娘握兵者。多以其毛爲裘。或以鷫鸘羽代之。色久逾鮮。浥而弗滓。有句云。蠻女鷫鸘裘。庖烹鳳大頭。

小鳳凡數種。有曰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則藏。蓋以桐花爲胎。以露爲命者也。兒女子捕之。飲以蜜水。用相傳玩。漁洋①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謂此也。有曰么鳳。似鸚鵡而小。綠衣黃裏。色甚姣麗。常倒懸架上。屈體如環。東西相穿。轉旋不已。一名倒挂子。東坡詞云。倒挂綠毛么鳳。羅浮梅花村多有之。倒挂梅花枝上。人至不去以爲常。志稱惠州梅花上珍禽。多倒挂子。似綠毛鳳而小。其枝亦香。俗人畜之帳中是也。有曰鳳頭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頭作鳳冠而尾紅。兒女養之馴。放去一二日復來。有曰金鳳。出儋州。大如指許。身五色。冠首修尾。儼如釵上金鳳花。有曰鳳鷄。毛色花斑似鵪鶉而小。尾短身圓。度之僅及荔支大。足脛微細如一髮。裊裊欲斷。歲十月。從羅浮飛至新安田上。或至東莞茶滘。人以紅絲爲網。見輒驚入。畜久馴習。然畏寒。至臘月必死。其聲頗似鷄雛。故名曰鷄。喉小穀麥不能進。食惟芝蔴稗米而

巳。多巢花蕚中。亦桐花鳳之類。

560 鶴

南方之鶴皆灰色。白者則小。去頂二寸許毛始丹。亦能鳴舞。有水鶴亦小。狀類白鷺。其性通風雨。有風雨則鳴而上山。否則鳴而下海。尋常多在榕樹。廣人以其頂丹可貴。故曰丹歌。有詩。丹歌時引舞。

561 孔雀

孔雀者。炎方之偉鳥也。孔。大也。鸞之大者曰孔鸞。鳳之大者曰孔鳳。故雀之大者曰孔雀也。孔雀生深山喬木上。高三四尺。通身金暈。五色層疊如錦錢。隆背細頸。口丹黃輔。有三采毛在頂。參差直上。長三四寸許。鍾會所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是也。其文尤在尾。尾有小大。小者成以三年。大者五年。莖長四五尺。珠毛相串。翹翹然若順風揚麾。而其色多變。紅黃不定。蓋草木之精華在焉。故其金翠以始春而生。花蕚榮則金翠盛。春暮花蕚凋。金翠亦衰。性絕畏雨。雨則金翠損壞。猶花蕚之忌沾溼也。凡獸毛如草。鳥羽如木

①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淸山東新城人。

葉。文禽羽如木之華。孔雀以其金翠當木之華。故榮茂於春而畏濡溼。其棲宿必擇置尾之所。雨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寧爲羅者所得。而不肯傷其羽毛。蓋愛文之至也。孕以音。或以影相接。音則以風。風之上下　其雌雄鳴必隨之。鳴曰都護。聲必三。三聲而其精已傳。精之傳以風。是謂風化。亦曰風胎。凡鶴以聲交。鵲以影接。而孔雀兼之。故謂孔雀與蛇交者非也。予嘗畜其二。朝則飛向人家取食。暮則歸宿榕樹。賓至。使童子呼之。翩然俱下。徘徊軒翥。顧影自矜。芳時媚景。歌管雜陳。輒喜而舒張秀毛。盼睞以舞。性好采色。喜與美人相狎。美人鼓掌或彈指。則應節起舞。兒童衣錦綺與戲。或拍其尾。則與兒童對舞。兒童不舞。輒趁而啄之。敝衣垢面者尤啄之。惡其不類己也。謂其性妬忌非也。故凡畜者。食必以竹實。飲必以凝露。所以養其芳潔也。臥必以細沙。所以磨瑩其文藻也。居必以文軒。所以寵異其淑靈也。性解人語。能周旋賓客。以之珥門戶焉。代童子焉。所以增長其聰明也。粵人謂其舞曰開屏。凡賓至而孔雀開屏。是爲敬客。故唐詩云。屏開金孔雀。孔雀一名孔雉。易。離爲雉。南方。離也。故多雉。孔雀。雉之大者也。白鷴。雉之皎潔者也。雉以文明爲尚。文明在於冠帶。嶺南多冠帶之鳥。冠之高者孔雀。美者白鸚鵡、戴勝、官雌。帶之長者白練、山喜鵲。綬之華者孝鸝。孔雀頂有三翠毛。直豎如華三峯。古人製華山之冠。蓋彷之。白鸚鵡頂毛。每開則外白內黃。如千瓣芙蓉。志所謂毛花成勝也。戴勝色灰綠。大如脊鴒。顱有髻。

高六七分。南海謂其雄者丁醫郎。雌者丁醫娘。陽江謂之釘醫鶍。高要、高明謂之冠醫。官雒喙距皆紅。身五采。頂有纓碧綠。處山谷中。羣鳥附之。謂之山判官。山喜鵲身藍嘴紅。面臆皆黑。白腹。尾甚長。如兩白帶。飛則罥挂樹間。鷴。旨鷴也。其綬藏於咽下小囊。每吐之。爛然文錦以自娛。一名綬鳥。

越鳥有三客。孔雀曰南客。白鷴曰閒客。鷓鴣曰越客。古詩云。越鳥巢南枝。謂三客也。予詩云。天產珍禽爲越客。山留梅樹作南枝。嶺上之梅。其向南者花先發。故稱南枝者以梅當之。

562 白鷴

白鷴者。南越羽族之珍。即白雉也。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蠻獻白雉。唐肅宗時。日南徼外蠻究不事人獻白雉。皆白鷴也。素質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純白。腹有黑毛。尾長二三尺。時嘶之以自矜。神貌清閒。不與衆鳥雜。故曰鷴。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摯也。雌雄摯而有別。終日並遊。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雌雄不相戲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由朱而變爲純白。亦以黑爲邊襴。如水波形。其音咮咮藏喉間。甚隱而微。未嘗出諸其口。當面聽之。不知聲自何出。若在隔垣。若在屋上。

如有如無。恍若琴之泛音。雌雄常相谷谷以相娛。又若擊木魚聲。幽靜可聽。暮棲枝上。則雄上雌下。頗有禮者。

563 鸚鵡

澳門有西洋鸚鵡。大紅者內毧毛黃。大綠者內毧毛赤。每抖擻其羽。則赤者爲黃。綠者爲赤。表裏俱變。有純白者。五色者。翅尾作翠縹青。黃裏白腹者。皆來自海舶。瓊州所產多紺綠。羽有極細花紋。名曰鸚哥。兒女喜與之狎。故哥之。以其如嬰兒之學母語。故曰鸚鵡。鵡作䳇者誤也。其性畏寒。然撫摩其背則瘖。觸尾則顫。名曰鸚鵡瘴。解之以餘甘子。尋常飼以綠豆、白粳。欲其喜而多語以香蕉。五色者能兼番漢二語。白者黑嘴、烏爪、鳳頭。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頂上有黃毛上聳。喜則披敷。狀若蘭花瓣。又若芙蕖。名曰開花。亦名芙蓉冠。予詩云。不如白鸚鵡。頭有芙蓉冠。此鳥亦能言。常側其腦覗客。頗有知者。其產羅浮者。大如母鴨。色玉雪。亦人舌能言。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獨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行則啄地。然後兩足從之。有秦吉了者。彩毛紺黑。丹咮紅耳。頭有黃肉冠。頂毛一縫如分髮。午日剪舌能人言。比鸚鵡尤慧。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如丈夫。嫩則口黃。老則口白。口白其聲更壯。又以眼爲別。眼黃者金了。白者銀了。黑者鐵了。鐵

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咧哥。亦曰咧咧。常有畜者。番禽以多金買取。咧咧言。我漢禽。不願入番。遂不食而死。其義若此。性絕惡烟。而倒挂鳥喜香烟。食之復吐。或收香翅內。時一放之。氤氳滿室。頂有黃茸。舞則茸開。亦名曰開花。花開頂上。香放翅中。輒自旋轉。首足如環以自娛。入夜必倒垂籠頂。兩兩相並。亦間能言。身嫩綠色。頷大青。胸間有朱砂一點。小如鶺鴒。出瓊州。予詩。已食沉水烟。復藏雙翅內。時放烟氤氳。幃中香久在。又云。黑潤與黃沉。持薰倒挂鳥。不敎雙翅間。收得香烟少。其出西洋國至澳門者。以銀十字錢四五枚。可易其一。性極嬌柔難畜。飯以香稻。飲以荔支之漿。毋見塵埃風日。愛之至必養之潔。與秦吉了皆鸚鵡之族也。

564 五色雀

五色雀。產羅浮山。比鸚鵡而小。羽儀四時鮮明。未嘗氄毨。一雀二色或五色。其大絳者君也。朱藍相間若朝服者大臣也。飛則數千百爲羣。不雜他鳥。而以兩鐵冠鳥色者司進止。有賢人入山則出見。一日數集如數朝。山中人謂之小鳳。白者大如鳩。素表黃裏。獨見亦以爲瑞。異物志謂。山神使木客鳥迎貴人。卽此雀。余襄公云。羅浮有五色雀。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遊。則先翔集。菴僧以爲候。蘇文忠嘗至儋州。五色雀來集庭下。客見而異之。文

忠舉酒祝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楊文懿云。鸕鷀鳥近乎仁。五色雀近乎智。以賢人爲貴。人亦貴之。故今人羅浮者。必求一見五色雀與大蝴蝶。不得見以爲愧恨。異物志又云。木客鳥大如鵲。數千百頭爲羣。飛集有度。其白黃文者君長。有翼有綏。飛高而正亦在前者曰五伯。居前正黑者鈴下。緗色而頳雜者功曹。左脇有白帶似鞶囊者主簿。廬陵郡東有之。卽五色雀也。今產羅浮者則以鐵冠爲長。文忠在海南見者。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文忠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靑黃縞玄服。翼衞兩綬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是又能預報陰晴。不特迎貴而已。斯眞可稱靈禽。嶺南花鳥。與中州不同。而羅浮花鳥。又與嶺南不同。浮與羅又復不同。羅浮固珍禽之藪也。而五色雀尤異。一名子弟雀。俗稱精緻者爲子弟。又以此雀從其長者如師。一依進止。尊卑有序。如子弟之恂恂也。又名五姊妹。數千百同巢共哺。每歲於博羅城隍廟樹翔集。一春中不窠不雛。既去。他時亦不再至也。

565 鷓鴣

鷓鴣。隨陽越雉也。天寒則口矜。煖則對啼。啼必連轉數音。而多云但南不北。其飛必向日。日在南故常向南。雖復東西迴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懷南。故謂之南客。飛

數必隨月。正月一飛而止。十二月則十二飛而止。山中人輒以其飛而計月。人問何月矣。則云鷓鴣幾飛矣。早暮有霜露則不飛。飛必啣木葉以自蔽。霜露微濡其背。聲為之啞。故性絕畏霜露。一雄常挾數雌。各占一嶺。相呼相應以為娛。有侵其地者則鬭。獵以囮誘之。鷓鴣聞囮聲。以為據其丘阜也。亟歸與鬭。遂陷墮網中。其性好潔。以黐竿粘之亦可得。畜久馴稱親人。然不鳴。鳴必在萬山叢薄中。鳴多自呼。其曰行不得也哥哥。聲尤淒切。聞者多為墮淚。古詩云。山鷓鴣。爾本故鄉鳥。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噫。亦古之羈人思婦所變者歟。

566 山鶘畫眉

山鶘青紫。畫眉紅綠。形色小異。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異其筊。異之則弄聲相喚。同則否。異之則其雄見雄。雌見雌。必隔筊而鬭。慮其雄其雌之為所奪也。同則否。鳥之最妬、鬭以色者也。鵪鶉則鬭以食者也。山鶘一名山烏。其鐵脚者、眼赤而突者善鬭。臆間有黑毛一片、圓小而長者善鳴。雄者尾長雌尾短。雄者音長雌音短。畫眉則兩眉特白。其眉長而不亂者善鳴。胸毛短者善鬭。欲其善鳴。以生雞子青調米飼之。欲其善鬭。以馬螳螂、蚱蜢兼嚼肉飯飼之。又必越兩日一浴。使毛衣光澤。身不生蝨。則其音流麗。二鳥皆然。然畫

眉喜棲山。自調其聲。與巖石相應以自娛。山鶘喜棲水。自調其聲。與流波相應以自娛。畫眉尤善轉聲。轉轉不窮。如百舌然。山鶘稍不及。畫眉嘴爪最利。其鬬至三四百合。勝者羽毛不動。曼聲長引。以鳴得意。敗則羽毛鬔鬆。伏而無響矣。畫離之。夜必合之。合之則四翼相交。屈首垂尾。團團然雌雄莫辨。獨寐則畏寒而苦憶。不能久活。二鳥者。蓋伉儷之敦篤者也。陽春、東安人。喜鬬此鳥及黃頭。購以重金。致有以駿馬易之者。美食雕籠。視若嬌子。家家皆有之。畫眉性燥。山鶘性靜。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詩。人家盡養珊瑚鳥是也。翁源有畫眉村。以多畫眉鳥故名。亦貴之也。自化州至石城。一路深林邃谷。畫眉尤多。予嘗過之。有詩云。野花含笑滿。山鳥畫眉多。

567 翡翠

粵產翠羽而人不珍。婦女不以爲首飾。故語曰。南海之羽。出疆始珍。羽。翠羽也。其大者毛充貢。小者名水翠。宿食各占磯塘。自銜其毛。日浴水中。乃益鮮縟。美於山翠。一名魚翠。即鴗也。大於鷰。羽長寸餘。雄赤爲翡。雌縹青爲翠。合之色碧。是曰翡翠。翼尾俱十二條。以毳毛光明者爲上。顏色暗者曰秋毛次之。其生于深黎者。茂林峻嶺。人希得見。晴霽。日中始一出。小大僅侔梁燕。五色離披。人必積久探視。密羅其巢始獲之。是山

翠也。取者又或俟其生子乃得。楊孚異物志云。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予詩。雌青雄赤是魚師。日夕清波浴不遲。低處爲巢因愛子。花工捕向月明時。

568 紅翠

羅浮有紅翠。每更則鳴。響徹山谷。日出時。碧鷄先鳴。則紅翠山鷓鴣以次相應。白樂天詩。紅翠數聲瑤室靜。予詩。紅翠碧鷄知客至。相迎直至玉溪陽。鄺露云。羅浮有天鷄。朱冠錦尾。天晴則迴翔對舞。凡天鷄鳴而潮鷄鳴。潮鷄鳴而家鷄鳴。天鷄者。碧鷄也。語云。天鷄知日。潮鷄知潮。

569 鷦鷯

鷦鷯。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毳爲房。或一或二。若鷄卵大。以麻髮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一名巧婦鳥。久畜之。可使爲戲及占卦。名和鵠卦。其身小。又曰相思。亦曰想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豆。紅豆者相思也。予有楊柳枝詞云。山禽最小是相思。隱花枝。釵頭偷立已多時。未曾知。郎處不須

紅豆子。殷勤寄。雙雙取得繫紅絲。到天涯。

570 **比翼鳥**

比翼鳥。一名鶼鶼。背青腹赤。一翼一目。相比而飛。水經注云。林邑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歸飛。終日自呼。一名蠻蠻。山海經。崇吾之山。鳥曰蠻蠻。如鳧。一翼一目。卽鶼鶼也。蠻亦作鸞。予有代閨人寄遠曲云。鶼鶼一赤一青衣。比翼多年在翠微。南海有禽皆不北。如何夫壻不歸飛。

571 **花燕**

雷州西湖。每夜有紫燕數萬巢荷花中。州人呼曰花燕。予爲謠曰。燕燕燕。飛入荷花尋不見。荷花落盡燕無依。歸去猶啣花一片。明年花發莫東西。還向荷花深處棲。人間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572 **石燕**

石燕。產西樵巖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兒羸瘦。取食之。諺曰。嬰兒瘦。

探石藪。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衆鳥畏之。隼也。

573 **青雕**

青雕狀如鴿。青色。喜食橄欖鳥者。囫圇吞之。肉爛乃吐其核。一名橄欖雕。秋深自粵西來。春半乃去。宿則倒懸一足樹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於檳榔林者曰檳榔雕。喜食檳榔之未熟者。性亦相類。山歌云。多謝青雕鳥。檳榔要與郎。寧食我橄欖。莫食我檳榔。又云。青雕且莫來。檳榔猶未熟。莫食檳榔青。寧食檳榔肉。瓊人謂檳榔之未熟者曰檳榔青。熟者曰肉子檳榔。肉亦作玉。瓊人皆食檳榔青。故云。

574 **四雀**

四雀。一曰吉吊雀。狀如鴝鵒而大。青首翠翮。其名自呼曰兜兜。一名兜兜雀。產東莞大奚山中。其出則風。一曰玄鈎雀。產高明粟砦山中。其鳴則雨。予詩。鳥鳴山雨至。一曰倒挂雀。產瓊州。有風則倒挂。無風則否。予詩。風來禽倒挂。一曰鈎割雀。四五月夜半向東飛鳴。如云鈎割則年豐。鈎鈎割則年必歉。

575 **諸鷄**

嶺南多珍鳥。予少時嘗喜畜養。有詩云。仙禽亦有白鸚鶥。頂上一花蓮倒垂。么鳳可憐毛太綠。畫眉亦自白雙眉。又云。花裏青鷄與錦鷄。青鸞亦共白鷴棲。青鷄頂上丹砂好。來自朱明洞以西。青鷄比秦吉了稍大。尾長。頭上一點如丹砂。錦鷄一曰鵕鸃。山鷄也。其冠甚小。背有黃赤文。綠項紅腹。每照水即舞。目眩而死。其照鏡亦然。有碧鷄似孔雀而小。足重距。背連錢文色碧。一名越王山鷄。六帖云。羅浮有碧鷄。羣飛絕巘。或獨鳴空林。曰先顧先顧。予嘗於浮山見之。每當日出。則碧鷄先鳴。山中人乃以爲天鷄云。凡鷄皆天鷄也。鷄爲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而鷄鳴。以類感也。陽爲天。故曰天鷄。謂日中有天鷄者。蓋日出於卯。卯之屬爲兔。而兔之宅在月中。月出於西。西之屬爲鷄。而鷄之宅在日中。蓋鷄以金爲質。以木爲氣。木中有火。則日之精也。金中有水。則月之精也。嶺南陽明之地。乃鷄之宅。故多錦鷄、青鷄之屬。其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爲鸐鷄。似鸐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者爲鶡鷄。有金鷄。項鬣毛純黃。身紅黃雜有文采。目微色白。有金錢鷄。通身作金錢如孔雀尾。足四距。有鬆毛鷄。翮翎皆鬆生。彎彎向外。尤馴狎。有客鷄。狀如鷄而五采。出則歲穰。有眞珠鷄。體有珠點文。能反哺。亦曰孝鷄。每春夏天晴氣爽。則鼓翅而舞。口中

微出物如錦綺。長數寸。漸長覆胸。燦然眩目。頃之漸收入喉中。剖之無所有也。大如鸜鵒。頭頰似雉。有錦囊在臆前。大如斗許。具五色。一名錦帶功曹。一名吐綬。亦曰綬鷄。楊愼云。綬鷄曳綵而駢羅。能辟火災。有竹鷄。形如鷓鴣。褐色斑赤文。居竹林中。見儔必鬪。以囮誘其鬪。網之。性好啼。啼曰泥滑滑。白蟻畏之。諺曰。家有竹鷄啼。白蟻化爲泥。有鷃鷄。類雉而大。黃黑色。有毛角如冠。性愛其黨。有被侵者。直往赴鬪。雖死猶不置。食之令人勇健。有鶬鷄。食於田澤洲渚間。大者如鶴。青蒼色。長頸高脚。羣起飛鳴則有雨。一名雨落母。亦曰麥鷄。有蘆鷄。亦曰茅鷄。生陽江山谷中。狀如鵲而身微赤。晴呼則雨。雨呼則晴。有石鷄。特小。亦曰潮鷄。潮長則鳴。其聲長而淸。有如吹角。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鷄。予詩。鷄聲若吹角。知是海潮來。又云。海氣夜成潮。潮鷄唱泬寥。有西洋鷄。短足昂首。毛片如鱗。與孔雀彷彿。有鬱鷄。可療鬱病。有豁鷄。鷄頭而烏喙。色黃。腹毛純黑。尾長下垂。鳴聲豁豁。性嗜蛇。人捕食之。能治骨節折傷。其哺子時。取雛折其兩足。乃以蛇飼之。三日卽復。屢折屢復。有白臉鷄。卽春魂鳥也。有鴒鷄。似青鷄而高大。頂有兩角。有長鳴鷄。晝夜長鳴。鳴聲甚長。有英鷄。狀如鷄而雉尾。體熱無毛。腹下毛多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秋時卽無之。有火鷄大如鶴。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輒成烟燄。出滿剌加國。春夜先鷄而鳴。粵間有之。有駝鷄。高三尺許。花冠翠羽。背有雙峯。似駝。肉

鞍可乘。能食鐵石。近有獻於京師者。或詠之曰。廣南異物進駝鷄。錦背雙峯一寸齊。只道紫騮來絕塞。鷄林元在大荒西。一名錦駝鷄。此皆鷄之族也。青鸞卽烏鳳。狀如喜鵲。色紺碧鬃。頭有冠類雄鷄。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及杪始有毛羽一簇。若垂旄而秉翟然。鳴聲淸越。恍惚笙簫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音。

576 **鸏䲦**

鸏䲦。一名越王鳥。大如孔雀。有黃白黑色。喙長尺許。羅山疏云。越王鳥其狀如鳶。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爵。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餌蟲魚。惟噉楓柟諸木葉。故其糞香似薰陸。山人以爲香末。又治雜瘡。其名一曰象鵬。亦曰越王鵬。言其大也。有詠者云。山鳥狀如人。謂此。予詩。蝴蝶仙人服。鸏䲦越客杯。又云。糞香越王鳥。餐火外蠻鷄。

577 **鴨**

廣州瀕海之田。多產蟛蜞。歲食穀芽爲農害。惟鴨能食之。鴨在田間。春夏食蟛蜞。秋食遺稻。易以肥大。故鄉落間多畜鴨。畜鴨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恆產者爲之。凡鴨食人田

稻。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民。按名以償。無有敢爲暴者。秋穫時。鴨價甚賤。佃戶納租。必以鴨副之。然皆海鴨。滋味腥不美。美者山鴨。故南雄烟鴨特重。次則從化所產。

578 寶鴨

寶鴨。似鳧而小。頭有綠毛。身文采。鴛鴦之屬也。一種名琵琶鴨。與相類。皆池塘之玩。漁歌有云。琵琶洲上琵琶鴨。一樣鴛鴦兩樣看。

579 野鴨

野鴨。比家鴨稍小。色雜青白。背上頗有文。短喙長尾。卑脚紅掌。性肥而耐寒。常入水取白蜆食之。又名蜆鴨。重陽以後立春以前最可食。大益病人。予詩。十月南風白蜆肥。紛紛水鴨掠船飛。一名水鴨。其有冠者曰冠鳧。或謂石首魚秋時所化。

580 松鳧

松鳧。棲息松上。四會、廣寧間有之。蓋野鴨之類。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爾雅云。鴨爲舒鳧。以其喜在松間。故名松鳧。其隨潮下上者曰潮鳧。亦曰信鳧。

581 **靈鵞**

從化有靈鵞。狀如水鵞。每至夜中則鳴。鄉落無更鼓。多以爲候。謂之鵞更。

582 **淘鵞**

淘鵞。卽鵜鶘也。曰逃河者。淘鵞之訛也。陽江人則謂水流鵞云。其大如鵞。能沉水取魚。或竭小水取魚。頤下有皮袋。嘗盛水二升許以養魚。隨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數日之食。漁童謠云。水流鵞。莫淘河。我魚少。爾魚多。竹弓欲射汝。奈汝會逃何。

583 **鴉**

昌化無喜鵲。感恩無鴉。儋州有烏鴉能食火。每啣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則羣鳴飛舞。其名火鴉。居人多以食物禳之。

584 **鵪鶉**

鵪與鶉其形相似。鵪色黑無斑。始由鼠化。終復爲鼠。夏有冬無。鶉毛有斑點。始由蝦

蟥黃魚化。終以卵生。四時常有。今通呼爲䳺鶉矣。番禺獅子里多鵪鶉。其價頗貴。鬬者率以此爲良。張網田中。以犬驚而得之。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黃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其夫鬬也。使童子左握其雄。右握其雌。時時在掌出入不離。又處之於囊。以盛其氣。沃之於水。以去其肥。其將鬬也。則注以金錢。誘以香粟。拂其項毛。兩兩迫促。於是奮怒而前。爪勾喙合。灑血淋漓。尙相抵觸。鬬之旣酣。勝者與敵。此戲傳自嶺內。今廣人皆以此爲事。而潮人有鬬鶖之戲。鶖。力鶖也。重者三四十斤。鬬時以咬眼爲上。咬舌次之。

585
鴿

鴿之高下在目。目有黑底天靑者。黑底插黃者。黃油白氣者。焦油者。以此四種爲上。其睛淸而深。有重暈。以日照之。精光四閃。暈邊復有血粒。如石榴子。則極聰慧者矣。其頭宜小。尾宜短。翼宜與尾齊。翼與尾齊則飛高。飛高則可免鷹鷙之患。故鴿之佳者。價之重輕與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莖。每出𣫭至二三月則調毛。四調五調六七調曰初王。則可用。調至十一十二則老。調者何。脫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調。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爲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冊以識之。凡六鴿爲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

主者貯以爲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場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敎。以淸遠之東林寺爲初場。飛來寺爲二場。英德之橫石驛爲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則以其鴿往。旣至場外。主者復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冊曰。某日某時某人鴿至。是爲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皆如前驗印書於冊。是爲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纏繫鴿頸。而觴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十人千鴿而祇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爲放鴿會。

鴿之大者曰地白。廣州人稱鴿皆曰白鴿。不曰鵓鴿。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飛。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蟻。亦以其多子可嘗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時雄者餐米至咽。米成漿液。乃吐出以餵其子。雌復受孕。性絕淫。雌嘗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數百頭。惟所指使。以縠令就掌飼之。予詩。家餘地白糧。又曰。地白有糧多哺鷇。鷇。方言曰鬬。一乳則爲一鬬。鬬者鷇音之訛也。又鬬者窠也。乳子一窠曰一鬬也。人臥處亦曰窠鬬也。又鬬古作鷇。

586 焙鴨

廣州每北風作。則鹹頭大上。水母、明蝦、膏蟹之屬。相隨而至。鹹積於田者。其泥多半成鹽。鴨食鹹水而不肥。又鹹多則稻無孫。鴨不得以爲食。乃益不肥。予詩。北風吹穫後。鹹早稻孫稀。又云。今年鹹水少。鴨食稻孫肥。故歲北風少作。則鹹頭小而鴨肥且多。廣人善焙鴨。以鴨卵五六百枚爲一筐。置之土爐。冒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卵小溫。則上下其筐而更易之。晝夜凡六七度。至于十有一日乃登之牀。牀第亦以衣被覆藉。時旋減之。通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雛稍長大爲子鴨。當盛夏時。廣人多以茈薑炒子鴨。雜小人面子其中以食。茈音紫。上林賦。茈薑蘘荷。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薑。張揖云。茈薑。子薑也。諺云。老薑蒸牛。子薑炒鴨。鴨至秋深。乃以船載至沙田食稻。稻熟農必齊穫。穫稍遲。往往爲鴨所食。農頗苦之。

587 白頭公

白頭公者。似瓦雀而尾稍長。頭有白毛。五更鳴啁哳可聽。予詩。春來催早起。最是白頭公。

588 **江鷗**

江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渡海者輒不敢渡。

廣東新語卷二十一　獸語

589 **虎**

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輒詬罵以奪虎氣。斥之爲大蟲。凡風主蟲。蟲。風族。虎乃風族之大者。故虎之來必有風。其聲颼疾。山行者聞風聲有異。則知有虎。常有人入山燔木。一虎來直豎其尾。大哮吼。風起。火卽盡滅。久之虎去。風颼颼猶在樹間。蓋虎在地上行甚緩。遇林木則其行如風。竟若風行非虎行。故曰風從虎。虎得風其威乃生。風者虎之羽翼也。

木之性宜雷。草之性宜風。虎者風之獸。故虎嘯而風生。風以生草。草之柔非露不能滋潤。秋天多露。故虎毛滋潤。虎毛如草。故以秋而變。其文炳如。粤之虎毛率短淺。不及西北邊者斑而深厚。則以南方火盛。霜露少而金氣微也。

從化山中多虎。常緋衣幞頭盛陳儀從而出。夜則燈火煌煌射林薄。見者以爲山神也。欲食人。則脫幞頭緋衣。復變爲虎。乃大哮吼而前。蓋帝命山神以治虎。而虎卽假山神冠服以

食人。謂虎卽山神耶。是帝命山神爲虎也。吾不知其解矣。

羅浮有啞虎。不嘯不咥。相傳葛眞人上昇。留二丹粒。以與其隸黃野及啞虎食。爲羅浮四菴守者。今冲虛觀葛眞人像旁。有黃野及一蹲虎。是必啞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嘯不咥。從不傷人。八九十歲老人。未嘗聞有虎哮吼。亦可異也。山中人卽或遇虎。亦狎易之。然山中亦自少虎云。有詠者云。擣禽應臼杵。喑虎懷仁讓。

590 犀

入蠻蠱鄉。飲食中以犀角攪之。有毒則白沫生。以煮毒藥則無毒勢也。犀角出暹羅者。內凹外凸。氣微腥。出占城者。四周圓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暈者。價兩倍。

591 鹿

雷州之野多鹿。鹿以淸明前後三日生子。子生三日始開眼。遇雨乃起而跑。未雨雖墮地一月。其脛猶軟。跬步卽顚踣。故雷人每乘其候捕之。邵子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鹿麛以雨而始跑。所謂雨化物之走也。雷人喜捕鹿子。尤重胎皮及紅瑪瑙茸。蓋鹿以一陰生而爲茸。可以補陰。麋以一陽生而爲茸。可以補陽。故男宜食麋。女宜食鹿。萬州六連嶺有

鹿市。崖州左右曠野。亦多麞鹿。黎人謁州守者。必以爲贄。其茸嫩者如紫茄。長三四寸。紅鮮可愛。然不踰時。未潰而本乾。剖之有如堅木。所謂柴茸。不如蜀產者。茸已歧枝。解開猶嫩。故入丸宜以川茸。

德慶靑旗山有三足鹿。初秦時。龍母蒲媼。常乘白鹿以出入。農人惡其害稼。母乃斷一足以放之。至今鹿有三足者。三足鹿善鳴。鳴輒有驗。在山上隅鳴。則貴官詣龍母廟。自上流而至。在下隅鳴。則自下流而至。甚不爽。

592 牛

上番禺諸鄉。地瘠而民呰窳。耕者合數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澤。其種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

廣州凡潮田稍高者。犁必以牛。牛必以吉貝核渣飼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已。其渣尙有潤澤。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犁田。冬以馱榨。榨者。榨荻蔗以爲糖也。水牛多產神電。志云。電白旄牛。

韶州十月朔日。農家大酺。爲米糍相饋。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見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繩。謂之放閒。

西江有潛牛。牛身魚尾。能上岸與牛相鬬。角軟。入水旣堅復出。牧者歌云。毋飲江流。恐遇潛牛。

瓊州多山牛。牛也而兩睛紅。常百十成羣。見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兩旋毛。狀似四眼故云。瓊州又多山馬。似鹿而大。千百爲羣。角彎而內向無歧。眼下復有二眼。日閉夜開以燭物。善入棘叢。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皮可爲臥具禦溼。其毛牛也。不識者以爲山牛也。

593

果下馬

羅定之羅鏡。西寧之懷鄉。產小馬。高僅三尺。可騎行樹下。名果下馬。一曰果騮。多海石榴色。駿者有雙脊骨。能負重凌高躡險。輕疾若飛。予有山歌云。花綀初著時。郎乘果下馬。何處遣相尋。知在荔枝下。又云。果下紫騮嘶。郎來自水西。折儂花不得。花不爲郎低。又有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犤牛也。郭璞云。犤牛絕卑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粵謠云。果下馬。果下相逢爲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爲儂留。果下馬者。以其小而堅壯。亦名石馬。粵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馬非有種。馬中偶然產之。不可常得。故其價絕貴。

594 馬會

東莞盛時。喜爲馬會。以馳騁相雄。每會日。於平原廣野。設步障。陳鼓樂。數百里外皆以名馬來赴。其下者不得雜馳。卽上駟。亦須主人舉觴以請乃馳。有黎姓者。以控縱之道名。當其出馬。皆屏氣斂容以觀其馳驟。有躑躅、橫排、小行、大行、中行、拆脚諸法。一步不亂。時有一馬。兩目如紫琉璃。高項廣膊。駿甚。人不能騎。兩壯夫牽之。昂首頻嘶。躑躅不定。黎已年老。力不踰中人。然執鞭躡鐙。馬爲戰栗。往返十餘次。奔騰超逸。足不參錯。觀者皆爲神王。有贈以詩云。一片紅塵隨電去。只聞風雨在空冥。

595 熊

嶺之南。熊有三種。曰人熊。曰豬熊。曰狗熊。狗熊卽爾雅所謂熊虎醜其子狗者也。郭璞謂熊之子名狗。非也。狗熊者。熊之小者也。以其小。故曰熊子也。璞又言。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今嶺南捕得虎與狗熊皆受上賞。以其食人之獸。而狗熊尤嗜小兒也。又熊多力。黎人搏而獲之。一峒畢賀。以熊多則其地不祥。崇禎間。樂會有熊無數自山中出。捕得百餘首。自是頻年大旱。蓋旱徵云。人熊卽狒狒。多力而好笑。一名山笑。見人則笑不

止。以投其嗜也。胸間有脂絕美。名熊白。人患髮毛黃者。以熊白一升塗之。伏床底。食頃即盡黑。有𤜱𤜱①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亦笑。笑則上唇掩目。大者丈餘。俗呼爲山都。酈氏云。山都形如崑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而笑。𤜱𤜱見人則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置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而上唇掩目。因曲臂以錐穿其唇於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𤜱𤜱笑而被格是也。狒狒狀如獼猴。紅髮鬖髿。人言而鳥音。能知生死。笑似𤜱𤜱。上吻覆額。得之生飲其血。可見鬼物。是皆人熊之屬也。又云。熊名子路。僮人於熊館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歸。熊即歸。有綠者。土司、傜僮取其皮爲駿馬障泥。塵不敢揚。威懾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羆。披髮人立。力能拔樹。指爪利如鋒攢。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捏鮮血飲之。其脂亦曰羆白。味過於前掌後蹯也。猩猩人面玃身。一名熊人。謂其熊而人也。曰人熊者。謂其人而熊也。一曰紅人。則謂其毛髮純紅也。性機警。通八方言。聲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間學蟲鳥語音。一一曲肖。蓋獸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滿注甕中。復置高屐其旁。猩猩見輒毀罵而去。去已復還。姑以指染酒嘗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縛取問之曰。汝飲我酒。須還我血。猩猩許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緋。久而不變。最可貴。有騰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豻嶺。狀類沐猴。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搔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豻。上樹甚捷。故以名。東粵無豺

狽。惟此嶺有之。疑亦人熊之類。

596 **猿**

大庾嶺有白猿洞。洞多梅樹。白猿嘗攀挂其上。花與猿。皓然莫辨也。行者聞風生。始知爲白猿吟嘯。復有緋猿善啼。啼必三聲。高州青山鎭。其山多猿。有黄緋者絕大。毛彩殷鮮。有黄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羅浮則有金絲猿。毛如織絨。其啼聲絕大。瓊州多猿。射之輒騰躍樹杪。于四周伐去竹木。然後張網得之。嘗於石巖深處得猿酒。蓋猿以稻米雜百花所造。一石穴輒有五六升許。味最辣。然絕難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嶺。多猿。牡黃而牝黑。牝能嘯。牡不能也。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雄者能嘯。雌不能。瓊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許。飲以井水即長。粵故多猿。予自二禺以至英德。自洸口以至連陽。自石火以至東安。自六瀧以至郴口。一路高峯絕巘。崖谷連綿。古木蔽天。百里陰黑失天日。羣猿聚族其間。聲聲相應。惻惻悽悽。予輒落淚傷懷。不能自已。

597 **猴**

瓊州多猴。以小者爲貨。曰拳猴。大者曰獮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轉爲馬。猶

⑴說文。周成王時州靡國獻闒人。身反踵。

魚有馬鮫。蛟有馬蛟。薊有馬薊。藍有馬藍。皆其類之特大者。凡物之特大者曰馬。故又曰馬猴也。

598
狨

東粤山中有狨。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狨。一名猱。以毛柔長可緝藉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卽自齧斷其尾。蹻捷善緣木。獮猴絕怖畏之。其以獮猴爲食也甚怪。元孝有賦云。維猴於狨。若見大吏。縮爪戰脣。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捫胸抵脊。驗其腹腰。孰肥孰瘠。瘠者遣之。肥首戴石。使自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有猓然者。生從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長過於身。數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狨。狨尾短。以金色而溫柔。不能自保。猓然尾長。以無所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不幸歟。

599
兔

粤無兔。比年乃稍有之。蓋兔者太陰之精。一兔居於月腹而顧天下之兔。天下之兔皆望之而孕。故曰顧兔。上顧而下望。其精自口而入。故兔吐而生子。兔與月相爲性命。鷄在日

中亦然。故曰中秋月光多兔少魚。月者兔之命也。北方多兔。月之世也。南方少兔。日之世也。

600 **麂**

麂。一名麖。旄尾狗足。牡者有短角。黧色。喜食橄欖。高州寶山多有之。其聲如破鈸。每鳴則赦書至。居人以爲瑞。予高涼曲云。寶山春色照珠臺。中有龍湫萬壑迴。父老時時望蒼翠。麖鳴知有赦書來。其皮軟膩。以作履襪良。故廣人以爲貨。或謂麖多智。聞犬而奔。一息已去犬千百步。亦足以免夫犬矣。乃使智以泯其跡。周遭走數匝。復膝行數匝。方一躍丈餘而去。犬善聞氣。亦從其跡周遭幾許。又躡其膝行奮逸之跡而追之。往往得麖。麖盡其智適足以自戕。向使不用其智。犬雖智不得而追之。

601 **麞**

麞。似鹿而小。黃黑色。無角。雄者有牙出口外。秋冬居山。春夏居澤。獵者得之以釀酒。有消風之功。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諺曰。秋冬食麞。春夏食羊。麞以釀酒。羊以爲糧。

602 **獴獖**

獴獖。似貍。高足而結尾。有黃白黑三種。其產於暹羅者尤善捕鼠。澳門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廣中貨物。番人貴畜而賤人。視獴獖不啻子女。臥起必抱持不置。吾唐人因其所貴而貴之。亦何心哉。

603 **狗**

韶州有赤狗穴居。吠則不祥。雷州有喙夜食。尾大而喙甚長。夜從樹上取食不以晝。故曰喙夜食。蓋狗之族。其曰豺狗者豺也。曰毛狗者狼也。粵東少豺狼。故不識者以爲狗。或曰封川多狼。青色。尾特大。作聲諸豰皆沸。能食犬羊。攫小兒。

604 **番狗**

蠔鏡澳多產番狗。矮而小。毛若獅子。可値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顧貴之。其視諸奴囝也。萬不如狗。寢食與俱。甘脆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語曰。寧爲番狗。莫作鬼奴。

605 乳羊

廣東綿羊。少有所產。羊肉味甚澹。惟英德乳羊食仙茅。肥甘補人。予詩。仙茅春食乳羊肥。凡羊腦不可食。醫經云。羊食百草。其病在腦。乳羊則不然。一名茅羊。本草云。羊食鉤吻而肥。食仙茅而肪。石湖云。羊食仙茅。舉體卽化爲肪。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外有花羊、石羊。石羊色黑。類人家羊而蹻捷。无悶①云。羊羶而魚腥。二者鮮食之則美。故字以魚羊爲鮮。東南少羊而多魚。邊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魚。其民亦然。二者少得而兼。故字以魚羊爲鮮。

606 獺

水獺。一名猵獺。類青狐而小。喙尖足駢。能知水信高下爲穴。廣人以占水旱。善捕魚。一歲二祭魚。淮南子云。畜池魚者必去猵獺。廣人謂蛋家。男曰獺公。婦曰獺婆。以其能入水取魚也。其以猿爲雌者。插翹山獺也。語云。猿鳴而獺候。莊子云。猨猵狙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鄺氏云。山獺性淫而無偶。傜女采樵。歌歗爲猿聲以誘之。山獺聞之。卽躍抱

①梁憲字緒仲。號无悶。東莞人。明末官司李。有醫方雜說、神農食物本草箋。受郁溪易旨天人一體之說。

傜女因扼殺之。以其骨續骨。解箭毒。以陰莖入藥。名插翹春。

607 箭豬

箭豬。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獸。封豕初本泡魚。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爲毫豬。毫在項脊間。尺許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則激毫以射人。婦女以金銀鑲之爲簪。能止頭癢。除白屑。其毫如蒿然。亦曰蒿豬。又有山豬。雄大而多力。口旁出兩牙。長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一名懶婦。以機軸紝織之器置田間。則不敢近。齒長輒入海化爲巨魚。狀如蛟螭而雙乳垂腹。名曰奔䱐。諺曰。朝爲泡魚。暮爲蒿豬。朝爲懶婦。暮爲奔䱐。刺婦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䱐油爲燭。照飲酒則紫焰生花。照讀書則昏昧作暈。湛若詩。丁年誤買奔䱐燭。丙夜誰傳太乙書。箭豬以魚始。山豬以魚終。物之相變如是。

608 香貍

雷州產香貍。所觸草木生香。臍可代麝。本草稱靈貓。自爲牝牡者也。亦名果貍。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脆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予詩。食果三秋美。眠花一尺長。又云。果香生骨肉。花味入膏脂。南越有貍無狐。香貍外有玉面貍。白面紅爪牛尾。亦食果。飯則以

水淘淡乃食。有貓貍。文如錦錢。有火貍。毛色如金錢豹。其錢差大。歲久輒化爲豹。有藤貍。生長藤間。食藤實而多倒挂。有香麝。味甘性溫。食之不畏蛇毒。臍名麝香。非麝也。貍之似麝者也。傜女當春時。多採生香麝子以爲佩。動則香氣遠聞。山歌云。生麝香吹傜女風。

609 **碩鼠**

廣中近多碩鼠。狀如兔。色白。皆以爲白兔也。嗜食芭蕉、蕹葉。四十日一胎。子產一日卽受孕。番舶至。購以重金。蓋廣中無兔。且無白兔。故以碩鼠當之。雌者多黑褐色而小。父老云。此物頗關理亂。以少爲貴。詩人所以歌食黍云。

610 **竹鼺**

竹鼺。穴地食竹根。毛鬆。肉肥美亦鬆。肉一二觔可盈盤。色紫。味如甜筍。血鮮飲之益人。傜中以爲上饌。謂之竹豚。予詩。海人花蜃蛤。山子竹鷄豚。

611 **義象**

癸巳夏。西師至肇慶①。久攻不下。使羣象往。皆縮栗。獨一象牯跳躍而前。蹴死番兵數

①小腆紀年載。閏六月。明李定國攻肇慶敗績。退駐柳州。

百。以鼻捲起人馬擲于半空。既墮復糜爛之。已而疫氣大作。士卒多死。西師退。羣象遂爲所得。有兩大象。一不跪一不食死。餘象流涕終日。蕃帥叱之。一象虓怒奮起。將甘心焉。幾不能制。乃悉送之入都。有爲泣象行者曰。雲南象來舉國嘻。纏頭赤脚蠻子騎。云是粤東新戰獲。道出江楚北歸旗。還遵前朝加品秩。照品給俸沿途支。大開城門容象進。獨有一象不肯隨。印官當街再拜請。象奴附耳前致詞。先言禮節勞縣主。後言官職如前時。去南日遠北日近。此是本國知不知。象聞此言淚雙垂。淋漓滿路觀者悲。語象且勿悲。汝來粤東五千里。卽今放歸歸已遲。我聞西有獨牙象。摧堅陷陣功尤奇。昨日被執不肯屈。掘坑縱火焚其屍。汝輩不戰復不死。中道涕泣將何爲。

612 凶年虎

從化縣凶年多虎。獵者爲機穽林中。而擊土以致虎。虎每伏地。擊土則必跳躍而出。出時其飽易擊。饑則難。故嘗以甘餌投之。傳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噫嘻。虎不食人。人自爲甘餌以投之。柰何哉。

廣東新語卷二十二　鱗語

613

龍

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采珠貝者。皆繡身面爲龍子。使龍以爲己類不吞噬。在今日人與龍益習。諸龍戶率視之爲蝘蜓矣。新安有龍穴洲。每風雨卽有龍起。去地不數丈。朱鬣金鱗。兩目爗爗如電。人與龍相視久之弗畏也。其精華在浮沫。時噴薄如瀑泉如雨。爭承取之。稍緩則入地中矣。是爲龍涎。或謂龍涎者。多積於海上枯木。如鳥遺狀。其色青黎。其薌腥。雜百和焚之。翠烟千結。蜿蜒蟠空。經時不散。可以剪分香縷。然多不眞。從番舶來者。出大秦、波斯。於雨中焚之。煏爆有聲則眞。蓋龍本純陽之精。故其氣絕香。又龍屬木。木之氣得太陽多者必香。故諸香以龍涎爲最。得盂水徑撲其中。不落空外。龍以水爲用。見水則精入焉。蓋龍用精則爲雨。用氣則爲雲。

海中苦龍氣。每龍氣過。輒噓吸舟船人物而去。置之他所。然舟船人物亦無恙也。舵師知龍起。但擂金鼓。或焚鬣殼諸臭物。或灑青礬卻之。海濱多高樓。樓角獸頭。每爲龍氣所

掣。置兵器其上亦止。以龍性畏鐵。鐵辛。爲目害故也。

羅浮多龍潭。嘗有人小遺潭中。菴僧見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氣千百道。從谷中起。迅雷乘風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無數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間。必爲龍所掣矣。又有人戲投巨石巖中。巨石左右砰擊。久而不下。龍驚以爲雷也。卽時白氣四起。雨點如盤盂。蓋龍與雷同類。雷出則龍出。雷入則龍入。而其氣不起於潭洞中者。山澤相通。地中虛無之處。皆龍之竅穴也。又新興有天露山。其頂有潭。歲旱。以石投之。聲震如雷卽雨。又有井干湖。其深莫測。歲旱。以土揞擊之亦有雨。蓋亦驚龍之意。龍聽以角。謂之聾蟲。故善驚。

614 **石龍**

化州有石龍。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于江中。身多竅穴。每爲風潮所激。則噴沙如雪。霏霏滿空。有時鳴以一歲。鳴以二三歲。其聲隱隱。與驚鶴同。在上如石。在西如東。有探其尾于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錢。或爲五銖。或爲開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錯。青黃雜揉。其爲數。歉不八九。盈不二十。雖百十人。各有所給。

615 **金龍**

茂名靈湫中有一龍井。晉時有潘茂名眞人者。以金鑄五龍納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涼太守出五金龍祭之。雨立至。或謂金龍者。丹砂所成。然非能爲雨也。爲雨者祭金龍者也。然亦靈異。萬曆間。有太守嘗竊其一。行至中途。金龍飛入于水。今止存四。然大旱時。汲龍湫之水以禱亦得雨。不必定出金龍云。

616 **土龍**

廣人亢旱。以水日雩祭于社而請雨。以土爲龍。身皆黑而尾白。長九尺。使丈夫八人。小兒八人。皆衣黑衣。丈夫舁龍。小兒讙呼曰。烏龍頭。白龍尾。小童求雨天公喜。自北而南。又自南而北。乃歸于社息焉。復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掘池方五尺。深一尺。置水。埋蝦蟆其中而閉之。

617 **蜃氣**

東莞合蘭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匯。有龍窟焉。嘗有積氣如黛。或如白霧。鼓

舞吹噓。倏忽萬化。其爲城闕樓臺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出於層峰疊巘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卽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不能滅。人以爲蛟蜃之氣所爲云。其氣或大或小。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則兆其地有兵革。如倉廩。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歲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爲怪。或謂此乃海氣。春晴始見。非也。此蜃氣也。蜃者千歲之雉所化。其爲物最神。莊生云。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章者雲物之氣也。蜃。龍類也。其能靜則爲陰。動則爲陽。陰而含萬象於無。陽而吐萬象於有。固於龍具體而微也。然蜃氣之起。大抵爲舟船多。爲樓臺者少。天官書云。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晉志云。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凡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蜃氣多象舟船。亦南夷之氣所雜爲變怪也。必以春正月見者。蓋青陽始動。而龍見于田。蜃亦龍屬。故其氣與龍皆當春而發。至秋而收也。蜃氣與海市不同。海市多見於靖康場。當晦夜。海光忽生。水面盡赤。有無數燈火往來。螺女鮫人之屬。喧喧笑語。鬪寶珠、鬻錦、數錢、量米麥聲。至曉方止。則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頭門西。蓋卽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爲市。所謂沉洲夜市也。陳雲淙詩。月出珊瑚輸海市。蓋南海蜃氣。有氣而無聲。海市有聲而無氣。以此爲別。而靖康海市。又與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見於夜。青州見於晝。番禺雜記云。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

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殆所謂狼腨之民也。水經注。狼腨之民。冥夜爲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惡是也。

618 海鰍

海鰍之出。其長亙百里。牡蠣蚌蠃積其背。嶃岏如山。舟人誤以爲島嶼。就之往往傾覆。晝噴水。爲潮爲汐。夜噴火。海面盡赤。望之如天雨火。予詩云。勢欲吞舟去。光先噴火來。又云。海鰍吐陰火。千里波潮紅。蓋陰火生於海。陽火生於山。陽火爲雷以起龍。陰火爲風以起大魚。固造化之常。而石尤風則海鰍益起。艚船弗及避。爲所吞噬。猶夫蝦蛆之微。鰍非有意於吞舟也。其氣呼吸所致也。有海龍翁者。大如屋宇。亦知風。

海鰌。長數百里或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爲潮。出穴則水潮退。其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是名潮魚。昔人多以爲潮者海鰌之所爲。不知潮長則海鰌隨之出。潮消則海鰌隨之入。海鰌之出入以潮。非海鰌之自能爲潮也。此海魚之應潮者也。

619 怪魚

海上多怪魚。大小不一。開洋時。隨風鼓舞。往往飛入舶中。人不敢取。有一魚長數十

丈。其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遇舶則昂首注水舶中。須臾而滿。亟以鉅甕投之。連吞數甕則逝。有一魚嘴長丈許。有齒刻如鋸。能與力戰而勝。以救海舶。又有魚長二十餘丈。性最良善。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爲漁人解圍。又大風雨時。有海怪被髮紅面。乘魚而往來。乘魚者亦魚也。謂之人魚。人魚雄者爲海和尚。雌者爲海女。能爲舶祟。火長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見人魚。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爲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媱。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至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人魚長六七尺。體髮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紅。知其爲魚。間出沙汭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厭。海和尚多人首鱉身。足差長無甲。

620 **暨魚**

暨魚。大者長二丈餘。脊若鋒刃。嘗至南海廟前。謂之來朝。或一年數至。或數十年一至。若來數。則人有疫疾。志稱南海歲有風魚之災。風。颶風。魚謂暨魚也。有烏白二種。來輒有風。故又曰風魚。暨一作鱀。諺曰。烏鱀白鱀。不勞頻至。

621 潛龍鯊

南海有巨魚曰潛龍鯊。蓋魚種而龍者也。有網得者。長五尺許。重百斤。其小魚從者數千。至不可網。肉甚甘。諸骨柔脆。惟鱗堅不可食。鱗大者如掌。可爲帶及酒器飾。小者中雜佩。脊一行。腹二行。鱗皆十三。兩翅兩行。鱗皆三十。瓊州唐伯元①。以爲其脊一行。腹與翅行皆兩者。五行也。天地之數各五也。脊一腹二。陽奇陰偶。天一地二也。十者天地之成數。天十而餘三。三三爲九。乾元所以用九也。地二十而餘六。陽進而陰不能也。坤元所以用六也。翅三十者。一月之數也。兩翅合而甲子一周也。總之九十九鱗。羣龍所以無首。河圖所以虛中。大衍之用所以不滿五十也。蓋易教也。

622 黃雀魚

有黃雀魚者。多產惠州。八月化爲黃雀。十月後復化爲魚。魚與黃雀迭相化也。吾不知其始爲魚而終爲黃雀耶。抑始爲黃雀而終爲魚也。魚與黃雀。化於何始於何終。他魚不化。而黃雀魚獨化。其必有故矣。交州記云。南海有黃魚。九月變爲鶉。鶉。黃雀也。魚本黃魚

①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有經樸集、易注、二程語類。

而曰黃雀魚。黃魚本於黃雀。故曰黃雀魚。聞其名則知其爲黃雀所化矣。然則黃雀先而魚後矣。然黃魚以黃雀爲始。而黃雀不以黃魚終。則又何也。有秋風鳥。產雷州。亦魚之所化。化必以八月望前五日。從風而起。自南至北。中秋後則無之。故曰秋風鳥。其亦黃雀魚之爲怪乎。有海鰉者亦能化。歲二八月羣至沙洲。移時化而爲鳥。是曰火鳩。海人譟而驚之。化者十五。鱗鬣不開者不全化矣。食之自秋至冬。瀕海皆足。有以爲餽者。發之。鳥首而魚身者二。客愀然曰。是欲化而不可得者也。無乃人離造化之情耶。尚忍食哉。命棄之。

623 **鼠鮎烏賊**

有鮎者。產于南海。每暴尾沙際以紿鼠。鼠見之。謂且失水。舐而將食之。被卷入水。有烏賊者。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衞。嘗浮水上。烏見以爲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二魚皆性黠。爲鼠與烏之賊。然鼠與烏。以高而爲下者所食。亦可以爲貪而下求者之戒。或曰。烏賊魚相傳烏所化。烏所化而還食烏。故曰烏賊。烏不賊烏。化爲魚乃以賊烏。魚樂而烏苦矣。

624 **魚**

廣州地多池塘。所畜者鰱、鱅、鯇、鯪、鯽。皆以魚秧長之。鱅一名鱮。語曰。網魚得鱮。

不如咯茹。言不美也。鯇之美在頭。鯉在尾。鰱在腹。語曰。鯇魚頭。鯉魚尾。鰱魚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鯰土鯽。病人宜食。鯰浮鯽沉。可以滋陰。蓋鯽屬土。其性沉。長潛水中。鯰屬水。其性浮游。長躍水上。鯽食之可以實腸。鯰食之可以行氣。鯽守而鯰行。故以爲美也。江海魚之美者。語有曰。第一鯧。第二鯛。第三第四馬膏鯽。又曰。黃白二花。味勝南嘉。又曰。寒鱭熱鱸。黃者黃花魚。白者白花魚也。又春曰黃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鱗之魚皆屬火。二花不然。其功補益而味甘。故美。鱭魚至冬益肥。故曰寒鱭。鱸至夏益肥。故曰熱鱸。言一以寒而美。一以熱而美也。凡鱸魚以冬初從江入海。趨鹹水以就煖。以夏初從海入江。趨淡水以就凉。漁者必惟其時取之。語曰。魚鹹產者不入江。淡產者不入海。未盡然也。白花魚鹹淡之水皆有。黃花惟大澳乃有。大澳者鹹水之邊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盡浮出水。漁者必以暮取之。聽其聲穉。則知未出大澳也。聲老則知將出大澳也。聲老者。黃花魚嘯子之候也。其嘯子必於大澳。故於大澳取之。取鰽及黃皮覘、鯆、青鱗。亦皆聽其聲。聲齊則開罟取之。鰣魚以孟夏隨鱭魚出。其性喜浮游。網入水數寸卽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潯州之銅鼓灘。觸石壁不能西上則多得。語曰。黃魚不上雙魚石。三鯬不上銅鼓灘。三鯬者鰣也。黃魚每新水長則出。嘉魚以孟冬天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嘗居石巖。食苔飲乳以自養。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凡嘉魚在蜀中丙

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蜀嘉魚畏寒而喜熱。粵嘉魚不然。白沙詩。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是也。鯀魚、鱛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數十斤。入自大洋。望之如黑雲。至虎門。則鯀魚之稚者多變爲鰳。漁者輒合圍取之。又鯀魚大至時。其下堆積至數十百丈。不可底極。以鎗刺一魚取之。次魚飲其血復上。復鎗刺取之。如是者相連不斷。不可勝取。故鯀魚時節。所在人民饜飫。多糟之爲終歲食。蓋鯀魚放卵。雄者爲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類繁。彼此尾相銜。無一斷續。故得其一。則千萬源源可得。竹魚產二禺連口。以盛夏出。色如篠葉青翠。鱗下多朱砂點。味甘。馬膏鯽以臘月出至三四月。有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鱸而肉厚。爲馬膏鯽之次。故曰馬伍。貼沙一名版魚。亦曰左魪。身扁喜貼沙上。故名。市肆以貼牆壁。兩三日猶鮮。即比目魚也。一名鰈。一邊青綠一邊白。一目在青綠邊。亦有兩目合而爲一者。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土餘。河鈍以番禺茭塘所出者爲美。自虎頭門至茭塘。六七十里許。其河鈍小。色黃而味甘。少毒。與產他縣大而板牙色白者異。其價賤。土人以當園蔬。秋時競爲河鈍之會。以火燔刺。以沸湯沃涎。浣至再三。雜肥肉烹之。皮骨脫落。斯可食矣。河鈍終歲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煖人。可減一衣。產婦每以爲補。其腴在膏。即肝也。俗以爲八珍之一云。鮓魚狀如鱸。肉鬆少刺味甘。大者重數十斤。出海豐。鱘魚多

產端州。以春時出浮陽。見日則眩。漁者輒於陽處取之。一曰歸龍魚。長至丈。有甲無鱗。魚之至貴者也。鮎魚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黃。故以灘瀨中者爲美。鱠魚狀如鯿。圓頭縮尾狹鱗。肉厚而細。一脊之外。其刺與骨皆脆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宋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氣。一名鏡魚。以其圓也。鯊有犁頭鯊、劍鯊、斑點鯊、虎鹿鋸鯊。背鬣而腹翅。大者丈餘。皮有沙圓細如珠。可以治木發光潤。海水將潮。天將雨。毛皆起逐。雖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鯉。腹中有兩洞。以貯水養子。子必二。皆從胎生。朝出口。暮則入臍。其肉淡而鬆。以翅作銀絲菜稱珍品。蠟魚產陽江。似鯽而白。肉柔膩。性喜溫煖。臘月時。漁人立水中。魚爭附足。可掇也。紅者肉稍粗。鋸魚一名狠藉。笄魚如笄。長尺許。與鰽、鰻二魚皆惠州出。鰽魚大者盈丈。鰻魚大如指許。長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龜魚如小兒臂大。有腹無口。其足三十如笄簪。章魚足有八。一名章舉。昌黎南食詩。其五爲章舉魚是也。石冷魚似蝦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掛魚鮮食醉人。宜鮓。出萬州。鳳尾魚一名馬鱭。其子宜醢。葵鯉出羅旁水口。圓如葵扇。已上皆魚之美者。大率出於海者十之七。出於江者十之三。然皆美於池塘者也。其最微細而美者。曰鱊魚。春時自巖穴中出。狀似初化魚苗。宜乾之。食以薑醋。曰銀魚。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予詩。九月銀魚出水長。銀魚風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豐湖之第一橋下者。長二黍許。光滑無鱗。表裏朗徹。以白磁盆浥之。與水無異。

惟見兩目瑩漆。希貴弗多。漁者但量器計值。煮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無渣。而出於清明節者尤美。曰鶖毛魚。取者不以網罟。乘夜張燈火艇中。鶖毛魚見光輒上艇。須臾而滿。多則滅火。否則艇重不能載。其氣味絕香。一曰香魚。外則錦鱗魚者。大可二指。長寸許。身有橫理十二道。鱗如錯錦。具五色。尾長於身如帶。金彩縷縷。以盤盂畜之。於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爭覆陰。不得者忿而相鬭。鬭反鼓舞。各有態度。鬭罷復比目而游。又有金魚者。分鯉、鯽二種。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眼。子則出腹。子出腹宜亟取之。否則雌者還食之矣。或不食。則子著藦藻間。遇雷雨輒隨電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由黑而紅而黃則純金矣。以鬣小三尾五尾者爲貴。謂之蝦尾咬子。又名跌子。當跌子時。以大蝦蓋之。則多蝦尾。尾又以撒開象木芙蓉葉者爲貴。謂之芙蓉尾。此二種則魚之可玩者也。

625 魚花

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撈魚花爲業。曰魚花戶。魚花產於西江。粵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魚花。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羅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緩。爲魚花所聚。過此則魚花稀少矣。魚花之步凡數十。步皆有餉。魚花戶承之。歲納于朝。當魚汛種時。雄者擦雌者之腹則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間。雄者出其腹中之膄覆之。卵乃出子。然見雷則子不出矣。土

人謂魚散卵曰沚。腰者魚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間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細者皆曰花也。亦曰魚苗。以當春出於苗始生時。與苗俱生也。亦曰魚秧。農人種禾兼種魚。視魚猶禾也。而多言魚花者。又以其類不一。故曰花也。凡取魚花。自三月至于八月。當日落時。望某方雷脚高。則知某方無雨。某江之水不長。某方雷脚低。則知某方有雨。某方之水長。長則某魚花至矣。西南爲南寧左江。其水多土鯪。正西爲柳州右江。其水多鰱、鱅。西北爲桂林府江。其水多草魚。草魚者鯇也。魚花以此四種爲正。畜於池易長。故務取之。他魚花則弗取也。鯉、鯽則或取諸蛋人。以其雌者放子也。凡取魚花。以苧布爲罾。罾尾爲一木筐而無底。半浮水上。魚花從罾入至筐。乃杓于船中。罾之狀如覆斗帳。凡兩重。外重疏。以布四十丈。內重密。以布一丈爲之。大步置筐八九十。小步十或二十。上步取已。復於下步取之。其出不窮。然多在江水灣環之所。取之盛以白磁。方如針許。已能辨其爲某魚。揀爲一族。其浮而在盆上者鰱也。在中者鱅。在下者鯇。最下則鯪也。分養池中。水淺而向陽則易長。稍長者曰蓽鱗。謂可以食蓽萍也。歲正月。始鬻魚花。水陸分行。人以萬計。筐以數千計。自兩粵郡邑。至于豫章、楚、閩。無不之也。其鬻於近者魚花大。遠者小。日以米湯和鴨子黃飼之。又數易以生水。其在舟中者。則舟旁爲兩水車。晝夜轉水。使新水入舟。故水不留。而後魚花不病也。價則鰱、鱅貴。以易長而不費草也。鯇賤。以費草。每鯇百尾。日

需草百斤也。土鯪賤。以其難長。罕有重至一斤者。又必冬寒而始肥也。凡池一畝。畜鰀三十。鱅百二十。鰈五十。土鯪千。日投草三十餘斤。鰀食之。鱅、鰈不食。或食草之膠液。或鰀之糞亦可肥也。楚雖多魚。而所產魚花。楚人不重。率重九江人所鬻者。以粵之魚花易長也。魚花難僞。楚魚胞一重而直。粵魚胞兩重。上大而下小。以此爲辨也。九江之地如棋枰。周迴三十餘里。其黑脈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之水。養魚花者十之七。養大魚者十之三。養魚花水濁。養大魚水清。視其水色。則知所養爲何等魚也。地狹小而魚占其半。池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男販魚花。婦女餵愛蠶。其土無餘壤。人無敖民。蓋風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穀估及販魚花。史稱水居千石魚陂者此也。

魚花產北江者不貴。以北江多石灰水。魚花食之不肥。取之又不易畜。而北江絕少淵潭故也。凡魚皆藏於淵潭。魚花從淵潭出者易養。西江多淵潭。而其源從滇、黔、交趾而來甚遠。故魚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養。故諺曰。北江魚種讓西江。然廣西人不解取。即取之。而西江上流恆不如下流。故諺又曰。下流魚花上流魚。又曰。上江魚放下江花。

626

魚生

粵俗嗜魚生。以鱸。以鯁。以鱠白。以黃魚。以青鱭。以雪鯪。以鯇爲上。鯇又以白鯇

爲上。以初出水潑剌者。去其皮劍。洗其血鮏。細劊之爲片。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鰣與嘉魚尤美。予嘗蕩舟海目山下。取鰣爲膾。有詩云。雨過蒼蒼海目開。早潮未落晚潮催。鰣魚不少櫻桃頰。與客朝朝作膾來。又云。羚羊峽口嘉魚美。不若鰣魚海目鮮。黃頰切來紛似雪。綠尊傾去更如泉。又云。刮鏤鳴時春雪消。鰣魚爭上九江潮。自攜膾具過漁父。雙槳如飛不用招。鰣以櫻桃頰爲上。黃頰、鐵頰次之。爛鱗紛頰爲下。其肪在鱗。鱗不可使爛。爛則脂流而味損。蓋鰣亦自惜其鱗。每一絲罥鱗。卽不復動。故取之必以絲網。使柔弱而不傷鱗。嘉魚亦多脂。嘗食乳泉石沐。冬則出穴飲雪水。而所處大小湘峽、端溪、錦水、楊柳沙。潮鹹不到。故肥美不腥。膾之益美於熟食也。雪魿以冬而肥。其性屬水。喜游泳波上。得湊流則跳躍尋丈。生食之益人氣力。鱸、鯿、鯧、塘虱亦可膾。然食魚生後。須食魚熟以適其和。身壯者宜食。諺曰。魚生犬肉糜。扶旺不扶衰。又冬至日宜食。諺曰。冬至魚生。夏至犬肉。予詩。魚膾宜生酒。餐來最益人。臨溪親舉網。及此一陽春。所以者。凡有鱗之魚。喜游水上。陽類也。冬至一陽生。生食之所以助陽也。無鱗之魚。喜伏泥中。陰類也。不可以爲膾。必熟食之。所以滋陰也。或云。凡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泝流。秋冬沒而順流。其浮時可膾。其沒時必須烹食。乃不損人云。粵人多有魚生之會。以天曉空心食之佳。或以鱔之烏耳者、藤者、黃者爲生。亦

有以蠔爲生者。嶺內人不知此味。不足與之言也。

627 漁具

漁具多種。其最大者曰罛。次曰罾。罛之類有曰深罛。上海水淺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長三十餘丈。每一船一罛。一罛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罛爲一朋。二船合則曰罛朋。別有船六七十艘佐之。皆擊板以驚魚。每日深罛二施。可得魚數百石。有曰縺罛。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長五六十丈。以一大縷爲上綱。一爲下綱。上綱間五寸一藤圈。下綱間五寸一鐵圈。爲圈甚衆。貫以縺以爲放收。而以一大船爲罛公。一小船爲罛姥。二船相合。以罛連綴之。乃登桅以望魚。魚大至。水底成片如黑雲。是謂魚雲。乃皆以石擊魚使前。魚驚迴以入罛。魚入。則二船收縺以闔罛口。徐牽而上。有曰板罛。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罛姥而無罛公。故一名罛姥船。有曰圍罛。製如縺罛而小。深二三丈。廣七八十丈。連合二罛爲一圍。以二船一前一後施之。亦以板驚魚。凡魚首有石者。皆驚入罛。無者則否。首有石者。曰黃花。曰鰔。曰鰤子。曰鯠魚。曰鰨。曰鱸。曰馬鱭。曰鰽。此八者善驚。有曰墻罛。則以縺罛爲之。專以取鰽白及黃白花魚。亦曰黃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長三十餘丈。相連數百千罛以爲一墻。橫截海水。魚觸墻罛不能去。大小壅積。起罛時魚多不可勝取。每割罛

之半以放魚。大抵緣罛疎。專以取大魚。春則取鰽白、鯀。冬則取黃花。一歲僅兩用之。圍罛密。以取雜魚。終歲用之。此罛之事也。罾之類。有曰綉罾。其形四方。廣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爲罾子。竹長四十丈許。上有多圈。貫繩以爲放收。而爲一罾椏以架罾。魚至乃下罾。以石擊魚。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長十餘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鱟魚之屬。而浮二木于水中。以支罾口。又于水中。置二木攔水。以繫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門。其口廣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緩則罾口合。急則口張而魚大入。凡一沉罾。以紵麻十二石爲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廣丈餘。樹二木于水中以綳罾。是曰硬門。常浮而不沉。費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車罾。其形方。以三石曰置罾竿。墜而起之。有曰絞罾。形亦方。周五丈餘。以四角繫于柱中施之。人在岸上離罾十餘丈。魚至則轉轆轤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罛皆用於海。罾皆用於江。罾之利常不如罛。罛者漁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籠者。以塗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堅竹編之。爾雅所謂籗。亦曰罩也。其注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是也。又曰。今楚籗也。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籗也。籗。薄曲也。史記。絳侯周勃。以織薄曲爲生。韋昭云。北方謂薄爲曲。淮南子云。曲葦薄也。詩曰。烝然汕汕。注。汕。樔也。以薄汕魚也。樔。鄭氏曰。今撩罟也。方氏曰。獨滬也。獨滬。欒苑作罜鹿。荀子作獨鹿。成相辭曰。獨鹿棄之江。注。網也。箔

亦網之類也。每一箔。其崇五尺。廣丈。漁者嘗合五十箔而爲一。其長五十丈。虞其過大。則箔口爲魚房二重以藏魚。歲三月。大禾已蒔。魚始上田。漁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則張而大。潮退則卷而小。是爲塞箔。箔亦曰箕。陸龜蒙詩。織作中流萬尺箕。故凡以石爲梁絕水者曰洪。以竹爲梁取魚者曰箕。亦曰滬。皮日休漁具詩。列竹于海澨曰滬。今有滬瀆是也。魚籠長五六尺。寬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繫之。置于上流。魚入則爲倒叩鬚所罥不能出。又中置樹枝以聚魚。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而兩旁無墻。所謂橇也。當海水乾落。魚、蝦、蛤、鱔之屬。膠黏淺沙。跣踏之。輒驚入漸洳不可得。漁者於塗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橫木而右手捃拾。板輕坦滑。擿行若飛。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製小。僅受一人。於灣環隈澳間。乘暮入焉。乃張二白板於船旁。而鳴其榔。魚見白板。輒驚眩入網。然諸魚不驚。惟鰽、鰻、鮪三者驚。三者味甘美。故粵人最重跳白之魚。魚以曉散而暮聚。聚必於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際。無風波患。予詩。花中藏跳白。出沒少魚驚。向夕鳴榔去。知予是月明。其照公魚。則以火枝搖颺。公魚搶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魚。則以藤竹爲竿。竿長丈有三寸。貴軟而輕。以左紐絲爲線。長丈有四寸。繫以四鉤。鉤分四方。施於沙泥之上。足輕手疾。日可得花魚半石。花魚者。七星魚也。取鮀魚以釣。

其竿五尺。繫以天蠶之絲。餌以公魚、鰧鱓。取鰣以潑生釣。以輕絲爲之。往來游颺。則不損其鱗。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鉤於網中。河豚性嗔。觸網輒不去。欲與網鬬。以故往往中鉤。又或以一大繩爲母。以千百小繩爲子。子繩繫於母繩之末。而母繩之末各繫一鉤。一河豚中鉤。則衆河豚皆中鉤。是名兄弟釣。亦名拖釣。其鉤皆空不以餌。亦曰生釣。然生釣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腴。味絕美。予詩。風俗河豚美。秋來樂事多。乘潮下生釣。濫口峭帆過。取貼沙魚以細釣。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細釣有鉤數百。漁者夫婦。各放細釣至數千。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細釣以蝦。以七星魚。或蚯蚓爲餌。鯒魚亦如是取。是皆漁之具也。予生長海濱知漁事。故具記之。然此乃吾番禺茭塘都取魚之具。非全粵如此。

628 鱔

鱔之族有曰鰻鱺。背有肉鬣連尾無鱗。口有舌。腹白。大者長數尺。脂膏最多。其有黄脈錦紋者。名金絲鰻鱺。善穿深穴。多時穴熱乃出。名走風鱓。有曰白鱔。以產池塘中烏耳者爲佳。有曰黄鱔。黄質黑章。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鱓。其曰泥鰍。長二三寸。無鱗。以涎沫自染。曰溫魚。與泥鰍相似而多肉。與諸鱔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

以滋陰。大抵鱔與魚相反。魚屬火可以滋陽。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魚。又方書。魚鰾白爲丸。可以種子。鱔屬水滋陰。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鱔或塞笱或裝籠取之。笱鱔爲佳。黃鱔以釣或於坑田掘取之。凡鱔畜於盆中。夜以火照之。其騰而搶火。火輒滅者。噴火蛇也。與鱔相類。而頷下有細鱗數片。食之殺人。故凡食鱔者不可不愼。諺曰。魚浮鱔沉。沉者滋陰。雖則滋陰。其毒亦深。言蛇鱔之難辨也。

629 **養魚種**

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爲基。以樹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于基。基下爲池以畜魚。歲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數十畝。其築海爲池者。輒以頃計。九江鄉以養魚苗。魚苗之池。惟九江鄉有之。他處率養大魚。即養魚苗。不繁滋也。諺曰。九江估客。魚種爲先。左手數魚。右手數錢。凡歲三月始有西水。西水長。故有魚苗。八月西水盡則無之。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峽口。皆有魚花步。步凡六七十處。魚花者。魚苗也。亦曰魚秧。以其利與田禾等。故曰苗。曰秧。而常名則曰魚種云。魚種皆出於左右兩江。左右兩江者何。赤雅云。左江發源交趾。右江發源牂牁。至潯而兩江合爲一。至梧而桂江入之。而三江合爲一。而左右江之名不存。然地形左宜爲右。右宜爲左。

而今從溯流而言分左右。不從地形分左右也。又南寧亦有左右江。左出廣源。右出峨利。會於合江鎮以入橫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然出廣源者。古夜郎豚水也。古名鬱江。出峨利者。古交濛泓水也。古名黔江。則謂鬱、黔爲小左右江可也。

630 魚牌

魚苗。本粵西溪潭中巨魚散卵。至端州境內始出子。九江堡民於灣環處所取之。自封川江口至高明。爲魚苗阜者九百所。每阜分上中下。納稅于府。名曰魚牌。其曰鯉箪者。南雄每寒食大水。魚之逆流而上灘者。多鯉、鯇、鯽、鰍、青魚之屬。土人作箪迎之。魚入輒不得出。謂之鯉箪。不言他種魚者。以鯉爲羣魚之長。鯉來則衆魚皆來云爾。

631 龍蝦

龍蝦。巨者重七八斤。頭大徑尺。狀如龍。采色鮮爛。有兩大鬚如指。長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於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曰龍蝦燈。東莞、新安、潮陽多有之。昌黎詩。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

632 鯊虎

南海多鯊魚。虎頭鱉足。有黑紋。巨者二百餘觔。嘗以暮春至海山之麓。旬日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亦能化虎。故凡炳炳成章者。虎之虎也。紋直而疎且長者。鯊之虎也。有見鯊之虎者。但繫其足則斃之。或曰。鰐魚一名忽雷。秋時亦多化虎而三爪。然則南海之虎類多矣。鯊與鰐之所化者。人猶能識之。人之所化者。未知何狀。或曰。今之世未見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止見有虎之化人耳。噫。

633 魚餉

九江鄉瀕海。粒食惟艱。多以池沼養魚爲業。弘治間。各水蛋戶。流亡所遺。課米數千石。總制劉大夏①上疏。將西江兩岸河阜。上自封川。下至都含。召九江鄉民。承爲魚阜。分別水勢。上者納銀五錢。下者二錢五分。貯肇慶府。給帖照船撈魚。永著令典。其後總制凌雲翼。蕩平瀧東西兩山。復闢羅旁并都含下諸處魚阜。歲餉約有千金。所謂魚阜者。魚花步也。蓋九江鄉搤西北江下流。地窄。魚塘十之八。田十之二。故其人力農無幾。終歲多殫力魚苗。魚苗出西北諸江。清明後雷雨大作。魚孕育。乘潦流下。其種柳、慶爲上。南寧次之。

鬱、桂又次之。富、賀又次之。北江爲下。長年蛋戶。當夜分西望電光。卽知魚苗來自何江。至以何日。柳、慶越三旬兩旬。南寧則兩旬旬半。餘各遲速有差。或電光遠。則知過阧門不來。辨析部位微茫。若操左券。魚苗入塘。養至下年春。乃以船載往兩粵州縣。兌換穀米。於廣、肇二府有正餉。於龍川、南雄、羅定有額輸。於始興、開建、永安、香山、桂林、平樂、潯、賀又有例徵。且所兌穀石。非苦過糴。則厄上倉。魚商罷困極矣。而龍川爲甚。故諺有曰。龍川不可往。鯆魚不可養。然通鄉魚花。大半售在龍川。往則傾貲。不往則有餘。魚爲患正未已也。

634 插箔

廉陽自永安至乾體一帶。種穀之地無幾。瀕海居民。非插箔無以爲生。然有箔無船。箔又何利。近者關榷印烙海船。蛋人率舍舟楫。致插箔日少。有司者宜於插箔船免其徵收。不與諸船納稅同科。庶澤國謀生有藉。然有箔而無船。猶無箔也。有魚而無鹽。猶無魚也。宜令沿海諸箔。請於阜引。按箔之多寡。以納鹽課之多寡。大約歲中每箔一所。課銀五六錢許。俾魚鹽交資其益。而不相害。則箔戶殷盈。而國課亦因以裕矣。

---

①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弘治中官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635 飛魚

海南多飛魚。或謂吳都賦。文鰩夜飛而觸綸。卽此。有句云。飛魚從未見。漁父說文鰩。飛魚有兩翅。飛疾如鳥。觸綸輒有光射潮。夜見漁火。爭投船上。烹之味甚美。

636 似嘉魚

四會有烏龍潭。在縣西二百里。潭底石隙中。多產鮮魚。柔鱗肥甲如水晶。土人謂之似嘉魚。其味如鰣。蓋四會爲二江所匯。地多白蕩。其魚多野生。不俟下種。德慶之嘉魚。其種至此而變未可知。似嘉魚者。嘉魚之庶孽也。

637 鰣魚

順德甘竹灘。鰣魚最美。其灘上鰣魚。以罾取之。灘下鰣魚。以大網取之。罾小。一罾僅得鰣魚一尾。以灘小不能容大網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產鰣魚亦美而甘。竹灘尤勝。予詩。甘灘最好是鰣魚。海目山前味不如。絲網肯教鱗片損。玉盤那得鱠香餘。又曰。灘下肥過灘上魚。罾中潑刺泝流初。冰鱗觸損烹無及。玉筯殷勤食有餘。相傳鰣乃鰽白所變。

在海爲鰽白。在江爲鰣。鰽白於春。鰣於夏。其味皆美。鰽白之鮮者。陽江最多。予詩。鱠黃鰽白鯚花香。玉筯金盤儘意嘗。鱠味美。諺云。一鱠二鰻。鱠體圓。一名鏡魚。予詩。鏡魚春向鏡中遊。又云。魚在鏡湖多似鏡。魚生以鰣魚爲美。他魚次之。予家在沙亭鄉。池沼頗多。親戚相過。必以斫鱠爲歡。以多食鱠爲韻事。予有過某族翁斫鱠詩云。出水鮮鱗作鱠宜。蠻薑蜜酒沃紅肌。相過一味魚生足。不必重爲雞黍期。又曰。鱠成雙蝶食如流。冬至魚生絕勝秋。明歲方塘思佃取。養魚思向范公求。又有漁歌調行香子云。第一魚鱠。第二魚魟。第三魚是馬膏鯽。潮鹹潮淡。一任漁郎。喜春風來。黃花短。白花長。 江水魚香。魚子滋陽。大罾船滿載鹽霜。罛公罛姥。兩兩開洋。更鯖魚寒。鱸魚熱。鱠皆良。

廣東新語卷二十三　介語

638 鱟

鱟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綠。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鱟碧色。碧生於鹹。赤生於淡。海之水鹹。故色碧。鱟之血與海水同。得鹹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爲鱟者僅二。餘多爲蟹爲蟳蝦麻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鱟。鱟乃諸魚蝦之母也。鱟者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鱟。性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驚濤不解。名曰鱟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雄亦不能獨活。故曰鱟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鱟蟹之屬。緣行沙潭。亦一一有火花。水鹹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鱟蟹之屬。蓋海族多生於鹹。鹹。火之渣滓也。海族得水之清虛者十之三四。得火之渣滓者十之五六。介之類屬離。離爲火。鱟蟹者火之渣滓所生者也。水之清虛所

生者知雷。火之渣滓所生者知風。豚魚與風相孚。鱟亦然。

昌黎詠鱟詩。鱟形如車文。背眼相負行。其詠蒲魚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蒲魚者鱄也。形如盤。大者圍七八尺。無鱗。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刺。能螫人。肉白多骨。節節相連比。柔脆可食。二物口眼皆與衆魚異。故昌黎並言之。又昌黎南食詩。一曰鱟。二曰蠔。三曰蒲魚。四曰蛤。五曰章舉。六曰馬甲柱。其詩曰。南食驚呈怪。又曰。南烹多怪味。又曰。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鱟亦佳味。故昌黎首言之。鱟殼可代甲香以合香。其勢力均。尾尤佳。

鱟。雌大而雄小。諺曰。香山鱟。雌長雄幼。雌稍大。常負其雄。得其雙者乃可食。單者及身小名鬼鱟者。與尾有鋸刺者。不可食。漁者殺而賣之。中有清水二升許。不肯棄。云以其水同煮。味乃美。非水也。血也。以色碧。故不知其爲血也。

水者火之本。水潤下作鹹。則火炎上作苦。海族生於潤下。即其生於炎上者也。凡鱟蟹之屬。置陰處皆有火光。鰉魚亦有火。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曙朝霞睒睒。海夜火燐燐。火燐燐。謂鱟蟹之屬也。

639 **珠鱉**

珠鱉。產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從口吐出。予高涼曲有云。蚌含明月浮滄海。珠鱉江中亦吐珠。又記云。珠鱉三足。有珠百碧。或云六足。珠鱉味甚美。伊尹云。魚之美者醴水之魚。名曰朱鼈。

640 玳瑁

玳瑁。產廉、瓊州。一作瑇瑁龜。夜伏沙汀。注目上視。與月爭光。月之精華因入焉。而爲文介。漁人捕得之。覆其背卽不能去。比曉。其介文采益鮮明。因阨於沙而磨瑩焉。自脊兩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黃多有物形者爲貴。區懷瑞賦云。其物也。非黿非鼉。非蝪非鼊。鼊皮鷗喙。六甲千葩。紺采斑駮。若雲若霞。又云。是爲瑇瑁。穴于丹水。遊于桂海。餌于珠茁。吸于瓊瀣。既異蠵蠵。又非蓍蔡。診喩百朋。章含九貝。函茹五英。以爲幅背。映日凝丹。流文蔘對。繡錯金相。飛潛譎怪。變幻出沒。螭鏤鬼繪。血釁鴆毒。甲搖鼉鼇。島之諸夷。是帶是佩。蠵蠵。山巨龜也。巧匠以其甲黃明無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狀甚明媚。日脚謂甲上有散黑暈也。一種赤觔與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641 蠵

毛龜出韶州。大如錢。以水養之。其毛披放色碧綠。置之几案可辟蠅。有六目龜。出欽州。本兩目。其四目乃金黃花紋。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狀似六目。故名。有卜龜。出雷州。俯行者靈。有巨龜出惠州。背生樹木。望之儼如洲渚。然不常見。有紅白二龜。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禱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亦神龜也。

642 蟹

蟹善候潮。潮欲來。擧二螯仰而迎之。潮欲退。折六跪俯而送之。漁人每視其俯仰以知潮之消長。蟹以潮之消長爲多少。潮長則蟹少。消則蟹多。予家在茭塘。當蟹浪時。使童子往三沙四沙捕蟹。隨潮下上。日得蟹數簏。或乘潮乾。蟹從稻田求食。其行有跡。跡之得其穴。一穴輒一蟹。然新穴有蟹。舊穴則否。其匡初蛻。柔弱如綿絮。通體脂凝。紅黃雜糅。結爲石榴子粒。四角充滿。手觸不濡。是名耎蟹。其未蛻者曰膏蟹。蓋蟹黃應月盈虧。爲月之精所注。故以膏爲美。膏多則又曰母蟹。蟹以有膏爲母。猶蚌以有珠爲母也。次者肉蟹。自扶胥以上。水淡。多肉蟹。近大小虎門。水鹹。多膏蟹。蓋水淡則蟹多肉。水鹹則蟹多膏。鹹者火之所爲。火之膏也。淡者水之所爲。水之肉也。蟹以耎者爲貴。其字從解。言以甲解而美也。甲解者蛻也。蛻則耎。蛻必以秋。然每年四月八日。潮不大長。是日耎蟹尤多。故

諺有云。四月八日。耎蟹爭出。則蟹亦以夏而蛻矣。蛻則益肥。然大抵潮減則蟹肥。潮滿則蟛蜞肥。每月初九、二十三兩日潮必乾。潮乾而蟹食泥則肥。潮滿而蟹食水則瘠。又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後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則殼解。月皎時蟹不敢出。則瘠矣。然蟹率以秋深以盛寒而肥。以月黑潮水小而解。蓋蟹產於鹹淡水之間有白蜆之所。盛寒時白蜆子肥。故蟹食之而肥。又蟹以流水生者色黃而腥。止水生者紺而馨。得白芷則黃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則色不變。

蟹類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長倍于身。大者青綠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熟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爲敬之至。有飛蟹。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面飛越數尺。以螯爲翼。網得之。味勝常蟹。此三者蟹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蟹爲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則上膏。予村居多暇。秋日輒出扶胥釣蟹。有詩云。紫蟹得霜肥。銜禾上釣磯。閒垂兄弟釣。更得白魚歸。兄弟釣本以釣河豚者。蟹觸之亦往往多得。又或緯蕭爲斷。承流而取之。或置小石數百枚罟中以爲餌。二人持罟截港口而取之。予又有捕蟹辭云。捕蟹三沙與四沙。秋來樂事在漁家。隨潮上下茭塘海。艇子歸時月欲斜。又云。紫蟹迎潮復送潮。紛紛銜穗上蘭橈。蟹黃應月秋逾美。亂擲金

錢向市橋。又云。匡蟄初蛻及秋肥。母蟹膏多肉蟹稀。飽食沙田霜降稻。潮乾拾得滿船歸。又云。虎門潮水接牂牁。春淡秋鹹蟹總多。水肉金膏隨月滿。精華更柰稻花何。

643 **石蟹**

瓊瓊水鹹。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產石蟹。石上有脂如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輒化爲石。是爲石蟹。取時以長鉤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蟹浮游海中。見風則堅。誤也。或謂石蟹水沫相著所化。多生海潮出入處。隨風漂出。善水者沒而取之。於水中洗刷。出水則泥不能脫云。

644 **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旣蒔。則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嘗以糞田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蚜。食鹹解鹹解者。以毛蟛蜞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爲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絕。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蚜者蛤之屬。諺曰。蟾蜍、蛤、蚜。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

食蟾蜍、蚓。蚓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蚓。蚓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岐。以其狀怪。故曰蟬。氣味甘溫。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稱珍品。予詩。正月蟛蜞出。雌雄總有膏。絕甘全在殼。雖小亦持螯。又云。風俗園蔬似。朝朝下白黏。雖腥因淡水。易熟爲多鹽。

645 蠔

蠔。鹹水所結。其生附石。磈礧相連如房。故一名蠣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數十百丈。潮長則房開。消則房闔。開所以取食。闔所以自固也。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隨其房。色白而含綠粉。生食曰蠔白。醃之曰蠣黃。味皆美。以其殼累墻。高至五六丈不仆。殼中有一片瑩滑而圓。是曰蠔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魚鱗然。雨洗益白。小者眞珠蠔。中嘗有珠。大者亦曰牡蠣。蠣無牡牝。以其大。故名曰牡也。東莞、新安有蠔田。與龍穴洲相近。以石燒紅散投之。蠔生其上。取石得蠔。仍燒紅石投海中。歲凡兩投兩取。蠔本寒物。得火氣其味益甘。謂之種蠔。又以生於水者爲天蠔。生於火者爲人蠔。人蠔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踰。踰則爭。蠔本無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蠔之所謂之田。猶以生白蜆之所謂之塘。塘亦在海水中。無實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簰是也。沉田者種蠔種白蜆之所也。其地婦

女皆能打蠔。有打蠔歌。予嘗效爲之。有曰。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蠔生每每因陽火。相疊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眞珠蠔更多。漁姑爭唱打蠔歌。紛紛龍穴洲邊去。半溼雲鬟在白波。打蠔之具。以木製成如上字。上挂一筐。婦女以一足踏橫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動。行沙坦上。其勢輕疾。既至蠔田。取蠔鑿開。得肉置筐中。潮長乃返。橫木長僅尺許。直木高數尺。亦古泥行蹈橇之遺也。

香山無蠔田。其人率於海旁石巖之上打蠔。蠔生壁上。高至三四丈。水乾則見。以草焚燒之。蠔見火爆開。因夾取其肉以食。味極鮮美。番禺茭塘村多蠔。有山在海濱曰石蠣。甚高大。古時蠔生其上。故名。今掘地至二三尺。即得蠔殼。多不可窮。居人墻屋率以蠔殼爲之。一望皓然。

646 ⿰虫雷①

⿰虫雷。比黃蜆而大。聞雷則生。故文從雷。雜錄云。番禺每震雷。有大蛤從空而下。名天蛤。非也。白蜆從霧中落。可名天蜆。而蛤多因黃雀入海而化。不可名天蛤。故謂⿰虫雷曰天蛤。非也。⿰虫雷者雷之所感。白蜆者霧之所感也。然陽江有紅贏焉。殼黑而肉微紅。味絕甘。生海

①⿰虫雷。廣東土字。音雷。

中。千百成羣。若蜂房相結。海人鉤取其一。則千百羣起。其年若地震則不生。聞雷則死。又與蠔異。粵故有蠔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蠔種之。至冬乃取。故曰蠔田。田在鹹海中。亦曰蠔塘。猶夫白蜆之塘也。蠔與蠔、白蜆、蜊、蚶。雖生於天。亦恆生於人。惠潮多蚶田。蚶與沙蚾、蠔皆味甘性溫益人。蚶從甘。不用調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稱。嶺南炙之名天臠。是也。一名花蠔。沙蚾不可種。故粵人貴沙蚾而賤蠔。蠔凡沙坦皆有。冬月時漁者以足取之。謂之踢蠔。蠔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廣人有醃蠔之食。以白者爲貴。

647

白蜆

番禺海中有白蜆塘。自獅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餘里。皆產白蜆。歲二三月。南風起。霞氣蔽空。輒有白蜆子飛落。微細如塵。然落田輒死。落海中得鹹潮之力乃生。秋長冬肥。積至數丈乃撈取。予有謠云。南風起。落蜆子。生於霧。成於水。北風瘦。南風肥。厚至丈。取不稀。般勤祭沙潬。莫使蜆子飛。外有黑蜆、黃蜆。一名扁蠃。遇風雨亦輒飛徙。蛋女率於黑沙泥處取之。貧者以爲蔬。然味不如白蜆。凡生於海者曰白蜆。生於江者曰黑蜆、黃蜆。而金鍍蜆者。生大海中獨珍。劉鋹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採。亦曰金口蜆。有無耳蜆。產

韋涌。相傳宋帝昺幸韋涌時。食蜆而美之曰。惜不令其無耳。至今帝泊舟處。蜆皆無耳。甘美異常。進蜆漁人配祀將作大匠梁公廟中。人稱蜆子丈人云。蜆之美可以解蠱。以爲腊。不能水土者宜之。

白蜆多生於霧。每當春暖。白霧彌空。濛濛霂霂之中。土人知爲白蜆落也。名落蜆天。白蜆者霧之屑也。霧白者曰南霧。南風之霧也。白蜆以春南霧而生。以冬南風而熟。皆宜暄暖。若天盛寒則瘦矣。又雷多則蜆子亦瘦。蜆子蓋風之族。宜風而不宜雷。風之南者生物。故又宜南風也。南風之起。舊蜆子未盡。新蜆子復積其上。厚至數十百丈不可極。過春則化爲泥滓。故取之貴及其時。有南風贏。形大如荔支。肉頗堅韌。風從南來則羣至。亦其類。

凡取蜆之蛋曰蜆篓。取蝦之蛋曰蝦籃。其富者則出洋皮取大魚。蜆之利以白蜆塘爲最。豪右家擅奪海中深澳以爲塘。白蜆之所生。或多或少。視其人造化所至。蛋人佃其塘以取白蜆。亦復如之。故諺曰。今年白蜆多。蛋家銀滿篓。

648 蛤

蛤。生田間。名田雞。冬藏春出。篝火作聲。呼之可獲。三月三日。農以其聲卜水旱。聲小水小。聲大水大。諺曰。田雞聲啞。田好稻把。田雞聲響。田好蕩槳。又田雞上晝鳴上

鄉熟。下晝鳴下鄉熟。終日鳴上下齊熟。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鼃聲。鼃。蛤也。或謂大聲曰鼃。小聲曰蛤。韓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常食。一種背田雞而無腰股。鳴長聲。俗乎爲蚜。主瘰癧。卽螻蟈云。

649 璅珪

璅珪。狀似珠蚌。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爲之取食。蓋二物相須。璅珪寄命於蟹。蟹託身於璅珪。郭璞謂。璅珪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珪敗。是也。然璅珪淸潔不食。但寄其腹於蟹。蟹爲璅珪而食。食在蟹而飽在璅珪。故一名共命蠃。又曰月蛄。每冬大雪則肥。瑩滑如玉。日映如雲母。味甘以柔。蓋海錯之至珍者。諺曰。霜蟹雪蠃。味不在多。凡蠃皆以雪肥。蟹則以霜。予詩云。霜肥蠃有柱。月滿蟹多黃。有紅蠃。腹中亦有小蟹。漁者率釣取之。又有海鏡。二殼相合甚圓。肉亦瑩潔。有紅蟹子爲取食。一名石鏡。其腹中小蟹曰蚌孥。任昉謂之筯。

650 蠃

蠃。種最多。以香蠃爲上。產潮州。大者如盤盂。其殼雌雄異聲。可應軍中之用。次則珠蠃。出東莞大步海。南漢常置三千人採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戶。有銀母蠃。狀若蚌。內多小珠。而珍色不及。殼厚而瑩。可以截鑲器皿。亦名珠母。其曰銀母者以殼言。曰珠母者以多珠子言也。其肉最珍而性寒。有九孔蠃。產珠與蚌珠類。有鸚鵡蠃。珠光隱隱可燭。文采五色類鸚鵡。有指甲蠃。一名紫蜐。荀子。東海有紫紶。紶卽蜐也。一名石蜐。味甘鹹。能利小水。江淹謂。石蜐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華。郭璞謂。石蜐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絕鮮美。虛損人以米酒同煮最補益。有馬甲柱。形如指甲蠃。殼薄肉少。味頗清。昌黎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鬪以怪自呈。有寄生蠃。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卽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蠃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爲殼。稍炙其尾。卽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爲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則飲。故俗以爲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則蠃每竊枯蠃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扞戶。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蠃亦曰竊蠌。越記。負屋之螯。飼以雲母。能產白珠。梅華國志。屋蠌千歲。出海爲螯龍。蓋此物也。有神仙蠃。產羅浮。曾經仙人所嚙。尾端盡破。味甚甘。有流蠃。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蠃。肉亦視月盈虧。有蛤蜊生海濱土中。白殼紫唇。一名赤口蠃。以殼爲粉曰蛤粉。可入藥。凡蠃類兩殼相合皆名蛤。而此蠃肉殼並利於人。故

曰蜩。有車螯者。似蛤蜩而大。甲厚而瑩。有斑點如花。絕水佯死。烏鳥信而啄之。輒爲所得。一名沙蛤。有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長刺。纍纍相連。取一帶十。如破其一。餘皆死粘於石上。殼破流漿。終不得起。肉色黃鮮。以作醬味佳。以上諸蠃。皆舉其知名者。史稱楚越之地。飯稻羹魚。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蓋謂此。

語曰。蠃饑蜆肥。凡年豐。則白蜆、烏蜆多。凶則沙蠃多。沙蠃亦霧露所爲。霧露之渣滓爲白蜆、烏蜆。其精華爲沙蠃。故沙蠃不能多有。沙蠃者璅蛣也。嶺南蛤蜩。不如江浙。璅蛣則勝之。予詩。璅蛣羹清絕。河豚美在肝。凡河豚以三月從鹹海入者可食。以冬十一二月從淡江出者不可食。以其在江之灣澳。食胡蔓草汁益其毒。其肝雖美。亦毒之所聚。不可不慎。

651 蚌

蚌。川澤處處有之。凡狹而長者皆曰蚌。廣而圓者皆曰蛤。車白與蜆皆蛤屬。車白即車螯。土人以爲沙白者謬也。蜆老。則肉出小蛾而蜆死。小蛾復散卵水上爲蜆。蜆在沙者黃。在泥者黑。蛋人以撈蜆爲生。有諺曰。饑螺飽蜆。謂螺多則歲不熟。蜆多則歲大豐云。廣中

蜆特多。人以爲蔬。貧者不能買魚。惟買蜆而已。有先達都憲何公經者。罷官家居。偶思食蜆。蜆適過門。探囊中無錢。夫人曰。何不書淸字售之。公笑而止。此蜆之佳話也。

652 **鱟子**

鱟。雌者子滿腹中。殆無空隙。炎海之蟹不孕。子皆鱟子所化。九爲蟹。十一爲鱟也。鱟者蟹之母。然獨炎海之蟹母之。他處無鱟。蟹之所生又異矣。

653 **白蜆**

凡南風霧重則多白蜆。北風霧則否。蓋白蜆之生生於霧。霧味鹹。鹹爲白蜆之生之本。始生時。白蜆之形如霧。自空而下。若無若有。人見之以爲霧也。漁人知之。以爲天雨蜆子也。蜆子既成。以天煖而肥。寒而瘠。在茭塘、沙灣二都江水中。積厚至數十百丈。是曰蜆塘。取之若泥沙。量之以舸艓。以食。以糞田。以壅蕉。以飼鳧鴨。其利頗大。自冬至春。淈者、鬻者。所在有之。

654 **殺鱷魚**

昔韓愈守潮州。鱷魚爲暴。爲文以祭弗能去。後刺史至。以毒法殺之。其害乃絕。按周

禮秋官。壺涿氏之職。曰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以驅之。以焚石投之。永樂中。吳淞陂塘壞。壅水橫流。漂沒廬舍。田屢不登。官賦屢缺。朝遣使者治之。治輒壞。居民告曰。水有怪焉。穴於塘澳。塞土塡石。不勝其一奮。必殺怪而後塘可成也。於是使者相繼謀殺怪。卒無計策。朝廷憂之。遣夏原吉往。原吉至。命具舟數百。載以焚石。布塘之上。下令曰。聞鼓聲。齊下焚石。於是兩岸擊鼓。競投焚石。急散舟以避之。須臾波濤狂沸。水石搏擊。震撼天地。輾轉馳驟。赤水泉涌。有物仰浮水面。焦灼腐爛。縱橫數十丈。若黿若鼉。莫可名狀。怪絕而塘成。假使昌黎讀周禮。得此殺怪之方。則盡鱷魚之種類以誅。何暇與之論文哉。鱷魚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譏焉。此何礌之說也。

655 瑇瑁

瑇瑁。如龜。大者如盤盂。上有鱗。發之因見其文。有光輝。可作器。生帶之。遇有蠱毒。則其甲自動搖。每以爲驗。一種名脊鱗。大如巨黿。甲上有膜一層。以火向下焙之。可坼而起。文似瑇瑁而質薄。廣人所飾器用皆以此。陳震詩。瑇瑁脊鱗采不殊。弔膏熊膽功堪比。

656 **弔**

弔。介之屬也。產瓊州海口港中。蛇頭龜身。水宿不棲。其膏甚輕利。貯以銅瓦皆滲出。惟雞卵盛之則不漏。以治諸腫毒。功同熊膽。

657 **白鱔**

白鱔。可以愈痰火症。其初得之神授。廣人甚珍之。有口號曰。烏耳鱔。白脚魚。滋陰降火只須臾。

658 **仙蟹**

仙蟹。產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明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羣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659 **鯪鯉**

鯪鯉。似鯉有四足。能陸能水。其鱗堅利如鐵。黑色。絕有氣力。能穿山而行。一名穿

山甲。蓋陸之魚也。楊孚異物志。鯪鯉吐舌。螻蟻附之而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螻蟻入之。乃奮迅而舐取之。予詩。穿山有陸魚。螻蟻食無餘。水中魚尙可。只解食沮洳。其甲灰可治蟻瘻。血入土則隄岸滲漏。語云。百丈之隄。潰於蟻穴。其鯪鯉之故耶。

廣東新語卷二十四　蟲語

660 八蠶

廣蠶歲七熟。閏則八熟。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是也。廣自三月至九月。月一熟蠶。以三十二日爲度。歲當立春。桑穀生。蠶駒始出。凡蠶初出曰䖺。而曰蠶駒者。蠶與馬同神。本龍精而首類馬。故曰蠶駒。蠶駒旣出。以桑芽餵之。二眠三眠。食葉漸有聲。至四眠而蠶熟矣。凡蠶三日一蛻。蛻則不食。是謂一眠。眠至四而繭成。然眠必齊眠乃良。齊眠曰大眠。若九蠶眠。一不眠。則九爲一所累而俱敗矣。繭旣成。時當正月。是曰大蠶。大蠶一歲一熟。熟至八日而出蛾。配其雌雄。又至八日而蛾卵。卵則蛾死。以紙裹卵藏之。至立春。蠶駒復出。故曰大蠶。其二蠶、三蠶曰小蠶。亦曰連蠶。言相連不絕。月月熟也。繭旣成。大蠶繭四千。小者六千。可獲絲一斤。大蠶絲光滑而細。小者不及。計一婦之力。歲可得絲四十餘斤。桑葉一月一摘。摘已復生。計地一畝。月可得葉五百斤。蠶食之得絲四斤。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坡山之絲綫良。龍江之綫綢良。然龍江蠶種。率購之於

九江。而爲絲及線乃獨良。非女手之不同也。水色異也。然李商隱詩云。八蠶薗綿小分炷。又云。小炷八蠶綿。左思賦。鄉貢八蠶之綿。皆言綿而不言絲。蓋以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但可作綿。然吾廣第八蠶皆可爲絲。所謂珍蠶也。凡蠶再熟者謂之珍。況於八輩蠶乎。本草言。南粵蠶。有三眠、四眠、兩生、七出、八出者。蓋蠶屬陽。喜燥惡溼。南粵火之所房。炎精盛實。故蠶至于八輩也。

661 天蠶

天蠶。出陽江。其食必樟楓葉。歲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天蠶絲。亦有成繭者。大於家蠶數倍。禹貢。厥篚檿絲。或卽此類。然不可繅爲絲。入貢者。齊魯之山繭也。有沙柳蟲。腹中絲亦可作緣。

662 蟬

羅浮東峯下有石洞。洞中楓樹千萬株。嘗有蜩蟬數百種。數里間鳴則齊鳴。止則齊止。無一參差斷續者。又有異鳥和之。聲若木魚以爲節。黃冠云。昔白玉蟾眞人。於沖虛觀製雲璈八曲。有客。常命道童奏之。玄鶴唳空。山鳥相應。今樂器零落矣。聽此蟬聲。猶髣髴雲璈

音節也。

663 大胡蝶

大胡蝶。惟羅浮胡蝶洞有之。嘗止花樹間。見人弗動。卽動亦依依不遠。采者連枝持出。輒飛復故處不他之。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雞子。重胎沁紫。包以烏桕木葉。絡以綵絲。山中人嘗以冬月往采。好事者購取藏之。明年二月。以繭置梧柳間。輒有一大胡蝶。展翅徑尺。飛來就繭。不飲不食。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子出。大可六七寸許。越數日。挾之飛去。其出繭絕不使人見。雖晝夜伺之。弗覺也。雌雄不離。千里外必相尋覓。至則繞籠翔舞。不得入。以翅觸籠。金翠委損。放之。兩兩相逐。翩然高舉。蓋羽族之至神者。精氣相通。無間遠邇。所謂仙靈之使令。非人間所得而羈也。予嘗有遠行。有一大胡蝶飛來。止庭柯三日。友人陳子。謂大胡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茲。與予氣類相感。非無意也。爲詩云。羅浮大胡蝶。言是小鳳凰。六足盤胸間。四翅交文章。修眉若場葉。纖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之遊帝傍。四海安足飛。來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翺翔。一時諸子屬和。繪圖以傳。予亦有詩云。翩翩大蝶誰所爲。莊得其雄老得雌。芙蓉沆瀣日餐服。流將一氣母羣兒。又云。變化不離玄牝內。世上蜉蝣那足配。南郭今爲槁木藏。葛洪不見丹砂在。其亦

得物化之旨歟。大胡蝶以花爲糧。予嘗於華首臺。見有花如紅芍藥。大胡蝶食之。倏盡數朶。道人掩取其一。誤傷之。以翅爲團扇。五色絢爛。金粉流光。眞神仙之服玩也。廣州人士向有大胡蝶會。冬月。使人入羅浮。以鹹及綿絲帶。易繭于牧竪。春間大胡蝶出繭。文采各別。雖百十無一同者。以絲竹籠貯之。攜往浮丘、穗石間。以胡蝶大小較勝負。買花犒之。其花或使人采於羅浮百花逕中。逕多異花。四時爛若錦繡。大胡蝶之土物也。羅浮諸洞。皆有異花。嘗見之。欲折不折。行數武。還視輒失之。惟逕中花可常取。予詩。祇愁胡蝶大如箕。食盡山花人不知。紅翠紛紛難與守。芳菲又過豔陽時。

大胡蝶本洞中仙種。相傳麻姑遺衣所化。二三月間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蠶成繭。繭破成蛾。乃化爲胡蝶。初化時大五六寸。雌雄成配。無一孤者。留雌則雄不去。留雄則雌去復來。數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其子如彈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隨大小而成。廣州春夏之交。市上有賣大胡蝶者。每枚數十錢。大僅五六寸許。懸竹竿上。兼旬不飛不飲食。生卵十餘。漸不能動。以爲乾死矣。觸之輒蠕蠕然。如是者數月乃化。予詩。二月大胡蝶。家家出繭來。兒童爭鳳子。買取及花開。

羅浮山中人。所見無非鳳凰者。不惟以紅翠、碧雞、五色鳥之屬爲鳳。卽大胡蝶亦以爲小鳳凰。王說作詩云。羅浮胡蝶翼如箕。彩雲晴日向天飛。錦光金色相離披。盛世文章仙人衮。

胡蝶雙飛如鳳凰。仙人騎入道士房。房中誕育鳳凰子。四百山頭山氣紫。

胡蝶大如蝙蝠者。名鳳車。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支上者。名鬼車。亦曰鬼蛺蝶。又有大如扇。純黑。爲橘蠹所化。名玄武蟬。此皆非仙種。與羅浮所產者迥別。予詩云。胡蝶元生胡蝶洞。仙胎不必飽姑衣。天教鳳子如箕大。不向梅花嶺外飛。

羅浮人喜以胡蝶繭餉客。予入山必盈袖以歸。有胡蝶繭歌云。羅浮胡蝶有洞穴。天蛾吐絲白如雪。千絲萬絲作一繭。仙胎只爲鳳車結。終日纏綿如有情。變化一一通神明。繭中久蟄經霜雪。雌雄之雷不能驚。枝間厚裹烏柏葉。山人采得盈筐篋。四百峯邊大小村。家家皆有大胡蝶。

664
蝙蝠

粤山多巖洞。蝙蝠宮之。以乳石精汁爲養。夏間出食荔支。冬則服氣。純白者大如鳩鵲。頭上有冠。或千歲之物。其大如鴉而未白。亦已百歲。而皆倒懸。其陽精在腦。腦重。故倒懸也。餘則背腹茜紅而肉翼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雌雄不舍。捕者得其一。則一不去。婦人佩之爲媚藥。予詩。羅浮蝙蝠紅。雙宿芭蕉葉。相與帶在身。媚郎兼媚妾。或謂卽肉芝。以藥製服之。身可肥健。未知然否。仁化有夜燕巖。蝙蝠多至數萬。旦暮分三道往還。聲如

飄風。倏忽數十里。羅定有催生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飛且乳。聲如人呼。喜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其毛可治難產。一名飛生。亦卽蝙蝠也。又從化鱉頭嶺之石。有蝙蝠石。石穴中多黃白蝙蝠。有大五六尺者。肇慶七星巖。有五色蝙蝠。生黑洞中。游人以火入多見之。名伏翼。予詩。巖中伏翼撲人飛。

665 蠪蠭

陽春有蠪蠭。嘗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別。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篋笥。每遇蠱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淸濁卜禍福。粵以雞卜。又以蠪蠭卜。人罕知之。司馬遷所謂。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者也。

666 蠭蜜

陽春多蠭蜜以爲貨。蠭爲房於巖石林木間者。其釀白蜜脾。謂之山蜜。亦曰蠭糖。霜後割之。白如脂。味勝家蜜。家蜜取以夏冬爲上。秋次之。春易發酸。冬曰梅花糖。最古香。唐詩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熱。多食發淫熱病。生蟲䘌。新興有蠹蜜。尤忌。不若川蜜溫。西南蜜涼。爲可嗜。

凡海濱巖穴。野蠭窠焉。其蜜曰石蜜。多泛溢於草間石罅。露積日久。必宿蛇虺之毒。舶人入山者。雖草木魚蟹之屬。糝以胡椒。熟而食之無害也。設遇石蜜以爲甘而過食。必大霍亂以死。故食蜜必以家養者爲貴。

667 蝦

蝦字始見於賈誼弔屈賦。曰。夫豈從蝦與蛭螾。蝦莫多於粤水。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蝏蝦爲美。蝏蝦產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粘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蝏蝦至則鬚尾穿罥。弗能脫也。兩兩乾之爲對蝦。以充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黃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繡鍼。以紵布爲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醫戙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鬚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粤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吳郡貢魚春子。卽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蟣。大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窮。產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

可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產。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蝦。

丹蝦產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紅。絕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瑳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668 **天蝦**

天蝦。色白。西江多有之。狀如蛺蜨。四五月間。從空飛入水化而爲蟲。黃魚食之而肥。名黃魚蟲。漁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爲蝦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蝦。崔豹云。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繙紺。七月羣飛闇天。夷人食之。云鰕所化。或曰。腐草爲螢。朽麥爲蛬。蛬爲蝦。天蝦者蛬之所化。未知然否。戊申冬。韶州相江雨天蝦。大如燈蛾而多兩翅。人以爲異。非異也。

669 **水母**

水母。生海中。以鹹水之渣滓爲母。故名水母。鮮煮之輒消釋出水。一名海蛇。氣最腥。爲蟲之所宅。蟲者蝦也。水母以蝦爲浮沉。故曰水母目蝦。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脚紛紜。名曰蜇花。八月間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670 禾蟲

夏暑雨。禾中蒸鬱而生蟲。或稻根腐而生蟲。稻根色黃。禾蟲者稻根所化。故色黃。大者如筋許。長至丈。節節有口。生青。熟紅黃。霜降前禾熟則蟲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斷節而出。浮游田上。網取之。得醋則白漿自出。以白米泔濾過。蒸爲膏。甘美益人。蓋得稻之精華者也。其醃爲脯作醯醬。則貧者之食也。

671 螢

螢之類初如蛹。腹下有火。數日能飛者。茅根所化。爲螢。其長如蛆。尾有火不能飛者。竹根所化。爲熠燿。螢飛而熠燿行。故曰宵行。嶺內秋夕螢始飛。廣則夏秋俱見。熠燿四時有之。或謂熠燿卽放光蟲。如百足而小。夜緣屋壁。身有火。色雜紅綠。以手觸之成粉。粉所著處生光。逾時不滅。其光生於鹹。鹹故作火光也。螢亦溼熱所化。腐草與陽氣相蒸。故生焉。

672 金花蟲

金花蟲。大者如斑貓。有文采。其背正綠如金貼。有翅生甲下。一名綠金蟬。喜藏朱槿

花中。一一相交。取帶。令人相媚。予詩。持贈綠金蟬。爲卿釵上飾。雙棲朱槿中。相媚情何極。

673 茘支龍眼二蟲

茘枝樹有蟲名曰石背。喜食茘枝花蕊。茘枝多虛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爲賊。場師必務去之。石背閩中尤多。冬伏茘枝葉下。茘始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增其一。茘花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蔕。雨時尤盛。其背堅如石。故曰石背。廣中茘花所苦多雨耳。石背無甚害事。而龍眼者。地一畝僅可種二十株。多則翳風而生金雞蟲。蟲食龍眼花立盡。歲大寒節。場師必搖樹。使金雞蟲盡落。乃掃除而溺之江。非大寒節。雖搖樹蟲亦不落也。有黃蟲者。狀類蜜蠭。春社後。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樹葉色轉翠。蓋葉之所化。而尤嗜茘枝之葉。予詩云。葉化黃蟲還食葉。花生石背更餐花。又有桂蠹者。桂上蠹也。生于桂而還食桂。其大如指。色紫而香辛。色紫則桂之花所爲也。香辛則桂之葉所爲。蜜漬之。可爲珍味。去陰痰疾。其名因尉佗以五器獻文帝而傳。然楚辭云。桂蠹不知所淹留。則已爲三閭所知矣。又露花中有蠹。色白。亦大如指。熟則化爲飛蛾。乘未化取之。炮炙充盤味甚甘。

674 **蚊**

蚊。多生於腐葉、爛灰及陰溼地。或臭溝沙蟲所化。而新州有蟲母焉。鄧氏云。鶡也。類烏而大。有黃白雜文。吐納皆蟲。又有蚉母草。蚉自其花實中出。有蚉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樹也。一名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華而實。實從皮中迸出。如綴珠璫。色赤味酢。煮爲糉食之。遲則化蛾。亦有爲蚊子者。又從化有樹實如枇杷。將熟。則殼中飛出蠓子。又榕子中多有數小蚊。亦皆蚉母木也。蚉母木與夜蘭相反。夜蘭木本。高尺許。葉似槐。花如粟米。至夜則芳香如蘭。折之可以辟蚊。插門上則蚊不敢入。一名蚊驚樹。有病取其葉生啖或煎水。卽吐痰數日而愈。葉上有篆文如符。又名神符樹。

675 **海珠**

海珠。狀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於海濱淺水吐絲。是爲海粉。鮮時或紅或綠。隨海菜之色而成。曬晾不得法則黃。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魚。大三四寸。海人多養於家。春種之瀕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爲海粉。乘溼舒展之。始不成結。以點羹湯佳。

676
蜈蚣

蜈蚣。短者也。其長者節節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黃。有雙鬚。尾歧。螫人最毒。以醬敷。或以紙錢作撚薰之。或以蛞蝓涎塗可解。性畏雞。人見百足亟喚雞。雞未至而百足匿矣。或觸飲食。誤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飲燒酒。或雞肉羹亦可解。百足。爾雅作蝍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筒置蝍蛆。蛇不能近。又能嗅龍腥。天將雨。爭就木最高處。蓋聞龍腥故也。廣中多蝍蛆而少蜈蚣。絕無蠍。蝍蛆多生古墻中。盛暑輒出。大者有珠。雷常搜而擊之。

677
蜞

蜞。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蜞。聞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鍼。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深入膚理矣。凡山行。以無患子或蒜或薑汁或茶子末塗身。則飛蜞不敢近。黃者生地下。吮血如螞蝗。入水則死。螞蝗一名水蛭。池澤處處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噉食臟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蠶蜜則螞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揹者。生陰溼處。似山蜞而長。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間入人鼻。血

出不止。口含釅醋。塞兩耳。自低其首。則此物倏然而出。被刺時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則自墮。有沙蝨者。生水中。大不過蟣。喜入皮膚害人。以茅根竹葉刮之。或以苦苣汁塗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則隨火去。有飛蛟者。生於瘴霧。有三足無身。呼吸間入人肺腑。則食漸減而斃。或入魚腹牛馬腹中。令食之者劇病。先毒物以毒人。蟲之最惡者也。然亦儋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蠱。狀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瓊州。見者以爲蜘蛛也。易視之。忽爲所中。有謠云。生恨蜘蛛無結網。無絲無緒最傷人。

678 雨師雲師

霍山有雨師、雲師。雲師如鼯。長六寸。雨師如蝟。長七八寸。每出則有雲有雨。山人以爲驗。

679 蠱

西粵土州。其婦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粵東之估客。多往贅焉。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爲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

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

粵東諸山縣。人雜傜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則挑生鬼所爲。飲食先嚼甘草。毒中則吐。復以甘草、薑煎水飲之。乃無患。入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挑生鬼亦蠱之屬。蓋鬼而蠱者也。以人蠱人已不可。況於以鬼乎。

下蠱皆出於僮。出於僮之婦。若傜娘則不能下蠱也。蠱有鬼。名曰藥鬼。藥鬼之所附。僮婦恆不得自由。代代相傳。必使其蠱不絕以爲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鴨子之屬。皆藥鬼之爲之。粵東無僮。故無藥鬼。

680 水蠱

粵西有三江。而左江之水尤毒。其源自交趾而來。皆蚺蛇、孔雀之糞所漬。夏間尤忌之。流至端州始平淡。然五六月西水漲溢。往往令人腹疾。又恩平水中多蚯蚓屯結。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數十許。色黃濁。飲之立蠱。又羅旁之水。多有桐木葉、木犀花葉浸其中。飲之亦輒脹滿以死。是皆水之蠱。不因人力者也。

681 木蠹

蒿、雷間。木之所爲者。皆有蝎蠹。善嚙木心。其聲入夜尤甚。木既穿穴。雨後化爲天牛。飛滿室中。角兩而黑。背有黃白點。蓋木之蠹也。凡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蠱。故凡物皆有蠱。蠱者蟲之所爲。蟲。風族。風鬱而不舒則爲蟲。於文三蟲食皿爲蠱。二蝀食害爲蠹。然蠹之爲患在物。而蠱之爲患在人。人爲天地之皿。物爲天地之害。害而蠹焉。物不能全歸於天地矣。人而蠱焉。人不能全歸於天地矣。故聖人必務致中和以順天地之風。風順。而二虫、三虫乃不爲害。

682 蟋蟀

蟋蟀。於草中出者少力。於石隙竹根生者堅老善鬭。然多以東莞熊公鄉所產爲最。其地名花溪銀塘。熊公飛昔與元人大戰之所也。其產於東莞伯何公眞、羅中丞亨信、彭中丞誼、陳少保策①墓上者皆最。廣人喜鬭蟋蟀。歲於此間捕取。往往無敵。其立於蛇頭上者。身紅而大尤惡。五公勇烈絕人。皆多戰功。精氣蓋及於昆蟲也。

---

①陳策字純伯。東莞人。萬曆武進士。二十六年擊倭。天啓元年援瀋陽。與淸兵戰于渾河死之。贈少保。

683 大蟻

廣中蟻冬夏不絕。有黃赤大蟻。生山木中。其巢如土蠭窠。大容數升。土人取大蟻飼之。種植家連窠買置樹頭。以藤竹引度。使之樹樹相通。斯花果不爲蟲蝕。柑橘林檬之樹尤宜之。蓋柑橘易蠹。其蠹化蝶。蝶胎子。還育于樹爲孩蟲。必務探去之。樹乃不病。然人力嘗不如大蟻。故場師有養花先養蟻之說。向稱嶺南有樹蟻、樹蠭、樹胡蝶。皆連于樹上。樹蟻卽此。樹蠭者蠅蠭也。樹胡蝶者木葉所化。狀如丹靑。與木葉相纏綿不去者也。其爲胡蝶也。猶其爲葉也。葉已非葉。而胡蝶猶然葉也。

684 白蟻

廣多白蟻。以卑溼而生。凡物皆食。雖金銀至堅亦食。惟不能食鐵力木與機木耳。然金銀雖食。以其渣滓煎之。復爲金銀。金銀之性不變也。性不變。故質亦不變。鐵力。金之木也。木中有金。金爲木質。故亦不能損。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歲五月。羣蟻來朝。有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蟻祖者。主蟻之神之名。猶周禮。翨氏、蟈氏之命其官者也。土人以蟻害稼而截牲

擊鼓致賽於蟻祖。蓋亦曰昆蟲毋作。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以無害我田穉之意云爾。廣東多蟻。螽蟓之屬亦名蟻。故攻禜之術是勤。蟻祖者近乎古之田祖。致其祈焉。亦禮也。

685 蚺蛇

崖州多蚺蛇。新官至。黎人輒以蚺蛇爲獻。其長至丈。巨盈尺。秋時眼矇而休。茅草萌芽。自其腹出于鱗甲。春暖始可屈伸。行者覘茅草盤旋卽知之。性畏簑披木。猝遇之。以簑披木爲禦。人多則搯擊斃之。首尾兩分。猶奔騰數十里。以有水旱二膽轉運周身。故踰半日乃死。其性淫。以婦袙衣置穴外。蚺蛇聞氣出蟠伏。黎人以藤圈加頸上。逆鱗牽之。藤名蚺蛇藤。凡有蚺蛇之所。卽有此藤。見此藤。卽知有蚺蛇在咫尺間。黎人又輒以牛爲餌。蚺蛇嗜食牛。其口小。見牛則嚙其足。任牛所之。久之牛力絕。乃縮其身而吞焉。入水閉氣。牛卽斃。逾日肉骼融化。以尾挂樹杪而吐其骨。黎人因擊殺之。鄺露云。蚺蛇尾有鉤。口無齒。其聲甚怪。似貓非貓虎非虎。擊之則鳴。其長九十丈者吞赤蟻。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鹿、豕及人。吞之法。始以尾鉤之。繼以氣衝之。濡溼之。吞畢。懸樹上。絞至糜爛。骨角悉從皮出。望之若神龍之蛻。西粵土司。凡蚺蛇過三十丈者皆稱龍。其挈龍部署也。緝婦人裙裾以爲旗。斬烏鹽以爲鎗。葛藤以爲纜。凡蛇長一丈。旗一人。鎗一

人。弩五人。金二十人。蛇長十丈。人十之。長百丈。人百之。金者藤。藤以束之。鎗者鹽。鹽以剎之。旗者酒。酒以勞之。旗者得膽。鎗者得皮。金者得肉。弩者、牌者得脛。脛辟邪殺鬼。佩之吉祥。肉辟風寒。皮五采可繃鼗鼓。其過三十丈者曰龍皮。一端千金。波斯市之爲鼓。聲振百里。膽有三。旱膽能療目疾。水膽止瀉。護身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而至。

686 諸蛇

蛇之類甚衆。中其毒者。以蛇藥敷之即愈。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藥。見有蛇藥。即知有毒蛇在左右。不可踐履。蛇每遺精草上。及飲行潦之水而留涎沫。行者宜擇地而蹈。擇泉而飲。忽焉腫痛如蛇蟠狀。是中其毒。求蛇藥不得。亟以酒和熊膽服之亦可愈。諸山峒多蛇。有曰鳥梢者。野遇之。殺傷不死。能尾其人至家以報之。以釀酒。可治瘡疥。有曰量人者。長五寸許。見人即標起。欲高過人。有曰藤蛇。善附物。裊裊如藤。見者以爲藤也。遂爲所中。有曰山烏蠡。一名飛梢。頭如鳥。聲如馬嘶。每逐物。身則騰起。惟尾著地。有曰土錦。將生子。必當大道。俟人擊之。腹破子始出。否則其子食母而出。故粵人稱不孝者曰土錦蛇。有曰兩頭蛇。有曰九首蛇。天問所謂雄虺九首者也。亦曰王虺。此皆毒蛇之異者也。其無毒而異者。曰時辰蛇。狀如蜥蜴。十二時轉十二色。曰貓蛇。其聲如貓。曰雷公馬。產雷州。可

食。故北人謂雷州人食雷公云。蛇種類絕多。有一字名二字名三字名者。三字名如脊箕筴。金角帶、七寸錦、過樹榕之類。予不欲言。寧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

687 蛤蚧

蛤蚧。長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絕短。嘗自呼其名以鳴。一歲則鳴一聲。有鳴至數十聲者。人以爲神。羅浮多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①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聲也。其背色綠。有黃斑點若古錦。自旦至暮。常變十二種色。有得其一。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竅間。人以其聲與色之異。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陽。

688 白蠟蟲

粵人以蟲大如蟣虱者。芒種後置之菁紬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爲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鎔瀘成蠟。文理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于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纍纍

①方言作桂林之中守宮大而能鳴。

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白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繫于樹上。芒種後苞拆。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于蜜蜂。白蠟成于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爲炬。大者可五六觔。每夜爇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養蜂得蜜食。養蟲得燭紅。

689 禾蟲

禾蟲。狀如蠶。長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早晚稻將熟。禾蟲自稻根出。潮長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則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狹尾之網繫於杙。逆流迎之。網尻有囊。囊重則傾瀉於舟。杙之所。在江兩岸。其名曰埠。埠有主。爭者輒訟。與醫門白蜆塘。皆土豪所私以爲利者也。論者謂。國家漁課。達于山谷溪澗之水。芥爲之舟。課亦不免。故皆數於里甲。然漁業有浮、實。乘潮掇取。若棹艇往來。浮業也。罾門、禾蟲埠之類。實業也。廣州邊海諸邑。其漁而實業者。盡入豪宗。利役貧民。而不佐公家之賦。所在皆然。鴨埠起於洪武、永樂間。其圖具在。雖非漁業。以之抵課有四善焉。免逋負一。去蠹賊二。抑兼并三。弭暴亂四矣。禾蟲埠、白蜆塘亦然。當事者倘亦留心於此。

690 **蠅異**

嘉靖間。三水何維柏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甍甍。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乃散。既抵京下獄。蠅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譔蒼蠅傳。

691 **蝶異**

林光祿培。知新化縣。有饒貴者。與妻男四人暮歸。盜殺之。斃屍於野。主名不獲。為文告山川城隍之神畢。有蝶前飛。飛良久。心識之。尋單騎歷里社講約。適見蝶飛集一稚子衣背。尾得其父王忠瑚。捕至鞫之。稚子背即饒男故衣。立伏罪。諸生為作蝴蝶記。以神其政。

692 **蚱蜢異**

香山黃雙槐先生瑜①。官長樂時。有豪民殺人匿其屍。訊不詞服。法司欲從疑釋。先生

①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景泰進士。官長樂知縣。有雙槐歲鈔。

請自訊。忽有蚱蜢折左股斃于硯池。謂曰。女折其左股。沈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其洗濯寃奸。多此類。

693 **斷草烏**

斷草烏者。蛇也。大僅指許。長五六寸。頭如龍形而小。身純烏。其行也。百草沾之立斷。人見斷草。輒跡得之。故蛇每離地丈許。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癃瘋。

694 **蝦母**

捕魚者言。魚之情。水漲逆水而行。水退順水而去。五更出于淺水。天明潛于深淵。蝦亦然。蝦之母名曰水母。塊然如破絮。黑色。有口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沫。水母以蝦爲目。每浮水上。或取之。欻然而散。有曰蝦姑者。一名海馬。亦曰水馬。蝦類也。主催生。其扁如蜈蚣者。燒服。主夜遺。

廣東新語卷二十五　木語

695 松

羅浮七星壇下。舊有七星松甚怪。嘗化爲劍客。從道士鄒葆光入朝。見帝凝仙殿。又化道士七人。往來山下。葛稚川云。千歲之松，其中有物。或爲青牛。或青犬或人。殆謂是耶。化書云。朽麥化爲胡蝶。老楓化爲羽人。自無情而之有情也。予謂萬物之生。有情與無情一耳。情之所有。卽爲情之所無。情之所無。卽爲情之所有。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皆莫知其所以然。而又何疑於松與楓麥之化乎。

梅嶺多松。大者十餘抱。枝柯百尋。裊裊若藤蘿下垂而多倒折。葉黝黑。望若陰雲。夾道有數百株。左迴右轉。多張曲江手植。然苦爲斤斧所侵。火入空心。膏流斷節。半如枯樹賦所言。向有議者。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數。記其抱圍。部署什五。俾紅梅巡簡掌之。月一察驗。傷毀必償。諸古梅亦皆如是。可以更歷數百年無恙。此誠奇偉之策。嗟夫。人知梅嶺之梅而不知松。梅以梅將軍。松以張丞相。重其人因以重其樹。昔湛甘泉以松爲髯翁。有句云。

髯翁作人拜。而於梅嶺松坐臥其下不能去。風流良可慕也。

瓊州無松。海忠介嘗植數株祖塋。今惟其祖塋有松。他處植之不生。蓋松性宜寒。瓊州極南之地。其氣太暖。卽使生松。亦爲不材之木。不可梁棟。蘇子瞻云。羅浮地暖。生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紈綺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

696 水松

水松者。櫻也。喜生水旁。其幹也得杉十之六。其枝葉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幹則曰水杉。言其枝葉。則曰水松也。東粵之松。以山松爲牡。水松爲牝。水松性宜水。蓋松喜乾。故生於山。檜喜溼。故生於水。水松。檜之屬也。故宜水。廣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爲觀美。歲久蒼皮玉骨。礧砢而多癭節。高者壘駢。低者蓋偃。其根浸漬水中。輒生鬚鬛。嫋娜下垂。葉清甜可食。子甚香。又嘗有木生其旁。崒起於地。與相抱若寄生然。名曰抱木。甚香。亦曰抱香。質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刳而爲履。易如削瓜。旣乾則韌不可理矣。嵇含言。土人不甚珍此。亦不大香。嶺北人愛之。香乃殊勝。予詩。儂如抱香枝。不離水松樹。裁爲木屧輕。隨郎踏霜露。

697 **柏**

廣中松多而柏少。以其地乃天之陽所在。松陽木。故宜陽而易生。其性得木氣之正。而伏金其中。故爲諸木之首。凌冬不凋。梁氏云。松爲陽而柏爲陰。松木鬆。色白而多脂。象精。柏木堅。色赤而多液。象血。精以形施。血以氣行。故松出肪而柏生香。然以類言。松似夫而柏非婦。柏得陰厲之氣勝也。似婦而爲血屬者。其惟漆乎。況松文从木从公。木之公也。漆从水。水含金爲女。木生火爲男。亦有夫婦之義。大均謂。柏樹向西。西方白。故字从白。金之木也。松向東。木之木也。木之木爲夫。金之木爲婦。金之木向陰。受月之精多。是則柏終乃松之配也。

698 **漆**

梁氏以松爲夫漆爲婦。謂松脂。精也。木之火也。漆液。血也。金之水也。服松則神氣清明。服漆則精血堅固。而宓山謂廣漆黃。江漆黑。予謂黃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黃也。易曰。黃離。黃爲火之神。赤爲火之氣。松。坎之木也。漆。離之木也。

699 **杉**

東粵少杉。杉秧多自豫章而至。鬻者爲主人辟地種就。乃如株數受植。粵多材木。用杉者十止四五。故罕種之。柏亦然。潮陽多紫柏。木香而文。可爲器。其生他州縣者。歲久空心。

700 **梅**

梅花惟嶺南最早。冬至雷動地中。則梅開地上。蓋其時火之氣不足於地。而發其最初之精華。故梅開。水之氣上足於天。而施其最初之滋潤。故雪落。雪。洩也。從肅殺之中。洩其一陽之精。以爲來春之生生者也。雪深則水氣足。梅早則火氣足。火氣足而爲天地陽生之始。陰殺之終。使萬物皆復其元。梅之德所以爲大。

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獨早。故羣卉資之以爲始。斯時也。天地一陽之復不可見。見之於梅。梅其得氣之先者也。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於梅。欲見梅得氣之先者於粵。

韶州梅。長至已開。臘月大雪。梅復開尤盛。有於舊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屬嶺北。故梅

以臘以正月開。廣則秋末冬初。梅且開盡。往往不待長至。以地煖故開更早。氣盛則開而又開。予詩。嶺梅一歲再開花。

梅嶺多梅。唐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之問有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間。知軍事管銳。植三百株。明正統中。知府鄭述復補植。正德中。參政吳廷舉增植及松。至萬五千餘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鐫詩於石。崇禎初年。博羅張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趙孟守題曰梅花國。書額於紅梅驛以旌之。是皆於梅鋗將軍有功。梅將軍以梅嶺爲湯沐。又有梅花爲俎豆。亦榮矣哉。嶺上梅微與江南異。花頗類桃而脣紅。故驛名紅梅。蓋嶺頭雪少。積陽之氣所發。故梅多紅而香烈。予詩。南枝多紅北多白。多紅以其向日。多白以其背日也。

瓊之州比年梅花六出。予謂梅花五出者也。五。陽數也。冬至一陽始復。梅即吐花。得陽之先者也。今六其出。則得陰數矣。蓋以地氣而變。苦於嚴寒。故不用其五而用六。同於雪花也。以梅花爲體。以雪花爲用。使人見以爲雪花。則梅也。以爲梅。則雪花也。人見其六而不見其五。其五在六之中。猶河圖之五在十中也。且也河圖之一生水。梅得水氣之先。故花於冬至與雪同時。雪者水之氣所凝。梅者水之形所結。其卦皆爲坎。坎爲水。水在天而未至乎地。而先凝爲雪。先天之水也。水在地而未上乎天。而先發爲梅花。先地之水也。水

之數六。寒極則雪花與梅皆六其出。應其數也。北方地寒。以煖爲祥。南方地煖。以寒爲祥。瓊州之梅早。以煖也。其六出。以寒也。是乃祥也。

701 **桂**

古多以桂爲舟。楚辭云。沛吾乘兮桂舟。蓋古時番禺多桂。山海經云。賁隅之東。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爲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爲舟。

飲食中。古稱蜀薑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爲珍。雜檳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時羅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嘗服肉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列仙傳贊云。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

702 **楓**

嶺南楓。多生山谷間。羅浮連亙數嶺皆楓。每天風起則楓鳴。語曰。檀喜雨。楓喜風。凡陽木以雷而生。陰木以風而生。楓。陰木。以風而生。故喜風。風去而楓聲不止。不與衆林俱寂。故謂之楓。凡草生於雷。木生於風。故文雷上著草爲蕾。有蕾無槈。風旁著木爲楓。有楓無蔵。楓者風之所聚。有癭則風神聚之。曰楓子鬼。嵇含云。楓老有癭。中夜大雷雨。

瘦卽暗長。一枝長可數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往往有神。予有楓人歌云。小雨楓人長一尺。大雨楓人長一丈。女巫取得水沈薰。一夕楓人有精爽。小婦持珠來。求子步遲迴。大婦持錢至。問郎歸尙未。

703 木棉

木棉。高十餘丈。大數抱。枝柯一一對出。排空攫拏。勢如龍奮。正月發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紅、金紅二色。蕊純黃六瓣。望之如億萬華燈。燒空盡赤。花絕大。可爲鳥窠。嘗有紅翠、桐花鳳之屬藏其中。元孝詩。巢鳥須生丹鳳雛。落英擬化珊瑚樹。佳絕。子大如檳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綿飛空如雪。然脆不堅韌。可絮而不可織。絮以褥以蔽膝。佳於江淮蘆花。或以爲布曰緤。亦曰毛布。可以禦雨。北人多尙之。綿中有子如梧子。隨綿飄泊。著地又復成樹。樹易生。倒插亦茂。枝長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則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南海祠前。有十餘株最古。歲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發。觀者至數千人。光氣熊熊。映顏面如赭。花時無葉。葉在花落之後。葉必七。如單葉茶。未葉時。眞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謂烽火樹也。予詩。十丈珊瑚是木棉。花開紅比朝霞鮮。天南樹樹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憐。南海祠前十餘樹。祝融旌節花中駐。燭龍啣出似金盤。火鳳巢來成絳

羽。收香一一立花鬚。吐綬紛紛飲花乳。參天古幹爭盤拏。花時無葉何紛葩。白綴枝枝胡蝶繭。紅燒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麗無匹。太陽烈氣成嘉實。扶桑久已摧爲薪。獨有此花擎日出。

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淸岐二口而上至四會。夾岸多是木棉。身長十餘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萬條。如珊瑚琅玕叢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隨流者。又如水燈出沒。染波欲紅。自春仲至孟夏。連村接野。無處不開。誠天下之麗景也。其樹易長。故多合抱之幹。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傷。而又鬼神之所棲。風水之所藉。以故維喬最多與榕樹等。予詩。西江最是木棉多。夾岸珊瑚十萬柯。又似燭龍銜十日。照人天半玉顏酡。

704 榕

榕。葉甚茂盛。柯條節節如藤垂。其幹及三人圍抱。則枝上生根。連綿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數四。枝幹互相聯屬。無上下皆成連理。其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絲。久則千百者合而爲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棟柱互相撐抵。望之有若大廈。直者爲門。曲者爲窗牖。玲瓏四達。人因目之曰榕廈。其根下蟠者。剔去土石。又往往若巖洞。容十許人。其樹可以倒插。以枝爲根。復以根爲枝。故一名倒生樹。幹多中空。不堅。無所可用。

故凡爲社者。以之得全天年。大者至數百歲。故夫望其鄉有喬木森然而直上者。皆木棉也。有大樹鬱然而橫垂者。皆榕也。榕。容也。常爲大厦以容人。能庇風雨。又以材無所可用。爲斤斧所容。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又榕。離之木也。外臃腫而中虛。離之大腹也。其中常產香木。炎精所結。往往有伽㑲焉。粵人以其香可來鶴子。可肥魚。多植于水際。又以其細枝曝乾爲火枝。雖風雨不滅。故今州縣有榕鬚之徵。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亦未盡爲不材也。性畏寒。踰梅嶺則不生。故紅梅驛有數榕。爲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廣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許。而東大西小。東榮西瘁。東榕又不落葉。咫尺間地之冷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與廣州榕婆娑偃蹇者異。高州道中。榕夾路垂陰。凡百株。狀甚詭怪。皆束千百根以爲一身。一身之上皆根也。根包其身。身隱於根。枝柯長至數丈。多直少曲。曲而至地爲身。直而橫空爲幹。有紅白大葉小葉諸種。有子無花。子落時常如密雨。中多嶺西副使吳廷舉所植。父老稱吳公榕。新興東北一帶亦有之。先是宋延祐間。有倉振者知新州。夾道植榕。其後高芝復植松。於是行旅歌之曰。倉榕高松。手澤重重。高松倉榕。夾道陰濃。而僉事劉洵者。修高、倉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興。令里胥分地植榕。遣官以時驗勤怠。至今榕樹存者大十圍。又歸善葉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陰大。當馳道植。自白水至雒陽。五丈而樹。田間恐妨穀。凡植幾本

以報。嗚呼。遠者種德。近者種樹。吾無德且種樹。此皆仁人之澤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榕易高大。廣人多植作風水。墟落間榕樹多者地必興。鳥啣落子。寄生他木上。歲久根下至地。則根反爲幹。千百根蟠結。大至合抱。其故幹失。其所寄者亦失。所寄者反若寄生於榕焉。而榕老空心。復有榕子或他木寄生其中。竟不知其孰爲本根也。榕之怪在根。自上生下。語曰。榕木倒生根。根小者俗稱榕鬚。拂水生波。千絲萬縷。始爲鬚。中爲根。終爲幹。故幹在中。新幹在外。表裏相合。狀益臃腫可愛也。

韶州城中古榕。每吐烟則有兵革。榕故火樹。亦老樹生烟之徵也。凡物久菀則生火。榕多空心。溼熱鬱積於中。故發而爲烟燄。昏夜望之。常若炎炎勃勃。歲乙亥。劉香寇廣州。時南海縣治有古榕。白晝騰烟。彌日不息。識者曰。香其平矣。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物殆云告也。不月餘。香平。又壬午。樂昌至善寺古榕。空中火起如焚膏。三日乃盡。又癸未。高州府署榕烟接天。丙戌之臘。淸遠城隍廟榕出白烟氣三日。明年二月。晏公廟又與城隍廟榕。並出烟氣二日。其秋九月。遂有屠城之禍。是榕又可以卜休咎也。

龍門有連理樹。在平康都油田鋪。蓋兩榕也。相去數丈。其上枝葉繆結。根幹所出。結成一門。下通車馬往來。宋時物也。桂林有榕樹門。狀亦相似。門。古桂州南門。兩榕根相夾

爲之。元至正間忽悴。平章唐元公祭之復生。

705 梡

廣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樹。通體根鬚蟠結。大可數十抱。枝短而勁。葉初發。細卷如辛夷之蕾。葉開則色殷紅。望之如花。其樹無花。葉卽其花。葉至冬而落。春間乃發。初發又如筆管。粵人因名爲管樹。父老云。此梡樹也。舊有一碑在樹腹。兵婦得之以擣衣。有聞石聲淸越者求之。則冢宰李默①所譔孤樹裒談記也。默常爲屯田副使居此。予有老樹歌云。少參堂側有老樹。似榕非榕榕所寓。葉葉含苞如木筆。葉開忽似花爭吐。花亦非花花不如。紅淺綠深帶膏露。千萬根鬚作一身。虎倒龍顚應有故。

706 菩提

訶林有菩提樹。蕭梁時。智藥三藏自西竺持來。今歷千餘年矣。大可百圍。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於根而生於枝。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計。大者合圍。小者拱把。歲久根包其幹。惟見根而不見幹。幹已空中無幹。根卽其幹。枝亦空中無枝。根卽其枝。其葉似柔桑而大。本

①李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進士。官廣東僉事。終吏部尚書。有孤樹裒談。

圓末銳。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于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盡。惟餘細筋如絲。霏微蕩漾。以作燈帷笠帽。輕弱可愛。持贈遠人。比於綃縠。其萎者以之入爨矣。予嘗爲菩提詩。有云。菩提有靈樹。植自蕭梁年。智藥所移根。航海來炎天。歲久幹中空。蒼皮相糾纏。根鬚自上生。千百垂連卷。大者成虬螭。小者藤蘿穿。結束成一身。四體何拘攣。下枝多洞穴。崩陷至三泉。上枝雖臃腫。亦自方且圓。雷霆日大索。鱗爪無留玆。神火所焦灼。千尋亦童顛。二月葉始隕。槎枒餘一拳。葉狀如柔桑。五月爭新妍。僧伽漚成紗。弱薄如翅蟬。持以遺遠方。恍忽鮫綃烟。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燒天邊。開時無一葉。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東偏。么鳳巢蕊中。血染綠毛鮮。復有細葉榕。交陰連陌阡。根鬚亦倒生。合抱爲一椽。縱橫作廣廈。戶牖相盤旋。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膚左右紐。癭瘤以萬千。士女所婆娑。伏臘拜必虔。菩提更神怪。與之難比肩。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與訶子接。右與蘋婆連。蒲葵居門外。其壽亦彭籛。下滋達磨井。上蒙虞翻園。肥沃多火膏。鹹氣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細草皆芊綿。累石作香臺。蟲蟻愁攀援。

荔字從艸從刕。不從劦。刕音離。割也。劦音協。同力也。荔字固當從刕。本草謂荔枝木堅。子熟時須刀割乃下。今瓊州人當荔枝熟。率以刀連枝斫取。使明歲嫩枝復生。其實益美。故漢時皆以爲離支。言離其樹之支。子離其枝。枝復離其支也。

南方離火之所出。荔枝得離火多。故一名離支。亦曰丽支。丽。離也。丽文從兩日。天地之數。水一而火二。故丽從兩日。日爲五行之華。月爲六氣之精。日丽乎支。猶之乎日出於扶桑也。丽支乃震木之大者。震木以扶桑爲宗子。而丽支其支子。故曰丽支也。日出於離。離盡午中。故丽支以夏至熟。離爲坤之中。其色黃。故曰黃離。丽支之核。外赤而內黃。則黃離之美也。坤之中其味甘。故曰甘節。丽支之肉。少酸而多甘。則甘節之吉也。又荔枝核之小者名節核。

荔支以臘而萼。以春而華。夏至而翕然子赤。生於木而成於火也。皮紅肉白而核復純丹。火包其外復孕其中也。肉白爲金。金爲內外火所煉。故味醇和而甘。其液乃金水之精。甘又屬土。備五行之粹美。而以火爲主者也。粵以火德王。凡花多朱色皆火花。實多朱實皆火實。太陽烈氣之所結。火實之屬凡百種。而荔枝爲長。火爲母。荔支則火之長子也。荔支以增城沙貝所產爲最。土黃潤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支絕美。自挂綠以下數十種。色、香、味迥異他縣。好事者當未熟時。先以兼金購之。乃得。其狀元紅等。賤如菽粟。歲收數千萬斛。販於

他方。非所急矣。自挂綠至狀元紅。皆山枝。火山之屬也。火山善變。滋味百出。隨其土爲高下。然遲熟。熟必在水枝之後。水枝以黑葉爲上。黑葉又以番禺古埧所產爲上。順德之三貴次之。龍眼以順德之陳村北滘爲上。番禺之韋涌次之。龍眼必經博接乃子。花頭十汰七八。子乃甜大而多。荔枝花頭不可汰。語曰。荔枝惜花。龍眼惜子。又曰。荔枝十花一子。龍眼一花十子。荔枝又貴以沃土厚培。使根深不拔。膏澤上行。沙水下滲。然後枝條鬱茂。實不裹刺。上廣下尖。樽肩壺腹而成嘉種。語曰。荔枝宜肥。龍眼宜磽。又荔支屬火。宜使向陽。龍眼屬水。宜向陰。荔枝之陽子甜。龍眼之陰子甜。語曰。當日荔枝。背日龍眼。予詩。龍眼獨從陰處長。荔枝先向日邊紅。其甜曰上糖。酸曰上水。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犀角子。七夕曰七夕紅。而大熟於小至。以蟬鳴爲候應。此時熟者曰金釵子。實大核小。昔人解金釵而得其種。或謂卽黑葉也。荔支葉青綠。此獨黑。故曰黑葉。廣人爲荔脯者多黑葉。次曰進奉。曰大造。曰塘壆。是皆水枝之貴者也。當摘時宿之井中。沃以寒泉。火氣旣去。金液斯純。以正陽精蕊。而配以正陰津液。水火旣濟。斯爲神仙之食。予詩云。露井寒泉百尺深。摘來經宿井中沈。日精化作月華冷。多食令人補太陰。火則寒之。水則熱之。此食荔枝之法也。水枝食罷。乃食山枝。山枝之美者多無核。近蒂一點檀暈。微作核痕。又多雙實。實皆寬膊尖腰。一種大如拇指。長而不圓。狀若玉蘭之蕾。味香以脆。觸其殼卽爆開成兩。

亦無核。卽有亦甚微小。名馬口鈴。出番禺平山。又一種大如龍眼。亦無核。絕香。名曰香荔。出新興。然皆不如挂綠之美。挂綠者。紅中有綠。或在於肩。或在於腹。綠十之四。紅十之六。以陽精深固。至秋而熟。生祇數十百株。易地卽變。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其曰凝冰子者。以日照之。內外洞徹。微核在中。半明半滅。又絕異。予詩。照人最是凝冰子。五月光生一片寒。未啓朱苞光已出。可憐更在水精盤。其曰水浮子者。重而不沈。以置水中。隨波下上。又有如素馨香者。如露花。如丁香者。丁香有大小之分。與小華山、綠羅衣、交几環三種皆絕美。是皆火山之屬。湛文簡公昔從楓亭懷核以歸。所謂尙書懷者也。又有名公領孫者。每一大者有十餘小者環之。其色紅綠各半。味亦美。大者微有核。有曰丫髻。形最小。生皆並蒂。故曰丫髻。多無核。卽有亦小。名曰焦核。有曰將軍荔。最大。核亦大。然肉多不覺。是皆山枝之貴者也。東粵故多荔枝。問園亭之美。則擧荔枝以對。家有荔枝千株。其人與萬戶侯等。故凡近水則種水枝。近山則種山枝。有荔支之家。是謂大室。當熟時。東家誇三月之靑。西家矜四月之紅。各以其先熟及美種爲尙。主人餉客。聽客自摘。或一客而分一株。或一株而分十客。各以其量大小。受荔枝之補益。莫不枕席丹膚。沐浴瓊液。旣飽復含。未饑先擘。或辟穀者經旬。或卻葷者連日。其有開荔社之家。則人人競赴。以食多者爲勝。勝稱荔枝狀頭。少者有罰。罰飲荔枝酒數大白。蓋荔枝多食。未嘗傷人。飲蜜一杯。

卽解。或以青鹽調白火酒飲。或飲荔枝酒過醉。則以荔支殼浸水飲。又荔支多露。有過食者。昧爽就樹間先吸其露。次嚥其香。使氤氳若醉。五內清凉。則可以消肺氣。滋眞陰。卻老還童。作荔支之仙。白沙云。我是荔支仙。得此法也。

廣州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支、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田每畝。荔支可二十餘本。龍眼倍之。以淤泥爲墩。高二尺許。使潦水不及。以蕮草蓋覆。使烈日不及。而龍眼之幹。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稈束之。欲其實多而大。以鹽瘞之。生蟲。則以鐵綫濡藥刺之。否則樹盡蠹。凡龍眼用接。荔支用博。博之法。當花發時。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許。傅之以土。子結後枝卽生根。乃落之爲栽。接之法。以核漏出萌芽。長至三四月爲栽。乃以龍眼之枝屈而接之。其栽之枝葉盡脫。乃以樹上之枝葉爲栽之枝葉。其法與閩中異。閩之龍眼樹。三接者爲頂圓。核種十五年始實。實小不可食。則鋸木之半。以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如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於常種。若一二接卽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二接者曰鋮樹。未接者曰野箬。廣之龍眼。大率野箬多。故不及閩。廣荔枝種之四年卽實。龍眼必至五年。荔支歲初而蕾。二月而花發。發時多雹。則花落實小。多雨則花腐。少雨則花液相膠而不實。估計者。視其花以知其實多少而判之。是曰買焙。其人名曰焙家。龍眼亦然。順德多龍眼。南海、東莞多荔枝。多水枝。增城多山枝。每歲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

枝三四之。載以栲箱。束以黃白藤。與諸瑰貨向臺關而北臘嶺而西北者。舟船弗絕也。然率以荔枝、龍眼爲正貨。挾諸瑰貨。必挾荔枝、龍眼。正爲表而奇爲裏。奇者曰細貨。不欲居其名。所謂深藏若虛也。廣人多衣食荔枝、龍眼。其爲栲箱者打包者各數百家。舟子車夫。皆以荔枝、龍眼贍口。而予家在扶胥南岸。每當荔枝熟時。舟自扶胥歷東西二洲至于沙貝。一路龍丸鳳卵。若丘阜堆積。估人多向彼中買賣。而予亦嘗爲荔枝小販。自酸而食至甜。自青黃而食至紅。自水枝食至山枝。自家園食至諸縣。月無虛日。日無虛晷。凡四閱月而後已。比鄰有大石村。荔枝尤盛。以予不及往。則以荔枝爲酒相餉。而予又得藏荔枝法。就樹摘完好者。留蒂寸許蠟封之。乃剪去蒂。復以蠟封剪口。以蜜水滿浸。經數月。味色不變。是予終歲皆有鮮荔支之飽。雖因之辟穀可矣。伊尹言。丹山之南。有鳳丸。沃民所食。鳳丸必荔支也。所謂仙人之美祿非耶。

708 龍眼

荔支與龍眼皆成於火。而荔支先熟。龍眼繼之。故廣人名曰荔奴。予謂荔支火之牡也。龍眼火之牝也。牡大而牝小。故荔支大於龍眼。而龍眼以初秋熟。又得金氣。金以黃爲純。故龍眼色黃。火以赤爲正。故荔支色赤。荔支肉白而核赤。火在金中也。龍眼肉白而核黑。

水在金中也。火在金中。故荔支性熱。水在金中。故龍眼性寒。而皆爲乾之木果。乾爲金。金得火而熱。荔支之所以爲陽也。金得水而寒。龍眼之所以爲陰也。龍眼花時。以天昧爽取其露以點飲食。絕甘美。勝於荔支花露。此又金水之精也。

閩中龍眼熟時。兒童食之而肥。謂之龍眼長。廣中不然。兒童多食輒患瘕。以焙乾者爲貴。其黃皮者子大。皮黃而薄滑無點。青而有點者。子在大小之間。皆甚甜。最大者孤圓。次金字、山字、南字。小者蜜糖埕。遲者秋風子。每一年多。則一年少。閩中謂之歇枝。廣中謂之養樹。歲歲豐盛。則樹易衰。養之而後。經久不壞。子且繁大。蓋樹自養。非人養。或龍眼荔支皆養。或各養。

順德之錦鯉海。諸邑龍眼若於此貿易。謂之龍眼市。增城之沙貝。則荔支市也。予詩。端陽是處子離離。火齊如山入市時。一樹增城名挂綠。冰融雪沃少人知。又云。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販尙書懷。玉欄金井殊無價。換盡蠻娘翡翠釵。蓋市中所販。大抵狀元紅、小華山諸種。皆火山之屬。所謂尙書懷者也。若挂綠、玉欄、金井。則夜光無價。非可以金錢而得之。

舟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東。一帶多龍眼樹。又東爲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帶多荔枝樹。龍眼葉綠。荔枝葉黑。蔽虧百里。無一雜樹參其中。地土所宜。爭以爲業。稱曰龍荔之民。

龍眼多食益智。予詩。采摘日盈筐。香生比目房。食多能益智。本草有仙方。又詩。益

智爲龍眼。鋼愁是荔支。龍眼產廉州者尤美。東坡云。廉州龍眼。色味殊絕。可敵荔支。

709 棃

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棃園。地皆黃細沙。多井氣。掘地尺許。水沄沄上溢。天大雨。水迸出庭際有似瀵泉。所食井深四尺許。水嘗汎濫至眉。冬不乾涸。味甘冽。上有棃一株。根得美泉滋沃。結實獨異。以二月花者八月熟。九月花者正月熟。歲凡兩熟。正月熟者曰雪棃。稍小。味益淸。葉凡二落。落於七月者深紅。於正月者色微紫。予齋中煮茗多用之。樹甚古。作五大柯。橫直者半。直者高出簷端。月夕布影扶疎。葉丹花白。離離相間。若在羅浮老梅之下。予詩云。春來始落葉。葉盡棃花開。又云。先秋葉半紅。又云。皃小方垂髻。能爭掌上棃。謂此。

710 橄欖

橄欖。有青、烏二種。閩人以白者爲青果。粵中止名白欖。不曰青果也。白欖利微。人少種。種者多是烏欖。下番禺諸鄉爲多。種至兩歲。烏欖秧長八九尺。必扦之乃子。扦至三年而子小收。十年而大收矣。其樹本高而端直多獨榦。至頂乃布枝柯。有雌有雄。雌子而雄

花。雄者俗曰欖公。欖公不實。以雌者扦之。使雌雄相合乃實。雄爲主。雌爲客。猶婦之歸於夫也。子如棗大。長寸許。光無稜瓣。先生者下向。後生者上向。八九月熟。梯之擊以長竿。或刻其幹東寸許。納以紅鹽。則其幹東子落。刻其幹西或南北寸許亦然。古詩所謂紛紛青子落紅鹽也。白欖以白露後食不病瘧。其性熱。食時須去兩端。初嚼苦澀。久乃回味而甘。故一名味諫。粵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輒先贈是果。其色白。可以行氣。雖有憤戾。食之潛消。以沸湯點之。色淡碧。芬如蘭臭。可以香口。絕勝鷄舌香。烏欖子大肉厚。其性溫。故味濇甘。以溫水泡軟。俟紫脂浮溢乃可食。水冷則澀生膠。熱則肌膚反實。故必溫水之和乃醇。其性亦有婉諫之道焉。白者亦曰雄。烏者亦曰雌。白陽而烏陰。陽故色白而行氣。陰故色紅而補血。陰故烏者有仁可食。陽故仁小而不成。此其別也。酉陽雜俎。以枝南向者爲橄欖。東向者爲木威。高、雷間則以烏者爲木威。予詩。山果木威香。有蓏蕟果者。木幹中空。高二三丈。亦有雌雄。雄者不實。雌不花。雄之花卽雌之實。雄不自爲實。雌亦不自爲花也。雄雌並植始實。實如王瓜。一枝環繞數十枚。煮之味類匏。特出惠州。亦橄欖之類。

711 檳榔

檳榔。產瓊州。以會同爲上。樂會次之。儋、崖、萬、文昌、澄邁、定安、臨高、陵水又次之。

若瓊山則未熟而先採矣。會同田腴瘠相半。多種檳榔以資輸納。諸州縣亦皆以檳榔爲業。歲售於東西兩粵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爲貴。暹羅所產曰番檳榔。大至徑寸。紋粗味澀。弗尙也。三四月花開絕香。一穗有數千百朵。色白味甜。雜扶留葉、椰片食之。亦醉人。實未熟者曰檳榔青。青。皮殼也。以檳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瓊人最嗜之。熟者曰檳榔肉。亦曰玉子。則廉、欽、新會及西粵、交趾人嗜之。熟而乾焦連殼者曰棗子檳榔。則高、雷、陽江、陽春人嗜之。以鹽漬者曰檳榔鹹。則廣州、肇慶人嗜之。日暴旣乾。心小如香附者曰乾檳榔。則惠、潮、東莞、順德人嗜之。當食時。鹹者直削成瓣。乾者橫剪爲錢。包以扶榴。結爲方勝。或如芙蕖之並蔕。或效蛺蝶之交翾。內置烏爹泥石灰或古賁粉。盛之巾盤。出於懷袖。以相醻獻。入口則甘漿洋溢。香氣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旣紅潮以暈頰。亦珠汗而微滋。眞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遠道之渴饑。雖有朱櫻、紫梨。皆無以尙之矣。若夫灰少則澀。葉多則辣。故貴酌其中。大嚼則味不回。細嚥則甘乃永。故貴得其節。善食者以爲口實。一息不離。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靑。立唾之矣。予嘗有竹枝詞云。日食檳榔口不空。南人口讓北人紅。灰多葉少如相等。管取臙脂個個同。謂此。粵人最重檳榔。以爲禮果。款客必先擎進。聘婦者施金染絳以充筐實。女子旣受檳榔。則終身弗貳。而瓊俗嫁娶。尤以檳榔之多寡爲辭。有鬬者。甲獻檳榔則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陳於二伏波將軍之前以爲敬。

按本草以小而味甘者爲山檳榔。大而味澀者爲豬檳榔。最小者曰蒳子。又名公檳榔。圓大者名母檳榔。雷氏言。尖長有紫文者名檳。圓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檳力小。今醫家亦不細分。但以狀作雞心。穩正不虛。內有錦文者爲佳。予謂賓與郎皆貴客之稱。嵇含言。交廣人客至。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檳榔之義。蓋取諸此。越諺云。一檳一榔。無蔞亦香。扶留似妾。賓門如郎。賓門卽檳榔也。又云。檳榔爲命賴扶留。

712 **桄榔**

桄榔。似椶櫚而多節。巨者徑二三尺。幹長五六丈。至杪乃柯條相比。葉生於杪。不過數十百葉。葉下有鬚。長短如鹿馬尾。微風動之。蕭疎可愛。花開成穗綠色。子如靑珠。每一樹輒有靑珠百餘。條鬚多於葉。珠又多於鬚。風飄颺之。若水簾繽紛而下垂也。廣人遇旱。每以珠結香亭。舁之祈禱。謂可致雨。子紅熟者。連瓢食之頗甜。皮中有白粉。曰桄榔麪。故海南人有檳榔爲酒、桄榔爲飯之語。其心似藤心。以爲炙亦滋腴極美。南方奇木故多椶蕉本。而皆可食。桄榔蓋其一云。桄榔一名麪木。語云。毋言天涯。可以爲家。食有麪木。飲有酒花。謂此。木色類花梨而多綜紋。珠暈重重。紫黑斑駁。可以車鏇作器。鬚可織巾及掃帚。肌甚剛。可作鍁鋤及鎗以代鐵。番人多用之。下四府人以其小者爲屋椽爲梁柱。然多

空心。與檳榔、椰、蒲葵三種。皆號木中之竹。檳榔葉小椰葉大。二種取其實。桄榔取其材。蒲葵取其葉。一種南椰取其粉。皆南天之奇植也。諸祠宇多植桄榔、蒲葵、木棉。佛寺多植菩提。里社多榕。池塘堤岸多水松、荔支。廣州訶林。舊多訶子、頻婆。其菩提樹。植自蕭梁年間。爲諸寺菩提之祖。南海廟波羅蜜樹。亦爲十郡波羅蜜祖。廣州屯田道署有梡樹。若榕非榕。榕冬時葉不萎落。梡則盡落。亦數百年物。爲諸梡之祖。故廣州城中老樹。以訶林菩提及此梡並稱。而桄榔則最古者少矣。

713 椰

椰。產瓊州。栽時以鹽置根下則易發。樹高六七丈。直竦無枝。至木末乃有葉如束蒲。長二三尺。花如千葉芙蓉。白色。終歲不絕。葉間生實如瓠繫。房房連累。一房二十七八實。或三十實。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堅。與膚肉皆緊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膚中空虛。又有清漿升許。味美於蜜。微有酒氣。曰椰酒。蘇軾詩。美酒生林不待儀。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儀狄而作也。瓊人每以檳榔代茶椰代酒。以款賓客。謂椰酒久服可以烏鬚云。予詩。瓊南無酒家。酒向椰中取。椰子有一心。出酒如娘乳、又云。椰心在酒中。大似銀桃子。浸以玉漿寒。食之甘且旨。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

一。宜以檳榔兼嚼之。雷、瓊婦女多鬻檳榔于市。以浮留葉結疊鴛鴦相餉。潛點椰心其中。予有竹枝詞云。數錢爭出手纖纖。葉結鴛鴦滿翠奩。莫道檳榔甘液好。買儂椰子更心甜。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其中水聲清亮。則其心大而甜。其肉厚。其殼亦堅。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椰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瓊州歌有云。不買椰衣只買心。

714 **橘柚**

吾粵多橘柚園。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一百石。其民謂之橘籍。歲以甘橘進御。王逸云。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是也。唐有御柑園在羅浮。按羅浮柑子。開元中。始有僧種於南樓。其後常資進獻。其屬有頳、黃二色。大三寸者。黃者柑。頳者橘也。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月生一子。以其皮爲橘紅。瀹湯飲之。痰立釋。歲亦進御。今爲大風所拔。新種一株味不及。化州故多橘紅。售於嶺內。而產署中者獨異。其類有曰橙者。皮厚而皺。人多以白糖作丁。及佛手、香櫞片爲蜜煎。糝貨之。橘屬有紅白。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鐳柚。小曰邏柚。熟於早禾時曰禾轆。以其極圓。故曰邏曰轆也。春時。兒女蒸取柚花油。以作香膽口脂。謂可美顏。有香柚者出增城。小而尖長。甚芬郁。入口融化。然其性能化物。不能自化。雖香液飴津。甘漿浸齒。多食之輒能病人。近爲貪令所苦。每出敎。取

至萬枚。需金以代。今樹亦且盡矣。柑亦橘之類。以皮厚而粗點及近蒂起饅頭尖者爲良。產四會者光滑。名魚凍柑。小民供億亦苦。柑戶至洗樹不能應。產增城者。以沙貝、東洲、西洲爲貴。其土高。多細白沙。與海潮遠。鹹味不接。故甘美。荔支亦然。凡食柑者。其皮宜陽擘。不宜陰擘。陽擘者自上而下。下者蒂也。陰擘自下而上。則性太寒。不宜入藥。其未熟而落者青皮。年久而芳烈入腦者陳皮。踰嶺得霜雪氣益發香。橙皮辛性溫。主消腸胃中惡氣。兼醒宿酲。外有水橙。似柑而稍大。皮甜可食。又有桔。亦與柑類。曰蜜柑者。小而甘。曰鬆皮桔者。皮紅不粘肉微酸。其皮皆不及柑。一種名黃淡子。色黃味酸。花可薰香。是曰塌橘。又有壺橘、山橘。性皆畏冷不宜肥。肥則春分後多死。故宜種於山谷間。其木善生蠹。而螞蟻氣辛。可以殺之。有曰岑梨。即橙梨。大如橘味。又有金橘。最小。剝皮則酢。合食則甘。皆厥包之珍也。香櫞。一曰枸櫞。以高要極林鄉爲上。其狀如人手。有五指者曰五指柑。有十指者曰十指柑。亦曰佛手柑。有單拳有合掌不一。花開即見其子於蕊中。子成長如小瓜。皮若橙柚而光澤。肉甚厚。色白如肪。然亦鬆虛。味短。惟香芬大勝香櫞。經久不歇耳。搗大蒜罨其蒂上。香更充溢。以汁浣葛紵。絕勝酸漿。一名飛穰。

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羅岡。三四十里。多以花果爲業。其土色黃兼砂石。潮鹹不入故美。每田一畝。種柑桔四五十株。糞以肥土。溝水周之。又采山中大蟻。置其上以辟蠹。

經三四歲。桔一株收子數斛。柑半之。柑樹微小於桔。桔茂盛可至二十餘歲。柑亦半之。熟時黃實離離。遠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間矣。自黃村至朱村一帶。則多梅與香蕉、梨、栗、橄欖之屬。連岡接阜。彌望不窮。史所稱番禺多果布之湊是也。吾粵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羅浮。羅浮之村。大庾之嶺。天下之言梅者必歸之。若荔支。則以增城爲貴族。柑、橘、香橼。以四會爲大家。歲之正月。廣利墟賣柑橘秧者數十百人。其土良。其柑甜美。勝於四會、新興。其種散在他處。香味迥殊。以故居人擅其利。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饒。貧者乃三糯七秥。稼穡是務。或種甘蔗以爲糖。或種吉貝以爲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支。順德宜龍眼。新會宜蒲葵。東莞宜香宜甘蔗。連州、始興宜茶子。陽春宜縮砂蔤。瓊宜檳榔、椰。或遷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715 波羅樹

波羅樹。卽佛氏所稱波羅蜜。亦曰優鉢曇。其在南海廟中者。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頻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千餘年物也。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杪。以銀鍼釘腰卽結實。其實不以花。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爲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有實。纍纍疣贅。若不實。則以刀斫

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斫一實。十斫十實。故一名刀生果。其以乳而實者。乳血也。猶人以母之血孕育而成形也。其根或行旁合。則實潛結地中。熟而地裂。聞香始知。較枝幹所生者尤美。此所謂無花之果也。廣南無花之果。若古度子。若獼猴桃。若楊梅子。凡有三四種。以波羅蜜爲大。蓋果之胎生者。果不以花。果成或一生花。蓋其花不爲果而生。可以花可以無花者也。天下有有花無果之花。卽有有果無花之果。造物者固以不齊爲道。天問云。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夫亦無花之果焉耳。波羅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斤。皮厚有軟刺。礧砢如佛頭旋蠃。肉含純瓤。間疊如橘柚囊。氣甚芬郁。有乾溼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濡膩。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煼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天下果之大而美者。惟此與椰子而已。廟中二樹已朽。今所存是其萌蘖。亦大數十圍。薜蘿糾纏。枝柯臃腫。與訶子、槐、榕諸樹。森列階下。皆數百年物也。相傳波羅國有貢使。攜波羅子二登廟下種。風帆忽舉。舶衆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廟左。土人以爲神。泥傅肉身祀之。一手加眉際。作遠矚狀。卽達奚司空也。廟以故及江皆名波羅。廟外波濤浩淼。直接重溟。獅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門當其口。欠伸風雷。噓吸潮汐。舟往來者必祗謁祝融。酹酒波羅之樹。乃敢揚颿鼓枻。以涉不測。

716 **訶子**

訶子。一作苛子。樹株似無槵。花白子黃似橄欖。皮肉相著。以六路者爲上。廣州光孝寺。舊有五六十株。子小味不澀。多是六路以進御。今皆盡矣。寺本虞翻舊苑。翻謫居時。多種蘋婆、苛子樹。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羅跋跎三藏至此。指苛子樹謂衆曰。此西方訶黎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於是寺名訶林。寺中有達磨洗鉢泉以此。木根蘸水。水故不鹹。每七八月子熟。寺僧輒煎訶子湯延客。和以甘草。色若新茶。謂可變白髭髮云。訶樹不知伐自何時。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殿前有榕四株。門有蒲葵二株爲古物。予詩云。虞園雖是古浮圖。訶子成林久已無。一片花宮生白草。牛羊爭上尉佗都。

717 **羊桃**

羊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洋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圍。花紅色。一蔕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斂。稜也。俗語訛稜爲斂也。亦以其味酸能斂顏色也。有五稜者名五斂。以糯米水澆則甜。名糯羊桃。廣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中蠱者。搗自然汁飲。毒卽吐出。脯之。或白蜜漬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與瘧者。皆可治。蘇長公

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斸黃土栽三椏。注。廣南以田爲稜。收五稜。則所種酒稻白蜜以言酒。皆非也。五稜正與三椏對。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

718 山桃

山桃。大於尋常桃。陸賈云。羅浮山頂有楊梅山桃。海人時登採拾。止於飽食。不得持下。羅浮固多異果。不知賈當時何自知之。豈嘗一至羅浮耶。廣中又有冬桃。似橄欖而圓。色綠味甘酸。有扁桃似桃而扁。一曰偏桃。大者若鴨卵。色青黃。味酸微甜。皆山桃之屬。

719 蒲桃

蒲桃。樹高二三丈。其葉如桂花。開自春至冬。叢鬚無瓣。如剪黃綠絲毬。長寸許。廣中兒童。多爲十穗髻象之。予詩。十穗蒲桃髻。其實如蘋果。色亦黃綠。而香甜在殼。殼厚半指。核小如彈子。與殼不相連屬。搖之作響。羅浮澗中多甚。猿鳥含啄之餘。隨流而出。山人阻水取之。動盈數斛。以釀酒曰蒲桃春。經歲香氣不滅。作膏尤美。

720 夾竹桃

夾竹桃。一名桃柳。葉如柳。花如絳桃。故曰桃柳。枝幹如蓀竹而促節。故曰夾竹。本

桃類。而其實得竹之三柳之七。柳多而竹少。故不曰夾柳桃。終歲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猶嫣紅鮮好。得水蕩漾。朵朵不分。開與衆花同。而落與衆花異。蓋花之善落者也。故又曰地開桃。似落於地而始開然。有曰芙蓉桃。千葉深紅。後桃花一月始開。一花而兼二。以爲芙蓉則桃。以爲桃則芙蓉。不可以專名之。故曰芙蓉桃。又有菊桃。瓊州有李桃。一枝有紅白。或一花有紅白。然大約紅多於白。其白則李也。言色者先白而後紅。故曰李桃。八九月時與桃花盛開。故諺曰。桃李爭秋。肇慶七星巖有四季桃。

721 蜜望

蜜望。樹高數丈。花開繁盛。蜜蠭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黃味甜酸。能止船暈。飄洋者兼金購之。一名望果。有天桃者與相類。樹高亦數丈。巨者百圍。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虀魚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然年荒乃多結實。粵謠云。米價高。食天桃。故廣人貴望果而賤天桃。貴之故望之。蜜望其花。人望其果也。

722 宜母

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黃色。味極酸。孕婦肝虛嗜之。故曰宜母。元時。於廣州荔支灣作御果園。栽種里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卽宜母子也。一名棃檬子。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蓋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凡木果之汁。皆可爲之。香酸經久不變。蒙古以爲舍里別。卽渴水也。宜母子以鹽醃之。歲久色黑。可治傷寒痰火。一名藥果。當熟時。人家競買以多藏。而經歲久爲尙。汁可代醋。染大紅。以其汁調乃上。

723

人面

人面。子如大梅李。其核類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爲蜜煎。仁絕美。以點茶。如梅花片。光澤可愛。茶之色香亦不變。以增城水東所產爲佳。水東在城南雁塔下。其樹僅數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潰爛。乃乾其核蠹之。其仁門寬。稍搖卽脫。去水東咫尺。所產不然。有買者。隨多寡取核搖之。不預出其仁也。此樹最宜沙土。沙土鬆則根易發。數歲卽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遺子孫。必多植人面、烏欖。人面賣實。烏欖賣核及仁。百餘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頭村。婦女多以斲烏欖核爲務。其核以炊。仁以油及爲禮果。有詠烏欖者云。祇應人面子。與爾共成仁。蓋粵中惟此二果以仁重。

724 諸山果

廣中山果曰毅子者。大如橄欖而長。初亦苦澀。後甘。嫩者蜜漬之可食。曰餘甘子。樹高丈餘。葉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稜。亦初苦澀後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菴摩勒。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爲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麂木。麂者鬼之譌也。曰山棗子。葉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曰卍果。果作卍字形。畫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見。生食香甘。一名蓬鬆子。曰棔欏子。樹似甘蕉。子如馬乳而小。俗稱牛奶柹。亦曰牛乳子。廣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漿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楩棗。曰五子。其狀如梨。有五核。曰千歲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綠鬚交加如織。一苞恆二百餘子。皮青黃。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荳蔻。曰秋風子。色褐如梨而小。味酸澀。熟乃可食。曰金紐子。色紅黃。味甘。大如秋風子。俗歌云。一雙金紐子。無計上羅衫。曰青竹子。如桃而圓。味酸色黃。曰羊齒子。一曰羊矢。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曰不納子。實如圓眼。十月黃熟。味甜酸。蓋蘋果之小者。粵中少蘋果、花紅二種。以不納子代之。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莖細臭。花紫白。實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爲酒。八九月熟。曰山韶子。類荔支而鮮麗過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琲子。肉薄而酸澀。著核不離。蓋荔支之變者。

曰臙脂子。子赤如臙脂。味甜酸。諺曰。不采紅蓼花。但采臙脂子。持以作朱顏。其餘入玉齒。曰都捻子。樸樕叢生。花如芍藥而小。春時開。有紅白二種。子如軟柿。外紫內赤。亦小。有四葉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染若臙脂。花可爲酒。葉可麴。皮漬之得膠以代柿。蘇子瞻名曰海漆。非漆而名爲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爲血。而可補人之血。與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濾爲膏。餌之又止腸滑。以其爲用甚衆。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產羅浮者高丈許。子尤美。曰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漿酸甘似蒲萄。可消食順氣除暑熱。與荔支並進。荔支饜飫。以黃皮解之。諺曰。饑食荔支。飽食黃皮。有曰白蠟子者與相似。其味尤勝。諺曰。黃皮白蠟。甜酸相雜。曰蘋婆果。一名林檎。樹極高。葉大而光潤。莢如皂角而大。長二三寸。子生莢兩旁。或四或六。子老則莢迸開。內深紅色。子皮黑肉黃。熟食味甘。蓋要栗也。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與訶梨勒、菩提雜植虞翻苑中。今遍粵中有之。梵語曰蘋婆。以其葉盛成叢。又曰叢林。一種水榔子。與相似。多生水間。或謂林擒爲雄。水榔爲雌。粵歌云。水榔林檎大小同。盤中不辨是雌雄。

725 **苦楝**

苦楝。最易生。村落間凡生女必多植之。以爲嫁時器物。花紫多實。實苦不可口。故童

諸云。荔支好食不生子。苦楝無甘墜折枝。花可入香。予瞻云。溫成皇后閣中。香用松子膜、荔支皮、苦楝花。沉檀龍麝皆不用。蓋亦見珍於古。

726 牡丹

廣州牡丹。每歲河南花估持根而至。二三月大開。多粉紅。亦有重疊樓子。惟花頭頗小。花止一年。次年則不花。必以河南之土種之。乃得歲歲有花。予詩。由來南海上。未有雒陽花。又云。香教天早煖。紅使露多華。又云。花估持來遠。兼金買幾枝。又云。地煖重樓少。天晴淡粉滋。芍藥亦花。然亦不能大朶。地氣使然。語曰。南花宜暖。北花宜寒。

727 木芙蓉

木芙蓉。本名拒霜。以其狀似芙蓉生於木。故曰木芙蓉。楚詞。搴芙蓉兮木末。楚之芙蓉有水而無木。故三閭以爲言也。木芙蓉以秋深開。水芙蓉既謝。花乃繼之。至冬深而罷。雖岸生亦喜臨水。得水則容顏益媚。予詩。芙蓉面面笑窺池。在水還如在木時。又云。人家盡種芙蓉樹。臨水枝枝映曉粧。一名木蓮。予詩。郎如木蓮發。妾似水蓮開。可憐花與葉。不得兩蓮來。又云。可惜芙蓉發。烟波隔幾重。那能將水木。合作一芙蓉。其重臺者多露。而

顏色不定。一日三換。又稱三醉。將紅日初醉。淺紅日二醉。暮而深紅爲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又謂三日醉芙蓉。予詩。芙蓉三日醉。菡萏一秋香。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爲筆爲布。故廣州有芙蓉布。

728 **夜合**

夜合。木本。葉如栗。花如茗茶。色白。其開以夜。開而其半若合。一似開於晚而合於夜。故曰夜合。山歌云。待郎待到夜合開。夜合花開郎不來。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夜合四時有花。而當暑尤盛。與含笑類。大含笑則大半開。小含笑則小半開。半開多於曉。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開時苦蕾微展。若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粧。又有紫含笑。初開亦香。是子瞻所稱。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羅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開時一谷皆香。

729 **木樨**

木樨。與桂相似。而花多過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開寄賀黃門詩云。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遼城。以香相寄。可謂吾無隱矣。

730 月貴

月貴。有深淺紅二色。花比木芙蓉差小。蓋荼蘼之族也。月月開。故名月貴。一名月記。宋子京云。花亙四時。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紅。廣東爲長春之國。雖涸陰冱寒。花開不輟。月貴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瓊州芙蓉一種。自五月開至冬盡。佛桑多與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樓子而香。終歲盛開。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時時相見也。儋州有四季蓮。

731 茉莉

茉莉。本有藤有木。其花有實珠。有千葉。有重臺。春間分種。或黃梅時扦之。六月六日種尤宜。以殘茶米漿及魚腥水沃之。則花繁。語曰。六月六日種茉莉。雙瓣重臺香撲鼻。藤本尤香。然皆以柳州所產者爲貴。花大至十餘瓣。香似黃檀味甚厚。茉莉與素馨皆以日入稍陰乃開。夜合亦然。香皆旖旎近人。沾之者竟日芬膩。予詩。花以月明開。香因人氣甚。陸賈常稱茉莉不着風土而變。可謂愛之深者。雷、瓊二州有綠茉莉。本如蔦蘿。有黃茉莉名黃馨。又有紫茉莉。春間下子。早開午收。一名臙脂。花可以點脣。子有白粉可傅面。然皆

不如白色者香。有番茉莉。花大至二十餘瓣。作重樓寶珠。香染衣裾。益不易脫。茉莉之第一種也。當春盡摘其葉。葉少花乃繁。然苦爲飛絲蟲所食。未開而蕾已損。蓋日午摘花所致。予詩。未開先食蕾。蟲細苦飛絲。

732 **貝多羅**

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嘗以寫經。唐人詩。貝葉經文手自書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日。朶朶鮮芬不敗。

733 **杜鵑花**

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巖谷間。有大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變。而殷紅爲正色。予詩。子鵑魂所變。朶朶似臙支。血點留雙瓣。啼痕漬萬枝。

734 **丁香**

丁香。廣州亦有之。木高丈餘。葉似櫟。花圓細而黃。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顆小。稱

公丁香。雖顆大。其力亦大。稱母丁香。從洋舶來者珍。番奴口嘗含嚼以代檳榔。其樹多五色鸚鵡所棲。以丁香未熟者爲餌。子既收。則啄丁皮。

735 **女青**

女青。一名萬年枝。一名冬青。亦曰女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麄。經冬不謝。結子青黑色有瓢核。飛禽嗜之。亦名凍青。予詩。有美雲堂樹。冬生翠負霜。少陰精自固。名以凍青香。又有男青與相似。條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予詩。行人只道冬青樹。不識男青定女青。龐韶臺①詩。男青蕊幹赤離披。插土旋生遶短籬。歲歲冬青寒更好。行人錯認萬年枝。

736 **山丹**

山丹。一曰山大丹。其花四出。自根開至杪。一樹作數千百大花。有四葉承之。一大花又作數千百小花。攢簇爲一大毬。微有絲縷。類馬首繁纓。數月不落。色大絳。入夜光豔如火。名不夜花。盛夏當烈日種之易生。終歲皆花。五月得太陽之正。花尤大。殷紅若瑪瑙盤。日照彌鮮。兒女多戴之。取其不易凋落。經久變黃尙可愛。予詩云。願君如山丹。花紅至百

日。又云。願君似山丹。紅顏得長保。一開三月餘。黃落猶能好。山丹或謂卽赭桐。木棉卽刺桐。蓋嶺南珍木多名桐。非桐而以爲桐。亦猶水松非松以爲松也。或曰。唐本草以山丹爲賣子木。其名不美。變亂以來。民多窮困。雖有山丹紅豔。兒女不能與之相保。有詠者云。昨日官錢鬻一兒。今日官錢鬻一女。山丹更莫生紅花。我家兒女無如許。其感傷若此。或曰。賣當作買。

山丹。一名珊瑚林。予詩。亦是珊瑚種。花開大似盤。石家如意好。擊碎作山丹。又云。珊瑚亦作林。紅絕知三歲。自紅開至黃。不忍離頭髻。蓋珊瑚三歲已絕紅。而山丹生花甚早故云然。山丹亦有淡紫者。蓋以不大向陽也。

737 **佛桑**

佛桑。枝葉類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黃者、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而小。蓋麗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復有花者。重臺也。一名愛老。不愛老也。不愛老而曰愛老。飾詞也。予有愛老曲云。枯腸能生荑。卿乃不言好。不如朱槿花。姿容能愛老。其朱者可食。白者尤甜滑。婦女常以爲蔬。謂可潤容補血。一名福桑。又一名扶

①龐一夔字仲虔。號韶臺。嵩子。嘉靖時官夔利州知州。有江門正脈、諭俗編。

桑。予詩。佛桑亦是扶桑花。朶朶燒雲如海霞。日向蠻娘髻邊出。人人插得一枝斜。

738 **瑞香**

乳源多白瑞香。冬月盛開如雪。名雪花。刈以爲薪。雜山蘭、芎藭之屬燒之。比屋皆香。其種以攀枝爲上。有紫色者香尤烈。雜衆花中。衆花往往無香。皆爲所奪。一名奪香花。乾者可以稀痘。

739 **合歡**

高州有合歡樹。枝葉若拘攣然。互相交結。風至輒分解。一離一合。狀若有情。故名合歡。花兼紅白色。有絲茸甚香。佩之可以蠲忿。番禺有合歡菜。四葉相對。晝開夜合。予有合歡詞云。郎種合歡花。儂種合歡菜。菜好爲郎餐。花好爲郎戴。天生菜與花。來作合歡配。合歡復合歡。花菜長相對。又有定情曲云。願作合歡草。夜則爲一莖。與郎纏綿死。地下猶相并。

合歡木似梧桐。枝柔弱。葉細而繁。每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五月花發。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秋實作莢。子極其薄細。其葉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蓋夜

合花其花夜合。合歡木其葉夜合。性各不同。予詩。合歡合葉不合花。花合何如葉合好。夜夜相交不畏風。令君蠲忿長相保。

740 **指甲花**

指甲花。頗類木樨。細而正黃。多須菂。一花數出甚香。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紅豔奪目。唐詩。彈箏亂落桃花片。似謂此。一種金鳳花亦可染。名指甲桃。葉小如豆。花四瓣層層相對。一幹輒有二種花。一深紅。一黃邊紅腹。其蕊大者爲鳳頭。小者鳳尾。尾修長縷縷。又有兩翅。粵女多象之作釵。二三月時栽之。與指甲花爲一叢。兒童向街頭賣者。多此二花。

741 **南燭**

南燭。生羅山高處。初生三四年。狀若菘。漸似梔子。二三十年成大株。蓋木而似草者也。葉似茗而圓厚。冬夏常青。枝莖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靈芝眞人以其葉兼白秔米九蒸暴之。爲青精飯。常服。人稱青精先生。今蘇羅傜人。每以社日爲青精飯相餉。師其法也。蘇羅乃羅浮最深處。予詩。社日家家南燭飯。

靑精遺法在蕬羅。

742 四種花

西樵向有四種花。他處所無。曰山石榴。三月盛開。稱滿山紅。曰錦鷄花。葉如碧蘭。花瓣上紅下白。曰白鶴花。葉如三藾。莖上出花。狀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又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曰粉蝶花。枝條甚柔。花如粉蝶然。湛文簡嘗爲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隱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實。則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爲驗。

743 櫟

陽春縣署有櫟。高十丈餘。垂蔭數畝。根幹如古藤。下垂延絡墻壁。復屈盤生入地中。穿出階砌。以不材而益其怪。怪而不材之。壽益以久長。爲一邑之名樹。可異也。或謂櫟與榕及鷹不泊。火之皆不然。故樵蘇弗施斤斧。嗟夫。木而不然。木之變也。火之力至是而窮矣。其眞不材之木也哉。

744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葉細如黃楊。花成丸。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葉稍大。其木皆不易長。廣人多以最小者製爲古樹。枝幹拳曲。作盤盂之玩。有壽數百年者。予詩。風俗家家九里香。

745 山礬

山礬。葉如梔子。可辟書蠹。灰其葉以染紫爲黝。可不用礬。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蟬子。入藥名山梔子。予詩。結時但道山梔子。不記花開是白蟬。

746 蠅樹

西樵多種茶。茶畦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蟣。旱則蠅樹降水以滋茶。潦則蠅樹升水以熯茶。故茶恆無旱潦之患。又夏秋時。蠅皆集於蠅樹不集茶。故茶不生蟣而味芳好。蓋蠅樹者。茶之所賴以爲潔者也。己受蠅污。而以潔與茶。爲德於茶者也。然下山茶畦種之。山上則否。以山上雲霧多。不生蠅也。

747 藥樹

化州石城之間有藥樹。狀似木棉。其精液色白。見風則黑。是名藥脂。土人以濡箭鏃爲瞑藥。以射虎。虎三躍死矣。或有人誤食之而不死者。以其五臟無損血。與藥脂不相遇也。或有手足微破。藥脂沾之立死者。以其血與藥脂相遇。血爲逆流。直引毒入於心髓也。或以射山豬而不死。則以其皮厚多肉。不易見血也。山豬中藥箭。則嚙木槵根以自療。土人知之。用藥箭必含一木槵子或橄欖。蓋藥樹與橄欖性相犯。凡藥樹之山無橄欖。則藥脂驗。能死虎。有橄欖則否。

748 花不應候

嶺南花不應節候。予詩。花到嶺南無月令。又云。梅喜炎洲暖。長開在菊前。謂十月間梅與菊齊發也。正月菊亦有花。白沙詩。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正當時。東風自領芳菲去。也爲秋香作意吹。海南荷花。嘗與梅菊相接。蕊小而香清。臘月尤勝。陳覺詩。五月芙蕖冬更香。解陪梅菊到冰霜。嵇含云。嶺外多花。在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花。昌黎詩。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諸花亦多香。蓋炎德之所蘊發。而陸賈言。南越境百花不香。然今蘭、蕙、桂、蓮、玫瑰等花與中州同。

亦未嘗不香。豈地氣日盛。視昔有以異歟。

嶺南花不可以時序限之。予有秋日對花詩云。重陽節過即芳菲。么鳳枝頭啄不稀。梅蕊竟先黃菊放。卻嫌綠萼得霜肥。又云。花曆天南最不同。吹噓不必定春風。東君自解行秋令。先遣梅開九月中。又冬日對花云。六種爭開向藥欄。冬來花事不曾殘。天南春色無來去。長與東皇共歲寒。六種者。梅、菊、月貴、高麗菊、雁來紅、水仙也。嶺南花大抵盛於秋冬。至初春已盡。花朝時。但有綠葉及結子青青而已。昌黎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749 花木曆

元旦雞鳴。以火照桑、果無蟲。以斧駁斫樹。則子繁不落。是曰嫁樹。嫁李以石安枝間。嫁石榴以石累根上。嫁諸果以長竿擊樹稍。是月也。諸果以望前種則多實。忌西南風、火日。竹栽宜初二日。蔗栽宜望日。桃栽宜密。李宜疎。杏宜近人室家。諸果未芽。則鑿去正根以騸之。二月宜插芙蓉、楊柳。順插則楊。倒插則柳。葡萄宜插蘿蔔中。芙蓉宜插堤岸。黎以春分插。漆以根三四寸插。移種諸花木宜上旬。宜分蘭。宜接博果木。凡接果木。腰接離地二尺許。根接離地二寸許。櫟上接栗。桑上接楊梅。椐柳上接核桃。或皆用桃樹。兩兩相交。封以黃土。壅以肥垢。燒腐草以拒霜。勿使凍著接枝則易生。花既芽。勿澆糞水。俟嫩條長。

花頭出。結實稍大。乃澆糞水。實時以糞潑之則實多。春根則實固。清明前後亦宜博接果木。梅上接李。杏上接梅。柿上接桃。桐上接栗。接蜀茶以山茶。接玉蘭以木棉。接瑞香以榕。陳村人尤善博接。凡花木同類者。各候其津液所至之時。博接之無弗活者。非其類則氣不相貫。雖活不久。故或去支護本。使氣在本。實乃壯大。或去本護支。使氣在支。花乃繁茂。其巧不可縷數。物性雖殊。而不能逃人之智。予嘗得其法。以辛夷、木蘭合爲一。有詩云。辛夷與玉蘭。一白復一紫。二花合一株。顏色更可喜。清明又宜種荔支、龍眼。種荔支必使枝葉東向。斜其本使葉蔭根。每畝二十餘株。以土培壅高二尺。下爲溝洫。龍眼以稻草纏之。自幹至枝。使易上水。夏至宜嫁棗。宜酵竹根。宜種山丹、茉莉。八月宜鋤竹園。十一月朔宜囊諸種窖之。越五十日。取視其多寡。則知明歲所宜。以糟水澆海棠。以雪水埋地中以浸諸種。則耐寒不蠹。十二月宜添果木土。

750 海南文木

海南文木。有曰花櫚者。色紫紅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愛。以多如貍斑。又名花貍。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堅理密緻。價尤重。往往寄生樹上。黎人方能識取。產文昌陵水者。與降眞香相似。有曰烏木。一名角烏。色純黑甚脆。其曰茶烏

者。來自番舶。堅而不脆。置水中則沉。有曰鷄翅木。白質黑章如鷄翅。絕不生蟲。其結瘿猶枏鬬斑。號瘿子木。一名鷄刺。匠人車作素珠。澤以伽倆之液。以紿買者。有曰虎翅木。文如虎斑。皆出文昌、陵水。有曰蘇方木。汁紅可染。黎山野生者良。其花卽金鳳。有曰鐵索木。質堅皮黃。剝落時如楡。可爲器。黎山爲多。有曰香枏。產崖州。童童若幢蓋。亭擢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幹甚端偉。一名端正樹。膚有花紋。色黃綠而細膩。剖之香辣。有曰相思木。似槐似鐵力。性甚耐土。大者斜鋸之。有細花雲。近皮數寸無之。有黃紫之分。亦曰鷄翅木。猶香櫥之呼鷄瀨木。以文似也。花秋開。白色。二三月莢枯子老如珊瑚珠。初黃。久則半紅半黑。每樹有子數斛。售秦晉間。婦女以爲首飾。馬食之肥澤。諺曰馬食相思。一夕膘肥。馬食紅豆。騰驤在廐。其樹多連理枝。故名相思。唐詩。紅豆生南國。又曰。此物最相思。鄺露詩。上林供御多紅豆。費盡相思不見君。唐時常以進御。以藏龍腦。香不消滅。有曰鐵力木。理甚堅緻。質初黃。用之則黑。其性澀。赤手凭之令胝澀。黎山中人多以爲薪。廣人以作梁柱及屏幛。南風天出水。謂之潮木。亦曰石鹽。作成器時。以濃蘇木水或臙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塗之。光瑩如玉如紫檀。其潮亦止。紫檀一名紫榆。來自番舶。以輕重爲價。粵人以作小器具。售於天下。花櫚稍賤。凡床凡屏案多用之。若香枏、虎子枏、鐵力。則凡爲棟梁船碇皆是也。香枏有紫貝、金釵之名。金釵色黃赤。紫貝黃中帶綠。皆香

辣細潤。黃枏木理粗疎。有水杪者。葉如羅漢松。膚理細潤。可方鐵力。以作棺不朽。有飛雲木。文如波浪到心。可爲杯。有秋風木。類梓。生子數十成丸。味酸甜可食。有臙脂木。高三四丈。葉類波羅。色如臙脂紅豔。與秋風木、紫荆性皆耐土不易朽。有梌。根葉俱類桃。而膚理輕細油膩。性耐水。有橡木。分青黃白三種。黃者最良。堅而膩。不招蟲蛀。有槌子木。一名員子。一名赤黎。橡之別種也。子如珠璣可食。亦曰珠子木。子多則歲歉。長樂人每以爲驗。有水椰。葉如魚子蘭稍尖。其質有文如牛角者良。有曰櫨。性堅而理疎。有金絲樏。可爲弩。其白樏如象牙者。可爲器皿。性最韌。有椅。一名雲楸。琵琶棋枰多用之。有吐珠木。堅如鐵力。色比紫荆較赤。此皆海南之文木也。海南五指之山。爲文木淵藪。衆香之大都。其地爲離。諸植物皆離之木。故多文。又離香而坎臭。故諸木多香。香結於下則枝葉枯於上。有科上槁之象。故欲求名材香塊者。必於海之南焉。自儋州至崖千里間。木多雜樹。又多樹上生樹。蓋鳥食樹子。糞於樹枝而生者。巨且合抱。或枝柯伏地下。連理而生。亦多鐵力、石梓、香枏、水杪之屬。惟地暖少霜雪。松木不生。卽生亦質性不堅。脂香液甘。易爲白蟻所食。故嶺南棟柱榱桷之具。無有以松爲用者。亦以多文木故也。

德慶悅城水口。有龍母祠。祠南之山曰靑旗。是多古木。有一巨桂。土人伐之作龍船。從水口至廣州五百餘里。一日往還。憚其太疾也。爲四足於船底以阻水。不知龍飛以足。疾乃益甚。一擊鼓。卽越三灣。土人大懼。沉於水。明歲端陽復出之。周船身悉生鱗甲。乘至楊柳沙。驤首振尾。遂與舟人俱沉。金鼓聲隱隱潭底。久之乃絕。至今風雨晦冥。船輒浮出。土人或於端午日祭之。山上多香枏、水杪、鐵力諸木。某將軍以金二千市於神。神不之許。强伐得八九株。雷雨暴至。木盡騰踊入江。又有人舟至廟口。壞其舦筒。入山斷一木爲之。置金神座而去。已而舟至南寧。舦筒忽失。一鯉魚入舟。剖得金。封識宛然。其靈異多此類。吾粵瀕海之山。每大風雨。龍輒拔其大木以爲用。比歲高涼山中。數有水杪浮出。長三四丈。大數尺。皆龍所棄之餘材也。凡山中巨木。皆有龍主之。龍之所棄乃可取。否則巨木爲災患。蓋龍屬木。龍之所在。巨木不令人伐。惡傷其類也。又龍多藏木中。雷雨而龍起則木拔。龍非拔木也。木自隨龍者也。故龍不欲傷其木。虎不欲傷其草者。性也。

西寧在萬山中。樹木叢翳。數百里不見峯岫。廣人皆薪蒸其中。以小車輪載。自山顚盤迴而下。編篺乘漲。出於羅旁水口。是曰羅旁柴。其古木數百年不見斤斧。買田者必連柴山。山近水者價倍之。西寧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於多林木也。凡水生於木。有木之所。其水爲木所引。則溪澗長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從化流溪之地。萬山綿亙。林木蓊鬱。

居民以爲潤水山場。二百年來。斧柯不入。萬曆季。有姦民燒炭市利。盡赭其山。木既盡無以縮水。於是泉源漸涸。田里多荒。故知川竭由於山童。林木暢茂。斯可以言水利。

752 **移榕**

東莞城西上清觀。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戲以雷印擊案。忽有雷神五。來止庭前不去。妻大驚怖。道士歸。乃言觀前無樹。吾召雷。欲移數大樹庇蔭山門耳。須臾風雨大作。有巨榕五株列植觀前。狀甚怪。至今猶存。

753 **柊葉**

有柊葉者。狀如芭蕉葉。溼時以裹角黍。乾以包苴物。封缸口。蓋南方地性熱。物易腐敗。惟柊葉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壞。柱礎上以柊葉墊之。能隔溼潤。亦能理象牙使光澤。計粵中葉之爲用。柊爲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似椶葉而性柔。以作蓑衣。耐久不減蒲葵。諺曰。油葵蓑。蒲葵笠。朝出風乾。暮歸雨溼。又曰。只賣葉。休賣花。花貧葉富。二葵成家。廣州竹枝詞云。五月街頭人賣葉。卷成片片似芭蕉。謂柊葉也。參差葉尾作蓑篷。謂蒲葵也。篷形方。大三尺許。以施於背遮雨。名曰葵篷。葵曰蒲葵者。以葉如蒲而倒垂。

蓋蒲之木也。

754 **山大丹**

山大丹。花大如盤。蕊時凡數十百朶。每朶四瓣合成毬。與白繡毬花相類。首夏時開。初黃色。漸紅如丹砂。將落復黃。黃紅相間。光豔炫目。開最盛最久。八月又開。俗名馬纓丹。有以大紅繡毬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蔕枝矗起。槎枒成簇。與珊瑚柯條相似。又名珊瑚毬。言大紅繡毬者。以開時也。言珊瑚毬者。以落時也。唐詩。越人自貢珊瑚樹。意卽此。然亦不讓海底女珊瑚矣。惜漢宮積草池旁。未嘗植此耳。是花多野生。移至家園培養。乃益茂盛。故曰山丹。予詩。山丹無大小。寸寸是珊瑚。考宋徽宗賜此花名珊瑚林。黃聖年以爲卽赬桐。有句云。花似綵絲堪續命。樹驚榴火合中天。其花開以端陽。開又最久故云。

755 **步驚**

步驚。木本。以嫩葉和米數粒。微炒煎湯飲之。可愈嘔瀉寒疾。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驚爲蕙蘭。故曰步驚。永安人每以嫩葉乾之。持入京師作人事。

756 槌子

槌子。一名員子。多生則歲歉。永安人每以爲驗。

757 紅豆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葉如槐。莢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飼鸚鵡者。乃蔬屬藤蔓子。細如菉豆。而朱裳黑喙。其結實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其木本者。樹大數圍。結子肥碩可玩。萬紅友①有詞云。拂砌青陰。垂檐絳莢。暖風薰坼。串剪珊珠。琤琤點苔石。鸚哥啄雨。銜不去詰多香粒。唐代宗時日林國獻紅豆大而有光名詰多珠。珍惜。誰喚小梅。僭紅兒名色。又有賦云。其蔭也如槐之敷。其結也如豆之腴。其莢維絳。其實則朱。其色煒煒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質磊磊然如探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卽爲之奩瑇瑁。栟車渠。聯以冰蠶之縷。而綴諸翠鳳之襦。不亦宜乎。又曰。爰有扶桑小墅。刺桐別院。黎女青鬟。蠻姑素面。挹深翠於林間。檢輕紅於檻畔。莞榴粒之羞圓。嘅芡肥之輸茜。混火齊而光攙。勻靺鞨而顏亂。訝丹砂其九還。儗琥珠之一串。戲藏鬮而賭勝。裹鮫綃以持薦。偶玫釧之悞觸。隨杏帤而不見。豈徒蓄韞于香閨。實足襲珍乎玉案。又紅豆花。形似蓮而小。色白。

中有紅心一縷。汪碧巢②詩。冰潔花叢豔小蓮。紅心一縷更嫣然。王摩詰詩。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按相思子。朱墨相銜。豆大瑩色。山村兒女。或以飾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壞。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染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

758 果日

雒陽獨以牡丹爲花。歲二月十五日。牡丹盛開。曰花朝。古詩。牡丹開日是花朝。廣州以荔枝、龍眼爲果。歲夏至日。賈人以板箱載荔枝、龍眼而北。曰果箱。予詩云。舟車北去果箱多。荔枝大熟。曰果日。予詩云。南中歡果日。競獻荔枝盤。荔枝漢已有之。相如云。榙㯬荔枝。枝亦作支。張衡云。荔黃支甘。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759 粵東荔支早熟

粵東荔支。社日。犀角子先熟。郭夢菊詩云。未摘龍牙開笑口。先嘗犀角沁詩脾。龍牙亦荔支名。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四月紅。予詩。三月青連四月紅。離支早熟

①萬樹字紅友。淸宜興人。有詞律及擁雙豔傳奇三種。

②汪森字晉賢。號碧巢。淸桐鄉人。久官廣西。有粵西詩載、文載、叢話等。

讓南中。蓋以先年十月作花。故早熟也。又粤中荔支。先閩一月而熟。陸放翁詩。北嶺空思擘晚紅。自注云。北嶺在福州。予少時。與友人朱景參會嶺下僧舍。時秋晚。荔子獨晚紅在。

760 **大荔細荔**

潮州府志。大荔、細荔。大荔荔枝。細荔龍眼也。龍眼本荔支之族。具體而微。故曰細荔。亦曰荔奴。粤人以荔支、龍眼爲業。隨土壤所宜種之。種荔奴之利多於荔支。然荔奴之美不若閩。荔支則過之矣。秀水朱氏云。閩粤荔支。優劣向無定論。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謂粤次於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粤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①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

761 **御摘荔支**

宋端宗幸沙涌處士馬南寶家。荔支方熟。帝手摘一枝。後經摘處。風味獨殊。人以爲異。子詩。一株高出少微家。離葉當年覆翠華。一自端皇親摘後。至今香烈勝羣葩。南寶自厓門

變後有詩云。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故予首句云。

762 **龍眼**

合浦龍眼。色味殊絕。可敵荔支。蘇長公嘗以爲然。其詩曰。香割蜜脾知味勝。價輕魚目爲生多。

763 **泡木**

泡木。千百成行。出於江海堧沙水間。乃無始以前之木。質不朽爛。火之不然。漁人斵之以繫罟網。尙其性甚浮故也。高明、高要有之。

764 **海苔樹**

海苔樹。出陽江海中石上。狀如樹枝。根如鐵。亦稱鐵樹。柯條蟠結。有枝無葉。分紅黑二種。火稍炙之。隨手作各種古樹。甚有畫意。予詩云。非鐵非苔樹。珊瑚軟未成。

---

①蔡襄字君謨。宋仙遊人。有荔枝譜。

765 **油葵**

油葵。生陽江、恩平大山中。樹如蒲葵。葉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簑。禦雨耐久。諺曰。蒲葵爲扇油葵簑。家種二葵得利多。

766 **海棗**

海棗。俗名紫京。堅重過鐵力木。鐵力木不甚宜水。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以作屋。嫌小皴裂。故不貴。

767 **鹽醋子**

鹽醋子。陽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葉如苦楝。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卽枯死。子味酸如醋。酷日暴之。能出白鹽故名。予詩。貧家愛向陽江住。鹽醋多從樹上求。

768 **刺桐**

刺桐。花形如木筆。開時爛若紅霞。風吹色愈鮮好。絕無一葉間之。有詠者云。一林赤

玉琢玲瓏。豔質由來愛著風。日暮海天無暝色。滿山霞作刺桐紅。或謂刺桐卽蒼梧。

769 香桃花

香桃花。與中州桃花不異。獨于八九月盛開。有微香。中宿峽秋海棠亦香。大抵嶺南乘香之國。花木多香。蓋陽德之所勃發也。

770 散沫花

散沫花。一名指甲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花繁細如半米粒許。廣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種之。花香尤烈。其葉以染指甲。故名指甲花。粤女歌云。指甲葉。鳳仙花。染成纖爪似紅芽。鳳仙花一名金鳳。

771 朱槿

朱槿。一名日及。亦曰舜英。葉如桑。光潤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朝開暮落。色深紅五出。大如蜀葵。瓣捲起。勢若飛颺。層出如樓子。有蕊一條。比瓣稍長。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火焰。江總木槿賦。朝霞映

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是也。粤女多種之。插枝卽生。以其花蒸醋食之。能美顏潤血。蘇子瞻詩。焰焰燒空紅佛桑。謂朱槿也。佛桑又有殷紅、水紅、黄、紫各色。花比朱槿差小。稱小牡丹。四時有花。繞籬種之。爛熳若錦屛。白者以爲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宜。予詩。花當園蔬有佛桑。徐文長①謂佛桑卽扶桑。有句云。蠻花長憶爛扶桑。

772 瓊南花木

瓊南氣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間。半凉半燠。諺云。葉茂四時。花開八節。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開至冬春而止。蓮亦有四季花者。木蘭花如粟。淡黄。芳似珠蘭而蘊藉過之。樹本大者圍數尺。眞可以爲木蘭舟也。木槿花比廣州較大。名土牡丹。皆從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蘿。盤結成蓋。花時香甚酷烈。土人多結竹爲亭。坐臥其下。爲消暑之會。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無花葉。可以辟火。有鐵樹。葉朱紺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則棕也。有人面竹可爲杖。瓊南竹此爲佳種。他竹率生荆棘。有藤竹。堅實耐久。長踰尋丈。皆與諸花雜植。以爲園林之玩者。

773 添色芙蓉

廣州木芙蓉。其色一日數換。晨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有半紅半白者。有先紅後白者。名曰添色芙蓉。種之當年成樹。高二三丈。其蒂有四花。開其二剖之。復有二花在焉。少陵詩。並蒂芙蓉本是雙。古人立言。其根柢如此。外有江南玉芙蓉一種。色稍白。名南金花。

774 孔雀花

瓊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有爲苦熱詩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凍殺墻陰孔雀花。是花性宜陰溼。對之生寒。故云。

775 椰葉

瓊州多椰子葉。昔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女弟合德獻諸珍物。中有椰葉席焉。椰葉之見重也自漢時始。瓊州人無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絲爲之。其用椰葉爲笠者。貴之也。以爲席

①徐渭字文長。號青籐。山陰人。有徐文長集及四聲猿雜劇。

則賤之矣。

776 **刺桐葉**

瓊州田家。以刺桐葉糞田。門巷多種之。耕時視其花爲候。王佐詩。東君三月剪猩紅。分著枝頭片片工。海國鄉村隨處有。田家門巷一般同。離披風火寒生燄。爛熳晴霞暖鬧空。地僻喜無車馬到。閒看花候畢農功。

777 **椵末**

瓊州人以茱萸爲椵末。雜辛香物煮之。以竹笨潑起白沫花飲之。淸晨以奉老者。王佐詩。藤鉢曉茶吹椵末。又以檳榔白爲茶。檳榔白者。檳榔始花未結實。以花莖嫩者食之以代茶。有謠曰。檳榔白。不食花。食花蔕。當靈茶。檳榔青。子初成。食靑子。當茶淸。檳榔靑者以子言。檳榔白者以花言也。瓊州人以檳榔爲菽粟。其嗜之過於諸郡。毋須臾而去於口。子詩。檳榔爲口實。又云。歡口檳榔花。儂口檳榔子。花香子不如。子甘花不似。甘香得相同。何必求連理。

廣東新語卷二十六　香語

778 沉香

嶠南火地。太陽之精液所發。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結而香。木得太陽烈氣之全。枝幹根株皆能自爲一香。故語曰。海南多陽。一木五香。海南以萬安黎母東峒香爲勝。其地居瓊島正東。得朝陽之氣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蓮萼、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之少許。氛翳彌室。雖煤燼而氣不焦。多醞藉而有餘芬。洋船所有番沉、藥沉。往往腥烈。卽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于交阯。聚于欽。謂之欽香。質重實而多大塊。氣亦酷烈。無復海南風味。粵人賤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有二品。曰生結。曰死結。黃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黃沉。若散沉者。木質既盡。心節獨存。精華凝固。久而有力。生則色如墨。熟則重如金。純爲陽剛。故于木則沉。于土亦沉。此黃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則卷。嚼之則柔。是謂蠟沉。皆子瞻所謂。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以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者也。凡采香必于深山叢翳之

中。羣數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卽得。或半月徒手而歸。蓋有神焉。當夫高秋晴爽。視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尋。有香氣透林而起。以草記之。其地亦卽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必得油速、伽傴之類。而沉香爲多。其木節久蟄土中。滋液下流。旣結則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

香之樹叢生山中。老山者歲久而香。新山者不及。其樹如冬青。大小不一。結香者百無一二。結香或在枝幹。或在根株。猶人有癰疽之疾。或生上部。或癘下體。疾之損人。形貌枯瘠。香之災木。枝葉萎黃。或爲風雨所摧折。膏液灑于他樹。如時症傳染。久亦結香。黎人每望黃葉。卽知其樹已結香。伐木開徑而蒐取。買香者先祭山神。次賂黎長。乃開山以藤圈其地。與黎人約。或一旬或一二月。以香仔抓香之日爲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樹有香。或樹之左之右有香。則伐取之。香與平分以爲値。凡香多在大幹上。樹之枝條不能結。以力微也。生結者。于樹上已老者也。死結者。斫樹于地。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花劖則香樹已斷而精液湧出。雖點點不成片段。而風雨不能剝蟲蟻不能食者也。諸香首稱崖州。以出自藤橋內者爲勝。而藤橋有一溪。飲之卽死。蓋諸黎瘴毒所聚。諺云。不怕藤橋鬼。只怕藤橋水。其香美而水毒如此。

香產於山。卽黎人亦不知之。外人求售者。初成交。償以牛酒諸物如其欲。然後代客開

山。所得香多。黎人亦無悔。如磬山無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黎人生長香中。飲食是資。計畲田所收火粳灰豆。不足以飽婦子。有香。而朝夕所需多賴之。天之所以養黎人也。香曰沉香者。歷年千百。樹朽香堅。色黑而味辛。微間白疵如鍼銳。細末之。入水卽沉者。生結也。黎人於香樹。伐其曲榦斜枝。作斧口以承雨露。歲久香凝。入水亦沉。而色不甚潤澤者。死結也。伽楠與沉香並生。沉香質堅。伽楠軟。味辣有脂。嚼之粘齒麻舌。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上者鶯哥綠。色如鶯毛。次蘭花結。色微綠而黑。又次金絲結。色微黃。再次糖結。純黃。下者曰鐵結。色黑而微堅。名雖數種。各有膏膩。匠人以雞刺木、雞骨香及速香、雲頭香之屬。車爲素珠。澤以伽楠之液。磋其屑末。醖釀錫函中。毎能紿人。油速者。質不沉而香特異。藏之篋笥。香滿一室。速香者。凝結僅數十年。取之太早。故曰速香。其上四六者。香六而木四。下四六者。木六而香四也。飛香者。樹已結香。爲大風所折飛山谷中。其質枯而輕。氣味亦甜。鐵皮香者。皮膚漸漬雨露。將次成香。而內皆白木。土人烙紅鐵而爍之。蟲漏者。蟲蛀之孔。結香不多。內盡粉土。是名蟲口粉肚。花劄者。以色黑爲貴。去其白木且沉水。然十中一二耳。黃色者質嫩。多白木也。雲頭香者。或內或外。結香一線。錯綜如雲。素珠多此物爲之。最下則黃速、馬牙。如今之油下香。以上諸香。贋者極多。卽佳者亦埋于地窖。覆以溼沙。賣時取起。半沉者試水亦沉。如大塊沉香。須試于江。江水流動。

非眞沉香不沉。若置缸缶中。水少自然沉底。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尙可識之。惟夾板沉難識。以水浸一宿。卽渙散矣。

沉香有十五種。其一。黃沉。亦曰鐵骨沉、烏角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心實而沉水。其價三換最上。其二。生結沉。其樹尙有靑葉未死。香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倆。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燒料沉速。其九。紅蒙花𠝹。蒙者背香而腹泥。紅者泥色紅也。花者木與香相雜不純。𠝹木而存香也。其十。黃蒙花𠝹。其十一。血蒙花𠝹。其十二。新山花𠝹。其十三曰鐵皮速。外油黑而內白木。其樹甚大。香結在皮不在肉。故曰鐵皮。此則速香之族。又有野猪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鋸開如影木然。有鸞鴦背、半沉、半速、錦包麻、麻包錦。其曰將軍兜、菱殼、雨淋頭、鯽魚片、夾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塊。剖開如馬牙。斯爲最下。然海南香雖最下。皆氣味淸甜。別有醞藉。若渤泥、暹羅、眞臘、占城、日本所產。試水俱沉。而色黃味酸。烟尾焦烈。至若雞骨香。乃雜樹之堅節。形色似香。純是木氣。本草綱目以爲沉香之中品。誤矣。

伽㑲

伽㑲。雜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爲大蟻所穴。大蟻所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漸浸。木受石蜜。氣多凝而堅潤。則伽㑲成。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蜜氣膏於枯根。潤若餳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掐之痕生。釋之痕合。挼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㑲本與沉香同類而分陰陽。或謂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燒乃芳烈。陰體陽用也。伽㑲牡也。味辛而氣甜。其香勃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然以洋伽㑲爲上。產占城者。剖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減。產瓊者名土伽㑲。狀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數月即減。必須濯以清泉。膏以蘇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葉苴之。瘞土數月。日中稍暴之。而後香魂乃復也。占城者靜而常存。瓊者動而易散。靜者香以神行。動者香以氣使也。藏者以錫爲匣。中爲一隔而多竅。蜜其下。伽㑲其上。使薰炙以爲滋潤。又以伽㑲末養之。他香末則弗香。以其本香返其魂。雖微塵許。而其元可復。其精多而氣厚故也。尋常時勿使見水。勿使見燥風。衛溼出則藏之。否則香氣耗散。

780 莞香

莞香。以金釵腦所產爲良。地甚狹。僅十餘畝。其香種至十年巳絕佳。雖白木與生結同。他所產者在昔以馬蹄岡。今則以金桔嶺爲第一。次則近南仙村、雞翅嶺、白石嶺、梅林、百花洞、牛眠、石鄉諸處。至劣者烏泥坑。然金桔嶺歲出精香僅數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馬蹄岡久已無香。其香皆新種無堅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種。非其地則香種變。其土如鷄子黃者。其香鬆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堅而多生結。能耐霜雪。又以泥紅名朱砂管者。或紅如釉粉者。磽确而多陽者爲良土。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地一畝可種三百餘株。爲香田之農。甚勝於藝黍稷也。然可種之地僅百餘里。他處弗茂且弗香。凡種香。先擇山土。開至數尺。其土黃砂石相雜。堅實而瘠。乃可種。其壤純黃純黑無砂。、致雨水不滲。潮汐潤及其香。紋或如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絲縷。味辣而濁。皆惡土也。不宜種。香木如樹蘭而叢密。行人每折枝代傘。謂之香陰。其葉似黃楊。凌寒不落。種五六年卽結子。子如連翹而黑。落地卽生。經人手摘則否。夏月子熟種之。苗長尺許。乃拔而蒔。蒔宜疎。使根見日。疎則香頭大。見日則陽氣多。歲一犂土。使土鬆。草蔓不生。至四五歲。乃斬其正幹爨之。是爲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幹。幹純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

非香故曰白木。而不離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別也。正幹已斬。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歲。乃於正幹之餘。出土尺許。名曰香頭者鑿之。初鑿一二片。曰開香門。亦曰開香口。貧者八九歲則開香門。富者十餘歲乃開香口。然大率歲中兩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鑿一片如馬牙形。卽以黃土兼砂壅之。明歲復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歲一片。明歲卽得二三片矣。然貧者鑿於三月。復鑿於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閱月乃再鑿。蓋以十月香胎氣足。香乃大良也。旣鑿已。其爲雨露所漬而精液下結者。則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漬。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滲成一縷。外黃內黑。是名黃紋黑滲。以此爲上。蓋香以歲久愈佳。木氣盡。香氣乃純。純則堅老如石。擲地有聲。昏黑中可以手擇。其或鬖紋交紐。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滲一黑線者。或黑圈斑駁如鷓鴣斑者。或作馬尾滲者。或純黃者。鐵殼者。皆爲生香。生曰生結。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黃熟。亦曰水熟。黃熟者。香木過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線者。又土壅不深。而爲雨水所淋者。是爲黃熟。生結者。香頭之下。間有隙穴。爲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華所漬。日久結成胎塊。其質不朽。而與土生氣相接者。是爲生結。以多脂膏潤澤。洽於表裏。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滿室。不必焚爇。而已氤氳有餘矣。

凡鑿香貴以其時。秋冬鑿則良。霜雪所侵。精華內斂。木質盡化。瘠而不肥。故尤香。春鑿則多水氣而淫。夏鑿多火氣而燥。然香既鑿。夜必霧露之。晝必曝之。使其木氣盡去。

惡者爲佳者所薰染。則又一一皆香。不可以淫霉沾之。使色味損壞。若香氣日久不發。濯以溫湯。磨以木賊。其香復發。然當南風爇之。或有水氣。不如當北風時。天氣乾爽。爇之乃大香。香之生結者。爇之煙輕而紫。一縷盤旋。久而不散。味清甜。妙於沉水。黃熟則反是。然黃熟亦有美者。其樹經數十百年。本末皆朽。揉之如爛泥。中存一塊。土氣養之色如金。其氣靜穆。亦名熟結。至馬尾滲。則香之在朱砂黃土中者。歲久天成一線。光黑如漆。浸潤香上。質堅凝而肌理密。乃香之津液所漬。氣味與生結相等而更悠揚。此所以爲貴也。

凡種香家。其婦女輒於香之稜角。潛割少許藏之。名女兒香。是多黑潤、脂凝、鐵格、角沉之類。好事者爭以重價購之。而尤以香根爲良。香根亦多種。蓋香木善變。有種至二三十年。其根已絕美。色若黑牛角者。有種至百餘年。其根鬆脆。絕無可採者。則以其地不同而香種亦變也。故凡鑿香師。見香木葉小而黃。則知其下根必異。蓋其精華下墜。水不能自根而上。故葉小而萎黃也。香師知其然。每竊掘之。私藏沙土之中。故主人須督視惟謹。然今種香家皆能鑿香。香師亦無所施其詐矣。凡香。此半鑿。彼半旋長。香皮不損。則香之肉復生。培以砂土。其香頭漸大。至于百年之久。香頭中空。可坐數人。其香成窩穴形。在於中空之旁者。是曰巖香。無水土之氣。雨澤之滋則尤美。或曰。香之老者以巉巘似英石。鑿痕久化。紋紐而節乖錯。破之參差不順開者爲良。其形殊。其氣亦異。故辛者爲鐵面之族。恬

者爲蛤窩之宗。靜者爲菱尖。濃者爲虎皮。透者爲鷓鴣斑。咸有山澤雲霞之氣。無閨閣旖旎之味。故可重云。自離亂以來。人民鮮少種香者。十戶存一。老香樹亦斬刈盡矣。今皆新植。不過十年二十年之久。求香根與生結也難甚。

莞香度嶺而北。雖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氣沾焉故也。當莞香盛時。歲售踰數萬金。蘇松一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徹旦焚燒。號爲薰月。莞香之積閶門者。一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其爲香箱者數十家。藉以爲業。其有不經製造者。亦曰生香。以上香雜次香中蒸炙成紋。以應賈人之急。亦曰熟香。其以瓦罌燒熱。投劣香於中。厚蓋之。使火氣逼而精液盈。面點點成斑綜紋。以爲此生格也。熟結也。斯則僞香。而吳下亦多售之。故香估易以致饒。

德慶有香山。高明、新興有老香山。南越志。盆允縣利山多香林。名香多出其中。又朱崖有香洲。洲中出諸異香。往往無名。而並未言及東莞。蓋自有東莞所植之香。而諸州縣之香山皆廢矣。昔之香生於天者已盡。幸而東莞以人力補之。實之所存。反無名焉。然老香二山至今未嘗無香。而地苦幽深。每爲虎狼所扼。蓋山谷之珍。固不欲盡出於人世也。東莞香田。蓋以人力爲香。香生於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則不得而主之也。然東莞出香之地多磽确。種香之人多樸野不生文采。豈香之能奪其靈氣耶。香擇其地而生。香無美惡。

以其地而爲美惡。購香者問其所生何地。則其香之美惡可知矣。地之磽确者。不生他物而獨生香。有香而地無餘壤。人無徒手。種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十。爇香之人且千百。香之爲用亦溥哉。

781 鶴頂香

古榕之腹。常有鳥啣香子墮落其中。歲久香木長成。其枝葉微出榕杪。白鶴之所盤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結。堅潤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烟翔舞。悉成白鶴之形。白鶴大小。則視香烟之穠薄。是名鶴頂香。東莞或時有之。或曰是遯香也。身在榕中而氣與鶴相感。蓋以榕爲體。以鶴爲用者也。聞成化間。有南海人於水瀕得朽木。大如缽盂。知爲沉香也。爇之。其烟作七鷺鷥飛至二三丈。以獻於朝。得官錦衣百戶。識者謂沉香在水次。七鷺鷥飲宿其上。積久精神暈入。因結成形。此亦鶴頂香之類也。

782 蘭香

莞香之精者不可變。其粗者可變。變之以蘭。以蘭變之。其香遂爲蘭香。蓋蘭以香爲質。香以蘭爲神。蘭之神無所寄。寄於香。寄於香。而蘭之神於是乎長留矣。然諸蘭之神不可留。

惟樹蘭可留。樹蘭大者數圍。其葉大者葉三。名三葉。小者葉五葉七。名五葉、七葉。五葉、七葉者。花香而味幽細。夏月盛開。以莞香之粗者。茗以濯之。雜置樹蘭於其中。包以蜜香之紙。曝以烈日。蘭焦復易。如此四五度。乃封貯之。蒸則蘭氣淸芬。宛如黃粒初熟。露華尚凝。如遊於金粟之林矣。然香薰曬於夏。不可卽蒸。蒸必在冬春之間。陽氣旣純。味乃恬永。其蘭乾者亦勿棄。留在香中使相養。蘭氣善還。雖隔歲。猶可研末以作香綫也。

783 諸香

諸香。有曰鷄蹢香。枝條似鷄距故名。一曰鷄香。一曰鷄藤香。一曰鷄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眞香。雜諸香焚之。其烟直上。輒有白鶴下降。有馬眼香。其藤大如臂。歲久心朽皮堅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狀。粤人多以供神。謂之比降。降之眞者。從海舶而來。曰番降。根極堅實。色素潤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傷。有水藤香。有楓香。卽楓膠也。一曰白膠香。有左紐香、石檀香。有海漆香。產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龍骨香。其樹叢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結者美。有芸香。山中樹液所結。雜諸香焚之。能除溼氣。有思勞香。狀乳香而靑黃褐色。氣似楓膠。有橄欖香。橄欖之脂也。如黑飴狀。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有淸烈出塵之意。有薰陸香。一

名馬尾香。山記。羅浮有越王搗薰陸香。其曰白木香。則東莞香木之枝幹也。經斫傷則成黃熟。否則歲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廣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廣人生長香國。不貴沉檀。顧以山野之香爲重也。

784 檀香

嶺南亦產檀香。皮堅而黃者黃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爲勝。與紫檀皆來自海舶。然羅浮亦有白檀。竺法眞謂。元嘉末。有人於羅山見一樹。大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縣西北百餘里。有香樹一株。大七八丈圍。其幹至四丈乃發枝。垂陰二畝。通體純白。土人稱白銀香。蓋白檀也。某帥使數百人伐之。僅於樹根一竅爲雨水所浸漬者。得香二十餘斤。味如沉水。其餘枝條皆不香。又新安黃松岡。有香樹三株。葉細如豆。類九里香。然不降不結。以不經斬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爲枝葉也。枝葉爲香之累。枝葉多。則其香在枝葉不在根節。然不在根節。則其香亦不在枝葉。蓋根節者香之精華所聚。藉斧斤之力而凝。去其累精華者。而後精華有所歸。然此爲莞香及沉速而言。若旃檀則寸寸皆香。不必其降其結。而以遭鬼神嫉忌。故爾質變而不香。噫。神物固不可以貪求也哉。

785 煎香

香之美者。宜煎不宜爇。爇者有烟而無氣。煎則反是。蓋氣者香之魂。烟者香之魄。魂清而魄濁。魂輕而魄重。善焚香者。取其氣弗取其烟。取其魂弗取其魄。故常煎而不爇。煎之之法。以生結之囫圇者。浣以新茗。芟其鬆浮。磨其稜角。而置香面於下。底於上。微沾少水。使香質滋潤。火既活而灰復乾。乃以玉碟或砂片隔之。使之不易就燥。香質不焦。脂液不流。則香氣生空。若無若有。香一片足以氤氳彌日。是名煎香。蓋五行木主藏魂。金主藏魄。故氣者香之魂也。木也。質者香之魄也。金也。其質貞者其氣清。金之氣多也。其質脆者其氣濁。木之氣多也。故煎香以取金氣。金氣不熱。則香魄長存。然惟生結囫圇者乃多金氣。黃熟則不及。

786 心字香

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以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斯沉水香。層層相間封之。日一易。不俟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予詩。多燒心字是心香。茉莉黃沉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煙一縷結鴛鴦。

787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如素馨、茉莉、闍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類。皆可合香。又有爵香花夏開。與爵香木皆類眞爵香。或傳美家香用此諸花合之。溫氏云。素馨、茉莉摘下花蘂。香才過。即以酒噀之復香。凡生香蒸過愈佳。如梅花、瑞香、酴醿、梔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類。皆可蒸。他日爇之。則羣花之香畢備。見香乘。

788 **種排草香**

予沙亭鄉江畔。有沙地二三十畝。其種宜排草。農人以重價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種排草。十月收之。其根長五六尺。賣以合香。葉以泥漬使乾。賣與番人爲藥。每地一畝。以半種薑芋。以半種排草。以菜麸壅之。次年則以種薑芋者種排草。必相易也。農人喜種排草。其利甚厚。惜宜種之地。不能多有。沙亭之外。如潭山、大嶺間。亦有數十畝焉。

廣東新語卷二十七　草語

789
竹

竹曰華草。言草者故當以竹爲首。東粵多竹。多異竹。有碧玉間者。其莖黃。有青絲間之。名碧玉間黃金。有黃金間者。其莖翠碧。有黃絲間之。名黃金間碧玉。有桃絲竹。黃黑絲間之。如椶竹而紋微粗。有青皮竹。大寸許。高二丈餘。皮冬夏長青。如初筍時去青作篾。與白藤同功。有黃皮竹。凡竹非青則綠。此獨黃。古詩云。林中枝枝金瑯玕。一丈二尺拂雲端。謂此。有人面竹。節小而中大。小處如人面。大處如腹。亦曰佛肚竹。有鶴膝竹。有馬蹄竹。竹榦如馬蹄。有馬鞭竹。節逆生而無枝。有牛角竹。本大末小。有象牙竹。色如白象牙。有石竹。大者徑三寸。質實微空最堅。老者斧斤不能入。倭刀觸之立斷。有筋竹。莖直節平不蛀。宜爲矛。有竻竹。一名澀勒。勒。刺也。廣人以刺爲勒。故又曰勒竹。長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鷄足。可蔽村砦。子瞻詩。澀勒暗蠻村。一名篤簩。新興向無城。環種是竹。號竻城。其材可桁桷。篾可織。皮可剉物。土人製爲琴樣。以礪指甲。置於雜佩之中。用久微

滑。以酸漿漬之。復澀如初。有蒲竹。性堅而直。亦可作屋材。有大頭竹。葉如蘆。徑五六寸。長者三四丈。宜爲梘通水。以作篾。風浪不驚。然須盡去青皮。否則坼裂。有單竹。節長二尺。有花穰、白穰之別。白穰篾脆可爲紙。花穰柔而韌。篾與白藤同功。練以爲麻。織之。是曰竹布。故曰。南方食竹而衣竹。有雞竹。大者徑寸。削之利如劍戟。小者鏃羽爲箭能及遠。其葉箬亦曰白葉。葉生甚密。狀如葦。可編籬落作罩及船篷。有水竹。水居者以爲障蔽。作撐篙非此莫勝。故種者雖多。而價常倍於他竹。有長節竹。節長至丈許。有筀竹。葉細節疎。宜作蔥絲。有扶竹。枝幹相扶而生。有苦竹。類茅而節高莖曲。宜編織。性寒宜作瀝青。其根穿行山谷。延蔓成林。又名過山苦。予詩。筍愛穿山苦。

羅浮有大竹。六帖云。羅浮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嘗有鸞鳳棲宿。其東有溪曰羅陽。永泰中。暑雨溪漲。有竹葉若芭蕉葉大。隨水流出。須臾一竹闊二尺餘。長二丈。隨之。蓋龍公之竹也。按龍公一作籠蔥。舊志。籠蔥竹大可十圍。世但聞其名。不識其物。水簾洞有道人菴。忽一人自稱姓黃來寄宿。及去。留青竹篾一條。長二丈餘無節。又北戶錄云。貞元中。有人至羅浮第十三嶺。見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筍甚臃直。此必籠蔥之竹也。羅浮故多異竹。千百其類。予嘗自分水坳至瑤池。二十餘里。皆行竹林中。枝葉交加。以兩手分披而過。欲尋籠蔥。視之無有也。

客云。昔湛文簡入羅浮。輿竿將折。就道傍老父取箯縛之。至暮。輿人視箯長二丈餘無節。又崇禎間。一老父買箯環於廣州。一錢一環。環大八九寸。率無節無端。此皆異竹。必無意乃可遇之。其常可遇者。有箘䈽竹。大如腳指。堅厚修直。竹成時。筍皮未落。輒有細蟲囓之。其文赤白似繡畫。又雙髻峯下百十步劉仙壇側有符竹。竹不甚大。高止數尺。葉上有文如蝸涎。如古篆籀。其行或複或單。或疎或密。葉葉不同。若今巫覡所書符者。一竹中有一葉二葉。或數十竹中無一葉。葉雖枯而文色不改。文多白。與葉色不同。山人謂之竹葉符。每以餉客。又有沙筋竹。長尺許。其心如骨。白而勁。可以爲筯。采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輒縮入沙中不可取。名越王餘算。此皆異竹也。大者籠蔥。小者沙筋。蓋羅浮最知名者。其美者有桃枝竹。大至四寸。疎節蔥莖。上下如一。皮光滑而黄。叢而不蔵。名員瑯玕。南越志云。博羅東洲足篁竹。或有贊者曰。篁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松。此言桃枝竹也。以爲簟。曰桃笙。又有桃竹。產青霞谷中。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紋瘦骨。高丈餘。傜人以爲弩弦。鐵橋、石樓諸峯多慈竹。有斑點者。有黄如金者。有綠色密節者。不畏水旱。隨處可植。亦有邛竹、方竹。有觀音竹。小如箸。高二三尺。葉細離披如草然。大抵羅浮竹類甚衆。東北數十里皆產竹。居人每以春夏采筍脯之。秋冬破削爲箯。以售廣、惠二州。

嶺南奇草。大抵多蕉竹類。葉多如芭蕉。榦多如竹。若檳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竹也。木之竹以葉而失其木。竹之木以榦而失其竹者也。羅浮有芭蕉竹。有檳榔竹。信宜之東山有木竹。皆以葉而名之爲竹。故嶺南竹類絕繁。

嶺南筍不如江、浙。以其地火房少霜雪。火炎上。故筍味多苦。蓋竹冬生之草。生於冬仲。得一陽初復之氣。其時火足於地中。雷以火足而動。故竹以火足而萌。萌得火氣之先。故味苦。其稍甜者惟油筒竹。筍名龍芽。及甜竹、筆竹、貓竹、筋竹、癰竹五種筍耳。凡竹有雌雄。第一節歧枝者雌。雌者多筍。是曰孕笋。有思摩竹。甚高大。筍生於節。筍成竹已及春。筍復生節。節之筍七。根之筍三。節節有筍。期年遂成大叢。然其筍絕不可食。

筍者竹之初氣。勃然始生。其性迅銳而行。益人氣力。而其味以甘爲貴。而山中采筍者。輒鬻其甜而自食其苦。謂甜者朘人。苦者可久食耐饑云。然筍最難尅化。其味削。能瘦損人。惟韶陽冬筍。於雪中得一陽之先。未出土。其眞氣全。未經雷雨甲拆。其神全。此籜龍之至精者。食最宜人。惜山中野人未之知。外從化有馬竹。筍大如盤。長至二尺。西寧有銀竹。筍長三四尺。雖至梢與其母齊。籜猶不隕。剝之肥白而脆。增城有聖筍。陽山有春不老。崖州有藤竹。其性堅實耐久。長踰尋丈。筍亦美。

草之大者曰芭蕉。雖復扶疎若樹株。而莖幹虛軟。苞裹重皮。皮之中無所謂膚也。卽有微心。亦柔脆不堅。蓋得草之質爲多。故吾以屬於草。其大者兼圍。高二丈餘。葉長丈。廣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雙角。其葉必三。三開則三落。落不至地。但懸挂莖間。乾之可以作書。陸佃云。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焦巴。是也。花出於心。每一心輒抽一莖作花。聞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層層作卷瓣。瓣中無蕊。悉是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每一花開。必三四月乃闔。一花闔成十餘子。十花則成百餘子。小大各爲房。隨花而長。長至五六寸許。先後相次。兩兩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終年花實相代謝。雖歷歲寒不凋。此其爲異也。子以香牙蕉爲美。一名龍奶。奶乳也。美若龍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氣沁心。頗有邪甜之目。其葉有硃砂斑點。植必以木夾之。否則結實時風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稜。曰佛手蕉者。子長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之可愛在葉。盛夏時。高舒垂蔭。風動則小扇大旗。蕩漾飄空。清涼失暑。其色映空皆綠。其高五六尺者。葉長幹小。蕭疎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蓮。亦曰蓮花蕉。一種瘦葉。花若蕙蘭而色紅。日拆一兩瓣。其端有一點鮮綠。春開

至秋盡猶芳。名蘭蕉。亦名美人蕉。宜種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膽瓶蕉。此三種皆花而不實。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實。言芭蕉者。以其葉也。巴者焦也。其葉巴而不隕。焦而長懸。故合言之曰芭蕉也。粤故芭蕉之國。土人多種以爲業。其根以蔬。實以餱糧餅餌。絲以布。其絺綌與荃葛同而柔韌遜之。名布蕉。布蕉多種山間。其土瘠石多則絲堅韌。土肥則多實而絲脆。不堪爲布。諺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絲。子熟時。大小排比。或以十餘二十餘爲一梳。彼此相餉。子瞻詩。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黃。其形如梳。子長短者如梳齒。黃時生割之。置稻穀中。數日卽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種蕉。種至三四年。卽盡伐以種白蔗。白蔗得種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種至二年。又復種蕉。蕉中間植香牙蕉與蜜桔、羊蹟等。皆得芳好。其蕉與蔗。相代而生。氣味相入。故勝於他處所產。予家園蕉。每生一歲卽結子。花將謝。摘去花端。使滴出精液。益大結子。結子已。此株卽不復結。須伐去此株。使他株萌蘖者結子。將結子時。先出一短紅葉爲信。夜中爆蕾聲甚響。然恆不使人見。蕾出爲花。花謝乃成子。子經三四月而熟。嬰兒乳少。輒熟蕉子飼之。又以浸酒味甚美。而蕉心嫩白者以爲菹。

791 朱蕉

朱蕉。葉芭蕉而榦椶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爲蕉。葉紺色。生於榦上。榦有節。自根至杪。一寸四五節或六七節甚密。然多一榦獨出無旁枝者。通體鐵色微朱。以其難長。故又名鐵樹。吾家種之成林。客有見者。愛其葉。則以爲朱蕉。而朱竹之名隱。愛其榦。則以爲朱竹。而朱蕉之名隱。愛其花。則以爲鐵樹開花不易。而皆以爲鐵樹。而朱蕉、朱竹之名並隱。嗟夫。一物也而三名。三名而不得其成。其亦善於自隱者歟。

792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徑二寸。長丈。質甚脆。必扶以木。否則摧折。世說云。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卽消。風吹卽折。是也。其節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潤澤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梃。膈熱盡除。其紫者曰崑崙蔗。以夾折肱。骨可復接。一名藥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連岡接阜。一望叢若蘆葦。然皮堅節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幾與禾田等矣。凡蔗以歲二月必斜其根種之。根斜而後蔗多庶出。根舊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種。種至一月。糞以麻油之麩。已成榦。則日夕揩拭其蟣。剝其蔓莢。而蔗乃暢茂。蔗之名不一。一作䈎䗪。蔗之甘在榦在庶也。其首甜而堅實難食。尾淡不

可食。故貴其幹也。蔗正本少。庶本多。故蔗又曰諸蔗。諸衆也。庶出之謂也。庶出者尤甘。故貴其庶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詩。張協有都蔗賦。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之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畢。其蔗無宿根。悉是當年。故美。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支木爲兩轆。轆轆相比若磨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轉則蔗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煮煉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淸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淸者曰赤沙糖。雙淸者曰白沙糖。次淸而近黑者曰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於天下。其凝結成大塊者。堅而瑩。黃白相間。曰冰糖。亦曰糖霜。

793 蘭

蘭爲香祖。蘭無偶。乃第一香。以椏蘭爲上。椏者莖多歧出。其葉長至三尺。蕾尖花大且繁。多有一莖及椏開至五十餘花者。色黃有紫點。香味甚厚。稱隔山香。次則公孫偏。每一大莖。輔以二小莖。若公領孫。其花從上開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葉上。甚潔白。從下開上。次則靑蘭。葉長二尺。小而直。其花靑碧。以白幹者爲上。靑幹、紫幹次之。次黃蘭。葉長而稍大。花淡黃有小紅紋。次草蘭。以短葉白幹者爲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資灌穢。

有雙花單花之別。外有風蘭。花如水仙。黃色。從葉心抽出。作雙朵。繫置簷間。無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蘂則蘭。花紫蘂黃。甚幽媚。名鹿角蘭。葉細如鹿角海藻。有石蘭。生於石上。與相類。葉長四五寸。小而柔靱。花色淡白。有小玉蘭。花亦作淡白色。甚淸香。有倒蘭。花倒垂。紫色。有報喜蘭。如蠟梅而色紅紫。香味亦同。每莖作七八枝。懸樹間勿侵地氣。遇有吉事則開。寄生者。以花根懸戶上卽生。亦曰催生蘭。是皆以空爲根。以露爲命。乃風蘭之族。有賀正蘭。每當立春及元日開。有夜蘭。尋之不見。夜乃聞香。羅浮多有之。凡蘭生深林中。微風過之。其香藹然達於外。故曰幽蘭。林愈深則莖愈紫。香更有餘。而夜蘭開於夜。尤爲幽絕。斯又蘭之隱者也。有翡翠蘭。六瓣三蘂。色如翡翠。有鶴頂蘭、鳳蘭、龍蘭。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鶴頂蘭花大。面靑綠。背白。蘂紅紫。卷成筒形。微似鶴頂。一莖直上。作二十餘花。葉甚大。有朱蘭。花小色麗。開只一朵。朵六出。葉如百合。有毬蘭。開至五十餘朵。團圓如毬。有竹葉蘭。葉似竹似萱。花則蘭也。深紫。叢生。有微香。有文殊蘭。葉長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長大。色白甚香。夏間始開。是皆蘭之屬。或謂蘭與蕙難辨。凡生下溼。方莖赤花者爲蕙。所謂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眞蘭。眞蘭者。葉短而柔。一莖一花。色如玉瓣。中無黑脈紫紋。蕾未出土。香已噴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爲眞蘭。然大抵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淺。而

極蘭四時有花。春秋尤盛。故爲蘭之伯長。舊說。謂楚人賤蕙而貴蘭。故其室。西養蕙而東養蘭。南粤亦然。予有種蘭經云。植以蘭盎。培以蘭泥。沃用豨毛之水。或兼白蜆之肥。半陰半陽。風日遲遲。溫湯最善。人氣尤宜。美人膏沐。灌之繁滋。於是芽抽不已。葩吐無時。發箭九節。開極十枝。三歲一分。根忌盤結。瘠則少花。腴則多葉。凡蘭生虱斑。謂之鷓鴣斑。以佳茗和茶子油灑葉。斑則自除。蘭性畏寒。而荆棘氣可以溫之。燥則葉黃。溼則蝨。置之橘柚樹下少蝨。龍眼樹下多蝨。

離騷香草。皆服御恆珍。而尤以蘭爲貴。言蘭必兼言蕙。蘭花少而香多。蕙花多而香少。蘭。兄也。蕙其弟也。蘭又女類。故男子樹之不芳。草木之性。惟蘭宜女子樹之。一名水香。以其多生水旁。故溱、洧士女。秉之以祓禊也。然此蘭古謂都梁香。本草以爲大澤蘭。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變。故可刈而爲佩。凡香草皆然。今之所謂蘭者。花雖香。葉乃無氣。又其花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斯乃蕙也。非蘭也。沅澧所生。在春而黃。在秋而紫。秋紫之芬馥。勝於春黃。嶺南之蘭不然。其非三閭之所采也明甚。予詩。猗彼幽蘭花。春黃而秋紫。顏色能隨時。所以媚君子。又云。花葉皆有香。乃可持爲佩。幽幽君子心。非蘭無所愛。

種蘭之泥。宜色黑。以日暴之。泥既乾。則隔以尿。以火燔燒之。亦勿過熟。使生氣多

留。蓋暴以取日之陽。燒以取火之煖。亦使泥一一成塊而爽水也。泥不可滿。水不可多。燥溼得宜。蘭斯茂發。故疎之使其不逼。密之使其相親。深之使其根固。淺之使其易芽。芽生於鬆不於實。花生於煖不於寒。故冬勿覆蓋。春勿灌溉。夏勿曬而秋勿肥。依時以爲珍護。而後蘭乃暢盛也。蘭者花之君子。能知恩義。有喜則報。有哀則知。所手植之人死。必以衰麻一片挂之。否則立槁。

794 賽蘭

賽蘭。長二三尺。莖葉離披甚弱。盛以美盎。以竹圈數重護之。性喜陰潤。亦勿過溼。及以煙火相近。花如珍珠。如金粟。一枝輒作數串。分布若雞爪。一名雞爪蘭。亦曰碎蘭。四時有花。色黃綠而香經久不散。白沙詩。南有賽蘭香。名花人未識。光風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來。氤氳在肝膈。乃知方寸根。中稟天地塞。一名暹蘭。以來自暹羅斛故名。

795 菊

嶺南菊。冬乃盛發。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有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嘗

以多至微霜故也。大均謂。記稱菊。窮也。華事至此而窮盡。故謂之菊。嶺南華事。以菊始而不以菊終。華於正月。又華於十一二月。菊故名節華。又曰女節。至嶺南則非節矣。盍嶺南地最晚寒。故菊晚開。黃菊應寒者也。予詩。未敢違霜露。宜寒故晚開。又曰。不是花難發。炎洲故晚寒。

796 **薏苡**

薏苡。一曰䔲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為簳珠。食以代米。或雜米中熟之。諺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從郎二米。儂只一薏。又曰。郎是簳珠兒。儂是薏珠子。自憐同一珠。甘苦長相似。

797 **仙茅**

仙茅。產大庾嶺。自嶺之巔折而東。稍下為嫦娥嶂。相傳葛稚川棄其餘丹。生仙茅。葉似蘭蕙。花六出。其根獨莖而直。傍有短細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曬。常服補益眞氣。土人多以餉客。羅浮仙茅。高僅一二寸。八月生黃花。根如指大。長寸許。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狀如排草。以作浴湯。合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瑤

草之族。

798 素馨

珠江南岸。有村曰莊頭。周里許。悉種素馨。亦曰花田。婦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見花而不見葉。其稍白者。則是其日當開者也。既摘覆以溼布。毋使見日。其已開者則置之。花客涉江買以歸。列於九門。一時穿燈者、作串與瓔珞者數百人。城內外買者萬家。富者以斗斛。貧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開。上人頭髻乃開。見月而益光豔。得人氣而益馥。竟夕氤氳。至曉萎。猶有餘味。懷之辟暑。吸之清肺氣。予詩。盛開宜酷暑。半吐在斜陽。繞髻人人豔。穿燈處處光。花又宜作燈。雕玉鏤冰。玲瓏四照。遊冶者以導車馬。故楊用修云。粵中素馨燈。天下之至豔者。兒女以花蒸油取液。爲面脂頭澤。謂能長髮潤肌。或取蓓蕾。雜佳茗貯之。或帶露置於瓶中。經一宿。以其水點茗。或作格懸繫甕口。離酒一指許。以紙封之。旬日而酒香徹。其爲龍涎香餅香串者。治以素馨。則韻味愈遠。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經數日乃開。夏月花多。瓊英狼藉。入夜滿城如雪。觸處皆香。信粵中之清麗物也。莊頭人以種素馨爲業。其神爲南漢美人。故采摘必以婦女。而彼中婦女多不簪戴。有咏者云。花田女兒不愛花。縈絲結縷餉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謂善

言土俗也。語云。珠浦之人以珠爲飯。花田之人以花作衣。是也。素馨本名那悉。亦名那悉茗。志稱。陸大夫得種西域。因說尉佗移至廣南。南中行紀云。南越百花無香。惟素馨香特酷烈。則素馨之名。在賈時已著。廣南多花木。賈未嘗言。惟言羅浮山桃、楊梅。及茉莉、素馨耳。素馨因陸大夫而有。今花田當祀陸大夫。以素馨爲薦。猶梅嶺之上。以梅花薦梅將軍鋗也。花田者。陸大夫之湯沐也。

東莞稱素馨爲河南花。以其生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村也。兒女子以彩絲貫之。素馨與茉莉相間。以繞雲髻。是曰花梳。以珠圍髻。則曰珠掠。予詩。珠掠盤明月。花梳間海棠。

廣中七七之夕。多爲素馨花艇。遊汎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則千門萬戶皆挂素馨燈。結爲鸞龍諸形。或作流蘇。寶帶葳蕤。間以朱槿以供神。或當宴會酒酣耳熱之際。侍人出素馨毬以獻客。客聞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腸也。以挂複斗帳中。雖盛夏能除炎熱。枕簟爲之生凉。諺曰。檳榔辟寒。素馨辟暑。故粵人以二物爲貴。獻客者先以檳榔。次以素馨。素馨貴而茉莉賤。茉莉宜於女子。素馨宜於丈夫。

廣州有花渡頭。在五羊門南岸。廣州花販。每日分載素馨至城。從此上舟。故名花渡頭。花謂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時。花多而價賤。十錢可得素馨升許。家有十餘口簪戴皆足。今也人盡兇阨。花無所著。亦漸以稀少矣。諸花戶皆貧。蕪其花田而弗種。即種

亦不蕃滋。蓋時爲之也。南人喜以花爲飾。無分男女。有雲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圍。在漢時已有此俗。故陸賈有綵縷穿花之語。

799 蔞

蔞以東安富霖所產爲上。其根香。其葉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穫扶留。他產者色靑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樂、鷺岡、鳳岡頭諸村。及新興、陽春。所產亦美。冬間以蒻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檳榔。必以蔞葉爲佐。或霜雪盛。少蔞葉。亦必屑其根鬚。或以山蔞藤代之。而以蚌灰爲使。否則檳榔味澀不滑甘。難發津液。卽發亦不紅。凡食檳榔。以汁紅爲尙。然汁不可吐。吐則無餘甘。先忍蔞葉之辣。乃得檳榔之甘。檳榔之甘。生於蔞葉之辣。諺曰。檳榔浮留。可以忘憂。言相須之切也。浮留者。扶留也。其藤緣墻而生。檳榔樹若筍竹竿。至顚吐穟。二物爲根不同。所生亦異。而能相成至味若此。俗聘婦。必以二物及山辣、椰子、天竺、桂皮、蒟子爲庭實。蒟子。蔞之實也。狀如桑椹。熟時色正靑。以作醬。能和五味。見珍於尉佗、唐蒙。潮陽所產蒟尤美。辛而微甜。以火炙乾其葉。或蜜藏之。可行遠。粤又有欖醬。

蔞與檳榔。有夫婦相須之象。故粤人以爲聘果。尋常相贈。亦以代芍藥。予詩。歡作檳

門花。儂作扶留葉。欲得兩成甘。花葉長相接。又云。贈子檳榔花。雜以相思葉。二物合成甘。有如郎與妾。相思樹其葉可食。而蔞亦名相思葉云。

蒟即蔞也。湛若謂。蒟醬傜中家家用之。以蓽茇爲主。雜以香草。味雖佳。不足爲異。蓽茇者。蛤蔞也。趙佗云。蒟醬道西北牂牁而至。吳都賦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以蒟醬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大均云。吾粵產蒟。而不知爲醬。然今爲滋味者。多以蒟葉調之。亦醬之義。予詩。越辣調扶留。吳酸淪露葵。又云。蒿蔞淪爲虀。吳酸古所尙。

800 西洋蓮

西洋蓮。蔓細如絲。朱色。繚繞籬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爲菊。瓣爲蓮而蕊爲菊。以蓮始而以菊終。故又名西洋菊。有時更從殘蕚吐花。累三四重。經月不謝。其花始則一大者變爲一小者。繼則一舊者變爲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窮。蓋花之善變而不失其本者也。其種來自西洋。廣人多雜以玉繡毬、薔薇、凌霄等花。環植庭除。開時諸色相間。謂之天然錦屏。

801 秋海棠

秋海棠。無香。有客嘗從禺峽歸猿洞采得秋海棠。甚香。謂嶺南諸花。其香者多生深谷。人所罕見。不獨秋海棠爲然。予謂南州炎德。陽多而氣常泄。陽多故花厚於色。氣泄故花薄於香。邃谷幽巖之間。陰積寒凝。日光稀照。故花氣不泄而多香。故夫花薄於香者。陽氣純在色也。薄於色者。陽氣純在香也。端州羚羊峽有春海棠。花與秋海棠相似。亦香。而葉大有毛。葉面紅綠色。有細白點如粟甚多。背紅紫如古番錦。莖淡紫而長。西寧有野海棠。開在春夏之交。花稍大不香。又有金絲海棠。五出而大瓣。與鬚蕊皆黃。一名金絲桃。其花如桃而大。故名桃。其鬚多而長如海棠絲。絲末各有一小蕊珠。故名海棠。亦不香。是皆野花。大抵粵花之美者多在野花。

802 **鳳尾花**

鳳尾花。葉與穗皆若鳳尾。葉長五六尺。木有花紋。節節相通可玩。植之辟火。以花置書帙中辟蠹。有詠者云。鳳尾花香辟蠹魚。一名鳳尾蕉。亦曰火蕉。燒鐵釘之則茂。然其花必數十年。實亦如之。

803 **鳳仙花**

鳳仙。葉似桃葉而有鋸齒。椏間作花。頭翅尾足皆具。翹然如鳳之形。一名金鳳花。有

紅白紫碧數色。婦女以花及莖葉包染指甲。亦稱指甲草。有歌云。指甲花違指甲草。大家染得春纖好。

804 **露頭花**

露頭花。多產番禺蔘涌。其葉如劍脊。邊皆有芒刺。花抽葉中。與葉彷彿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淸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使成大頭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頭花。夏月大開。以花置油上曬之。香落油中。芬馨隔歲不滅。以膏髮。照讀書。芳盈一室。廣人甚珍之。予荔支詩有云。朱樓初日上窗紗。鏡裏妝成陰麗華。不用臙脂邊地草。但調南國露頭花。其箋云。蔘涌之上。花曰露頭。花中有粉。傅面光流。采花曝日。香落蘭油。持爲膏沐。髮美而柔。荔子一種。芳氣同儔。亦名露花。珍果之尤。

805 **水仙**

水仙頭。秋盡從吳門而至。以沙水種之。輒作六出花。隔歲則不再花。必歲歲買之。牡丹亦然。予詩。冬盡人人爭買花。水仙頭共牡丹芽。

806 **換錦**

換錦者。脫紅換錦。脫綠換錦也。葉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獨抽一莖二尺許。作十餘花。花比鹿葱而大。或紅或綠。葉落而花。故曰脫紅脫綠。花落而葉。故曰換錦。花與葉兩不相見。花以換其葉。葉以脫其花。故又曰脫衣換錦。紅者葉小花短。綠者葉大花長。花多七瓣。與蘂各在一邊。瓣有卷紋。蘂特長。

807 **胡蝶花**

有胡蝶花者。狀似胡蝶。微風至。搖蕩若飛。一名金莖花。諺云。不戴金莖花。不得入仙家。有胡蝶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蓓蕾叢生至二三十許。花皆四朶相對。鬚眼微具。一花謝一花復開。相續不斷。新會白水爲盛。又有胡蝶花。其葉類萱而扁。花六出。色黃。上有大紅點。中抽一心。心外黃鬚三莖繞之。絕似胡蝶。又一種。葉如射干。而花六出如胡蝶。大徑四寸。有三小瓣如蘭。其蕊色紫。名紫胡蝶。又一種。如玉繡毬。四圍有胡蝶環之。一毬或四胡蝶。或六或八。有偶無奇。色紅白各隨其花。又有如蘭草者。吐莖開花狀胡蝶。花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爲眞胡蝶。又有丹青樹者。其葉嘗化胡蝶。有翠紺、縷金眼、丁香眼、黑花、紺脈不等。大者如蝙蝠。小者如榆葉。莊子謂。烏足之葉化胡蝶。是也。又百合花亦嘗化胡蝶。羅浮多有之。胡蝶爲花爲葉。花與葉復爲胡蝶。變化之妙若此。予詩。胡蝶花所

變。復爲胡蝶花。與郎共一體。亦如雲與霞。又云。頗似胡蝶花。花開紅燁燁。花落隨風飛。復作雙胡蝶。

808 夜落金錢

夜落金錢。大如錢。六瓣。五蕊聳出。中一蕊特長如孔雀瞖。蕊黃。花大絳。日午始開至子時而落。名子午花。古詩云。花猶知子午。予詩。金錢花不久。花莫作金錢。有白色者。名銀錢。

809 鴈來紅

鴈來紅。以鴈來時開。按檮素賦云。見禽華以麃色。注。禽華。菊也。一種名鴈來紅。秋深時莖葉俱紅。麃。敷也。禽者鴈也。花比素馨差小。五瓣鮮紅。亦名紅素馨。然無香。一名老來紅。予詩。秋來花亦解還童。菊葉凝丹與爾同。裹白不愁青鏡笑。玉顏吾定老來紅。一名老少年。呂氏云。其品有三。一紅黃相間。一純黃。由碧而變。一純紅。由紫而變。變皆以老。皆以秋。故謂老少年。

810 蕹

廣州西郊。爲南漢芳華苑地。故名西園。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區。種魚三之。種菱、蓮、茨菰三之。其四爲蕹田。蕹無田。以篾爲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詩。上有浮田下有魚。浮田片片似空虛。撑舟直上浮田去。爲采仙人綠玉蔬。浮田一名架田。亦曰葑。冬時去葑以種芹。而浮田不見矣。蕹葉如柳而短小。其莖中空。性冷味甘。以城南大忠祠所產者爲上。芹生冬春之交。得木氣先。長至四五尺。莖白而肥。以西園所產爲上。諺曰。南蕹西芹。菜茹之珍。

811 藤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葉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魚。出惠州豐湖者尤美。子瞻詩。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其子有液紫紅。可作口脂。或有詩云。口紅藤菜子。不用市臙脂。或以子蒸過。去皮作粉。塗面鮮華。

812 蓴

蓴。出惠州西湖之蓴浦。葉似鳧葵。花黃白。子紫。以鯽魚羹之能下氣。予詩。羹魚必紫蓴。

813 **葱**

葱。有木葱、絲葱。木葱經年不萎。絲葱冬收春種。氣香不大辛。與瓊州珍珠葱皆貴品。木葱一名胡葱。予詩。胡葱大葉穿沙早。越蕹長莖出水秋。

814 **茄**

廣州茄。有兩年宿根者。名爲茄樹。詠者云。種茄成樹子。歲歲矮瓜多。茄一名矮瓜。產東莞者特圓。名荷包茄。

815 **蓮䕅**

廣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場。自龍津橋以至蜆涌。周迴廿餘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土甚肥腴多蓄物。種蓮者十家而九。蓮葉旁復點紅穤。夏賣蓮花及藕。秋以蓮葉爲薪。其蓮多紅。以宜藕宜實也。花白者任人采之。紅者則否。葉則否。采葉恐傷其藕。采紅花恐傷其實也。予詩。采花莫采葉。采葉恐傷藕。又云。蓮白多生花。蓮紅多生子。采白莫采紅。留紅在葉底。又云。水肥多並蒂。色映白成紅。葉大偏宜藕。田田滿浦東。凡種藕之塘宜生

水。種蔆亦然。蔆畢收。則種芡菰。蔆去其三角四角者。以三角四角者敗種。蓋芰也。兩角乃蔆也。蔆花隨月。故鏡背多作蔆花。鏡者月之類也。月爲金之水所生。鏡。金也。其光如水。蔆花依之。如在池塘之中也。又蔆花背日。芡花向日。故蔆寒而芡暖。予詩云。願郞如芡暖。勿復似蔆寒。又云。蔆花背日寒。芡花向日暖。同是水中根。爲心有長短。

816 **瓜瓠**

廣瓜歲種二次。二月至四月者爲黃瓜。二月至三月、七月至八月者爲梢瓜。亦曰越瓜。三月至九月者爲南瓜。亦曰番瓜。三四月蕃者爲甜瓜。冬月亦結者爲西瓜。爲水瓜。爲冬瓜。冬瓜以白皮者及小者其名節瓜爲良。節瓜蔓地易生。一節一瓜。得水氣最多。能解暑熱。有金釵瓜。產羅浮。冬熟。味甜美。有番木瓜。產瓊州。草本也而形似木。高丈許。隨其節。四季作瓜。一節數瓜。以醬製之。味脆雋。有瓠瓜。形長尺餘。兩頭如一。與葫蘆皆以臘月下種。以二三月結至五六月。故諺曰。瓜暑瓜寒。蓋終歲間無日不斷瓜矣。有金瓜。小者如橘。大者如遞柚。色赭黃而香。亦曰香瓜。五六月熟。與荔枝爭其芬馥。瓤中釀味甚甘。解渴生津。番禺人多於吉貝畦與西瓜雜種之。其地沙白而細者。其瓜尤香。

817 苦瓜

苦瓜。一名菩薘。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又諸蔬性寒者多不尅化。而苦瓜其性屬火。以寒爲體。以熱爲用。其皮其子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故今北人亦嗜之。然大抵南交喜食苦。其地火房。火炎上。炎上作苦。故人多以苦味解暑。內則。調味夏多苦。周禮注。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粵人蓋此意。故茶以苦艼點之。餚以苦瓜雜之。

818 薑

越薑爲古所重。記稱妹嬉嗜珍味。必有南海之薑。越之新興多薑。田種者十三。山種者十七。其性亦異。語曰。在田薑多腴。在山薑多辣。粵俗。凡婦娠。先以老醋煮薑。或以蔗糖芝蔴煮。以壜貯之。旣產。則以薑醋薦祖餉親戚。婦之外家。亦或以薑酒來助。名曰薑酒之會。故問人生子。輒曰薑酒香未。薑中多母薑則香多。子薑則否。白沙詩。隔舍風吹薑酒香。

819 黃薑

番禺多種黃薑。以其末染諸香屑。爲香綫、香餅。是名黃香。又乾龍眼必以黃薑末糁之乃不蠹。故果箱度嶺必資之。又可使龍眼色黃爲上果。

820 高良薑

高良薑。種自高涼故名。不曰涼者。言爲薑之良也。其根爲薑。其子爲紅豆蔻。子入饌。未拆開者曰含胎。以鹽醃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膾。其根不堪食。而藥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紅豆蔻。而曰高良薑也。蔻者何。揚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蔻。是子形如紅豆而叢生。故名紅豆蔻。然其花亦以紅豆蔻名。花發於春末。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杏。蕊重則下垂如蒲萄。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色兼紅白。予詩云。心如紅豆蔻。兩瓣苦相連。又云。與郎同一身。如彼豆蔻蕊。蕊心紅復紅。兩瓣相依倚。一名山薑花。劉禹錫詩。故人博羅尉。遺我山薑花。堆盤多不識。綺席乃增華。外有白豆蔻、草豆蔻、肉豆蔻。皆就其子而名之。花與根皆不足重。有草薑者卽射干。其紫花者之根。研汁服之。通二便。以其花之美。亦曰花薑。

821 **猴薑**

猴薑。西寧多有之。蔓生石壁如藤。蔓卽薑也。味甚辣。猴以爲虀。故曰猴薑。一名樹雞。葉生蔓上。不作枝。采之爲笠甚輕。

822 **三藾**

三藾。根似薑而軟脆。性熱消食。宜兼檳榔嚼之。以當蒟子。或以調羹湯。微辣而香。聘婦者。以三藾雕鏤花鳥胡蝶諸狀。薄金傅之。佐檳榔、椰、肉桂、薑花等以實筐。三藾一名山柰。亦曰廉薑。可爲虀。予詩。山辣作金虀。蠻薑爲玉豉。山辣者。三藾也。蠻薑。高良薑也。以其子合細辛末。可辟口疾。

823 **鮮草果**

鮮草果。人多種以爲香料。蓋卽杜若。非藥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縮砂。三月開花作穗。色白微紅。五六月子結。其根勝於葉。味辛以溫。能除瘴氣。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楚辭云。山中人兮芳杜若。其亦以服食耶。

824 香花菜

香花菜。叢生。莖葉花子皆辛香。花絕小。紫色。婦人多以香茅並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穢。乾之香氣不減。持以相貽。廣州竹枝歌云。香茅香菜家家有。婦女先教手爪香。

825 縮砂蔤

縮砂蔤。陽春、新興皆產之。而生陽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種之所曰果山。以縮砂蔤爲果山。猶專以素馨爲花田也。曰縮砂者。言其殼。曰蔤者。言其仁。曰縮砂蔤者。言其鮮者。曰砂仁者。言其乾者也。八月採之。以嫩者蜜漬爲貨。售於嶺外最珍。其稅頗重。

826 益智子

益智子。與縮砂蔤相似而形長。花實皆作長穗。分上中下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下節以候早禾。上節以候晚禾。大凶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非能益人智也。使人驗之以知歲豐歉則智也。又有知風草。可以占風。一節一風。無節則無風。

827 **葳蕤**

葳蕤。產羅浮鐵橋諸峯。莖幹强直似竹箭。節節有鬚。葉狹長。表白裏青。其尖處有小黃點。三月開青花結實。根大如指許。長一二尺。補益之功逾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黏。以漆葉同爲散。可以延壽。外有放杖竹者。似竹非竹。浸酒服之理腰腳。老人一月可放杖。出羅浮第十四嶺。與黃精、葳蕤。皆竹之別種云。

828 **椒**

椒。苗蔓生。莖柔弱。葉長寸半。枝上結子相對。黑光如漆。謂之椒目。葉晨開暮合。合則卷其子於葉中。若閉目然。產廣州者。色淺皺少不大辣。名曰土椒。以來自洋船者。色深黑多皺名胡椒者爲貴。胡椒產紅毛國。亦蔓生。常時紅毛鬼子乘大艨來。擄掠唐人以炒椒。椒氣酷烈有毒。役至年餘則斃。得唐人價值百金。輒埋下體地中。以防其逸。故廣人以爲大患。有蓽澄茄者。與椒相類。椒向陽。蓽澄茄向陰。廣人多以白豆蔻雜之爲乾末。以治噎食。

829 **芝**

芝菌。處處皆生。生於剛處爲菌。柔處爲芝。芝生羅浮最多。有二十四種。其知名者。曰石芝、木芝、草芝、菌芝。葛稚川以爲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光明洞徹皆如堅冰。見卽禹步采之。陰乾百日。色不變者爲眞芝。蓋芝者。川嶽之靈。其形千出。或如人。如龍。如亭蓋。多有五采雲覆其上。非有德之士不能見。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是爲肉芝。肉芝最不易得。予嘗入羅浮采之。有詩云。鳳凰玎璫搗靈藥。二十四種黃金芝。就中肉芝最神異。仙人持作長生師。

830 **藷**

東粵多藷。其生山中。纖細而堅實者。曰白鳩藷。似山藥而小。亦曰土山藥。最補益人。大小如鵝鴨卵。花絕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藷。形如猪肝。大者重數十斤。膚色微紫。曰猪肝藷。亦曰黎峒藷。其皮或紅或白。大如兒臂而拳曲者。曰番藷。皆甜美可以飯客。稱藷飯。爲穀米之佐。凡廣芋十有四種。號大米。諸藷亦然。番藷近自呂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猪。根可釀酒。切爲粒。蒸曝貯之。是曰藷糧。子瞻稱海中人多壽百歲。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番藷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見也。芋則蘇過嘗以作玉糝羹云。

831 芋

廣芋之美者。首黃芋。次白芋。次紅牙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種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種以秋收者曰晚芋。與紅藷並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稱。芋大者魁。小者奶。奶贅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肥。俗以婦人多子爲南芋肥。猶以茨菰一乳十二子爲慈姑也。又芋奶應月生子。稱十二奶。芋奶宜爲蔬羹。其性與茯苓皆屬土。性重厚。故皆養脾。和鯽、鱧魚食之。調中補虛。有銀芋。苗莖瑩白。與葉皆可生食。廣芋多種。然苗莖必熟乃可食。銀芋不然。故多以爲虀。

832 地腎

羅浮多地腎。蓋松之膏液。因鬱蒸之氣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黃且。松黃未落爲松實。已落而英華未散爲地腎。蓋松氣之盛所致也。其爲狀小若彈丸。大若鷄卵。紅黃相錯。一一晶瑩。熟之味甘以香。菴僧嘗以甜藷、百合、龍蔥、竹胎、涌生葛乳。雜之爲素饌。其生無根蔕。散布松下。土鬆石濺潤處輒有之。意菌譜所謂松蕈也。凡物出於松者。無不可愛。而地腎之生。無所附麗。氣與松合而形與松離。則尤異。或曰。地腎亦茯苓之類。皆假松氣

而生。凡松上有菟絲。則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根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地脬者。伏菟根之類也。然茯苓雖附松根而伏於土中。茯者伏也。地脬散布地上。則松花之所變也。亦松實也。

833 **茯苓**

茯苓。得松之陽。合戊土以成形。故外類木而內類土。氣味淡而性和平。以爲末。入牛乳伴勻。飯上蒸之。隨次服食。可與松脂同功。松脂者。陰金之精。男子之身。稟陽木之氣。須得陰金之精以滋養。故服松脂者多壽。粤之松得太陽之氣太甚。其精多在於脂。其神多在於茯苓。神宜伏。茯者伏也。神伏於土中而爲苓。故曰茯苓。苓者靈也。神能伏則靈。人服之可以安神。故養生者貴之。而嶺南所產尤重。外有土茯苓。則萆薢也。能解諸毒。多以售于番舶。有竹苓。生石城山谷中。竹之餘氣所結。生無苗。蔓在土中纍纍相連。以皮黑肉白者爲良。服之殺三蟲。除小兒百病。

834 **木耳**

陽春、茂名。多以木耳爲貨。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華未盡。得水氣復蒸爲耳。

耳亦朽株之萌蘖也。易曰。困于株木。株木。枯槁者也。菌生于枯槁。故曰菌。木耳亦然。木耳得一陰之氣而生。若稊荑。則得一陽之氣者也。木耳以桑、槐、榆、柳、榕樹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於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瀉。生於梅者治腹痛。楓木生者令人笑不止。

835 菌

從化多香菌。多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畬人伐置山間。至冬雨雪滋湅。腐而生菌。無蛇虺之毒。謂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楠三者尺斷。當臘時。於肥陰處埋之。爲深畦如種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日灌之三。卽大如斗許。是謂家蕈。他蕈產於木之根土處。精華鬱結。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莖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溫補益陽。然淫氣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間瘴雨所成與最大者。煮時投以薑片飯粒。其色不黑。乃可食。大抵冬春無毒。夏秋多毒。以有蛇蟲從下而過。不若石耳生崖壁上。得霧露之氣。可以明目益精也。

凡香蕈感陰淫之氣而成。善發冷氣。多和生薑食乃良。惟石耳味甘腴。性平無毒。多食飫人。能潤肌童顏。在地耳、木耳之上。地耳味甘性寒。春夏生雨中。乘雨急采。見日則不可用。俗名地踏菰。其品在石耳之下。木耳之上。

836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種者以沙壓橫枝。則蔓上開花。花吐成絲。然成絲而不能成莢。其莢乃別生根莖間。掘沙取之。殼長寸許皺紋。中有實三四。狀蠶豆。味甘以淸。微有參氣。亦名落花參。凡草木之實。皆成於花。此獨花自花而莢自莢。花不生莢。莢不蔕花。亦異甚。予有贊曰。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以花爲媒。不以花爲胎。花生於蔓。子結於荄。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煖胃。乃豆之魁。

粵多藤族。故凡草之蔓皆以爲藤。藤菜者言其蔓柔如藤。非藤之菜也。落花生其蔓亦曰藤。花生藤上。一花落土生一子。故曰落花生。以土爲胎。故有煖胃之益。

837 **穭豆**

穭豆。有紅邊、青、白三種。一曰蛾眉豆。象形也。其白者良。四月八日漏其子。則多莢不蠹。其蔓多隔歲者。謂之舊根。稚食其莢。老食其子。子老者入藥。廣中凡瓜棚豆架多不除。豆者穭豆也。

838 **留求子**

留求子。草本。廣州多有之。狀如梔子。有五六稜瓣而兩端銳。半黃已熟。殼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兒患食積者。煨熟與之食。以當乾果。食輒下蟲而疾愈。一名使君子。語曰。欲得小兒安。多食使君子。

839 **桃金孃**

草花之以孃名者有桃金孃。叢生野間。似梅而末微銳。似桃而色倍赬。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花則行血。或謂產自桂林。今廣州亦多有之。粵歌云。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孃。

840 **二蘭菜**

二蘭菜。一曰馬蘭。其葉似蘭而大。馬者大也。故曰馬蘭。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溫。以作茹甚良。能養新血。一曰芥蘭。葉如芥而綠。花黃花。比葉尤甘。葉有鉛不宜多食。以微藍故。又名芥藍。諺曰。多食馬蘭。少食芥藍。予詩。三花與二蘭。朝夕上蔬盤。三花者

菜也。一曰黃花菜。卽鹿葱。一曰白花菜。一曰紅花菜。紅者味甘。黃者甘而微苦。白者苦而辛。皆吾之蘩藿也。鹿葱先食其苗。次食其花。可以和胃。可以忘憂。鹿之葱勝於人之葱也。

841 **百合**

百合。羅浮最盛。根如葫蒜而大。重疊二三十斤。相合如蓮瓣。故名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紅白如文殊蘭。種常傾側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黃味甘。宜蜜蒸食之。山中之仙蔬也。

842 **麻藍**

麻多舊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苧。性柔。末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茹。是曰麻藍。廣人多以醋炒食之。廣州多靑麻。高州多黃麻。靑麻藍最美。

843 **葛花菜**

葛花菜者。葛乳也。高州名種葛。雷州人市之爲絺綌。秋霜時。有葛乳涌生地上。如芝

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涼。乃葛之精華也。亦曰葛蕈。予高州詩有云。夫寒衣葛布。婦饑食葛乳。

844 蕨

從化山中多蕨。以雷鳴出土。故蕨惟雷鳴乃可食。蕨。決也。乘怒氣決然而生。故曰蕨。其芽薇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以其根爲粉曰蕨萁。以土茯苓雜之則性寒。多食病臃腫。或謂蕨以猿啼而生。凡有猿之所則多蕨。每猿一聲。蕨生萬莖。故食蕨能使人悲。而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蓋薇美而蕨惡。故昔人多采薇而少采蕨。予詩。食薇三載容顏好。誰道夷齊不是仙。

845 藜

藜。白者葉心有粉如灰。名灰藋。亦曰鹽菜。紅心者曰臙脂菜。嫩時可食。莖老以作杖。謂之萊。予有圃曰萊圃。欲藜之老而爲萊以杖。不欲萊之稚而爲藜以食也。相傳老萊子以萊爲杖。故稱老萊。吾茲且自稱曰少萊。可乎。

846 **薯莨**

薯莨。產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紅。紅者多膠液。漁人以染罛罾。使苧麻爽勁。既利水又耐鹹潮不易腐。而薯莨膠液本紅。見水則黑。諸魚屬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與魚性相得。染罛罾使黑。則諸魚望之而聚云。

847 **莓苔**

高州道中。苔蘚多如梅花。所謂莓也。予詩。上有梅花下有苔。苔花亦似落殘梅。行人不識苔花好。只道梅花不是莓。有檳榔苔者。生檳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蒳。單爇極臭。以合泥香。能成溫馨之氣。功用如甲香。一名苔香。有石蕊者。石上苔衣也。一名蒙茶。以水瀹之至十度。淸香不減。味亦如之。多產羅浮山中。是三者。莓苔之異者也。

848 **睡菜睡蓮**

睡菜。一名瞑菜。葉類茨菰。根如藕。采根爲鹽菹。食之使人好睡。與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卻睡草相背。睡蓮。布葉數重。葉如荇而大。花有五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

也。與萝草晝入地夜卽復出相背。廣州多有之。諺曰。毋佩睡蓮。使人好眠。

849 海菜

海菜。產瓊之會同。歲三月。菜廠主人置酒。廣集菜丁。使穿衣藤入海采取。海有研石廣數里。橫亙海底。海菜其莓苔也。白者爲瓊枝。紅者爲草珊瑚。泡以沸湯。沃以薑椒酒醋。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癭氣。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熱。大抵瓊之利。檳榔、椰爲上。海菜次之。海菜歲售萬金。然巨姓兼并。利不及民。舊志云。瓊人以檳榔爲命。以諸芋爲糧。以安石榴爲酒。以瓊枝爲薪。販者竟自取載。今不然矣。有紙菜。其薄如紙。乃鹹水之皮所成。其色如青苔。則以日光而成。潮退時附沙潬上。土人浣白之爲蔬。有紫菜。薄而葉大。有石髮。蒙生海石上。春時采之。色碧綠。有海帶。亦薄而長。或散條。或結繩縷。或如短馬尾。黑紺色。與鹿角、龍鬚皆海之菜也。

850 落樹

南海有落樹。附石而生。有枝無葉。側類石柏。氣似落。歲久堅凝。風日雨露不能浥損。色黝以蒼。大者咫尺。小數寸。根幹爲決明、蛤蠣所因依。波濤所噴齧。沙石所軋蹙。蛤蜊

窟寶。勁陗曲詰。大類鏽澀古鐵。亦謂之鐵樹。其紅者。脂膩瑩滑。曼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隨其形狀。爲松、栝、梅、柳諸樹。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陽江、電白海上。色潔白而質堅脆。扣之鏗然。乃浮沫所積。海苔所化。入水不泛。火不焦。枝葉理緻於側柏亦無不肖。皆石樹之珍者。

851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葉勁而長。若齟齬狀。其花形如鳳。子生花下曰鳳栗。葉則曰鳳尾。笏發苞外類芋渠。內攢瓣如毬。各擎子珠於掌。一枝一掌。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黃。有重殼。外厚內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輕身延年。一名千歲子。黃文裕賦云。有仙人之瑤草。惟龍洞之嘉生。展青鸞之羽葉。攢威鳳之毬英。子珠擎乎翠掌。侔蒸栗以芬馨。諒抗時而耀質。遙作對乎男貞。此草可以辟火。廣人多植之堂側。性宜沙土。惡肥膩。

852 愼火

愼火者。可以禦火。廣人多種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葉。圓者多枝葉。叢生成樹。四稜有芒刺。皮中有白漿能盲人。廣人以作籬落。村墟

間笏竹爲園。火秧、露頭花爲界。在在皆然。諺曰。爾有垣墻。我有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

853 諸異草

粵多異草。有曰萬年松。非松也。苔成樹而枝葉類松者也。高數寸。莖端布葉。葉上有毛。乾之數歲不死。漬以泉水。二三日碧綠如故。以他水及穢手觸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羅浮山中所產。一名卷柏。亦曰苔松。予有贊云。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大。竹有籠蔥。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生。枯而能榮。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亦作龍形。何須合抱。自有神靈。有曰千歲竹。其葉類竹而無枝。長數寸或尺。乾之不死。有曰朱草。狀如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朔望生落如蓂莢。周而復始。有汁如血。以染絳成黼黻章。以金銀投其汁。輒成圓泥成水。爲金漿玉醴。飲之長生。有曰挂蘭、挂竹。皆生於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彌秀。有曰長命草。多產潮陽。詠者云。潮陽女兒梳掠好。鬢邊斜插長命草。瓊州有長生草。亦相類。有還魂草。一名地膽。葉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試之。能起死回生。產陽江山中。有接骨草。叢生。高二三尺。葉大如柳而厚。莖有節。色綠而圓。花白。午開。自二月至九月不絕。折傷者裹之卽愈。始興玲瓏巖有琉璃草。莖如

芹。食可已風。與肇慶七星巖風藥相類。風藥叢生石隙。其葉圓厚。和酒嚼之。治風疾。一曰風草。亦曰風葉。諺曰。風病須風菜。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爲餌者。曰石菖蒲。以小者爲貴。有一寸十二節者。以甲子日採。陰乾至百日爲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聰耳明目。羅浮東澗石上所產。質甚堅。氣味清芬。他產則辛。有曰白菖蒲。溪蓀也。根肥白。節疎。作菹食殺蟲。有曰凉粉草。莖葉秀麗。香猶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饑。名仙人凍。山人種之連畝。當暑售之。有曰香薷。生石上。葉似白蘇。甚香柔。煎水及爲餅。消暑散腫。一名石香菜。亦曰香茸。有石薷。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資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狀如白茅。對節生葉。葉兩兩相連。長五六寸。而幹中穿。以細嫩者爲貴。番禺人種之。動至數畝。以其葉售于海外諸番。諸番歲有瘡痏。煎其葉爲湯。浣之卽愈。其根莖以合諸香爲囊。能使衆味久而不滅。予有贊云。有美芳草。其香在根。衆香得之。長存其魂。穿心故靈。靈故返生。香之丹藥。奇莫能名。故一名留香草。亦曰養香。一種夏開。細粉紫花如蒔蘿。乾之香。亦名排草。有曰千步草。香聞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謂千步草卽排草。廣人種之成畦。長至千步。故十里聞香。有曰瑤草。生羅浮山頂。如白茅而小。莖圓而香。有曰金縷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鈿所化。羅浮麻姑峯有之。其可用者。曰龍蒭。與莞。與莔。與龍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團。曰蕢者。種之流沙則成田。有方圓二種。曰鹹草。多以東物爲

箔席。其無所可用者。曰白草。叢生三四寸許。莖葉與衆草無異。每天雨。先一日變白。晴則如常。產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葉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葉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鶴草。葉似鶴。嘴翅尾足皆具。麴塵色。名鶴草。其葉如眉而短。亦曰蛾眉草。

854 毒草

毒草。有曰斷腸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蘗。曰苦蔓公。然皆以爲胡蔓。花如茶花。黃而小。又名大葉茶。葉按月數多寡。一葉入口。血潰百竅。腸斷而死。其死之緩急。則視所下之水緩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間人。有讐怨者輒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斃其親。或自含口中。勒人財物。急則嚥下。訟於官。以人頭錢償則不終訟。人頭錢者。被誣之人。以錢抵命也。高、雷人號爲妖草。近之。葉輒蠕動。捋取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狀。蓋以殺爲性。所謂毒也。陶貞白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予詩云。萱草不會消客恨。芙蓉偏解斷人腸。皆謂此。中其毒者。以路旁垂鞭草搗爛和糯米泔。或以卵中鷄子細研和淸油。或以生羊血解之。相傳羊食此草而肥。虎食之百日不饑。蓋以其花潤澤云。有曰虎耳草。多產陽春山谷。葉有六尖。尖各有一刺。屑之爲末。遇賊盜。順風揚之。著身則骨痛七日。不可忍。痛不敢言。言則加痛七日。有曰羊角揭者與相似。有曰白

木香。蕊食之殺人。瓊州有牛心茄子。一核者入口立死。兩核者可以糞淸解之。語云。欲速死。請二子是也。又有黃金茄。狀若檳榔。色黃。一種毒樹無花。其子如牛奶。食之立死。以蝦醬解之。陽江人輕生多食此。往有良有司。欲救其弊。凡訟自盡者。審無威逼。皆以服毒草之故。立使屍親買棺自瘞。重治之。民有事陳訴。皆令納斷腸草百根。方與受理。積而燒之。朞年絕種。訟遂止。此良法也。

855 藤

南藤有數百種。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筯。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溫。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涼口藤。狀若葛。葉如枸杞。去地丈餘。絕之更生。中含淸水。渴者斷取飲之甚美。沐髮令長。一名斷續藤。常飛越數樹以相繞。予詩云。隔樹女蘿飛。謂此。一名東風菜。先春而生。東風乃至。農夫以驗土膏之動。東風一作蕫風。又名綠耳。可爲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調服。能補衰老。有浮沉藤、蘭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鷄冠。生食甜酢。有紅藤。可代檳榔食。有小藤。產於東莞。微細如髮。直起數丈無一節。常飛越數樹。如百千游絲牽綴。紅者名紅龍鬚。紫者紫龍鬚。凡有五色。然生無根蔕。以穢物投之。卽消釋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細土石灰塗賈糖釜。其堅如鐵。雖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

補骨筋。有盒藤。其莢有白子數枚。殼扁。狀如盒子。水浸數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懸鉤倒掛。葉尖而長。斷之有白汁如乳。婦人產後。以藤搗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湩自通。此皆食藤也。諸藤初生嫩條。爲葅爲筍。而以其大實曰冬榮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瓢瓣瓣相疊。白如猪脂。炙食皆甘美。身懷數日香不減。秋末冬初間。采以相餉。矜爲服食之珍云。其可爲藥者曰黃藤。熬其汁。則藤黃也。性最寒。以青魚膽和之治眼疾。間有白者。葉如土茯苓。身小而長。外有簳。包以莖。浸水洗目。並除腫痛。有丁公藤。蔓生著地。高尺許。葉長二寸。面綠背微白。傷風者。以一二葉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卽愈。有皆治藤。蔓延墻壁野樹間。長丈餘。葉似泥藤。中暑者以根葉作粉食之。虛損者雜猪胃煮服。有買痲藤。其莖多水。渴者斷而飲之。滿腹已。餘水尙淋漓半日。可解蛇毒。乾之亦然。性柔易治。以製履。堅韌如麻。故名。言買藤得痲也。藤名而痲實。人爭買取。又以他藤多而賤。聽人自取。是藤適用頗貴。必須買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買子也。有青藤。仔葉長三四寸。多芒刺。莖大如指而堅韌。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條。花名假素馨。煎湯以洗瘡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紐。凡藤皆右紐。故牽之使左不能。而忍冬藤獨左紐。有麴藤。瓊州酒無麴蘖。以此藤葉辛香。雜米粉爲餅以釀。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爲筯。遇毒則煙氣迸出。此皆藥之藤也。其爲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駁可爲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紅者爲簟曰桃笙。色如天

桃。甚瑩滑。白者名瓊枝。以紅紫間之。爲席。爲盤。及屛風、盔、甲、馬鞭之屬。其用甚奢。其可以爲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綯牛。其大如筀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爲牛繩船纜。曰括藤。以磨礪器物。能發光膩。曰溼皮藤。其葉鐃有芒刺。曰蚼葉。可爲香者曰鷄香藤。堅而酷烈。能辟水霧之氣。山中多用之。大抵嶺南藤類至多。貨於天下。其織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汾水之肆。衣食於藤。蓋多於果布也。

856 **人薓**

粤無人薓。蘇長公嘗種於羅浮。有詩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靈苗此孕育。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公又種地黃、枸杞、甘菊、香諸。爲羅浮五藥之圃。予嘗欲倣之。

857 **同心蘭**

廣中蘭多種。有同心蘭者。八瓣分張。雙心聯綴。比並頭者更勝。萬紅友有詞云。魚魫凝煙。鳳膋承露。懷春久因抱孿胎。吹香遠早垂駢乳。半臉月睨。正玉立翠綃羣聚。只杜蘭蘅蕙。攜手雙雙私語。

858 **燭竹**

燭竹。多產永安天子嶂。土人采以代燭。昔宋丞相天祥。屯軍南嶺。每生燃此竹。火光照人。今名丞相竹。其生於南嶺者。葉有符紋。與他處頗異。他處產者。一名江南竹。

859 **油草**

油草。永安縣水際多產之。每開花結米。可占有年。予詩曰。油草花開卜有年。

860 **蕨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種。一食其芽者名龍頭菜。一以其根爲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黃腫。或謂粉蕨歲凶乃出。非也。歲凶。民乃取之。稔無事此。然農家當旱晚稻未收。多以蕨粉爲食。廣州蕨以靑者爲美。紅者次之。春間爭以餉客。曰蕨薐蓮。曰拳菜。

861 **水蠟燭**

水蠟燭。草本。生野塘間。秋杪結實。宛與蠟燭相似。有詠者云。風搖無弄影。煤具不燃煙。

廣東新語卷二十八　怪語

862 黃野人

黃野人。相傳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間。野人服之。居羅浮爲地行仙。往往與人相遇。或爲黃冠。或儒者。或爲溪翁山婦。或牛。或犬。或鳥。或大胡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見之。蘇子瞻常遊羅浮。見一田嫗負兒。嘲其黑乳。嫗答歌多言子瞻隱事。子瞻大驚。欲就語。嫗忽不見。子瞻嘗云。羅浮有一野人。相傳爲葛稚川之隸。有道士鄧守安者。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大均嘗至羅浮。一人云。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意其爲黃野人也。拜求丹藥。老者指虎糞示之。僧見虎糞猶煖。有氣蒸然。且雜獸毛。腥穢不敢嘗。俄而虎糞漸消滅。僅餘一彈丸許。一樵者至取吞之。異香滿口。後得壽百有餘歲。又有見黃野人。冠烏方帽著韡。往來黃龍、華首之間。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歲。猶愛梅花未歸。又有人於石巖間見一無衣人。紺毛覆體。異之。再拜問道。其人了不相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有一傴僂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一

石以進。及起則腰脊自如。又有樵者患腳瘡不愈。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瘡卽愈。又有采筍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雲氣。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黃髮離披。以薪觸之。稍稍退縮。相對寂然無言。至昕乃跳躍而去。又有僧於聚霞峯側。見一人從竹叢中驚出。披髮至地。大呼疾奔入澗。視足跡長二尺許。是皆黃野人之所爲云。黃野人故有菴廬。在冲虛觀西。遺蛻尙存。宋太守王寧。登山尋其菴。一樵夫持一竹篋授之。隨卽不見。視竹篋三丈無節。又有采藥者。至大石樓下。洞門忽開。一披簑美者少年。腰插斧柯。手攜一幼女。顧視采藥者曰。女識吾否。問之。則書數字於其手。行十餘步忽不見。洞門復合。惆悵者久之。亦意其爲黃野人也。山中仙靈頗衆。人稀得見。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其事見山志。不可枚擧。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黃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見之不識云。

863 幻女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執燭持茗供客。客徒見燭茗出入。不見其人。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爲我女壻。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展轉床席間。如隔墻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親人。欲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艷。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絲一縷。盡取

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爲夫婦甚歡。師知而將殺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鷄。頂一鐵釜。劍飛至。得鷄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曰。若此贅我何爲。女曰。以子美故。我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于死。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以是爲贅耳。乃決去。涕泣甚悲。女曰。無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若蟬蛇蛻然。或以語美周黎子。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嘗美也。

864 三烈魂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予得三人焉。一曰韓氏女。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縠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婆首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執。兵人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予哀之以辭曰。彼綃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茶兮。彼衣者綃兮。火之不能爇。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魂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魂與之而西飛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一日湛

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溼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予撫琴而爲之操曰。嗚呼噫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明之瑟琴兮。一曰蘇氏婦。甲寅春。廣州有請覘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兵殺吾夫。吾以几擊兵。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予爲之歌曰。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顱。腦血可以濺吾夫。纖纖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毫敵。丈夫何必是荊軻。死爲鬼雄隨所擊。

865 盧瓊仙

盧瓊仙者。劉鋹之才人也。崇禎間。有請覘仙者。瓊仙至。題云。身輕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瓊仙故能詩。同時有蘇才人者。亦能詩。南漢宮中稱大家。劉龑寵之。至鋹時。有女學士十餘人。瓊仙其一也。與蘇皆南海人云。

866 王小姑

王小姑。東莞石岡人。及笄。適陳氏子。無何。得疾不火食。日嚼梨棗飲水而已。歿經一日。顏色如熟寐。向夕。諸姊妹並立庭中。月色淒清。霜葉微墜。有物隨風而至。滅於階下。流香馥郁。冷然襲衣。諸姊妹曰。豈小姑來驚人耶。小姑微吟。若流鶯出於葉底。就之弗見。良久曰。世緣未盡。復來相對耳。骨肉掩泣。小姑取架上巾爲之拭淚。親戚來觀。婉孌如昔。每曉妝。皆見其衣紫綃。挽頹雲。與近態異。因戲疾撫其臂。玉腕如冰。小姑怒。以釵刺之。兒舉子。代命名曰棟隆。手製巾領與之。時時抱行空中。兒弗畏也。越數年。忽見身。與所親泣訣曰。緣盡矣。倏然而滅。

867 黃賓臣

有黃賓臣者。字敬而。瓊山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禱不應。賓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門眞傳。或異其言。亟報有司往請之。賓臣使取竹片十二爲令牌。及大鍋一。黑雄鷄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於觀出寺爲壇。賓臣服道衣。被髮仗劍。於壇上步罡捻訣。以目視日。竟日不下一瞚。明日中刻果雨。不甚大。觀者稱其術之神。曰。未也。俟明

日觀之。明日烈日如故。賓臣曰。此劫數。非獨高涼一郡爲然。柰何。有司以其左道譏之。賓臣愧甚。於是至發祥寺。登浮圖。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越三日謂觀者曰。明午雨必至。但從東南來可保無事。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方起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第一重飛入。勢甚可怖。須臾霹靂再震。遠近聞硫磺撲鼻。馳視之。賓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與右臂微破。一孔如鍼。血流不止。以沸水飲之。不受矣。高州人以賓臣爲百姓而死。立廟祀之。

868 北門邪

自瓊至崖。所歷州縣。皆杜北門不開。曩時。瓊郡午後鬼入市廛。以紙錢貿物。核之僅灰燼存焉。於是皆試錢水中。驗浮沉以別人鬼。有堪輿言。宜杜北門。作眞武廟以鎭之。有司如其言。鬼怪遂滅。故十州縣皆效之。此甚妄也。北非鬼門也。鬼無形。隨在可以出入。有司者盡人道以杜之可耳。何必門。故曰。有道之國。其鬼不靈。

869 孝陳

孝陳者。恩平文安寨人。不知其名。人以其始爲女而終爲男。不可以復女之。而掩其今之爲男也。亦不可以竟男之。而掩其昔之爲女也。於是但稱之曰陳云。陳之爲孝則何。曰。陳及笄時。以其父貧而無子。將如北宮嬰兒之所爲。不嫁以養。其父强遣之。陳時時提持酒食。歸餉其父。雖大風雨。崎嶇山谷。豺虎之間弗少避。路有烏風大王者。禱之。禱巳而哭。哭輒失聲。痛其身之女。不幸而不爲男。使其父老而無依也。一日匍匐壇前。見有山果隨流。拾食之。得疾。迷悶數日。夢有人以刀截其下體而接以他體者。驚寤。則居然男子矣。其夫以聞電煇王將軍。將軍嘉歎。以爲孝之所致。命麾下給養其親。未幾。文安寨破。番王得陳。怪之。配以女子。而使掌管鹿園。於是陳又爲人夫焉。屈子曰。甚矣哉。天固無不足於人。而人嘗不足於天。人固無不足於人。而人嘗不足於人。夫苟足於天。雖女而男之可矣。苟足於人。雖妻而夫之可矣。孝陳之事是矣。嗟夫。女而男之。非祥也。而在陳則祥。妻而夫之。非祥也。而在陳則祥。祥則復何怪之與有。